

银瓶梅

又名：莲子瓶演义传
[清]不题撰人 著

第一回 见美色有心设计 求丹青 故意登堂

诗曰：

种福寻常休上天，不欺暗室便为贤。

勿因恶小随中做，积祸中来日入愆。

光阴同逝，岁月其流。俗世中跳得出七情六欲圈儿，打得破酒色财气关子弟，知己所当者，名；又自能所知戒者，过；方成豪杰。反此二语，定然做出千般百计钻求，甚至无所不为，遂至妻子不顾、父母不连；亲戚名分不顾、朋友交情义绝。只图一时欢娱，却害他人性命，以辱名放，为伦常种种之弊。可不叹惜哉！惟酒色财气四字，似乎相均一则，然究不竟一财字足统酒色气三则矣！怎见得财字利害倍统三则？

假如一个人受着凶穷之苦，捱尽无限凄凉，早起来看一看厨灶，并没半屋烟火；晚入室摸一摸米缸，无隔夜之粮，妻子饥寒，一身冻馁，粥食尚且不敷，哪有余钱沽酒？更有一种无义朋友，见面远远逃避，即近见亦白眼面寒，相知只有心无恨，哪有另心觅美追欢？身上衣衫褴褛，凌云志气，分外损磨。即亲中莫如兄弟，且低视于汝，笑落一筹，思前想后，只能忍气自嗟，怎能有心与人争气？正是：

一朝马死黄金尽，亲者如同陌路人。此四字计来，岂非财字倍加利害，足统三则乎？此是曰一贵宦公子，为色抛金，惟欲追享乐，岂知天不从人之愿，偏偏遇着一位困而有守秀士、贞洁文娘！后来反灾及其身，以至危戮父母妻子，父子俱灾，弄成不忠不孝，皆因以财易色而至祸。可叹其遇由自取！

却说大唐玄宗帝明皇，其登基初年号开元。按史事，睿帝皇帝乃李旦，他因太子劝进，起兵诛戮了武则天众武党，并灭除韦氏，反周为唐，中兴祖基。但李旦在位两载，不乐为君，故传位于皇太子，为太上皇。不数载，驾崩，寿五十五，葬于桥陵。也不多表。此书中单说唐明皇开元之初，前用一班忠贤为相，宋璟、姚崇、韩休、张嘉贞、杜暹、张九龄等辅政，至治太平民富，可称盛世。后来不有其终，贬逐众忠良，复用李林甫、杨国忠，政又紊矣！

当时，又有一奸佞之臣，官居兵部尚书之职，拜任李林甫门下。二奸结为心腹，大为唐明皇信任，言听计从。他乃江南苏州府人，有子一人名裴彪，他名裴宽。但裴彪，父在朝廷近帝，彼在家未任上两载，只捐纳武略将军武

丹青——古代绘画常用朱红、青色，故称画为“丹青”。泛指绘画艺术。

愆（qi n，音牵）——罪过。

冻馁（n i，音内 上声）——又冷又饿。

不敷（f ，音夫）——不够。

褴褛（lán lǚ，音蓝吕）——形容衣服破烂。

自嗟（ji ，音街）——自叹。

陌路人——指路上碰到的不相识的人。

危戮（lù，音路）——危害。

睿（ruì，音瑞）帝——唐睿宗李旦。

暹（xi n，音掀）。

奸佞（nìng，音拧）——花言巧语的坏人。

职。年方三十，痴堂妻妾，一心未足，为人凶险，品行不端。凡见人闺女抑或妻妾娇美，无论有夫或孀妇，即立起淫心，千般百计要弄上手来方休。日前恃父在朝官宦势力，欺凌虐陷附近平民过多，实是色中饿鬼。

苏州府南门城外，有一专诸里，内有一贫寒秀士，姓刘名芳，身入黉门，才高志大，但未曾早捷，高登科甲，年交二十四岁上，父母双亡。单身，并无兄弟。彼原籍凤阳府人氏，寄客寓于苏州已两世了。娶妻颜氏，生得相貌娇娆，尚未孕育男女，现在怀孕于身。这刘芳仍是在本土学校训课生徒，习文学以取资度日，二者，自得习读以待秋闱应试。

一天，刘秀士出门买物，出城去了。

祸因颜氏精于女工描绣，多与豪门描刺绫绢，以资丈夫诵读日给之需。亦一内助之贤妇也。此天，在门首买些绒线之物，正遇本土狼宦之徒，即系兵部尚书公子裴彪道经刘芳门首。一旦看见颜氏娘子美貌如花，不胜羡慕，即驻马挽缰，双目睁睁看去。颜氏娘子忙闭门进内，不表。

只说裴公子一路回府中，一心专意在此日所遇的美佳人是本土刘秀士之妻，怎弄得她身从于我？岂不是枉思妄想。也不竟怀，怎出于口的嗟叹之声！早有近身服役家丁，一见公子心有所思光景，短叹长吁之状，即请问：“公子大爷，有何心事不乐？恳明示知，小价或可替主分忧，如何？”

裴彪曰：“汝等哪里得知？我今天出城游耍，及在南门外回府，只见专诸里内刘秀士门首，一女娘生得美质娉婷，只可惜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之上！他虽一穷困秀才，但是个守道学的书痴，平日又不与会交，怎能有窍通彼内室之妇女？某意欲用强，打抢回来，只恐他协同本土乡宦缙绅士人呈本境大员得知，传入京师，祸及父亲，是不敢造次也！思算不来，是至心忧不下。汝等众人有何妙计谋，与本公子酌力得来？倘事成就赏你们白金千两。”

内二家人曰：“公子大爷不须怀忧！小人已有计谋，或可办来！此事且急切不得，且更不可明抢，抢夺果有碍于国法，只暗算个万全之策即可。惟刘秀才书写得一手妙丹青，本土颇有名声。公子爷来日携带绫绢一匹，亲往他书室，以求书写丹青为名，他见公子爷是个赫赫有名的贵宦公子，定然一诺允从。书成后，特往谢他妙笔，故厚交好，以图假结拜手足，定须多用些金银与彼，只强为通家交厚，相善往来。且刘芳是一穷酸秀士，见金帛哪里有推却之理？但得他妻乃妇人水性之见，又以公子显贵宦门，少年玉采，未有不贪而动其心也！倘果然性硬难动，须窥其隙窍破绽处，用智取之抑设计用强也，此事何愁不就算的？”

裴公子当时听罢，大喜曰：“此计妙甚！莫无遗策，可唯依也。事成之日，重重有赏。”计谋遂定。

次日膳后，主仆三人同行。公子上马，二家人持却绫绢在后跟随，一程来到刘秀才书院中。先命二家人通报，刘芳一闻知有裴公子到来拜探，即出门迎接。裴公子滚鞍下马相见，刘芳请公子到内堂，分宾主而坐，命门徒递

孀（shuāng，音霜）妇——寡妇。

黉（hóng，音红）门——古代学校的校门。

秋闱——秋试。闱：考场。

娉（pīng，音乒）婷——美好貌，也指美女。

缙（jìn，音晋）绅——官宦的代称。

酌（zhuó，音卓）——度量，考虑。

敬茶毕。

登时，刘芳动问：“公子贵驾辱临寒舍，有何赐教？”裴彪曰：“无故不敢造次访尊府，只因久仰足下妙手丹青，远近驰名。今裴彪亦得闻羡慕，故特携来素绢一幅，仰求妙手一挥，致意珍作，将为敝室增光，祈勿见却，辛甚！”

刘芳闻言，微笑曰：“公子哪里得闻误听，敢当谬赏？难道不知刘某乃一介寒士，只因进学后两科不第，想必命限，定该一贫儒终于困乏，无有开科之日也。故设教生徒，度捱日给所需，并伏窃窃学效别人书一两张俗笔丹青，不过售于市井中，村落里，是见晒于大方者。只不过以备日后防身糊口养老之谋耳！岂敢有污公子贵人之目，皮要书写污了绫绢贵重之物，可惜之并难以赔偿起的。请公子收回去，另寻妙手之人，方妥当于用也。”

公子闻言，冷笑曰：“足下之言，太谦虚矣！莫非不肯见赐乎？裴某久闻先生妙笔远驰，近称第一，我苏州一府丹青，无人与匹，何须过于拒辞？某非为白手空求者，倘承允妙手之劳，自当重谢，休得推却！”

刘芳曰：“既然公子不嫌污目，吾且献丑罢！岂敢当受公子赐赏之物！但不知尊意要书的山水云石抑或人物鸟兽花木之景？”

裴公子曰：“花鸟云石，山水人物，八大景致，只由足下妙手传神，何须限吝乎？”

刘秀士领诺，又曰：“此非一天半日功夫立就，且待两三天，刘某书成，自当亲送至府上，如何？”裴公子曰：“既得先生妙手承允，岂敢重劳亲送！且待某于三天之后来府上取领，并携送墨金来致谢也。”

语毕相辞，拱别起位。刘芳送出门外，公子上马，二仆人跟随回府而去。刘芳回身。不知何日写出丹青，公子来取，且看下回。

谬（miù）赏——错误地赞赏。

见晒（sh n，音审）——见笑。

第二回 假结拜凶狠施阱 真赐赠神圣试凡

诗曰：

君子相交淡水长，小人如蜜也凶狼。

见机择方为智哲，醒眼须分免祸殃。

驻语奸狼公子辞归府去。单说刘秀才有一厚交故友同学，是饱学之士，亦是身进黉门，未曾科第，姓陈名升。他家富饶足，承祖上基业，有百万资财之富，田连阡陌之广，不似刘芳是个贫寒秀士。但他二人交结相善日久，迥非以贫富分界。这刘芳屡得陈升助的薪火之资，原是厚交，不吝惜之处，足见陈升是个仗义济急君子。当日，陈升不时过到刘芳家中叙谈。刘秀才又有一见爱门生，姓梁名琼玉，也是个本土富厚之家。但琼玉一二九少年，父母双亡，并无兄弟手足。彼虽年轻，也会学习武艺，算得一文武小英雄，是与刘芳一厚谊师生，亦不时资助师之困乏。不多细表。

当日，刘芳数天之后开笔书写起一幅人物花鸟、山水云石八大景。后两天，裴公子亲到堂中拜领。刘秀才迎接，入下座、茶毕，方取出绫绢一幅递上。裴公子双手接过，徐徐打开。

刘芳先问言曰：“虽承公子不嫌污目，只可见笑大方耳！”裴彪看罢八大景画工精妙，大加赞赏曰：“巧手！果名非虚传也！改日复来致谢，以礼酬先生巧妙之笔。”

刘芳微笑曰：“此滥习学海，书来敢当公子谬赏，何得言谢！”公子登时告别，收绢幅入袖中，上马拱别而去。

到次日，果然命两名家丁扛抬盒中各式礼物来谢。此一天，适值陈升秀才到刘芳家中坐谈。此日一见裴家主仆五人公子前进，礼物在后，一程扛上排开。堂下有刘、陈二秀才迎接，分宾主一同坐下。及问起，陈升方知裴公子赍此重礼是酬写丹青笔劳故也。公子又问明得陈升也是个黉门秀才。

当时，一揭开各盒，只见四季时果、海味山禽食物，又是绫罗丝缎，春夏秋冬各式二匹，又有一锭白金，足有五十两。刘秀才见了这许多食物绫罗银子，摇头开言：“不敢领受重赐！此乃些小举手之劳，敢当此过丰重礼？公子可即令盛价扛回府中去”

裴公子冷笑曰：“足下勿怪裴某率直之言、自得夸张之罪！想家君在朝，身当部属，于财上千百犹如牛羊身上拔一毛、大树林上摘一叶耳！今此些许礼物，何足挂齿！且不妨得罪，汝非富厚之家，身上做一两件衣服遮身，免失斯文一脉。休多见却！”

陈升见裴彪如此说来，只道他真情重念斯文穷儒者，即向劝曰：“既明公子一片盛意，刘兄长亦不须执却其美意！”刘芳听了，只恩受领食物并绫罗，却要返其五十两之金。公子恳至不依，刘芳只得欣然拜领。

当日，裴公子请告别。刘芳挽留，款以早膳。陈秀才又傍留劝止，公子只得允诺领命。

此天，刘秀才命门徒备办酒筵。

裴公子先开言曰：“裴某久闻陈、刘二位先生经纶满腹、八斗高才，不日奋翮飞腾，为帝王之佐。今裴某一心敬重，实欲仰攀结拜为异姓兄弟，且

赍(j, 音激)——把东西送给别人。

盛价——旧时对别人的跟班或随从的称呼。

又同述一府往来爱谊，未知二位尊意如何？”

刘、陈曰：“这是不敢高攀公子。汝乃显贵宦门之辈，吾二人是个不第寒士，多有沾辱，岂敢从命乎？”

裴彪冷笑曰：“某乃一介武夫，不过藉家君近帝之乐，却是个白丁无墨者。若得二位文星结拜通家，所有文书往来修递，全凭指点，吾之幸也。且待某投书，往达京都，禀明家君，家君在部中，待汝此科，自有照应，科甲准联矣！”

刘、陈听了，不约同心喜悦，便允从曰：“如此吾三人不以贫富贵贱所分，且效着桃园再结之诚。”即日排修香灯于阶前，三人就向当天下跪，祝告表文一番，有裴彪居长、刘芳为次，陈升年轻为季。三人中，陈、刘俩真心裴为假。

当时，只有刘秀才娘子颜氏在屏后偷看。见夫君结拜稟祝得明白，忍不住一声笑，早被裴彪个有心人一目瞧望入后堂，偷看见了。颜氏她只得急退入内房躲避。

当时，饭饌齐备，三人坐周叙饮交谈，不觉三度申刻，已是日落西山。裴公子告别，陈秀才亦抽身，刘芳送别二人去讫。刘秀才回至房中，对妻颜氏曰：“拙夫自十八少年进身黉门，一连两科不第，是必功名迟滞也。今或籍裴公子父亲在京部，加些少提拔，得以功名早济，未可知？”颜氏曰：“丈夫休妄喜欢！依妾之愚见，此段金兰结拜得好不，不必言的，如不结交此人，更妙也！”

刘芳一闻妻言，心中不悦，曰：“且住口！汝妇女之流，岂知通变？此日结拜，我非高攀于裴公子。他出自真诚，来致谢我之丹青，是彼先陈及与吾二人结拜的，非我与陈升弟定必背靠此人！今汝冷语闲言，是何道理？”

颜氏曰：“妻非敢冷言多管！妾自归君家数载，果蒙陈秀才多少恩惠提携，不时赠助薪水之资，并义门生梁琼玉也是一般恩惠周相，实出于一心扶持我夫妇者。何曾平日闻见这裴公子与汝些少往来，恩至之交？今因书写二幅丹青，便即谢送此厚重之礼。如观此人，必有一贪。丈夫乃读圣人之书，明晰理者，岂不闻‘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甜如饴’？当汝结拜时，愚妾在后堂观见汝等祝告神祇之语，已忍不住发笑一声。这生面人定必是裴公子，一闻妾声音，即目睁偷看，料想此人不是个善良之士，比如陈秀才汝故交，妾来数载，哪有回避之？哪有生言议论之？他乃正大君子，只无可疑忌者。今交结这裴公子，君须详察其人乃可。”

刘芳闻言颇怒，曰：“妇女之足，三步不出外堂。自此有客到来探望，不许汝出入。多失男女之序，又露人眼目。”这颜氏见丈夫认真说来，只不答言，无语。话分两头。

再说陈升别却刘芳，与裴彪分手，各自入城。未至家中，于道途中，只见一白发老翁远远而来。不觉行近陈升门首，边奔走边连声称说：“有宝贝卖！”陈秀才一驻足，向老人跟前拱手动问：“请问老丈，既有宝贝物件，何以日间不来沽卖？今已天色晚了，又在学生门外呼卖不已，实为欠解，请

饭饌（zhuàn，音啜）——饮食，吃喝。

讫（qì，音汽）——完结，终了。

饴（yí，音仪）——饴糖。

神祇（qí，音齐）——泛指神明。

道其详。”

老翁见问，冷笑曰：“足下未知其由。老拙果有非凡宝贝一物，善能解救人之实厄。但吾初到盛境，不识得程途，赶至入城，天已是晚了。忙速中连连呼卖，或遇富翁善士，有怜急相帮如买者，又得求借一宿，来日早早回家，免至徬徨也。”

陈秀才听言，曰：“原来老丈是失路之客！请问老丈上姓尊名？”老翁见问，既曰：“老拙姓吕名扶世。”复转问陈升，求借一宿。陈秀才一诺承允，即请他进至大堂中。老少分宾主坐下。陈升此时问及：“尊者有何盛宝？求借一观。”

老人见陈秀才乃一贤良君子，即取出一物。用五色绒线包裹数十重，一一揭开，乃一个小小瓦净瓶，言：“此宝名莲子瓶。”陈升见了，冷笑一声曰：“老尊丈，无乃谎言欺人的。汝今一小瓦瓶，何为宝贝之物？”

老人曰：“足下休得小觑此物！汝乃富厚之家，园中必多种植花果之物，内有栽种之莲，且取来莲子二三两，待老拙当面试演来，演汝一观，便知它是一个宝瓶矣！”陈秀才闻此说，即命家仆往后园取到莲子一盅，递过卖宝老人。他即持过，挑拣上四十九粒放在瓦瓶中。他低声念念有词，不知什么咒言，一刻间，瓶口标出成枝，二刻发叶，三到开花，四刻仍结回莲子，当时遍室异香。

陈知细看每一莲花，四十九朵结四十九粒莲子。实乃是个宝瓶奇物也。陈升惊异曰：“学生果乃肉眼无珠，不识此瓶是稀世之宝。未知老丈果售否？”不知老丈如何对答，或售或赠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实厄（è，音饿）——实际困苦或灾难。

小觑（qù，音去）——小看，轻视。

第三回 陈秀才一念怜贫 裴公子两番放饵

诗曰：

救急扶危君子忠，贪花起衅小人心。

试看善恶裴刘行，福者善兮祸者淫。

当下，陈升问及老人果售卖的价值几何？老人曰：“售取之价有限，不过三百两耳！”陈升曰：“三百两金，小事也。且命家仆排上酒饭，料得老丈未用晚膳的，明日差家人送汝回盛乡。”老人曰：“既蒙售取买了，且要先赐交白金。老拙收下，方敢领款酒饭，若不先交银子，决不敢领情。只忧虑下明日疑心不买的。”

陈升曰：“老丈哪里话来？晚生乃是个顶天立地之人，并非吝嗇之輩，岂肯失言！请放心，只三五百之金，何是挂齿！”老人听了，冷笑一声，曰：“老拙今已看全，倒也见尽了这世俗之情，多少吝嗇薄心阴险之人！千万人中选无一二信行者。”

语毕，拿回瓦瓶，抽身而起。

陈升起位跑上挽留住，即命家人取出白金，一箱千两，扛抬出放在中堂：“敬请老丈，要用多少便是。”老人就将银锭挑取五十两一锭，共六锭，足三百两之数，用香囊盛起，藏入怀中，拿起瓦瓶，大步走出。

众家人见了，大呼曰：“相公，原来此老人乃一老拐徒！且待小人等追赶拿回，明日送官究治，取还银子，才得甘心矣！”陈升曰：“三百两银子是小事。他是八旬老年之人，倘赶他失足仆地跌死，实乃人命关天。想必他家贫如洗，是才将此宝物骗吾亲观，实来讨借此银子耳！不许汝们捉拿，待我亲自追请他回。”

言毕，发足飞步追赶去。出门已是天初黑暗，月色光明。

只见老人飞跑赶急，至一石闸门，头一抢撞，却死仆于地中。陈升一见，自惊曰：“不好了，幸得吾也有先见之明，不容许家奴追拿此老丈。不料他畏惧追赶，今撞死于非命，原我之罪过。”自想过意不去。又未知他是哪方人氏？只问得姓名，不及问其乡居。但彼有宝物银子在身，且守候至天明，待有亲谊人来承认，方免被旁人夺盗他财宝，且买备衣棺，连同财宝二物同葬，得汝九泉心息。”

言毕，将身上长罩袍脱下，盖在老人身上，驻足守候。不一刻，这老人大呼起来曰：“陈先生也来此乎？”

陈升一见，又惊又喜，即曰：“老丈，今身体安否？”老人曰：“老拙一刻撞晕了。今回是汝来追迫见君。”

陈升曰：“某来特请老丈回寒舍用过晚膳，非追赶也。且银子乃小事，汝且拿去，用度足矣。并小瓶宝贝，晚生辈又非要汝的，休得以此介怀！”老人微笑曰：“果善哉，陈君也。于万人中未得一者！吾将此瓶送汝作护身之宝，汝之尊府，吾是不到矣！”

陈升曰：“宝瓶乃老人家传好东西，晚生断不敢领受。”老人曰：“陈君不知有旦夕之灾飞来，倘不得老拙宝瓶，不久灾祸临身，并无别物可救！如得此宝，汝及故友刘芳也无妨碍矣。”

陈升听了，惊讶曰：“晚生平素谨守国法，不负官粮，不欠民债，不敢

吝嗇（qì n，音牵）——不大方，过分爱惜自己的财物。

与人争斗，纵有灾殃，只凭天所命耳！”

老人曰：“陈君以老拙是何人？实乃吕纯阳四海云游，又在凡世试察善恶行止。今我以青年有善行，珍重贤良，日后前程远大。汝陈、刘两人身近帝边之贵，但不日果有灾祸临身，故特将此瓶赠汝，日后有解灾厄之用。且收除妖道以安邦国，皆藉此宝。今且将四十九颗莲子纳回，每日吞食一粒，食讫，不见饥饿。谨记收藏。切不可近狎污秽之所。去也！”一阵狂风，一刻不见了老人。只见星月交辉，碧空云净。当时，陈升望空拜谢起来，独自归家，已是时交二鼓。细思有此异事，又蒙神仙吕纯阳点化救厄。一回府，将宝瓶莲子收入书斋画中，连妻子也不知之。是夜不表。

再说裴彪是日行了请贴命家丁投送，联请刘、陈两位义弟进府堂叙欢。当日，陈、刘怎知裴彪是个奸险之徒？二人闻请，同往相见，弟兄呼唤，裴彪先开言曰：“昨叨二弟盛款，愚兄今天特具小酌，邀请两位贤弟到舍一叙。幸蒙不弃，见柬即光临到，愚兄喜感不尽！且待两天差家人往京都，对家君说在本土与秀士三人共结同手足之谊，待今科进场考选，定有关照，准得金榜题名。”

刘、陈听了，喜色飞扬，不胜感谢裴兄长用情见爱。三人言语投机，一假两真。自卯辰时候饮酒交谈，至未刻方才散席收筵。

当时一刻，裴公子进内复取出白银两大锭，共成一百两，对刘芳曰：“吾知二弟家贫淡泊，前之五十两，不过供些衣裳冠履之用，别的费用俱无。今再送白银百两，且携回作些灯油需用以供习读的帮助。”刘芳摇首曰：“前日叨扰贤兄盛礼，且有白银五十两强使弟受之，已有愧了。但以交情意重，不敢却返。今之百银见赐，实出于无谓，弟断不敢领当也。”

裴彪冷笑曰：“如此贤弟非以交心为首，视某郎百两有限之数却要见却，倘日后还有患难事，还有什么舍命扶替者。吾一心以二弟清贫，至以些少之金略扶助，多有褻渎，尔便认真，果非知我心也。”

当时，陈升见裴公子自此说来，又见他两番赠金与刘芳，言出于真诚，便不胜叹美他是个豪侠之交、救困抚危之士！怎晓得奸狼其中用此番香饵计谋？当此便劝刘芳领受下。休多言之。刘芳被强劝一番，只得顺受拜谢之。又言谈一刻，两人告别。裴公子亲步送出仪门外，陈、刘也分头回家。不表陈升。

只言刘芳一程来至南城外，见江边石勘渡头有一年少女娘，在江边痛哭，向江水凄然下拜。刘芳住足动问曰：“汝这年少婢人，乃闺中细女，何故轻出，向江边痛哭下礼？想必要投死江中，莫非汝深闺不谨，差错行为，是一死不足惜？”

倘有冤屈逼凌，不妨直曰明言。某若少有可与出力者，定与汝少年弱女解纷，不必畏羞隐讳。”

那年少女娘含泪曰：“君子不必疑心。奴虽乃贫寒弱女，颇明礼节。只因先君在世，欠下债主白金五十两，上年身故了。奴只有老母孤零，被屡次来逼取利息，不能交还，今即要交偿还五十两本金。昨天此人亲到吾母家，在母面前言逼取还，如不偿交五十两之数，即要勒娶奴为第十房妾。幸得慈母不允，他即起狠恶之言，限以五日之内有足五十两之数还他即休，如若仍

履（lǚ，音吕）——鞋。

褻渎（xiè dú，音泄独）——轻慢，不尊敬。10Zc

无银子交偿，第五天即花轿登门强娶，决不容情。为此，奴不想留此苦命于阳间，特来丧葬于水府。一来免玷辱，二免慈母担忧。君子不必劝奴以生，断不在人间以受此狂狙之玷辱也。”

刘芳听了，忿然不悦曰：“五十两银子岂可以一少年之命值乎？”女娘曰：“家贫如洗，亲者不亲。哪人肯怜孤恤寡？故不得不死耳！”刘芳听到此，不觉动起怜心，下泪曰：“世间狠汉因财逼命者不少，可惜她孤孀母女被此土恶威逼，可悯也！”又呼女娘：“不必寻死！吾有白金刚足成一百两，五十两一锭，共二锭，汝且携回，将一半交还此恶逆，一半留为母女度日。就此去罢！”

少女曰：“须蒙君子盛情答救，恩同天地。但今一面未识，岂独在此江边受领赐银！奴实不敢拜领。旁人观见不雅，敬请君子移贵步至寒舍，待家母主张可否受领，方得于礼无碍也。”刘芳闻言，笑羨一声：“光明正大女娇娘，令人可敬！且请先步指引，待某随后来见寿堂母。”

果行不半里之遥，少女进内，复有六旬妇人出门迎接。刘秀才只随进内坐下。老妇请过姓名，方知是本土秀才，即曰：“多感答救小女于江边。倘恩星到迟一刻，小女身葬大鱼腹中矣！老拙还未知其由，今回归说出，方明刘先生大恩人也。”不知果能救赠得母女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行善念刘芳遇神 设恶谋裴彪通寇

诗曰：

漫言三尺没神祇，暗室亏心有四知。

善者得昌行恶祸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当下，老妇言：“得刘先生搭救大恩，但此祸乃先夫留下，果与土恶揭借此银子有年，息倍于本了。上年先夫身故，将衣裳首饰之物变卖尽，方得寄土为安。但今土恶威逼银子，自是母女一身抵当，哪里敢受恩人白手相送？况且家贫空乏，哪有还偿之理？然前少后欠，均属同科的，何须恩人与土恶互易？”

刘芳曰：“此白金，吾刘某亦受厚友相赠的。今并不要偿还，休言欠字！汝母女休得介怀！”

老妇曰：“天下并无有此仗义恩人，是无恩可报，不免将小女侍奉箕帚，少报恩德。”刘芳曰：“贤母之言差矣！刘某乃一贫儒，现有家室，岂敢有屈令爱少年！就此告别了。某因一时忿此土恶凌逼，且惜少年一命，故不惮来此转送此金，以完了我心，非望报也。”

正起行走，老妇止之曰：“既不允，请恩人且慢！先夫在世，最好种果栽花，请君进破园中一观。汝是读书之人，颇爱花木之雅，今一赏如何？”刘芳允从。

一进花园，只见多少奇花异果，皆非世俗所植的。刘芳又见左右有高低两株奇树，不识得是何果木？刘芳请问两树出处，老妇曰：“左边之树，高一丈七尺，独生七十二叶，结七十二果；其果长三寸，遍均金色。右边一树三尺余，独生三十六叶，结三十六果，其果长一寸半，遍均红色。左树名长生果，右树名不老果。此果非所常有，非所常得。今各摘二果送与恩人一尝，且留各一归遗细君。如君夫妇食果，增寿至百纪之外。”

当时，刘芳食来二果，真见异香甜美，直透丹田，五心爽朗，赞美佳果，称谢，将食余二果收藏下。

老人又曰：“此两种非凡间所有，恩人明日午刻来此折枝，回归种植可也。”刘芳允诺，登时告别归家。已是初更时候。

颜氏正要备晚膳与丈夫食，他言食了美果，觉得甚饱。又取出各一果与颜氏食来，果羹清香甜美，五心透爽。颜氏问及果之奇美所出之由，刘芳将所遇一一说知，颜氏听罢，大赞美丈夫所行阴积善事，天必赐佑了。当日，刘芳夫妇得食却仙果，后来双双享寿到一百四十余岁善终，无疾而逝。也无交代。

到次日，用过早膳，一心往取仙树种植。说知颜氏，又命各生徒暂归家，来日方回课文艺，单留梁琼玉一人在窗中。他一出门，直程认此道途，行之半里，是上日旧途。一到了此地，迥非昨天在山脚的茅屋，只是一山丘荒之所、古庙宇一间。行近草径，露出两锭白金，即是原物。心下猜疑不定，即收拾取回。想来昨夜莫非撞遇邪鬼不成？只庙宇中看是何神圣？一身转入，只见庙中一大座天阶，两廊荒废，有炉案，并无司祝香烟。行近神前座上一视，乃系九天圣母，又见左边金童捧着昨夜的长生果，右边玉女捧着不老果。

侍奉箕(j,音基)帚——操持家务，喻做妻子。

细君——古代妻的代称。

当时，刘芳心下骇然。见此圣像，方知昨夜所遇母女乃神圣化身。即倒身下拜：“谢圣母赐食仙果。”又禀祝圣母娘娘：“刘某今虽困处下第，但日后也有功名成就之日，得上上三胜吾图第一。”心中喜悦，复谢禀祝曰：“倘得圣母庇佑，功名早遂，身贵之日，定然重修金阙、圣像维新，以酬圣恩。”祝罢，拜辞神圣归家，将此异事对妻说知。颜氏听了，不胜惊异，又言：“丈夫行此善事，不料是圣母化身试凡，可见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，但行恶之人，可不戒哉！”住语夫妻勉善之言不表。

再说裴彪，自从设计用些财帛，一心用钓，以赚刘芳之妻，假结为手足，以为如此，鱼可上钓。岂知后来数次到其家，颜氏一心明知这裴彪非循良之辈，依着丈夫昨者吩咐之言，永不出一面。裴彪无可奈何，寻思无计。

这一天，闷闷不乐，在家无聊，只得往松江一游，要以舒心娱怀。道途走到一山，名虎丘山，错蹈山上陷坑，跌翻下马，被山贼捉拿至寨中。

有贼首坐在当中，喝声：“匹夫，见某大王还不跪下！好生胆子，敢来探听某山寨虚实，该当死罪！”裴彪怒曰：“汝等乃绿林盗寇，要本公子下跪，汝子好生可恼！今裴某是失路误走山下，非特来探听汝者。汝若杀害了本公子，但吾父在朝中一闻知，大兵一到，将汝一群鼠辈，寸草不留也。”

盗首闻言，曰：“汝这匹夫，口称公子，汝父在朝官居何职？姓甚名谁？且说来！”

裴彪曰：“吾父官拜兵部尚书，姓裴。吾公子名彪，本土哪人不闻大名？某现职武略将军。”盗首自言：“某久闻裴兵部是个奸臣，与李林甫、鱼朝恩一党。我要报父仇，除非暗通此奸权，好能有机会。可先结识此奸的公子。”当时，离座位，亲解其缚，呼曰：“众喽罗实有目无珠，得罪公子。”

二人重新见礼，分宾主下坐。

裴公子又动问大王名姓，他言：“某乃本土江南镇江府人，姓古名霸威。先君名古全忠，乃昔武后临朝，某父随武三思随征，为部将，立下战功，蒙君王敕授江南吴松总兵。不想后嗣君听佞言，奏说吾父纵兵下边隅，扰害居民，实乃无辜被杀。今且因父仇不共戴天，故落草于松江府虎丘山，招兵买马，有日粮草丰足，军马准备，即要杀进长安京都，定报父仇。只恨无内应之人耳！今不若与汝结拜为异姓手足，待公子修书飞达上帝都，报行令尊做个内应，倘得了唐室江山之日，自愿推举令尊公为君，吾为之臣也。只要报了父仇，某心愿毕矣！”

裴公子听了，大悦曰：“若兄果有此心，弟与汝结拜！”当日，二人拈香结盟。古大王年长二岁为兄，裴公子为弟。

礼罢，中堂上早已排开酒筵。两人就席，双双对饮。

言谈之际，裴公子问起：“兄长有几位令公郎？”古霸威回言：“命蹇不幸，先妻死去数年，未有后嗣人。某落草为寇，但一心不以家室为念，又不妄抢民家妇女，故今尚是中年孤独一身。”

裴公子赞叹：“兄长是个不贪女色的英雄之辈，与弟心性不同。弟一生毛病但专于美色。今有一心腹不满意事，日闷无聊，远游松江，不期误入此虎丘山，故今遇尔，得与兄长结拜，亦一缘遇也。”

当时，古大王问及：“裴弟有何心事介乎怀中？”裴公子将刘秀才妻颜

氏生得一貌如花，是以求写丹青为名，又假结拜弟兄，屡屡不得成就美事，千般打算不得此妇上手，是至心上大不如意事说知。古羈威听了，微笑曰：“此事何难？彼既精于丹青妙手，就有机窍矣！贤弟且先回府中，待愚兄改装下山，亲到苏州府，认做客商，言久闻丹青好手，特来聘请他到松江写书方、绘名画，谢他笔金千两。彼是一贫儒，岂有不乐从而往？若赚他上山，一身犹如入于罗网，那时由贤弟计较这颜氏，如何？她从顺了，不必说。倘不依从，再有别计设施。”

裴公子听罢，大喜，在此宿了一宵。次日，仍用过酒膳，相辞分别。话分两途。

单说古羈威此天改装下山，一连五六日，方到得苏州府城。入南门外，果然寻访着刘秀才。先通报请见，有刘芳出门迎接入内，分宾主坐下，问清姓名。古羈威回言：“古姓名兆，为商家。久闻先生是一位丹青通府妙手，特远来此敬请往松江府一游，求写丹青数幅，愿谢千金。幸勿见却！”

那刘芳一想：“今秋闹在迓，赴京都、入科场也要用一二百两银子，哪里得来？不若凑此重谢，可承允于他。但往松江隔府多路，途则八九天，速赶则五六天，计往返不过十五、六日，可以归家了。”

不知刘芳允往松江，如何中他毒计，看官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设陷阱强盗露饷 畏律法秀士埋金

诗曰：

不畏神祇不畏天，只图美色陷良贤。

一朝势尽罪盈日，远遁高飞命不延。

却说刘芳计来程途不远，得了千金重谢可以应科，得往京都也有路费，又足妻之日给用度矣！实乃天就成功也。但不必一刻承允之，便言以不思远行为辞。

当时，古羈威见他不允远行，心中又想一计，即依他曰：“既然先生惮于远行，待某即于盛府买绫绢十匹，待先生细细在家书写，仍谢以千金，是不失信的。”

刘芳听了，倍喜，诺诺承允，即曰：“好！不过在下书的毫笔当于用否？但十匹之绫绢非三天两日功夫，多则一月，赶速至二十余天，不嫌污目，则可代劳赶起送上。”古羈威言曰：“须要先生书得传神奇妙，两月之久，不为迟延！”言毕，珍重作别而去。

果然，次日买白绫绢十匹送来，交刘芳接领下，又别去。那刘秀才哪里得知内里机谋暗算？只一心于十大幅白绫上书写起大景人物、花木鸟兽、山水云烟，奇峰怪石之类。刚得一月之前，早已绘起。

当时，古羈威等候一月。此一天，带了两人，扛抬一箱子来至刘芳家中。令人通报知，迎接入内，分宾主坐下。

刘芳将十幅白绫写成的景物一一展开。古羈威尽将观看过，大加称赏，连声：“妙、妙！”即此徐徐卷理，命过二从人收拾了，将千金箱子呈上。

刘芳仍推让，不敢当此重大之礼。古羈威曰：“区区千金，何须挂齿！今承蒙先生不却，得此妙手丹青，实稀世之宝。请先生收领。”

当时，刘芳将箱子封皮揭去开看。只见是二十锭银子，每锭五十两，共足一千两之数。但细看银锭中央有朝廷记号，是国饷之银。刘芳见了，觉得惊异，即问曰：“足下既为商家之客，这是朝廷库饷之银，前者解饷回京，被本省松江府盗寇所劫去，至今尚未破消盗劫之案。今之饷银，足下怎么得来的？”

古羈威尾露出机关国饷，见刘芳动问，料想瞒抹不过此饷银，只得实说曰：“刘先生不用多疑。某原是松江府虎丘山寨主，古羈威是也。曾闻刘先生满腹经纶，只因功名屡科不第，困守清贫，良材惜屈。故借写丹青为名，实欲请驾上山，做个参谋军师，报复杀父之仇，故欲成大事，共享山河，岂不为美哉！”

刘芳曰：“寨主差见了。生乃一介寒贫儒士，区区贱名，玷习儒条，并无才智，枉寨主妄荐费心矣！况刘某常读孔孟之书，略守皇法，断不敢做此灭族覆宗之事也。且吾与寨主一较论：汝兵不满数万，将只数员，粮草不继年月，如何一旦动兵？不若回头是岸，改邪归正。虽令先君被害，但唐先王早已去世，今嗣君英明有道，何而以旧怨执新？况君欺国无罪斩父子无仇？汝何不特上京都陈疏，明令先君昔日无辜屈死，且待新王追封叠赠，成汝大孝。少不免于荫父职，还不名声于古馨香，强如心生叛逆所为。”

古羈威听此一番，即曰：“先生金石良言，未为不是。但先家严于先帝屡立战功，一朝无罪惨死，令人子怎肯忍下此忿心？况天下者，人人之天下，有恶无能者何居之？吾虽兵微将寡，但前者有言，必要报却父仇，即一死何

恨之有？今先生不愿上山，吾亦不能强请，只忧后再有歹人来劫取，何忧先生不是吾之护佑者！某今且去也。”

言毕，与二从人及来兵四人一刻跨出门，奔走而出。一时见机谋不就，亦无心往见裴彪公子，一程奔回山中去了。

当日，只说刘芳一见古寨主不依劝谏良言，一刻忿然别去，又不能追回，将此项干犯国法饷银交送回他，心中实见不安。呆想一回，又不敢扬言往追赶此人，只得进至内堂，对妻颜氏一一说明。

颜氏也突见惊骇，即曰：“此事大干系！妾屡屡劝谏汝，不可出售丹青，实乃识人多处祸端多。不若趁今无人知觉，将此饷银锄掘一穴埋于土中，释了生徒绦帐。不在此土，且自回归凤阳故乡埋此踪迹，方得抹灭了与山贼相通之祸患也。”

当时，刘芳见娘子说得有理，只依从之。未及关门，不想事当败露。谁料偶遇裴彪突来探望，但前两番皆用家人通报，方进他内堂，今裴彪一心主意在颜氏，故此日静悄悄不通报，直程快步进入中堂，方呼唤：“刘二弟在家否？”

这刘芳应声即出，其一箱子银子未曾收拾起，仍在中堂。裴彪一见堂上箱子打开，许多大锭银子，不胜惊异，细看来，又是国饷字号，即动问曰：“二弟，此银国家饷记号，怎生得来？”

刘芳见问，料瞒不过。“自己结义手足，他未必反来陷害于我！”只得实告虎丘山寇来迎请一节。

裴彪听了，心中明白：“缘何这古霸威不来会我，已回山去了？此事何解？”但他裴彪当假作不知，变色急曰：“贤弟，此事关系重大，须当秘密，瞒过外人。倘一泄露风声，性命休矣！”

刘芳又将依妻之言埋金于土，即日逃回故乡直说明白。

裴彪虚言曰：“嫂嫂果然算得高见，二弟可依从也。”裴彪登时告别。刘芳因于心忙，有此埋金急事，也不款留这裴公子。

但他一出刘芳门首，且不归家，急忙忙催轿，一程至苏州府衙中来拜会，传具名帖通报。此位苏州府知府姓柳名荣春，系山东省青州府人。当时，迎接入裴公子，分宾主告坐于穿堂，即开言问及：“公子光临敝衙，有何见教？请道其详。”

裴彪曰：“无事不敢惊动公祖大人！今治生特为大事来此，救脱苏州府满城百姓之命。”

柳知府听了，惊吓不小，急忙问曰：“清平世界，公子何出此言？”

裴彪曰：“公祖有所未知。治生前月往松江府游览，误走虎丘山，被山上贼人擒上山岭，要勒逼银子。当时说出家严在朝职名，盗首方不敢妄索，放回下山。吾也认得贼首一面并头目数人的面貌。不料，今天出府买些物件，在南城外专诸里，一见刘芳秀才送出门首三个客人，某认得是松江虎丘山贼首并两个头目，自外又有四个从人，皆扮作商人之状。这刘秀才殷勤送出，想必这刘芳是一贫儒，守不得困苦，故勾引这虎丘山强盗，想必谋为不轨，未可知也。只忧此贼其志不小，又是屡败官军，倘被他引贼兵入城为内应，劫夺了城中仓库不打紧，若侵占了江南府城，一大郡生灵俱为贼鱼肉了。有

公祖——明清时士绅对知府以上的地方官称公祖。

治生——始于明代，部属对于长官，下级对于上级的自称。

此大事，非关系一人之事，治生思此事缓办不得的，故急急忙忙讷突而来。不敢隐讳，请公祖大人即刻点齐差役，拿捉了那寇逆秀才，立刻审详，替宪布按上下，刻日正法，实实去了贼人一内应之弊。如此，方免此大患也。”

当时，柳知府听罢，神色一变，心下彷徨曰：“幸值公子相遇得巧，实乃救活百万生灵之功。待本府即日密委精役先拿此狗秀才，汝且回府，万不可少泄风声于旁人。”裴公子应诺，暗自大喜，登时告别回府。一路自思：“颜氏是掌中之物，好不称心。”不表奸狼。

暗说柳知府即刻升堂，传齐班首衙役五十余名，令两名先入专诸里邀请刘秀才书写丹青，一出门见面，合同五十名一齐刀枪押送入府衙，路上不许扬言，恐走漏消息。众差役领命。顷刻，已至专诸里刘秀才府第。

只见双门关闭，二役只得将门打开，直进内院，只见刘秀才在花园持锹锄地，竟不住手。二役曰：“秀才乃读书贵客，非是农夫，缘何挥起锹锄扒掘？我奉太爷之命，特请秀才进衙写书画丹青。”

刘芳举头一惊，暗思事关重大，心慌意乱，此祸非小，又因藏了银子，未及收藏，必被差人看见，心中惊慌，勃然变色，即放下锹子，被二役缠出门外，不由分辨，众差齐举刀枪押进府衙。不知刘芳性命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裴公子暗施辣手 柳知府昧察惨刑

诗曰：

对面明枪容易躲，暗施冷箭实难防。

试看裴子机谋密，善良难免覆盆殃。

当时，柳知府二差役只见刘秀才箱子许多银锭，雪花亮白，看来原是国饷字号。只因失去国饷已经两月，在本土官府曾经出至赏银五千两，各官大小衙役军民毕知。今二差役见了，厉声曰：“好秀才，读书君子做此朝廷逆犯！如今失去国饷，有着落了，人赃俱在，故府太爷一标发的密票，先令我二人共请写丹青，再发五十人于出门时一齐刀斧押送。原为此大事，今五千两的赏格稳稳到手了。”

语毕，二役上前把住捆行。刘秀才大呼分辩喊救。

当日，刘芳此位心腹门生梁琼玉是个巨富家财，年方须然二九之少，日习文、夜讲武，为人胆正心高，文武全材。但功名尚属蹇滞，未曾登科而椿萱并谢。适是日，从家奔学馆中，一进书室，闻业师被官府差役拿去，不知何故？急进内室，见颜氏师娘悲哭，细问缘由。颜氏直说，惊吓不小，转慰解师娘一番：“待门生往府衙中探听明白，自有安置辩论。且先生平素一良儒，岂能屈他作此通犯！此事不须师娘苦恼也。”

语毕出门。一刻跑至府衙公堂大门中，只能在外远远观看这知府如何审断？

早见府役人一众下跪禀曰：“小的等奉票差往刘秀才家，请写丹青，不料他自锄园地，要埋国饷银二十锭。现今人赃俱到了，并有锄锹之具为证。请大老爷裁夺。”

柳知府闻禀，吩咐将刘秀才带上。

刘芳深深打躬，把足一拖曰：“公祖大人在上，生员刘某叩见。”柳知府一见，厉声大骂：“好匹夫！枉汝身进黉门，作此大逆！其身固属不免于死，而且臭名于后，也有玷辱圣贤名教，令人可恼！想必日前包庇响马，坐地分赃，至令强徒胆大、打劫国饷。今还谋为不轨；若引贼兵入城作为内应，你今一党叛逆同谋，死有余辜、罪及妻孥，一门不赦。今日感动神灵地杰，一朝事得败露，至百余万生灵不该遭此大劫。”即将怒案一拍。

刘芳诉曰：“公祖大人明鉴，日诵圣贤之书，岂肯作此灭族之事？只因生员功名不第，苦守清贫，故兼习得一笔丹青图画，远近颇闻，自以为晚年养身糊口之度。不意前月内虎丘山贼人假扮做客商，到门求写丹青十幅，愿谢笔金千两，实则思聘生员上山为一谋士。当时，生员惊惧，曾将几句良言劝他一番，彼即悻悻而去。然生员当时即速追赶，交回饷银，他马跑迅速难追，是至惧祸，将锄埋金，誓不与人书丹青。此是真情，恳乞公祖明察秋毫，以免生员负此冤屈，遗臭而死。生员百世沾恩。”

知府闻说，大喝：“好利害刁词匹夫！人赃在这，敢强辩么？”当日，知府又行书帖与府学教官，革去功名。即刻重打四十，打得皮开肉烂。刘芳

蹇滞——不顺利，有障碍。

登科——科举时代应考人被录取称为登科。

椿萱（xū n，音宣）——古时称父为“椿庭”，称母为“萱堂”，因此以“椿萱”为父母的代称。

妻孥（ní，音奴）——妻子和儿子。

只是不招。府官大怒，喊道：“夹上狼棍。”刘芳痛得死去还魂，也是不肯招认，这刘芳想来：一生清白，身入圣教，岂可受此逆恶！大辱斯文，不免万年遗臭。故立心留名，自愿抵死不招。

柳知府一心急于糊涂结案，硬将刘秀才一味夹打，逼他招认，通虎丘山贼寇，致贼人胆大，敢于打劫国饷。待刘芳一招认了，即行重办，本省文武官员俱已罪轻。但当时知府见行重刑不招，无奈将他收入监牢，即申公文与各上司缘通省大员。督抚、布按、司道闻此重大之事，各皆惊悚。而督、抚两人即行牌文，仰柳知府细细审，确力办是否，然后拜本回朝，奏闻圣上，发兵征剿虎丘山寇，以静土境，不表。

只有梁琼玉当时见柳知府不容先生分诉，只即行夹打，皆不得口供，心敢怒不敢言，不觉暗暗垂泪。及看至审罢，收入牢中，方出府衙门，一路惨恸而回，思算不言。一到师娘家中，将知府审不公断，打夹收监，达知师娘。

颜氏听了，即哭泣哀哀。

琼玉又对师娘说知，要联请本土举子秀士乡耆 缙绅具呈，诉禀刘芳被此冤陷，诉告上司公办，以免知府糊涂屈却清白文儒。

琼玉正在连日奔请。

不料，柳知府实思将刘芳归劫饷破案，故今日打夹，刘芳虽捱重刑，只不招认。一连三天，夹打至死了。当日，柳知府见夹死刘芳，不得供认，思量怎生复得上司？即吩咐将刘芳尸扛出荒野暂停，下申文书言他在牢狱中畏法自尽。

当梁琼玉正在联请各举子秀士缙绅来联呈保结先生。不料此天梁琼玉仍往府衙，探听知府审判，一刻狠狠打，夹死先生，不得回苏，正是心如刀刻，又见扛尸出衙，一路惨恸叨叨，抱恨回归。到了十字街头，有三两匪徒酌议曰：“可惜刘芳的妻，有此花容薄命，独守空房，不免三人今夜私到他书房将她戏弄一场。她若允就罢了；如不允从，拔刀斧以杀动之，她是水性妇人，贪生畏死，必然顺从，岂不美哉！”

琼玉听了，气忿得火上添油，雪上加霜，急步跑走回先生家报凶信。言：“先生已被柳知府夹打死了，将尸扛出荒野停顿”，又言街上见三匪徒，说今夜私来无礼之事，一并达知师娘。

颜氏一闻丈夫被夹打死，哭得发晕了。半刻方苏，犹惨不已。琼玉只有带泪劝解师娘，颜氏切切中，一来痛哭丈夫惨死之冤，二来今夜恐匪徒逼淫，受此玷辱，要寻死。即嘱托琼玉：“计寻丈夫尸体，殓棺 安葬，我愿毕矣。但今世夫妻受贤世兄大恩，来生夫妇犬马酬答。”言罢，泪如涌泉。

琼玉含泪劝曰：“先生既被狗官屈夹死了，今师娘身怀六甲，或生下来是男儿，正好接后，以全刘氏一脉宗枝，他日长成，好报雪我师之仇，又免二命相连。今师娘勿忧被强盗玷辱，自有门生在此，些小狂徒，吾岂禅之！只一节惟虑柳知府申文正办先生包庇通寇、劫国饷，上司不察准详，则满门之罪难逃矣！不可不早虑。师娘必不可寻短见的，急扮了男装，待门生保护，汝即日雇舟奔往金陵，得到吾姑娘家中，自有安身之所。汝且改装，吾回家

惊悚（s ōng，音耸）——又惊又怕。

耆（qí，音旗）——年老，旧时指六十岁以上的人。

殓棺——把死人装入棺材，旧时丧事的一种仪式。

吩咐舍妹子管家，我带些金银作路费即来也。”

颜氏悲泪，只得应谢他高义用情。

当日，琼玉回家，嘱咐妹子管理家中内事，老家人梁任管理外事，勤谨收理租业、仓谷出入、照管门户。吩咐毕，带了黄金三百两，齐眉铁棍一条，肩挑包袱，飞跑来师家。见颜氏已扮了男装，将首饰余银藏过，将门锁闭，两人先后同走出城。

行程半日，已是红日西沉。跑走到不近村庄市镇之地，并无客店旅家之所，只见路旁一间古庙零落，并无司祝香烟。进内一看神像，乃系伏波将军。他是后汉马援，因奉旨征南，德政惠民，百姓感恩，创建庙宇祀之。

当夜，师生俩食过干粮，见庙内有长板凳一张，琼玉请师娘睡卧于此，自己顶靠庙门而睡。正是一点丹心，保护师娘逃难。

至三更初，梦见伏波神显圣，亲赐双鞭神物，又教习鞭法。使完，神圣向空中而去。已是天明。

琼玉醒来，果得双鞭于神案上，谨记教习，大喜。对颜氏师娘言知，二人拜谢神圣出庙。行至十里，忽一阵狂风，沙飞尘卷。颜氏曰：“梁世兄，想来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倘有狼虎来时，一命休矣！”

琼玉曰：“师娘放心，吾今有神鞭护身，惧什么狼虎？汝且避歇于松林间一刻，待吾在此山中等候片时，待大风息止，再请师娘行程。”颜氏应允。正合着她腹中疼痛，想必系临盆生产，正要回避，入此松林不见人之所。

当日，果然贵子下降，颜氏林中分娩。不知何日脱灾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松林中颜氏产子 荒郊外陈升盗尸

诗曰：

夫祸妻殃各自奔，幸逢贤救得安身。

高天仗义深情友，奋勇坚心拯难人。

再说颜氏身入松林，一刻之久，只觉腹中倍加痛楚，急打开衣包，细将小服抖开，坐于石磴。一阵疼痛，产下婴孩，呱呱啼叫、鲜血淋漓。颜氏捱过一刻，将孩儿用布服拭净，包裹好，自换过衣裳，即将污秽衣服抛弃之。只得含羞趋步，走出松林。

琼玉正山坡等候，一刻狂风顿息，正要寻呼师娘出林。颜氏应声从容而出。琼玉登时喜见师娘手抱一小孩子，又见安然无语，即动问曰：“师娘，产下香烟种乎？”颜氏含羞答曰：“蒙天怜悯，产下怀腹苦命儿来。”琼玉喜曰：“谢皇天，先生已有后手香烟，正为可喜！但师娘产儿未久，身体力弱，且慢行路途。”

果行不及一里之遥，颜氏因风吹，晕迷一阵，仆跌倒地。只见她面转土色，双目朝天，东西相望。琼玉大惊，呼救师娘。只见松林间跑出一淡红面老道人，曰：“梁琼玉不必忧惊！汝师娘是有福命之人，此子大贵者，焉能死之！贫道特来点救。”

语毕，取出小葫芦一个，倒出红丹丸一颗，金光灿灿，又取出一葫芦，倒出些阴阳水，用小盅调化开，令琼玉灌滤她口中。不一刻，师娘醒来，精神倍加旺健。琼玉大悦，拜谢高仙曰：“请问上仙宝山贵洞，敬请尊衔？”

红面道人曰：“贫道非别人，乃唐初时谢映登是也，太宗帝二十九家总兵之列，吾不该享受人间世俗富贵，故早别却凡尘，专于修真，今已百二十年。今特来点化汝师母，兄弟不必远行金陵地，且往东南方，即今日自有所遇，以安身也。”言罢，曰：“贫道去了。”一阵狂风，人影不见。琼玉与师娘叩首礼谢起来，又论此子在松林下分娩，取名刘松。且依着谢映登先师指点，不走金陵远路，只望东南方跑走。

不觉又走数里。一望并无大路，只有座高山。琼玉一想：“谢先师命吾且向东南方走，不往金陵，自得安身之所，今何故走数里便无路，只有高山？此是何解？”颜氏又曰：“梁世兄，像此险峻之山，只忧有强徒截抑或狼虎埋藏，怎能走路？须要仔细方可！”琼玉曰：“师娘放心！我想谢仙师指点我们往东南方有安身处，岂疑此高山无路耳！即有强徒，门生固不惧；狼虎不须惊，但仙师之言未必不验。且慢行程登山！”

当时，颜氏只得怀儿慢走。琼玉前挑行李，顷刻，将近山腰。

山林中喧嚷一声，有强盗兵跑出百十人拦阻，各出刀斧大喝：“来者两人，腰间金银及衣包内物件尽将放下送上，可经行此山。不然，一刀一个。”颜氏听了，大惊住足。

琼玉曰：“师娘休惧！且住步，些小毛贼，何须畏他！”即放下衣包，拔出双鞭，大喝：“一班有目无珠草寇，某不与汝答话，且报知贼首出山。某的衣包内金银不下数千，待他受得某一鞭，任从取去。”

众喽罗见此美少年英雄不凡，口出大言，不知他有多大本领，有数人胆

石磴（dèng，音邓）——石头台阶。

盅（zhōng，音忠）——杯子。

大的，双刀杀去，琼玉飞起左右鞭，立刻打死三四人倒地。喽罗方知利害，即奔报上山。

原来，此乃二龙山。大王名白云龙，二大王名高角。当时，喽罗入报。白、高兄弟皆持兵刃飞马而出。

琼玉一看，此非别人，他是苏州府白云龙，与琼玉姨表兄弟。云龙胞兄云彪为前任总兵，被朝奸劾奏陷害，后罢职身亡。后云龙被赃官逼反上山做了绿林中好汉。当时，二人会面，喜色欣欣。云龙即下马，但高角不相识，云龙说知，亦下马相见。

这云龙先问：“表弟，汝乃一富厚之家，父母俱歿，何不安享本土？今跋涉此高山险地，肩挑行李而奔，实乃令人不解！抑或因祸患奔逃，并后面一人怀抱一小孩子，是哪里来的？”梁琼玉曰：“一言难尽！且上山慢将来踪告诉，如何？”

两大王都言有理，并请后面一人同进山寨。当琼玉三人坐下，尽将保护师娘逃难奔出南城一节说明，云龙急命妻子接入后堂，方知她是女扮男装。当日，琼玉尽将奔逃事说明。白、高弟兄大赞赏：“梁弟有此义气，师生之情，抛家不顾，一心保师妻儿，实为义重天高，令人可敬！看汝不出又具此文武全才，他日终非池中之物，吾弟兄岂能及之？”

琼玉谦逊一番。又细思谢映登指点无讹。当晚，少不得大排筵宴与表弟洗尘，内堂自有白、高两妻室筵款颜氏。当夜三人叙饮，言语投机。

当时，白云龙想来：“梁表弟文武全才，且留在此山中，拜他三座位，未知他允否？”况高角十分敬重琼玉义气之人，又要三人同为手足，一心结交他，将话讲明。琼玉允从，高角大悦。当日，琼玉与大王三人遍山游耍。

至马厰下，闻嘶鸣声甚雄猛烈，进见一观，只见此马却是豹面虎目，狼牙麒麟身、狮子尾，四足铁色生光，一身遍火红色。琼玉曰：“二位兄长，此马何人的脚力？”白云龙曰：“前者高丽国入贡来朝，被弟兄打劫了，杀败番兵，抢得此马回山。但此马十分性烈，人人喂饲不得，单某一人近伏得它身，但被其踢咬坏了几个喽罗，狠凶太烈。”琼玉曰：“不免待弟试试，看它如何？”白、高合言曰：“贤弟小心，此马力强势猛，须预意骑之可也。”

琼玉应诺，踏步上前。

此马好生奇怪，一见琼玉，摇头摆尾，嘶嘶雀跃，似喜悦之状。二人大称奇事。高角曰：“莫非此马是汝前生豢养来的？是必物各有主也。今日送与贤弟用之，可乎？”琼玉欣言称谢，得此良驹。按下二龙山颜氏、琼玉有着落安身。

再说苏州府柳知府拷夹死了刘芳，命人将尸扛出荒野看守，待他妻儿来领，一并擒拿下。再表陈升，先数天往别县探亲，未闻刘芳此事。是日回家，方知被柳知府冤屈打夹死并无口供审出，又将他尸骸不收棺殓，露体荒野。此天，陈升到刘家探听，岂知门已锁闭了。

正值琼玉带同颜氏逃走之日，陈升亦忖度知琼玉保护。回家等候至三更时，命家丁数人密密将刘芳尸骸用罗箱装入，直程扛回，并无一人得知。这刘芳自从遇过圣母时得食了仙果，虽受重刑外伤死去，但过得百日之外，尸

歿（mò，音沫）——死。

马厰（jù，音就）——马棚。

豢（huàn，音患）养——喂养。

首方腐烂。今三四天，自然五心全好。

当日陈升盗回他尸，放在静室观之，下泪哭之。无辜一命被害，并无手足弟兄，今颜氏虽逃出，但身怀六甲，男女未分。倘生男，得香烟有靠；若产女，定绝宗枝。可恨糊涂知府也。正恼恨间，一想起吕仙赐宝瓶时，言救刘芳无干碍之话，莫非此宝自有起死还魂之妙，故枯干莲子发生枝叶之奇？！不免拿来一试。

想罢，即取出瓶子，放在尸上，用手在心胸揉之。只见尸体暖如生人，陈升暗喜可活。他当时至四更残，果见刘芳气息呼响，手足伸动，如睡醒一般。众家人惊惧，陈升知宝贝之验，喜悦行近呼：“刘弟，可起来，汝回醒了。”

刘芳将手足伸缩，叹气呵欠跃起，双目睁开，陈升收回宝瓶。刘芳见满堂灯烛光明，众人环坐，不知在官衙哪方？一目定定，又见陈升也在床侧，即曰：“陈兄长，莫非梦中与汝相会乎？”正要站起，只双足被夹伤疼痛，不能覆地。陈升止之曰：“贤弟，汝已被昏官夹打死，愚兄临夜盗尸回来，不想至今一命还阳，得仙赐宝瓶之功，又天不绝善良也。”

刘芳闻言下泪曰：“家君高义，千古一人，救我于荆棘中，恩深渊海。但弟所任祸有焉，丹青也。拙妻曾有劝谏之言，错恨不早收手以至贼人起衅生灾。一死何足惜？一者斩绝宗枝，二者臭名于后，三者抛妻怀腹，未知男女。”陈升曰：“贤弟，汝还未知详细。”不知陈升说出何言何状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求伸冤反惹冤孽 因逃难复救难人

诗曰：

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

方信古言诚不谬，但看月圆有亏时。

当下，陈升言：“柳知府将汝夹死，只为口供全无，还防汝妻往上司告诉冤屈重刑至死，故用此露尸之计，待汝妻来领尸，登时活捉入犯人之房，得以斩草除根。岂知令徒琼玉已经暗保嫂嫂逃走，故知府察知，连琼玉皆出花红赏格八千金，吾昨天方回，得闻后，连夜盗回汝尸，今幸还阳，且秘密不可露面。待吾明日往裴兄长府，暗与酌议，怎生与汝报仇？收除这狗官，方泄心头之忿。”

刘芳闻妻出逃，不胜嗟叹。又言：“有此高义门徒，不比百万家财贵体，力保某家眷远奔，亦千古无匹之人！与陈兄长可称一奇绝人也。”陈升领之。

到次日，一心到兵部府中，令家人将求传进内。裴彪一想陈升此来，定因刘芳之事，故装成疾病，出来迎接，同至中堂下坐。裴彪先开言曰：“三弟许久不来，不知近下言何？吾患此疾不出门将一旬之久，一向何往？”

陈升曰：“兄长贵体欠安未出，岂知刘弟被虎丘山强盗求写丹青谢却国饷为赃所累，被狗官柳知府不察屈夹而死！只求兄长念结拜之情，书达令尊公查复冤案，拿问知府一口供未得而重刑至死，抑或往上台申诉冤屈，待上司调察公覆，倘上司大员不准或商量上京呈皇状，弟愿倾尽家财为弟兄出力，纵累及于己身，甘心无怨也。”

裴彪闻言，诈作不知惊骇之状，曰：“不意二弟罹此大祸，三弟有此义气，愚兄敬服！但我出身固然，即使财帛亦要均用，何必令三弟一人破散？定然收除柳知府这狗官一命复仇，方不负我三人结拜之义！”

语毕，要嘱咐家人摆酒相款。陈升止之：“兄长方患疾，不能尝沾滞嘉饌。弟不独领饷，也且祈保重贵体，多请良医调治乃可。弟告辞了！”裴彪允诺，送出，陈升回归不表。

有狼恶裴彪心惊陈升之言，立刻上马，命家丁直接往知府衙中传柬。然后直进大堂。知府相迎，分宾主下坐。知府又问：“公子光降，有何指教？”

公子曰：“治生又来救脱满城百姓之命。”

柳知府大惊曰：“公子缘何得有此大事闻？今又何事，如此骇人？”

裴彪曰：“治生确又查得虎丘山盗寇不敢造反，只为有兵无粮，不料本土秀才姓陈名升，恃有家财百万，肯助粮米与贼人，要先夺苏州府城为养兵运粮要地。幸得治生早查得明白，特来密报知，求公祖大人协同武营起兵擒拿，免至伤残百万生灵，又成大患。”

知府变色曰：“可恶逆畜，行为不轨！多感公子留心出首，救得满城百姓。且请回府，下官定刻日速办，擒此逆贼。”公子告退。次日，柳知府传齐三班衙役，各带兵器，速往拿陈升。

众役领命。

此日，幸得一副役名陈标，系陈秀才族兄弟，一路奔到陈升家，将此大祸关节报知。陈升吃惊不小，即对刘芳说知，二人急惶终日。

陈升传齐家丁仆婢大小二百余人到身边，任从归家安置，生死不追。逃

罹（lí，音梨）——遭受困难或不幸。

难急速，一哄而散。

陈升又有一姑表弟，双姓司马，名瑞，是武秀才，父母双亡。只因乃好打不平硬汉，先前打死人命，久隐于陈升之家。一闻此事，心中大恼，复入库角取了大刀一把，一见官差数十人，各持刀斧直进，他挥大刀杀死十余人。众差役惧他英勇，纷纷退散。

陈升见此，大惊曰：“如此，罪名愈大了。表弟，汝且先背了刘兄长逃出，吾一身独走。倘官兵复来，难遁矣！司马瑞领命，背负起刘芳奔出。

当时，陈升急忙入内，唤声“娘子，急奔回母家或左右邻！吾今与表弟、刘芳逃出，三年两载待事缓之日，然后回来夫妻再叙。今事急矣，不得不如此。”潘氏娘子泣曰：“君家不可以妾身为虑，汝与表叔、刘伯逃出，避此飞灾，前途保重。他日得志，重整门风。妾今尽节，望君早日续娶一妻，生下三男两女，承香后嗣，妾得坐一灵位，免三魂七魄无依，妾死无恨！”语毕，将头磕石而死。

司马瑞正背起刘芳呼曰：“表兄真乃薄情之汉！表嫂尽节以死，如何袖手旁观不救！此何心也？”

陈升流泪曰：“她尽节死于吾跟前，实免我挂心之意。理该备棺殓葬，无奈官兵立刻即到。汝有此膂力，推墙为埋掩尸骸于井中。暂作记葬。”司马瑞依从，又背刘芳逃出里门。

顷刻，官兵果到。知府闻报，急传知会武员总兵赵飞，带兵五百杀来。

适陈升急将莲子瓶拿出。当时在手中飞起，半空中一阵豪光，落下万千天兵大汉下来。五百军兵大惊，纷纷倒退，自相践踏，死者大半。陈升借此逃脱。宝瓶仍飞回收藏，急奔一程三十里，隐于飞霞岭，夜走日伏。心中一想：“闻琼玉逃往金陵，不免奔往此地，若寻觅得琼玉与颜氏嫂，再作设施。”故一路改却名姓，择道而行。

再说众文武官将陈升百余万家财、井田、房屋尽行抄入官库，将浮财大注上下赃官分肥已讫，申详上司，拜本回朝，又出赏格银子一万两捉拿陈升。话分两头。

再说司马瑞先奔出城门，不遇官兵，背住刘芳出城五十里，不见官兵追赶。是日，刘芳虽然被打夹伤两足，但食了神圣仙果，一日两夜双足痛止，不用司马瑞背负。此日，又走三十里，天色将晚，见一所宽广大庄，只得进步，求恳供宿。

只见一主人，五旬外年纪，生得五官端正，一貌慈祥，允从住宿。引二人进中堂，分宾主下坐。主人请问：“二位客官，高姓大名？”客曰：“某是本土人，姓马名升。”刘芳又认名为刘瑞，复请问尊主人姓名，他言：“某姓徐名芳昭，是开国徐茂公之裔，大唐徐孝德之子。”

二人听了，即曰：“原来是功臣之后，小子失敬了。”芳昭曰：“彼此非此时，昔日先君在朝，有些薄面。今隐居为农，有甚高明！”是夜，令人备酒相款。二人称谢不已，然后入席。

酒至半酣之际，二人见徐老饮酒时容有忧蹙，刘芳见了，停杯不食，不知主人有何不悦之色？徐老见二客停杯不饮，即曰：“老拙因今夜有些贱事，匆忙之际，不能殷勤奉敬一杯，至有些简慢，休得见怪！且淡酒粗筵，也须

膂（lǚ，音吕）力——体力。

忧蹙（cù，音促）——忧愁之状。

饱用。若闻喧嚷之声，不可开门观看，以免祸及于二位。”

当时，二人听了，大觉骇然，立刻问曰：“徐老先生，有何事情，这等愁怀？请示知其详。”芳昭叹声，直曰：“老拙不幸，今岁九月重阳携一对小女拜扫家坟山坟，被虎豹山贼寇窥见两小女，贼首逼做压寨夫人。老拙不允，他强立日期，定来抢夺，无奈禀官求请征剿。惟这狗官是偷安畏盗的，不准。当初家君在朝，于反周复唐后却此山访道，求其长生不老而隐。今战又战他不过，故出于无奈，我允择吉日。今夜即来入赘，贼人方免满门之祸。但老拙乃世臣之后，颇有名望，岂肯将女儿送入贼伙，实出于不得已耳！故方才无心与二位把盏劝酬！”

刘芳怒曰：“如此狗官，枉食朝廷俸禄，纵盗殃民，负尽圣恩，好生可恶！”又有司马瑞大怒，立起来曰：“徐先生，汝两位千金小姐岂可做响马贼人之妻！这些毛贼不来，是他造化；若来时，是彼晦气到了！生擒下马，打作两段，方消吾气也。”

芳昭曰：“客官，汝果若有能救得小女，方好与吾争气；若无能，不可生事以取祸乃于老拙，且连客官难逃性命，某怎么过意？”

司马瑞曰：“徐先生休长贼人志气，灭某之雄心，吾不是马升，乃武秀才司马瑞也。为救陈、刘二秀士，杀死官兵，投至此地，故吾二人改换姓名，今先生不必惧此毛贼。”但不知果能擒得贼首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虎豹山两雄被获 徐家庄双杰联婚

诗曰：

宿反破敌人借为，力擒盗寇艺超群。

刚强不吐柔无茹，方见英雄烈性真。

当下，司马瑞曰：“先生，莫道些小毛贼，即千军万马，某非惧怯。可唤集齐汝家令仆壮丁，吾自有言吩咐。”此徐老依言，传齐二百名庄丁，瑞即曰：“汝家主翁被贼人欺辱，你们何得袖手旁观，是何道理？”众人攘臂忿然曰：“食人之食，力人之力。我等焉能容响马相欺！只因主人不许准我们与贼人争斗，只得由他猖獗耳！今武壮士担承退贼，救得我家小姐，实乃恩星降临，徐老爷大幸也。”

司马瑞曰：“好！有此义仆，今不是用汝等与贼首交锋，待某擒他，你们只管用索子绑缚可也。且守住庄门闸内，防小贼人将护庄桥收去；谨闭庄门，免小贼兵冲进，有惊汝主人、小姐，待瑞一人出庄门外可擒他。”

当时，众庄丁也不愿退后，皆曰：“贵客官与家老爷争气，独我们也畏惧他不成么？必要出庄外助杀众贼徒，即无能被杀死，亦甘心。”司马瑞喜而壮之。二百人各执刀斧械器尽出庄外。

徐老请两位客官再用酒膳以终席。当夜，芳昭改忧为喜。三人重酌，言语投机，用膳已毕。

此乃二鼓时候，果然风送远来，只闻炮声连天。不一刻，前村外灯笼火把无数之多，又闻鼓乐喧天，光辉照耀，如同白昼。

庄丁人人直挺刀枪等候。登时即入报司马壮士。徐老嘱曰：“如此全凭司马兄鼎力退贼！”司马瑞应诺，安慰徐老，即刻步出。刘芳亦嘱咐小心，不可专恃勇而轻敌。

当时，瑞跑出，立在桥上，将大刀按定，对贼前队大喝：“该死强徒，敢来在此横行！再不速退，要汝个个死在目前。”

众喽罗数百见一少年手持大刀，怒目圆睁的喝骂，守住护庄桥，又有二百多人在后，个个刀枪并举，故不敢上吊桥去。即禀知二位大王。一名魏英，一名马明。魏英，隋时魏文通之后；马明，马三保之后。两英雄闻喽罗报知有人把截，不许过桥，遂大怒曰：“可恶徐老狗，敢来哄我耶，想必残命该终，一门当灾殃也。”

言罢，魏英一马当先，至庄桥。果见一少年猛汉，貌若灵官，手持大刀，即冲杀大喝：“好匹夫，不知死活！今日孤兄弟吉期聘娶，汝来阻挡，想必死期到了。”用枪对面刺去。

司马瑞大刀分开，战了一十回合，魏英抵敌不住，正要逃走，被司马瑞大刀狠打，枪挡不住，失手跌于地中。司马瑞趋手擒拿，用足揣定，庄丁一齐踊上拿住，用索绳捆绑了。

喽罗大惊，急奔后队报上二大王。马明大怒，一马冲出，见司马瑞喝声：“该死囚徒，敢拿某兄长！”大斧砍去，亦战上仅三十合，被司马瑞擒拖下来，喝众家丁捆绑过。众喽罗见两位大王被擒，大惊四散，奔走殆尽，不见一人。有的抛刀弃斧，灯球火把不要，急弃而散。

单有司马瑞及庄丁押运两人来至中堂，请出徐芳昭。徐老一出堂，见两盗首被擒绑在里柱边，即大喝：“可恨草寇，恃勇打家劫舍，为民大害，逼人闺女为贼党，妄思匹配，今下汝要死抑或要活？”两盗无言。

徐庄正要令庄丁鞭打他，有司马瑞止之曰：“且慢！”又言：“汝两人是豪杰汉子，既已落草于近境，岂不闻俗语曰：‘坐茅不损草，奸臣不食近村禾。’吾惜汝是个少年汉子，还思徐老先生乃本朝开国功臣之后，岂可将二女身入绿林。他原假哄允为名，已掘设陷坑、张开罗网，要除灭汝两命。某是过路商人求宿者，不忍尔年少英雄遭此丧命，因抢夺二女，死不瞑目也。故一力领擒下。倘知事醒悟者，回头两相结识，另寻事业，待用于皇家，散抛山寨，强如绿林打劫，终于为盗，其名不雅。二位可想来。”言罢，令庄丁解脱其缚索。

魏、马两雄听了醒悟，即欣欣拱谢曰：“足下赐教金石良言，顿开茅塞，请问尊姓大名？”司马瑞对说知名姓并请问刘芳一同见礼，又向上座徐老谢过罪。芳昭还礼，一同下坐交谈。不觉天色光亮。叙起家世，方知是唐初佐将英雄之后，情投意合，不若结个异姓手足。三人欣然，即于当空下拜。是日，弟兄相呼。

此日，有徐老又命家人摆上酒筵，宾主同叙。一众庄丁家人俱有酒筵庆叙，以酬昨夜之劳，共酌叙欢。

当时，马、魏二人言：“某二人乃粗莽之汉，司马三弟是少年英雄，且日后为国家栋梁之臣，应当小姐匹配。吾二人不敢当领。”徐芳昭喜曰：“二位英雄吩咐，老拙焉有不遵？但未知司马恩人心意若何？”

司马瑞曰：“须叨二位过奖，徐老先生金诺，但某原犯朝廷国法，况一介武夫，岂敢高攀令媛！”芳昭曰：“司马兄有恩于老拙，小女正当匹配。况系一时惹的飞灾，怎言犯朝廷国法？汝正大英雄，日后终非下人，前日有一老女道姑来相两小女，日后有一二品夫人之贵。汝具此英雄，何愁功名不就？老拙立意已定，不必过辞。”

司马瑞曰：“既蒙不弃，但吾一身难当两美，且留待大小姐，有表亲是本土陈升，身进冀门，只因为友忘家，妻身尽节。今与他失散，且寻访着落来求婚续配，方可两家乘龙，未知徐老先生允准否？”

芳昭曰：“此话正合老拙之心。久闻陈秀才正大积德君子，不幸为仗义救友，延及妻室凶亡，可悯也。如此老拙定然留心招赘他。”

司马瑞见芳昭一诺允从，大喜。自此翁婿相称。魏、马二人反为冰媒。

当日，魏、马暂告别回山。又有司马瑞拜辞岳丈往访寻陈升下落。单留着刘芳一人在徐庄埋隐。陈升分手时，言往扬州而去，故瑞一到扬州数天，至热闹之所见一卖字道人，近观认得是陈升，两下点头会意，共入客寓。瑞尽将前所遇一一说知，二人在店寓一宿。

次早同行，一连七八天，赶到徐庄来。进内拜见徐老，三人是翁婿名份。初时，陈升自言是朝廷重犯，多方推却。刘芳即劝谏陈升，陈升只得允从。又挽请岳丈先延僧超度潘氏，陈升赴坛祭奠，不胜哀切。刘芳细想起升妻惨死皆因己起祸，也不胜哀痛，连及司马瑞也惜贤良表嫂年少存节惨亡，纷纷下泪。

徐老见此感动悲伤。七昼连宵，坛事已毕。捡定良辰吉日，男女四人乘龙。有虎豹山魏、马弟兄，此日齐同下山，又是弟兄相称。此夜洞房花烛，兴到金樽。自是，此文武几人或上山、或到庄，往来不绝。住语陈升赘在徐庄。

刘芳暗想起颜氏妻，只因门生琼玉带她逃难出，但想琼玉是山东青州府人，想必被带了颜氏奔回故土避灾，也未可知？不免离此仍扮着道人，街头

卖画往青州寻访其下落，方得心安。想此主意，对陈升等言知，众人齐齐说：“一路小心，须防备柳知府赏格差人捉拿难走。”刘芳曰：“吾改扮道人，一口一身，那人是神仙，焉得确知？”是日，徐芳昭又赠白金二百两与刘芳作路费。刘芳称谢拜领。此日，登程别去。

一连月余，方到青州府而来。日在街头盛闹之所摆卖字画，晚则店寓安身。又将一月，适有一位归田致仕显官狄光嗣，是兴大唐狄仁杰之子，于唐睿宗即位之初，不愿在朝为官，即告驾回乡。年已六旬半，所生二子狄云、狄月。是日出城买物，一见卖字丹青道人一貌轩昂，且排开字画，山水人物十分夺目奇雅，即下马住足。一问，方知声音不是本省人。刘芳见问，答言：“苏州府，姓刘，为到贵省访求一道兄，不料一年多不遇，流落于此。聊画丹青书画为生。”狄光嗣听了，不知刘芳所遇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访妻踪青州露迹 念师骸山野逢魔

诗曰：

君亲师长义恩礼，敬爱双全重五伦。

舍命致身全大节，千秋不易是斯文。

话说刘芳通上假名，言姓刘名贵，又转问此人姓名，他言狄梁公之后。刘芳曰：“原来是兴唐狄司空名臣之后，失敬不恭也。”狄光嗣曰：“刘先生有此书法，铁划银钩之妙丹青雅趣，请求到茅舍一叙谈，另有书写相求，未知允诺，尊意如何？”

刘芳闻言，欣然允从，收拾起字画随着狄老直程回他府中。一进大堂，二人对坐少刻，两位公子来见，叙礼交谈。少顷，设席相邀，款待早膳毕，然后开笔。果见字画书写但妙，为狄父子赞赏。一连数日，在狄府书房。

一天，自叹声曰：“可见旁人不明某是龔门秀士，只知是江湖卖丹青度日之人耳！只恨满腹经纶，乖时命矣！实至数科不第，妻身又未知生死，真苦滞之命也。”原来，狄光嗣是个有心人，数日细察刘芳，见他才高学问深通，又见他似有不乐之色，一心疑之。此日，在书房外听得明白，推开门曰：“老夫有慢贤之罪！原来刘先生身游泮水之儒林，失敬了。”又问及缘何忆念妻子之言，刘芳初时不要将真情说出，被狄老再三诘问，又见他是忠贤之后，一纯良长者，料必不妨。遂将在家被害尽情告诉之。狄老深为叹息。是日，延求他为西宾，教习二位公子，习文诗艺。

当时，狄公见刘芳果才高，深明书理，详诗精奥，父子十分敬重。

不觉又半月之久。狄老见刘芳面带忧容，细问情由。刘芳言：“晚生昔日拙荆颜氏得门生携了逃难而出，只道落在贵省，做卖字画为名访察之，至今两月未得遇，想必非在此间矣！但妻怀六甲，方在临盆，今未知生死，是以令人委心不下。”

狄老慰曰：“先生勿忧怀，待吾命家人带些路费往贵省打听，到汝住府之左右邻或亲朋处探听，定知来音。并往各处密访，未尝不知下落者。”是时，刘芳称谢。狄老刻日取出白金二百两，命家丁狄福前往苏州府南城专诸里。刘芳又教家丁言：“一到茅舍，问及左右邻人，诈作不知吾逃出，要求丹青相问。自有人实对汝们说知。”

狄福领命，谨记于心。果然寻问着苏州府南城专诸里，向他故宅左右求问写丹青，邻人答曰：“汝来不及了。前半载刘秀才得祸被官府夹死，尸首被人盗去。妻子得门生琼玉带出奔逃去了，未知生死。但琼玉为保师家眷，与刘芳犯同一律。知府文武皆出赏格花红拿他。但他逃出，不知去向，未曾被执，只因他犯法，出赏格太重，四城差役土棍多往分途打截，汝不须求他书写丹青了。”

狄福听罢，假叹一口气，言：“可惜！远隔山东数千里奔劳，求他不遇，且回归复命罢了。”夜走日奔，走一月方回。尽将他邻里人之言告知。刘芳含泪惨伤，有狄家父子劝慰一番，排筵解闷。

席间，狄公又言：“吾府中畜婢，有上中下三等三百余名，将上一班的由先生挑选一二人得来早晚服侍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

刘芳曰：“此祸事非拙荆不贤，但她屡劝谏于某，要我乐守清贫，自甘

身游泮（pàn，音判）水——古代称学校为泮宫。泛指读书人。

诵读，不可贩书丹青以致多识旁人招非。我不听良言谏，至有今日之祸。倘她果为此身亡，我也情愿独守鳏居，誓不再娶，以报她之心！”当时狄家父子见彼耿直之士，也不敢再劝。按下慢表。

再说二龙山梁琼玉思想：“先生尸骸被柳知府抛在栖霞郊外，未得归土，不知埋殓如何？不若悄悄回去，盗出他棺柩安葬方妥。”并想回归一探望家中如何？再者，养妹也年已及笄时候，使人心挂不安。想罢，即进内禀知师娘。

颜氏劝曰：“不可只忧！官府不容尔，一时遇获，正乃投入罗网中，我倚靠谁人？世兄且参详。”琼玉曰：“门生自有主意，师娘不用挂怀，且细心抚育刘松弟。吾一去迟则二十天，速则旬日外定必回山。”又转出外堂与云龙、高角两兄作别，带了盘费下山。

云龙两人相送，至山脚又嘱：“三弟，半月上下可回山，免尔师娘与吾弟兄盼望也。且出入阁津，未知有所盘察，须要醒看知机，勿遂奸徒之计。可牢牢谨记。”梁琼玉应诺：“感兄长情爱，且请回！弟去矣！”二人住脚回山。

单表梁琼玉一路行程数天，忽一日，到荒野，仅有一所客寓，并无邻居，只得下马歇足投宿。顷刻，见内厢跑出一位少年美貌佳人，声如莺韵，即呼曰：“客官，请进内厢。”

琼玉转问曰：“是客寓否？”

女娘曰：“此乃客寓之所。”

琼玉曰：“如何不见有男子汉？汝可有父兄否？”

女娘曰：“客官不必疑心！奴不幸父母双亡并无兄弟，只以女承父业耳！店寓中客人朝出晚回。”

当时，琼玉牵马，马四蹄不动不起。琼玉想：“这匹脚力不愿进店，何也？”一鞭子打去，马仍不动。琼玉生疑，突被女子一口气将琼玉对面一喷，他打个冷战，又是邪风一阵吹过。琼玉想：“此荒郊野地，这女子定是怪物，非人也。且看他如何，然后制之！”

女娘转出，又言：“客官，如何不进寓？只在此站立，何故？”又对面复吹一口气，更觉寒气侵肌、头目晕花。琼玉心灵，拔出神鞭曰：“先下手为强。”一鞭打去，正打中女怪。女怪仆跌于地死了。现出原形，乃一只狐狸也。

顷刻间，此处乃平径大道，不是什么店舍。此时，月色光辉，食些干粮，马儿不鞭起步。琼玉大喜曰：“果然宝驹有三不走！”

又是行程数里。身后忽闻大呼：“梁琼玉休走，贫道来也！要报门徒之仇。”那琼玉回头一望，见一红袍道人，英气勃勃，想必是这妖怪同党类也。只得扭转马头，就将双鞭打去。正中当头坠地，脑髓迸出，鲜血淋漓。细看乃一雌雉精也。不觉哈哈大笑曰：“有此山精妖祟来挡路，不经打死的。”他又走不上十里，将近天明，后面又有人大喝：“梁琼玉，好生凶狠，连伤我们孙门徒，此仇必报的！”

琼玉复回头一看，见一黑面道人，满身花白色，恶狠狠赶上。琼玉看定，

鳏（guān，音观）居——无妻或丧妻的人独居。

棺柩（jiù，音旧）——装着尸体的棺材。

及笄（jī，音积）——旧时女子十五岁称为及笄，指已到出嫁的年龄。

一鞭打去，正中面门，道人登时倒仆于地，现出原形，乃一条火蟒白花蛇也。此时，天已大亮。想来琼玉双鞭神圣所赐授，一刻连除三怪。直程归家。

未到门前，先遇老家人梁任，于途中问及家中如何？老家人见问，叹声曰：“相公，汝是闭门养虎，虎大伤人。书僮梁安，一自相公去后，数天与小姐在花园凉亭之下白日行奸，不顾廉耻。被老奴冲散，二人怀恨，小姐将老奴拘逐而出。但吾想在梁门两代，年登七十五，老主人在日，力托相公于老奴，故不敢一时别去，待等相公回家禀明，任从主意分断方可，行也未迟。但这奴才行为不轨，正在提防。”

琼玉听了大怒，恨不大步归家。一进堂中，奴仆迎接，带过马匹，登时唤梁安大骂：“好畜生！我为保师娘一出门，尔作下这段美事，污淫小姐么？本该打死，但家丑不可外传，有玷辱家规。此系汝衣裳物件。一概收入去，发回汝身契，另赠银二百两，永不再用，生死不追。”

梁安曰：“相公休听外人谗言，使吾主仆生疑！乞相公追责唆谮之人。”

琼玉发怒，大喝：“奴才，还敢刁言！如迟不走，打断狗腿！”

这奸恶奴忿恨，只得收拾自己东西而去。琼玉怒气未消，进得内堂，小姐一见，称哥哥回归。琼玉怒目大喝曰：“小贱人，做得好事，光壮门风！汝向岁卖身在吾梁门为婢，先人在世，见汝生得灵慧些，收汝为养女。自父母双亡，我何曾薄待于汝？今不料贪淫，败坏门风，今留汝不着，交回身契，赏银二百，生死不追，令媒人送回母家。”不知琼玉何日回山，下回分解。

唆谮（zèn，音怎 去声）——挑唆或说坏话诬谮别人。

第十一回 奸狠仆负恩陷主 侠烈汉赴险驰驹

诗曰：

养恶虎狼是祸根，负恩出首害东人。

幸逢侠烈高情汉，赴险坚心不顾身。

当日，梁琼玉打发出奸汉淫妹。逐出之时，淫妹娇羞惭愧，含泪别回母家不表。

单说奸恶奴忿忿然出了梁门，想得一毒计谋，以泄被逐之恨。即往柳知府衙出首，害之不难。故大着胆子入衙，将鸣冤鼓乱击。柳知府登堂，询问方知，保刘芳妻逃出之梁琼玉回归。他仆人又出首，道交结二龙山贼寇，一党大逆。闻知讯后，即刻通传武员参将，点起营兵三百名，各执刀枪火炮来到梁家围住，开刀杀人。只有老奴扒墙走脱去。可怜五六十家奴逢者杀死。只是琼玉睡熟被拿，一擦目醒来。只见堂中满地尸骸，吓得心惊胆震，复怒目见许多官兵刀斧交加，官府文武俱在，即曰：“公祖大老爷，童生向日外游学，昨天方回，是一家清白良民，并不犯国法，缘何带兵将我家下杀死多人性命？又拿童生是何解？”

文武员大骂曰：“小逆贼，尔还言不犯国法？尔保逆贼刘芳之妻私奔，男女奸情罪还轻小？身入二龙山，贼党前者打劫了高丽进朝宝马，杀死番人无数，有辱天朝之威。今伪作游学归家，欲做内应，引兵入城，思夺本省城池。大逆行为，罪当万死，今事已败露，还敢刁词不供认？”

梁琼玉应曰：“公祖大老爷，此事有何见证？谁人出首？可带来对质否？”知府曰：“倘别人嫁祸者，本府定然不准。今是汝家使唤书僮到衙出首，有凭有据之言，况现有番邦宝马是赃证之物，难道是假？”即命带上书僮来对质。

奸奴才一见琼玉曰：“相公，非小人忘恩质证，来出首于汝，但本土一大省生灵数百万人命，是非关小故。汝果然在二龙山回来，又言马是山中狼虎凶恶亲手喂料之，犹恐性烈伤人，是汝自言来的，故小童方知汝在二龙山入伙为王也。今还不供认乎？”

琼玉大喝曰：“好忘恩负义禽兽！尔自小卖身为奴，吾不将汝作贱，不待薄汝，今我为救师家眷逃出，汝在家反将吾妹调戏，误她终身。彼虽不是吾母亲生，但恩爱已久，待之一体，与汝有主仆名分。本当打责汝一番，因家丑不可外传，自招不幸，又恩怜于汝，发回身契，赏银二百两，待汝回家，做些小经纪。今日不料汝恩将仇报，妄捏祸端，骗怒文武多官杀死数十无辜之命，真可恨也！”飞脚踢去，已将奸奴打死，倒于地中。

文武官大怒曰：“将出首证人打死了。”即喝令尽情抄家。一面将家人尸首收拾出庄屋宇，所有金银一应归官，押回衙中，将琼玉收监。差副将韩忠带本章申详上宪，以待拜本上京，将宝马进呈为据。但此马纯熟人性，数天不食草料，不饮米汤，似癫恶嘶叫狼嚎，不表。

再说梁任老仆人在梁家跳墙逃走出，一路乞食，借问道途，不分昼夜，数天方寻到二龙山。有众喽罗见他是老人，不喝骂，查问曰：“汝是哪来的，敢来探我山寨？还不速退。”老奴曰：“吾乃梁琼玉老家人，有紧急事要见大王。”喽罗闻他是梁家老仆人，急进大寨内禀知。两弟兄急传引入。

梁任一见下礼，将主人一回归，被捉收监一一禀明。弟兄两人烦恼，即刻要点齐兵杀入苏州府城，将狗官人人断送了，方救得三弟回山。梁任曰：“不可！此山到苏州城有六七天。倘我兵一动，各府州县众官将城紧闭守定，先将我少主一刀两段杀却必矣！况一路关津卡口岂无兵将与我们对敌？请二位三思。”弟兄一闻暂止。

是日，传知后寨。颜氏一闻，即大惊哀泣。白、高两位妻等相慰劝解。又过一宵。

白、高弟兄扮作青衣，又令四头目每人暗带五十名兵扮作青衣，分投入苏州府四城门。又令四人混入城内，见机接应救脱琼玉。不表。

却说高角、云龙弟兄扮一客商到苏州府城。只见城门壁上张挂赏格示谕，为总兵大人所得回琼玉番马，数天不食料，狂嘶利叫不绝，逢人近身即被踢咬伤，是匹颠狂狼马。只为外邦进贡皇上之物，今既得之，一来质证梁琼玉通山寇无疑，二来乃进贡宝马，不敢失去。城门下榜文赏格，招医马师之人。倘医效此马，谢赏白金五百两。

当日，白云龙见了，一心思量：“送琼玉宝马，除了琼玉及自己两人是服熟的，原是一宝驹上畜，好脚力。不免伪扮为疗马之人进总兵内衙，见机或劫盗或合囚犯暗取，救脱琼玉出监牢有机会了。”又有高角曰：“哥哥，须当细思。我想苏州府内外各关查察盘诘甚密，倘弄不成，泄出机关，被他关闭城门，又是寡不敌众，欲逃出，难矣！且促三弟诛杀耳！”

白云龙一想曰：“二弟，今进总兵府，若非乘此机会，别的计谋断不能行也。吾自有主意。骗得马回，人亦回了。但汝于四城如此如此，与四头目于中取此事。贤弟可往劫盗或是通反，愚兄劫骗马鞭，定救出三弟方安也。即祸及于己，计及不得的，方见手足之情。”

高角允从之，分手各去。高角往牢中打听。

当时，云龙装药饵，又于城壁首将医马榜文揭下。有看守榜兵丁诘问曰：“何人也？”白云龙回答：“善能疗狂马，故某领医，求为通报。”兵丁闻知，即禀报帅府，总兵准允医生进见下礼。自言：“在西川成都同为牧马总领，善医马，今因父病回归故省中里，今见大人出示，故来领医。”总兵信托之，命人将云龙引往马厩，将马一观，复回大堂上，禀知赵大人言：“此是匹狼恶之驹，不受拘束，要双铁鞭一对手提之，力相降服。打它一刻，以马药草料喂马，自善服焉！”

总兵点头曰：“怪不得梁琼玉用此双鞭。本部拿来觉得沉重，却不知正因此狼驹不服。”白云龙曰：“大人，既有鞭，便允小医一用，数鞭降之，再用些药料与食，自然狼性转纯良。”

当时，总兵允准。命人取出双鞭，待云龙好料理此马。

云龙即时暗喜，放下药箱一个于案上，骗得双鞭在手，一路随兵役来至马厩。对兵丁言曰：“待某持鞭骑上降服，与你们一观。”众兵皆曰：“可！”

云龙喜欣欣一骑上宝驹，连打三鞭，迅跑纵缰而逃出帅府，顷刻去了。

众兵只道此人跑出较场，驰转一番即回，不料，一去两个时刻不回。分头追他去了较场，人影不见了，方知不妙，急来报知总兵大人言：“医马之人是拐骗之徒，来至马厩，持双鞭骑马急去不回，特来禀知。”总兵听了，大惊恼怒。带兵分路追赶，不知往哪里去？找寻不得，一心烦恼，不表。

再说高角扮着商人来至知府衙中，带银子往探监，一入狱门，禁子即来诘问，高角言与琼玉中亲，前来探问，又有茶金二十两相送禁子用度。禁子

喜曰：“有此大手，送二十两之资。”即刻大开狱门引入。

见琼玉言：“奉母命特来看表弟一面，不须烦恼，吉人自有天佑”云云，琼玉见高角此言是瞒这禁子之话，一心会意，答应之。言谈一番，高角又对禁子曰：“表亲到监中，并无打点使用，亏缺了！今某有白银五十两送上，烦兄代为分派使用，以表一团和气，勿凌欺吾表兄。足见高情，某日后还有谢劳相送。”

禁子倍喜，拜领而去，待二人多谈。一路想来：“此人挥金如土，且生来相貌不凡，精铮烈汉，不是善良之人，待我窃听之。”只闻那人曰：“三弟，今吾弟兄假作不知，探狱为名观过虚实，然后起兵来救汝。先得报知，不日再来劫狱了。禁子闻言大惊。不知泄漏得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劫法场琼玉脱网 匡朝政九龄辱奸

诗曰：

国进贤良为国宝，朝登奸佞是朝衰。

兴衰用舍机关转，天命无常德可栽。

再说禁子窃听高角要反监打劫之言，惊吓不小，只得回步呼曰：“大王不可劫狱，某自有妙谋，待慢慢调停。”高角一见禁子回步言此，亦一骇，诚恐他泄漏了，即拔出腰刀要杀之。

禁子曰：“大王休得动手！吾非泄漏汝计谋，然不可劫狱，只恐难杀出城门，且又累及于某也。汝虽有兵来接应，但是有限的，不过一二千，怎对敌得一省郡之众数十万人，若一经关闭城门，插翅也难飞，是寡不敌众。如此，不若劫法场为上策。某闻知府与各文武员酌议，要请皇令于本月十八日押杀梁琼玉，然后申详拜本。汝若在法场劫之，是在城外，易于动手后杀出城去。某原是一身，并无父母妻儿，又见令亲梁琼玉平日是善良少年，曾记前两载饥馑之年，多出粮米济活人不少，故一心感惜之。无辜受此毒害，是出于救拔之心，非妄哄于汝的。”

高角闻言，喜曰：“如此足见禁子兄用情义侠也。如今你我同心，只不可少泄一人得知。吾今去了。”禁子允诺。高角又对琼玉曰：“且待十八日期，吾与白兄长同伏兵丁，预先来法场等候。”琼玉允从，言：“二位哥哥，只要小心。”

高角此日出狱去讫，寻觅着云龙，又喜得回鞭、马，暗埋于附近荒郊山野。又料集齐四城头目管的喽罗，每队五十人，各扮商贾、僧道、乞丐不等，共二百余人。候至十八日期，天初明亮，一同分往北城外法场地远远埋伏，商民僧道不等四边游遯等候。

是日，总兵奉请皇令，押出琼玉于法场。继后千总官员数名、兵丁数百人排开。云龙弟兄眼一瞧，二百喽罗一齐杀入。云龙跳入先将琼玉用刀割去绑索，递过双鞭。押犯刀斧手大喝：“可恼！敢救犯人！”双刀砍去。云龙大刀挥去，人头落地，一连杀死十余兵。高角长枪抢入，总兵大惊，提斧来迎敌。法场大乱喧哗。

琼玉左手挡总兵大斧，右手提鞭飞中总兵手腕，大喊痛声，倒于地下，复一鞭，已是头裂不语了。及参将千总上前，又被高角长枪所伤，众兵慌乱。云龙引兵大杀一阵，死者二三百，纷纷走散。单有衙役早将柳知府背回逃走。

琼玉等不敢久战，一同杀出北城而去，奔走回山。

有各文武员未到法场者，闻报皆惊，闭城不及，被贼人先已走脱。计点场中伤去兵丁三百十一人，总兵被杀，游击将军重伤、千总被打坏。知府只得据实详移文书，上达节度使，以待修本进朝。不表。

再说琼玉弟兄三人带兵日夜急走，抄小径回山，防着官兵追逐。此日，到了二龙山，梁任见少主得脱回山，不胜喜悦。琼玉三人下坐，即命老奴进内安慰师娘。颜氏方知行险劫法场救出的，愁怀放下。

当日，琼玉拜谢两兄长高义，入险地搭救方得性命。白、高曰：“手足之间，患难共之。三弟患此杀身之祸，岂有坐视不救之理？”是日，不免排上酒筵，三人共叙，畅饮开怀。又谈论劫法场伤了官员并军兵数百，只预备朝廷发兵来征剿，打点早定计谋以得进退。且住表二龙山弟兄商议。

再说朝中，唐明皇接位之初，录用贤臣，政治可观，百姓富庶；灭武韦

二党、中兴复唐，亦算令主，及至开元二十五年之末，贤臣宋璟辞官致仕，归于东都。张九龄仍居相位，李林甫进吏部天官。按史，九龄乃广东省韶州府曲江人。李林甫乃唐之宗室，但为人外庄柔顺而内心险狡凶狠，勾结宦官内侍妃嫔以察帝意，以为耳目。故所奏言多合帝心，是其得宠之由也。至明皇末年，又出东胡安禄山，于朝宠命倍隆。至于结拜贵妃杨太真为母，蒸淫于内宫而帝不醒悟，实乃万年为羞之君，为辱之后也。原来，安禄山是个武胡人，臂力英勇，常随山海关张节度使征契丹，先失机，后将功赎罪得免于军中正法，使进封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重职。一天承召入觐，为明皇倍宠。他厚交李林甫、裴宽二奸，他们便奏举安禄山可大用于帝，故后封赠东平郡王之爵，兼统三大郡，兵势强大，安得不酿成反叛夺位之祸？

当日，禄山蒸淫贵妃于内，杨国忠亦以为耻，怎奈他已得帝宠，难移动之？故屡言禄山之反，而唐明皇不准信。

一天，贵妃召之入宫，见圣上与贵妃共坐，而禄山先拜贵妃后拜见帝。明皇即问其：“此何礼也？”禄山言：“胡人先母而后父。”故君后大悦。自封东平郡王之爵后，又发出库银二十万与禄山起建王府。于亲仁坊照依金銮殿次一等，但工巧华丽，穷极壮观，务必要做式雅致，不限财力。一建造成，其中器皿玩宝珠玉之物，堆积如山丘，即大内金银不及其充足饶多。可见唐明皇过宠奸狠，赏赐过多以缺竭府库，致其一起叛乱，兵多饷饶，朝兵不能制。自其领镇三大省。兵势益倍盛强，赏革政令、刑罚升贬，自专决之。

此有左相张九龄已知其弊。一天，禄山自范阳出镇三月，杨国忠奏其必反，宣召必不回朝。贵妃闻知，即令人速赶到范阳，言知禄山。故他一见召旨，即刻速赶进朝，帝益信他无二心。但他恃宠藐视朝臣，走马一程直入承天门，不下马。有左相张太傅大喝：“骑马进殿者，何人？目无君王，好生无礼！”喝值殿将军拿下。有四人即将擒下禄山。他曰：“丞相，本藩一时忘却下马进殿，何须发怒？”九龄喝声：“胆大匹夫，汝不过东胡外种，从幼为张元帅收养成人，因些小战功，得皇上恩宠、皇后施恩。不该擅自骑马上殿，大失人臣之礼，还敢多言，不谢其罪！”

禄山曰：“丞相，休恼责罚！某自到天朝，蒙皇上恩宠，格外加恩，此马乃皇后所赐，寸步未离，是奉旨速宣，忙中未得下马，今被丞相辱骂已甚，还谢什么罪？”

九龄大怒曰：“如此狂妄小人，有干国法！”喝令斩讫。值殿将军答应一声，正来拿下，禄山大惊，只得下跪舍阶求饶。帝曰：“汝骑马上殿，果失人臣之礼，怪不得丞相执责。今丞相看朕情面，赦此年少狂莽、无知初犯，仍逐贬回范阳，不许在朝，以示责罚。若勤巡政、安省民、劝风化、境土咸宁有功，可将功消罪。”

当日退朝，各文武回府。只有张丞相自思：“年登七十，况今皇上不比初登基时恭俭勤政，日近奢华，宠用禄山、林甫、国忠、裴宽等一班佞臣。况且初时立子媳杨氏之日，吾与宋璟、韩休同上本谏诤主上，不可立杨氏，名有不正，非可型化天下也。已经力谏圣上几番，奈何不准，是以吾屡屡告驾回旋，只因圣上不准从。但前月宋璟已经告准致仕而归，吾今何必在朝与一班奸佞作对？前日曾经执责安禄山骑马上殿，骂辱他一番，想来此人生乱不久，圣上仍昏迷不悟其奸狠，内则淫辱奸妃，勾结高力士，权势太重，外受奸党多人。吾倘不死于奸臣谗言陷害，定然殁于奸妃中伤。不若力陈以年

老多疾病，告驾回家，方免留落异乡成孤魂之鬼。”不表丞相言来。

果然，安禄山扎屯不住，领旨出京都往范阳镇而去。当时又兼管营州。当时，张丞相次早上朝告驾，未知圣上准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睹时艰力辞解组 尽忠告勇退不羈

诗曰：

君臣义合本万难，只为时艰要见机。

明哲保身当早念，免教祸到幡悔迟。

据此传奇论及张九龄告驾致仕归日。惟有鉴史上言：唐明皇于开元二十四年削夺张九龄相位，任用李林甫为相。当时未进李林甫为相时，明皇已有意相之，而九龄尚未退贬。明皇问：“相李林甫可乎？”九龄对曰：“宰相之任，有以关系国家之兴替也。陛下须当慎择其人之正者，若相李林甫，只恐日后为社稷之忧、为国家之患！”当日明皇亦暂准信九龄之忠言。后来，李林甫闻张九龄之语，一心怀恨，屡思计谋以除逐之。

但明皇自登基一连二十余载，岁月已久，渐生奢侈之心，肆欲以怠朝政。然九龄平素耿直，遇事敢言，少有过矣！不论大小事，必力谏苦谏，明皇日久厌其入耳之繁；林甫一意奉承以迎帝心，故时常谗诉九龄短处，故帝亦疏慢之，至罢其相位，贬逐至荆州府为长史卑职，后终于任所。今此转载其告驾有大同小异之分，看官，不必涂求史实而议之。

当日，九龄上朝，拜呼三声已毕，陈奏曰：“老臣蒙仰圣上天恩之重，粉躯碎骨，罔能报效，曷敢言退？奈已风烛之期，近日疾病多增，虚担宰相重位，枉饕徒，只恐有误国家大政。今特恳乞天恩，容臣解组归乡，一两秋已将就墓，本另择贤能执政。老臣无任治恩，伏惟准奏。”

明皇曰：“丞相古稀之年虽及，但躯体康健，怎可一朝言去？朕之大政，委托何人？不必辞位以则朕左右也。”

九龄曰：“陛下，不须命留老臣，惟臣近日委果疾病益殆，料不久于人世，俱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一言也善。老臣有一言上陈，仰乞至尊鉴听，臣曷胜仰赖！一、祖宗田政不可改；二、进任正贤以匡国政；三、节国用以实库。如受臣言，上下一心而致宁天下治矣。但臣入相二十年所近矣，不少尚有不周，乞陛下恩恕。但念臣随驾多年，不敢他和，今告归别主，原宥忘恩大罪，死后只以鬼魂而不忘国用。”且当时有李学士太白，是西川安庆府人，知九龄是个正直智良材，亦出奏请留之。九龄苦不允从，力辞解任。

帝见他坚持要去，只得曰：“丞相力要舍朕而去，亦难以勉强。朕念老功臣辅驾多年，勤劳朝政，今恩赐汝带俸归田，特加恩世禄黄金三千两、白金三十万两，每月俸禄米千石，继赐参茸，太医一名随着调养，赐题忠亮牌坊，命一二品大员代朕饯别送行。”

九龄叩首谢恩曰：“老臣蒙天恩深眷，今生难答，来世犬马追随以报耳！再乞圣上念臣方才谏言，去谗远色，以江山为重。又思先皇在晋阳起义兵，诛灭武韦奸党、重整李氏江山，劳尽瘁力，得安社稷，臣死瞑目矣。”是日，君臣言到此，各各含泪。帝先领驾回宫去，张丞相辞圣君出。

是时，右相李林甫、大学士李白、吏部天官葛大古、礼部尚书贺知章、兵部尚书裴宽、户部尚书钟景期、刑部尚书王鉞、御史中丞杨慎矜、国舅杨

不羈(j, 音激)——没有束缚。有无官一身轻之意。

罔(w ng, 音枉)能——没有能。

曷(hé, 音河)敢——怎么敢。

枉饕徒(b, 音捕)——谦词，意谓只会吃喝。

国忠、杨銛，又有二品十余人，不能一一尽述其名。又有武员是中兴王马英，长平侯王仁勇，远兴侯曹威，护国公秦刚，鲁国公程福，越国公罗清，鄂国公尉迟景。当时，一班文武大臣百余人，齐奉圣旨，敬陈美酒，又有送行赐仪饯行。

丞相曰：“老夫以老疾无能，故不得已与列位同僚分手，今已叨领厚饯，敢劳诸位送程途？一揖相别可也。只愿诸公一心辅驾，君臣共守兴平。老朽回归就木，列位且请回，老夫复赶马登程。只留太白公、葛吏部、贺礼部是吾故交，与中兴王马英是门徒，多行数步以尽故交、师生之深情。”文武百官哪里肯听？又献上赙仪，祈老丞相见纳。九龄曰：“老夫又何恩德，敢当列公惠赐？且吾叨蒙圣恩，颁赐过隆，已为滥领了，是为赐命不敢辞耳！今诸位大人再赐许多厚礼，老夫断难明领矣！”

{
百官皆言：“老丞相在朝，一擎天柱。日久在廷教诲，今日荣旋贵府，薄具凉仪褻渎，聊申赙敬，伏祈鉴纳；方表众士恭敬微意之诚。”推辞多时，张丞相料想方辞不得，只得领情，复一一致意申谢。众官齐送出城数里，丞相数次辞回，百官只得住步，曰：“老丞相前途保重，慎越风霜。某等回城，恕不远送也。”一一拱别，分途各回府去。

单有太白、葛、贺、马英四人多送十里之程。九龄曰：“四位且住，吾有心腹直言说知，以表今日相爱之情。吾原非多疾，实忧与一班奸党作对，内又有贵妃、高力士，今吾年七十余，亦应息退归田。一来免祸，二则辞此繁政。即昨天责辱安禄山并前劝主杀之，两番不准；并劝不可立贵妃，有紊渎于人伦。圣上原是明敏，只好色之心难遏，至是不准从。贵妃岂不怀恨在心？今虽贬出禄山，免却宫内丑闻，然禄山出镇范阳，实虎归山也。此人必定有变，叛乱不久了。老夫今日已脱离虎口，汝等在朝，实要小心。必酿祸乱者，李林甫。杨国忠逼反安禄山，禄山离不得贵妃，今圣上前明后暗，不久乱作。须各人见机保身，明哲脱厄，方免安禄山罗网。须谨记。”

四人齐言曰：“叨蒙老丞相指教金石良言，自当铭诸肺腑。且丞相智虑深，明去就，存身远害，信为老诚达人。但我等在朝近帝，犹如身入虎狼巢穴中，不被噬者，出于万众之一耳。只忧不能逃遁以罹奸党之祸也。”当时，丞相几番催促四人回身，各得住步，殷勤相慰而别。话分两途。

再说九龄退位，李林甫升中书首相，令杨国忠升右相平章，二奸争进不提。单说张九龄一程回广东，道经二龙山，有家丁禀上：“相爷，此路虽乃官场大道，但久闻二龙山有盗寇打截行人，不若从小路远些去避之。”九龄冷笑曰：“清平世界，些小贼徒，使尔若此畏缩！但可恼守土文武官，枉食朝廷俸禄，日久偷安，不来查察境土，其盗寇打劫害民，皆有可参革之罪。大小官员皆不以安民为重，一省中枉设数十官员，花费朝廷饷禄。今吾定要在他山前经过，教训强盗一番。若然散伙，有能者投食军粮，不愿为盗者自为良民，落业做小经纪，且将匣中所叨圣上恩赐并百官厚情送的金银，不下百万，一并散赏之，令其为良善人，岂不依从乎？又安境土，免陷良民，化恶为善，吾之心也。”

众家人、从兵领命，特往二龙山边经过。有喽罗见一标人马从大路回山而来，一大旗上书着“奉旨荣旋”，又数十大旗大书“张”字，威威武武，

护送兵千多，皆盔明甲亮。喽罗兵不敢妄进打劫，只得上前动问：“过山来的是哪位官员？且说明，待报知寨主。”护军曰：“朝中左班首相、太师太傅、中书张老大人奉旨荣旋，特经此山，急报知寨主来恭迎。”喽罗闻言，领诺，飞奔上山报知。

有白云龙对高、梁两弟曰：“久闻朝廷张九龄老丞相是当今第一个贤正忠臣，唐天子赖以助复江山，今日想必因奸臣当道抑或因年纪高迈故，致仕归田。我们何不下山迎接送行之？方表我们不是专于贪婪为盗者，是个义气敬重贤良之人！”

高角未言。琼玉曰：“不特表心，我们报仇、收除狗官，亦在此人之身。且下山自己绑缚，将冤屈诉明老丞相，他是唐天子师相，位尊爵隆，岂不准信？他一道本章奏明，苏州一省狗官难逃冤屈妄杀良民之罪矣！”三人议定，出见张丞相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惜英雄九龄赠书 恩酬愿明皇发驾

诗曰：

英雄被屈志难伸，待遇忠贤历诉陈。

赠赐书函投学士，覆盆冤陷一朝伸。

当时，梁琼玉言来有理，事所当言，云龙、高角欣然从之，命喽罗将自己三人捆绑起，背上押上刀斧，一同下山。见兵队中老丞相在镶金八抬轿里座，童颜白发，五绺雪白长须髯，双目澄清，威严凛凛，弟兄三人一同下跪叩首，座前请罪。

有张丞相命左右松了捆索，收了刀，曰：“三位豪杰，且请起，休得拘礼。老夫今日解任回归，道经此山，不知汝等在此山踞守，但清平之世，岂可埋伏于绿林？一者扰害良民，二者有干国法。今皆自绑来见老夫，汝心有何趋向、有何事情？不妨直达知闻。”

梁琼玉先开言曰：“上禀老太师老大人。”当时即将业师刘芳被本土柳知府不察其冤情，屈害致命，陈升与己家散人亡，尽将一番前事禀知。张丞相闻此，怒气顿生，曰：“有此昏昧狗官，文武同恶相济，只知抄取人家产业，不理冤屈深清，深负君上隆恩。令他治民，实则害民也。待老夫回归故里，事暇定必拜本归朝，以谢皇恩，附本除狗官也。复回汝们故业，不须忧虑也。原来前月江南胡夏使有本回朝，言松江府二龙山先劫高丽进贡宝马；后劫法场，抢去朝廷重犯一名。盗首杀死总兵二人，打伤副将三员，官兵死者三百余，正在部议征剿起兵，岂知官逼民为盗，至身入绿林！”

琼玉又禀上：“老太师爷，若待大人回归贵省，已有三四千里来返，拜本进京已有三月程途，倘朝廷果然不知其委曲，一动兵来征伐，丞相本章未到，岂非不及？莫若小童生等上京都告皇状。但无亲故在京为官，是不敢造次。只乞求丞相明鉴参详。”

九龄一想，果然待回广东，然后上本，有六七十天方到，岂非不及？就于此吩咐取过文房四宝，写书一封，递交琼玉，言：“一到京都，寻觅着大学士李白大人，倘一见老夫之书，自然即刻传汝进见。吾书中将汝提拔于此人，但老夫观汝一貌不凡，日后不失为皇家之贵，且你弟兄三人岂可久于身入绿林，终无显现之日？不若出仕皇家，立些功业以显耀双亲，扬名后世，方为正路。”

三人叩首曰：“谨从相爷钧谕。”

当时，张丞相吩咐登程。三弟兄谢恩，远送三十里，离山太远，丞相催止步。三人领命。丞相仍吩咐照书行事，不可违背，须要早归朝廷。三弟兄诺诺，连声拜谢而回。

有张丞相一程回本土，道经南雄岭，见岭难于行走，一回至韶州曲江县，发传本土官员，一府州县辟修南雄岭书院。也无交代，不多细表。

再说梁琼玉得了张丞相手书，即日要拜别师娘颜氏及白、高两兄长，奔上长安朝中，带捷健精壮军人二十名，一同起身。颜氏叮咛一番：“道途上小心，谨慎风雨，保重身体。报仇雪恨，尽在贤世兄一人。”语毕，不觉下泪二行，琼玉多言安慰。又踱出外厢，白、高两弟兄早已排开饯别之酒筵，三人叙饮，谈话多时。用过餐膳，拜别，骑马而行。非一天两日到得长安皇都地面。

先说唐玄宗明皇于天宝庚寅 曾想起在山东东岳泰山许下旧愿未酬。当唐明皇晚年，酷信鬼神愈甚。此一天，设早朝，各文武官臣朝参已毕，各分班侍立，诸文武无甚事情奏直。帝开言曰：“众卿家听着，朕一事在心。”众臣曰：“未知陛下圣意若何？乞降纶音谕下。”

帝曰：“朕上年偶沾患疾，太医院服药饵无效，后命钟礼部往山东东岳泰山求丹，许愿疾愈酬恩。今思亲发车驾往酬岳神大德。”众吏合奏曰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皇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皇臣。然酬答神恩，陛下命一大臣往代劳可矣，何必劳圣驾亲往？况往返程途数千里，劳受风霜，且山兽虎狼不少，诚恐有惊圣上；跋涉险途，或有绿林埋伏。恳乞陛下洞鉴原由。”

明皇曰：“众卿不必谏阻，朕若不亲临酬愿，不见虔诚了。况今清平之世，哪有绿林埋伏者？即山兽遇于途，非朕一人，同一二臣前往，带精壮军兵五千随驾护卫。”言罢，旨命礼部钟景期书一龙凤牌匾，上圣庙又制造神圣真衣冠带靴子，一应限一月赶备足用，择选吉山发驾登程。

众臣领旨。

又命皇太子监国，将玺印交下，命左右两相辅佐太子判治所有大政，并各省犯官解京者，三品以上官员暂收天牢，三品等官以下，卿等部家公议。

左右相并太子领旨。

又敕命中兴王马王兄与朕挑精兵五千，会同王曹两卿保驾，李学士、钟礼部、高力士随行。

文武领旨。此日退朝。候至一月赶办起金龙牌，神衣冠玉带、靴子一应随驾起马。

当日，奸恶臣兵部尚书裴宽暗差家丁一名，私往山东赤松林投书与贼寇劫驾。家丁日夜赶程途。天子未到，家人先奔至山东赤松林。

喽罗查问，引进山中，见了寨主铁花纲。只因此贼不良，在山东初为小盗，后为大盗，杀人放火，被官兵捉拿太急，故反入赤松林招兵买马，已经十余载。他是裴宽妹子之儿。甥舅之情，故今裴奸来书，大约言：“圣上准于本月某日到山东东岳庙酬恩，必经此山，可劫他车驾。保驾是中兴王马英，曹王二将，兵只五千，文员李太白、钟景期、高力士耳！若劫驾事成，先行杀上长安，吾自朝内接应。甥舅同心，何难取了他江山？”

铁花纲见了母舅来书，大悦，即厚赏来人，先回报知，复有书复上，并请舅爷大人金安，叮咛他在内做照应之语。家丁领命，拜谢厚赏，复回也。且不表。

再说明皇刻日起驾，有皇太子、左右相、文武大臣多送出皇城，而去数十多天，方得到山东。一路水陆行程，预早地头传知，各省府州县境香烟霭霭的接驾跪送，一路上，内外城池张彩回避，水陆法净。不须细述。

一天，来到不近人烟城市之所，是入了山东境界，有凤凰山一座。唐天子传令下营歇息。有李学士谏曰：“此山高峻险阻，且不近城市地镇，四边荒山野村，虎豹太多，万一有盗寇藏聚其中，只虞有惊圣驾。不若在途赶近城镇驻驿，方见稳当也。”明皇曰：“久闻凤凰山灵禽异兽甚多，今升平之世，岂有草寇？即有些小不皇化的，不敢来此惊驾，况有马卿英雄！岂惧小寇？卿不须谏阻，且传旨，各将兵放围场，共一游猎。”

天宝庚寅——岁在天宝九载，公元 750 年。

霭霭（i，音矮）——烟气缭绕的样子。

是日，择地安营。武将领旨，开围发炮，弓马驰骋。要射的飞禽山兽好不兴闹。正是君臣共乐。将兵纷纷献的鸿雁猿鹿之类，帝大喜出营。兵将武士追迂四围，百里之山，打射不休。住语君臣游猎之乐。

再言赤松林近凤凰山不出三十里之遥，铁花纲早知帝驾十月中旬将到山东境界，故天天命喽罗数十名分散下山，打听消息。此日一闻帝不走大道入关，反往凤凰山打围，正喜他合当遭劫。即刻，点起壮健喽罗一万，手提大斧，飞身上马，一程急跑杀上凤凰山。响炮连天，大队围困在山脚，声言要抢帝王。

有军兵入报，明皇大惊。即命收围，唤过文武百官曰：“朕不听李卿家谏言。故有强寇来劫，如何抵敌出山？”有武平侯王仁勇曰：“圣上放心，待臣出马擒拿贼首，贼兵自然惊散。”明皇准之。王仁勇带兵二千杀出山外，大喝：“何方逆寇，胆敢犯惊帝驾？急通上狗名受死也。”

那盗寇大言曰：“某乃赤松林寨主，名铁花纲，要杀上长安，取位登基，不料唐天子反远来山东送上大位，且要他写下降书抑或交出玉玺印，可活一命。汝非某对手，且见个高低。”言毕，大斧打去。未知二将争战胜败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凤凰山花纲劫驾 赤松林琼玉除凶

诗曰：

山寇猖狂惊帝王，英雄奋勇灭凶狼。

覆盆冤陷反明照，风虎云龙会合昌。

当时，王仁勇用刀架开大斧，两将对敌，一连杀六十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只因喽罗兵一万多，官兵二三千，早被困在核心，登时四下败散，王仁勇一见官兵败阵，回头一望，却失手被贼将大斧劈于马下。官兵四散奔逃。喽罗四散追杀。败残兵飞报知：“启上万岁，王将军被杀，兵散。”明皇大惊曰：“王卿家为国身亡！何将可去迎敌？”

有曹威大怒出马，带兵一千五百，各通姓名，果因兵少亦不能取胜。只此剩得二千余兵，贼兵万多，四下围困。还亏马英出敌，杀败了铁花纲，贼兵方退下去。但仍围定山口去路。按下慢表。

再说梁琼玉自下山回朝，要将九龄丞相所赠之书投递与李太白学士申理冤屈。当日去进京都，却过山东凤凰山，在左边大路见许多败残军兵冲下。只是为强徒打劫，问其来由，方知唐天子往山东酬香遂愿，被贼寇围困。即刻带同精壮头目军士一同杀上凤凰山。

此日，马英思量：“兵少贼多，只得贼兵十之一二，想来必要一阵奋勇，杀下山头，方得出险。倘得济南府有兵接应，不难收除此强盗。”喝令兵丁锐进，杀得征尘滚滚。在半山中大杀喽罗兵一阵，死者亦二千多，奈一万之众，贼又有铁骑逼来，实难大胜乘势杀出。

有梁琼玉拍马当先，二十勇军随后，将众贼兵杀得风卷残云一般，人头落满山。马英才与铁花纲大战，冷目见一少年将一马杀入贼队，勇不可挡，双鞭飞打得贼兵死者无数，心中大喜。有此少年将帮助，三千名将士亦旧锐杀，贼兵四山走散。铁花纲大怒，抢了马，一起大战。这琼玉二人交锋一阵，有曹威长枪又上，花纲抵敌不住，被琼玉一鞭打中左臂，痛喊一声，落于马下，已是不活。

马英喝令四边追杀，贼兵见寨主死了，登时惊散，尚有三千上下奔逃不及，只慌忙投降，抛刀下跪。马王爷准他不杀。

马英、曹威同呼：“何方少年小将，来山救驾？其功非小，待本藩与汝奏知，圣上自有显爵高官封赐酬劳。汝且通知姓名，随来见驾。”梁琼玉见马上两位将军，王侯服式，即下马曰：“小人乃江南省苏州府人，因有大冤情，被本土官员所屈难伸，故不得已赶回长安京都，上呈皇状，又得张太师明白冤陷情由，现有他手书交大学士李大人收览，恳王爷谅情鉴察。”

马、曹二人听了，见他下跪，命起来曰：“梁英雄请起，汝有大冤情，被本土官员所屈陷，幸今救驾有功，又有张丞相手书，此冤何愁不雪？不须多陈此事，且往见圣驾，逐一奏明。谅这些污吏赃官，断断难逃其国法也。汝且随来，本藩先入奏明，待圣诏宣！”

琼玉闻言，又叩谢而起，跟随马、曹王侯来至山中营外住足，俟候 圣上旨召。

当时，马、曹二将进大营见主，马英将战斗贼人，偶得一少年杀上山来一并帮助将盗首铁花纲杀死，贼投降者三千余稟上，又说：“此人言江南人

氏，身负大冤情，特来京都上呈皇状，未知有何冤屈，只求圣上面询其人，方知底细。今臣现带他在营外，候旨召宣。”

明皇闻言大喜曰：“有此少年，英雄胆大，一人一骑敢来与战贼寇，救援寡人，忠志胆量可嘉！惟此人远隔江南，有何大冤屈情？本地官员因何不为申理？是则设此文武员莅任，要来何用？命他治民，反是殃民了。好生可恼！即刻传旨，梁琼玉进见。”

当时，梁琼玉闻宣，只得跪下膝行而入，到御前远远俯伏下，头也不敢抬。圣上命他平身曰：“汝虽无职童生，但救驾有功，不复拘执。赐汝起来，不罪。”琼玉闻皇命，叩首低头起来。

明皇一观，见他威貌堂堂，虎头豹目，玉面生光，十分爱重，呼琼玉：“汝怎知朕被困于此山？是哪人通知，特来救驾？”

琼玉低声对曰：“蚁民只因业师身蒙大冤，并自己倾家荡产及师之友家破人亡，被本土官员不肯稽察明白，草草听着风闻之言，办为通盗抢劫郡城，捉拿屈打，问成死罪。幸得张太师前两月奉旨旋归，得以禀明，察知枉屈，有书赐赠，交大学士李大人，方敢远来京都，上呈皇状。现今有张丞相来书在此，只乞万岁龙目鉴瞻，便明冤陷真情矣。但今道经此山边，只见败残军兵，问起情由，方知万岁爷被赤松林山贼围困住，故舍命杀上山来，藉君王万岁洪福，逆贼得以授首，非蚁民有功于陛下也。”

明皇闻言，一喜一怒。喜者，琼玉一少年英勇雄胆，一骑敢入虎穴帮助杀退贼人救驾，有忠君爱主之心。一怒是怒此江南省中文武官，多是贪婪受贿、百姓冤屈难申。

当时，又将张丞相相赠手书拆开。大抵命琼玉投交大学士李白，要秉公申理梁、刘、陈三人被枉屈。尽言江南一郡文武不理民情、不察枉屈、妄抄家产以肥己；家破人亡不恤，只知抄灭民业，共合分赃；欺君罔民，大干国法。又推荐梁琼玉，虽年少，具此文武全才，可任充将士，为朝之佐。可秉公申理被冤。即劫法场，伤了官员兵弁，实出于大忿。陷屈逼反、烈性难民，皆由本土文武只知贪利抄家分肥、置民于死地、以杜塞其口，妄获捉琼玉故。惹出二龙山草寇劫法场，搭救琼玉皆各官自取其祸也。须要急办，以除贪婪害民官，方得江南郡宁静……

当时，帝看见丞相书信，准信江南文武不法。李学士也觉怒恼，上奏君王准依丞相来书惩办各赃官，方得此土万民得所。明皇准奏，且待回朝再议。帝复开言安慰琼玉曰：“前两月江南据节度使有本回朝，言二龙山贼寇猖狂，劫去高丽入贡宝马并串同本土刁民刘、陈、梁三人，思占疆土，已经擒获，后被二龙山贼劫法场，杀死赵总兵，伤武将三人，兵死三百多人，谋反大逆。正请旨起兵征巢，朕思劳兵动饷非同小可，故未即发兵往征，实尔三姓家门有幸，不然，即日动兵，尔门亲友人人枉死了。今且住办，回朝再申理。惟察问投降兵，命他带同我军往赤松林放火，烧焚其寨，有无余党，以免遗留后患也。马、曹二卿带同琼玉及众兵往他山剿灭，尽不可遗留。”

三将领旨，合同降兵共有六千零，一程杀上赤松林，将山中不投降者尚有兵五千余及铁贼之妻子一齐杀戮已尽，又将山中藏的金饷马粮概行搬运出。然后放火焚烧山寨，昼夜火不息，烧的松林非赤名，乃一白地。

三将收兵，回山覆旨。

莅 (lì, 音立) 任——到任。

次日，明皇发驾，拔寨登程。当日，收殓武平侯尸首，备棺盛殓，运回家乡安葬，荫封他子，用之于朝，袭父职，不过多表。当日，君臣一路起程，驾到东岳庙宇中。有君王驻驾于节度使府衙，沐浴素膳三天，方进庙中摆驾享谒。

此日肃净，鼓乐悠扬。天子行礼，炷香炉上霭霭，神像加金冠玉带、龙袍靴子，一新宝盖，长幡高挂。御祭已毕，又赐拨公田十亩以为庙宇中历年香灯费用。

天子礼毕，有文武臣皆来叩首。是日，拜罢登程。

文武兵保驾一程回归长安而去。所到经处皆有大小文武员恭迎跪接，如往者一般。不须烦述。水陆三月方至京都。

有监国皇太子早已打听明白，先率同众文武大小官员，俱出皇城五十里之外迎接，帝驾回城，文武也纷纷随入，再复朝参。不知唐天子进殿后如何封赠梁琼玉救驾之功，怎生申办三人冤陷，看官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唐明皇车驾回朝 梁琼玉职封镇蜀

诗曰：

文官把笔安天下，武将提刀退敌兵。

只要君王宜当用，江山宁固兆升平。

当下，唐明皇山东酬愿回归长安，进城升御正殿，皇太子、各大臣朝参拜谒已毕，侍立。太子请过圣安，问及水陆平宁否？明皇言知，一到山东境界入凤凰山，被赤松林山贼铁花纲带兵围困、兵败折失武平侯、失兵三千余，后得梁琼玉奋勇杀贼救驾一番云云。太子闻父王言知，又惊又喜曰：“幸得父王洪福，至得英雄救驾，未知父王可封赏救驾之人否？”

当时，奸臣裴宽在旁暗惊，又幸喜铁花纲已死并无败露，不然，灭族之罪祸难免了。

明皇想来：“梁琼玉是救朕恩人，且生来气宇不凡，可抵赏一侯爵。”是时宣进殿中，小英雄三跪九叩首，行过君臣大礼。当时皇封，进他为西平侯之职。梁琼玉暗暗大喜，深谢皇恩。

此日，帝加恩赐御筵于偏殿，命三学士、一王一侯等各陪宴叙。山东一行将士及降顺喽罗三千多有赏劳，颁以金帛，阵亡者倍恤其妻子以赔偿之。

当日，天子驾退后宫。适有杨氏贵妃接驾，请过圣上金安、慰劳过程途风霜，少不得摆宴接驾洗尘。明皇又言知山盗来劫驾，得琼玉少年英雄搭救，今已封赠他侯爵酬之。贵妃曰：“险些得此人大功，不然圣上危矣！明日陛下可赐他偏宫酒宴，以示圣上知恩报恩之心。待臣妾敬他酬恩酒三杯，代圣上之劳，未知准否？”

当时，明皇醉酒糊涂了，曰：“御妻有爱功臣之心，朕且准依。”

次日，命高力士宣召西平侯进偏宫，皇上设宴以待。此时，李太白、钟景期二人知之曰：“贤侯，此事非皇上旨意宣汝，实乃杨贵妃娘娘是个贪淫之妇，闻皇上言汝是少年英雄，气宇轩昂，想必起动得心，故特见汝一面。一进宫，须要打点，不入她圈套为高也。”梁琼玉曰：“今若不往，有逆臣之罪。倘进宫，某宁死不敢受辱以活命的。”

当时，梁琼玉勉强随高力士进至禁门止，仍不敢入。高力士见了，只得进内宫奉禀，一刻复宣。梁琼玉低头进宫至内殿。明皇令贵妃退后，隐于龙凤帘里。琼玉即下跪曰：“微臣琼玉见驾，愿我主圣寿无疆！未知宣小臣至内殿有何圣谕？”

明皇曰：“朕宣示只因皇后见汝救驾有功，是朕恩人，故特设宴于偏宫以示宠异。君酬臣德，皇后特敬酬功酒一盅，是敬重英贤之士、有功之臣也。”当时，琼玉闻圣上圣谕，只得下拜曰：“微臣琼玉见驾，愿娘娘千岁无疆！”那杨贵妃在帘中，见琼玉果然年少，人物丰采，暗暗欣然：“不知此子何日得遂我心怀？”

此日，明皇赐宴，皇后加恩。两行音乐响奏，有内监酌侍美酒，琼玉谢过圣后特恩，略略领叙。琼玉偏座，君臣共乐。酒至三巡，琼玉离位谢恩，求辞圣驾回衙。

君王未准，曰：“卿且慢叙欢！”贵妃帘内传旨曰：“陛下，贤侯有救驾回天之功，臣妾感激不尽，不若待吾敬递御酒一两杯，以代圣上酬臣恩德，如何？”帝曰：“御妻所言有理！又见敬重功德之人。”

琼玉曰：“此救驾乃微臣偶而所遇，非特来救有功也。然圣天子百神护

体，即微臣不来，贼人焉敢猖獗？今叨蒙于圣上天恩，厚赐重重之职，已是过分不敢当。今又赐御宴，敢当娘娘至尊再赐？君尊臣卑，小臣敢犯上乎？恳乞娘娘免赐，诚恐折尽微臣之福，受当不起也。”贵妃冷笑曰：“贤侯过谦。汝乃一胆大英雄，救主功大，难道哀家不该敬汝一杯？即君王敬汝一盏也该当，不必过辞！今喜贺国得贤材，为国家之庆也。”

明皇沉醉曰：“卿家，此宴所设，原是皇后美情，是娘娘敬酬功臣之心。不须守礼以拂美意。有朕在作主，何妨满饮一觞？”

琼玉闻帝命，只得下跪，宫女满酌一巨觞，宫娥双手将玉杯捧上。贵妃步出帘外，对琼玉媚目睁睁，琼玉低头下视，徐徐饮讫。正起来谢恩，贵妃曰：“待哀家亲敬一觞。”即命宫娥揭起上坛美酒满斟。

梁琼玉暗言：“怪不得李学士、钟礼部言杨后是个贪淫之妇，彼只道某是个酒色之徒，以此待我，好生可恼！不守尊卑之礼、败坏伦常，如何是好？”即曰：“娘娘差矣！方才宫娥代酒，臣不敢逆尊强领赐一觞，是过分宠异了。娘娘贵为天下臣民之母，千乘之尊，贵贱尊卑定然要分别，娘娘岂可亲手赐酒于臣下乎？失却君臣体统，臣决不敢领饮赐也。”

贵妃曰：“贤侯过执了。岂不闻圣谕上有言：‘君视臣如手足，臣视君如腹心，君臣一心一德。’今哀家与贤侯虽有君臣之别，实则诚意相待，犹如腹心手足一般。”

明皇醉中听罢，笑曰：“朕在席中，即娘娘赐酒何妨？卿休得过辞，却了娘娘美意！”琼玉闻君王之言，暗暗叹恨：此乃国运当衰，至圣上昏迷，容纵此孽妇放肆，还不知某是顶天立地英雄。似此料理却是传酒之意，惟我一心正大，何畏其邪淫！”复下跪，目不横视，双手接杯。

当时，贵妃欺着皇帝已醉，卖弄风流，一双媚眼闪着英雄，奈他低头不视，只得行趋近前，假作递杯，伸玉手将琼玉手腕一捏，琼玉收手不及，杯未持稳，贵妃手一松，已将琰玉杯损于殿阶，即碎烂了。琼玉一惊，请罪曰：“臣接杯未稳，只因心有所畏惧，尊卑不敢，至碎玉杯，罪该万死矣！”

明皇曰：“爱卿酒已过多，心存敬畏，执杯未稳，打碎玉杯，有甚相干，卿何罪之有？”即命散去筵席，又命穿宫内监：“开御伞盖送贤卿出殿，暂寓李学士府衙，待候工部臣挑役夫建造府第，然后进居。”

琼玉谢了君王深恩，出九重金殿。只见李、葛、钟三大臣仍在外殿等候，见送琼玉内监去了，三人动问：“贤侯，进内殿有何宣议？”琼玉叹曰：“不出众位大人所料，果也并非帝之旨意。”将贵妃乘圣上赐宴醉了，怎生无礼一一说知。三大臣亦叹曰：“前者安禄山倍宠入宫，丑声外闻，独有圣上被迷惑，毫无醒悟。其淫奸实乃唐之淫风，世代所出，败坏纲常，莫此为甚，可不哀哉！”

又有琼玉对三大臣曰：“未将身为一武夫，叨蒙圣上一朝加恩，亦偶遭逢，但一心不愿为朝内官，犹恐圣后心怀不已，有心腹之患，不免遭于一妇之手。倘得出外镇，方免此祸耳！”

葛吏部曰：“贤侯乃深虑不差。前五天西川节度使有本回朝，终于任所，现今无人接印，幸喜贤侯贵为平西侯之职，在西方之职任。今一出边镇，无端免了淫妃怀此念头。如不从她，定来暗算。如从她有污行止，万古难免臭

觞（shāng，音伤）——古代喝酒用的器具。

哀家——旧时皇宫中后妃们的自称。

名。”四臣算定，各自辞别回衙。

次日五更三点，玄宗天子设朝，文武官山呼朝见已毕，各各分班侍立。

“各省有无章奏？”

“单有前数天西川节度使王忠嗣死于任所，现未有哪臣接印，求圣上议敕何臣镇守？方无西顾之忧！”

帝曰：“可惜！念王忠嗣是先帝老臣，出镇西川有年，今可惜一旦逝世，勤劳臣也！此川地近蛮，西南界至是长安要地，众卿举哪人可当镇川要地之任，方免西南外顾之忧？”

适葛太古曰：“臣启陛下，西川地广人稠，前有剑阁，后有峨眉，左控陈仓，右枕栈道，非文武全材者不能守任之，现有平西侯，有职未有土，况少年精锐，文武兼优，西平之征，正应他身职之符合，未知合陛下龙心否？”

明皇闻奏，思来此可任准，自即敕旨：平西侯出镇西川，加封节度使之职，统管西川一带，上马管军，下马临民，职兼文武之任，兵部尚书、太子太保兼理粮饷水陆事务。敕命已毕，梁琼玉见圣上一刻准他出镇，大悦，拜谢君恩而起。不知琼玉出镇西川之后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！

第十七回 弃绿林白高得荐 赴翰苑刘陈首登

诗曰：

未遇休将志气低，一朝平步上云梯。

能伸能屈趋时会，方见从权智士为。

当日，唐玄宗加封梁琼玉为西川节度使出镇，统领管辖一大郡。琼玉领旨谢恩，复上奏曰：“陛下，微臣年少初进，但想西川蜀土，地大人杰之众，任斯土者，非一人之力可当也，微臣非易，还有结义手足，前者只为迫于官之污赃罔利，至激变反上山，向并不凌害良民，只有劫番邦良马一案并劫法场，亦果因某被官屈押出诛杀，是他一心仗义行险，动此干戈耳！是今隐于二龙山，屡待等候招安，即改邪归正，非敢于长久为盗也。以二人武勇不在臣之下，亦可充一武职，恳乞陛下恩赦他前失，别敕臣往招安，臣愿与二人莅守西蜀则不虞疏失矣。且臣又被本土官员所害，只有颜氏师娘仍在二龙山中，恳求圣上赐臣同到住所，早晚服侍，以尽师生之恩。”

明皇闻奏曰：“准卿所奏。命钟礼部往二龙山招安，白、高两英雄同朝受职，与卿守蜀；卿之颜氏师娘由同往服侍，暂赐受贞赐二品恭人，待子长成再加恩，以续刘氏香烟。江南苏州一案，文员知府、武员参将、游击等，婪赃害民，拔害着调，拿下正法，与卿等师友报复冤仇。并刘陈两姓待有稟明之士，即刻提调莅。卿可卜吉登程，往川镇守，此土乃边僻大省，不可无主事之人，日久大员不至，犹恐疏虞，速速先往，待白高二人回朝，朕即着调他同往协守，卿勉之而行。”

梁琼玉深谢皇恩，此日退朝，琼玉领了皇命，刻日拜辞众文武同僚大臣，致意李白、葛太古、贺知章、钟景期一班忠贤，离长安出城西去赴任。暂且按下。

明皇退朝还宫，杨太直接驾，方知梁琼玉被一班学士大员荐他往西川赴任而去。一心恼恨，暗骂：“老昏君，将吾意中人一朝敕镇边外，哀家还指望下次早晚设计召他进宫，打动此少年，未有不入彀中，得遂我心，岂知被可恶狗党唆荐去远省西川，再休想望。前者安禄山又被张九龄、李白、葛太古众口攻击，向昏君言逐出了，永镇范阳，不得回朝。真乃可恨！”是日，咬碎银牙的切恨，只得强装欢颜，夜陪宫宴。不多细述。

再说钟礼部奉旨，一程往二龙山招安。此日一到，命军士通报，喽罗上山稟知。白、高兄弟方知，曰：“梁三弟一出山立此大功，封赠侯爵，今又荐我弟兄回朝受职，真乃喜从天降也。”即刻大开山门，恭身下山，跪接钦差大人。

钟礼部挽扶起，两弟兄又请大人进山一叙。礼部言：“有圣旨，且进堂迎接。”二人急摆香案、炷上名香，跪接钦差大人宣读圣谕毕，敬请大人当中上座，小军递上香茗，弟兄左右立陪，即吩咐众喽罗兵一齐听命：“今某弟兄奉旨身归朝廷，愿随者跟随进京都，自有皇家饷用粮食；不愿往者，每人给赏银五十两，回家为良民，做小经纪。所将山中的贵重什物搬出变卖，亦归尔等。查清仓库所有粮草储积、刀枪马匹一应俱带回朝。”

众兵领命，一刻点查清白，注上册子，并愿随行兵丁人名注于册内。钟大人看罢，取藏了。是日，命人大摆酒肴，割杀猪羊相款大人并来兵。合山

入彀（gù，音够）——谓进入弓箭射程范围内。喻受牢笼，入圈套。

喽罗皆有颁赏均沾，众人叙饮。两人将金银分赏给为民喽罗，皆令搬运出器用什物而去。山内三乘轿上坐颜氏、两寨主之妻，又车辆载上粮草，马匹拖载器皿而出。又敬请大人先下山，然后放火烧焚山寨，一同起程。

非只一日路途，连连水陆多天，进京都，进得皇城。钦差命白、高弟兄暂且安营，待奏知圣上候旨。二人领命，扎屯于城外。

有钟礼部登朝覆旨，将招安册子呈上来，投降兵一万零，粮米若何、马匹多寡、刀斧器械之类，一一看明，龙颜喜悦，即发旨宣召。弟兄进殿俯伏谢罪，历陈因官逼逐上山，为寇求赦。帝曰：“二卿平身。前者入绿林皆因土官失御，以至激变民心，使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今前事不较，有平西侯荐二卿武艺超群，可当武职。特赐武进士出身，白云龙特授剑阁总兵，高角特受重庆府总兵。二妻诰封三品恭人，颜氏二品贞静恭人往成都，待琼玉服侍，尽师生师母之谊。”二人谢恩而起。

是日退朝。白、高二将刻日辞驾带同家口出皇城往西川而去。

一天，到了成都省城。先命人报节度使大人。琼玉一闻报，不胜喜悦，方知弟兄、师娘同来，俱受皇恩，正为可喜可贺。是日，车马纷纷进城。弟兄相会，不以职分尊卑，仍以弟兄叙会。颜氏师娘、三位恭人共进内堂，不啻一家叙会，喜色欣欣。

梁琼玉自到任以来，号令严明，出入以公，恩惠爱民。白、高二位总兵分守两府，也是一般清正，勤劳尽职，除暴安境，至川中大治。自西南一带水陆平宁、盗贼潜踪远遁，下属官吏不敢徇私，万民乐业。按下西川不表。

再说是岁，乃天开文运，值大比之年，天下人才进场赴科。此岁，玄宗帝命李学士为大总裁，钟礼部为副选，裴兵部为监临官。各才子领了御题目进科场，纷纷呈卷收阅。

先前书说刘芳在狄府中作西宾，教习狄光嗣两公子文艺，二子精进，文有可观，是赋性聪慧。此岁科朝，三人一同酌议进场赴科。但刘芳被柳知府办为重犯，不敢填真姓名，是以改名不改姓，唤作刘珍。三人拜辞狄光嗣，一同进京都赴考。

又说陈升，也因大比年期，亦思是犯人，只改名不改姓，名陈清，要进京都。即日，拜辞徐岳丈及妻，并司马瑞及虎豹山马、魏两人亦要赴京都，倘文场一空，武场又开考，故一同登程。陈升大悦，得同行作伴，妙不过也。

是月，大阅科场，清白取才，高中会元，乃江南苏州府刘珍，并江南苏州府陈清、狄云、狄月俱列二甲中进士。将中式三甲的三百五十五名点入金殿唱名。状元，苏州府陈清；二名，河南开封府白登；三名，苏州府刘珍。二甲、三甲不能将姓名一一尽述。正是新科游街三日，好个妙年及第的俊彦。正引动深闺红粉女争看绿衣郎，闺秀阁中，岂不人人仰慕！

一朝天子临轩问册后，见此科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皆少年雅俊之士，且文才雄博，不胜喜悦，总裁大臣从公取才。帝一想刘探花文才宏博且年貌多

不啻（chì，音亦）——不异于。

大比——唐代称科举考试为大比。后三年举行一次，考试之年称为大比之年。

进士——唐代科举制度中参加吏部考试的统称进士。

状元——科举考试中，殿试一甲第一名者为状元，为科名中最高荣誉。

榜眼——科举考试中，殿试一甲第二名为榜眼。

探花——科举考试中，殿试一甲第三名为探花。

长三四秋，比状元、榜眼老成些，不免调刘珍做个本土巡按官，是必洞晓此郡贪婪官，以了结刘、陈、梁三人之案，然后调任别省。想来妥当，即殿上开金口，露银牙，将前者梁琼玉申奏明苏州案一一谕知：“今调卿为本土巡按，御赐上方宝剑，从公断办，各污吏贪赃文武严法定罪，先斩后奏，问结此重案。”

原来，陈、刘自进京，在寓所已知会过，两人各各改名，不约同心。不料，连捷中式，皆幸点入，又明缀高登首领。正喜之无尽，只心忧是名罪犯，只恐奸臣查出真姓名反来效奏。今见圣上说出刘、陈、梁三事一案，方知梁琼玉救驾得功、已封侯爵，又领镇西川，自是一朝平步上云梯，得他奏明前事在先，今不妨亲口供认原是刘芳、陈升之真姓名。

当时，两人下跪不敢起，又奏上：“微臣二人有欺君之罪，求乞陛下宽恕，方敢领旨。”当时，明皇不知其故，想他年少书生，初进皇家，故不敢领办重案，若不然，一般少年有何欺君事做下？只言曰：“朕念卿青年得贵，以案情试才，未知有何欺君瞒朕之处？即有些小干碍国法之事，朕有言在先，一概赦免，且明奏上。”陈、刘听帝言此，将真名姓奏知，历陈起始之由。不知唐天子怎生分断此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征山寇陈升明荐 探营寨裴彪暗谋

诗曰：

文忠武勇唐天子，山寇如何横逆行？
一怒天威征殄灭，万民感戴乐丰登。

当时唐玄宗闻状元探花奏上，方知梁琼玉所奏乃是二人，其惧罪改名，来京应试。惟前者有张九龄丞相已有书托交李学士，求彼秉公伸理，并琼玉已陈奏明在先，只曰：“今二卿改名来京应试，原未知其情，并非汝二人之罪，乃汝本土贪赃官员祸之也，二卿无罪平身。”陈、刘谢恩起来，明皇一想说：“此命二卿，并为退期，益加恩赐谒祖，限一年回朝，呼调一到，将各贪官不法者拿住，重者斩首、轻者刑罚革职。御赐上方剑两口，先斩后奏，并追回各家产业，任卿施行。但一事，前月江南松江府有本回朝，言虎丘山盗名古羈威十分猖獗，称言先皇屈杀他父亲，要报仇，屡屡劫害乡民，本土官军竟无能治伏，反屡败数次，伤兵不下十万。今二卿乃文员，怎能与敌？或擒拿、或招降、押制、收除此人，只须得三两员勇将与卿同往。擒灭此寇，全郡平宁矣！”

李学士出奏曰：“自古有文事，必有武备。圣人训示，千古不易之法。今招降已有二龙山为例，倘此寇不服，定必动兵，如打仗交战，又非陈、刘两文士所任，必得两三员勇将为佐，待两文士提调，方得合其济用。但思怎能此人？”

陈升一想，即荐三将曰：“微臣有中表亲，身为武举之士司马瑞，今来京都考选，但其武艺超群，性雄志广；并有结义手足，一名马英，一名魏明。三人皆我唐功臣之后，英杰之汉，一同来京取选，特居寓所，如得三人共往，何难收除这古羈威盗寇一人？”

明皇闻奏，允准：“卿既有此亲友武勇之士，即敕令皆赐武进士出身，宣入见驾。”当时，命兵部侍郎往宣三英雄入觐。

且述司马三人，还未知陈升荐他，心中狐疑不定，只得跟随了宣调官来至午朝门外，驻足候旨。一刻，兵部入奏复命，帝宣三人上殿。三英雄匍伏膝行，下跪金阶，不敢抬头，听纶音。帝即降谕：“陈升荐三杰，共回江南随行，往招讨虎丘山古寇。”言罢，又命平身。三人谢恩，方敢起身。明皇即敕赐司马瑞为都指挥，魏明封左指挥，马英封右指挥使，带兵五万随行，同刘、陈往讨招安虎丘山。回朝有功，再行升赏。三人一刻得官，好不称心得意，深谢皇恩，又感谢陈升招荐之力。当日，天子分发已定，驾退散班，文武回衙。

只有裴宽心中惊惧，知本省官员人人有祸，尚不知犬子私通古羈威并同谋害刘芳之事，故不投家书与闻。

再说刘芳、陈升择了吉期，拜辞圣上、各同僚，出了皇城，往江南省进发。水陆行程数十天，方入江南境界。

先到松江府，带兵入虎丘山。在山前择地安下大营寨，远远见山上扯起大旗，报雪父仇”四个大字。此日，古羈威闻知朝廷有兵来征，即刻顶盔贯甲杀下，红甲红马红盔，手执长枪呼喝：“哪人出马？”陈升曰：“来

殄（tǐn，音舔）灭——灭绝，灭尽。

匍（pú，音葡）伏——手足并行地爬。

者山寇，是古羈威否？”

他曰：“然也，汝是何人？”

陈升曰：“本官乃本土奉旨巡按，今奉旨命特来赦汝前罪，招安归护朝廷，保汝无事，追封汝先父。当今是个有道之主，追念汝父前功，定必子荫父职，岂不为美？”

古羈威曰：“陈钦差，汝虽有再世苏秦之舌、张仪之语，难以说动我心。是父仇，定必要报的。”刘芳即喝曰：“不分好歹的匹夫！先君被武党杀害，非止一人，而且余室杀戮者数百，岂关君上枉杀，今枉执报仇之语，来此落草为寇，汝今若不依从金石之言，只忧汝死无葬身之地也。”羈威冷笑一声曰：“汝营中战将赢得某者，自由汝等绑缚吾回朝，如弱于某者，即刻退兵，休来罗唆！”

阵前司马瑞恼了，一马飞出，大喝：“逆贼，某来与你比！”大斧打去，羈威长枪架开，一连杀了数十合，胜负未分。

只因朝廷大兵五万多，数千喽罗哪里抵敌？败走得四散逃奔，死者太多。古羈威看见多伤兵丁，回手一慢，被司马瑞大斧撇去。古羈威一闪，几乎跌仆下，只得放马跑走，招收残兵逃入高山，紧守寨栅门，预备炮弹，不出。唐兵几万数次来攻骂战，但山势高峨，树木丛森，不能即攻上。故两下停兵不动。

再说苏州府城裴公子，此日闻松江府被朝廷起兵将虎丘山围困，古羈威兵败不敢出山；又闻刘芳未死，与陈升二人高中魁首，连捷高登，奉旨出为巡按本境，心中方惊不安，言曰：“此地众官危矣。但幸得我们计算刘芳之谋未泄，他仍不知中吾害之由，不免亲到虎丘山探听古羈威败得如何？且吾得异人传授一制练毒药，些少入腹，三天发作，朝发夕死，非凡药饵所能救的，不免先往见陈、刘二人，假作拜探，方得进山下毒药，弄死两人，羈威方免祸，吾亦得安然无事。”算计定，将毒药暗藏身边，即刻动程。只带两口家丁，一天之间到了山前，有两兵丁喝查问明，军兵入报：“营外一人，自称兵部裴公子请见，未知何人？”

刘、陈闻言，吩咐开营门迎接进内，一同见礼下座。公子即问：“刘贤弟被知府所害，焉能逃脱？及陈弟干连之祸，反得高官，实愚兄所不解。当日，愚兄见两弟俱被害，已有家书上达家严，后又闻二龙山贼劫了法场，救了琼玉，官兵围陈贤弟之家，反得逃出，又杀死官兵，迨后一音不闻，只有本土官严追获耳！今幸得贵，实为可喜也。”

刘、陈见问，将前后底细一一说明。裴公子伪为代喜，大赞奇能。听罢，又言：“这日闻朝廷动兵征剿虎丘山，古贼首被杀败，皆二人大才；又久闻司马将军英勇。”众人谦谢曰：“公子过奖！”又命人摆设酒筵相款。

宾主入席，叙饮一番。

席叙半间，裴彪暗取毒药藏于指甲，假酬酢交杯，将毒药放下。初与刘芳抱杯，次与陈升传杯。

二人哪得知裴彪下此毒药？只言此酒是借道贺喜两人因祸得福，今又高

苏秦——战国时著名的政治家、外交家，以能言善辩而闻名。

张仪——战国时秦国宰相，游说列国，颇有名声。

迨（dài，音带）——达到，等到。

酬酢（zuò，音坐）——饮酒时主客互相敬酒。主敬客曰“酬”，客敬主曰“酢”。

官显爵，实为可喜也。刘陈二人接杯饮干，两相交酬。至住珪停杯，用过膳食，裴彪复言：“古贼不识时务，待吾明日往说此人投降，以免动兵伤残，如何？”

陈、刘曰：“此长之策！惟此人执性强横，弟兵初到，也曾劝陈诱导，他只硬云执兵。兄长往说，只忧不从。”裴彪曰：“事已至此，他必允从；则我兵之利，不从亦无干碍。”

刘、陈允诺。裴彪宿山一宵，次日辞别，要进高山会见古盗首一人。因交兵公干，刘、陈也不挽留。裴彪上马，两弟送出营外别去。

裴彪马至半山，大呼：“喽罗，休要冷箭，裴公子来探！”古羈威闻报，大开山门，迎接入门，方谨闭门坐下，羈威先开言曰：“今朝廷兵围山脚，贤弟怎能上山？他兵怎肯由汝到此？”裴彪言：“先假探陈刘来领招降兄长，故他一心信之。”又言知下毒药于陈、刘，不出三天二人毒死之计一番。羈威听了，大悦曰：“幸也，贤弟相救助于愚兄，不胜感激！”

裴彪曰：“除此二人，是吾弟兄之利也，何言酬谢弟的？”羈威大喜。是晚，少不免排筵，弟兄对饮。按下寨中二人。

却说山下朝廷兵，此日见一道人赤脸银须，自称谢英登，是昔日护唐开国二十九家总兵之列，今特来请见主帅。兵丁入报，刘陈二人酌议曰：“久闻开唐有谢英登，后修道不仕，已经百三四十年，想必修炼成仙。今日来见，必有事了。”即刻大开山栅营门，二帅步出，恭身迎接进营中，请他当中下座。二帅以师礼待之，侧座。二帅刘芳曰：“不知前辈大仙师长降临，有何赐教指示，吾两人未知？”谢英登说何词、有何指点，且看下回，便知分解。

第十九回 救刘陈谢仙点化 赚裴古唐师获奸

诗曰：

英雄量大福仍大，奸佞机深祸更深。

且睹害人终害己，虎狼枉用计谋侵。

再说谢英登久登仙班，故知过去未来之事。此日，已知陈刘两人中了裴奸毒药之谋，见他相询，微笑曰：“奸徒暗算，故贫道特来救两贤性命。汝两位乃正大之人，心不狐疑奸陷，未免过于率直。故在奸徒局中不觉，还不知这裴彪是大奸臣之子，父子凶狠之辈。”即将前昔所陷害一一告知，又言：“汝二位在他暗算中，还不省悟乎？”

刘、陈听了，骇然而惊，转怒曰：“原来此人是起祸之由，一向入他术中，真令人可恨也！若非上仙说明，破其奸谋，久后还不知怎生为祸矣！”

谢仙冷笑曰：“今日他来，仍是你们中计，不出三天，你两人一命又要遭他毒手。贫道不来，你两命难活也。”

刘、陈二人大惊，忙问：“上仙乃智慧上人，先知先见，不知此贼今来作何计较？莫非通知古贼引彼来劫寨做内应，伪诈往招降的？”谢仙曰：“他来非劫营寨做内应，他将暗放毒药，不出三天，你两人中毒双亡云云，是无药饵可救的。”

刘、陈色变求救。谢仙曰：“不妨！贫道特来救你二位，乃佐唐有功之士。”命人取到清泉两盂，向囊中取笔管一枝，用黄纸书硃符一道，取出黑丹丸两粒，将符焚化水中，每盂开化黑丹一粒，令二人吃下。饮入不一刻，刘、陈吐出黑水多碗，内有二十个黑蛇虫于地上伸缩游动。

二人骇然而惊，众将多称奇异。

谢仙又言：“此药用毒蛇制毒药炼煅成，取择凶恶，日咒诀用人血封之。此毒药一入人腹，毒蛇得五脏水，即变化生了。一日咬肺，二日咬肝，三日咬心，即死了。”二人听了，不胜忿然，曰：“可恶奸贼，日作暗害，幸得逢凶化吉。今日若非上仙指示，又叨搭救，不然，吾二人一命休矣！一死也罢了，惟误却国家大事矣！与此贼仇如渊海之深。只拜谢上仙！”

礼毕，谢仙辞别起程。二人苦留不允，只得送出营外。谢英登遂驾燧云靄靄，闪闪而去。

二帅回营酌议，将计就计：“想来此贼与古山寇合定计谋，待三天之后某两人中毒死了，军中无主，自然内乱之计，今不若三天之内，吾诈伪死了，将两空柩正出山边，军寨中挂孝，在大营中挖掘深坑三个，每阔三丈，深三丈，用泥草浮搭盖了上面，待他来踏营，一网而就擒。”二人定下计谋，不表。

再说第三天，裴、古二人命喽罗兵私下山脚探明白，只见营外有两新柩棺，用白布盖住，即刻回报。唐兵看见他来私探，也不追赶，是奉将令不追赶的，以待彼来中计。

当日，古霸威冷笑曰：“贤弟，果有此妙药，实乃莫大之功也。今夜趁他军中无主，往劫营抢尸，用火烧之，一刻成功破其营，即兵多将勇，岂畏惧耶？”是晚，饱餐夜饭，各带够三千兵士，尽拿了烟硝火药来烧大营。一程杀入。此日兵士入报，言“贼兵分两支攻来”，但刘、陈二帅曰：“此日中军兵报上，言有贼兵数人来打听，一见我军二新棺柩，即奔回。他日来探听过，今夜来劫营了。且预备下破擒二贼。”陈、刘酌议算定，将五万军兵

埋伏四营于松林中，单剩空营。

是夜二更，有巡兵入报：“贼兵分两路杀入。”果然，裴、古各带兵三千，分左右杀进。岂知一入中央，尽皆跌下深坑，喧哗大喊。古霸威、裴彪正在后埋兵，方知中计。

刘芳众将兵一见营中火把照亮，即刻四方杀入，数万军只向可恶杀去。岂知贼兵六千多已跌下深坑，大约只剩得一二千兵，早已四散惊逃。车挤路小，跌死者太多。裴彪早被司马、马、魏三将擒拿下。只古霸威为盗七八年，地势了然，已早逃脱。日后再擒。

天明，刘、陈升帐，押上奸徒裴彪，但此贼还未知历来奸险之谋尽泄漏，想必黑夜中被他众将兵误擒捉下，一见陈升、刘芳，自然放脱了，以礼相待，我又有招塞之词对他二人。一路同随军士押入大营，推上帐中。一见刘、陈坐在上面，大呼：“两位贤弟，吾见大兵杀入，将吾擒下，速放脱，待愚兄将古贼首之谋一一说知。”

刘、陈二人一见此贼，气恼他不过，又闻他以此语为骗哄话，为奸淫负义贼徒三番五次来图害，刘芳拍案大怒曰：“贼禽兽，我今生与你何仇抑或前世与汝深冤？因写丹青假结拜，暗中串同土狗官陷害嫁祸及我师生，故友，二姓顷刻家散人亡，及至伤了朝廷武官员兵数百无辜性命，种种大祸，尽由你起贪淫欲心，逆贼一念，迥非人类，乃禽畜不如。前日所行害也罢，今又来通谋古贼来劫营，不独我两人性命，几连大小三军皆损你毒手之中、败坏君王公事。今日天眼昭昭，奸谋尽露，还敢言军兵错擒于你？思来求脱，待你再行毒害不成？”

裴彪闻责骂之言，暗暗惊惧：“此谋得三天，有何人来此尽行谋知？况除了古霸威一人，余外一人也不敢泄，今霸威又逃脱了，哪人知此暗谋的？”想来，只得硬言对曰：“两贤弟何得反面无情？将吾拘下反将贼人放脱？况且一向谋害之事，一无影响，有何人为见证的？勿枉屈于我以此天地之词。”

刘芳闻他言，气忿咽喉，口不能骂；陈升拍案道：“罪恶不少，还敢刁词抗语？前三天假来探我军，叙饮之间，近室一言，暗下阴毒，再来收除我两命，然后合古贼来劫我营。假言往招降，人面兽心，真令人一刻难容。”众兵丁见元帅怒骂，尽骂此贼心狠，人人怒目圆睁。

这边司马瑞是烈性英雄，想起贤表嫂撞死，登时忿起拔刀，二帅止之曰：“此贼父子同恶通贼，今杀之不能除他父，且解回朝，父子证罪，一网打尽奸党，方得朝野升平。”司马瑞住手。二帅喝令，打他四十大棍。打得血肉淋漓，押锁入囚车。又令三将带兵杀上山，将余兵、古霸威妻杀尽，搬运出金银粮草、刀枪马匹，然后放火烧山。

即日，拔寨登程。乃奏旨归乡，好生有度！

一人荣归，州城两姓父老宗亲皆来迎接。文武官自然来请问圣安，然后与巡按见礼。本城司道、府县、驿丞下员皆来叩见，接入省城，众官接圣旨，宣读，乃责罚本土文武员的，诏曰：
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上承先皇寄托大位，仰荷天庥，自即位以来，待文武如手足，爱庶民如赤子，罔无尽其诚，是以各省设文立武，寄托以安民是任，亦若保之以赤守是，足体念朕之诚爱也！

不料，尔江苏文武员不独尸位素餐、不司民政，不除凶暴以安善良，且视民如草如芥，况又贪

天庥（xi，音修）——天庇护。

尸位素餐——谓居位食禄而不尽职。

赃受贿、不察覆盆 含冤之民，妄抄家产坐位分，削民之脂膏以肥己。长寇之威烈以扰边纵兵，差而强如蛇蝎；池民家有悬声凄悲，至吏室有盈箱满载；方脏咨嗟，鬼神忿怒。即今三姓之害，借事生端，妄捏刘芳通寇，手先复陷；陈升助寇，邪后利睨，梁琼玉百万资财，嫁祸抄家。陈梁两业，若共瓜分，何异人盗狼寇，抢夺强横？领王治民，实则害民；承君禁早，集则为暴。上负国恩，下凌黎庶。欺君不法，莫此为甚！

兹特旨敕陈、刘两员，一巡按、一秉公，同文武受贿罔民负恩之员，扭解回朝。为首恶者，于本土诛戮，以警捏害孽民之恶。贪重赃者则令民回领抄家，以济穷民。复还陈、梁故产，给归原物。上清欺君受贿之臣，下慰众民被害之孽！

呜呼！有善以彰，有恶必惩；国法无私，人情允协；与爱非君，可畏非民。圣言教训，千古是趋。立法尽善，惟万年肃遵。钦此！

宣旨诏一毕，不知本省文武官何如，下回分解。

覆盆——覆置的盆。喻含冤莫白。

咨嗟（zī jiā，音姿街）——叹息。

第二十回 来巡抚抄拿奸眷 回长安擒获叛臣

诗曰：

受恩不报非豪杰，有德须当答谢均。

寄语世人休作孽，害人还自害其身。

当时宣读诏旨，苏州一府文武官员面色寒青而又转黄。刘、陈两钦差命柳知府及其左右摘去朝衣朝冠，收还符印，将一家锁拿了，下士尽计讫，填注于册上，并赵总兵家口符印亦然抄讫、锁了家口；府具厅州吏员皆下禁天牢。惟节度使及布政使两大员动本部议，方能定罪。

次日，两钦差恭请皇命，摆开圣旨，开向法场，押出柳知府并家口共有十二人。家丁侍婢不坐罪，又有后队赵总兵已被阵上杀死，只得将妻子儿女九人亦押出法场，具首司户千百户把总吏员共官九人，一同共斩首三十人。一刻人头滚地，斩讫，钦差发兵三千，命马英、魏明二将捉拿裴家部属，共十五人，一同押解京都定罪。

只有新任接印文武官多来送别钦差巡按回京覆命，各回衙中。

又表刘、陈两官奉旨在本土谒祖，限一年回朝复旨，且得回屋宇产业，日中有乡宗戚友往来问候，或请宴会或与履游，倒也自得逍遥。当日闲居，刘芳自思：“己身得贵做官，出于一刻迅速”，又思：“梁琼玉先得身荣，因救驾有功，封侯爵出镇西川，带同吾妻往蜀中侍奉，有此恩义兼尽贤徒，世所无双也。且待完了此公案回朝，然后奏知皇上，请旨调回颜氏妻，并谢梁琼玉恩德，其心方才放下怀念。”又思妻出奔时，怀足十月之孕，未知生产安否？然是男或女。住语刘芳想象。

又言陈升闲暇思量言：“为善必昌，为恶必亡。可恨裴彪，因贪淫一节，即假交结刘芳，先害他，后害吾，至今妻身年少而亡。又得徐氏岳丈用情招赘了，某即来故宅起户，用棺枢埋葬，大开空坟，梁玉忏悔，超度幽灵。今且待完了此公事，回朝奏主携妻徐氏赴任，是所必然。”此是陈升心情。

他两人在故土日中，或陈升拜探抑或有刘芳来叙会，同餐共论众奸陷害，不须多表。

再言裴兵部府中老奴，不分日夜赶回长安，进京都城内，上禀老人言知：“公子在家惹出大祸。与虎丘山贼私通，先害刘巡按，又害陈钦差，今被他们拿下，提兵征剿平服了。走脱盗首，将公子一家大小十五口俱拿下，不日解回京矣！”裴兵部一闻此报，大惊失色说：“不好了！孩儿累及吾也！”

即日进内，将金银珠宝满载，其余剩的不能多带，累身难携，只分给众家丁，吩咐尽散去。是日，又得接到古霸威下人书。原来，古霸威败阵逃出，想来族弟古强在镇江茅山为王，手下雄兵数万，故败往投之，安身在此，仍思报仇，故此有书赶来达知裴宽，说明公子被擒，通知他今投来茅山方得性命云云。故裴宽心忙意乱，将书及印藏书房中化焚，只扮作客民，与心腹家丁四人扛抬了两箱金宝，向镇江府茅山而去投伙。

一出皇城，一连赶走数天。

途中，遇着一位回兵大臣铜台节度使郭子仪，带领五百家丁、五位世子：郭虎、郭豹、郭玉、郭江、郭海五人，只有长子郭龙代父署印守铜台城。子仪回朝与君皇庆祝上寿，备办了贡献上祝礼物，见天色将晚，只得礼屯扎兵于山边。有一将上禀：“大人，山下一人在后营，又有四人扛抬两箱重载之物，入山越岭而上，似极荒忙之状，未知此人是劫取盗贼好歹否？”

这郭令公一想，曰：“莫不是劫取财物强盗？且弄来见本帅！”家丁百十人领命，一刻押入来见大人。子仪一观，细细认来，是朝中裴宽兵部，喝左右解其绑缚，扶起坐位，曰：“家人有眼无珠，只因改装，不认得大人面貌，且恕罪莫怪，请坐下。”

二人拱揖，分左右对坐。子仪曰：“请问裴大人，缘何改装私行？天色昏晚，还越山跑路，意欲何往？”

裴兵部曰：“郭大人，汝还未知，本部堂风闻得东方高丽要叛吾天朝，故暗自出京来探听彼虚实。又黑暗中山边屯扎安营，只道是山寇，只因家丁四人不敢在前径行，故抄后营岭上行走，免惊动贼人来算计也。”

当时，郭令公想来：“既然高丽国果反叛我天朝，何故并无边报？其中必有委曲。”即曰：“大人扛抬物品，又料必有御令三五十精健军将保护，何四人而已？既暗中奉密旨往高丽，岂无圣旨？且请借来一观。”

裴宽曰：“此乃是吾风闻得来的，倘确拟真假未分，故未敢奏闻，惊动朝廷，故未有圣旨。”子仪又曰：“大人，本帅之家丁初得罪时，汝四家人扛的箱篋走散去了，将篋两个打开看来，尽是金银珠宝许多贵重物色，但拟大人私行密访，如何又携带许多金银珠宝？”

裴宽曰：“郭大人不知其中底细。本官自出京城，路过都府州县，多来送赠，本待不领，又却其恭诚之心矣！”

子仪一想：“此贼不通外敌，定然奔叛哪一方？彼必然奔回故土为乱了。”即晚恭进用款。兵部曰：“有朝命在身，要促趲程，不敢领赐；且告退了。”

郭令公曰：“大人言说两端，尔言私行密访，又非奉旨，如何又说朝命在身？且留宿一宵何如？”裴兵部只是不允，激恼了郭令公曰：“本帅看汝此行，定为负国恩欺君，弃职逃叛为逆。真是既云外国有变，岂无边报？本帅身承督兵之任，岂有一音不闻之理？又非出于圣旨，事已糊涂。尔若要行程，除非共同回朝见主奏明，去也未迟。”

裴兵部曰：“去留在我。郭大人，汝是境外大臣，吾是内部之官，汝何必多管本部的事？”郭令公曰：“汝言差矣！一体为官，大小皆皇上臣子，何分内外？若大人不肯回京同往，断然去不得，不若与汝对锁，在圣上跟前理明曲直。”裴兵部曰：“谁与汝对锁？即回朝见驾，奈甚何来？”

当时，郭子仪一心知他作弊，故特羁绊住此贼同行。

走途数天，回到长安。入朝在午门候旨。当时，正在设朝未散，适皇门官人入奏。圣上闻郭帅回朝，即传旨宣进。

郭令公俯伏叩见，行了君臣礼。帝命平身曰：“卿家代朕领镇铜台，勤劳皇室，朕常怀念。但近日台城一大郡风土民情安靖否？粮粒丰缺如何？”子仪对曰：“台城大郡，藉圣上洪福，万民乐业，水陆升平，粮食颇丰，无须圣虑。因见不日陛下万寿之期在迩，臣本该回朝恭祝，故备些微物贡仪敬献，少尽臣子微忱。望圣上恕责欠恭之罪。”语毕，呈上贡礼折子。

明皇龙颜喜霁，曰：“郭卿，尔乃清廉之官，纵有些皇俸月给，但儿孙众多，食需敷广，朕久知之。且朕是年年有此一日，又非大万寿之期，何劳卿备此重礼贡呈？足见爱君之至。”

当时，内侍接仪双注。

篋（qiè，音怯）——箱子一类的物品。

喜霁（jì，音济）——欢喜，高兴。

郭令公又奏上：“臣未入皇都，在陕洛交界，只见兵部尚书裴某扮身为民服式，有珠宝两筐随行，不知何意？见臣扎屯山下，不敢在山前赴走，越岭而行，事有可疑，邀盘传他时，彼言高丽有变，又言私行密访并无皇令密旨，收筐打开，玉宝太多，不知有无此事？故不愿放他出岭，今将他同还并珠宝并在，请旨定夺。”

圣上闻此奏，怒曰：“近也八九天不见裴宽上朝，朕只道他有疾，未经告假耳！是至不查不问，岂知他改扮为民，私自奔走，定有行为不轨也。”

当时，明皇喝令值殿将军押他进殿。下跪曰：“臣见驾，愿圣寿万疆！”明皇拍案怒曰：“汝这逆臣，假扮为民，不辞驾私出京都逃脱去，想必通夷作乱，定然回籍生端。若非郭卿家有此胆量，智识高明，将尔拿回朝，朕的江山有不得了，几乎送在汝逆贼之手。尔实则私赴，是何主见？”

裴兵部曰：“臣但罪是出躁，只因风闻东夷高丽有变动，亦未得其确，不敢擅奏，是至暗行密访其虚实耳！”不知裴宽假奏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证逆臣欺君正法 征山寇奉旨提兵

诗曰：

邦家有幸进忠良，君圣臣圣国运昌。

只虑无终遭贬逐，小人将志便倾亡。

当下，唐明皇听了裴宽之奏，怒曰：“糊涂妄说！孤身独走，只得有四人扛抬许多金宝，显然奔逃叛国。存此恶逆狼心，终成大患。”喝令押出斩首，休得再多言刁说。但这裴宽与大奸臣李林甫是心腹厚友，相济为恶的一党小人，即出班保奏曰：“依臣愚见，且将暂禁天牢，果若东夷有变叛，是他深心于国，有功之臣，固复职有加；若无此事，将正法未迟，以免有误屈杀之弊。望吾皇上开恩准奏。”

明皇怒气少息，一想便准奏，将他收禁天牢。是日退朝，各臣回府。

乃至一月之久，果然万寿之期。百官登朝，纷纷庆祝；并外镇臣子即不回朝亲庆，多有仪礼贡献回朝；并外国四夷，莫不敬祝献宝，称觞恭祝。劳忙一番，天子赐宴。数天热闹，不表。

再说刘芳、陈升须旨上限期以一年归乡并满门捉拿了各家犯官家口，收入天牢，未得完结此公案。只不觉一晃过了五月之久，二人心急，酌议早日赶回朝以除奸党。是日，约定次早登程。一路押解各犯渡水登山，非止一日，得回长安。一入皇城内，已是日午当中了。且传号令扎营于内城，明朝见驾。

此后刘、陈两人先往拜探李学士、钟礼部、郭令公一班忠良，又叙起裴氏在本土私通盗寇，已经提获，抄家时有裴彪一稿，告与父通古羁威、私行结拜的，复有裴氏的家书四封，通知赤松林铁盗同来劫驾之语，倘劫驾成功，裴宽在朝内接应……说明一番缘故。李学士听了，冷笑一声曰：“此乃天眼昭彰，只道这奸贼改扮民逃走何原由，岂知因孽子作至祸至？恐一旦败露，便思想逃脱而去。明日上朝对证攻他，自有诛戮奸狼、锄却朝中狼虎！”

此日，众忠良议谈，但刘、陈二人仍在李学士府中安宿。此夜，少不免酒筵相待。

到次早五更，文武百官俱集朝房候驾。一闻景阳钟一撞，龙凤鼓齐鸣，众大臣纷纷入觐，见礼山呼，文武分列班行。适皇门官入奏：“刘、陈两钦差回朝复命，征剿得胜，在午门外候旨。”玄宗帝即宣二臣上殿。

陈、刘闻召，进见朝参。他一奏本呈上，随入江南界先收服山寇，投附不从，攻战败走逃脱，再陈裴彪父子通寇劫驾、蹈害起祸之根由，原是如此贼为首。故拘押下裴彪家口，单走脱了古贼首为恨，未知逃脱在何方？犹虑又有风波在后也。并录上破贼巢所得粮草、马匹兵丁若干。

当时，明皇御目电览一过，心中明白了兵部老奸猾奔走私越之情，怒气冲冲；又想起此贼府中尚尙未经封锁，兵部官印仍在他府中，不免命人往他府第一搜。想罢，即旨命钟礼部往兵部府衙搜回符印。钟礼部领旨而去。

不一刻，到了兵部府。只见大门大锁，紧打了门首，无人看守。礼部命军兵用铁锤打下锁扣，一程直进五重府第。内外只存下些石台石凳，楼阁亭池，并无别物。兵士纷纷入搜。礼部信步登楼。书楼中，只见一小篋未有锁扣，打开一看，内有印一颗并书一封，乃是虎丘山古羁威来的，言已战败，今逃脱在镇江府茅山，族弟古强在此为寇，如要保存性命，可逃奔回故土，入顺此土，须要多带些金银来作饷粮更妙云云。

当时，钟景期不意搜得他印，又得古贼来通他逃走之书，不胜嗟叹：“此

奸贼父子同相作恶，更见死有余辜。今日不料奸谋败露，正天不容此贼！国家有幸，故一时无夺之魄也。又得知古贼逃匿之方，可一网而擒矣！”喜悦中，持了小篋并大呼军人：“不用再搜了，且将小篋携回朝中，可复旨！”众下人领命，将篋子拿起。

钟礼部出了兵部府，命人将皇封条贴上，下加锁起，坐大轿一程进朝。将兵部符印呈上，又将古贼来书等并与帝观看过。明皇读毕，乃重重发怒曰：“此贼父子乃万恶刁奸逆臣，文通凤凰山铁贼来劫驾，共夺朕之江山；子又通虎丘山古贼来报父仇，杀上长安。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也，千刀万剐不足以尽其辜。今古贼来书邀其逃回本土镇江，投归贼党。又思此贼为患不浅，必须起兵剿灭尽，方免后患。”又喝令将裴宽吊出天牢，全家处斩。共二十人一齐了决弃市，将首级悬挂黄门以警乱臣贼子。再下旨命苏州府文武大员节度使至布政按察使，俱皆降级罚俸，以彰国法森严。

刻日旨下，苏州文武焕然一新。初来任者，固体上心，即贪员婪吏也惊惧严令。

当日，将奸贼斩讫，复旨。一班忠良臣暗喜，只有奸党李林甫、高力士见去了相厚心腹、大是不悦矣。

此日，明皇开言曰：“古贼今又投入镇江茅山合伙，只恐又生他变，卿等保何人去征？”李学士奏曰：“别非其所任，仍要刘、陈是本土人，水陆山川皆稔熟，且司马与马、魏三将前经杀败此贼，今他又入茅山，又多一寇耳，不若陛下仍调梁琼玉同往，随为中军，何难了决此寇，以靖疆土？”

当时，明皇准奏，敕旨：刘、陈为正副元帅，梁琼玉为中军总管，司马瑞为前部先锋，马英为左指挥，魏明为右指挥，带兵十万；待等旨命调回西川梁琼玉节度使，然后兴兵。明皇即日发旨，命刑部王鉞往西川宣调琼玉，领旨而去。遂又呼郭令公曰：“卿家，尔回朝庆祝已终，在朝三月之久，但铜台乃大省郡、至重之邑，不可久无主事之人。只因民政纷繁，不可久留京都，早回代朕莅治方面，寄托此土，非卿不能为朕托守也。”

子仪曰：“臣领旨。”

次日，带同各子拜辞圣上，别过同僚，出皇城去了。不表郭令公。

再说王刑部奉旨，一程跋涉风霜，急赶二十多天，方入西川成都府。梁琼玉闻圣旨到，大开中门，迎接进帅堂。大使宣读，梁琼玉跪接过，方知宣召回朝，领兵征剿贼事。又与刑部见礼。正要款留，王鉞告辞先回朝复命去了。

次日，梁节度使暂托印于林庆总兵代署，刻日登程，急赶回朝。

一天，进入皇城，知会过刘芳，两相拜谢，刘芳不胜感激。及与陈升见礼，朝廷论爵自然有大小之分，但刘、陈、梁三人是师生故友，又是两相恩惠，故不拘官职。久别相逢，多少言谈。论及裴彪，皆此人陷害，父子私通盗寇云云。琼玉听毕，忿然动怒曰：“原来此贼狼心狗肺，暗害多端！害得我与师三人家散人亡，陈师大小老少、夫人年轻死节，可悯也。幸得师娘逃出，在树林下生一子，已将两载，吾为师可喜。”刘芳闻产下儿，心颇欣意，复叹人心扶持之德。陈升亦叹善高义，琼玉谦逊一番。

三人叙情谈话一番，庖人早已送上上口佳筵，师生故友同席把盏、交杯知言。起辰刻欢叙，至日落西山方才散去席筵。

到次日五更三点，文武百官多在朝房候驾。顷刻，天子登殿，文武百官纷纷俯伏金阶，山呼礼毕，各无本疏奏上。单有刑部王鉷回朝复旨，并陈奏：“梁节度使刻日奉召回朝，现在午朝门候旨。”

明皇闻奏，即传旨宣召。梁琼玉步进金殿，俯伏行了君臣大礼。帝曰：“召卿回朝，协同刘、陈等往征茅山。因卿等是本土人氏，地土稔熟，易于困获，非别将可待。成功回朝，论功赏劳，以报诸卿也。须早发兵。”众臣皆称：“领旨。”

此日退朝，文武各回衙。刘、陈、梁三人仍在李学士府中用过早膳，琼玉行文于兵部，刻日点齐十万精兵，户部预备足三军粮草。大小将兵俱往校场伺候。刘、陈两帅、梁节度使大总管，旗幡错杂、兵戈耀日，杀气冲贯九霄。不知兴兵何日得胜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攻茅山唐将施威 设地雷贼师取胜

诗曰：

顺天安行方常地，岂令群奸侍庙廊？

看尔横行多少日，若存清圣朝中立。

且说茅山日中聚集得喽罗兵五六万，只忧粮草不继，故不敢动兵。但向日官兵太弱，不敢惹此寇。当日，古羈威见书到了裴兵部衙，缘何不见他来投？得以继充粮饷，方能行事。他还未知裴彪父子被诛了。后本省行文，将此奸徒故宅挂了锁、皇章谕旨张挂起，方知兵部父子皆被杀。他心内预得朝廷有兵来征讨，日在山中操练军兵。古羈威酌议四山与前后左右布满火炮灰石以备应对官兵。

再说朝廷大兵，水陆行程四十余天，方入江南境土，一程直趋茅山。有探子先行报：“已离茅山百里之遥。”二帅发令，就地安营扎寨。三军领令，发炮安扎大营营寨，左右前后扎围一圈，层层支帐。

此日，埋锅造膳已毕。

二位元帅升帐。众将分列两行。

先说茅山两个强盗，此日喽罗兵打听得朝廷大兵到了，于百里外安扎下大寨。当时，古强曰：“哥哥，我想朝廷兵多将广，如以对敌，须设个万全之计，乃可踞守此山。”古羈威曰：“他兵果多，我只守此阴山。杀下易，他杀上难，彼断难攻我。只虑军粮少些，今日且令头目先锋开兵一阵，今夜出其不意，往劫他营寨。纵不能全胜，亦挫他一阵。”

古强依允，发令点兵一万，差右寨先锋贾顺带兵杀下山讨战。

再说唐营中，司马瑞此日亦奉将令带兵一万杀往茅山。两军遇于平途，各各摆开队伍。司马瑞拍马大喝：“狗盗，纳命来！”贾顺飞马，亦不答话，长枪刺去。司马大斧架开。

将兵对垒，战鼓隆隆响，震得天昏地暗。

但贾顺贼将虽不弱，然本事及不得司马将军。一连冲锋三十合，招挡大斧不住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回手之力。只得扭转马头败走。喽罗兵正在对垒，见主将奔走，亦舍唐兵退后而逃。司马喝令兵丁追杀一阵，贼兵大败，纷纷走回山去。

司马瑞正要带兵追杀上来，及半山，只见箭如雨下，打下巨石如雨，反伤兵数百，只得退回山脚扎定，叫骂喊战。

再说贼将贾顺败上高山，退走入寨，言唐将英勇，败回。古贼惊烦，计点伤兵将及三千余。古羈威大怒，要出马。古强曰：“兄长在虎丘山曾与唐将对垒多时，已领教唐将兵本事。不若待弟出马，与他见个雌雄。”羈威只得允了。

古强上马披挂，提了板门大刀，带兵一万五千，杀下山来。司马瑞大声喊杀讨战，只见山上冲下一枝军马，为首一员紫膛面色少年贼将，催开红鬃赤兔马，呼喝大刀打来。司马大斧架开，两相冲锋，二将一连杀了百十合，未分胜败。唐兵喽罗接刀交加混战，但二将杀个对手，不分上下；你我不舍，又战斗八十多合。已是天色晚了，只得两下收兵。一回营，一归山。

司马瑞回营，将初杀败贼将一员、伤他数千贼兵，正要趁势杀上山，当不得箭如雨、飞打巨石伤兵，只得退后骂战；后有贼将杀来对敌，胜负未分，天色已晚，故两收兵回寨，三帅曰：“将军头功取胜，交兵劳力，且往

后营安息，明日再破他。”司马瑞应允，往后营去了。

再说古强回山寨，对兄长曰：“唐将果然英雄，弟只抵敌不住，如之奈何？”霸威曰：“想来唐将文士，多谋计深，未必劫得他大营，但他兵将众多，我山兵少。吾有一计，且令头目带兵五千下山，前往敌营前一百里之外，不分日夜布散暗埋藏下地雷火炮烟硝之物，引线之火，一路相连，他兵一到，定然不知，一脚踏着火线一物，自然烧焚起，地雷火炮一响，军兵多要烧死。所有近处山坑之水，尽放毒药冲出，待他汲水做食，又能毒死他军。是不费军力，强如与斗战。”

古强曰：“兄长妙算不差。”不表贼营设计。

原来，唐兵初一到，刘、陈俩即已令下众军兵，不许汲引坑溪堑水，犹恐敌人放毒物、暗算计，须要另开沟水，方可取用。三军遵令，是以不中毒水之害。

到次日，三帅升帐。有司马瑞上前曰：“昨天只因天色昏晚，是以收兵，未能擒得贼将，今小将仍要出马擒他抑或斩灭贼人，可能立功。”梁琼玉亦要开兵出战，于是各将带兵一万二千五百人，分前后队而出。适司马瑞一军先出，直杀至茅山下骂敌。

古强带兵二万复出。两将对敌，兵丁对垒。好一场厮杀。

当时，古贼用了地雷火炮计谋，一连战了八十回合，古强一想：“唐将果然英雄难敌。且引他进山，有炮火伤他。”想定主意，便回马诈败而跑。司马瑞大喝：“贼人休走！”拍马追上山来。

顷刻中，喽罗亦退。唐兵随主将追上。当时，不见箭石打射，唐将兵放心追杀，岂知正是贼人引敌之计？故不放箭石。当此古强逃走至半山，司马瑞只顾带兵追杀贼人，讧料众兵未至山腰，不知他布定暗记号火线，足一触动，却被地雷火炮轰天响亮，满山火透。吓得司马瑞胆战心惊，方知中计。不及跑下山，被火烧着，连身上都着了，急忙卸下盔甲，没命的跑走下山脚。一万兵在后者不能逃下山，一半多烧死，三四千余被炮火烧伤。伤的唐兵方逃下山，在山左右霸威带兵拦截住，只得再战，幸得梁琼玉后队带兵接应，挡拒古霸威大战，兵丁交战。

贼将贾顺拍马助战，却被司马瑞大斧劈于刀下。古霸威看见一惊，贼兵阵脚渐渐松移，倒被唐兵奋勇而进。贼兵已散，古霸威料难取胜，亦拍马奔逃上山，大喝兵丁退去。唐兵一路追杀，败中反胜。贼兵战死五六千名。

但琼玉见贼人败走，不敢追赶上山，只恐蹈他地雷炮火，与司马合同收兵回营。

刘、陈二帅闻知，也觉骇然。令司马瑞下去安息。只因受火气所伤，待数天火毒方出。受火伤千余军士亦然安养。众人设计攻山。

复说古贼两人见唐兵不赶上山，只得招集回喽罗兵，虽烧死唐兵数千。但被他后军接应，败中反胜，亦伤兵整千。二人酌议，只得四山多加地雷火炮以防唐兵暗来攻击。

当晚，唐军众将酌议设计攻破山寨。有魏明曰：“元帅，以某想来，他的茅山高峻险广，四围俱有地雷火炮，难以将兵杀上攻破。不若将十万人马分开，山之前后左右，重重围困，使水泄不通，待他粮草自绝，自然内乱。谅他插翅难飞也！”

刘芳曰：“若此经年累月难下，何日成功班师？今不知贼寨中有无多少粮草屯积？少则易困守，他粮足则困守无期矣！”

马英曰：“不若今三更时候尽起大兵，分四面拥上茅山，放火打炮，焚其寨栅，或可一鼓而擒，未知如何？”

陈升曰：“不可！仍受他地雷炮火之患也。”琼玉曰：“如此何日可破得地雷炮火？”

刘芳曰：“他四面俱有地雷炮火，一触其火线，即满山火焰，枉伤军兵耳！不免待下官制造水车八百架，前后左右，每方二百架，水一灌进，即带兵车上他山，也不惧其火矣！此以水克火，方得成功。”

众将听了，多言：“主帅妙用。但水车之图式要元帅发式。”刘芳曰：“此作式何难？”

当日，两军停战。月余水车方能赶办造成。但古贼自知兵单将少，不敢来挑战。一连三十余天，不见唐将兵来讨战，不知何意？想必他畏惧吾地雷火炮，不敢来攻击，故围困我兵绝粮，以待我们自乱耳！不知唐将如何攻山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破贼巢因功赍赏 封将士大会团圆

诗曰：

天命难违信不诬，贼徒枉自逞奸豪。

罪盈满贯雷畏日，远志高飞曷可逃？

当下，古强言唐将因绝吾粮草，故不来讨战云云，料他必将雄兵围困四山，岂知唐将赶造水车来剿灭他山？刘帅在内营发式，令工匠制造，古贼二人哪里打听得出？果将四旬之久，唐营中制造水车足八百架。

此夕，三帅发大小三军。中将营中，刘、陈二帅留兵三百守营而已。梁琼玉领水车二百架，带兵二万三千，攻入前寨；司马瑞领水车二百架，带兵二万三千攻入后寨；又点魏明领水车二百架，带兵二万三千攻入左寨；复差马英领水车二百架，带兵二万三千攻入右寨。是分料已定，候至二更终，唐兵分四路登上高山，九万余众人，水车先推上。

只见地雷响亮，火势焰光，却被水车运上，军士将车轨扣一放，水势漂飞，有若山崩水涌，冲得波浪高扬，从上下流，水灌透山，火焰不发。唐兵复放火将他四方寨栅门焚烧起，火炮连天轰响，打进大寨，门打蹋了，喧哗杀入。古强二贼方知。黑暗中喽罗大惊四散，哪里拿得兵刃相斗？众头目皆奔，各不能相顾，贼兵被杀不少，黑夜仆跌踏死倍多。

古霸威一慌之际，寻不得大刀，只得拔腰刀，又无马在旁，跑出前营，正遇着梁琼玉。梁琼玉大喝：“贼徒，哪里走？”双鞭打下。霸威腰刀哪里架得住打？琼玉复一鞭，头已打烂碎了。

又有唐兵四边追杀，直至攻入大寨。火焰已焚，贼人又多烧死的。只后寨逃出贼首古强，亦无兵刃，只顾逃出，又遇司马瑞大喝：“贼徒，今休思活了！”大刀一下，打为两段，仆跌于地，鲜血淋漓。可叹二贼强占扰害十年光景，今日尸横山坡，足惩强横之罪。但还连及多少无辜之命一同偿之耳！

当夕，一直杀戮至天明。不见一兵一贼，只尸骸满山。琼玉等收兵焚寨。余火未熄，琼玉吩咐掘野林将各尸草草掩埋过，全胜带兵而回。

一到营中，申言得胜剿灭各贼寇之由，刘、陈二帅大悦曰：“总藉圣上洪福，得除逆寇，又得列位将军劳力于沙场之功也。”众将曰：“今之成功，皆元帅水车破贼地雷火炮，方得贼人尽歼灭，吾等何功之有？”刘芳谦逊，正将帅两相谦议之德。

是日，三帅吩咐大排酒筵，割猪烹牛羊，大加犒赏大小三军，营中内各同畅叙乐饮。三帅及众将在中营把盏，各相劝酬、行酒令的兴闹。此日只因将茅山诸贼灭尽，大小三军不妨叙饮多些，以赏征役劳苦；是诸行军将帅体恤将兵之有心事。

当时叙酒间，刘芳对陈升、琼玉曰：“今幸出兵，仅及一载，藉圣上威福，众军主力，贼徒得早扑灭，亦清除外患之状也。”陈升未及答言，适琼玉嗟叹一声曰：“今日外患虽除，只忧内患。更有甚者，近圣上晚年，春秋既高，内有李林甫、杨国忠用事，贤良正士尽逐贬；外有安禄山进封东平郡王、职管三大镇，兵势权大，观此外患崇朝又立至，无奈圣上不醒悟禄山之凶与林甫之恶！亦国之不幸，不得平宁也。”

二帅众将闻言，皆点头嗟叹以为恨。陈升曰：“当初，宋璟、韩休，张九龄在朝，进用时贤，政令焕然一新，有唐初太宗先皇政治。奈何当今用贤人不有共终尽皆废，而李、杨进国事焉得不坏乎？只我等叨蒙圣上一时恩遇，

只有各尽其心，以称其职耳。”众人皆点头称是。

此日宴饮，自辰时至未刻，方才叙毕。用过餐膳，三帅又酌议择选吉日班师回朝。是一天，期到了，吩咐带兵拔寨登程。自然，苏州府又有文武大小官员相送，出城十里，望不见旗幡影映，文武官方各各回衙。不表江南镇江府茅山贼寇平宁。

再说刘芳三帅大兵，一路涉水登山，奏凯旋师。所过各镇境土府州郡县各班文武官，水陆相送。一连四十余天，方得到了长安大都。一进了皇城，早已散朝，此日午矣。只得屯扎军兵，将兵马附与兵部管理；粮饷附与户部暂贮公所官仓。只众将在朝房等候次早面君。

暂宿一宵。

五更早设朝，百官入觐。皇门官进内殿奏知：“三帅征胜茅山班师，现在午朝门外候旨。”唐天子闻奏，大喜，急忙传旨众将进殿。众将一至金阶，俯伏朝参拜贺。天子喜色扬扬曰：“众卿免礼平身。”又问征伐山寇之由。三帅曰：“藉圣上天威，贼人合伙不半载得以尽皆剿灭。”将前后争战之事一一陈奏明。

天子羡慕刘芳用智、众将兵效力，用水车破地雷火炮方得歼灭强徒，其功非小。进封刘芳为河南节度使之职，兼督全省文武、提调军务，兼理粮饷水陆事务、镇边大臣。刘芳当初被裴彪计害，夫妻分散，至今不觉五载。此日谢主加恩赐爵，又陈奏：“前日得灾难，得恩义门生梁琼玉救出臣妻，今带同往赴任服侍，恩义兼优，微臣感德，求陛下降旨召回与臣赴任，深感天恩，得以夫妻父子叙会也。”明皇准奏，同赴任所。复封诰正二品夫人以奖贞静烈德，刘芳欣然谢主。

又进封陈升征寇同功，敕赐山东都察院之职，妻诰封正二品夫人，随同赴任。陈升又上奏曰：“君皇，微臣故妻潘氏亦因裴彪计害，赵总兵围宅，妻自尽节，撞死梁栋，现今续弦徐氏，乃反周为唐英国公之后、徐孝德之子徐芳昭女也。早已家居不仕，还恳皇上念他祖徐懋功是开国功臣，他父孝德复唐有功，召回朝廷，授以一职，正见国恩恤念功臣之后也。且他二子已钦点入翰苑、两榜标名了。”明皇亦准奏。阴封潘氏为芳烈夫人，赐拨公田三千亩，每岁春秋享祭以纪贞烈流芳。又准奏：“念恤开国功臣之后徐芳昭，于先皇即位之初，即告疾旋归，未经起复。朕继接后亦国务纷纷，却忘怀了。此功臣之后，三十余秋。今差官旨下江南，宣调他回朝，保却兵部之职。”陈升喜悦谢恩。

明皇又进封司马瑞随征山寇，汗马战功不小，敕赐河南总兵兼督水陆军务事情，妻徐氏二品夫人，随同赴任。

马英、魏明亦乃开国功臣之后，今复随征山寇有功于国，进封马英为河南归德府参将，妻诰封三品夫人；进封魏明为汝宁府参将，妻诰封三品恭人。

惟唐世外镇大员节度使乃至重文武之职，总握全省军务，至此职无以复加，故梁琼玉虽则征伐剿寇有功，仍不能加职。但厚赏赉赐，每月加俸而已。

当日，封赠各职已毕，赐赏宴筵，君臣共乐一番。宴罢，正要退朝，午朝门皇门官入报奏上：“有一红面道人，自称先皇祖考时谢映登，要求见驾，未知准见否？请陛下定夺。”明皇一想：“先皇祖考时果已久闻谢映登之名，但他入道已久，今来见朕，料必有因。”传旨请见。

一刻，谢仙履步而入，一见帝，稽首曰：“贫道山野人见驾。”帝曰：“大仙师，休得拘礼！尔乃先辈入道之士，久脱世外烟霞，今来见朕，有何赐教指示？”谢仙曰：“贫道山野人，本不敢轻到金銮殿见驾，只陈大人前者得吕仙师赠赐莲子瓶之宝，今已成功，不用此宝矣，且交往吕仙师。故贫道特至金銮殿领回交他。”

陈升闻言，取出香囊，将宝瓶交回。惟明皇不知其故，问及来由，陈升将先师吕纯阳前赐宝瓶、又保性命、脱祸殃，又救活刘芳被知府夹死回生篇云云。帝也惊异：“看不出，一个瓦瓶有此起死回生之妙，并能脱解兵戈之厄，此必仙家妙用之宝！”

看毕，交回。谢仙收入囊中，拜辞圣驾。明皇挽留谢仙，谢仙辞曰：“山野僻性，净归山岛，陛下不必留也。”众臣送出阶下，谢仙向帝一拱手，大袖一展，凌空驾去，冉冉而升。众人多称奇异。得逢一活世仙翁是人人罕见的。

原来，唐明皇平素信重神仙，当日羡慕之，晚年僻性加敬。信史上亦陈及之。

当日，各将士受封之日，各往赴任。但刘芳一连在京等候一月，颜氏回朝，谢过主恩，夫妻父子相会，悲中而喜怀腹子刘松长成五岁之年。

后来，刘、梁、陈三姓联婚，世好结谊，厚爱情深，往来不绝。即司马、魏、马、白、高五人亦不失为通家世好。

此书是刘、陈、梁三贤因灾得贵，书中俱已详结。其时乃玄宗帝唐明皇天宝庚辰二年事迹。即今陈升荐徐芳昭于朝受职诸端，此书也先交代。当此时，与安禄山同时，下书又有续笔，至安禄山叛乱、唐明皇出幸西蜀、复回唐天下，而有郭子仪大功、李光弼为次功。看官欲追此事，不日已有刊行矣。

稽（q，音启）首——古时道士举一手向人行礼，谓稽首。

吕纯阳——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吕洞宾。

争春园

[清]不题撰人 著

第一回 升平桥义侠赠剑

话说汉朝有一世宦，洛阳县人，姓郝，名鸾，字跨凤。他父在日，曾授镇殿将军，母亲吴氏诰命夫人。不料父母双亡，又无兄妹。这郝鸾生得面如重枣，两道浓眉，身長七尺有余，肩宽背阔，勇力过人。若论诗词歌赋，可以成篇；武艺刀枪，件件皆精。生平性格超凡，他父母所留百万家资产业，怎当得他专拿来交天下豪杰。而且济困扶危，挥金如土，不上几年，家资净费。不意房屋又遭天火而焚，家人奴仆各自散去，只有一个老家人相随。思想再造房屋，无有银钱。虽有些相好捐资，郝鸾不肯受人分文。只得与家人住在祠堂之中，每日演习武艺而已。

光阴迅速，不觉一年有余。时至降冬天气，大雪纷纷。适有朋友请至城中，饮酒赏雪，至晚方回。出城归来，那雪更大，风狂迷眼，房舍如银装砌的一般。这郝鸾冒雪而行，刚到升平桥边，上桥行走，耳内听得说卖剑，连叫几声。那郝鸾听了“卖剑”二字，他便住了脚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道者，头戴铁冠，身穿玄色道袍，手捧三口剑。这郝鸾走向道者面前，将手一拱，言道：“道翁手内宝剑，可借与弟子观看否？”那道者把郝鸾上下一看，便说：“壮士，你要看贫道的宝剑么？”郝鸾道：“正是。”道者说：“这大雪纷纷，却怎好看？可去背雪之处，方才好看。”郝鸾道：“此处离舍下不远，请老师到舍下去何如？”道者道：“怎敢造府。”当下二人踏雪到祠堂，见礼坐下。郝鸾问道：“老师仙居何处？宝剑何名？”道者笑言：“贫道游于四方，遍访天下的好汉。贫道姓司马，名傲，别号臬臬子。壮士可是郝跨凤么？”郝鸾闻言，吃惊说道：“弟子眼内无珠，多有得罪。”郝鸾与道者又重见礼坐下。司马傲道：“公子要看贫道的宝剑吗？”遂双手捧着递与郝鸾。郝鸾接过剑来，掣出剑鞘，只见那剑光华夺目，霞彩惊人。遂摘一根头发放在剑口上，便吹一口气。那发即两段，真乃吹毛利刃之宝。三口宝剑，郝鸾一一看过，爱之不尽。言道：“弟子不识，三口宝剑何名？请问仙长指教。”司马傲道：“公子不必相问，只看剑靶上三个字便知其名。”郝鸾复又掣剑出来看，三口剑上，字甚是明白，一名“龙泉剑”，一名“攒鹿剑”，一名“诛虎剑”。看毕，便问道：“请教仙长，每口价银多少？”司马傲道：“每口要紫赤金一千两，也不为多。”郝鸾道：“弟子手内乏钞，买不起，真正得罪，望仙长恕罪。”司马傲道：“公子此言差矣！大丈夫志在四方，怎说‘买不起’三字？贫道看公子尊品，非等闲之辈，日后必有大富大贵之兆。古人说得好：‘宝剑赠与烈士，红粉送与佳人。’若公子有爱剑之心，贫道三口宝剑俱送公子何如？”郝鸾道：“仙长是取笑小生了。”司马傲道：“怎敢取笑公子！但公子终身富贵，俱在此剑上出。只是公子只用一口，那两口另有英雄用他，贫道烦公子访寻好汉，若有比公子强些的，便可赠他，日后做得一番事业。”郝鸾道：“蒙仙师指教，又赠宝剑与弟子，但不知英雄出于何处？”司马傲道：“此处无人，可去河南开封府寻访，那时自然遇见奇异义气之人。但贫道理当奉陪前去才是，奈贫道还有些正事。”言毕，起身就走。

玄色——黑色。

造府——到府上去。造，前往；到。

烈士——古代指有志于建功立业的人。

那郝鸾谢之不尽，又留他不住。那司马傲临别之时，说道：“公子，千万莫负贫道这三口宝剑。”郝鸾点头相应，言道：“弟子谨依师命。”拱手而别。郝鸾见司马傲是个高人，却也不敢违他吩咐，就与老家人商议道：“由此到河南开封府去，路途遥远，盘费全无，怎生去得？”老家人道：“大爷虑得极是。且把今岁过了，到明岁开春时节再作区处，那时待老奴慢慢作法。”郝鸾依言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又到岁暮，除夕已过。正是：

诗曰：

爆竹一声催腊去，梅花几点送春来。

郝鸾过了元宵佳节，又对老家人说：“正月将终，我要行走动身出门，你还是怎样替我作法？”老家人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得与那些受过大爷恩惠的，与他们借些盘费、衣服、行李才好。”郝鸾道：“怎好与他们启齿？”老家人道：“相公不必开言，等我与他们说便了。”郝鸾道：“你可就去请他们来。”

那老家人去不多时，请有四十多位人来，到祠堂中与郝鸾见礼，礼毕，依次坐下。只见众人齐道：“大爷呼唤，有何吩咐？”郝鸾只不开口。老家人在旁说道：“我家大爷请列位到此，并无别事，只因要到河南开封府去。有一亲眷，几年未曾望看，前日有信到此，请大爷前去走走，奈路途遥远，欠缺盘费、行李、衣服。想来想去，并无别处作法。转是老奴思想到列位身上，大家量力帮助，日后加利奉还，所以请列位来一同商议。”那众人道：“我等蒙大爷天高地厚之恩，尚且无以可报。”内有一个说道：“我的父母承大爷多少恩情！”又有一人说道：“我们有了官司，要大爷救出来，大恩未报。”众人又说道：“我们的家私，情愿与大爷分用。”郝鸾道：“列位若出此言，我就当受不起，连帮我盘费不敢领了。”众人见郝鸾如此，便道：“小弟说话，一时唐突，大爷休怪小弟们。”众人又说道：“我们等大爷动身，我等量力而行便了。”郝鸾说：“承列位雅爱，容日自当拜谢。”众人告辞说：“小弟们权且告退，明日即当送上。”郝鸾道：“真真蒙情。”送众人出门，长揖而别。

且说众人到一个僻静所在，共同商议道：“这郝兄是个大丈夫，来日是他出门，况且没有向众人开口说过借贷的话，今日我等大家开了名字，一一凑出程仪。”有送二两的，也有送一两五钱的，也有多少不等，登时写了六十多两银子，还有些人未曾开写，众人各自散去。到次日，总凑一堆，俱到郝家。众人道：“蒙大爷吩咐，小弟们不敢违命。”遂将银子并各人名字开单放在桌上。郝鸾道：“我实不过意，蒙各位厚情。”众人道：“小弟理当奉敬，怎当得此话！”大家朝上一揖，躬身而散。郝鸾的家人把银子单帖收了。次日，还有好些朋友，听见郝鸾要去开封府，齐来帮助。郝鸾一一收了，共有二百多金。叫家人去备了行李、衣服，又雇得几个牲口。郝鸾又谢了众人，择了二月初二日起程。众人备酒与他送行。直到初一日，郝鸾买了三牲，拜辞宗祠。又到坟前，祭辞父母。当晚，用了夜饭，又取几两银子与老家人，又拜托众朋友照看老家人。次日天明，用过早饭，吩咐老家人：“我去之后，用心照应门户，多则半年，少则两三月就回来了。”老家人说：“不须大爷

程仪——指路费。仪，一般指礼物。

三牲——古代祭神用的牛、羊、猪。

吩咐，自然晓得。只是大爷路上须要小心。”便把行李牲口备办成了。郝鸾将银子收在身边，腰中挂了龙泉剑，那两口宝剑，收在行李之内，跨上牲口，主仆洒泪而别，投河南开封府而去。

一路晓行夜宿，非只一日，那日到了河南开封府。进得城来，寻了下处，进了客店，便叫人搬行李进店。小二拿了一壶茶来说：“相公用饭？”郝鸾道：“取来。”小二取了酒饭，郝鸾用过，小二收去，一宵已过。到了次日，郝鸾来到街坊，寻访英雄。虽有几个人，入眼不上。又访几日，并无一人。一日，站在店门口，便问小二道：“这里可有甚热闹所在玩玩吗？”小二道：“相公要玩去，出了西门，不上二里路，有一争春园，里面百花开放，何不去饮酒散闷？”郝鸾闻言，此处却有玩处，便将房门锁上，叫小二看好了房门：“我去去就来。”

郝鸾出了店门，奔争春园而来。一路见玩的人，三三两两而去。郝鸾随了众人，行走有二里多路，远远望见园林，只见挂着一面白粉的招牌，上写“争春园”三个字。内里共三十多座亭台，两边数不尽的楼阁，当中有一小亭，上写“四贤亭”三字，郝鸾便走上亭来。当中放张八仙桌子，八张椅子，郝鸾就在椅上坐下。只见一个书僮扫地，他便放了笤帚，在炉上炮了一盖碗细茶，捧到郝鸾面前，叫声：“爷，请茶。”郝鸾认是园内倒来的茶，一饮而净，将碗放桌子半边。那书僮又到面前：“爷还是吃酒，还是游玩？”郝鸾道：“你问我则甚？”书僮说：“非是小人放肆，这亭子是我家定下的，爷若用酒，请去别处，恐怕我家爷来责罚小的，故此得罪爷。”郝鸾道：“说得有理，少刻就走。”

小僮依旧扫地，不一时那书僮跪到郝鸾面前说道：“家爷来了，请爷速行。”郝鸾因他照会过的，立起身要走。那位长者早已进来，头带金线方巾，身穿大红直缀，足下绫袜珠履，花白胡须，年方六十以下。后随一位书生，头带片玉方巾，身穿天蓝直缀，足下珠履绫袜。后跟二名管家，抬了食盒。那老翁见郝鸾头带红巾抹额，淡红箭衣，麂皮靴子，面如重枣，两道浓眉，气象昂昂，威风凛凛。那老翁爱之不尽，想道：“天下还有这等英雄！”笑嘻嘻拱手上前，说道：“老夫欲与兄一叙。”便到阶前一手挽住郝鸾。郝鸾连忙欠身说：“晚生惊驾，望大人恕罪。”二人到亭子上，见礼坐下。小童献茶。那老翁道：“足下不是开封府人，贵处何方？”郝鸾道：“晚生乃洛阳人氏。”老翁道：“兄是洛阳人，老夫有一相知，兄可认识否？”郝鸾道：“不知大人相知是何人？”老翁道：“老夫相知之人，声名浩大，世人都称他为‘小孟尝’。此人交结四方朋友，名叫郝跨凤。他父在日，曾与我同盟，况又同僚，兄可知否？”郝鸾闻言，道：“小侄郝鸾不识金面，多有得罪。”老翁惊道：“原来是跨凤贤侄！”站起身来重见一礼。郝鸾道：“老伯高姓大名？”老翁道：“姓风名竹，字名山，曾授太常寺少卿，因有病辞职。”又指那书生道：“此是小婿，姓孙名佩，字玉琢，他父亲曾做武昌府，亦与令尊同盟。”郝鸾道：“先父在日，曾向小侄言过，不知老伯今日驾临在此。小侄孤身路远，少来与老伯孙世兄候安聚会。”孙佩道：“真乃幸遇，望兄恕罪。”郝鸾起身，辞别道：“小侄失陪。”风公与孙佩道：“今日幸会，连请也请不至，怎出此言？”郝鸾道：“怎好叨扰？”那风公道：“请坐。”

孟尝——即田文，战国时齐国的贵族，号孟尝君，门下有食客数千。

同僚——旧时称同在一个部门做官的人为同僚。

不上一会，摆下酒席。那风公请郝鸾首坐。郝鸾道：“老伯请上坐，小侄怎敢上坐。”孙佩道：“郝兄是客，家岳是主。哪有主人僭坐之礼？”风公又道：“小婿言之有理。”谦逊一会，郝鸾只得告坐，风公对坐，孙佩横坐。

家人送酒上来，吃了几杯，只见两乘大轿到来，跟随仆妇们，竟奔四贤亭上来。家人向风公道：“夫人小姐到了。”风公道：“请他们往浮山亭去吧，此处有孙姑爷，在此不便。”家人领命，叫那轿子抬到浮山亭，转弯抹角去了。郝鸾道：“小侄有屈老伯母、世妹了，今日礼该拜见，恐其不恭，唐突不便，明日到府去见礼罢。”风公道：“明日少不得过来，奉请到舍下叙谈。”又敬了几杯酒，各谈些闲话。又见孙佩谈些诗文，郝鸾谈些武艺，谈得甚是投机，风公大悦。

正谈得高兴，下面又到了一起人。先一位头带方巾，身穿大红直摆，面麻无须，足穿粉底乌靴。左首一人，面麻有须，儒巾儒服打扮。右首一人，不上三尺，也是一样儒服方巾，后跟有二十多名管家。风公孙佩吃了一惊。不知这人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争春园英雄救人

话说那位公子，同了两个帮闲的，正到园中之时，朝四贤亭一看，低言向二人说道：“老鲍，你看亭子上面，却是老风同了孙佩在此。我大爷正要寻他，今日却好撞见，待我抓他下来，打他一顿，与我大爷出气。”那矮子道：“这却不可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对公子低言道：“门下才听得有人说，他家夫人、小姐也在园内玩耍。大爷可将打手传来，抬一乘小轿伺候抬风小姐。况且那同坐的汉子，却是个精壮之人，此时动手，恐那汉子动气。此刻我们人少，等打手到此，人多势众，不怕那人。再把风小姐抢去，与大爷完姻就是。老风与孙佩告状，门下做个硬保，就到官，官不敢断离。不知大爷意下何如？”公子道：“老石的计策甚好。提起孙佩，夺我婚姻，恨不得食他之肉，方泄我恨。”那姓鲍的说道：“大爷不必性急，少不得处治他。”公子点头，叫家人回府，叫齐打手快来，公子同鲍、石二人，往雪浮亭等去了。

且说风公、孙佩，见三人去了，风公对孙佩说道：“早知遇见此贼，不来到也罢了。”郝鸾看他郎丈二人低言细语，面上失色，有些惧怕之意，便问道：“方才面麻之人是谁？”风公道：“不瞒贤侄说，老夫与他，不知哪世的冤仇。此人姓米名玉，字斌仪。他父乃当朝宰相，名叫米中立。那长汉，姓鲍名成仁。那个矮子，姓石名谈，只因他生得矮小，人人叫他石敢当。我无子侄，只生一女，名栖霞，今年十六岁。虽没天姿国色，却也端正。米斌仪访知小女才貌好，叫鲍成仁、石敢当二人前来做媒。我想米中立是个奸臣，日后有祸，况且他儿子米斌仪，生得丑陋无才，倚他父亲之势，信鲍石二人引诱，所为皆不公不法之事，又强占民间妇女，用强夺人田地，无所不为，无法无天。虽有地方官，不敢拿他。老夫所以不允。他见前月小女许配孙佩，米斌仪闻知，甚是不悦，屡与我翁婿不对。况我年已六旬，小婿书儒，不和他作对，屡屡受他之气。今日来此地，仇人窄路相逢，恐吃他的苦了。”孙佩道：“米家打手甚凶，而且岳母在此不便。”郝鸾听了，怒道：“开封府内，怎容此人！若论别的，不敢领教。若说打字，小侄最喜的。有小侄在此，他也不敢来打。他就是来打，总在小侄身上，不怕他，老伯放心。”风公道：“虽然如此，贤侄如此打得许多人？”郝鸾道：“非是小侄夸口，有名的好汉，也不知见过多少，何况这一般鼠贼！”风公和孙佩见他如此说来，却不好再说惧怕，只愁在心。三人又饮了几杯酒。

且表米府家丁吩咐开园的道：“我家公子，与那四贤亭上风公作对。”店主人听了，叫小二和那些饮酒人说明，今日米公子抢风小姐，打那老风与孙佩。那些人听了，谁敢管事，尽都散了。风公在亭上，见众人纷纷四散，心内着急，又不好催郝鸾动身。那店小二忙忙的收拾碗盏，恐怕打碎。走堂收拾桌椅，小二捧着碗盏往后走。方才转弯，不防有人在此解手，站立身来才把裤子摠好。小二不曾提防这人，将碗撞在地下，油汤油水泼了一身。那汉子说道：“亡八禽的，你家死了人！这等慌忙，油汤浇我一身。”小二一看，吃了一惊。见此人身长九尺，就象钟馗一般，白布扎头，青布箭衣，足下着一双皮靴。小二连忙赔罪道：“小人因米府要抢风小姐，恐其相打，收拾家伙忙了些，多有得罪。碗盏打碎，总是小人晦气。”说毕，拾起碎碗便走。那人挡住道：“你把话说明再走，也不要你赔衣服。若说不明，俺就打死你这狗头。”小二道：“我的爷，莫动气，待我说与你听。我说这开封府姓风的，曾做太常寺少卿，生下一女，十分美貌。有姓米的，他父是朝中宰

相，他公子要与风家求婚，风公不允，将小姐许了孙佩，米家心中不悦。今日那风爷同孙相公，又有一红面人，在四贤亭吃酒玩耍，他夫人、小姐在后亭游玩，米公子看见了，叫许多打手要抢风小姐。我家店主恐怕打碎家伙，故而收拾。爷是外路人，不可在此处，龙蛇混杂，恐有不便，请爷出去吧。”那人道：“天下有这事，你去收拾家伙。”你道那人是谁？乃京都顺天府人，姓鲍名刚，号子英，有个别号“披头太岁。”这人性情粗鲁，他祖父曾留万贯家资，被他尽纳交天下英雄。无心在家，每日闲游闹市，惯打不平之事。那日街上有个坐地虎，叫做王命，父子、叔侄、兄弟九人，专放利债，与人吵闹，遇老鲍性起，打死王家五人，逃到开封府。闻有争春园热闹，进园来游玩饮酒。听了小二之言，心中不忿，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要抢良家女子，俺且看那红面汉子，可能保他翁婿否？”走到四贤亭一看，见郝鸾在那里用酒，如一只猛虎。鲍刚暗想：“此人勇壮，可保二人了，我不必在此，且往浮山亭去保那女眷要紧。”转过弯，只见门后一条门帘子，拿了悄悄的躲在后亭，等米家人抢小姐之时，好动手打他。

且言米公子生性好狠，养一班亡命在家，以为羽党。有十个最狠的，总有别号：

猛似虎的项羽，爬山虎的樊哙。

摸着天的王剪，金头太岁章邯。

银须金刚廉颇，五花蛇的李牧。

黑天王伍明甫，铁头和尚卞庄。

笑面虎白起，有勇无谋袁达。

还有八名好汉，比做恶星：

天将星金白礼，灾害星的卞元。

天力星的方腊，岁杀星李元甫。

官符星的周瑞，吊客星的毛进。

岁寇星的詹常，白虎星邹成文。

这十八条好汉，领头走进，后跟乃三十多人，都到争春园赌胜。到园内雪浮亭上来，见米公子，说道：“大爷呼唤小人等，哪处使用。”石敢当道：“列位，并无别事，只因孙佩占了大爷的亲事，那风竹先受过大爷财礼，有我同鲍兄为媒，后又许孙佩。今日夫人、小姐、风竹、孙佩，俱在此园游玩。列位把小姐抢回府，再辱打孙佩、风竹二贼，事成之后，重重有赏。”那些人道：“风竹如此欺心，古人云：‘一个女儿，吃不得两家茶。’先许大爷，又许孙佩，其情可恶，其理不通。总在我们身上，代与大爷出气。”一个个脱去衣服，穿扎停当。鲍成仁叫小二拿酒饭与众人壮威。那石敢当道：“哪几位到浮山亭去抢小姐，哪几位到四贤亭打孙、风二人？”金白礼道：“我领数人抬轿往浮山亭去。”

此时，园内门已闭了，米公子领一班凶人来打风公、孙佩。风、孙二人看见，如木雕成，目瞪口呆。孙佩说声：“不好！打得来了。”郝鸾见米家打来，想道：“我先夸过口的，如今已打将来，料风、孙二人，必遭毒手，不免乘势打他们一顿，一者保他二人，二者显我武威。”郝鸾向风、孙二人道：“老伯与贤弟莫怕！有我在此。”把头巾按了一按，衣角摁在带内，四下一望，并无帮手之物，挺胸站在亭前，道：“有我在此，谁敢上来。”石敢当道：“红脸的汉子，不识时务，米相爷公子在此，快快下来，免你死罪。”郝鸾道：“哪个叫米斌仪？”米公子听叫他名字，便向前说道：“你这狗头，

敢叫我大爷名字。”郝鸾道：“你这麻狗头，敢在此纵横。”米公子大怒，便挽衣袖上前。郝鸾想：“我不免先下手打他个厉害。”米公子才要打来，郝鸾两条腿如飞风一般，把米公子右手用左手压下，翻上右掌打来。米公子说声“不好！”闪不及，打在腮上，滚将下来。鲍成仁、石敢当二人上前扶起，说道：“大爷站稳，怎么滚下来？”米斌仪连话也说不出，只是乱张嘴。石敢当急道：“快些！快些！大爷下腮被狗头打下来了。”典韦上前用手捧住，往上一凑。半晌，米公子道：“这贱狗头好打呀，哪个代我把狗头抓下来，赏他银两。”有爬山虎樊哙，手持两根锡头棍，上前将手举起打来。郝鸾伸手捏住他的七寸子，举起腿来，往肚子上一脚。樊哙走不及，早已跌倒，两根棍子早被郝鸾拿在手内。项羽等人见樊哙跌倒，心中大怒，一齐上前。郝鸾手起棍落，打得一个个跌下。也有打断脖子的，也有打破头的，哭哭啼啼，哀声不止。鲍成仁又叫人回府再叫些打手来帮打。

且说那十个凶神去抢风小姐，恰恰遇着狠太岁。不知怎样相打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雪浮亭豪杰助阵

话说金白礼等统领多人，个个争光，当头李元甫，一脚将小门踢开，正遇夫人小姐饮酒说话。忽见一汉子把门踢开，仆妇看见，骂道：“此乃女眷之处，你是哪里来的冒失鬼，胆敢进来窥看！”李元甫喝道：“我把你这贱人，如此大胆！”提起拳来，将仆妇一掌打在地下。三十多人，俱往里拥，把个夫人、小姐吓得魂不附体，无处可逃。李元甫把小姐抓住，往外就走。

且说鲍刚听了小二之言，躲在浮山亭后，等了一会，不见动静，好不心焦，便睡着了。耳边听有喧哗之声，方才惊醒。便爬起来，提着门闩急急走出，又见那些人啰唻。那鲍刚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便大喝一声，道：“你这班狗头，谁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！有我在此，谁敢在此动手！”那班打手正高兴之际，忽跑出一个汉子来，吃了一惊，众人问道：“你这汉子，敢来管我们闲事。”鲍刚哪里容得，举起棍子便乱打来。那些打手，先还可撑持，后来没一个敢向前。卞元见势头不好，把小姐抢出来往轿内一推，轿夫即便飞跑去了。风小姐如死的一般，却也不知人事。

且说众人抵挡不住，只得退下去，却不知鲍刚紧紧相随不放。众人跑到米斌仪面前，叫道：“大爷快走，后面那黑汉子赶来了。”又有一人说道：“那小姐已被卞元抢入轿子去了。”话音未了，那鲍刚早已到来，犹如凶神一般。耳边听得人说小姐被卞元抢上轿去了，及到面前，听见米公子说：“风老儿怎请得这狠人在此？”石敢当道：“大爷快快走罢。”那米公子与众人一齐往后面跑去了。郝鸾亦追赶到来，见一个黑汉子。郝鸾对风公道：“老伯还不走，等待何时！”那风公、孙佩、众家人随着郝鸾走来，当面撞着鲍刚，鲍刚便叫道：“红面朋友，俺和你打到这狗男女家去！”郝鸾问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可知抢小姐在哪里？”鲍刚说道：“小姐是米家抢去了。”郝鸾见鲍刚出言吐语，便知他是个有勇无谋之人。便说道：“俺竟不知小姐竟被他们抢去了，我与你将小姐赶回来才好。”鲍刚听说，道：“既如此，俺与你急行快走便了。”郝鸾依言，一同出了园门，向前赶去。风公着家人将夫人抬回府，又命几个家人跟了。那孙佩也着三四个家人跟随。不言风公与家人同回府料理。

且说郝鸾、鲍刚出了园门，一直赶到前面，远远望见一乘小轿，他二人急急赶那轿子。再说米贼家人石敢当、鲍成仁同众打手见小姐的轿子抬动了身，他们就一哄四散走了，只有卞元、金白礼十余人，跟随轿后。看见二人赶来，又抵挡不住，又不敢擅自将小姐的轿子丢下。况在荒野之中，无处躲避，只见前面有所庙宇，众人将轿子抬进去躲避，转弯抹角，急急地抬进，把山门紧紧闭上，指望米府有人来帮助。郝鸾、鲍刚已急急赶上，不见轿子与众人。鲍刚说道：“这庙门关着，想必这贼囚躲在里面。”便抬起腿来，往山门就是一脚。一者那庙年深日久，山门已损坏了！二者鲍刚的力大，只一腿，有千斤之力，那损坏的山门被他踢下来了。众人听见门响，见事不好，只得把轿子丢了，躲往后面，就把后面矮土墙推倒，一个个都跳过墙溜回家去了。

郝鸾、鲍刚进了庙门，往后面寻来，见众人往墙外爬跳，鲍刚拿着门闩赶来。郝鸾见轿子在此，忙把轿帘掀起，见小姐在内，便大叫：“好汉不必赶他，小姐在此。”鲍刚听得风小姐在此，方才转身，口中骂道：“这班打不死的狗头，我鲍爷爷权且饶你们性命，改日再与你们算帐！”便转回身，

与那郝鸾拱拱手问道：“朋友，你与风家是亲否？”郝鸾答道：“并不是亲。不过是一面之交，见此不平之事，所以助力。”转问道：“朋友，你何人？”鲍刚道：“我是个游玩之人，见米家行凶抢风小姐，所以抱个不平，打这班狗头。”郝鸾想到：“此人倒有几分义气，莫非他是司马傲指点于我？此人如此猛勇，也未可知。”正要通姓名，忽有风、孙二家的人到，说道：“方才不是两位爷勇猛，焉能抢得小姐回家？”众人急送小姐回府，风公与夫人见了，拜谢感恩不尽。夫人叫丫头送小姐上楼去。小姐心定，诉说今日在园中披此险害事情，若非郝鸾与那汉同往追转回家，焉得完聚。风公意欲要酬谢他二人，又想：“今日他在孙家住歇，明日我再设宴请他致谢。”

不言风公，再说孙佩，跑到家中，魂不归体，汗水长流，不知岳家好友郝鸾的消息。正在焦躁，忽见随去家人进来禀道：“小人奉相公之命，请了二位爷来，现在门外。”孙佩闻言，即整衣出大门相迎。二位到大厅，见礼坐下。茶罢，孙佩躬身道：“适间若不是二位虎威，险遭毒手，几乎性命不保，就问此位高姓大名，贵处何方？”鲍刚见问，便答道：“是顺天府人氏，姓鲍名刚，字子英，世人见弟粗疏，称号‘披头太岁’。前因本籍见市上有一件不公的事，欺害人民，俺一时起气，打死王家父子叔侄五人，街上没有阻挡拿我，我只得逃走在这一带。不料今日遇了米家行凶，俺见了打抱不平，幸遇此位相帮，方才救回风家小姐，打散众人。又蒙兄雅爱相召，造府不当。”指着郝鸾道：“此位是个义气英雄，不知高姓大名？”郝鸾想：“这鲍刚是个直汉，说话不隐匿己事，倒是个豪爽的汉子。”便回道：“在下洛阳人，姓郝名鸾，字跨凤。”鲍刚听见，大惊，问道：“尊兄莫非就是小孟尝？”郝鸾道：“不过世人乱称，怎么就当得其名。”鲍刚道：“小弟闻兄虎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得会，真天幸也。”孙佩暗想：“谅米家不能开交，不若与郝鲍拜了生死弟兄，养他二人在家，若米府复来寻事，有他二人在此，却也不怕他怎样，待完姻之后，带着岳父岳母家眷同到洛阳，借郝鸾之势。况这鲍刚，又本犯法，逃在此地，亦可同一处避患。”又想：“大丈夫志在四方，功名得意，那时回籍，米家却也把我莫奈何。”便言道：“小弟是个书儒，欲忝在二位兄长名下，结个金兰好友，不知二位兄长可肯提携否？”郝鸾未及开言，鲍刚跳起身来，说：“妙极！妙极！小弟亦有此意，就拜过朋友，也是件美事，又是五伦之内。”郝鸾道：“小弟是个愚夫，怎敢高攀？”孙佩见他二人依允，叫家人捧上饭来，三人共吃完了。吩咐家人，备办三牲、香烛、纸马、元宝，设圣帝位。各叙了年庚、日月。郝鸾是二十五岁，鲍刚是二十岁，孙佩是十九岁。郝鸾在长，鲍刚第二，孙佩第三，各各盟誓，情愿一同生死，永远不负此言。三人拜毕。不一时摆上酒席，三人畅饮不言。

再说米斌仪领一班羽党到府中，米斌仪骂道：“你们这班无用的狗才，那样一个人都打他不过，要你们这班人做什么！”忽见金白礼、卞元跑回府中，呼呼气喘，说：“好不凑巧，小人们抢得风小姐上轿，抬了已到半路，谁料红黑二贼追来，夺回去了。小人们好不着急，无人帮助。”米公子听了此言，越发动气。鲍成仁等却不敢多言，那众打手虽然吃了苦，却不曾伤人。那些被打受伤之人，各归房去医治。那不曾受伤之人，俱低头不敢言语。那

忝（ti n，音舔）——谦辞，表示辱没他人，自己有愧。

金兰——指结拜兄弟。语出《易·系辞上》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；同心之言，其臭（xiù，指气味）如兰。”一般指友情投合。这里是引申义。

石敢当猛然叫：“大爷休得如此纳闷。据门下细细想来，叫做一不做，二不休。依门下主意，再齐些打手与家丁，竟到孙佩家去，把孙佩抢到府中，锁在书房细细拷打，那才可出大爷一口毒气，不知尊意若何？”米公子说：“先日打输了，如今打复仗，谅也不能全胜。”石敢当笑道：“先在争春园有那两个野汉相帮，所以不利，如今难道还有两个人相帮不成？”米斌仪说道：“老石说得甚是，须要个认得孙家的人引路方好。”石敢当道：“门下认得孙家，愿为引路。”米公子道：“今日已晚，你们且歇宿，明日前去便了。”

次日，天还未明，米公子传齐家人、打手，到孙家去。你看那些打手，捆扎的捆扎，吃酒吃饭的吃酒饭，好不高兴。独有鲍成仁奸猾，全不做声。看见石敢当面带晦气色，又有黑色贯顶，双眼泡上带着土色，他这一去不知死活如何，与昨日大不相同。自思自想：“恐凶多吉少，况在禁城之内，撻掇米大爷抢风小姐，不想天理难容，却遇见两个英雄打得大败亏输。今日又撮合大爷打孙佩，这些件件违条犯法，将来不得干休。我不免假装头疼，可避得此祸。”想罢睡在床上，只叫头疼，不能起来。米公子闻听，心中想道：“昨日费了精神，今日头疼，留他在家睡罢。”不一时，打手挽扎停当，共有五十多人。石敢当在前引路，竟奔孙家来了。此一回，有分教，打得孙家七零八落，人离财散，这叫做：“清清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松林内仙长指迷

话说石敢当辞别了米斌仪，领了众人，一路雄纠纠狐假虎威打奔前来，早到孙家门口，说道：“列位，此处是孙家了。你们进去时要勇猛争先，把孙佩抢到府中，自在重赏。”此时孙家大门开着，却不曾提防米家打来。石敢当就进大门，又吩咐道：“恐孙佩逃出去，诸位进来时须把大门关了。”众人依言。

且说郝鸾、鲍刚、孙佩三人饮酒已毕，各自安歇一宵。到了天明，梳洗已毕，忽见家人忙忙跑到面前叫声：“大爷，不好了！祸事到来，今有米府带领多人打来了！”郝鸾道：“哪个米府打来？”家人回道：“就是昨日在争春园抢风小姐的米斌仪家的。”话犹未了，石敢当早已到了阶前，大声叫道：“孙佩你这狗头，躲在哪里？”孙佩闻言，唬得魂不附体。那鲍刚因昨晚用酒多了几杯，还未醒呢。听得家人说米家打来，哪里容得，忙站起身，按不住心头火起，也不开言，走向前来，一把将石敢当抓住，凭空举起，大喝：“你这狗头，可认得太岁爷爷！”石敢当不防他在孙家，一把被他提起，方知是昨日在争春园的黑汉子，便哀求道：“小的们不知爷在此，多有得罪，求爷放了小的，以后再不敢打孙家了。”鲍刚道：“你这狗头，叫做石敢当么！”石敢当道：“这都是别人叫我的。”鲍刚道：“每每看见巷口立着一块石头，上刻‘太山石敢当’，你叫石敢当，毕竟你这狗头是个坚固的，俺把你这颗头在石上撞下，看是如何！”鲍刚见厅上有个石墩，便把石敢当头朝下脚朝上，尽力往石墩上一撞。可怜人头怎比得石头？那时石敢当脑浆花红一齐迸出，一命呜呼死于地下。那些打手见石敢当死在地下，齐声叫道：“不好了！打死人了！”一齐喊声不绝，一拥上前，要捉鲍刚。内中一个家人名唤米兴，有点本力，认定鲍刚打来，鲍刚闪过一边，飞起右脚，照裆踢来，米兴闪不及，早被鲍刚踢倒在地，气又绝了。众人道：“又打死一个了，还不拿他到官，等待何时。”一时有二十多人上前，捉拿孙佩。郝鸾见鲍刚打死二人，被众人围住，正欲上前帮助，又见众人打来，恐孙佩被捉，便把孙佩遮在背后，双拳挡住众人。郝鸾虽然拳棒精通，但人多难挡，况这班人都会打的，顾前顾不得后，早离开几步。内中有个家人眼快，便闪在一边，去捉孙佩，孙佩家人救时，又被米家家人挡住，米家家人一把抓住孙佩，挟在身边往后门去了。郝鸾不见了孙佩，谅孙佩不能脱身，想道：“后去救孙佩，先帮鲍刚打散那班家人。”奋力打去，打得七零八落，哀声不绝。欲往外跑，门又关了。众人道：“总坏在石玉嘴里，只管叫我们关起门来。”众人要命，一齐将门撮开，跑的跑了，跌的跌了。鲍刚赶来，又踢死几个，余者散去。郝鸾回头不见孙佩，只见尸横满地，鲍刚四下里找寻孙佩不表。

却说米家家人将孙佩挟到府中，喊到：“不好了！打死了多少人了！”米公子见把孙佩抢来进府，又听得众人喊叫打死人了，便问道：“打死哪一个？”众人道：“岂知孙佩将昨日两个凶徒留在家下，石相公不曾提防，被黑汉提起脚，头朝下，往石墩上一撞，撞死了。小人见了正要打他，有米兴争先，米兴又被他踢死了。还不知打伤多少人，小人见事不好，先将孙佩抢来。不知打得怎样。”话犹未了，这班被打之人，一一跑回府了。米公子一看，只见众人皆受大伤，有的打断肩膀，有的打破了头，也有的打断了鼻梁骨。一个个呼疼叫痛，血流满地。米公子大惊，就道：“如何这班狠打！”此时鲍成仁听得石敢当已被打死，暗说：“我也算得个相士，我看石敢当面

黑而滞，必死无疑。方才我不曾去，若去了，难免此劫。你自送死，非我不曾去。”想罢起身走出房来。米公子见鲍成仁出来，便道：“石敢当被人打死，这便如何是好。”鲍成仁见众人少了一大半，问：“石玉带了多少人去？”米旺道：“连我与石相公共五十八名。”鲍成仁点数，只二十二名，共打死三十六人。米公子道：“孙佩家藏凶徒，就打死我大爷家多少人，且吊起打他一番出气。”众人正欲动手，鲍成仁说：“不可乱动！若孙佩不曾打伤人命，吊打他一番也不为过；如今他家隐匿凶徒，打死三十六人，理应送官，当堂治罪。若私下打他，到官之时，他就有话说。”米公子道：“老鲍说得有理。”即写了名帖，使家丁送与祥符县去。去不多时，就来了四个公差，便把孙佩带往县前去了。米公子赏了差役。又有石敢当妻子，听得丈夫被人打死，就写了一纸状子，亦到县前投递。那三十五家的苦主，俱到县前告状不表。

且说鲍刚、郝鸾在内寻了孙佩一会，并不见有。孙佩的家人来说，被米家挟去了。郝鸾听了，道：“孙家兄弟被米家抢去了，我今与你去找，若是寻得孙家兄弟，一同避此大难。”与鲍刚一同离了孙家，一路找寻。只听街坊人说道：“孙相公家藏两个大汉，打死了米府多少人，适才四个公差，把孙相公锁在县内去了。”又有人说道：“孙相公是个忠厚之人，受米家气不过，寻两个大汉防身，不意就打死了多少人，如今定要抵命。我们去看看。”说的说，去的去。郝鸾二人听了此言，心中甚苦，也随众人到县前。鲍刚心内要做不怕王法之事，意欲动手，要抢孙佩。郝鸾见他黑脸上怒气冲冲，怕他惹出事来，拍他一下：“兄弟，我们出去望望。”二人竟到寓所，收拾行李。想道：“我若寄了牲口，恐怕孙兄弟怪我，不若舍去了罢。”便与店家说：“这牲口权寄宝店，另日来取，所喂草料，照数补你。”又兑了房钱饭钱与店家，他背了行李，二人悄悄出城去了。不表。

再说风公，次日清晨叫家人拿名帖，去请鲍刚、郝鸾同孙佩姑爷到来。正在打点，忽有孙家家人报道：“今早米家又使石敢当带数十人打到我家，却被昨日那两位打死了许多人，我家大爷被米家抢去送官去了。”风公听了，如同青天打个霹雳一般，大吃一惊，忙叫家人拿银到县里料理不表。又说郝鸾二人，离了城市约有三十余里，见一松林，二人走进松林，塌地坐下。鲍刚道：“大哥，你我如今打死米家多少人，你我虽逃走，却把孙兄弟拿去抵命，心内何忍！也过意不去，必须作个法儿救他才好。”郝鸾道：“孙家兄弟原请你我二人防身降福，谁想反遭祸。若说救他，你我二人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必须寻访个努力的好汉，方可救得。我和你海外天涯，一是访寻高人，英雄前来救他罢。”二人商议了一回，取路前行。行了十余里，忽走到一座黑松林内。只见四处无人，一带都是松林，二人又歇下。忽来了一位道人，上前相见，说道：“公子别来许久，可还认得贫道否？”郝鸾上前，定睛一看，认得是在家时赠剑之人，忙与道人见礼。道人又与鲍刚见礼问：“壮士何名？”鲍刚道：“在下姓鲍名刚，顺天人氏。”道人问：“公子既到开封府，可曾访得英雄否？”郝鸾道：“尚未有人。”遂将如何离家，到开封游玩，遇风公孙佩，有米家抢风小姐，打报不平，遇鲍兄弟相助，今早鲍兄弟与我打了米家人，米家人抢孙佩送县详细说明。接着道：“此时我们想寻高人，相望老师指示。”司马傲叹道：“贫道先前也曾说，此时正在危急。”指着鲍刚道：“此位乃当世英雄，可以赠他宝剑一口。”又在袖内取出柬帖二张，付与郝鸾，道：“你二人可以照帖内行事便了。贫道暂且告别，后会有期。”

言毕竟飘然而去。郝鸾打开柬帖看时，上写四句诗曰：

我今指你迷途路，离了开封往浙行。

口天便是安身处，舟中巧遇异奇人。

郝鸾看完柬帖，说道：“司马傲先生出口成文，他叫我离了开封赴浙江而行，口天便是安身之处，想我母舅姓吴名兰，住在杭州，曾做总兵之职。我今欲投母舅处安身，不知贤弟投奔何处？”鲍刚道：“方才那先生亦有柬帖一张赠我，待弟拆开一观便知端的。”只一看了，有分教，又做一番惊天动地勇猛之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假响马勇劫小姐

话说司马傲先生赠了二人柬帖，郝鸾先自看过。鲍刚也将他自己柬帖展开，上写：“本月十六日，可在湖广道上救风小姐之难，不可有误。”鲍刚看完，不知其意。郝鸾道：“这是高人指点，必有应验。”郝鸾见鲍刚没有盘费，便打开行李，取出白银十两，衣服两套，宝剑一口，名“攒鹿剑”，付与鲍刚说道：“这是银子十两，衣服两套，宝剑一口，送与贤弟，好在路上防身。事成之后，兄弟可到杭州吴经略府中来找我。”鲍刚道：“小弟初会大哥，又忝在教下，怎好收大哥的礼物？”郝鸾道：“贤弟说那里话！况且是司马傲先生指示，愚兄怎敢不遵。”鲍刚只得收了，把剑佩在腰间，将行李卷好，二人洒泪而别，各办各事去了。且自不言，后有交代。

再说开封府祥符县知县是湖广人，姓孙名炎，转是科甲出身，为官甚是贪脏，人都叫他孙剥皮。今日见了这些人命状子，并米斌仪拜帖，立刻传齐人役、仵作来孙家相验。那保甲、四邻人等俱在孙家伺候。不一时，知县也到了，出轿上厅坐下，问道：“禁城之内，如何就有这等大事，打死许多人命？”便叫仵作一一验伤。仵作跪禀道：“石玉是头脸碎碰而死，三十五人皆是足尖踢伤丧命。”又着书吏填了尸单，知县便叫孙家家人买三十六口棺木收殓，贴了封皮。知县回衙，见是人命重案，不敢停留，随即升堂。差人押过孙佩，尸主、四邻、街坊、保作等跪了一堂。知县先叫石玉妻子问供。这石敢当的妻子，姓何，生得有几分美色，时常与米公子有些勾当。今日是鲍成仁教成了口供，便上来哀哀哭道：“求大老爷作主，替小妇人丈夫伸冤。”孙知县道：“你就是石玉的妻子？你丈夫平日做何事业，怎么今被孙佩打死？”何氏哭道：“小妇人的丈夫，平日陪米大爷玩耍，孙佩恨小妇人丈夫不陪他，请了两个大汉，将我丈夫凭空挽至家中，米府众大叔见孙家将丈夫挽去，随后赶去护佑，却被黑汉将我丈夫碰死，红面大汉又将米府大叔打死，求太爷恩典，速拿凶手抵命，以正王法！”说完又哭。知县又叫四邻上来，问道：“孙佩家匿凶手，也非止一日，早晚出入，谅你们知道。”众人回道：“小的们做生理，早去晚回，并未看见，求大爷问孙佩便知。”知县就叫孙佩上来。孙佩到堂，见堂上跪的众人内，并无郝鸾、鲍刚，心中暗喜，难得他二人走了，纵有天大的事情，只我一人抵命就是了。知县喝问道：“你小小年纪，就敢与米府相斗，匿藏外来野棍，打死米府多人，这两个凶手躲在那里？姓甚名谁？从实招来，免受大刑。”孙佩哭道：“小的祖籍书香务本之家，从不结交匪类，每日在家攻书。昨日随了小的岳父，在争春园吃酒。不料米公子领了打手，打小的翁婿二人。不想园内撞出两个大汉，打抱不平，打散众人，救了小的翁婿。小的感他之恩请到家谢他。不想石敢当领众人打到小的家下，那两个大汉见众人打来，彼此乱打，不料就打死了多少人，他二人惧王法走了。小的不曾问姓名，小人情愿偿命，求大爷作主。”知县大怒：“岂有人在家过了一夜，不知姓名之理。情愿偿命，其中必有隐情。不打不招，左右，与我夹起！”两边一声答应，孙佩早已吓得魂不着体，两边不由分说，将孙佩鞋袜拉下夹起来。孙佩昏死在地，半晌方醒，说道：“小的实在不知那两人姓名，小的情愿抵偿，求太爷开恩。”知县说道：“任你招，本县三拷六问，左右与我敲！”孙佩任他敲打，抵死不招。知县见不

仵作——旧时官府中检验命案死尸的人。

招，想：“他不能受刑，若再拷问，倘有疏忽，反为不美。不若叫他画了供，申详上司，看上司如何批发便了。”便问：“孙佩，你果然不知凶手的姓名么？”孙佩道：“小的实不知他二人姓名。”知县命将孙佩上了刑具收监，出了详文，访拿凶手。又向众人说道：“孙佩熬刑，不肯招出两个凶手姓名，本县另自差人缉凶手，尔等且自回去，各安生理，毋得妄动。”众人叩头道：“小人们怎敢妄为。只求太爷追拿凶手以正王法。”知县打点退堂，众人各散。孙知县同师爷商议申详文。忽见米府家人来说道：“要捉拿凶身，封锁孙家门户。”知县因见米斌仪的父亲现任堂堂宰相，怎敢违他？言出计从，即命差人将封皮去盖了。孙家家人各带细软物件四散。

再说风公着人去铺监，禁卒得了重贿，并不难为孙佩。风公将此事与夫人小姐说了，风夫人闻知大哭，小姐含羞苦在心中。风公与夫人商议，道：“我年近六十，只生一女，想寻了个乘龙佳婿，选来选去选中了孙佩，不意有这等风波。若不救孙佩，女儿终身无靠。若要救他，我年老势孤，事在两难，如何是好？”夫人道：“你我年纪共有一百有余，只望年老倚仗女婿，哪知道有此大变，终不然看船到底之理，相公须进京叩阍，方可救孙佩。一则他夫妇团圆，二则你我老来有靠。”风公道：“说得有理。怎奈京都路途遥远，非一日可到，况米斌仪屡屡行凶，如他知我不在家，必来啰唆，我哪里放心得下？必须将你母女二人，寄在别处安身，方才放心可去。”夫人道：“想是极是。只是投奔哪里去好？”风公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我想到别处去，却也放心不下，你二叔前日着人看我，我如今不免将你母女送到湖广兄弟家住下些时方好。”原来风公有一个胞弟，是个秀才。因风公在京做官，家内力单，被米斌仪缠扰不过，搬往湖广襄阳，投他岳父张子仲处安身，却时常往来。所以，风公今日想到他兄弟身上，如在自己家中一样。只是路途遥远，如今只为救他女婿，那顾路途远近。夫人、小姐闻言，心中大喜。风公取历日一看，择本月十三日黄道吉日起身。叫了几人得力家人收拾行李，催备骡轿牲口，又着家人到监中，知照孙佩，送些银子与禁子使用。

只见那些家人忙忙收拾行李，早有人吹风到米斌仪耳内，就与鲍成仁商议道：“我大爷为了风小姐不知费了许多心机，才把孙佩问成死罪在狱，今闻老风择十三日带家眷，往湖广投他兄弟风林。我想他往湖广去了，路阻千山把一个小姑娘竟脱了圈套。”鲍成仁闻言，躬身上前说道：“恭喜大爷。”米公子道：“喜从何来？”鲍成仁道：“非是门下夸口，若是老风稳稳坐在家中，小姐与大爷完姻却是登天之难。如今带了家眷远出，小姐必在其内，此乃天助大爷良缘，如吹灰之易。到是老风失其算矣！”米公子见他说得有理爽快，又动了火，问道：“说得太容易了，你有何计，可以到手？”鲍成仁说：“计策却有一条，要大爷做个响马头儿，才得到手。”米公子道：“我大爷乃宰相公子，如何去做强盗？”鲍成仁笑道：“大爷说差了，不是叫公子做强盗。若是真强盗，莫说大爷不肯做，我们亦不敢做。不过是权做一次，倚大盗之名，方能劫风小姐。”米公子道：“怎样干法？”鲍成仁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大爷领了家丁，扮做响马，出开封府，去城百余里，有一地名叫上道。过了上道就是蒲村，村中共有百十多人家，颇有下处，风公必到那里歇

申详——申报详文。详，旧时公文的一种，用于向上级陈报请示。

叩阍(h n, 音昏)——旧指吏民向皇帝申诉冤屈。叩，敲。阍，宫门。

响马——旧称在路上抢劫财物的盗贼。因抢劫时先放响箭，由此得名。

宿。待他起身之时，截住他的去路，劫了小姐与大爷完姻，有谁知道？”米公子闻言，拍手呵呵大笑：“好计！好计！真是老风失算也！”传齐了家丁、打手，有三十三名，米公子同鲍成仁带了盘费，行李内藏了兵器，到了十二日，预先起程，住在蒲村，着人打探风公消息。不提。

且说风公到了十二日，拜辞了祖先，家中事情托老成管家看守料理。到了十三日五更起身，收拾行李，管家婆扶夫人小姐上了骡轿，跟随三四房妇女也是骡轿，悄悄的出了北门，直奔湖广大路而行。一路行来，天色已晚，前面到了蒲村地方，那掌鞭的对风公道：“天色已晚，请爷在蒲村安歇。若过了此处，前面没有旅店，尽是山林空野。”风公道：“我恨不得一时就到了，方遂我意。今夜有月色，且在此打尖，今晚放个夜路。”掌鞭的说道：“这夜放不得的，路上恐有歹人不便。”风公笑道：“我又不是任满的官府，却不怕他来打劫。”掌鞭的不敢违逆，只得赶入蒲村。大家用了酒饭，喂了牲口，算还了酒饭钱，完了又上大路而行。米家家丁打听明白，前来报道：“小人们打探得明白，方才老风在蒲村用饭，要放夜走。”鲍成仁笑道：“真乃天赐大爷姻缘。”米斌仪便叫家人会了房钱，离了蒲村，到无人之处，俱用颜色涂了面目，白布缠头，手执兵器，赶将下来。风公骑的是骡子，又有家眷骡轿，所以走得慢，米公子骑快马，所以来得快。离了蒲村四十多里，早已赶到。鲍成仁又问探信的家人，说道：“乘骡轿的是风小姐，小人看见，跟随的妇女，俱在店门外下轿的。只有两顶银顶轿，抬在店内方下。”鲍成仁道：“那银顶轿内，定是夫人小姐。”吩咐家丁打手，认定银顶轿抢来。当时就有李成孝一马当先，从风公右手跑去，复兜转马对面照来，早被掌鞭的看破，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，强盗来了！”正是：

将离虎尾黄猫客，又遇丧门吊客星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真英雄冲散强人

话说风公在蒲村打过了尖，放下了夜站，走了四十余里，忽一匹马在面前冲过，复又回来。掌鞭的说道：“不好了，响马来了！”风公惊问道：“你怎么就知道？”掌鞭的说：“方才一匹马右冲过去，左冲转来。这是响马暗号。”话犹未了，左道又是一匹马冲过去了。风公看见，心内大惊，就叫家人把夫人小姐的骡轿攢在当中。只听得放出一板响箭，箭后拥出许多响马。风公见了响马来得势头不好，心中暗想：“我不免上前哀求他便了。”主意已定，纵着牲口上前，叫道：“列位大王在上，我风竹不是客商，也不是任满的赃官，只因避祸过此，没有重资，求大王开一线之恩，放我过去，恩同再造。”铁头和尚姚期上前喝道：“哪里管你什么避患不避患，只要你留下买路钱来，就放了你过去。”风公道：“所有者不过几两银子，几件衣服，大王若要，老汉一一奉上。”姚期道：“连你身上的都要剥下，方才放你过去。”风公又求道：“大王说话差矣！自古道：杀人不净其命，还求大王开恩。”鲍成仁向米公子说：“大王，不必在此，可引几个家人分路去抢小姐要紧，只管在此与他说甚么！”米公子依言，引了四名打手从右首下来。此时，约有二更，皓月当空，如同白昼。那风公家人一齐埋怨老爷，不听好言，一心放夜，果然遇响马，如何是好。小姐听见风公与强盗说话，心内想道：“做响马的不是好人，他怎肯准这情面？”放心不下，挑起轿门往外张看，被米公子在月光之下看见，中间银顶轿现出一个白面佳人，伸头朝外探望。米公子便叫四五个家人说道：“那乘轿内的白面佳人，就是风家的小姐。就有五个家人打马往中一冲，风公家人却被冲散。爬山虎樊哙跳下马来，把风小姐一把拉出轿来，向米公子马前一送。樊哙上马，同米公子一齐加鞭骑马，随后也去了。风公还与响马在前面说话，忽听有人喊道：“宝贝已经到手，你等还不快去，等待何时！”鲍成仁听了此言，便拨马加鞭亦跑去了。不一时，响马散了，并无强人。风公暗喜道：“响马被我片言软语，不劫而去。他真是有宝动手，无宝动止。”正在欢颜悦色，忽然听得妇女人等齐声哭起来。风公闻听，吃了一惊，心想必是响马用计，与我答话，他将后面东西劫去，虽劫去几两银子，也不在我心上，只求合家团圆平安。拨转了牲口，到夫人轿前，听得夫人啼哭，风公道：“夫人不必啼哭，可是响马将衣服银子劫去么？”夫人道：“女儿被强盗劫去了。”说罢，又大哭。风公听了此言，大惊。问道：“女儿怎样被劫去？可曾拿去衣服？”妇女哭禀道：“适才老爷与响马说话，有五匹马冲到轿前，竟把小姐劫去了，并不曾劫去衣服银钱。”风公听了此言，痴了半会。那些家人听见响马去后，方敢出来，跑到风公面前，说道：“小人的本事不佳，不能救护小姐，不知如今响马到哪里去了。”风竹因小姐不见，心如刀割，并不回言，一个个目瞪口呆。

只见松林内跳出一个大汉，手执短棍，头带毡帽，身穿短短的青衣，脚下是踢倒山的皮靴，腰挂一口宝剑。从林内跳出来，口内大叫道：“好混仗，好混仗，怎么失其重托！俺来迟也！”你道这大汉是谁？乃是鲍刚。前日与郝鸾分别，又有司马先生点路，今日在蒲村饮酒吃饭，吃完就在街上找寻，等至更深，潜入松林中，和衣靠在树上，略睡片时，直至此时方醒。猛然想起此事，急急跑出松林，只见大路上有一丛人喧哗。鲍刚提短棍，大叫道：“俺来也！”风公见有喊叫声，又吃了一惊，向家人道：“响马方才退散，断路的又来了。”鲍刚喊道：“你们可是风老爷家眷？”内中有那大胆的答

应：“正是风老的家眷。”鲍刚道：“俺是顺天府的鲍刚。曾在争春园同郝鸾兄打散米府家人，蒙孙兄弟盛情，请我到家中，拜为兄弟。谁知米家又打来，被我碰死了石敢当，又打死数十人，与郝大哥逃进城来，遇着了司马傲先生，指点今日风府家眷在此经过，叫俺在此保护小姐。果应其言，真乃高人也。”风公闻言，下了牲口，与鲍刚见礼，说道：“好汉果然来迟了。”便将方才小姐被劫之事说了一回。鲍刚大叫道：“真真俺误事了，如今强盗往哪里去了？”风公道：“强盗将小女抢往西方去了。”鲍刚道：“谅他们去不远，老爷在此少坐片时，待俺去赶上强人，将小姐夺回，交还老爷便了。”说罢，提着短棍，两脚如飞而去。那风公正在大路上，等鲍刚的回信，只见树林内走出五六个人来，俱是随常打扮，骑着牲口，喊道：“你们可是开封府风竹老爷？”家人答应：“正是。”那六人下了牲口，道：“我们奉司马先生指点，特来迎接风老爷，还有司马先生的柬帖在此，请老爷观看。”风公接过柬帖，家人掌起灯来，风公拆开看时，上写道：

司马臬臬子字奉岐山老先生台下启者：

贫道细论阴阳，数该如此，但令爰遭逢此难，鲍刚只可破贼，未必能救。令爰日后自有相逢之日。令婿该有百日囹圄之难，自有义士救他。屈老生同陈雷等上铁球山安身，湖广不日为患。老先生若不依从，后必有祸，那时悔之晚矣！请自思之。至嘱！至嘱！

风公看毕，想：“前日郝鸾言司马傲赠他三口宝剑，往开封府寻访好汉。方才鲍刚又说，司马傲指点，今日在此救我家眷，此时又是司马傲柬帖，叫我不可到湖广去，若要去，就有灾难。我想那司马先生定是个高人。但不知铁球山是个什么去处，不如依他柬帖而行，料也不能误我。况又说鲍刚只可破贼，不能救我女儿回来。那鲍刚是个直汉，救不回我女儿，定无面见我，我不免由他们去吧。”主意已定，便叫家人抬了骡轿，与陈雷等往铁球山了。后来自有交待。只等到玉蝴蝶三闹开封府之时，共上铁球山，才有交待。后话且自不言。

再说米公子等劫了风小姐，走了二十多里，那鲍成仁猛生一计，对米公子说道：“今晚已三更时分，带到别处去也不便，离此不远有一古庙，名为破佛寺，寺内并无僧道。大爷可将小姐带入寺中，先成亲事。那风小姐明日便塞口难言，待天明雇轿抬回府中。”米公子道：“哪有在寺内成亲之理？岂不有犯神圣。”鲍成仁道：“若不与他成亲，路上恐生其变，不如成其亲事。”公子笑道：“老鲍，我今夜成亲，明日着人重修庙宇便了。”说罢，也到了寺前，下发牲口。家丁忙将毡条铺在地下，将小姐抱入寺中。众打手将寺门关上，站在门口等候。米公子将小姐放在毡条之上。此时风小姐连人事都不知，浑身冰冷。一者受了惊吓，二者在马上耽了一会，犹如死的一般。米公子想道：“费尽了心机抢来，又是个死的，两次抢到手中，不能成亲，想是无缘，不若弃之。”想罢，往外便走。只听得“哎哟”一声，米公子回头看时，见小姐叹气醒来，便立住了脚。那小姐醒来，睁眼看时，不像在骡轿里的模样。米公子上前深深一揖，叫声：“小姐，我米斌仪在此等了多时。”小姐闻言，便立起身来道：“你是何人，焉敢劫我到这里来？我的父母如今还在何处？你好好送我回去，万事干休。如若不依，便鸣官究治。”米公子笑道：“小姐，你说哪里话，自古道：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小生却不是匪类，亦不是下流之人。家父乃当朝宰相，因上年小生屡次求婚，奈令尊大人执意不允，后来将小姐许配孙佩，小生实在不悦。况孙佩隐匿两个凶徒，打死石敢当与小生的家丁三十五人。如今孙佩也问成死罪，只候京详文到时，就要

出决。今闻令尊将小姐带奔湖广，小生同鲍成仁议论，装扮响马，只抢小姐一人，财物等件分毫不动。况今日乃黄道吉日，小生与小姐成就百年大事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风小姐闻言，吃了一惊，大骂道：“你这大胆强盗，弄得我七零八落，我父母被你这贼子算计不过，方才离了开封府，避你之恶，岂知你又假大盗，将我劫来。你做了无法无天之恶事，我风栖霞宁可今夜一死，怎肯失节与你这强徒。”米斌仪道：“小生为了小姐，不知费了多少心机，才得你到手，怎有不成姻缘之理？”说罢，走向前来抱小姐。小姐见米公子前来，便往后退，不想到了墙根顶壁之处，没处回避，骂不绝口。米公子去近身旁，说道：“莫说小姐骂，就是打，小生也不认真。”便仰着脸去向风小姐，说道：“请小姐打小生一顿出出气罢。”小姐此时恨不得一口吞他下肚，方遂心意，见米公子送脸过来叫打，便提起右手，恨了一声，尽力一下，却打着米公子下腮。米公子双手捧着下腮，喊道：“不好了，下腮又打下来了！”你想，这风小姐是个闺中弱女，有何气力，就打得米公子下腮？一者风小姐手戴孙佩行定的八宝嵌珠紫金镯，手起之时，那两只镯落在手腕之下；二者米公子前日在争春园被郝鸾打了一掌，将下腮打下，至今尚未痊愈，今又被风小姐打着旧病，所以下腮打下。但不知小姐可能脱得此难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破佛寺白璧遭险

话说米斌仪将小姐劫至破佛寺，强成亲事，却被风小姐一镞将下腮打下来。公子捧住下腮，哼声不绝。再表鲍刚，提着短棍赶将下来，远望高山有一丛人马，鲍刚大叫道：“响马，你们往哪里走！好好将小姐留下，万事全休。如若不依，叫你这般强盗粉身碎骨！”

且说鲍成仁同众人正在寺门口，听得喊叫，只见大路上如飞的跑来一个大汉，手执短棍，高声喊骂道：“留下风小姐，万事干休！”鲍成仁道：“事已如此，顾不得了，有个大汉来了，快快请大爷上马。”樊哙道：“大爷在里面与风小姐成亲，怎好去。”鲍成仁道：“事已如此，顾不得许多了。”众人一齐将门推开，只见米公子捧着下腮，哼声不止，又见风小姐站在一边。鲍成仁叫道：“大爷！”并不则声，只是乱张口。樊哙道：“旧病发了。”鲍成仁把米公子下腮捧着，往上一凑，米公子才住疼，说道：“你们为甚么事这样慌张？”鲍成仁说：“请公子快快上马趲行，外面大路有个大汉赶来了。”米公子听得此言，便惊得手足无措，只得撇了风小姐，同鲍成仁众人走出了寺门。鲍成仁扶公子上了马，然后一齐上了马，跑下山岗。鲍刚自早已赶到不远，口中骂道：“狗强盗，你们往哪里走，好好将小姐留下！”就放大步赶去，只隔一箭之地。鲍成仁道：“我看此大汉，好象争春园与红面汉子打散众人的黑汉子一般。”那家丁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快拿他送官问罪。”又有个家丁说道：“动不得手，我们今日假扮响马，也不得干净，不若快些走的为妙！”那鲍成仁说道：“动不得！”鲍刚看得明白，况且强人又多，不知小姐在也不在，他只是紧紧赶来。鲍成仁道：“你看那大汉紧紧赶来。我们却怎生是好？”想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有了！此汉子喊叫要留下小姐，若与他说，恐他又不信。若不言明白，又赶来乱打，岂不吃苦？倘若赶到天明，被人看见，反为不美。如今有一计，使他首尾难顾。”就叫家人四散跑开。鲍刚赶了半晌，只见四下皆强徒，要赶东又不是，赶西又不好，想了一会，望见强徒远了。况且鲍刚是步行赶了许多路程，不觉腿又软了。米公子等骑的是快马，已走不见了。鲍刚想：“俺如今救不得风小姐，不如回去罢，随风爷夫人到湖广去罢。”急转身往大路上看时，风爷与夫人却也不见了。鲍刚想道：“他们是等不得先去了。待俺追赶他便了。”

不言鲍刚到湖广找寻。再说米公子，等到天明，陆续进城回府，迳将风小姐丢在破佛寺，且自不言。且说破佛寺东首有一乡村，名仙人乡，内中有个莫家庄，有数十个人家，离破佛寺只隔二里多路。莫家庄内有一破落户，此名叫莫伦，自幼失母，其父鳏居，当年家中稍可过得。年长二十六岁，为人奸猾，赌钱吃酒，无所不为。乡人代他起个浑名“莫上天”。前日与人赌钱，输了十多两银子，又借些典当衣服银子，被人逼得无法。其父莫士玉，虽有几两银子，却不肯代儿还债。莫伦还不过债，想来想去，实是难挨，无可奈何，拿了绳子，赶早到破佛寺前寻短见。方才进得庙门，哭道：“我莫伦生得这样命苦，今日今时，是我断头日子。”此时天色将亮，尚未大明。莫伦正在落地扣绳子，猛然抬头一看，望见大殿有个女子，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我才寻死，就有吊死鬼来了。”便上前，大着胆子道：“你是何人，在此勾我？”且说风小姐见米公子去后，坐在红毡上想了一会，正要起身自缢，

鳏 (guān, 音关) —— 无妻或丧妻。

忽见外面一人进来，头戴一顶破帽，身穿一件破衣，手拿一条绳子，叽叽哭进庙来，又向小姐问是什么鬼。风小姐答道：“我乃是人，你何言我是鬼？”莫伦道：“是人，怎孤身到此处？”小姐道：“奴家乃开封府风竹之女，因被奸人谋害不过，父母带着我投湖广叔父处去安身，不料遇响马，劫至寺中，响马不知被什么人擒去了。望求君子送我回去，父母重逢，恩同再造。”莫伦闻言暗想道：“开封离此三百多里，不两三日就到了，那风老见我送他女儿回去，自然有重赏，还了众人，余下些再赌一场，何必寻死，真是死中得活。”将绳子去了，道：“原来是位小姐，小人失敬了。”又道：“小人家下不远，小人姓莫名孝先，今早到此寻个相知，顺便拢来寺中，却遇贵人。小人不才，愿送小姐回开封府去。”风小姐道：“我却不到开封府去。我父母总到湖广去了。君子若肯送到湖广去，少不得重重相谢。”莫伦道：“小姐既不肯回开封府，小人愿送小姐到湖广便了。请小姐先到舍下住一日，雇个车轿，送小姐到湖广去便了。”此时风小姐在危急之间，欲要同莫伦去，又怕米斌仪找寻；欲要同莫伦去上湖广，又不知莫伦作人何如。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话说小姐站起身来道：“既承君子雅爱，奴家只得造府。”莫伦道：“小姐何出此言？天地世间方便第一，又恐怕怠慢不恭。”说罢又见地下铺着一条红毡，便将红毡卷起拿在手中，与风小姐出了庙门，上了高岗。此时天色微明，莫伦偷眼将小姐一看，吃了一惊，想：“小姐生得如花似玉，不若带他回去强他成亲，不枉人生一世。”又想道：“不好，他若不从，叫喊起来，反为不美。前日有个算命先生，算我今年有千金财运。莫非应在此人身上？”一头想一头走，不觉到了自家门首。将门推开，莫伦将手望他父亲朝外一指。莫士玉是个三教九流之人，早已会意外面有人，便不作声。莫伦道：“此位是开封府风老爷的小姐，被强人劫了在破佛寺内，歹人不知去向。方才儿过寺前，见小姐一人在寺内，便请到家，明日送小姐往湖广。”莫士玉见小姐如九天仙女一般，便道：“原来是风老爷千金，请到寒舍，轻慢恕罪。”言毕，上前打了一恭，说道：“久仰令尊大人。”小姐答礼道：“我因被强人劫了，幸遇令郎救回到府，又允送我到湖广去，与我父母团圆，那时我父母必重重相谢。”莫士玉道：“此去湖广甚远，小儿一路不便，老汉在家没事，一同送小姐，不知小姐意下如何？”小姐道：“既蒙老伯相送，好极。”莫伦就去收拾。一日已过，到晚，莫士玉就将自己的房屋让与小姐安宿，他父子二人一同就在外面地下，将绒毡铺下安歇。

一宿已过，到了次日天明，莫伦父子起来备办早饭，风小姐用过，说道：“昨日蒙老伯恩德，说送我到湖广去，不知老伯几时起身？”莫士玉说道：“不瞒小姐，此处去湖广三千余里，非有两月不能到，约费用五十余金，老汉要想与朋友去借。”小姐暗想：“莫家父子如此贫寒，怎借得许多银子，若我久处此地，恐生不测。我身边却没有银子怎生是好？”想了一会，想别的东西当不起多少银子，不如将孙郎聘我这对金镯，取下当了，早早起程，方好免除后患。就在手上将那八宝嵌珠金镯取下，不觉就伤心起来，眼中流下泪来。暗想：“当初孙郎定我，只望天长地久，永戴此镯，不料祸起萧墙，如今孙郎身隔囹圄，又不知何日得脱此难？今日无奈，只得弃了此镯，待等到了襄阳府，命人来取赎便了。”就把金镯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老伯，我想

萧墙——原义指照壁，后引申为内部，此指家中。

一时难借银子，这对八宝嵌珠金镯是我家亲娘幼年间戴的，不如将此镯去当几十两银子，早早起身。”那莫伦拿在手中，细细地看了一眼。只见上面紫雾腾腾，光华耀目，上面有珍珠二十多颗。莫士玉说：“既如此，老汉只得遵命便了。”便对儿子道：“你可将这金镯拿去，当他五六十两银子回来。”莫伦依言。风小姐又说：“君子，此物只可当，千万不可兑换。”莫伦说道：“我怎敢变卖。”言毕，竟自出门去了。拿着这对金镯，哪里去典当，就三文不值二文的，他就与人家兑换了七十多两银子。换到了手中就还了赌债，又买了几件衣服，备了行李，又寻人写了一章假当票，拿了回来，交与小姐。那小姐哪里认得真假，便收起来。你道这付金镯要等孙佩开封府灾难满了，此金镯仍归小姐。这是后话，再讲那莫士玉一连收拾了三四日，雇了车子，那日方才起程。这风小姐见莫家父子为人老实，却也放心前去，不知竟把风小姐拐骗扬州，卖入烟花寨内。今且按下不提。

再说鲍刚，有勇无谋，冲散了响马，定往寺内去看看小姐，若鲍刚有见识，那小姐怎得落难在奸人之手，流落在烟花之内。后来不知费了许多心机，方能脱得这番磨难。此是后话休提。但不知莫家父子可送风小姐到湖广去与不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紫霞轩赤绳联姻

话说莫家父子雇了车轿，送小姐往湖广襄阳而去，且自不言。再表郝鸾，自从在开封府与鲍刚逃出城来，又得了司马傲柬帖，一路奔往浙江而来，又想到：“司马先生叫我到杭州访得好汉，方可救孙家兄弟，我想杭州是个文风所有，哪里有好汉。”一路上，逢州过县，多住两天，略略寻访。正是晓行夜宿，渴饮饥餐，非止一日。

那日，到了杭州，天色已晚，想道：“我母舅是个好兴头的，若是今晚冒然而去，惹他见怪，不若寻下了寓所，安歇一宵，待天明之时进府也不迟。”又走了几步，只见前面挂着灯笼，上写着“公文下处”。郝鸾走到门首，叫道：“里面有人么？”店小二忙忙走出来应道：“爷可是下店的？”郝鸾道：“正是。”小二道：“请爷上楼安歇。”那郝鸾便把行李交与小二，小二提着行李、灯笼引路。郝鸾进门来，只见柜内坐着一个人，面如蓝靛，发似硃砂，头扎花巾，插着一支金簪。时值三月，天气微热，那人身着青布箭衣，大红裙裤，旁边站着一个小使斟酒与那大汉吃。那汉子见郝鸾，并不起身，昂然坐着。郝鸾见了大怒，思想道：“这狗头无礼。”忍了气，同小二上楼来。小二将行李放下，点了灯火，跑下楼，取了一盆热水，叫道：“请爷洗脸。”郝鸾洗了。小二又拿了一壶茶来，放下了一个破碗。郝鸾见了，就是一肚子恶气。正在不悦，小二又拿了一本号簿、一枝笔，上来问道：“请问爷尊姓大名？哪里人氏？”郝鸾道：“你问我怎的？”小二道：“只是奉上司的行文，开饭店的，来往客商，俱要上号写簿。每月初一十五到县内去点对，恐有来历不明之人。俱要我们干系，故要开姓名住处。”郝鸾见他说得有理，道：“我乃洛阳人，叫做胡士信。”小二也不知其意，写了号簿送付那大汉去了。随即送饭上来。郝鸾看见是糙米饭，一碗韭菜豆腐。郝鸾大怒，骂道：“你个该死的狗娘养的！爷到此处，就该煮白米饭，大鱼大肉好酒与俺吃，难道爷不把钱与你么？”小二笑道：“爷你说差了。东边也有店，西边也有店，那些店才有鱼肉、好酒、白米饭，我店内中只得这样饭菜，到明日算帐之时，只要每天白银一两，那时放你出门。如少一厘，还要补上大钱一文。”郝鸾听了，就将这盆饭菜泼将下来，把小二打了一下。小二被打得疼痛，就跑下楼喊道：“只要你打得过，我去把大爷请来便了。”郝鸾道：“你就将金刚请来看，爷可怕他！”小二跑至面前，禀那蓝面大汉道：“小人被恶汉打伤了，请爷替小人报仇。”那汉问道：“他因何事打你？”小二道：“那人要白米饭、好酒、肥肉、大鱼吃，小人回他我们店中没有，他就大怒起来，将饭食等物泼在地下，将小人脸都打破了，连爷都骂了。”那汉闻言大怒道：“这狗头焉敢如此大胆！”遂走至楼下，骂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野汉，敢在爷的店内打人！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，你敢下来打么？”郝鸾早已知蓝面大汉前来斗骂，便将那腰内丝绦一束，将衣角摠好，挺身立在楼门口，骂道：“你这不知死的狗头！敢上楼来？”那汉道：“你敢下来，算你是个好汉！”郝鸾道：“我便下来，看你怎样？”将扶手用力一搬，搬起，认定那汉打来。那汉侧身躲过，郝鸾乘空跑下楼来，那汉抢上一步，认定郝鸾面上，一拳打来。郝鸾转身让过，举起右手，照那汉头上一下，那汉晃了几晃，翻身跌倒。郝鸾正要赶上再打，那汉摆手道：“大爷不要打，小弟得

罪，爷可是洛阳人？”郝鸾见那汉服软，他便住手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那汉陪笑道：“请爷到后面少叙。”郝鸾说：“你想诱我进去，添些打手么，我也不怕。”说罢就与那汉子走到后面，却是大大的三间房子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摆了许多军器桌椅等物。那汉换了衣服，与郝鸾见礼已毕，问道：“爷尊姓大名，实对弟说，乞爷见教。”郝鸾道：“在下实系洛阳人氏，姓郝，名鸾，字跨凤。”那汉起身说道：“原来是孟尝君，小弟多多得罪。”郝鸾道：“足下姓甚名谁？也要请教。”那汉道：“小弟姓陈，名雷，字电霞，山东东昌府人氏。世人见小弟粗鲁，起下一个绰号叫做‘值年太岁’，不回爷驾到此何事干？”郝鸾道：“因父母双亡，家业凋零，前日母舅着人唤小弟，今日所以到此探望母舅大人。”陈雷道：“令舅大人高姓大名？”郝鸾道：“家母舅曾做经略大元帅之职，因年老告假回家。”陈雷道：“莫非吴甸汉爷爷么？”郝鸾道：“正是。”陈雷道：“小弟久慕吴老爷大名，却未曾会过。”就唤小二取些酒肴，二人开怀畅饮。陈雷道：“只因小弟接了风老爷家眷，上山之后，复到杭州，开饭店为由，访寻好汉是实。”然后各言心事，一宿已过。到了次日早晨，郝鸾起身，洗面已毕，换了衣服，别了陈雷，离了店门，往吴府而来。

一路问来，已到吴府门首，只见大大的一座虎座门楼，对面高大的照壁，八字的墙门，门内并放着两张大懒凳，凳上坐了十几个家丁，真真威武。郝鸾走到门首问道：“这里可是吴老爷府中么？”家丁答道：“正是，你问他怎的？”郝鸾道：“烦你通报一声，说我是洛阳人郝鸾，特来看望你老爷。”内中有个老家人，晓得郝鸾是老爷外甥，却不曾会过，便起身说：“莫非是姑太太的公子么？”郝鸾道：“正是。”众家丁一齐站起来，说道：“小人们不知大爷到来，望乞恕罪。”郝鸾道：“恕你们无罪。”老家丁道：“请公子到厅上少坐片时，待老爷出来再请相见。”那家丁进内一会，出来说道：“老爷请大爷到后堂相见。”郝鸾便走至后堂，只见母舅舅母俱在堂上，便抢步上前，双膝拜倒，说道：“二位大人在上，愚甥拜见。”吴公双手扶起，道：“一路风霜，只行常礼罢。”夫人道：“几年不见，你如今长成大人了。”郝鸾又与表妹见礼，礼毕，坐下说道：“愚甥自幼父母西游，家业凋零，少来问安，望乞恕罪。”夫人道：“自离姑娘之后，叫我日日思想，今日你方到此，你可以不要回去，在我这里也罢了。况且我与你母舅年纪已老，将来无人倚靠，你是外甥，也同儿子一样。”郝鸾点头说：“谨遵严命便了。”叫了妇女捧上茶来，又摆上午饭用过。郝鸾叫家丁至陈雷饭店取行李，当晚饮酒，谈些家常谈话。吴公着人到书房收拾铺设床帐，请郝鸾安歇。

原来吴公夫妇无子，止生一女，小名叫若兰，年方十六岁，尚未婚聘。只因若兰容貌端庄，如花似玉，琴棋书画，件件精通，吟诗答对，事事俱全，那吴公夫妇爱如珍宝。因见若兰才貌双全，求婚的人家也不知其数。那吴公一概不允，要选个才貌双全的乘龙佳婿方可允聘。

那日，吴公与郝鸾正在书房谈些家常之话，忽有家人报道：“常公子、柳公子来了。”吴公道：“请他二人进来。”对郝鸾道：“他二人在外游学，今日方回。只常柳二生颇有才学，旧岁入了黉门。”不一时，常柳二人进来，前面一人，头戴方巾，身穿天蓝直裰，足下朱履，面如傅粉，年纪不足二十。后面一人，头戴武生巾，身穿大绒直裰，亦是朱履绫袜。此二位面貌仿佛，

年纪相同，笑容而进，说道：“老年伯在上，小侄特来叩见。”吴公道：“贤侄一路风霜，行常礼罢。”礼毕便问道：“此位是谁？”吴公答道：“是舍外甥，姓郝名鸾。”常柳二人又与郝鸾见礼，方才坐下。吴公指道：“此位姓常，名让，号叫云仙，乃吏部右侍郎常如春之子。这位姓柳，名绪，号贵之，乃兵部左侍郎柳逢春之子。”

各人谈了一会，只见家丁禀道：“史相公来了。”吴公道：“请进来。”对郝鸾道：“因他自幼在我家来往，如今不好意思阻他。”常让道：“自幼曾与他同窗，幼时还懂礼数。目下随门下客走了几年，习了满口的流言。”柳绪道：“我们正谈得有趣，不知这厌物从何而来。”正说之间，只听得史通从外面叫道：“老伯，小侄史通来也！”郝鸾把史通上下一看，只见他头戴逍遥巾，身穿玄色直摆，朱履绫袜，与柳绪面貌相仿佛。后跟一个门客，头戴鸭嘴巾，身穿天蓝直裰，却也生得不俗。史通见常柳二人，笑道：“原来常柳二兄在此，不知几时来的，就瞒着我先到老伯府上。”柳绪道：“小弟二人才来的，尚未拜府。”史通与吴公见礼，问道：“此位是何人？”常让道：“乃是老伯外甥。”史通亦与郝鸾见礼。那门下客姓刘名栋，亦各见礼，已毕。史通老着脸坐下，说道：“小侄参在老伯教下，非止一日，今日难得常柳二兄在此，况且郝兄又是初会，不论残酒残肴，愿领一杯。”当时与刘栋坐下。

酒至数巡，史通道：“二兄游学在外，可曾访得几个名妓么？”常让道：“小弟寻师访友，习学正事。这些不要紧的闲话，小弟到不知。”史通道：“你二人又来推托了。想是老伯在此，你反装老实。”说道：“小弟到访得一个名妓，生得千娇百媚，若是看她两眼，令人魂消，明日小弟作东，请郝兄与二位同乐一番，有何不可？”郝鸾想道：“母舅之言，果然不谬。这史通真是个不成人的，与他交而无益。”吴公见史通出言不逊，又不好当面说他，便起身道：“我身上有些不快，要去后堂安歇，你们在此少坐片时。”史通大喜道：“既然老伯身子不快，老伯请后堂安歇便了。”史通见吴公去后，便说道：“方才只因老伯在此拘束，不便言其花柳行中妙处。如今老伯进后，待小弟一一奉申。”便一连吃了三杯酒，怎样长，怎样短，一派胡言，说个不了。常柳二生奈烦不住，又不好抢白，说道：“小弟今日方回，却不曾到家。虽是书童先回家去，恐老母在家念望。不便久陪。”史通见他二人告辞，真真扫兴，又不好留他，只得起身散去。郝鸾送他们出府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吴经略奉旨伐寇

话说常让离了吴府，对柳绪说：“我看郝鸾兄倒有十分义气，我等正说得高兴，却被厌物吵掉了。明日我家设个香案，我与你同郝兄结个金兰，不知兄意下如何？”柳绪道：“弟也有此意。须要悄悄地把郝兄请来，瞒着那厌物。”二人计议已定，叫家人如此如此请他，说罢，各回家去了。

再说史通与刘栋吃了几杯酒，真真有情有趣，却被常柳二人告辞打破。出得门来，刘栋道：“大爷可知常柳二人的意思？”史通道：“不知。”刘栋道：“大爷说话，常柳二人愁眉苦脸，两人丢眼色，出门之时，又同家人唧唧啾啾的说话。”

史通道：“他们为何厌起我来？”刘栋道：“门下谅那常柳二人明日必请郝兄饮酒，大爷与门下再去闹他一闹。”史通说：“说的有理，明日定要去走走。”

再说郝鸾见常柳着人相请，便来告禀吴公说：“常柳二人着家人相请，愚甥明日要到他家饮酒，不知母舅意下如何？”吴公道：“若是常柳二人请你，你可自去，下次不必告我。但史通那个畜生，不可同他来往。”郝鸾道：“谨领严命。”当晚吴公设宴在后堂，与夫人郝鸾同饮。饮酒之间谈论些家务，又说道：“老夫只生你表妹一人，为她择婿费了多少心机，只有常柳二生中我之意。柳绪已有岳家，常让尚未聘定，我意欲将你表妹许他，却无人作伐。幸得你来，可以从中说合。”郝鸾道：“常让果有才学，明日愚甥与柳绪从中说合便了。”郝鸾辞了吴公、夫人，回书房安歇。

次日天明，常柳二人悄悄着人来请，郝鸾便取了几件新衣服，带着家丁往常府而来。到了常府，家丁通报，柳绪先到，二人出来迎接，到大厅见礼，已毕，坐下。茶罢，常柳二人笑谢道：“昨承兄与老伯雅爱。”郝鸾道：“肴饌不恭，何劳称谢。”常让道：“非怪小弟唐突，怎奈史通忒厌，所以得罪。”柳绪道：“小弟欲斗胆忝在教下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郝鸾道：“弟乃山野愚夫，既蒙雅爱，敢不从命！”常柳二生见郝鸾允了，心中大喜，叫家人摆上香案，叙了年庚，郝鸾居长，常让第二，柳绪第三，三人焚香发誓，愿同生死。拜毕起来，郝鸾又到后堂见常夫人。常让道：“今日本该请郝兄大厅饮酒才是，惟恐厌物寻来不便，不若请郝兄到紫霞轩叙谈。”郝鸾与常柳二生走进轩来，一看，是一个小小的花园，倒有无数的奇花异果。当下三人坐定，家人摆下酒肴。饮了一会，郝鸾道：“今日幸会二位贤弟，实乃天幸。我意欲烦柳贤弟代舍表妹作个月老，与常贤弟结亲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柳绪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”常让道：“小弟焉敢高攀。”柳绪道：“仁兄不必推辞，待明日小弟同郝兄面会年伯，一言为定。”三人正在说话，门公进来禀道：“史相公同刘相公来了。”常让道：“这厮怎访得这样确，你怎样回他的？”门公道：“史相公问老奴：‘你相公可在家？’老奴回他：‘在家。’史相公又问：‘郝相公柳相公可在这里？’老奴回他：‘都在此。’”常让大怒：“你这老奴才，该回他不在家才是。”语言未了，只见史通同刘栋外面走进，大叫道：“小弟有甚么不是之处？三位兄就不携带顽顽，亏我会找。”常让道：“非是小弟今日不来相请，只因郝兄偶然光降，小弟不过平常小饮，并

作伐——作媒。语出《诗经·伐柯》：“伐柯如何？匪斧不克。取妻如何？匪媒不得”。意思是伐削斧柄要靠斧子，取妻要靠媒人。后来就把做媒称为“伐柯”、“作伐”、“执柯”。

非待客之礼，故此不敢奉请，得罪！”史通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到是小弟闯席了。”又向郝鸾道：“另日舍下还要恭候。”说罢坐下，家人添了杯筷，史通也不则声，就吃个不歇。那郝鸾柳绪心中十分厌他。

史通一连饮了十多杯，方才落盏，说道：“郝兄从河南来，尚未游过西湖，明日小弟作东，将杭州有名妓女带入舟中来游玩西湖，做乐一番，有何不可。”郝鸾道：“俺是出外之人，不喜名妓，喜的是英雄。”史通道：“郝兄之言差矣。自古道：‘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，’恐见了妖娆妇女，就不是这等说了。”郝鸾将脸一沉，低头不答。常让见郝鸾不爽快，自己又不便止住史通的口。柳绪不耐烦便说：“史兄莫怪小弟多言，今日蒙常兄雅爱，你我都是书香一脉，理当讲些文才，况郝兄是忠直的豪杰，兄饮酒只饮酒，何必讲那忘八事情。”史通听了大怒，道：“谁是忘八，我同你世交，因何骂我？同你上明伦堂说理。”常让见史通发怒，恐弄出事来，说道：“史兄不必动气，柳兄非是骂你。”史通道：“他骂我是王八，兄怎言不是骂我。”常让道：“适才兄言花街柳巷之事，柳兄方才不曾分辨得清。圣人云：‘一日宿娼，忘其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，故为忘八。’史兄不要错怪人。”史通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太唐突了些。”刘栋道：“大爷休怪柳相公，还是大爷唐突了些。”史通道：“据你说是我唐突了，小弟得罪柳兄，罚我三杯，算我赔理。”就一连吃了三杯。郝鸾见史通不成文，便起身说道：“恐我母舅、舅母悬望，另日再谢罢。”说毕起身出席。常柳二人道：“请兄再饮几杯，怎么这样匆匆而行？”史通道：“郝兄想是厌我，故此回府。”郝鸾道：“岂有此理。”当下五人出了大门，一拱而散。郝鸾自回关府，常柳二人闷闷不乐。

且说史通同刘栋回到自己书房，史通说道：“老刘，今日他三人实实厌我，你有何法叫他与我和好。”刘栋道：“据门下看来，常柳二人是懦夫，郝鸾是一匹夫小人，大爷何必与他们来往。”史通道：“说得有理，他三人不过朝夕饮酒玩耍，我同你日日去闹他，看却怎生奈何你我？”

不言史通，再说柳绪次日到吴府说亲，吴公大喜。常让择日行了聘礼。一日，吴公与郝鸾、常柳在书房闲谈，忽有人来报道：“启老爷，今有圣旨到来，召老爷高升，城内文武各官在北新关等候老爷开读圣旨。”吴公吃了一惊：“圣旨来召我，却为何事呢？况老夫久居林下，想我又无过犯，这却为何？”常柳二生也慌作一堆。郝鸾道：“母舅不必惊慌，到北新关接旨再作道理。”吴公进内与夫人小姐说知，换了朝服，带了家丁，郝鸾三人亦随行。至北新关，文武官员欠身说：“候大人多时了。”吴公便上亭来，只见亭上摆列香案，不一时，钦差到来，立在上面，吴公执笏朝上拜了二十四拜，文武官员俱俯伏。诏曰：

“朕闻安邦定国，皆武臣之力，文臣之才也。今有登莱等处，海寇犯界，民不能安，诸将莫敌。朕思卿可当此任，钦封经略大元帅，加兵部侍郎，提调松镇人马，统领大军五十万，即日征伐海寇，俟有功班师之日，另行升赏。尔其钦哉！”

当时读罢圣旨，吴公山呼万岁，谢恩已毕，钦差即奉过兵符帅印，递与吴公。吴公接了，将圣旨供案上，就与钦差各官见礼已毕，然后叙爵次坐下。献茶毕，钦差又对吴公说道：“此是圣上的隆恩浩荡。老先生即要起程，提兵征寇。不日得胜班师，足见老先生大功。”吴公说道：“老夫年已六旬开

外，今蒙圣恩，敢不尽心为国？所奈事未清楚，三日之后言能起程，一者大人未侯，二者家中料理料理。”便先差家将吴龙领了令箭，飞奔松江，调兵二十五万，在西路等候；又差家将吴豹，领枝令箭到京口，调兵二十五万，会合松江人马，亦在西路等候。二人领令前去不言。

再说文武官员参见吴公已毕，请钦差大人到公馆安歇，吴公告别回府。郝鸾接着，大喜，夫人小姐一齐上前施礼。小姐道：“恭喜爹爹荣升。”吴公道：“虽是如此，怎奈为父的老朽不堪，只恐这几块老骨头抛在他乡。”夫人道：“一者靠皇上洪恩，二者仗老爷虎威，此去定然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”小姐道：“爹爹自幼身为将帅，不知临过多少大阵，何况一海寇呢？”吴公道：“三日后起程。”当晚，吴公与郝鸾、夫人、小姐后堂饮酒，说道：“我今征寇，有贤甥在此，却也放心，只是不放心史通。你却不知，从前史德明原与我相好，因他拜在米相门下，我就不与他往来，闹了几场，告病归家。史通假言父命，烦府县为媒，要娶你表妹，我推辞不允，他就怀恨在心。如今远出，贤甥依我三事方无他变：第一件，不可与史通往来；第二件，早着常生迎亲；第三件，你舅母年老，无人侍奉，你可娶一房妻室，看管家园，照料你舅母一世，我就死也瞑目了。”言罢，不觉掉下泪来。夫人小姐亦悲伤不止。郝鸾道：“愚甥谨依严命，大人不必牵念，表妹过门之后，家中料理明白，愚甥亦来登州，帮助母舅成功，班师回朝，共享荣华。”吴公道：“你亦将门之后，应该出力皇家。”各自悲伤，不能饮酒，收了席面。

次日，吴公备礼送了钦差，常柳二生备了酒席送到。常生上前施礼道：“恭喜岳父荣征，小婿不才，特备酌筵与大人饯行。”吴公说：“多承贤婿。”柳生上前恭喜道：“小侄礼当明日恭敬，恐伯父大人明日五鼓起马，故同常兄特来饯行。”说罢，与常让各各奉杯。那些亲戚朋友，俱来恭贺饯行，吴公一概辞谢。饮到日暮，二生别去。吴公回到后堂，命随征家丁，收拾军器、匹马等件，又备了香烛，拜别祖先，然后吩咐夫人、小姐一番。次日五鼓，三声炮响，吴公起马，带了四十多家将，乘马出城去了。文武官员送至十里长亭，告别而回。郝鸾同常、柳二生，送五十余里方才告别。钦差回京复旨去了。吴公西路会合两路大兵，共征海寇去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常公子邀友游湖

话说郝鸾与常、柳二生，送了吴公，回进城中，他三人朝夕不离。虽然吴公吩咐郝鸾叫常家娶亲，一时哪里来得及。府中大小事俱是郝鸾掌管。史通与刘栋常来顽耍，虽然郝鸾与常柳二人厌他，那史通单要来闹他们。

一日，柳绪道：“老伯去了半月有余，府中事体俱已料理明白，许久不与郝兄畅饮，小弟欲与郝兄一饮，怎奈史通惹厌不过，如之奈何？”常让道：“郝兄到此三月有余，尚未游过西湖，明日小弟作东，请郝鸾兄到湖心亭玩赏，一者避那厌物，二者尽我们的情兴，岂不美哉！”柳绪笑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”郝鸾道：“蒙二位贤弟雅爱，愚兄遵命，明日贤弟先在湖心亭等我，我随后就来。那厌物才不知道。”三人正在言谈之间，忽见家人来报。郝鸾心中一愁，常柳便往后走。家人说：“不是史相公，是那开饭店的陈爷。”郝鸾道：“快请他进来。”对常柳二人说道：“这姓陈的很有义气，明日可约他同游西湖。”这陈雷因那日见郝鸾武艺精通，是个豪杰之人，屡屡要见郝鸾，因吴公在府，不敢引见，暗地来往几次。今见吴公远征，故来相望。郝鸾请他进厅。常柳二生见他生得凶猛，吃了一惊。陈雷道：“小弟少来问候，兄长恕罪。”郝鸾道：“贤弟驾临，愚兄不曾迎接，亦要恕罪。”陈雷又问：“此二位是谁？”郝鸾一一说了。陈雷道：“原来是两位公子，小弟失敬了。”二人见礼，礼毕坐下。郝鸾道：“明日常柳二位贤弟，请我游玩西湖，贤弟若闲，同去游玩如何？”陈雷道：“小弟乃山野之夫，怎陪得二位公子？”常柳二人道：“陈兄乃当世英雄，小弟们乃书儒之辈，郝兄每称陈兄义侠，正欲投启相请，今幸驾临，真乃天赐奇逢。”陈雷道：“既蒙二位公子不弃，小弟领教便了。”郝鸾吩咐家人办酒，四人畅饮，至黄昏方才散。次日，常让叫了船只，着人悄悄的请柳绪、陈雷登舟，先到湖心亭，叫店家备酒席等候郝鸾。

再说郝鸾在家，料理些家务，与夫人言明，带了书童，出了城门，雇船往湖心亭来。约有巳牌时候，只见游人不绝。人称杭州西湖，天下第一胜景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正想之间，忽见对面摇来一只小船，中舱坐一人，面前摆列肴馔，一个大碗，一壶酒，独自斟饮。郝鸾定睛一看，吃了一惊。你道那人怎生模样打扮：

相貌希奇，眉中长带杀气；胸藏侠义，腹中单爱英雄。虎眼金睛光闪烁，行黑暗，如同白昼。鹤膝猿背，腾身快似风轮。济困扶危，所仗者鸡鸣狗盗；诛奸除恶，不让那聂政专诸。独坐舱中如虎踞，犷眉狰目似凶神。只因奸党迷真性，降下台垣地撼星。

郝鸾见那人生得奇形怪状，满面杀气，两眼如紫靛。更那人亦看郝鸾，生得面如重枣，两道浓眉。两人对看多时，睛也不转，不觉两船早已擦过。郝鸾见那人生得异相，便叫：“梢公，与我把船摇回去。”梢公不敢不回，只得把船摇回奔湖岸而来。郝鸾意欲赶上那人细看一番，问其所居姓名。不意那船亦依旧摇回，那人立在船头上，郝鸾亦出舱站在外面，对面擦过。离了半里，郝鸾道：“梢公，我不回岸了，还到湖心亭。”梢公道：“方才行到半湖之中，相公叫摇回来，这会又要摇到湖心亭去，相公如何作戏？”郝鸾道：“你要不埋怨我，我多与你几分银子。”梢公便将船往湖心船摇了来。郝鸾想：“那船上汉子生得如此异相，必是英雄之士。他见我起来看他，他

亦如此看我，其中必有缘故。”想了一会司马傲柬帖言：“若要救孙佩，必得异奇人。”叫人离开封往浙，吴字岂不是“口天”？如今已应信。“舟中巧遇异奇人”，莫非应在此人身上？正想之间，听那船的梢公叫道：“进禄官，你往哪里去？”原来跟郝鸾的两个书童，一个叫进禄，一个叫爵禄。见有人叫他，抬起头来，一看，笑道：“我说是谁，原来是张叔叔！我同大爷往湖心亭去玩。”说罢两船依旧擦身而过。郝鸾问进禄道：“那个船家可认得他吗？”进禄道：“小人认得，他上年曾在府中的。”郝鸾道：“站在船头去的人，你可认得？”进禄道：“小人认不得。”郝鸾也就罢了。坐在船头，想起心事：鲍刚不知去向，孙佩又不知好歹如何。正想之间，不觉已到湖心亭，郝鸾只得上岸。那常让三人，起身来迎接，道：“小弟们等候多时了。”郝鸾道：“有事羁身，故而来迟。”众人上了亭子，坐下。小二摆下酒肴，四人畅饮不言。

且说郝鸾在舟中遇过那人，乃是本城人氏，姓马名俊，字兴昌，绰号“电光目”；因他身轻会跳，世人又叫他“玉蝴蝶”。自幼父母双亡，虽然遗下产业，怎当他结交天下好汉，不觉一贫如洗。忽一日，来一位道人，对马俊说道：“贫道此来传你法术，偷盗大户人家不义之财。一来与壮士权为度日，二来见贫困之家可周济他家银钱，也是好事，不知壮士可能允否？”马俊想了一会：“我不免权且依他，看他有何法术传我。”便说道：“老师指示，敢不从命！”道人在马俊耳旁说了一会。马俊心灵，一一记在心中。拜谢道人，道人竟自去了。马俊得了这个方式，当夜就试验，一些也不费力气，得了银两，周济贫人，人都念他是个好汉。今日无事，雇了船到湖心亭来游玩，方才见郝鸾。心内想道：“杭州城里也不知见过了多少好汉，不曾见过这红面的好汉，此人必非杭州人，定是他乡好汉。适才他两眼看我，似有相怜之意，可惜未问一言。”遂问梢公说：“方才说话小使你可认得么？”梢公道：“小人认得，就是前月奉旨征海寇的吴老爷府中的。”马俊道：“那红脸人是府中何人？”梢公道：“他是吴老爷的外甥。”马俊道：“你可晓得他姓名？”船家道：“此人大有名望。他父曾做镇殿将军，如今父母双亡。他挥金如土，将家业败尽。他姓郝名鸾，字跨凤，世人称他孟尝君。乃洛阳人，文武全才，来到此处，本城好汉尽去请教，他连一个也不中意。”马俊想道：“呀！常闻朋友说洛阳郝鸾，是个好汉，今日相逢，果然如此。我若是日里去会他，恐他不知我的本事，不免今晚三更前去会他，他方知我有手段。”主意已定，船已到岸，把了船钱，上岸去了。不言。

再说史通，因刘栋已时还未来，史通闷了，一人走出，到柳绪门首，问道：“你家相公哪里去了？”门公道：“常相公请去。”史通又跑到常家门首，问道：“柳相公来否？”门公道：“未来。”史通不信，四处寻了，并无一个人影。想：“定去吴府了。”又到吴府来，来到得吴府门首，也不问门公，竟自走进花园，东张西望，并无一个人影，坐在书房床上，不觉困倦睡着了。

且说小姐身边贴身丫头名叫秋香，至园中见一生酣睡，想道：“常姑爷到西湖游玩，怎么此时还睡在此，难道不曾去么？”细一观，面貌不差。想道：“姑娘过门，定把我陪送。姑爷生得人物风流，若能收我为侧室，不枉人生一世，今日园内无人，不免进去看看，倘若遇机缘，将就结识他，岂不

稳当？”主意已定，走进书房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昧理谋奸身受辱

话说秋香走进书房，把采的花放在桌上，就伸手在史通面上轻轻打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读书人不念书，反在这里打盹。”史通正在朦胧之时，被秋香打醒，惊出一身汗来，说道：“是谁打我？”秋香再定睛一看，见是史通，往外便走。史通乃是个色中恶鬼，见秋香有几分人才，便上前拦住笑道：“小生在此打盹，既蒙姐姐将小生打醒，必有下顾之意。况且园内无人，真乃天缘凑巧。”秋香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我见相公睡在几上，恐我大爷回来，故请相公醒来，因何口出不逊。”史通笑道：“这是姐姐见爱小生，非是小生强逼。”说毕上前，一把抱定秋香。秋香道：“快放手！不放手我就喊叫。”史通如何肯听。秋香便心生一计道：“我出来好一会了，恐小姐着人寻我，况今夜大爷不回，待晚间伏侍小姐之后，我先到书房等你，或是相公先到这里等我，那时，暗里无知觉，岂不为美？”史通说：“这是你哄我的话！”秋香道：“我既有心于你，怎肯戏言。”史通收手，秋香挣脱去了。

史通出了花园，欢欢喜喜地回家。路上，撞见刘栋。刘栋叫道：“大爷，从哪里来？我哪里不寻到。”史通因私事不肯说真话，故意将眉头一皱，说到：“这几日方才空闲，不意都中来了几个朋友，被他霸留住了不放，是我苦苦告辞回来走走，约他晚间再会。我却辞他不过。”刘栋道：“大爷说差了。自古道：‘故人相见，喜上眉梢。’大爷可带门下谈讲谈讲，自然有趣。”史通道：“若是你我平素相交之人，倒不说他了。那几个人总是几个书呆子，不喜帮闲，只喜读书、作词、咏诗、作对，我也不喜欢与他们相交，若你去时他们总要罪加于我，另日慢慢的带你去便了。我今日却还有点小事，改日再同你去走走罢。”刘栋见史通如此回他，却又不肯再言，只得暂别。刘栋竟自到别处赌钱场上去了。这史通三言两语将刘栋支开了。回家到书房，用过午饭，太阳过山，又一溜烟跑到吴府，来到花园，进了书房来，等到黄昏，不见秋香出来。堪堪等有一更时分，也不见来，又无月色，书房黑洞洞并无灯烛，不觉身子倦了，伏在几上睡着了。不言。

且说郝鸾船到城边，已是一更时分。郝鸾道：“三位不必回去，且到舍下吃茶。”陈雷与常柳三人来到吴府，书童执灯到书房，忽听书房内呼声如雷。柳绪道：“何人在此睡着？”书童将灯一照，常让笑道：“你看那厌物好没体面，得不着我们酒吃，就在此老老实实等呢”郝鸾见是史通，便用手摇他肩笑道：“史兄少睡醒来罢。”史通正做相思梦，猛然惊醒，把郝鸾一把抱住，亲了一个嘴道：“姐姐真信人也。”郝鸾怒将起来，举起右手，照史通脸上打了一下，打得史通耳内轰轰的乱响，跌倒在一边，猛然睁眼一看，见是郝常柳三个，还有一个大汉，唬得他目瞪口呆，不敢开口。郝鸾骂道：“小弟平日不曾与这狗头有半句戏言，因何亲起我的嘴来？”史通道：“小弟一时唐突，望兄恕罪。”常让道：“那有平白亲起人的嘴来之礼？”柳绪道：“他还说‘姐姐真信人也’，必要送官究治方可。”陈雷道：“不要送官，私下打他一顿，不怕他不招。”郝鸾道：“我哪有工夫打这狗头，叫家丁打他便了。”书童跑到外面，叫了家丁进来，家丁道：“大爷唤小人们有何吩咐？”柳绪道：“史通黑夜入花园，非奸即盗，打这狗头，叫他招出。”家丁奉命，个个手执短棍，不由分说，往上一拥，把个史通攢倒在地，轮流敲打，打得遍身皆伤。史通叫苦连天，说道：“我招了。”常柳二人止住家丁，说道：“且不要打，况史通是个世交，也不要他招，放他去罢。”郝鸾

上前道：“列位贤弟，此言差矣！岂有不招而放之礼？他明日又生出别样话来，反说我们的不是。”史通无奈，只得招道：“小弟因日里找寻三位不见，就在此闲坐打盹。忽有个丫环秋香将小弟打醒，约我今晚在此相等，不期撞着三位仁兄，除此并无别事，望兄恕罪。”郝鸾道：“秋香可曾来？”史通道：“秋香并没有出来。”郝鸾道：“秋香是丫环之辈，你也不该勾引她。况舅舅待你不薄，又是你家老年伯，既容你往来，你反起邪念，其罪难免。”史通道：“小弟一时被秋香哄诱，所以该死。从此再也不敢到此了。”陈雷道：“虽是如此说，其理不当。”常让柳绪道：“史通是一时迷性，所以做这些畜生的事。念他平日无罪，饶了他罢。”郝鸾道：“虽是二位仁兄讨饶，叫这狗头吃了大粪，我就饶他。”柳绪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就叫家丁取了些大粪来，拿了一个破碗盛了，便把史通抱将起来，朝他脸上浇去。史通用双手将嘴遮住。常让见史通如此的光景，吩咐家丁不要把粪浇他，让他得空溜了。那史通见众人松了些，乘空跑出去了。众家丁虚张声势，吆吆喝喝。郝鸾气得面如土色，立在门首不动。

且说史通跑到家中，众家丁见他满身臭味难挡，只得取了衣服净水与他洗过了脸，换过衣服坐下。家丁见他身上有伤，便取了酒来。史通饮了几杯酒，却又满身疼痛难禁，想到：“秋香这个贱人，害得我好苦也。”又想到：“我黑夜闯入人家，其实是我不是，就是打骂也不为过。只恨这些小畜生怎的叫那狗头拿大粪浇我，我怎肯与他干休。倘若明日将此事传将出去，与外头人知道了，我有何颜面在杭州城往来。我如今不免到五更时分起身，进京到父亲任上去住下，慢慢地用计谋算这班畜生，以报此仇便了。”正是：“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”就吩咐家丁收拾行李，雇了牲口，明日五更就要起身进京。众家丁足足忙了一夜，将到四更时分，辞别了母亲，等开城门，竟往京都去了。后来史德明听信儿子史通的言语，就害柳公与常家，生出多少唇舌，皆因今日拿粪浇他的缘故。此话休提，后来自有交代。那刘栋次日听见史通进了京，犹如失群的孤雁，又不曾做过生意，平日是嫖赌逍遥，好吃好穿，哪里受的这般苦楚。只得将房子变卖，又问亲友借了几两银子，带着浑家，也进京投奔史通去了。

且说郝鸾站在花园门首，性气未消，只见东首黑地里蓦地跳出一个大汉来，到郝鸾眼前，双膝跪下，说道：“求郝大爷救命！”郝鸾吃了一惊，定睛把大汉一看，见他面如黑漆，两道浓眉，背阔肩宽，头戴栗色毡帽，身穿短短的青衣，年纪有二十余岁。郝鸾道：“好汉请起，我郝鸾乃是一个愚人，你有什么冤屈，我怎生救得你的性命？”那汉子起身哀求道：“一言难尽。求大爷台驾到小弟寓所，一一奉申。”郝鸾想到：“我从来不曾与他会面，他怎的倒认得我？我若不去，他还说我惧他。”便叫家丁掌了灯，又叫家丁对那三位相公说声“我去去就来”，随即就同那汉子出了花园门去了。不知此汉子请郝鸾去做什么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仗义医疮遇异人

话说郝鸾同着那大汉走了半里之地，到了一个寓所。只听得有人大叫：“痛杀我也！”郝鸾四处一望，并无人影，这一声喊叫，如雷鸣一般。那汉子请郝鸾坐下，纳头便拜。郝鸾用手挽起道：“足下尊姓大名？贵处哪里？因何晓得我的名姓？足下有何冤屈？请教明谕。”那汉子起身谢过，说道：“小弟系东昌府人氏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只生我愚弟兄二人。咱姓周，名龙，只因咱面黑，人都叫小弟为‘铁判官’。咱的哥子叫周顺，因他面红，别号叫做‘火判官’。前月离了山东，寻访朋友，行到此处。咱的哥子肚皮下偶然害了一个大疮，不能医治。有碗口大，亦有口耳眼鼻。那些大夫俱说是人面疮，都不下药。小弟前日在乡村寻访名医，偶然遇着一个道人，他说道：‘凡有可知奇难异病，早来遇我，错过难逢。’小弟听见，就去求他，把哥子所害之病告诉与他。那道人说道：‘贫道这疮倒会医，药饵倒有，只是差一样引子，却不能医治。’小弟就十分哀求，他又说道：‘世人晓得叫人面疮，我却知是百日疮，若过了百日，其人必死。我出家人方便为本，与你说罢。城内有一吴府，如今奉旨出去征讨的就是他家。某日晚间，你可在他家花园门首，等候一红面爷就是。他是洛阳人，姓郝名鸾字跨凤。你可求他一口龙泉宝剑为引，可以立刻全愈。’小弟在此门首等大爷有两天，今日才得相遇。”郝鸾道：“剑却有，只有无药怎生医治？”周龙道：“那道人已将药饵交付与我，又有一个帖儿，大爷照帖取用。”郝鸾道：“那道者如此神通，但不知是何名号？”周龙道：“小弟曾问过他的名姓，那道人复姓司马，名傲，别号臬臬子。”郝鸾闻言，惊讶道：“原来是司马先生，真乃高仙也！”便叫家丁回去取剑，又将柬帖展开一看，中间写得明白，就叫周龙快取炭火，又取阴阳瓦来，将药和得不干不湿。又叫周龙扶起他哥哥来。郝鸾方进房，看见两张铺上卧着一个大汉，约有丈余，果然面红。圆眼双睁，头大如斗。郝鸾道：“好个汉子！”遂将那药料搽在疮上，只让出疮上那张嘴在外。不一时，家丁取来宝剑。郝鸾叫家丁把火拿到周顺房中，把剑掣出鞘来，金光耀眼。即将剑尖插在火中。不一刻，那剑尖金光灼灼，通红的拿在手中，认着那疮的口内插将下去。听得“喀喳”一声响，其臭味难当。只听得周顺大叫一声：“快哉！快哉！”呼呼地睡去。忽见疮面霎时落下，犹如鬼脸一般。周龙见哥哥疮好，感谢不尽。郝鸾见周氏兄弟倒是两个豪杰，欲有结交之意，一时不便说出。郝鸾道：“你可将这疮疤明日埋了。”周龙道：“晓得。”郝鸾又问道：“你的贵友姓甚名谁？”周龙道：“此人亦是同乡，姓陈名雷，绰号值年太岁。”郝鸾笑道：“陈雷如今现在我花园内，今日不便，明日同令兄到我园中与陈雷兄相会便了。”周龙道：“原来陈雷在大爷府中，明日咱与哥子到府叩谢大爷，再与陈兄相会便了。”郝鸾道：“今日夜深，暂别兄长，明日再会罢。”叫家丁掌了灯，携了剑，出了店门。周龙道：“寓中多有得罪，感谢不尽。”送郝鸾出了店门。回到店中，见周顺呼呼睡着，又见郝鸾如此豪杰，心中大喜；又知陈雷的下落。收拾了物件，息了炭火，也自安睡不提。却道司马傲，既然用药，因何用剑为引？不过借此提拔出一班英雄相聚之意，要他们意气相投之故耳。

且说郝鸾回到家中，陈雷与常柳二生都来问那汉子的缘故。郝鸾便把医疮一事一一说明。陈雷听见，说道：“周顺弟兄自幼与咱相交，在山东也算他两个好汉。不意他兄弟们前来寻我。”郝鸾道：“我已约他明日到此相会。”

陈雷大喜。时已三更，常、柳、陈三位又吃了几杯茶，说道：“小弟们要告辞了。”郝鸾还欲留他三人。他们立起身来，坚意要行。郝鸾便叫家丁掌灯，送他们出门。三人各自回家不提。

先前传唤家丁打史通，又浇粪等事，此时夫人小姐俱已知道，把秋香吊打了一顿。又听得郝鸾被个不认得的人请去，夫人忧疑不定。忽见郝鸾回来，赶至后堂见夫人，知这秋香是小姐房内丫环，不便说长道短，只得含糊说了几句，又把周顺害人面疮的事说了一遍。夫人小姐各称奇异。

郝鸾回到书房坐下，因受了史通的气，一时睡不着，先叫小童去睡了。他自己秉烛独坐，想起史通做出这样事来，好不气闷。又想起孙佩受那圈套之苦，不知鲍刚哪里去了，不觉得伤心起来。又想到：“司马傲有如此神算，怎么偏偏的不应前言，叫我哪里去寻访异人？倒是今日船上遇见的那个人可以算得奇人，却不知他的姓名。虽然陈雷周龙周顺生得相貌魁伟，未必能救得孙佩。”想到此处，不觉的烦恼难熬，便弹剑作歌道：

怒气冲霄汉，心事儿向谁谈？恨不平且把匣中宝剑弹。俺也曾钓西风渭水寒，俺怎肯束手告人难。何一日见青天，作一番吐气扬眉，那时节方显男儿汉。

西江月词

歌毕，将剑入鞘。只听得门响声音，郝鸾凝神道：“好似有人推门的一般。”话言未了，又是一推。郝鸾是个好汉，其心不惧，便问道：“是谁？”又没人答应，想道：“敢是我心神不定，不然是树叶儿被风吹落打的门响？”忽又听得指头在门上弹了两下。郝鸾道：“敢是花园门不曾关，走进歹人来了？”就掣宝剑在手，开了房门，跳将出来，四下一望，并无人影。想到：“这又奇了，分明是个人，如何出来就不见了？”正沉吟之时，只见花架下站着一个人，却是一个做贼的打扮。郝鸾大喝道：“大胆的贼子，敢来讨死吗？不要走，吃俺一剑！”便仗剑奔那人。那人将身子一转，呼的一声，早已跳上屋去了。郝鸾见那贼纵上屋去了，反而吃了一惊，往后退了几步，拿剑指着骂道：“你这个剁万刀的贼子，快快下来，免得俺取箭来射你。”那人道：“郝兄休得恶口伤人，你方才想找，我来又拿剑唬我。”郝鸾定睛把那人看，好似在船上会见的那人，便问道：“你可是在船上游西湖的吗？”那人道：“然也。”郝鸾道：“你夜晚到此园中，敢是来窃取衣物么？”那人笑道：“非也。我闻你的大名，人说你是洛阳好汉，我特来会你。”郝鸾想到：“这个人能黑夜上屋，如登平地，必有手段，不免哄他下来，试试他的本事如何，或救得孙佩也未可知。”便说道：“你既来会我，因何鬼头鬼脑的，且请下来见礼。”那人道：“我试试你的胆量如何，你可把手中宝剑去了，我就下来。”郝鸾笑道：“大丈夫怎肯暗里伤人？”那人笑道：“我却不怕。”便从屋上轻轻地跳下来，并无一点响声。郝鸾暗暗称奇，便请那人到书房。二人见礼坐下，幸喜有茶。郝鸾奉茶问道：“足下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？怎生认得我的？”那人道：“因日间在西湖偶见台驾英豪气相，况又久慕大名，因此特来拜谒。在下本城人氏，姓马名俊，字子昌。实不相瞒，父母在日，所遗薄产微末；后来父母双亡，结交四方豪杰，所以家业萧条。偶遇一个道者，传了小弟轻身之法，做了那不要本钱的买卖，将取来之物周济穷困人家。人见小弟身轻，起我一个别号叫‘玉蝴蝶’，又见我二目有光，又叫我‘电光目’。”郝鸾听了，想到：“原来是个贼，我堂堂一个大丈夫，怎与贼结交，岂不惹天下英雄取笑么？”马俊见郝鸾沉思，便笑道：“小弟是做这勾当，再不被人所擒。前年芜湖知县，姓魏名雷，贪赃不堪，酷刑无比，一县

中人，无不怨恨。小弟那日访得知县谒见上司，被小弟在半途中轻轻杀了，替万民除害。这是一件为民除害事。旧岁嘉兴府知府，姓董名士弘，因城内有一劣官，姓马名叫自英，因他好色，人都叫他为‘色仑儿’，强占人家妻女。偶有一人姓扈名庠，他的妻子有几分姿色，那马自英就算计他，谋他妻为妾，无计可施。马自英串人勾引扈庠到家中，又拿住扈庠，说他是贼，到他家来偷窃的，将银钱送与知府，要将他妻子准折偷去的贼赃。知府就将扈庠拿去，用刑拷打，就将妻子硬断准折贼赃。怎奈扈庠死也不招。那时小弟知道如此情由，走到扈家对他妻子说道如此救你丈夫。扈庠妻子柴氏满口依允，只要丈夫见面便了，况且马自英还着人看守。到得二更时分，小弟轻身去到马家，竟把扈庠劫了回来。又替他换了衣服，叫他躲在避静之处。又到扈家与柴氏说知，左近放起一把火来，惊得四处纷纷的乱跑。乘着火势把柴氏带出来，与他丈夫相见，又助他盘费，送他出境，他依旧回福建去了。那马自英被小弟连放了五六次火，烧得他一贫如洗。知府又被我劫了几次库银，叫他赔过不休。小弟虽是个贼，没要紧的事我却不做。”那郝鸾听了他一番言语，心中甚是惊惧，想：“马俊所做的事，可以救得孙佩如反掌耳，司马傲之言莫非应在此人身上？”便开言说道：“马兄如此仗义，我郝鸾有眼不识泰山，望乞恕罪。”马俊道：“小弟乃是下罪之人，承兄抬爱，切莫见弃。”郝鸾道：“明日有几位山东朋友相会，屈兄明日在此一会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马俊笑道：“敢不从命。奈我才从屋上而来，恐被尊使看见，反为不美。待明日走大门而进，才是个道理。”郝鸾道：“仁兄所言极是。但此门户俱已关闭，如何是好？”马俊道：“不妨。小弟从哪里来，还从哪里去就是。”言毕，起身要走。郝鸾道：“仁兄休要失信。”马俊道：“不必叮咛。”出了书房，将身子一纵，上了房屋，将手一拱：“小弟去也！”霎时就不见了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聚义赠剑说冤枉

话说那郝鸾见马俊纵上了屋就不见了，呆了半晌，想到：“我郝鸾虽有本事，却不及他。”当便进了书房安歇。

到了次日天明，书僮取水进房，郝鸾净面，用过早膳，只见常让、柳绪同陈雷走进书房，说道：“昨日史通这畜生好胡说！”郝鸾道：“幸蒙诸兄在彼，便宜了那狗头。”忽见门公走进来禀道：“有周顺弟兄二人特来向大爷叩头。”郝鸾道：“请进。”话言未了，外面走进二人，当先一人头戴棕帽，身穿天青箭衣，果然象个好汉。四人迎进堂来，周顺问道：“哪一位是郝爷？”郝鸾道：“在下就是郝鸾。”周顺纳头便拜，谢道：“夜来多感大爷活命之恩。如不遇大爷的台驾，已作故人也。”郝鸾扶起周顺。周龙也上前来拜谢。众人各各上前见礼，礼毕，坐下，问过姓名。陈雷道：“仁兄既到杭州，怎不到小弟店内居住，反在别的下处居住？”周顺道：“前月闻得贤弟自南而来，所以同舍弟前来投奔。不意偶害毒疮，舍弟一时访不出来。昨日晚间若不是郝大爷言及贤弟的下落，又要费咱的心机。”郝鸾见周顺身体虽然长大，却举止动静有些呆气，正是“大汉不呆真宝贝”。茶罢，就想起马俊怎不来。又只见门公拿着个红全帖进来，禀道：“外面有一个马相公前来拜访。”郝鸾接着帖子看时，上写“通家弟马俊拜。”郝鸾看毕，对众人说道：“这个姓马的最有义气，必须要前去迎接。”众人迎出大门口，只见马俊头戴一顶扎巾，身穿件肉红色的直摆，朱履绫袜，手拿一柄未曾写面的金扇。常柳二生见了暗笑道：“你看此人文不文，武不武，一团的假斯文。”马俊进了书房，各各见礼，礼毕坐下，茶罢，通过姓名。常让想道：“此人进了门，两眼东张西望，不象个正人君子，定是个匪类之徒，非贼即盗。”马俊故意说道：“小弟出外多时，昨日方回。闻兄在此，少来拜见，望乞恕罪。”郝鸾道：“小弟事情颇多，不知尊府住处，故而少候。”当时众人又说了些闲话。郝鸾对众人道：“我郝鸾生在洛阳，今到杭州探亲，幸遇列位，义同骨肉。况周陈三位俱住山东，看来岂非天缘凑合？据弟愚意，欲与诸兄结为金兰之好，不知诸兄意下如何？”陈雷等道：“小弟们是下贱之人，怎敢与大爷结盟？”马俊道：“义气相投，结拜是极妙的，何必推逊？”郝鸾大喜道：“倒是马贤弟说得爽快。”便叫家人备了香烛。郝鸾道：“我还有两个兄弟不在此处，不若望名结拜，不知列位可依？”马俊道：“既是仁兄的好友，拜在同名何妨？”当时叙起年庚，郝鸾居长。常柳二生却不过郝鸾的情分，只得依从。柳绪写了盟书，依次开了众人姓名，上写道：

第一郝鸾字跨凤系洛阳人氏

第二周顺字伟然系山东人氏

第三马俊字子昌系杭州人氏

第四鲍刚字子英系北直人氏

第五陈雷字电霆系山东人氏

第六常让字云仙系杭州人氏

第七周龙字杰然系山东人氏

第八柳绪字贵芝系杭州人氏

第九孙佩字玉环系开封人氏

开写明白。不一时众人摆上香烛，各人拜过神圣，发誓已毕，收过香案，用过午饭，即便摆上酒筵，叙了席位坐下，俱是开怀畅饮。酒过了半晌，郝鸾

猛然想起鲍刚、孙佩，不由得眉头紧蹙，闷上心来。周顺便问道：“今日蒙兄长雅爱，理应兄弟欢聚一堂才是。怎么兄倒长眉双锁，莫非有甚事关心？”马俊道：“敢是恨与小弟们结义么？”郝鸾道：“非也。愚兄虽是与贤弟们聚义有趣之至矣，怎奈我想起孙鲍二人的苦处，我虽在此欢乐，其心伤悲不尽。”言毕，泪如雨下。马俊道：“终有相会之期，何必忧虑？”郝鸾又道：“鲍刚往湖广去了，四个月不见消息，这还可以放心。只是不知孙佩如何生死，故此虑他。”马俊道：“孙贤弟无非在家读书做买卖，仁兄何出此言？”郝鸾道：“量无人救得他，说也无用。”马俊生平性躁，忙起身来说道：“孙佩既与俺们拜过，便是骨肉的弟兄，仁兄何以欲言又忍，不以心腹说之？哪里算得个弟兄？”郝鸾道：“兄弟们怎么不是心腹？只因孙佩身陷囹圄，遭奸人的圈套，命在旦夕，哪里有偷天换日的手段，救得出来？”周顺道：“马贤弟是个性快的人，仁兄可说明孙佩被何人所害，倘若小弟们做得来，也未可知。”马俊说道：“兄长说来，我马俊若是救不出来孙佩，誓不為人。”郝鸾听了，即将闹争春园，打米公子前后说了一遍，急得马俊暴躁如雷，说道：“世上有这样庸劣的人，小弟不才，情愿不避汤火，到开封府走这一遭。若不救出孙佩，不杀那米斌仪这贼子，乃万世的匹夫。”郝鸾道：“贤弟莫非戏言？”马俊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郝鸾道：“不知贤弟几时动身？”马俊道：“要走就是今日，若是迟延时日，非为弟兄。只差一个帮手，不知哪位贤弟与我走走？”言还未了，周顺应声道：“咱与你去。”马俊道：“若是二哥同去，愈发好了。”当时马俊起身说：“今日权且告别，多则两月，少则月余，必带孙佩到此相会。”那陈雷见马俊如此性急，恐不能成事，便说道：“马仁兄不要性急，闻得开封府乃繁华之地，必有守府参军镇守城池。如今孙佩身陷重地，非同小可。待我回到山寨，邀请他二十个兄弟，同心合胆劫取，方保无事。仁兄须当三思。”陈雷言毕，常柳二人听了此言，愈发心焦，暗地里埋怨郝鸾说道：“大哥怎与响马强盗结交？后来不知怎样结局。”只见马俊笑道：“此时俱是自家兄弟，何必隐瞒？但黑夜里勾当，是兄弟做熟了的，虑他做甚么？但我马俊平昔言不及齿，要去就去。”郝鸾不好催他，只是点头说是；又见马俊如此着急，哪里肯停一刻？一时气性急躁，立刻就要起身。郝鸾见马俊真心实意，便想道：“看来周顺周龙陈雷非真侠士，倒是马俊如此义气，不若赠他一口宝剑。今若当众人赠他，恐他三人着恼。”便把马俊扯到书房中，低低的说道：“我看贤弟乃真侠士。当日司马傲赠了愚兄三口宝剑，叫我转赠义士，前日赠鲍刚的乃是‘攒鹿’剑，今贤弟到开封府去无物件，故将此‘诛虎’剑赠与贤弟防身。”马俊接住，掣出看时，果然光华耀目，便入了鞘，藏入衣袖里面，出来说道：“小弟换了衣服就来起身。”言毕，竟自去了。常让对郝鸾说道：“马子昌此去，怎样救得孙佩？况劫狱犯禁的事，仁兄除不止他，反纵他，何也？”郝鸾说道：“贤弟不知马子昌的本事，此去无妨，不必忧虑。”不一时，只见马俊换了长行的衣服，腰佩宝剑，与众人作别说道：“兄等高坐杭城，小弟就此拜别。”朝上作了一揖，众人还礼，郝鸾与众人叮咛了一番，携着周顺往外就去。众人送出大门，将手一拱，放开脚步，竟自去了。

且说马俊与周顺出了城门，周顺道：“咱与贤弟匆匆而行，却忘记了行李盘费，却怎么处？”马俊道：“不难，总在小弟身上。”二人说说行行，不觉的走了五十余里，到得个乡镇上。马俊取出银子，买了一床铺盖，打过了尖，依然赶行。若是缺少盘费，马俊就在富豪之家量意取些。这一路上过

得丰丰足足的。

在路上非止一日，到了开封，日色将落，急急的赶进城门，找寻客店。马俊周顺从不曾到过，路头不熟，寻了半会，来到一条大巷，巷内走出一个老者。马俊上前问道：“借问老丈一声，此处可有旅店？”那老者提着灯笼，将马俊看了几眼，说道：“转弯头一家就是旅店。”马俊周顺谢了一声，走不多远，果见一个灯笼，上写“公文下处”。马俊走到门首，问道：“里面有人么？”只见里面走出个人来，将马俊看了几看，说道：“爷们是下店的么？”周顺道：“正是。”小二道：“请进来。”马俊叫小二接了行李，来到后面一看，却是两间大大的厅房，一连四五进平房，两进大楼。马俊到了那三进住下，房屋虽多，却没有人。小二取了两盆水，二人洗面已毕，小二问：“爷们是自家起火，还是叫小二奉膳？”马俊道：“俺们不会起火，一总是你的。俺如今同你说明就是，我弟兄二人日间三餐，晚间的酒肴，连房钱，与你一两银子一天。”小二听见说一两银子一天，心中大喜道：“凭爷赏赐，小人怎敢争多，只是还不够些，请爷添些才好。”马俊道：“只要你吃饭吃酒的肴馔洁净些，再加上二钱一天罢了。”小二道：“既是爷们慷慨，小人不敢再言。”马俊道：“今晚不用你的物件，烦你替俺买办，少不得与你些饭钱。”便取出一锭银子交与小二道：“这块银子与俺备办夜宵，一锭银子算明日的房钱，所多的算今晚的火钱，快快备来。”小二接了银子，欢天喜地跑到前面，与店主说明。那店主叫做武乾震，听小二之言，想到：“天下哪有这等失算之人。”就把银子收下，叫小二买了熟菜，又宰了一只鸡，叫妻子在厨房烧煮，武乾震就慢慢地走到后面，与马俊周顺见过礼，说了些情面话。不多时小二捧上饭来。不知什么酒饭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施计放火盗人头

话说店小二捧上夜饭，二人用毕，小二收拾家伙去了。过了一会，方才捧过酒来，摆在桌上。周顺上坐，马俊对坐，小二斟酒。二人饮了数巡，马俊问小二道：“你家有这房子，因何没有人下店？”小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这房子原是孙相公府中的，原先此处要算我这个下处为第一，终日里忙不开。只因今春孙相公是他岳父请到争春园饮酒，不知何事，与本城米相府的公子闹起来，偶有红面大汉，把米府家丁打散。又有个黑面汉子，帮助那红脸汉子，打得米府家丁无处躲奔。不知怎样的那两个大汉又到孙相公府中吃酒，米府有个石相公领了许多人前去报仇，那个石相公，却被黑汉撞死了，又踢死三十五人。两个汉子竟自逃去了。可怜把个懦弱的孙相公苦打成招，问成死罪，在秋后处决。被他家打死的共有三十多人，总停在孙府厅上，不敢掩埋。只因那些冤鬼作怪，下店之客，说我家离他家不远，恐怕遇鬼。”马俊听了，方知孙佩住在此地。又问：“如今孙家，可有甚么人？”小二说：“他家人的那些妇人丫环家人小子散了，只有两个老管家，住在房后。此房赁与我家开下处，每日靠我们店中付食米过活。”马俊道：“如此这孙相公在哪里？”小二道：“孙相公在县衙门内牢里，前日，他家人去监内看孙相公，回来说：‘监内牢瘟，人尽睡倒。’如今罪人提去府监，只怕我公子不得生。”马俊道：“监内难道无医调治吗？”小二说：“监内虽有大夫，总是些不中用的，若请我们这里有名的罗大夫下监，不出几天就都好了。”马俊问：“那罗大夫他有这样好手段，本县太爷如何不发他下狱医治罪人？”小二道：“县太爷贪赃极盛，每日饮酒取乐，哪里管到这些闲事？”马俊又问：“这罗大夫住在何处？离此可远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小二道：“不远。一直向东走，有个招牌，上写‘罗辉庵大小方脉’。”小二又取两壶酒放下，说道：“爷若要酒，喊小人一声就送来。”言毕去了。马俊对周顺说：“我与兄长兴兴头头的来，原指望救孙佩，不意他又病在监内。纵然救他出来，又不能行走，也是枉然，这怎好回去见郝大哥？”周顺道：“这却不妨，就说孙佩身染重病，如何救得？”马俊说：“况无凭据，他们不信。”眉头一蹙，计上心来，须得要如此，方可为妙。欲与周顺说知，恐他害怕，待行事之时，打发他回去，主意已定。小二来收碗筷，依马俊之言，又拿两壶酒来。马俊叫小二把中门关了，又取水来洗脸。马俊问道：“府衙门在哪里？”小二道：“在前街便是。”说罢，小二去了。二人又饮几杯，马俊说：“仁兄在此少坐，待三弟走走就来。”周顺道：“更深夜晚往哪里去？若有事，天明去罢。”马俊道：“仁兄不要管我，我就去就来。”便在行李内不知取了甚么东西，放在腰内。又换了衣服，对周顺道：“若小二取东西，切不可开门。”言毕，到天井内，将腰一弯，轻轻纵上屋去了。周顺暗想：“这马俊鬼头鬼脑的，黑夜出去，不定会弄出事来。”不说周顺着惊。再说马俊在屋上沿街行了一会，不知府衙门。正在找寻之间，闻听得更鼓梆子声，过了十数间房子。只见前面隐隐有些灯光，他就在屋上伏下身子。举目一望，只见前面一个高大的照壁，画得花花绿绿，却看不明白。又见高高的大府门，门前挂着纱灯，上写“开封府正堂”五个大字，约有十几个巡更的更役，手执军器，左右巡逻。马俊暗想：“此处正是知府衙门。”便轻轻纵过仪门，看见西首又有高

赁（lìn，音吝）——租借。

大墙垣，放有许多荆棘。暗想：“此处定是牢狱所在。”里面巡更的更役时刻往来，不能下手。马俊乘空时落下，四处里一望，并无一个起火之物。走到狱神堂中，只见神龕旁堆得二、三十个柴草，还有些破坏的家伙堆在上面。马俊想：“就在此处放火，天从人愿，况狱神前就有现成的灯火。”就拿一把柴草，放起火来。不觉的就呼呼的烧起来了。马俊离了狱神庙，依旧上屋，竟自回寓所去了。

再说狱堂失火，巡逻的更役打水连忙向前救火。惊得狱卒忙开牢门，罪人往外乱跑。幸得东西两边门关好，不曾走脱一犯。衙役忙跑到后堂，禀知知府。知府吃了一惊，忙出堂看时，只见火热凶猛。知府跌足道：“倘若烧死重犯，本府如何回得上司？有负朝庭四品之职。这都是狱卒不小心，故而失火烧起。”这知府乃湖广人氏，姓雷名震，乃乙未科第十二名进士出身，为官清正，不准情面，不贪民财，人称他“雷青天”。此时雷老爷见火甚大，心内着急，后次见火势微了，方才放心进去。知府问道：“可曾烧了民房？”差役禀道：“只烧了牢狱，不曾烧了民房。”门役又禀道：“人犯一名不少，点名过了。”就将值日狱卒责打三十鞭去。知府见人犯无处可收，即吩咐道：“案犯收在县监。待修理完时再提回。”此时一县三衙五个厅官和守府参将俱来问候，雷公谢过不言。

再说马俊见火起了方回。那周顺见马俊去了多时不回，心中疑惑不定。正要出门，忽听见马俊从屋上“呼”的一声跳下。周顺问道：“贤弟往哪里去的？因何此时方回？”马俊在周顺耳边说明放火之事。周顺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却为何事？”马俊道：“因孙佩患病不愈，闻得罗先生专医时症，欲要请他，恐他推三阻四。”又在周顺耳边低低说了一会，又道：“若在府监，不好医治，今将府监烧了，一总到县监里，好医孙佩病症。”周顺听了，吃惊道：“罗先生哪里认得孙佩？又无人指点也是枉然。”马俊道：“少不得陪孙佩、罗先生在监。今晚却不去，明日晚间行事。仁兄到后日先回杭州，说与郝大哥知道，等孙佩病好了，一同前来相见。”周顺道：“事虽如此，我与贤弟同来，也应一同去。”马俊道：“兄在此处，小弟反不放心。我一人在此，却无妨碍。”周顺只得依言，心内甚是放心不下。二人正想安歇，只听外面喧哗，只认作是大盗，再听时，方知失火。那店主看了一回，依旧睡了。马俊故意的问店小二：“是哪里失火？”小二道：“是本府禁中失火，那些罪犯总移县监中。爷们请睡罢。”当夜，二人睡了。

次日天明早起，梳洗已毕，马俊对小二道：“昨日俺与你的房钱是今日所费，俺在此买货，不知是三日五日，这锭银子先与你店主。”店主心中欢喜，道：“只是小人伏侍不周。”马俊对小二道：“俺见你店中无事，同我们上街溜溜。”小二满口应允。马俊要小二指路，走到府前，见那些禁卒在那里抛砖瓦。马俊、周顺暗笑。小二引他二人到了闹热地方，三人吃了些酒饭。马俊问道：“米相府在哪里？”小二道：“就在县东首便是。”小二便将二人领至相府。马俊看那米府果然热闹，便将出入的路径记在肚内。又认了罗先生的住宅，鲍成仁的门户。直至申牌时分，三人方回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为友除病忘天理

话说马俊、周顺与店小二上街游玩，到申牌时方才回寓，吩咐小二买下许多酒肴鲜果回店，到晚收拾停当，比昨晚更要丰盛，要十分精致。马俊道：“我弟兄今日商议买些货物，把酒肴摆在房内，多取些酒来，拿个炭火炉，你可把中门闭了，俺们自斟自饮，不要你来，你去睡吧。”小二听了欢喜，就将物件俱送入房内。关了中门，同店主吃酒饭去了。

再说马俊与周顺饮了几杯，说：“仁兄且宽心自饮，我去走走就来。”周顺道：“你再饮几杯壮壮神也不迟。”马俊道：“恐怕误事，我酒少饮几杯，回来再与兄畅饮。”说罢，带了宝剑飞身上屋去了。周顺心中却有些害怕，只得自斟自饮。约有二更时分，马俊从屋上下来，背一个包袱，打开看时，却是血淋淋一个人头，两眼大睁。周顺看见，吃了一惊，说：“贤弟取人头这样容易，不知是谁的首级？”马俊道：“这是鲍成仁的狗头，他与老婆别气，到书房里睡，被我杀了。”说毕，将人头包好，放在床下。又饮了五六杯酒，吃些肴饭，说：“此时二更多时，小弟要干正事。”言罢，依旧上屋去了。周顺暗想：“马俊如此手段，只是担险。不免明日咱先回去，免受惊唬。”不言周顺自言自语。

且说马俊因日间看过出路，所以不费找寻，竟到了县前，上了屋去，到了私衙内室，伏在屋上。看时，正见知县孙剥皮坐在那里，与妻子饮酒取乐。席已将终，不一时，便起身说道：“夜深了，去睡吧。”他妻子说道：“今日要干美事，莫和昨日夜里那样，不济事时，岂不急煞了我么？今定与你拼命。”孙剥皮说道：“今夜不似昨夜，定要叫你求饶。”说罢，携手进房去了。妇女丫头掩口而笑，忙收拾杯盏，吹灭了灯火各自睡了。马俊从屋上跳下，立在窗前。只听淫声浪语。马俊咳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死在头上还不知觉。”即把堂屋门轻轻移开。只见房门半开半掩，并不曾闩。侍女才去寻老公去了。那剥皮只曾要与夫人睡的心忙，那管门开不开，关不关。此时马俊闯进堂屋，越进了房门，执剑在手。夫人还在床上睡着，口中只叫快活不止，况且房内灯火未灭。马俊走到床前，将帐子挑起，站在踏板上。知县正干得情浓，只听得踏板上幔子响了一声，即伸头一望，见了一个大汉，手执利剑，正欲叫喊，马俊手快，赶上一剑，早已杀下头来，从床上滚将下来。那夫人正在快活，听见叫喊一声，见孙剥皮不动，便探出头来，被马俊挥成两段，扯下一床卧单包了，灭灯而去。周顺正在忧虑之时，见马俊提了包袱进来，说：“又取两个人头来了。”打开一看，却是一男一女。马俊将他二人云雨鬼话说了一遍，二人取笑说：“虽是被杀，却也是一对风流怨鬼，他只当快活死了。”饮了几杯，马俊说：“小弟又要走了。”周顺道：“贤弟此去，须要小心，相府之中，非同小可。”马俊道：“晓得了。”说罢，纵身上屋，要杀米斌仪去。周顺听见三个首级作咬牙声，只自斟自饮不言。

且说马俊来到米府，竟入后堂。呆了半会，不知米斌仪卧房，正在烦恼，信步而行。合当米斌仪绝命，马俊正寻之际，只听有悲悲苦苦又娇娇嫩嫩的声音，叫道：“小女子其实难受，当不起，求大爷饶了妾身罢。”马俊听了猜疑，暗道：“此是何人的房？为何作此声音？”即悄悄走到窗前，往板缝里一张，只见明亮灯烛，有一男子，赤身秽一个女子。只听女子再四哀求：“饶了奴家，奴家年纪小，经受不起。”那男子一总不听。女子亦不肯受。马俊看到此处，晓得这男子就是米斌仪，心中大怒，取了闷香，从窗内插进

去，闷住众人。不到半时，妇女各去睡了，米斌仪也卧在地下睡了。马俊收了闷香，走进房来，见女子赤条条的，便取了单被与他盖了。又见两个赤身女子，亦睡着凳上。只见米斌仪睡在一旁，马俊恨了一声，举起剑来，剑过头落，又割下几块，方才住手。又开了木箱，取了衣服，又见箱内银子，取了两封，放在怀内，将首级提起，依旧上屋，找到罗先生家来，四处一望，无处可藏。只见正厅左首上有一张小茶几，几上有一药箱，却是罗先生不得用的。马俊将箱门揭起，把人头放在箱内，依旧关好。提着包袱，回到店中，已是四更时分了。周顺见马俊回来，才放了心。马俊将杀米斌仪的话说了一遍，周顺称赞道：“贤弟真乃大能也！”马俊道：“仁兄可收拾行李，天明之时好行路。”又把那封银子分一半与周顺作路费，余者带在身上，监中好用。又把三个首级包了，放在一边。二人又饮了几杯酒，天已大明。二人开了中门，小二送进水来，二人净过了面。不一时，用过早膳。马俊又吩咐周顺一番，周顺提了行李，出了店门，竟往杭州去了。小二见周顺出门，问道：“那位爷往何处去？”马俊道：“他明日还就来。你家店主在哪里。”小二道：“下乡收债，大官人在家管理事情。”马俊道：“叫他进来，俺有话说。”小二把大官人叫了来，说：“我家店主只生一子，年二十三岁，因他平时不学好，他父却不十分喜他。他排行第三，他母亲头胎两个都夭亡了，故叫他为三郎，学名叫武志。”三郎听得客人叫他，竟抖抖衣服，进来见礼。马俊也还礼。武志问：“爷尊姓大名？”马俊说：“俺祖籍山东，姓马名俊。来在宝店，多承厚意。方才请你，非为别事，将这行李寄在此处。还有一口宝剑，价值千金，好生收存，俺后来时少不得重重相谢。若我去后，有外人来问我在你店中否，烦足下总推不知。”武志不解其意，只是点头依允。马俊提包袱出了店门，竟奔府前而来。

只见开封府雷公，升了早堂放告。只见孙知县管家，跑得气喘吁吁的，到大堂跪下禀道：“不好了！求太爷做主。”知府道：“你有什么冤枉，且从头说来。”那管家禀道：“小的是知县的家丁，因昨夜不知甚么时分，老爷奶奶被人杀了，首级不见了。”知府大吃一惊，说：“禁城之内，杀了知县，事关重大，本府亲自相验。”又见鲍成仁妻子，手拿状纸，当堂跪下，说：“小女子姓顾，是鲍成仁之妻，丈夫每日陪米公子，昨夜独宿书房。不知被何人来杀死，头却不见了，求大老爷做主。”雷公随看察状子，问道：“你丈夫是死在米府，还是死在家里？”顾氏道：“在家。”雷公即委二衙看察。又见五六人跑到大堂跪下磕头禀道：“大老爷在上，人命关天！我家相爷只有一子，昨夜宿在深闺，不知被谁人杀死，尸分数块，头又不见。”雷公听了此言，惊得汗流浹背，呆了半会，方才说道：“有这等事。”随即打道去相府中相验收验，又到知县府中亦相验收验，叫库吏将库封了，苦主带齐，打道回衙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扳医入狱起沉疴

话说雷知府回到衙内坐了大堂，便将那三个女子带上，跪在一边。雷公问道：“昨夜是你三人伴宿的吗？”三个女子齐声说：“是。”雷公道：“既是你三人伴宿，必知被杀情由，从实招来，免受刑罚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民女系本城东门袁秀才之女，因父亲早丧，母胥氏只生民女一人，父亲在日，凭媒许配本城张元吉为妻，尚未过门。前日民女偶在门首闲玩，不意竟遇见米家公子，他看见民女有几分姿色，叫了鲍成仁来说媒。母亲胥氏回他有了婆家了，不允。那鲍成仁就说了许多狠话去了。过了两日，昨晚鲍成仁领了三十多人，将奴抢去破了身，一时就睡着了，民女不知何人杀死米公子。”雷公听了袁氏之言，想米公子做出这样无法无天之事，所以如此。自古道：“杀人者非良人也，被杀者亦非良人。”又叫那两个女子问道：“公子与什么人仇，是什么人杀的，你从直说来。”女子回道：“我们是米大爷新买的，却不知情由，求大老爷作主。”雷公大怒，喝道：“胡说！公子既与你们同宿，怎推不知道！”正要动刑，忽见一人，拿个红包袱，大步走进仪门，大声叫道：“不要刑及无辜，杀人事我知道。”雷公在堂上听得杀人情由有人知道，便叫带那人上来。众人来扯。马俊说：“不要扯，俺自进去。”走到堂前，放下包袱，道：“小人见太爷叩头。”雷公见那人生得异相，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，哪里人氏，杀人情由你怎知道？你细细说来，本府重重有赏。”马俊道：“小人系山东人，姓马名俊，杀人凶手不知，四个首级的下落倒知。”雷公道：“首级今在何处？”马俊将包袱打开，抖了一下，首级就骨碌碌的滚在地下。雷公见了，又惊又喜。喜的是凶手有了下落，惊的是世上哪有这胆大之人，必是他杀的。众衙役吓得面如土色。雷公问道：“这首级从何得来？”马俊道：“久闻米斌仪倚父之势，强占良家女子，夺人田地，俱是鲍成仁撮合；孙知县贪财屈害无辜，小人恨在心头，所以杀了劣宦赃官除害，见大老爷清正无私，清如水，明如镜，小人不敢加害。自古道：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所以小人自行投到。”雷公听了想到：“禁城之内，杀了知县，还在犹可，单怕米相来作对，幸喜有了凶手。”便叫各家认领首级回去。米府家人跪禀道：“不见公子首级。”雷公便问道：“米公子的首级到哪里去了。”马俊道：“小人送了一个与朋友，故此不在。”雷公想道：“这又奇了，哪有人头送人之理。”问道：“送了哪个朋友，姓甚名谁？”马俊道：“此人颇有名望，小人从山东来，在他家住了三天，这人却是个大夫，名叫罗辉庵，因昨晚饮酒之时，在谈医道，他在叹气说：‘我若医好此人，何愁没有万金相谢。’小人问道：‘俺闻哥哥真乃华陀重生，疑难病症不知医好多少。怎么今日作难起来？况有万金相谢，何不用心医治？’罗大夫就回小人道：‘群药俱已齐备，只少引子，要生人的脑子，在火上炙了研碎，放在药内，合成丸药服下即愈，因此作难。’小人就应在身上，把米公子杀了，头送罗大夫为引子去了，太爷不信，把罗大夫叫来便知明白。”雷公大怒，说道：“好个大夫，怎么要起生人脑为引，其情可恶。”随标了一根朱签，写了几个红字，差两名快役，飞奔出府门，去拿罗大夫。走到半路，恰恰遇着罗大夫轿子，差役将朱票拿出，罗辉庵呆了，想道：“我又不曾犯法。”只得同公差到府堂跪下。雷公喝道：“你可知罪吗！”罗辉庵禀道：“小的遵法守理，并无毫厘过犯。小的不知罪。”雷公道：“本府且不问你，你可认得下面的那人？”罗先生看马俊两眼说：“小的从未曾与他会过。”马俊

道：“罗大夫，昨日蒙你的厚爱，那话早已承奉到府了。”罗先生听了，勃然大怒：“怎么在太爷堂上胡言乱语，说什么那话儿不那话儿，我姓罗的从不曾与你相会。”马俊道：“为人要有良心，不要这等胡赖。小弟听你说医那官宦，赚他万金包医，我才将米公子杀了，头送你合为引子合药丸，怎推不认得俺呢？”雷公说：“你到不如认了此事，免得本府动刑。”罗先生听马俊说人头送他，心内不明白，说道：“求大老爷恩赏小的明白，什么公子，什么首级，小的实不知。”雷公大怒喝道：“你与马俊作的事情反问本府，本府若不说明，你反说本府屈用刑法。”遂将马俊杀死四人之事说了。罗先生唬得冷汗直流，叫道：“大老爷做主，小人认不得他，书上莫得用人脑子为引的理，况又无赃。”知府向马俊道：“罗姓说无凭据。”马俊道：“太爷若要凭据，现在他厅上，左手几上药箱内，太爷可差人去取。”知府差了快役去，果在箱内寻到。拿入大堂，知府见了，叫米家人领回，入敛收棺不言。且说知府对罗先生说道：“如今首级理在你家搜出，这还是冤害你还不是冤害你么？”此时将个罗先生弄得有口难辨，只是不认。雷公大怒道：“城中有多少人家，单单冤害你不成？想是不夹不招。左右，与我夹起来！”罗先生受刑不住，只得招认：“这个人果然与小的往来，在小的家内住了三天，要首级为引俱是有的。”雷公见他招了，松了夹板，叫他上了刑具。马俊亦责打三十板，上了刑具，押去收县监。袁氏与那两个女子开发回娘家，知府做了详文，米家进京报信不表。

且说罗先生与马俊下监，只有东号不满，没几个人，犯人染疫个个好了，只孙佩不得出汗，未愈。因一时腾不出空号，只得收与孙佩同号。当时马俊进了，听见哼声，四下一看，只有左边铺睡一个人，年纪约有二十，垢面蓬头，哼声不止。马俊便向狱卒说：“这人是谁？所犯何事？因何独自一人在此？”狱卒说：“此人姓孙名佩，是本城有名望人家，只因凶徒打死人命，把他拿住，羊代牛灾。”马俊听得是孙佩，心中暗喜道：“此乃天随人意！”便问：“他为何哼声不止？”狱卒道：“他惹了狱气，有病。”马俊说：“总是你们不好，有病之人，也该与他茶汤调理，自然好了。”不一时，罗家送了酒饭进监，罗先生哪里吃得下，只是哼声不绝，骂不离口。马俊只管不知。天色已晚，马俊用解锁法把刑具解了。狱卒看见大惊，呆了半会，正要上前，马俊摇手笑道：“你们不多事，我不害你们，你们若拿我，我就走了。”言毕走到阶下，忽然不见，狱卒惊倒在地。不知他去还来不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张仲怕累明知府

话说那些卒子见马俊一纵上屋就不见了，唬倒在地，齐声哭喊道：“俺们死也！马爷爷，俺们又不曾冲撞你，怎么竟自越狱去了，我们岂不是死也。”只见马俊依旧立在屋上，说道：“你们从今以后依我行事，俺就好好在此，并不连累你们。”众人齐说：“马爷爷的命令无有不遵，”马俊便从屋上下来，好言安慰了狱卒禁子几句话。马俊说道：“做汉子的，自己做事，怎肯连累着列位。”狱卒要上前擒他，又怕他纵跳，只得好言好语的求他，心内却十分想算计他。此时马俊取出两锭银子与禁子，说道：“俺初到此处，不曾在列位身上为情。这银子烦哪位大哥买些酒肉，暂且请列位。”那些狱卒禁子推却了一会，只得着韦升去买办，众人各自散在外面看守。韦升是个贪财爱利之人，但是在监的人犯送他银子，他就无不照应，又依那犯人的言语。

再言韦升，不多时买了许多鱼肉，一瓶美酒，总挑在牢内，煮熟，用碗盏盛了，捧到马俊的号内放下。马俊见韦升是出头之人，他又取出两锭银子与韦升，道：“这薄礼权如敬意。烦兄将这些酒菜到各号，将重犯人量意散些便了。”韦升接了银子，好不欢喜，向马俊道：“多承马爷。”韦升端着酒肉到别号散去。

再说马俊见罗先生闷闷坐着，便笑笑，叫声：“罗大夫，你不要这等纳闷，马俊实实昧了良心害你。因有一事要请你到此，看看犯人病症，恐你不肯，故此设个计策，权且请来，方能请得大夫到此。”罗先生大骂道：“好没良心的瘟贼，先不在堂上咬我，怎到此地？反说邀买人心的话！”马俊道：“你骂也无用。”指着孙佩道：“这个孙佩是相好的，因他偶得狱气，不能痊愈，所以延害大夫来医治。倘蒙医好这孙佩，还有千金相谢，决不食言。”罗先生叹口气道：“也是我的医道出名的报应。罢了，罢了，世上哪有这样请医生的！”暗想道：“马俊有黑夜杀人的手段，他又有些义气，奈何他不得。”只得叫马俊扶他到孙佩身边。马俊提起孙佩手来叫道：“贤弟，可认得俺吗？”孙佩在昏迷之际醒来，问道：“是哪位叫我，奈我病体沉重，不久要做黄泉之鬼了。”罗先生便诊脉息道：“马兄不必惊慌，此人心内作祟，十分症候。”马俊道：“可医治得好么？”罗先生皱眉道：“虽然脉息如此，哪有炭火药饵？”马俊道：“这不难，只求医生开方，余者都不要紧。”马俊出了监号，遇见韦升捧了酒来放了，说道：“马爷请与罗先生用了罢。”马俊遂与韦升说道：“俺初下监来，孙佩暴病，俺们怎与病人同住？适才求先生看了脉息，却无炭火等，还要笔砚，俺与你银子置买，倘救得也是你们的德行。”韦升得了银子道：“炭火总有，待我取来。”去不多时，果然取来炭炉、药罐等物，交与马俊便道：“如今府牢人犯监禁在此，人犯甚多，难以料理，求马爷自己煎与他吃罢。”把笔与罗先生，写下了方引，用生姜一片。韦升拿了药方，竟自瞒了他众人出牢房去。不一时，韦升买了药来交与马俊，马俊又与先生看了。韦升又拿了一桶水，一把壶，一包茶叶，然后与他们饮酒去了。马俊煽起火来，药放在火上，方劝罗先生饮酒。罗先生没奈何，也只得吃些。马俊将药煎好，与孙佩服下，又煨了水与孙佩洗手脸，见孙佩沉沉睡去。有二更时分，见孙佩身上只盖一床单被，能济甚事？况自己又无行李。与罗先生说道：“俺去去就来。”言毕，竟上房去了。罗先生见马俊如此，心中害怕，又被巡更人看见此号无马俊，问罗先生道：“马俊

往哪里去了？”罗先生道：“他又无刑具，我不知道。”狱卒听了，总呆了半晌，听屋上“呼”的一声，马俊跳下来，对众人说道：“我说过不连累，何必着慌？”狱卒见他手拿包袱，不知何物，众人只得去了。他打开包袱，却是两床棉被，几件衣服。拿一床盖在孙佩身上，直到天明，只见孙佩身上汗如雨下，大叫一声：“苦死我也！”马俊即到身边，见他直挺挺地仰在地下。马俊大惊，连忙问罗先生道：“这是什么原故？”罗先生说：“无妨，此人的病理当如此，不时就回。”二人就坐在孙佩的铺旁，约有一顿饭工夫，只见孙佩脸上转了红色，手足微热。马俊又拿了一床被替他盖上。到了天明时分，孙佩叹了口气道：“好爽快！哪位大哥在此，把口茶与我吃？”马俊道：“好了！”拜谢神明，然后取了茶与孙佩说道：“茶在此，待我捧来与你。”就将他一手扶起，一手捧茶。孙佩吃了半盏，依旧睡下。那罗先生又替他把了脉诊，对马俊说：“恭喜。方出了些汗，病症全好了。”马俊听了大喜。孙佩因受风寒，幸未结胸，所以服药出汗无事。马俊走到身边叫道：“贤弟，你心中可好？”孙佩见马俊，说道：“小弟不曾与兄遇过，怎么认得小弟？”马俊笑道：“愚兄为着贤弟，不知费了多少心机，担了多少罪。”便将在杭州与郝鸾结拜的事说了一遍，又将他为救孙佩的诸般事件说了一遍。孙佩知道杀了仇人，又知郝鸾不负前情，马俊如此义气，心中爽快，便谢道：“我蒙兄天高地厚之恩，活我性命，仁兄尊姓大名？”马俊道：“我姓马名俊字子昌。贤弟调养几天，待你痊愈，愚兄自有道理。”孙佩暗暗欢喜，服两剂补药。那马俊专等孙佩病好救他，不表。

且说禁卒见马俊散手散脚，如在家中，且不时出狱，好不担怕，便问伙计们商议道：“马俊牢中虽有金银与我们，到底不好。自古道‘有利必有害’，况是官家重犯？出进如虎一般。若一去不回，岂不是你我的干系？”众禁子道：“刑具又禁他不住，作何法儿？”内中有一个识事的，名叫谈云，道：“此事你我也巴不得他怎的。依我，不若将马俊会用解锁法、黑夜出入，禀明太爷发落。一来推开了干系，二来银钱一样。此为有利无害，希诸位裁夺。”众人道：“此话有理，即速回明为要。”那禁头儿张仲即出了狱门，竟到府内宅门口，与守门的大叔说道：“烦爷通报，禁头儿张仲有机密事回禀太爷。”门上人进内片刻，便传张仲进去，禀道：“前日杀官的重犯马俊等，乃是大老爷发下小的看守，那罗先生是个守法之人，只有马俊移头扳人下监，医好了孙佩。不知马俊与孙佩有什么交情。况马俊善能飞墙，又会邪术，刑具禁他不住。昨晚竟纵上屋去，到五更时方回。小的恐怕他逃出，特禀求太爷，早早作法囚禁方好。”雷公听了，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倘若走了，其罪归于本府，连你等也不免利害。你且在此等着，本府自有禁他之法。”就来到书房，与刑名相公商议，把张仲之话说了。那相公道：“这孙佩定与他有甚交结，他见孙佩惹了牢疫，所以扳害了罗先生医治。倘若孙佩病好，必有越狱事。事关重大，依晚生之见，今夜却要亲自进监，多带捕卒查监。那时马俊自然散手散脚，在内可吩咐禁子须如此如此。那时将马俊拿住，剜去二目，没有光明，他自不能走了。一者保明公前程，二者使孙佩不能漏网，致党羽不敢前来。”雷公大喜道：“此计甚妙！”即告辞出来，吩咐张仲一番，张仲叩头而去。正是：

人心如此，天理未然。

再说张仲回狱与众人说了，三三两两，交头接耳，被马俊看见，并不在意。到了申牌时分，马俊两眼齐跳，心如油煎，发似人抓，好不难过。想到：

“我从不曾象今日这般心惊肉跳，必有祸事临身。但在牢中，还有甚祸？”又想到：“方才禁子俱是交头接耳，难道算计我不成？我且留神待他。”正想之间，只见一个公差，手拿朱票走进，乱喊禁子在哪里。不知这公差来做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马俊喜逢活真师

话说公差手执朱票，乱喊禁子在哪里。应声问：“爷问小人，有何见教？”公差吩咐道：“将人犯点齐，今晚太爷亲来查点。”就把朱票递与张仲，念道：

本府正堂雷公：为查点人犯事，只得两监人挤一处，况知县缺官，狱中刑具不周，为此票，

仰卒役将人犯各归另候，归迟即革不贷。

张仲念毕，送了来差，向马俊说道：“小人念的票子爷可听见？今夜太爷点名，看见爷松了刑具，小人定要打四十，卒子就又多打了。”马俊道：“据你怎么样？”张仲道：“小人得罪了，若太爷来时，爷只带刑具就免得脱。”马俊点头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张仲见依允，心中大喜。禁子说：“太爷来时，我通一信。”马俊依然服侍孙佩。

到了夜间，雷公带了捕吏，传了袁守备，得了此信，点了几十个兵丁在监门外把守。雷公知道马俊利害，恐当时纵上屋去，故传守备点兵守住狱门。那捕役携了铁杖铁尺，带了绳索，来到牢门口。众役喊道：“太爷查点人犯，快快开监！”张仲听了，就跑到马俊面前说：“太爷来了，爷请上刑。”将马俊两手绕起，用麻绳扎了，又上了手肘，又加脚镣。也是马俊行侠仗义，上天自有好报，逢凶故能化吉。且不表。

且说雷公点了多时，点到孙佩，卒子道：“病不能行。”又点罗辉庵，点过，就到马俊。马俊在下跪着，看见兵丁手握兵刃，想道：“查点人犯是个小事，为何带着许多人手执兵器？必是捉人。”猛然想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敢是禁卒禀过知府，说我黑夜出进。雷公恐我逃走，因此设计将我绑起来。我且见机而行。”只听上面牢头连叫马俊几声，马俊答应“有”，却不上堂，只在屋外跪下。雷公道：“你知罪吗？”马俊道：“杀人抵命，更无他罪。”雷公大怒道：“我把你这大胆的贼子，还要强口，左右，与本府拿下！”众役一齐上前。马俊却是留心的人，若不留心，怎么跪在屋外。听一声“拿下”，众役一齐拿他，他回身往下就跑。马俊两手被绑，如何得脱众人之手，早被众役速速围在那里。马俊心内着急，看看跑到小号屋之下，拿出平生力气，一纵，如飞上屋去了。雷公看见，唬得冷汗直流。众禁役齐声喊叫：“不好了，马俊走了！”开了牢门追出。雷公随即领了众人赶去。此时是一更时分，下弦月高升。那袁守备面朝天，望见马俊双手被绑，跳上高墙。守备忙叫：“饶钩勾住他，不可放走！”那兵丁正要拿钩，不及马俊早已纵上房了。那袁守备见事不好，拿着双鞭，随着马俊，一个在屋上跑，一个在下面相随不放。马俊路熟，跑到城门口，方才从屋上加些力气，望着城墙一跳，竟上城墙飞跑，不提。

且说袁守备随即也跑上城，守城兵丁随后赶来。雷公骑在马上，率领捕快人等点着灯笼火把，如同白昼一般。喊声大振，惊得百姓不则一声。且说马俊跑到城头，手上麻绳方好脱下，守备在后追赶。马俊想要跳下，又怕伤自己脚跟，想要与他对打，手内又无兵刃，事在两难。一头跑一头想，猛然想出一计，把身子朝城墙一贴，右脚站稳，左脚伸出提起，等着袁守备。那袁守备提着双鞭大叫：“贼子，往哪里走！”直直地向前跑去，却不知马俊乘他不防，左脚用了十二分力气，说道：“着马爷爷的腿罢！”尽力踢去。袁守备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已然迟了，骨碌碌直滚下城坡，掉进民间的粪池去了。雷公听了响声，以为掉下的是马俊，便走向前骂道：“马贼，今日飞到

哪里去了。”袁守备叫道：“是卑职，被强徒打下来了。”雷公叫人救起守备，一同回衙，只好照着马俊逃走，详文到北京。米相爷闻知，急传钧旨与天下官员，捉拿玉蝴蝶，不言。

且说马俊逃出了城，走了三十余里，到了一个松林，正走之时，听一人大叫：“马俊休走，贫道在此等了多时。”马俊听了，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，月色照得明白，却是上年教他轻身法叫他做贼的司马傲先生。马俊见了，纳头便拜，道：“上年蒙老师教训，弟子谨遵师命，并不曾违逆老师。”司马先生扶起马俊道：“贫道也知壮士的心事，不必细言。今晚受了大惊，但日后汉平帝有难，非你不可救。再教你遁土法，方可救得。”便同马俊并肩站立，在他耳边啧啧，不知说的是什么咒语。马俊心灵，一一记了，便问道：“不知救驾之事应在何时？”先生说：“此是天机不可泄漏。”马俊又问：“但不知孙佩可救得出来？”先生说：“吉人天相，非壮士不能救他出狱。你且回杭州，二进开封府可救，再者那诛虎剑要三进开封府去取讨。”马俊听了，点首依允。道人一拱手，飘然而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阮氏卖俏寻男子

话说司马傲传了马俊借土平身之法，竟自飘然而去。马俊望空拜谢，谢毕，就把新学的法，试试念了咒语，抓一把土往上一洒，将身一纵，有十余丈高，如生双翅一般，比那纵跳之法省力得多。遂收了法，落下地来，一路奔杭州去了。不表。

再说鲍刚惊散了响马，那风小姐被莫上天拐骗到扬州去卖，不知好歹若何。且说鲍刚找寻风公不着，心想道：“他定到湖广去了。”到天明回店中，取了行李，奔湖广而来。独自一人，晓行夜宿，渴饮饥餐，逢人问信，都不得实信。那日午牌时分，到了襄阳城。那六街三市，人烟密集，是个奢华地方。鲍刚无心观看城中景致，一路问到金鸡巷口，立住了脚，见一五十多岁男子站在巷口。鲍刚将手一拱，问道：“敢问爷一声，此处可是金鸡巷？”那人说：“是，爷问他则甚？”鲍刚道：“此巷内有个风二爷，当年开过珠宝店，可住在此处吗？”那人见问风二爷，就叹口气说道：“好人不得长享富贵。”鲍刚问道：“风二爷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么？”那人道：“当初风二爷开了个珠宝店，有十万之富。因他平生无子，肯施方便。用积阴功，诸般善事，无所不做。有妻吴氏，亡过了，续娶了阮氏，其坏非常，打僧骂道，不行善事。不上几年，把万贯家资用得精光。如今珠宝店也不开了，独自闲居在家。此时莫知如何。你进巷第二个门便是。”鲍刚来至门首，用手敲了，里面小孩子出来问：“是谁？”鲍刚道：“是俺。”小孩子开了门，让鲍刚进来。

鲍刚进来，道：“晚生是开封府来的。老伯莫非风林？”风林说：“然也。”见礼已毕，问了姓名。鲍刚问：“风老爷何不出来？”风林道：“家兄在开封府，不在这里。”鲍刚想还未来。风林问道：“从哪里来？”鲍刚将来路之事说了一遍。风林听了伤心一番，然后收拾茶饭吃了，留鲍刚住下。过了几日，都不见风公到，想来必往他方去了，不如明日告辞老伯，上杭州找寻郝兄去。不一时风林到书房，鲍刚告辞说：“小子叨扰，明日往杭州去。”风林想：“如今家已如此，久闻杭州货物赚于手内，丢本去做。今日鲍刚要往，不如将那串珠子作法同去。”因说道：“贤侄去杭，我也要去办货，一路同行便了。”鲍刚应允。次日天明，用了早饭，风林拿了珠子，这还是吴氏往日戴的，到珠宝店换四百两银子，摆下酒饭，请鲍刚一同吃了。饭罢，风林进内与阮氏说：“多则三月，二月有余方回。且家中柴米食用我同王家店铺说过，所用物件叫人到他店中去取。”又丢下三四两银子给阮氏。阮氏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路上小心。”到了次日，二人用了饭，风林吩咐一番，然后鲍刚提了行李，雇了一得只船，往杭州去了。正是：

去时夫妇恩还好，只恐回来心变淫。

且说阮氏却是个后婚妇人，自嫁于风林续弦。风林乃是个正人君子，书香后裔，却不在女色上用功。这阮氏却是个生来好淫之人，前夫是个神游子弟，惯走花街柳巷，又读过嫖经，年少精壮，甚中他意。正是恩爱夫妻不久长，不久身亡。这阮氏嫁了风林做填房。那风林年纪衰老，又不是个风流之辈，所以阮氏就不中意，每日长吁短叹，想起前夫的好处，若一时口角，就呼天叫地哭个不休。今日见丈夫同个大汉到杭州买货去了，他就搽些脂粉，唇上又搽点鲜滴滴胭脂，点了一个瓜子样的红斑，梳了一个时兴的望郎归高高挽起的髻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娇娇滴滴的站在门外，望那金鸡巷口走路的

行人。

此巷是个僻静之巷，虽有几家人家，总是从后门出入。平时人稀。也是合该有事，乃是前生造下的冤孽。只见巷口走进一个人，头戴丝巾，身穿玄色直裰，腰束丝绦，足登青布靴子，面白无须，手拿一把杭州扇子。你道此人是谁？乃是兵部大司马曹斌府中的总管，名叫曹成。买办物件，却从此巷中经过。猛然抬头，往巷内一看，已然看见阮氏，曹成便浑身酥了，立住了脚，望呆了一般，看着阮氏。阮氏看见白白净净，标标致致，风风流流一个小伙子，又见他大大的身体，不觉有些动情。便故意就一笑，往内里一闪，露出半截身子，把那小小的金莲撒在门外，眼梢却斜看曹成，又娇滴滴笑出声音，叫声“得财”。那曹成本是个行家，知道这妇人不是个正经的。看了半时，猛然想起，这是金鸡巷风二爷家，不免待我问他一声。便大着胆子，抖抖衣服，走进巷内，上前朝着阮氏一揖，问道：“动问大娘一声，风二爷可在家？”阮氏把脸一红，又笑道：“官人，你问他做甚事？”曹成道：“风二爷与我相识，我出外昨日方回，今特来拜访，求大娘子指点。”阮氏笑道：“原来是拙夫的相知，奴家失敬了。”曹成才知是风林的妻子，又作一揖道：“原来是二娘，倒得罪了。”那阮氏若是个正经的，不与人说话就没事了，他只管与曹成说长道短，言出必笑。曹成见机走进，阮氏也不言语。曹成见阮氏不语，便右手一把抓住阮氏左手道：“二娘好双嫩手！”阮氏红了脸道：“青天白日，调戏良家妇女，我喊叫起来，打你半死！”曹成兴动，色胆如天，把阮氏一把搂住，说道：“二娘不用喊叫，你把我杀了罢。”阮氏心内依从肯了，现今搂抱住他，他亦不推辞。曹成跪下求道：“二娘，可怜我罢！”曹成说着，把他抱进房中，干那事去了，却不曾关门。那得财从外面走进堂屋里叫道：“娘娘往哪里去了？”曹成阮氏听见有人喊叫，吃了一惊。但不知得财前来撞破有何话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春香偷情引主奴

话说得财一路叫进来，阮氏叫那人躲过，出来支吾了一回，得财往房内去了。然后叫那人出来，问他底里，那个人道：“我住西市桥，自幼在曹兵部府中，家老爷是当朝兵部尚书，我名叫曹成，今年二十五岁，今日奉公子命取讨房钱，从此经过，遇见二娘，这等天赐缘法。”阮氏道：“你这个说谎的贼精，就有如此机见。我还长你三岁，是你姐姐。从此以后认为姐弟，瞒得财耳目，须要夜夜来会我。”曹成道：“我恨不得时刻不离二娘，但不知风林哪里去了？”阮氏道：“他随个汉子到杭州去了，保佑他不能回来，我同你夜夜欢娱。”便叫得财道：“舅爷来了，上街办些物事回来。”得财去了，二人又谈些风流话方分手。且说得财买了鸡鱼肉蛋食物回来，问：“舅爷哪里去了？”阮氏说：“上街去了。”阮氏将酒菜收拾齐整，曹成来了，酒席摆上，二人一同坐下吃完，一同进房中卸衣上床，到次日，曹成扬长去了。自此以后，曹成不避忌邻居，总把钱哄了得财。得财小娃子家晓得什么，只当作舅爷，不言。

且言曹兵部在京为官，是个奸相，与米相一党，生下儿子若建，专好结交女色。家中豪奴多人，最得用的有两个家人，一个叫曹成，一个叫曹代。曹成已娶过妻子，名叫春香，也有几分姿色，却与曹代有首尾，曹成不在就来他家。一日，春香曹代正干到好处，正觉多着曹成。曹代道：“亲妹妹，我的意思多了曹成不快活，不如和公子撵掇，将他逐出可好么？”春香道：“这方为长久之计。”到了天明起来，只见曹公子喊道：“曹成在哪里？”曹代回道：“他不在家。”曹公子大怒道：“曹代快快寻来！”曹代答应，出门逢人就问，却问着个人。那人说道：“我昨日看见曹成到金鸡巷内去的。”曹代听了此言，就奔金鸡巷而去。

且说阮氏送曹成出门，说道：“今晚早些来。”二人说着情话，不期被曹代看见，笑得眼都细了。曹代也不则声，就抢进巷口叫道：“大哥捉弄小弟，无处不寻到，原来你在这里做快活事。”阮氏急转身把门关上。曹代又说道：“也该携带小弟玩玩。”曹成听了，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却是曹代，心才定了，说道：“贤弟休要取笑！”曹代道：“你我兄弟却也不论。小弟今日出了府门，你同我去到那个宝贝家谈谈，小弟同他饮一杯，也不为之过。”曹成便起吃醋之心，就把脸望下一沉道：“你这匹夫，敢占我的面子吗？”曹代见他变脸，便笑道：“这是小弟说的玩话，大哥怎么认起真来？但不知这个赛天仙是何人？”曹成此时见他说了这番热话，就把诸般情由说了一遍。曹代又道：“公子叫你。”曹成去了，曹代想他老婆之事，正是：

我不淫人妇，谁敢戏我妻。

再说曹代今日怀恨在心，后来勾引公子妒奸杀他，移害风林，皆因今日种下的祸害。这是后话，不提。且说曹成、曹代二人进了府门，来到书房见公子。公子骂道：“你这该死的狗才往哪里去了？”曹代在旁瞒道：“在他表兄家的。”公子也就罢了，又问他店房租钱之话，曹成支吾了一会，出了书房。曹代想道：“适才受了这口冤气，怎生发得？”便将他和阮氏之事告诉公子道：“公子，你不晓得，曹成结了天仙。”就将曹成的事添油加醋的说了。曹若建道：“我大爷难道反不如奴才，今晚我且去受用受用。”曹代说：“依小人之见，可封几百两银子，打发他去下江买货，小人领大爷到风林家去，不怕阮氏不依公子。”公子听了说道：“好计，好计，你且进去与

太太要了几封银子，再去叫他。”曹代答应“晓得”，便走进与太太要银子，放在书房桌上，又走到曹成门首叫道：“大哥，大爷叫你。”曹成正在睡梦之中，听得大爷叫他，便起身来，同曹代到书房。只见公子坐在上面，桌上放着几封银子。曹成说：“大爷叫小的有何使用？”公子说：“六月中旬太太生日，少了绸缎，我想别人去不得，故叫你去。我便开单子，今日动身，这是银子收好。”曹成说：“明日去罢？”公子大怒道：“胡说！”曹成不敢动身迟延，公子又叫押他下船。曹成回房收拾行李，吩咐春香道：“我奉大爷之命去江下买些绸缎，多则两月少则一月便回。”春香点头答应。又对曹代说：“我去之后，送信与我心上人。”曹成只得开船去了。曹代赶回城中，先与春香说些疯话，然后到书房中与公子说知，二人笑得不止。只等黄昏，公子到金鸡巷与阮氏偷情。不知阮氏肯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醉歌园鲍刚逢友

话说曹若建用计打发曹成远去，就与曹代商议说：“你代我做个法儿。”曹代道：“今晚小的领大爷到阮氏家去，大爷莫说曹成远去，只说曹成告诉的，不怕那阮氏不从。”公子大喜，等到黄昏时便去。

且说阮氏备了酒菜，又叫得财在门首等候舅爷道：“他来时报与我知道。”得财道：“晓得。”当日，吃过了晚饭，得财站在门口，等至深黑也不见曹成来。

再言曹代提了灯笼，领着公子到金鸡巷。得财认是曹成，便进来叫道：“舅爷来了。”往后去了不提。再说曹代先进了门说道：“来迟，来迟。”阮氏迎出说：“不迟。”抬头一望，却不是曹成。又见后面跟着一个白面书生，便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黑夜来此何事？”曹代放下灯笼，公子抬头一看，果然阮氏生得俊俏。便向前作揖道：“小生是当朝兵部尚书之子，特来拜访。”阮氏一听，红了脸说道：“有甚话说，也该日间来说，哪有黑夜拜望之理？况拙夫不在家中，你们快快回去。”曹代说：“二娘，不要隐瞒了，此事曹成已对公子说了，如今公子打发他下江去了，两三个月才回来，如今公子来陪你。”阮氏呆了半会，说道：“我乃良家女子，如何戏弄？王法何存？”公子怒道：“不识抬举，我公子反不如奴才，明日曹成回来一同送官，问你个倚奸脱骗的罪名，看你怕不怕。”曹代道：“大爷息怒，二娘是个知趣的人，且让他想一想。”阮氏虽恨曹成如何对人说，若从了他，他有势力来往不怕人，若不从他，当真会扳连我，只得说道：“曹相公抬举，妾身敢不从命，只是可恨曹成。”公子见阮氏有了肯意，说道：“曹成回来我重重处他，与你出气。”曹代听了阮氏之言，喜从天降，又对阮氏说：“公子今日交与二娘，我自回去，明日我来接。”公子道：“你回去吧，明日早来。”曹代答应，自去与春香做事不言。再说阮氏关了门，同公子到后堂坐下，桌上酒宴摆齐，阮氏请公子上坐，自己对坐。谈笑一会，公子扯阮氏，阮氏挽了公子进房，一看房内干干净净，摆设齐整。弹了烛花，添了火炭，然后二人脱衣上床，云雨起来，百遂了性，一夜快乐不表。次日曹代来接，阮氏说：“请公子早来。”公子回去，送许多物件与阮氏，自此常来往。不表。

且说风林鲍刚一路行来，那日到了杭州，投在潘家店，买些棉绸等物，当日已晚。次早，鲍刚出了店门，一路问吴府，因口硬不肯叫人，人都乱指些瞎路，叫他难找。他足足找寻了大半天，肚中又饥，口内又渴，正走时，见前面一个人家，门口挂一小牌，上写“醉歌园”三个大字。鲍刚走进园门，只见许多人在那里观望。鲍刚大步走进园来，只见正面五间大厅，两旁十数座亭、台、楼、阁，俱是张灯结彩，内中有出色女戏子，在台阁上演戏，正厅都坐满，厅中间有一席空着。鲍刚端然坐下，小二捧上茶来，鲍刚吃茶已毕，小二又摆上酒肴，他便狼吞虎咽吃了个醉饱，又见女子们妆扮妖娆。

正看之间，只见一个蓝面大汉，赤着上身，下体穿一条大红绸裤，肩上搭了钞马，小二拿着夹剪算盘，先在那些席上算帐交银。后来到鲍刚桌上，那汉问道：“此位该多少银子？”小二算了一会，说：“共该一两六分。”那汉对鲍刚说：“请爷称了银子罢。”鲍刚道：“咱是上街找朋友，不曾带银子，写了帐，明日一总还你。”那汉道：“咱们开馆，从无欠帐，哪有闲人写帐。”鲍刚性急，哪里受的住人的言语。便大叫道：“咱腰内无钱，难

道要命不成！”众人俱说道：“这朋友说得好笑。”那汉子也笑道：“吃酒还钱，大丈夫说这丑话，难道赊你不成？”鲍刚满面惭愧，心头火起，大喝一声将桌子掀了，碗筷打得粉碎，起身骂道：“爷不把钱，看你这狗头把我怎样？”那汉道：“你这瞎眼的死囚，敢惹俺太岁爷！”把钞马丢与小二，进步打来。鲍刚手快，把他手抹搁在一边，举左手用力一下，那汉跌倒。鲍刚正要上前踹他，那汉翻起身，复奔鲍刚，二人摆开架式，打个平手，只是那汉难敌。

正闹之间忽然外面有两个人进来，却是郝鸾、周龙。二人在里面听得喊叫，便问小二，小二说：“有个黑大汉吃了酒看了戏，却不开银，反同陈爷相打，陈爷打他不过。”郝鸾听了大惊，便抢入里面，周龙脱了大衣跟了进来。此时鲍刚把陈雷挤至厅角，陈雷正在难支，见了二人进来，心中大喜，叫道：“大哥快动手打这狗头。”鲍刚打开了性，大叫道：“人越多越好打。”郝鸾大怒说：“这贼说得如此大话，待我打这厮。”他走向前一看，大惊道：“此人好似鲍刚的模样。”便上前止住说：“郝鸾在此，不要打了，都是自家人。”鲍刚听见郝鸾在此，上前一看，大叫道：“原来大哥在这里！”陈雷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郝鸾道：“与你也是兄弟，就是北直燕山人，姓鲍名刚，字子英，绰号披头太岁。”陈雷周龙笑道：“原来是自家兄弟，不是大哥来，险些打错了。”吩咐子弟不要做戏，饮酒的各散。

郝鸾叫小二关了店门，四人离了此处，来到吴府，行礼已毕。郝鸾问：“从那日与贤弟分别，半年有余，不知风公、小姐可在湖广？”鲍刚叹口气，把别后之事说了一回：“如今风二爷在此处置货，小弟因寻不见大哥，故在园中饮酒，与此位相打。不知二位尊姓大名，大哥可曾访着奇人，又不知孙佩好歹，大哥若然知信，可对小弟说一说。”郝鸾便将在西湖遇马俊结拜弟兄，并各人姓名，如今马俊到开封救孙佩等事说了一番。鲍刚听了大喜。郝鸾叫家丁去潘家店请风二爷。不一时风林来到吴府，与众人相见，见礼已毕，问过姓名，风林又拜谢郝鸾道：“前日家兄，多蒙相救。”郝鸾吩咐摆酒，众人坐下，饮了数盅。郝鸾对风林道：“难得台驾到此，可慢慢的置货，在此耍几日。”风林说：“奉诸位雅爱，理当奉陪，因舍下无人，明日就要起程。怎奈路上险阻，还要烦鲍兄相伴走走，不知见可我否？”郝鸾说：“员外宽住几天，今日非待客之酌，明日还要奉候，怎言就要回府？”风林道：“承兄盛意，弟心领了。”鲍刚道：“大哥不必相留，小弟送员外回府，再来相叙。”郝鸾只得依允。风林辞了郝鸾，众人送出府门。

鲍刚同风林回到店中，将帐开了。次日二人上船，竟往湖广而来，非止一日。那日到了襄阳，将货发在张星如行内。风林对鲍刚说：“兄暂住行内，我明日请兄到舍。”鲍刚道：“员外请便。”风林别了鲍刚，回到家中，打发了脚钱。阮氏见丈夫回来，吃了一惊，面上一红一白。风林也不在意，阮氏恐曹公子来，愁到晚上，见他不来，放下了心，收拾饭与丈夫吃了。那得财是阮氏吩咐过的，也去睡了。你道曹公子为何此夜不来。因曹成也是今日回来的，在家查绸缎，所以不来。又听曹代说风林回来了，公子说：“既如此事不成了。”曹代说：“须如此如此，便做长久夫妻。”公子道：“此计甚妙，待成后，把春香赏你，还要赏你银子。”曹代好不欢喜。

且说曹成因丢不下阮氏，故此星夜赶回，将一切交待，又赏了酒菜。曹代陪他吃酒说：“哥哥离嫂子两月就这等急。”又饮一会，曹成说：“酒够了，要去安歇。”曹代说：“小弟知道大哥的心事，多饮几杯，兄弟送你去。”

曹成不知是计，醉得不省人事。曹代便走到自己房内，取了一把尖刀，把曹成驮在肩上，出了后门，往金鸡巷而来。不知曹成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金鸡巷太守白冤

话说曹代将曹成拖在金鸡巷内风家门首，轻轻放下，取出尖刀，暗暗祷告过往神圣：“小人曹代奉主人之命，因阮氏起见，故杀曹成，却与小人无干。”又叫：“曹成大哥你冤魂不要怨我。”祝毕，执刀在手，摸着曹成颈子，一刀杀死，将刀放在风家门首，忙忙跑回府，约有二更时分，见了公子说了一遍。公子道：“虽然如此，若到了官府甚事杀死的呢？”曹代道：“只说风林借了公子五百银子，同曹成到杭州买货，因此谋财害命。再与阮氏说明，一口咬定，小的做个证见，公子再与滕太爷讨个情面，将风林问成死罪，那时家财、货物与阮氏俱属公子受用。”曹公子听了大喜，二人坐到天明，曹代便悄悄走到巷口等候。

再说风林因货物在行，鲍刚亦在行，放心不下。天明起身出房，叫得财烧水洗脸，已毕，出来开门。猛听得地下“”的响了一声，拾起看时，吃了一惊，却是一把尖刀，上面还有血迹淋漓。又见门外横着个死人，血流满地，吓得目瞪口呆，魂消胆丧。曹代听得门响，便往巷内一张，见风林手持尖刀呆在那里，打个寒噤，方才喊道：“杀了人了，风林杀人了。”连喊几声。此时街上已有人走了，旁边人家起来的早，听得喊风林杀人，都开了门，看见一个人血淋淋倒在风家门口，不一时巷内人都挤满了。曹代便跟住风林，怕他逃走。阮氏听见外面喊叫风林杀人，急急出来。只见曹代与风林并肩站着，正待要问，曹代丢个眼色，又说：“风林欺心，谋财害命，把曹府家丁杀了。”阮氏是个伶俐之人，听了此言吃了一惊，却早会意。假意叹口气说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这是前世的冤家，我怎样劝你，你只是不听，却又做得不干净，如今怎的好，我不管你，你自做自受。”这淫妇只念奸夫的心，忘了夫妻之恩，出来说了这宗话，依然进去。风林听了阮氏之言大叫道：“娘子，你怎说这样话来？”阮氏只当不知，已进去了。此时惊动了本坊里长保甲前来，不由分说把风林拴住。那四邻先还有为他之意，及听了阮氏之言，又是有曹府的对头，那个敢来多口。众人挨挨挤挤，拥到府前。里长写了报呈，曹代写了状子。这人命该报县里，方才详府，为何就到了府？因知县前月被上台参了印，是本府代理。这知府出身最大，乃西京人，姓滕名端，字易堂，本做过户部右侍郎。因米相专权，这滕端是个铁面无私之人，哪里容得，便上米相一本，米相反奏他诽谤大臣，圣上念他先朝旧臣，不忍加诛，降职为襄阳知府，年已六旬开外，此时正升早堂。书役参见已毕，放了告牌出来。那些刀笔之人因滕公清正，不敢乱告，告状的都少了。里长把风林押在外面，命曹代跪下，呈上报呈状子。滕公看见是人命重情，就带了仵作，打道到金鸡巷来，街上都来看滕太爷相验。里长将风林带在轿后，滕公来到尸场坐定，仵作相验了一番，上前禀道：“身上并无伤痕，只有颈上一刀致命。”滕公叫过四邻问道：“曹成与风林合伙，谅非一日，往来出入，你们可曾见过？”四邻回：“实不曾见，风林出门之后，曹成才每日往来，今日不知怎样被杀。”滕公听了此言，想了一想，又问道：“风林出门几时了？”四邻说不在家两月有余。滕公问：“可有别的原故？”四邻道：“先前是曹成来的，后就是曹代同公子来，晚来早去，小的们不知底细，求太爷详察。”滕公看状子时说曹成同风林去杭州。问四邻说曹成是出门之后往来，他来之后，又是公子与曹代晚来早去，其中必有原故。把状子一看，有风林妻阮氏，便叫把阮氏带上。衙役答应，带上阮氏跪下。滕公叫阮氏抬起头来。阮氏抬

起头来，滕公看了几眼，这贱人有几分姿色，便笑道：“是了，本府知其中之事了。”叫原差将这一群人一总带到衙门候审。收了尸，滕公便上轿回衙。鲍刚在行内闻知信，则急忙问了路径来到府前。大爷已回衙内。那些看的人站在两旁，滕公升堂，书吏将在案犯人等一一明，依次跪下。滕公叫道：“曹代，你是曹府家人？”曹代道：“小的是曹府家人。”滕公道：“曹成领公子银子同风林合伙，你可知道？可从实说来。”曹代道：“两月前，曹成领出公子五百两银子同风林在杭州，昨日方回。风林将曹成诱到家中杀死，希图独吞。公子知他回来，又一夜不见曹成回来，今早叫小的寻他，才走到风家门首，正遇风林把尸首移出来。小的见了，便喊叫四邻里长，众目共睹，求太爷公断。”滕公道：“风林杀死曹成，是你亲眼看见？”曹代说：“是小的亲眼看见的。”滕公叫件作问道：“曹成伤痕，是今日杀的，还是昨日杀的？”件作道：“小人不敢蒙混太爷，但看他地下血成饼，色变黑，颈下伤痕俱变淡紫。若是当时杀的，不被风吹，其色鲜，看这伤痕是有多时，况浑身冰冷。若是才断气的，心不能如此冰冷。”滕公道：“这人不是才杀的，你且下去，且带风林上来。”只见衙役将风林带上，风林跪下道：“小的是冤枉，被人陷害，求太爷作主！”滕公问：“你是甚么人，做甚生意？”风林道：“小的本籍是开封府人，胞兄风竹曾做过太常寺正卿之职，书香后代。平日开珠宝店，世守本分，从不多事。”滕公道：“你既知礼法，为何谋财害命，把领曹家本银，同曹成杭州买货，为钱事杀他，从实招来，免得本府动刑。”风林道：“小的是自己本钱，两月前因开封府来了一个亲戚，要往杭州去，小的把前妻所遗一串珍珠，在伍林生店内换了四百两银子，同这亲戚往杭州，不曾与曹家借贷，求太爷公差将伍林生叫来对质。小的货物在张星如行内，求太爷问张星如便知。”滕公道：“且把阮氏带上来，本府自然问明。”左右将阮氏带到。滕公问：“你丈夫做犯法事，你也该劝他，你怎坐视不管？”阮氏却不曾与曹代会过口供，方才滕公问曹代，他又未听见，便回道：“小妇人再三劝他，他说妇人家晓得甚么！昨夜三更就把曹成杀了，却与小妇人无干。”滕公道：“一件人命，三样口供，本府且问你，这曹成是两月前同你丈夫去的，怎么去后又有个曹成到你家呢？”阮氏见太爷顶真，脸上就变颜色。滕公又问道：“曹成不来，曹公子与曹代每晚来家是为何呢？”阮氏越发变了颜色，心下着惊说道：“哪有此事！”曹公叫四邻上来。先在尸场顶曹代的那人姓郁名四。郁四上堂跪下，滕公问道：“曹成在风家来往你可知道？”郁四道：“不瞒太爷，自七月十六日风林出门之后，他家有个小使名叫得财，拿一块银子，烦小的替他买鱼肉等物，小人问他做什么，他回小的说舅爷在家，又嘱小人莫告诉人，时常请小的买办。小的留神，却是曹成。不上两三日曹成就来了，又是曹公子同曹代到他家，不知做什么勾当，大老爷不信，只把得财拿来便知。”此时曹府家人听了心惊，也是风林为人好，才有此人代他回公道话。又只见春香哭上堂来，禀道：“小妇人的丈夫被风林杀了，求大老爷做主。”滕公道：“你且下去，本府自然还你个凶手便了。”便拈了三根朱签，去叫张星如、伍林生、得财三人听审。又令风林、阮氏、曹代、春香四邻旁边跪下，滕公吩咐衙役，夹棍要坚，鞭子要紧。衙役答应一声，板子、夹棍丢了一堆，吓得曹代阮氏魂不附体。那些看的人无不称快。但不知滕公如何断法，曹代阮氏怎样招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假传圣旨害忠良

话说滕公叫衙役摆了刑具，又把风林叫上问道：“这阮氏可是你发妻？”风林说：“阮氏是小的继室。”滕公道：“是了。他的口供不一，曹代状上是借曹公子本银五百两，十八日出门的；阮氏说领四百两。曹代说风林今早杀曹成，阮氏说昨晚三更天杀的。四邻又说风林十六日起身出门之后，先是曹成走动，后是曹公子往来，既风林同曹成出门，岂有后又往来两日之理，其中必有妒奸之事。且待那三人来时，便知明白。”

不一时公差拘三人到堂，滕公先叫伍林生上来问道：“风林三月前，将甚么东西与你行兑换多少银子？”伍林生道：“小的开行，出入多了记不得，却逐日有帐，求老爷看帐便知。”遂呈上一本帐簿，滕公查到七月十五日，果有珍珠一串换银四百两，下注金鸡巷，风二员外亲换。滕公看毕，也不说出。又叫张星如上来，问道：“风林是几个人到你行中卖货，有多少银子货物？”张星如说：“昨日有一个姓鲍的亲戚到小的行卖货，货值四百余金，现有杭州潘锡如行内的发票。”滕公听了，问曹代道：“风林借曹府本银是几百两？”曹代道：“四百两。”滕公道：“你这刁奴才，你状子上写的是五百两，你才见他说四百两，你就说四百两。”又对阮氏骂道：“我自然拶你这贼妇，你才好好直招！”又叫得财上来。那小厮未见过官，走上来也不跪，只是呆呆站着。滕公叫左右不可惊吓他，笑问道：“曹成是你家舅爷，日日来家歇宿，今日却被何人杀死？你可从实说来。”得财见官问他，便哭着跪下说：“舅爷不知何人杀死，日前与娘娘同坐同吃，夜里与娘娘同房歇宿。”滕公听了大怒，指着阮氏道：“你这贼人，做得好事！”喝左右把贱人拶起来。

左右正要动手，忽报禀：“圣旨到了，请爷接旨。”滕公听得旨下，哪里还审官事。吩咐将风林阮氏曹代收监，张星如武林生等放去，得财邻人差押，着春香回曹府，待接了旨回来审。衙役将三人押下监牢，阮氏被风林骂个不休。那些看审之人挤在旁边，皆看接圣旨。堂上摆了香案，只见一个钦差，八名校尉走到上面，滕公俯伏在地，那钦差开读圣旨：

圣旨已到，跪听宣读。诏曰：朕念尔滕端乃先帝旧臣，不忍拿诛，降职为湖广知府，令尔改过前非，仍官还原职。今由督抚奏尔虐民酷吏，本当正法，朕禀遵先帝之遗训命锦衣卫锁解来京严审，该部候旨定夺钦哉。

滕公谢恩已毕，那校尉上前剥去冠带，上了刑具，将圣旨供在案上。那些看的人听见读过圣旨，拿下滕公，个个发怒喊叫，闹出府门。

不一时，街上锣声大振，士民人等，手内各执兵器，足有几千人拥在府衙，众人齐声乱喊道：“滕太爷为官清正，不贪民贿，不用屈刑，如何不行升赏，反要拿问，我等合力保留，不允者，我等先杀钦差。如今天下荒乱，奸臣当道，强者各立一方，我们就保滕大爷为王，有何不可？”内中有知事的说：“看钦差怎样，慢作商量。”鲍刚跟着大叫道：“列位，既是奸臣当道，屈害忠良，滕老爷清正，今被拿问，万死一生，不若反了，有咱承当！”那些人说：“这位好汉到有义气，又有胆量，就把他做头脑。”三三两两，胡言乱语。

且说滕公与锦衣卫在内堂说话，这锦衣卫姓龚名进，乃滕公乡亲，今奉

拶(z n, 音赞 上声)——旧时用一种叫拶子的刑具夹犯人的手指。

圣旨也不得已。正说话间，听见外面衙役禀道其事，滕公听了大惊，与钦差来到大堂。众人见了喊道：“太老爷有功于社稷，无罪于朝廷，如今不恩赐升赏，反来加害，小民等情愿不避刀斧，保留太爷。”滕公道：“众位贤民，此言差了，我有罪无罪，进京自有分辨启奏皇上，若诸位如此乱为，本府有灭门之祸，非是爱我，是害我，若全我名，终世不忘。”众人道：“只请钦差大人先回，我等连名保奏，不准再商议。”钦差问众人道：“你们不要如此，皇上旨意写得明白，解京候审，有罪无罪候旨定夺。你们写表进京，皇上看了你等的意思，自有还在之日。”众人听了，气渐平些，滕公作谢众民。众人出了府门，议出几个头领写成表，又凑三百余金，又议几个人跟公差进京。次日众百姓哭送滕公上船方回。滕公安慰一番，开船往北京而来。此乃米相恨滕公的前仇，故假传圣旨。到京之日即禁天牢，并无发落。百姓表章何能上达，跟去的年老绅衿无计可施，只得各自回家。

再言曹公子，听得知府相验之后，回衙审问，家丁来报：“太爷审真了！各人口供不同。”那曹若建心内着惊，又闻圣旨来拿滕公，方才放下心。本城有个二府，费了许多银子，在上司处谋署知府的印。曹公子探得此信，心中大喜。原来这二府姓王，乃曹尚书的门生。那日王二府到了知府任，晓得风林公案事情，第二日上街拜客就到曹府。门上通报，公子即时接进，行礼已毕，公子道：“恭喜世兄荣升，弟尚不曾拜贺。”王二府道：“这是上司之意，世弟怎敢自为。”公子道：“此乃世兄巧言，小弟有一事还望兄周全。”便把风林之事说了一遍。王二府笑说：“总在世弟身上，只是那俏佳人到手，世兄却如何谢弟？”公子笑道：“自有些须微敬。”王二府道：“这不敢相领！只要世兄在老师面前提携足矣。”公子道：“总在小弟身上。”王二府告别回衙，公子送出大门。

王二府回到府内，示期某日将风林人犯带齐听审。那些书役忙个不住，公子带了银子上下都买通了。把前供尽皆改去，将郁四得财二人弄在一边，不让他上堂。这也是风林该受人害。鲍刚日日府前打听，那日午牌时分，王二府升了大堂，提出风林阮氏跪下。王二府也不叫四邻，只叫风林上来跪下，说道：“禁城之内，怎敢谋财害命，杀死曹成，从直说来，免受刑罚。”风林上前哭诉，与滕公一般。王二府大怒，道：“滕端是你买嘱，本府怎肯徇私，不夹如何肯招！左右，与我夹起来！”那值日差役受了银子，无不用心，一时将风林夹起。风林死去半晌，方转还生，叫道：“小的受刑不起，愿招了。”鲍刚听了“愿招”二字，无可施設，便出了府门，回行收拾行李，又付十余两银与行内，托他照应风林，自己奔杭州而去。

风林招道：“小的实领曹府本银五百两，同曹成买货回来，一时浅见就将曹成杀了。”二府道：“货物在哪里？”风林说：“在星桥张星如店内。”二府叫风林画供，松了刑具，将阮氏曹代放出，将风林发在死囚牢里，发封皮到张星如行内，封了货物，将曹成棺木掩埋。然后退堂，改了口供，申详上司。这阮氏回家收拾细软，一乘小轿抬进曹府。不表。

再说风林下狱，亏他平日待人有恩，这禁子都平日受过恩典的，都来替他上药收拾。有些口快的报信说阮氏进曹府去了，风林听了气上加气，不知鲍刚哪里去了。那襄阳满城百姓个个皆知阮氏先与曹成有奸，后与公子有奸，命曹代杀了他来害风林，又只恨那王二府受贿出害良民，俱是敢怒不敢言。

那些受过风林恩惠的人，今见他受枉，都来买着禁子照应他，此地怨声震地。曹公子恐怕弄出事来，便亲自到上台断理，把风林问了个禁城白日谋财害命之罪，不待京详，只候督抚发下王命，立时处决。不知风林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重改口供顺奸恶

话说王二府受了曹公子贿赂，将风林屈打成招，问成死罪在狱。又见怨声散满全城，恐怕祸来，又亲到上司处谋干，将风林问个白日谋财害命之罪，不等京详，只候发下王命就要处斩不提。

且说鲍刚离了湖广，晓行夜宿。那日到了杭州，进了城直奔吴府而来。到了大厅，只见众人围一大汉，在那里说话，你道这大汉是谁？原来就是马俊，从开封府来，所以众人围着讲话。郝鸾见鲍刚也回来了，心中大喜。马俊问了鲍刚姓名，鲍刚又问常柳二人的姓名，大家见礼已毕，郝鸾邀进书房坐下。马俊见鲍刚生得肩宽背阔，心甚欢喜道：“久闻兄的大名，今日才得相会，名不虚传。”鲍刚道：“小弟是有勇无谋之人，怎比得兄长文武双全的英雄。”大家说了一会话，家人摆上酒肴，依次坐了。酒至数巡，常让说：“前日周兄回来，说马兄在开封干出这些事，小弟听了抖衣而战，不知仁兄怎得脱身，孙佩贤弟如今怎么样了？”马俊道：“小弟险些不得相会诸兄。”将前后之事说了一遍。郝鸾听了，无不称说道：“不是马贤弟有通天手段，焉能得脱圈套。”郝鸾见众人俱是欢笑，惟鲍刚闷闷不言。郝鸾问道：“贤弟与风二员外上襄阳去两月有余，今日方回与马兄相会，贤弟因何不悦？”鲍刚见问，就把风林被害之事细说了。马俊听了，大叫道：“天下哪有这等不平之事！待我救了孙佩回来，到襄阳杀那赃官并奸夫淫妇，救出风二员外，方显大丈夫的手段。”鲍刚道：“兄长请放心去开封府去救孙佩，这风二员外在小弟身上。”马俊道：“非俺不能救孙佩，无奈无帮手。这一回去要个胆大些的方可成事。”鲍刚道：“小弟襄阳去也要帮手才好。”周龙道：“小弟不才，愿与马兄到开封府走走。”马俊道：“若是贤弟同去，不怕救不出孙佩。”周顺想马俊是个黑夜做事的人，却不敢与他同去，这鲍刚决不象他那样做事，不如同他去走走，便说道：“愚兄同鲍贤弟走走。”鲍刚看了周顺两眼，暗想：“动武要须这样汉子才惊人。”便说道：“好，好。”郝鸾道：“非是愚兄怕事，怎奈我母舅屡屡与奸相作对，令马兄弟到开封府劫狱，是件犯法的勾当，鲍兄弟到襄阳或是牢中劫出，或是劫场抢救，亦是惊天大事，两处得了手，总要到杭州相会，倘被人知，竟传出吴府存留劫狱的人犯，奸相再上一本，岂不害了母舅全家？据我想来，必须寻个下落，方好两下归一，不在杭州，与我母舅无干。”常让道：“兄言正是。”陈雷笑道：“小弟倒有一个去处。”柳绪道：“兄长有何去处？”陈雷道：“等马兄鲍兄四人去后，我同郝兄竟上铁球山，与焦豹、王常、樊冲三人聚义，招军买马做他一番！”众人听了，齐声说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要去，择个好日子起身。”计议定了，常让道：“小弟有一事奉告，闻柳年伯升了礼部尚书，柳兄弟奉母命进京看父亲去，明日起身；小弟母舅升任扬州太守，亦奉母命致贺他，亦是明日起身，不能相送诸兄，待事毕之后，小弟二人再到山相会。”郝鸾道：“二位贤弟既奉婶母慈命，愚兄怎好强留？”众人饮到更深，常柳二人与众人洒泪而别。

不言常让次日往扬州，柳绪亦往京都而去。且说郝鸾等过了一宿，次早马俊、周龙、鲍刚、周顺各各收拾行李，多带银子，辞了郝鸾陈雷，分路往湖广开封而去。郝鸾往后堂，辞别母舅表妹，道：“愚甥在此许久，要回去

走走，多则两月便来。”吴夫人说：“贤甥早去早来，忽忘母舅嘱咐。”郝鸾道：“愚甥晓得。”便出来吩咐家人小心办事，又叫将行李送在陈雷饭店，随后到了陈雷饭店，陈雷叫人收拾已毕，同郝鸾背了行李，又吩咐小二好生看店，二人离了杭州，竟上铁球山来了。非止一日到了山寨，陈雷引进郝鸾与焦豹、王常、樊冲等相见礼毕，见厅上走出风公。郝鸾一见，想起陈雷说一个姓风的，谁知果是风年伯，连忙上前拜见。风公见了，惊喜非常，二人各叙别后情由，又告知救孙佩的事。风公听了，心内悲伤。那焦豹见郝鸾相貌端正义气，愿让郝鸾为大王，郝鸾再三推辞不过，只得允情。当日杀牛宰羊，祭天告地。焦豹挽陈雷、郝鸾在聚义厅上正中坐下，张魁、樊冲率小头目参见已毕，又犒赏喽啰在大厅饮酒不表。

且说鲍刚周顺，那日到了黄昏，抵达襄阳，到张星如行门首叩门，里面打杂的出来开门，认得鲍刚，后面又跟个大汉，便请至厅房坐下。行主出来相见，礼毕，问了周顺姓名，用了晚饭，摆上酒来，三人饮了几杯。鲍刚问道：“咱去后，不知王二府将风二爷怎生审法？”张星如叹口气，道：“好人莫有好报。”就将曹公子到上司谋干，及阮氏淫妇已入曹府，并将货封了，只等王命处决等事一一细说。鲍刚听了大怒道：“天下有这等狗淫妇，上天怎不报应他呢？反了！反了！咱怎肯与王二府干休。不杀这淫妇不为大丈夫！”张星如劝了一会，各人安慰。次日清晨，梳洗已毕，鲍刚穿了玄色箭衣，里面带了银子，宝剑藏于腰内，外系鸾带。周顺穿花布的大衣，腰束丝带。鲍刚叫他暗带双刀，别了张星如，走上街来。听见行人骂王二府，又见一人拿竹子在街上叫道：“你们各家关门，今日出人呢。”那些开铺的听了，纷纷将店门关上了。又见些贫穷百姓，手拿香烛纸钱，齐说道：“我们都去法场，等风员外来时，我等将纸钱烧了谢他昔日之恩。”鲍刚听了，扯住一个问道：“你们说出斩甚么人？”那人道：“今日出斩的是我恩人风二员外，被淫妇奸夫屈害，今日王命到了，在西市桥处斩。我等无所报答，故将纸烧化，可聊表寸心。”鲍刚听了此言，回过头来对周顺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咱们来得凑巧，喜得带了兵器来，且跟他们去看看。”周顺道：“甚好。”二人走到西市桥边，见礼祭之人一路不计其数。此时还早一刻，未曾绑来。鲍刚看有座酒楼，离法场不远，那店伙计收拾关门。鲍刚上前说道：“俺是过路的，不意法场阻了去路，况且肚饿，借你楼上吃些酒饭，自然与你银子。”店小二不知好歹，便应道：“爷们既要吃酒饭，请上楼坐。只是一件，王老爷公座紧靠着酒楼底下，爷们切不可高声。”鲍刚道：“俺们晓得。”便同周顺上楼坐下，小二捧上酒肴，二人狼吞虎咽吃了一顿，小二又送上酒来。鲍刚对周顺说道：“俺们来得这样凑巧，俺们多饮几杯壮壮神，好与这班狗头厮杀。”周顺道：“早知今日要斩风二员外，也叫陈雷来相帮相帮，今日眼睁睁是救不成了。”鲍刚听了此言，圆睁两眼对着周顺道：“这样一个大汉子，这般胆小，俺同你来，又不做买卖，又不看亲戚游山玩景，原是救风二员外性命。恰恰是他典刑之日，正是天不绝风二员外，方才遇着俺们前来。大丈夫要做惊天动地之大事，才算得好汉。只等风二爷绑来，你我跳下楼去杀了监斩官，救了风二爷出城往铁球山，也有些光辉，好见郝大哥。你若如此胆小，见杀不救么？”周顺暗想道：“前日同马俊到开封府，他还是夜里私行，鬼头鬼脑的做事，今日这鲍刚青天白日要劫法场，这胆也不知多大？”便又和颜劝道：“非我胆小，劫法场不是小事，他自然有守城营兵围护，况我二人初到此处不识路径，倘若他将城门关了如何是好？二者他的人多，你我只二人，

顾前不能顾后。三者要再得一人方好，要一人在前开路，一人断后，一人背了风爷，方保无事。我们做好汉的也要识些时务，何必将性命白白的送于小人之手？仁兄须要三思而行。”鲍刚道：“你说的多是书儒之言，这城内能有几个营兵，却也不在俺心上。况且一人拼命，万夫难当，你是个要命的，待弟一人救他。”正在讲话之间，楼梯响处，上了一个人来。二人吃了一惊，但不知上楼的是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救风公一人报德

话说鲍刚周顺二人正说话时，只见楼下走了一个人上来，相貌凶恶，口中叹气：“罢了，罢了！今日同这一班狗头拚命。”鲍刚坐在上面心想：“若得此人帮手，大事成矣！”那人看鲍刚，心内想：“若得二人相助，不怕不成。”又在腰间取出两支铜，约有四十多斤，放在桌上“咚”的一声，大叫道：“快取酒来。”周顺细看，却认得那人，叫声：“贤弟，往何处来？多时不见你。”那人大笑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帮手有了，原来是周兄，小弟得罪。”鲍刚见周顺认得那人，便道：“请过来同坐。”那人与鲍刚见礼坐下，便叫小二添杯筷酒来。那人不管好歹，也不让让，就如两三个月不曾吃饭的光景，狼吞虎咽，吃了一饱，又筛了几杯，方才问道：“此位尊姓大名，贵处哪里？”周顺道：“此位顺天人氏，姓鲍名刚号子英。”那人起身说：“久闻鲍兄大名，今日相见，三生之幸。”鲍刚说：“请教兄长尊名。”那人道：“小弟扬州府县人氏，姓曹名双字德先，绰号病钟馗。今日有件大事，在此吃三杯酒助兴，不想竟在此相会二兄。”周顺道：“前日有人说你在外贸易，今日却在此。”此时曹双叹口气说：“小弟蒙众友凑三百余金办了杭货来湖广，刚上一小船，得了风寒病，行到半路遇大盗将我货物行李一劫精光。小弟权在三宫殿住着，不想病了一百天，只得沿门求乞。那日在珠宝店门首，一位中年员外见小弟犹如亲友，又问了小弟姓名人氏，请我进去吃酒饭，又赠衣服、行李，又与我白银十两。我问姓名，方知是金鸡巷风二员外。那时小弟行在半途，遇见焦哥，又赠我百多。这几年仍在外贸易。闻得风二员外处斩，不避刀斧要劫法场救他，以报前恩，欲烦二兄相助。”鲍刚听了此言便跳起来叫道：“好爽快，我们也是为此事。”三人说先杀王二府那个狗官，然后杀那淫妇奸夫。周顺又把杭州结交郝鸾之事说了一遍，“我们劫了法场，救出风二员外上铁球山。”曹双道：“好。”鲍刚道：“我背风二爷跑，曹兄断后，周兄开路，只等风二员外绑出来就动手。”

且说禁头听了杀人信，备了酒肉与风二爷吃。平日风林为人好，一入牢中禁头又不上刑具，安心在内养活，活得比先前胖了好些。只见一班禁头办酒肴，有人进来说：“风二爷到此半年有余，小的未曾孝敬。”风林说：“我自下监，未曾敬你们。”摆上酒来，吃了数杯，风林说：“半年多了不见上司批发，思早归九泉，省得费用你们钱财酒饭。”禁子劝他一番说：“岂不闻‘逢着好花采几朵，逢着好酒吃几杯。鬼门关无花采，地狱门中酒市稀。’”风林听了此言，吃了一惊说：“大哥此言敢是京详到了，是我出头之日？”禁子跪下哭道：“小人不能替二爷伸屈，曹贼在上司请了王命，不等京详，今早本官说督抚批下，今日午时三刻是二爷喜期，小人闻知不忍。”说罢又哭。风林听禁子之言，呵呵大笑道：“苍天，苍天，我只说不知几时出头，上天，今时快活了我了。”只见众人进来恭喜，风林说：“各位奉上司之命，无半句怨言。”说罢将衣服自己脱下说：“请列位绑了我。”众人见此光景，无不伤心下泪。莫奈何，只松松绑了，禁子掉泪送牢门。风林又对众人说：“来生补报。”押到大门之外，二府坐了轿，先到西市桥，四个守备点齐了兵，押护而行。行不多远，就有人祭。从曹府门前经过，只见那些贫民施钱化纸，哭哭啼啼骂奸夫淫妇。曹府家丁想来阻住，看势头不好，只得忍了。风林来到法场，绑在桩上。刽子手领了花红，那活祭之人不知其数，都在旁哭，王二府标了行刑。且鲍刚三人看得明白，那祭奠之人有数百还多。叹道：

“风二员外行善之人。事不宜迟，早些动手。”三人把衣服脱了，整理停当，各执兵器。鲍刚用手推开窗户，大叫一声如雷一般：“狗狼养的，不要动手，披头太岁来了！”“扑通”一声跳下楼去。曹双、周顺叫道：“病钟馗、火判官来了！”众兵丁听得喊叫之声，见楼上跳下三个大汉，手持兵器，来劫法场，呐喊一声惊天动地。不知三人可救得风林性命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杀赃官百姓沾恩

且说鲍刚三人从楼上跳下，大叫道：“你们这班狗头，休要动手，俺们来劫法场了。”那些兵丁听得有人劫法场，正要上前，被一阵冷风逼住，原来鲍刚宝剑出了鞘，一时寒风冲人。跳下楼时正在王二府背后，那王二府正要提笔判刑，听得大吼一声，唬得把笔丢了。鲍刚砍了四个兵丁，抢入篷内，王二府见黑汉提剑砍来便跑，鲍刚手快，赶上一剑砍为两段。鲍刚又砍了两三个兵丁，到了桩前，割了索子，把风二爷背在身上，曹双帮忙扎好。鲍刚喊叫：“我绿林中好汉特来劫法场，救风善人出城，让我者生，阻我者死！”此时众兵丁和祭的人纷纷退远，那四个守备见劫了法场，拨马当先大叫：“无名野贼焉敢大胆。”鲍刚显他的武艺，奔上便大叫道：“不知死活的狗头，焉敢拦俺的去路！”仗剑砍来。四个守备抵敌不住，只得退后。鲍刚手起，一剑砍了中间一个守备落马。曹双见鲍刚来帮他，他便赶上前去又一剑打死了一个守备跌下马来，那两个守备只得往后路逃去。被伤兵丁谁敢阻他？那些兵丁见鲍刚三人凶恶，杀了两个守备，内有个少年兵丁正端着弯弓要射风林，一个人说：“当初你父亲死还是风二爷买的棺材，你不报恩？”又有个兵丁要用挠钩勾他。有一兵说：“没良心，你妻子是哪个娶的？”那人便不动手。鲍刚骑了守备的马寻路出城。街市中听见劫了法场，各家关门闭户，哪里关得及门？有个胆大的看见鲍刚骑马跑来，指道：“转弯才是北门。”走不多远又走错了，有人指他走到城门口，守城人半拱手说：“爷们不要动手，城已开了，请爷快走！”鲍刚三人保了风林，出城奔大路而行，走了五六十里方才叫风林歇歇。曹双上山到那僻静之处打劫些孤客，剥了几件衣服，来与风林穿了。各诉前情，风林拜谢三人救命之恩，言毕四人取路往铁球山去了。

且说城内见盗贼去远，方才领着兵丁，赶出城来，赶了半天不见了，只得收殓王二府并二个守备，清理街道，文武各官写了盗贼抢劫法场杀伤官员兵丁的详文申详上司，缉拿凶盗。那曹公子听得劫了法场，抢去风林，恐惹出是非，便与阮氏商议带银子往表兄张澄如任上去安身，不题。

且说马俊周龙到了开封府，二人在饭店吃些酒饭，走到一个树林内，二人坐下。到一更时分，马俊对周龙道：“愚兄要去了，将这行李放在树林之内，事完来取。”二人来到吊桥，马俊说：“你在破城坡之下等我，我救了他就来，千万不可走动打盹。”周龙道：“晓得，仁兄放心，”马俊便抓把土一洒升空如飞，到了县监便收了法，落在屋下。只见狱卒巡更甚严，已有二鼓，想：“知府被我吓了一次，如此防守。”取出断魂香，口内先衔解药，那香从屋上丢下去，狱卒人役打几个涕嗅都躺倒了，梆子、铜锣洒在地下。马俊从屋上跳下来，找到孙佩所在。只见点着一盏灯，便念了一遍解锁咒，把门推开，见孙佩睡在左边床内，罗先生睡在右边床内，二人讲话。马俊走上前，把手一拱低声叫道：“罗先生，晚弟一向少来看你。”马俊义叫声：“孙贤弟可好？”孙佩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仁兄好大胆，上司批文各处缉捕你，你来做甚？”马俊说：“奉郝大哥之命救你出去。”孙佩道：“仁兄能飞上屋，小弟如何去得？”马俊道：“俺背你出去。”便将刑具去了，对罗先生说道：“非我薄情，奈我只救得一人，不能再救先生。况孙佩是没有家眷的，先生是有家业的，我此时救你出去连累家小不美。先生放心，待我想法来救你。”先生道：“壮士之言正是，你二人前程远大，快去！”孙佩道：

“晚生去了，恐连累先生。”先生道：“不妨，你二人快去，我自有主意。”孙佩有不忍之意，洒泪而别。马俊取条绳子，底下是布，孙佩在兜内坐下，自己带着绳跳上屋去，把孙佩扯上了屋，背在身上，沿屋跳到城边，依旧照前兜住孙佩，扶到破城垛处，低低叫声：“周贤弟。”周龙听得城上是马俊声音，答道：“在此。”马俊说：“好生接着孙贤弟。”便将索子放下去，马俊跳下城来。过了城河，到松林之内，取了行李。孙佩又问了周龙姓名，三人连夜奔去。次日到了一个镇市上，孙佩洗了澡，换了衣服，奔山东大路，往铁球山来了。

再说罗先生见马俊去后好一会，故意喊道：“不好了，马俊把孙佩救去了！你们快来！”惊了隔号的人。那些巡更的人听得喊叫，各执兵器奔到狱神堂来。看见那狱卒巡役俱睡在地下，便一脚踢醒了，一齐来到罗先生监，果然不见了孙佩，惊得面如土色，狱官忙进府禀雷太爷。此时正交三更，雷知府审事方完方才退堂，只见家丁禀马俊劫去了孙佩，唬得雷太爷魂不附体，忙坐了大堂，问了几句，即传了马快捕役兵丁赶出城来，四方五路追寻。赶到天明不见，只得领了众役回覆知府。雷太爷提出罗先生问道：“马俊来劫孙佩时如何不叫，马俊去后你才假喊，你还说不是马俊朋友，今看来你必知他起脚窝家。你且说来，本府还放你一条生路，若是不招，必用大刑审问。”罗先生便哭诉道：“青天大老爷，马俊出入从前都晓得的，昨夜三更从屋上跳下来，小的要喊，他手内拿有刀，小的不敢喊。他说：‘我当初弄你来医孙佩，如今孙佩病好，他说连我一同劫去，不料被太爷那番惊唬险遭不测，今日特来救你二人出去。’小的不肯，说：‘我在城里有家业，宁可我死，免得连累家眷。’马俊说：‘你不去亦罢了，我上屋时莫喊叫。’他就竖起刀来说：‘你若喊叫，我事不成，不如杀了你罢。’孙佩讲情，方才饶我性命。他在腰间取了药，抹在小的口内，一时舌头麻了说不出，把孙佩劫去了。药性已过，小的方喊出来。”这雷太爷是清官，见他所说的情实，知马俊本事，仍将罗先生收下，只把禁卒打了几板，申详上司，与各州县捉拿马俊。不知可拿得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风栖霞误入烟花

话说周龙、马俊、孙佩三人离了开封，往铁球山来了。非止一日，到了山寨，见了郝鸾人等，又见了风公。他翁婿抱头大哭，各诉离别之苦，又见过岳母。正在叙话，又见喽啰报道：“鲍爷劫了法场上山来了。”众人请上厅来，风林与风竹骨肉相逢，各诉苦情。众人问曹双名姓，鲍刚马俊各说劫狱劫法场事。言谈之间说只有风小姐一件公事未完，从此以后山中招兵不表。

且说风栖霞被莫上天拐在扬州，不料途中不服水土，身染重病，幸喜医好了，迟十余日方到扬州。莫上天父子商量卖他到乐春院里去，银子才得多呢，便去请了一个妈儿来看。这个妈儿是乐春院官妈，一见小姐容貌，喜得老虔婆心痒难抓，便问姑娘多少年纪。上天道：“有十八岁了。”风小姐见妇人举止不正，不与他叙话。那婆子同莫上天回到院内，正遇见本城二个篾片，一个叫张三，一个叫李四，历年在院作牵头的。见了上天是北方人口气，便问：“此位是谁？”妈儿说：“不瞒相公，他是开封府来的，带了一位姑娘前来投我，二位相公来得巧，在此做个中人。”张三李四听了此言，满心欢喜，要落几个媒钱，便说：“好事，好事，恭喜妈儿发大财。”妈儿扯张三李四到后说：“姑娘人品好，烦二位相公从中撮合，成事之后，老身感谢白银三十两。”李四道：“姑娘叫甚名字？”妈儿道：“不曾问得，事成之后重谢你们。”李四道：“你如今愿出多少银子买呢？”老妈道：“难得这个姓莫的愿卖与我，我如今情愿出银子五百两，若不够再添几两。”李四听了便与张三丢个眼色道：“妈妈你陪莫大爷坐，我二人商量好与莫大爷说话。”张三李四至无人之处说道：“我们作了半世蔑片，不曾赚过大银。今日这事，听口气千金可出。莫兄是要卖的，我们只允他三百银子，万不得，只允他四百银子，看他口气何如？如若肯了，多下有银子我二人均分。若姓莫的依我们，我叫他多要些，不怕妈儿不出。”二人来到厅上，来问尊姓大名。莫上天道：“小子姓莫名上天。”二人道：“失敬了。”上天又问他二人姓名。妈妈叫厨上办酒，张三李四道：“我们看看回来好讲价。”妈儿道：“不消相公去看。”莫上天是油口光棍，见人面目知人心事，说道：“看看何妨，回来价钱好讲。”三人起身来到茶房坐下，莫上天说道：“小弟已知二兄尊意，我只要银六百两，多了奉送二位。”张三李四见莫上天说话在行道中，说道：“莫兄明人，方才允了五百两。”莫上天只是摇头，吃了一会，谈完了事，回到院中，妈儿摆酒坐下，吃了酒饭，妈儿问道：“不知那位姑娘与莫相公什么亲，叫甚名字？”上天依仗张三李四的力便不瞒，说道：“三位，那个女子是有亲人父母的。乃太常寺正卿风竹之女名栖霞。”又将遇难之事说了一遍。李四说道：“管你正卿不正卿，女子卖与我们，凭我做证。”妈儿道：“将银子买人，依我院内规矩，但不知莫上天要多少银子？”莫上天道：“外事问人，就拿大帽子磕他，况张李姓二兄在此，不说虚头，看价要银不二价，实价要银千两。”妈儿说：“中等女子哪要众多银子？”上天说：“风小姐乃黄花女子，官宦人家小姐，琴棋书画、吟诗作赋件件皆精，难得这宗银子，却是担着厉害，如何不值千金？”李四说：“莫兄请让些。”又对妈儿说道：“莫兄要千金，你难道就应他一千两吗？丢掉他的再讲你的，却也要还他价钱，让我们好说着。”妈儿说：“少不是路，实与你五百两。”

篾片——旧时富豪人家专事帮闲凑趣的门客，目的是捞取一点好处。

上天道：“哪里有还个对合的道理，哪有许多虚头。”李四道：“适才我们看得明白，果然上等人才，须与他八百金，若肯就兑银子。”妈儿道：“张李二相公不是当玩耍的，不是空口讲白话的，一千八百既是二位相公说了，添上一百罢。”上天摆手说：“八百都不肯。”李四说：“一个一千，一个六百，张三兄又说八百，只少二百两，我如今有个道理，且将姑娘接到院中住了，过几天肯接客，就是八百两不为多，若还不从，还是六百两。”妈儿说：“不允八百两。”张三说：“只要肯接客，我二人打听，大嫖客不愁这二百金。”妈儿只得依了。当晚莫上天三人各回去了，就将此事对父亲说明。次日莫老对风小姐说：“今日定下了船，请小姐先到船内，行李随后，不消十天父母团圆。”小姐道：“多承老丈同令郎，到那时重金相谢。”轿子已在门外，小姐上轿，上天跟到院来，轿夫是吩咐过一直抬至后楼放下。妈儿领众姐妹上前接见，请小姐下轿。道：“莫相公是我侄儿，老身请姑娘来玩玩，又恐小姐见怪，所以今日悄悄的请小姐玩几天再送小姐上船。”小姐见妈儿有些犯疑，小姐又见那些女子打扮妖娆，口内不知说甚么，立住脚问道：“莫老丈父子哪里去来？”妈儿道：“在前厅，请小姐到后面坐。”走到后面却是三间大屋、妈儿上前点了香，请小姐拜神。小姐说：“自幼在家未曾拜神。”丫环说：“奶奶代姑娘拜罢，他是新来的，有些害怕。”且不知风小姐身落烟花，不知接客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常云仙欣逢贞烈

话说风小姐被莫上天拐到扬州，卖与乐春院内，小姐尚不知道，心中犯疑，观妈儿排祭点香，小姐就有几明白了，道：“你们这些贱人，诱良家女子入娼，当得何罪？快叫轿来送我回去！”妈儿笑道：“我儿，你说的好容易话，却不知道来得去不得，如今若是依我说，为娘的还疼你还爱你，作好衣服与你穿，好金珠与你戴，好东西与你吃。若是不从使性子，为娘的吊起你来，剥去衣服打一顿皮鞭。莫说你是正卿的女儿，就是王侯的郡主进了我的门，也要随我呢。俗语说的好：端我的碗，就要伏我的管。”小姐听得此言，急得面如土色，眼睛直睁。妈儿又指着骂道：“你是宦家女子，倚着势力压我，我是不怕的。”小姐哭骂道：“老娼妇，莫说打，就是杀我也不从的。你这老贱人！老娼妇！”骂不绝口，把个妈儿骂得气冲斗牛，心中想到“此女有些傲手，今日要与他一个下马威，他才怕呢。”便命丫环剥去衣服。那些丫环不敢违拗，可怜把个闺中弱女拖倒在地上，上下的衣服剥去，只留中衣。那妈儿紫涨着脸，象杀人的样子，拿了一条水浸的皮鞭，又叫道：“丫头们，把这个不识抬举的小贱人吊起来！”丫环答应一声，取了一条绳子来，恶狠狠的把个风小姐吊起来。那些娼女上前劝道：“姑娘顺从了罢，免得受苦。”小姐口内只是大骂。妈儿提起鞭子，不住手的打了一顿。小姐忍着疼，还骂不止。妈儿心头火起，说道：“老身打死你这小贱人，谁要我偿命？不过丢了几两银子。”举起鞭来又打个不住。妈儿打得狠，小姐忍着疼骂得凶，只打得浑身伤痕。妈儿心内一想：“打死了不好与莫上天讲话。”便对丫环娼女丢个眼色，众妓女假意跪下劝道：“妈妈息怒了，今日饶他，明日我们劝他依从。”妈儿说：“我今日是要打死这小贱人，看你们情面饶了他。”便叫丫头放他下来。内中有个女子叫阮三官，口舌甚利，说道：“妈妈，霞姐新来，等女儿慢慢劝他。”妈儿道：“你们不知道，他是黄泥心，越烧越硬，不要劝他。”阮三官道：“我若不能劝霞姐顺从，情愿领三百皮鞭。”阮三官替他穿上衣服，见他头发蓬松泪痕满面。阮三官劝道：“这也是命该如此。”妈儿道：“若不是众位姐姐讨情，怎肯饶他？”阮三官同众姊妹们劝他上楼去了。又叫丫环寻些定疼药来，将定疼药搽了。众娼女劝了一会散去，只有阮三官低言巧语长长短短说了一回，小姐只是流泪而已。妈儿到前厅，见张、李二人说道：“好个扭手的女子，若不是老身，谁能降服他？”张、李、莫三人见妈儿有气，张三道：“若是小姐扭手，整治他一回，自然怕你的厉害。”妈儿叹道：“将好言好语劝他，他倒装腔作势，叫他拜利市神他不拜，又把我大骂，是我打了他一顿。我这霞姑娘很有些扭手呢。价银就是八百两，只等他肯接客，便兑银子。”张、李道：“这个自然。自古道：水性女子。妈妈你可说些淫言浪话去打动他的心，自然降顺。”当晚三人又在院中吃了酒饭，各自散去。

次日三人约齐来讨信：“可依从？”妈儿说：“不仅不依，连茶饭也不吃，只要寻死，日夜着人伴他。”说完，三人去了。过了十余日依然一样。张、李、莫三人对妈儿说：“我们有一计在此，我们三人上街寻个书生，生得标致，又有要势的人，先与他说明，若依从便罢，如若不肯就行强。或者月里嫦娥爱少年，恐佳人见了标致书生就肯依从，也未可知。”妈儿道：“你们去寻访。”当日三人往四处找寻有容貌有势力的书生，一时难遇。妈儿在院内也不打骂与他，也不逼他接客，反将好言劝他吃些茶饭，不提。

且说常让那日别了郝鸾人等，奉母命到扬州来望母舅姚太守。那日到了扬州钞关码头，叫人挑了行李，直到扬州府衙门内，走到大堂对差役说：“我相公从杭州来的，是太爷的外甥，姓常名让，烦你通报。”门役听了，进内通报。不一时，家人出来说：“太爷有请公子。”书僮叫家人接了行李，打发脚钱，常让走进宅门，来到内宅。只见姚公与夫人立在中堂，笑容满面迎着常让。书僮铺下红毡。常让道：“请母舅、舅母二位大人上坐，待愚甥拜见。”姚公说：“贤甥一路风霜，只行常礼罢。”常让就拜了两拜，夫人扶起。说道：“七八年不见贤甥，今已成了人了。前日闻了你入冀门，真真可喜，姑太太在家安否？”常让道：“家母托赖二位大人，身体康健，时常思念二位大人，特命愚甥前来问安。”姚夫人道：“前日得了京信，知姑老爷升任吏部大堂，如今你表兄亦为吏部主事，多谢令尊提拔之恩。”彼此又叙了些闲话。到晚摆上酒来，三人同饮，酒至数巡，又吃了晚饭，回书房安歇。

次日姚公升堂理事，不得闲谈。常让住了两日，觉得烦闷无聊，而且衙门无事，哪里闷得住。一日用过早饭之后，进内见了姚公说：“愚甥在此数日，不曾出去走走。闻得扬州乃繁华之地，今日特禀母舅大人，意欲街上闲玩，不知母舅允否？”姚公道：“扬州的人奸滑拐骗的不少。”常让道：“愚甥非是贸易之人，不怕脱骗。”姚公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多带家丁，早去早回。”常让听得母舅依允，十分欢喜，道：“愚甥不喜跟随人多，只要一个书僮足矣！”即带了书僮出门，寻闹热街市去顽耍。只见那些店面裹修齐整，货物鲜明。来到一个古董店内，那店主见常让人品俊秀，衣履雅淡，便请到里面坐下吃茶，架上古董听其赏玩。书僮立在门首，见那过往的人甚多，轿、马往来，纷纷不绝。不提常让书僮闲顽。

且说张三、李四、莫上天寻找俊俏书生，寻了几日，三人走得焉哉乎也，缓缓而行。李四的眼快，望见古董店内，坐着一个美少年。李四对张三、莫上天说：“那位相公生得甚好，真是天从人愿。”三人又细看一回，俱欢喜道：“只是如何问他？”李四说：“旁边立着一个小厮，等我去撞个金钟，问他一声，倘有机缘也未可知。”但不知李四怎么问他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篋片邀饮空欢喜

话说张、李、莫三人在街上寻访俊俏才郎。路过古玩店，见一位儒雅风流的少年坐在店内，又见门口站着一个小书僮。三人住了脚，李四道：“你们看店内坐的书生好标致，我们过去谈谈。”张三道：“又不认得他。怎好与他说话。”李四道：“你们略站站，等我去问那小厮。”莫、张走开，李四来到书僮面前叫道：“小哥，你是同相公看古玩的？”书僮道：“正是。”李四说：“你家可是工部徐老爷么？”书僮说：“我们乃是杭州府常老爷家，曾为吏部侍郎，如今升了吏部大堂，公子到这里看本府太爷的，这本府姚太爷是我家舅老爷，问他怎的？”李四又惊又喜，暗道：“果然是位公子，骗得才好压重帽。”离了书僮，来与张、莫二人说如此如此，先着莫老去送信，张李二人故意回头看见常让，便慢慢走进店内，道：“想是常兄。”李四边回头说：“果然，果然！”二人假托熟人，走进店内乱叫道：“常兄，常兄，既到此处，因何沿门经过，就不来看看小弟？”常让见有人叫他，却不认得。常让却不很作大，见二人叫得亲热，立起身拱手说：“不知二位是何处相识？”李四道：“常兄忘了不成？当初小弟们在京曾受令尊老爷的大恩，感之不尽。”张三又说道：“那时小弟们在京，常兄尚在垂发之年。”常让道：“请教二兄尊姓大名。”李四笑道：“小弟贱姓李，名正周，此位姓张名世宏。”常让道：“原来是张李二兄，小生少敬。”张三说：“常兄可是往本府姚太爷衙内来的？”李四说：“姚太爷是常兄令舅呢。”常让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李四说：“闻得令尊老大人升了吏部大堂，小弟们不日进京贺喜，还要求老大人提拔。今日幸然撞见，岂有瞒门而过之礼？”常让见他二人说话不错，便不疑惑了，答道：“小弟初到贵处，不识尊府，未曾来访，另日奉拜罢。”李四道：“岂敢，只是今日既然会见，岂有不尽地主之谊的理，弟备便饭一肴，水酒几杯，聊表心意。”常让见他二人真心实意，他又是斯文打扮，并无半字骗言，便说：“既是二位兄的雅爱，小弟怎好相扰，只是不当。”张李齐道：“说哪里话。”常让与店主拱手作别，店主忙送出店门。常让唤书僮跟随，书僮见李四与公子如亲戚一般，心内有些见疑，怕是拐子，却又不敢则声，只得跟随。过了几条街市，到了乐春院门首，那李四为人尖利，便立住脚道：“小弟舍下还远，张三兄府上陋居，不敢屈常兄贵步，不如借张兄令姐家坐坐罢。”常让道：“怎好造张兄令姐府上？”张三知李四推却，不好作声，想那三百两银子，只得把乐春院妈儿认作姐姐，便说道：“李兄说得是，请常兄进去。”只见半大不大小黑漆门内有两条懒凳，坐了几个汉子。妈儿见张李二人引一位相公进来，认是个嫖客，起身说道：“相公进去坐，待我进去说声。”李四喝住说：“你舅爷和常相公在此，你家爷不在家，说甚么？”妈儿不知头脑，就不做声。他三人走进厅上，见礼已毕，叙了闲话。妈儿先得了莫上天的信，吩咐丫头不出厅，假装着闭门甚紧。不一时摆下桌椅，端出几样鲜肴，二人请常让入席，相逊坐定，假斯文饮酒闲谈。妈儿到后楼对风小姐说：“我如今不打你，为你费了心思，方才寻了一个少年俊俏的郎君，不是低三下四的人。他父亲现做吏部大堂，又是本城太爷嫡亲的外甥，如今在前厅饮酒，他一个吏部公子配你正卿女儿，况今日是黄道吉日，可与他成了亲，到明日，听任你从他去，只叫他还我本钱，肯与不肯一言为定。”风小姐听了此言，心内暗想：“到如今若是直着性子，量这老虔婆放我不过，恐另想出别的主意，坏了我的名节，悔之晚矣，如今且自答应

他，等那姓常的上楼时节将酒灌醉他，先刺死他，我便寻个自尽，全了我的名节。谅本处官府见他外甥宿娼被害，必不放这老贱人，那时亦消了我无穷的怨气。”便假装回嗔作喜道：“妈妈费了心，既得这贵公子，怎敢不从，只是那日忒打伤了些。”妈儿见是允意，便赔罪道：“当初原是老身不是，以后若打，指上生疔。老身且下楼叫人送酒来。”又对阮三官道：“我儿可与霞娘收拾。”吩咐毕了，妈儿欢喜去了。那阮三官替小姐梳妆，丫环送上两席来，一席是阮三官与风小姐吃的，一席是常公子吃的。阮三官劝风小姐吃酒用肴。可怜风小姐今日是断头路的日子，哪里吃得下，只得勉强精神坐着。将至初更，妈儿上楼说：“常公子酒量不佳，竟大醉了，他上楼时，我儿须要小心陪他，且不可拗他。”又嘱阮三官：“我们下楼去吧。”丫环收拾了碗筷也下楼来。风小姐独自一个在楼上，含悲忍泪坐着。

且说张李二人把常公子灌醉了，叫丫环抬上楼去。妈儿替他把大衣脱了，除了巾儿扶上床，把帐幔掀起，又吩咐几句方才下楼，到厅上和三人吃酒。李四夸自己的机见能干，莫上天催促明日兑银子，不再言说。

且说风小姐在楼上坐着，见众人抬上一个清秀书生，年纪约有二十岁，便暗想道：“姓常的，我风栖霞与你无仇，只是你在富贵之家，你父为吏部，只该发愤攻书，怎么来宿娼家，这是前生的冤业，借你一命出我无限的苦楚，全我一生的名节。”小姐走到桌边，将头上珠翠除下，挽了头发，将身上衣衫脱去，只穿件紧身小袄，束条素裙。收拾完毕，已交二更，看楼中烛影昏黄，听天外雁声凄凄，又想父母与孙佩，不觉伤惨，泪如雨下，寸心刀绞。一面泣涕，一面找寻个匕刀儿，却无寸铁。寻到柜底下，在一柳筐之内有一把五寸长的新剪刀，却是阮三官在此作针线忘下的，不曾拿去。他拿在手中，欲向前刺去，又退回几步。但凡作这恶事的人，战战兢兢，又走向前，又想：“姓常的，却不知你是哪方人，有弟兄否，若有弟兄还好，若是无兄弟，岂不绝常门之后？我风氏要你出气伸冤，也顾不得了。”此时常公子烂醉如泥，一时酒不能醒。风小姐拿起剪刀，恶狠狠奔上搭板，要下手刺常让。不知刺不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丫鬟泄漏脱灾厄

话说风小姐要刺常公子，常公子乃是个文曲星下凡，后来还中魁元，他原非无心宿娼。况他父为官清正，只生一子，焉能遭此劫数。风小姐起念时，早已惊了神圣，暗中护佑。当下风小姐手持剪刀向前，常让在醉梦中犹如有人将他身子一推，“扑通”一声滚了下来，把小姐碰了一跤，剪刀抛在地下半边。

公子睁眼看时，见一个女子跌在搭板之上，有剪刀一把，吓得魂都掉了。只见那女子爬起，伸手拿刀。常让忙跪在楼板磕头道：“小生一时酒醉不知怎样误入闺中，乞娘子饶我性命。”风小姐终是个女流，不曾经过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况又未曾刺死他，也战战兢兢的跪下说：“我是含冤负屈之人，无奈在此处，求君子还要救我难中之人。”常公子定了定神，想道：“我同张李二人饮酒之时，是在张兄姐姐家厅上，又如何在此楼上？”又见衣服脱去，到底是官家公子有些才学，便站起来说道：“我问你，那张世宏是甚么人？我同他好好在厅上饮酒，如何就把我灌醉了？我怎样就摸到这楼上？你因何拿刀刺我？须从直说了，若支吾定禀官究治。”风小姐听公子之言，不是自愿来的，忙起身含泪道：“请君子坐下，待难女奉告。”公子先是吓慌了，在烛光之后不曾看得明白，转在灯前，见小姐生得如花似玉，品貌庄正，非娼家之人，只得坐下。风小姐说道：“君子是被何人骗哄进来的？”公子见问得有因，便将白日古玩店遇张李二人之事说了一遍。小姐知是妈儿、张三、李四设计的计，说道：“君子，你说是张三姐姐家么，却不是的，此乃扬州有名的乐春园，院内有个老虔婆，万恶多端，那张三李四是他院内的牵头。还有个姓莫的叫莫上天，我是他拐来卖与院内的。”

公子听了此言，发了怒气，道：“可恶，可恶，这两个狗头好生无礼，焉敢如此放肆，与我兄长兄短，明日定要送官处治。你既是院中女子，为何行刺与我？”小姐哭道：“难女非院内之人，是被歹徒拐卖来的，冤情无限，闻常公子正是本郡姚太爷外甥，只求公子对姚公一言方便，便可救出难中人出陷人坑，报得这冤仇，使我父母没世不忘恩。”公子说：“你父母姓甚名谁？今居何处？怎生被拐？可说明白，小生自然相救，拿这班狗头替你泄恨报仇。”小姐忍泪说道：“难女系河南开封府人氏，父亲姓风名竹，曾做过太常寺正卿。因避米贼之害，欲奔襄阳投叔父风林，半途遇强盗冲散，被莫上天拐我到此，妈儿苦苦逼难女招客，抵死不从。今日妈儿说是吏部大堂常老爷公子，难女假认，其实要刺君子，然后自缢，那时令母舅自然拿这些人正法，借报此仇。不料，被公子识破，望其海涵，若肯相救，感恩不忘。”公子听了，正合争春园之事，前月又会过风林，便起身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小姐莫非系孙佩贤弟之妇风栖霞么？”小姐见问，吃惊说：“公子怎认得孙佩，又知难女小字？”公子惊喜道：“四路找寻弟妇，杳无音信，岂知身陷于此，今日会面，真天幸也。”就将杭州结拜马俊，大闹开封府杀米贼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，“如今令叔杀了王二府，那马俊同周元、周顺去开封府去救孙佩去了，总在铁球山会聚。明日待小生禀过母舅，拿这贼泄恨。”小姐在难中，遇着不识面的大伯好不欢喜，又把他受苦的情由告诉一遍。

公子穿了大衣，小姐穿上衫儿，二人坐到天明。公子道：“小生临行之时非是小生放肆，小姐亦要假作留情的模样，若是尊了礼，恐被他们识破，走漏了消息，反不美。”小姐说道：“难女知道。”忙梳了头，洗了面，换

了衣衫。妈儿领几个丫环来叩门，公子起身开门。妈儿见风小姐面有喜色，又梳了一个好头，穿了好衣，妈儿心中甚喜，便笑道：“今夜不够睡，何起得这么早呢？”公子道：“因昨日不曾与母舅言明，出来一天一夜，恐他望我，故此要早些回去说明了。午后再来，少不得重重带礼相送。”丫环捧上水来，二人洗了面，与妈儿同下楼，来到厅上张、李、莫三人坐下，齐说：“恭喜，恭喜，非是小弟们放肆，骗兄到此，只为霞娘生得天姿国色，却寻不出一位风流俊俏之人，昨日见兄品貌超凡，故请进院，多有得罪。”又对小姐说道：“我三人为霞娘费尽心机，才请常兄来此，霞娘要着实请我们。”公子与小姐二人，恨不得吃他肉方得遂心，只应道：“小生自有重谢。”

丫环摆上早膳，公子同妈儿坐了一桌，张李莫三人另坐一桌。用完早膳，公子对妈儿说：“小生在此谢了，又承霞娘留意，因昨日无心到此，未曾带礼物，小生回去禀过母舅，在此多玩几天，何惜千金之资？”妈儿说：“只是得罪公子，老身还求公子在太爷处出张告示，挂在门前，禁止光棍打扰，感之不尽。”公子说：“这个容易，在我身上。”起身对小姐说：“小生少陪，一刻就来。”小姐无奈，只得起身，老着脸皮说道：“有慢相公，求速些来此，免得妾身悬望。”公子点头，又与张三等作别，道：“小生暂别，午后即来。”便带书僮走出。

小姐相送出来，不好叮咛，心如刀割，不觉泪下。公子看见，知是小姐不敢嘱咐，故此流泪。便对小姐说：“你不必如此，小生决不失言，即刻就来。”小姐点点头，送到二门口便住了脚。张李莫三人同妈儿送出大门，说道：“有慢。”公子拱手道：“暂别。”迳自去了。妈儿道：“霞娘接了客，又会留情，叫我儿一夜劳碌，且去楼上安歇。”小姐答应，上楼去了。

张李二人坐在椅上欢喜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这几天把鞋子跑坏了，快拿酒来，我们吃个太平宴。”莫上天说：“吃酒小事，叫妈儿快些把银子兑了。”张三说：“多少日子拖了，何在吃酒时候。”妈儿道：“张相公说得是，当初老身说的话，难道少兑一厘半毫？”李四道：“妈儿说得大方，自然兑的，不用你催。”妈儿叫丫头到厨房备了酒席。

不一时摆在厅上，四人坐下饮酒。妈儿道：“昨日蒙三位相公替老身做了这件事，今日霞娘送常相公出去，看他那般留情，公子必要来的。非是老身不肯就兑银子，因目下还欠百金，公子来必有二百金带来，那时一并交齐。”张三道：“妈妈，你莫把常相公当口好食，况且他是公子，又是本府太爷外甥，他在客边，哪有多少银子使。当初只要他来破了霞娘身子，另外好替你寻个好友哄他几日，打发他动身。”李四道：“他就是官府的公子，哄他到此场上，不怕他不出银。”他四人吃着，说着，好不兴头，只见旁边一个斟酒的丫头叫喜儿，只有十三四岁，便皱眉插嘴说：“大家莫欢喜，只怕下午就有祸来。”张三睁着眼大喝道：“你这个少打该死的，有何祸事来寻着我们？”喜儿回道：“张相公你且莫骂我，片刻时辰就应了，这个八百两还是不成，只怕还要问罪呢。”李四见他说得蹊跷，便叫他：“喜儿，张相公吃了酒，不要理他，有话对我说，我把钱与你买花。”喜儿道：“我昨夜在霞娘楼上歇的。”就把公子与小姐之言说了一遍，只唬得四人魂飞魄散，一总呆了。妈儿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老身活活的死在他三人身上了，怎的好，怎的好？”李四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却是难处的祸事。”又想道：“我有一计，好歹和他撞个金钟儿。”便向妈儿耳边说道：“你去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倘若哄得他动身，还有一样作为，又脱了这难。”妈儿道：“倘若不依，怎

样好？”李四道：“他不依允，瞒他卷起锣鼓另寻别处去。”

妈儿吩咐收拾行李，又叫丫头们到房内收拾物件，他便起身往后楼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居二姑冶容惹祸

话说妈儿听了李四的计策，便装了一个苦凄凄的样子，悲悲切切的声音走上楼来。风小姐往日见他如眼中钉，今日见他，便起身说：“妈妈请坐。”妈儿却不坐，站立一边，假意把眼睛抹了一抹便说道：“老身不敢坐了，要分上下贵贱。但此事非是老身逼勒，实是莫上天负心，拐骗姑娘到此，老身一时昏迷，不曾问得姑娘有了婆家。昨日请常相公进院，就是他三人的悔气星进宫了，请来常相公是小姐大伯。如今常相公禀了本府，姚太爷差了公差，一张朱票将我与张李莫连院内的人拿去，每人打了四十大板子收监，常相公发了慈悲，讲情把我饶了。姚太爷批得明白，着令官媒出银，雇船伏侍小姐回去，将功折罪罢。”小姐听得此言，欢喜道：“莫上天这强盗，把我风小姐当作什么人。当初他逼我，谁知他也有今日。怎么常相公不见来？”妈儿说：“他在码头上先去雇船等我们送姑娘去，可快收拾上轿子。”风小姐虽然伶俐，一时难辨真假。李四的鬼计原是哄小姐离窝。果然风小姐当成真的，他就收拾动身。妈儿到了厅上说道：“事成了。”便取些银子交与张李二人，先去雇船，莫上天去约他父亲，妈儿叫乘小轿，同小姐一同上轿，直奔上船。那莫上天人等另坐一船，复回开封府去了。也是风小姐灾难未满，又被骗去。那院内人各自逃生去了，丢下一个空院不提。

再说本府姚太爷，清晨同文武官员去接上司。姚夫人见公子一夜不回，就着家丁四处去寻。公子书僮走到府前，家丁在辕门上望见，便欢喜道：“相公往哪里去了？这一日一夜，老夫人好不心焦。”公子道：“有事去的，老爷何不坐早堂？”家人道：“老爷接上司去了。”公子见说老爷不在衙内，心中着忙，急急走进内宅。夫人见常让，问道：“贤甥，你这一夜哪儿去了？你临行之时，你舅舅还吩咐你的，如何就去一天一夜了？”公子便把遇着光棍张三、李四，哄诱进院去，灌醉了抬上楼去，险些被人刺死。及至问起缘由，乃开封府风歧山之女被莫上天拐来卖在院内。又把孙佩之事说了一遍。“外甥回来与舅舅说明，着人去拿这些光棍，舅舅又不在家，如何是好？”夫人道：“风歧山是舅舅的同年，若早知道早救出来了。如今你舅舅又不在家，谁敢擅用硃签？”常让道：“为今之计，不如着人快去禀明此事。”夫人又唤过老管家：“去将这件事禀知老爷，速标硃票来拿光棍。”家人说道：“这却使不得，老爷去接上司，恐怕不便，依小人愚见，相公依然带了书僮还到院内，多着几名家丁皂快，把守了前后门，相公在内拿些银子去哄他，等老爷回来，那时擒拿奸徒，救出小姐来，可好？”夫人道：“倒是他说得不差。”不一时吃了午饭，叫书僮拿了拜匣银子，常相公来到院门首一看，只见冷冷清清，并无一人。公子心中明白，想是逃去走了。急转身出来，只见皂快人等已到。不知他们怎得知道逃去走了。便叫家丁问四邻，四邻说他们是午前走的，不知哪里去了。公子急得没法，命家丁各处追赶。公子与书僮回衙，向夫人说知院的妈儿人等，知了风声，又将小姐拐往别处去了。至晚家丁回来禀说，四处追寻不见。常公子闷坐书房。

次日，姚太爷方才回衙，公子向舅爷将此事说了一番，姚太爷一面即差捕役访拿，那公子一面告辞舅舅要回家去了。姚太爷相留不往，厚礼送行。又着家人送公子回去，请姑太太金安。公子拜别起身，出城登舟，一路访问消息。数日到了杭城，叫人挑上行李，到家拜见母亲，姚府家丁叩见夫人，请安已毕，夫人问道：“你家老爷夫人安好？”家丁说：“托姑太太福庇。”

住了几日，遂赏姚府家人几两银子，打发他回去不表。

再说常夫人叫公子带书进京探看父亲，常公子随即辞了母亲进京，一路想着带访风小姐下落。

且说开封府城内有个客店，店家姓武名志，他父名叫武乾振。因马俊寓在他店，杀了知县米斌仪，他又下乡收了几天帐目，冒了风寒回家，病了五六天，就呜呼哀哉。其妻毛氏，每日哭泣。其子武志，择了块坟山，看了好日期埋葬已毕。但说这武志年已二十八岁，生得黑胖，一嘴短须，每日不务生理，游手放闲，赌场上混帐，早出晚归，不管家中母亲有柴无米，只管自己终朝一醉。且又生事闯祸，真是亡命之徒，其母亦管他不住。那一日合当有事，毛氏见儿子不在家了，开后门望了望街景。街旁有一家姓居的老者，名叫奉玉，年已六旬，只养得两个女儿，乳名叫做大姑二姑。大姑已嫁城外金家巷金辉为妻，二姑尚未出嫁。那居奉玉在府里当个刑房书吏，白日在衙内办事，只有二姑在家。因饭后无事，开了后门也出来望望，遂见毛氏问道：“武妈妈，你老人家也到外面玩玩么！”毛氏见居二姑叫他，他也叫道：“二姑娘，每日在家做针指，料理家务，忙得紧，也该出来散散心。”二姑道：“我这几天身子不爽快，也没有做针指，武婶婶无事，何不到我家玩玩？只可惜武叔叔多在几年也好。”二人正说之间，只见后面十数个骑马的人匆匆而来。头一匹马坐着一位官家子弟，头戴锦巾，身穿松花绣锦战袍，足下粉底缎靴，面如冠玉。左手扯着缰绳，右手执着珊瑚鞭子，猛见二姑生得一貌如花，便把坐下花马一勒，把眼一睃，却不好交言。二姑见官人貌如美玉，马骄似龙，其然可爱，不觉失声一笑，两下也无可通情。那人让那些人过完了，也加鞭去了。毛氏说道：“二姑娘，女孩家，看见生人切不可轻笑。如今好人少，歹人多。方才那骑花马的人，是南门外李员外的儿子，叫做花马三官，又是举人。若是那不三不四的人，还要惹出祸来呢。”说得二姑满面通红，不好意思，关了门进去了。毛氏见二姑进去了，也关了门进去，料理煮饭，直到黄昏时候。武志吃得半醉，身背着两串子钱，进门叫道：“老娘哪里？我来家了。”把钱在桌一丢坐下。毛氏道：“儿呀，你一天往哪里去的？这时候才回。”武志道：“孩儿被几个好友扯去赌钱。”又在包内取出一包银子，打开来看约有七八两，便说：“老娘呀，这银子是今日赢来的，你替我收好。”毛氏见儿子有几两银子，便说道：“儿呀，你如今快三十岁了，也该积几两银子，娶房媳妇。你娘也老了，早晚伏侍，也不枉我养你一场。”武志道：“儿在外面打听哩。”毛氏快嘴道：“向日还亏你没娶居二姑娘，我今日亲眼看来有些不正气。”便把那日见骑马官人一笑之事细细说了一番。武志不听尤可，听了大怒道：“我前日叫了几位朋友向老儿去说亲事，他只是不允，一定是这贱人阻拦。今日这贱人倒看上了李家小畜生，这个可恶可恨。”当晚气得饭也不吃，道：“我要睡了，明日要起早呢。”毛氏听说，收拾完了，自己归房去安宿。武志进房，坐在凳上想道：“世上有这不值钱不识羞的贱人，他父母只怕肯与我，我想他定是嫌我丑陋，他倒看上李奉，我如今怎肯甘心。当初我在他家玩耍，也曾将言调戏于他，他一些也不理。如今想个方法算计他才好。”又想了一会，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，我如今装做李奉姓名，越墙过去，看他怎样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武大汉妒奸行凶

话说武志起了一点邪心，要越墙过去强奸居二姑娘。忽又想道：“不妙，不妙，他若依从便好，若不依从，喊叫起来怎么处？”忽然又想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，去年玉蝴蝶马俊杀了人，有口宝剑寄在我家，如今还在那里，我不免带了此剑爬过墙去，闯进他房。他若肯便罢，他倘若喊叫就把剑吓他，不怕他不从。”主意定了，便取马俊的剑带在腰间，走到后院墙边，踏在旧缸架子上，上了墙头一看，见月色朦朦，四方寂静，只是无处下脚。往下一看，只见那边房檐下有张短梯，武志即从梯上爬下。原来居家是三进房子：第一进是厅，第二进是居老儿住的，三进西首是厨房，东首是居二姑娘卧房，后一院是丫头妇女睡处。这武志平日熟识。那时站在天井内一会，樵楼已是二更了，掣剑在手，轻轻的弄开窗儿爬进去，摸到床前，低低的捏了腔儿叫声：“二姑娘，我是南门外李员外之子花马李二官，也只为日间蒙情顾盼一笑，小生不敢负意，所以夤夜来此，特求一叙。”此时居二姑娘尚未睡着，隐隐听见有人说话，道是日间马上的李郎，吃惊不小，忙睁眼坐起，心头如小鹿乱撞。忽见窗外月影光中有一个人，正欲扯衣遮身，出外喊叫，却被武志掀起帐门，举宝剑一晃，剑光射目，吓得二姑娘不敢做声。武志喝道：“日间是你对我笑的，非是我来寻你。你喊叫，我就一剑挥为两段。你若好好依从了，我明日央媒说合，择日期行礼，娶你过门，做个帘下夫人，掌管百万家私。倘得祖宗保佑我高中鼎甲，你便是一个诰命夫人了。”二姑是个弱女子，见他手内宝剑，便吓软了，又听得说有百万家私，便含羞说道：“日间不过戏笑，实非有意。况且你是正人君子，岂有夤夜到此之理。须当禀知父母，通其媒妁成婚才是。”武志听了此言有些愿意，便把剑放在一边，脱衣说道：“小生为姐姐费尽心机，担惊受怕，方才到得此处，岂可空回？望姐姐允从，日后不敢负心。”口内说，将手揭起半边被来，伏上身去，把他脚分开，哪管好歹，去奸二姑。二姑无可奈何，忍着疼痛，被武志破了身子。二姑一来是他马上风流可爱，即有俯就之意，只得将脸面遮起，随他轻薄一番，心内惊惊喜喜，又谁知错认了冤家。武志也不去掀他的被，恐怕认出真假，故连话也不敢说，将计就计，半推半就尽力弄了一番，弄得那二姑疼痛难熬，将手一推，始终不曾败露。武志恐怕天明看出破绽，起身穿衣说道：“小生恐怕天明有人知觉，令尊知道不便，我去也。”即提宝剑依旧从窗内跳出，带好了窗子，依寻旧路回家睡了。

居二姑娘次早起来，洗净了床上的红斑，只得忍在心头，又不敢告诉父母。等了一天，不见李家有人来说亲，心内猜疑，莫非是他父母不肯？到晚睡了，胡思乱想。到了初更人静，武志依旧又跳过墙来，仍从窗内进房，到床前揭起帐子，二姑已知是那人来了，便将面向里道：“你昨日说今日着人来说亲，怎么不见来？”武志道：“小生父亲碰巧出门去了，我到家时恐你忧心，故来回复。”此夜竟放大胆子，连弄了四五次，直到更尽，武志又过墙寻旧路回家去了。自此以后，两日来一次，三日来一次。二姑自得了甜头，尝着滋味，心中到有些恋恋之意，将及半月有余。那日武志借了亲戚几两银子，往封邱做买卖去了，竟隔了有二十多天。

夤(yín, 音银)夜——深夜。

鼎甲——科举制度对中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的总称。因一鼎有三足，一甲共三名，故由此而称。

那一日居老儿六十大寿，多少亲戚并同衙门人等齐来拜寿。长女大姑同了大女婿金辉也来贺寿。演戏一日，至晚戏毕，众客散去，只有大女婿在城外住，路途遥远未曾归家，又多吃了几杯酒，醉得昏沉，不知南北，信步寻床要睡。哪晓得一撞撞进二姑房内，穿衣就倒在床上，呼声如雷，竟自睡了。那居老儿忙碌了一天，身体困倦，也进他自己房里安寝。二姑收拾厨房物件，偶来房内取东西，忽听鼻息如雷，吃了一惊。近前掌灯一观，见是姐夫在床睡着，连忙出来告诉大姑。大姑道：“想是他醉了，等我去叫他起来，到前头爹爹房里去睡。”恰遇着一个老妇人多嘴，道：“大姑娘，你不要惊动姑爷，让他睡去罢，我和二姑娘在房中睡罢。”大姑道：“怎好叫妹妹同你睡呀。”老妇人道：“这何妨呢。”又笑道：“老爷又没相公，你姑娘就同姑爷一处睡也不妨事。”大姑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也罢，妹妹权与老婆婆睡一夜，也省得又去费事。”如此收拾完了，二姑到自己房中取了被褥，同老妇人厢房内去安宿去了。那大姑娘生得人物风流肥胖，却是个最好色的，夜夜不能离汉子的人。今晚又吃了些酒，老妇人又提醒了这句话，大姑不觉骚兴顿发，走到床前，将他男人推了一推，说道：“你少吃一杯也好，怎么就吃得这般烂醉，就在妹妹床上睡着，倘若老爹爹知道成何事体？”金辉被大姑摇醒，见大姑赤条条站立床边，即与他上床行事不表。

再说武志出门回家，这一日毛氏在家心疼病发睡了，武志自己收拾了货物，做酒饭吃了，想起离居二姑好几日，未曾去看他，又想到：“我只冒李奉名字，终无了局，不如今日把剑带去，告以真言，一向已经到手，不怕他不依。”算计已定，带剑越墙而来，一迳到二姑房门窗前，见灯未灭，不敢进去。忽听房中有人说话，侧耳一听，仿佛一男一女交合声息，一会方才安寝。武志在窗外听了这般事情，分明是二姑勾搭别人。一时气上心来，想到：“他二人如此亲密，如何还有我在心上，不如把小贱人杀了。”起了一个凶念，便大步进房，又有残灯未灭，抢到床前，只见二人一头沉沉睡着。武志掣剑在手，举起来，一剑一个。此乃马俊的宝剑，杀人不费力气，早已割下两个头来，提起来却看不甚明白，那男人也不认得，武志收剑道：“杀得爽快，这才出我胸中之气。恐人知觉，不如走了。”猛又想：“前日卖饼的七麻子兄弟二人，为财钱打我一顿，不如将这头送与他，叫他吃无头人命官司。”主意已定，将两个人头结在一处，拿衣服包了，摸出门爬梯上墙，那宝剑皮条断了，“扑通”一声掉在地下，却惊醒了老妈咳嗽起来。武志想到：“不要宝剑，且去干正事要紧。”下了墙到自己家里，重又开门出去，幸喜不远，走到七麻子家门首，却无处放，一想：“不如放在他饼锅堂内，放了悄悄回家，关门睡了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想这奸夫不知是谁，只是可惜一口剑不曾捡起来，倘马俊来问我要如何回他？他若不肯，买口剑还他；若要原物，我便出首他杀官劫狱的大罪，不怕他狠上天去。”未知第二日居家起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狼上狼杀人灭口

话说开封府北门外，有一个人家姓赵名永正，生了一子名赵大，娶媳何氏，时常口角。赵永正乃忠厚之人，怕事便分居了。赵大时常送些柴米供养。这赵大因进城挑灰粪，遂起早，挑了箩担扒子到城门口，等开城门进了城，要挑灰粪，却有祸事。单单郎七家离城门不远，赵大走到了城门口，那郎七家饼锅砌在门里，灶门却在外面，每日赵大扒惯了，那一日竟扒不动，捣着锅底，惊动了郎七，骂将起来道：“你打破了我的锅，还赔不起呢。你这小碎乌龟，清早就来想什么东西呀。”赵大说：“往日这灰好打，今日有甚么塞住了，我老人家难扒。”那郎七听见，即便起来开门要打他。赵大将扒子用力一下，不知甚么东西往外一滚，赵大一看，唬得乱叫道：“不好了，杀了两个人头。”郎七来看，也唬了一跳，再仔细看，头发结在一处，灰迷了看不出男女。赵大是乡里人，唬得呆了。郎七是个光棍，便心生一计，叫将人头放在锅堂内，郎七将赵大扯进店来，道：“赵大哥，我兄弟与你相交不薄，况这两个人头不知甚人拿来移害我的，如今只要赵大哥包涵，我自重重谢你。”赵大此时唬得无主，说道：“屡承你的厚情，但如今人命关天，叫我如何处治？”郎七说：“赵大哥，你如今不过要我们多谢你几两银子，你与我把这人头带去埋了。”赵大听说欢喜道：“你每日再请我吃几个饼罢。”郎七依允。赵大说：“虽是如此，只是两个人头，怎么出得城去？”郎七道：“这个不难。将头发解开，一头粪箕内放一个，用灰盖了，你挑出城挖坑埋了，回来还请你吃酒。”赵大说：“此计甚妙，但我一人还好，须要你同我去，还带把锄头好挖坑的。”郎七道：“也好。”即取出二两银子付与赵大，接了收在兜内。郎七将人头放在箕子内，盖上灰又洒些水，恐怕风吹开。郎七拿锄头，赵大担子挑了，二人一同出城。到了义冢地上，歇下担子，说道：“埋在哪里好？”只见旁边有一个现成坑，赵大道：“省得挖，就埋在这里罢。”郎七道：“只是浅了，不要被人看见，还要挖两下。”于是郎七挖了两下，赵大扒土。那郎儿猛然想道：“我郎七兄弟两个在开封府从无人敢欺负，这如今现有个刀把在赵大手里，每日要吃我十个饼，尚有一言半语终为后患，我如今不免除去了他，免了后患。”主意已定，凶心顿起，看赵大低头扒土，便提起锄来照头一下，头已两半，倒在坑中，两脚一伸，死于非命。郎七此时跳下坑，把他身上二两银子摸出，将家伙一齐填在坑内，两个人头一个尸首，都用土盖好了。此时神不知鬼不觉，独自一个回进城来不提。

且说居老儿清早起来，开了门，又到后边天井来，见地下有几点血，便惊叫道：“呀！”又见梯子下有把宝剑，居老儿忙叫：“二姑快起来，想是昨夜未曾照得门户，躲进贼来了。”见房内不答应，越发慌了，连叫几声。只听得厨房后答应出来。居老着急：“你何不在房里睡，却在厨下？”二姑说：“我姐姐姐夫在内。”走到房前叫了句：“大姑。”不见做声，居老儿拾起剑来，拔出一看，血淋淋的，人又不答应。忙推门进房，来到床前一看，只见赤条条雪白两人挺在床前，就象没头水坞一般，满床鲜血，把居老儿唬的半晌不出声，好一会才喊道：“不好了，杀人了！”惊得二姑与老妇人忙来房前，好不害怕。老妈妈听见，跌跌踉踉跑进房来，一看，大哭起来，一家哭个不停。二姑哭着想道：“怎的好好他二人睡在我房中就被人杀了，连

义冢（zhàng，音肿）——旧时收埋无主尸骸的墓地。

头也不见，好不蹊跷。”又想道：“难道昨日李奉来的，看姐姐姐夫睡在一处，他认我与别人睡了，所以杀了，不料此人这般凶恶，起初时来吓我，手中拿的就是这剑，这必是他无疑，只怕要连累我身来呢。”想到此间越发伤心起来了。

且表那居老儿慌忙写了贼子杀人命状子，又知会了保甲与四邻，又着人到金家送信。那样符县新官未到，还是雷太爷代理，正坐早堂。见投呈有盗杀人命，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前日马俊杀了米斌仪尚未结案，今日又是黑夜杀人，首级又不见，真是无头事情。”又见金家告居家谋杀子媳人命状子，太爷只得传唤仵作行人打道来至居家相验。仵作验明：二人睡在一处，身上并无伤痕，实系杀伤无头。居老儿又将那剑呈上，禀道：“恩主大老爷，不知何人杀死小的女婿女儿，将头偷去，却把这凶器丢下来，求太爷作主。”那金老儿跪下禀道：大老爷不可听他一面之词，这居奉玉久已嫌小的儿子丑陋，故此杀死，绝了我的后代，求大老爷追究抵命正法。”太爷道：“不必多言。”便起身来看验尸首形踪，又内外细看了一会，前后门又不曾开。这禁城内杀死两个人，头又不见，这是难明之事。只得叫衙役押带居金二人与四邻、保甲人等回衙听审，将尸首买棺木装了，一并书役人等跟随太爷回衙内。这位太爷是个清正官府，吃了早膳，即便升堂，书役两旁侍候，将人犯跪在仪门，太爷点名。先叫金进章上来，问道：“你家儿子讨这居氏，还是他亲生的女儿？还是螟蛉的？几岁上娶到你家来的？到你家几年了？”金进章道：“小的年六十五岁，只生一子，媳妇是居家生的，周岁结亲，十六岁娶来的，已经有五年了。”太爷道：“今可曾生下男女？”金老儿说：“生了几胎都不存。昨日因是居奉玉生日，办了礼物，打发儿媳两个去拜寿，不知因何把儿子杀死，绝我后代。求太爷作主，追出头来正法。”太爷道：“你且下去。”叫居奉玉上来，问道：“你既作刑房掌案，岂不知人命事情，可从实说来。”居老儿道：“小的知道，这金辉自幼结亲，多年相好，以后嫁娶过门，夫妻恩爱。昨日因小人生日，他来拜寿，与亲友们饮酒，吃醉了，不能回家，所以就与他两个儿睡了。今日早上看时，不知被那个贼强盗连我女儿，一齐杀死，连头都不知去向，求太爷高台明镜，拿缉凶人，审理小人的冤枉。”太爷听了想道：“你已出嫁之女，因何留他二人一处同宿呢？”居老禀道：“太老爷，小人年已六十，只生二女，并无子侄，大女出嫁金家，二女未许人家，所以将女婿当儿一般，不避嫌疑忌讳，皆因爱女之故。”雷太爷想道：“他两下的话全无更变。”又问道：“你二女儿多大了？”居老说：“十八岁了。”雷太爷说：“你前后门不开，单单到你二女房中杀了外人，其中必有原故。且将你自己次女拘来一看，本府便知。”即命差役去拿居奉玉次女二姑，当堂回话。差役领命，飞将居二姑拿到。未知雷太爷如何审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误中误认假为真

话说雷太爷差皂快去拿二姑，去不多时，已拿到堂，跪下禀道：“居奉玉次女拿到。”太爷道：“带上来。”只听一声吆喝，居二姑吓得魂胆皆酥，低头跪下。太爷道：“你可是居奉玉亲生次女么？”二姑道：“正是。”太爷道：“你抬起头来。”二姑唬得满面通红，浑身是汗。太爷一看，道：“你且起来，走几步与本府看看。”二姑无奈，只得起来，低了头走了几步，又来跪下。雷太爷把二姑面容行动一看，笑道：“你的小名叫做二姑么？”二姑道：“正是。”雷公低低说道：“唤你非为别事，只为杀人凶手要你交出，你可从实招来。”即把惊堂一拍，喝道：“你免受刑法。”二姑娘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半晌回言说道：“小女子身居闺中，怎知杀人凶手？求青天大老爷开恩。”雷太爷道：“非是本府冤枉你，我看你神疏步懒，眉散乳高，非是真处女，近日与谁有奸，从实招来。”叫左右：“看拶子侍候。”二姑一听，唬得哑口无言，羞得满面通红，哭道：“爷爷呀，冤枉难招。”太爷道：“我看你小小年纪，还要强口，两边与我拶起来。”左右皂役如狼似虎，答应一声，就将二姑夹起，绳收足，痛得二姑死去还生。那时居老见二姑自幼娇生惯养，心甚疼痛，求太爷饶他。太爷怒道：“与我打下去！”又问二姑道：“你招也不招！”那时二姑痛得十指连心，哭个不停，叫道：“小女子愿招。”二姑那时无奈，只得含羞忍耻，说道：“自从前月，小女子偶在门口闲看，见一个骑马郎君，少年可爱，在马上偶然一绊，小女子便失声一笑。不想那日三更时分，骑马的人从窗外跳进，手提利剑道：‘小女子日间对我一笑是约我来的’。小女子正欲叫喊，那人拿剑在手要杀我。小女子是个弱女子，敌不过他，被他奸了。”太爷说：“他叫甚么名字？”二姑道：“他说是南门外李员外之子，名叫花马李三官李奉。”太爷道：“他来过几次了？”二姑道：“五次了。”雷太爷一想，心中顿然明白，必定李奉昨日又来奸他，见他大女夫妻少年酒后睡在一起，疑他另有奸夫，因生嫉妒行凶杀了，将头带去又移害别人无疑。且将李奉拿来，自有分晓。即掣签票道：“速拿李奉当堂回话。”仍差经手原差，火速飞奔南门外去。太爷又问二姑道：“李奉到你家来是甚时候？”二姑道：“俱是夜深黑地里来的。”又问：“甚么时候去？”二姑说：“五更便去。”太爷又叫居奉玉问道：“你既为书吏，竟不知女大随娘么？”居老儿道：“小的家无人照应，所以疏于防范，哪晓得天上掉下这狗娘养的，来杀了人去。”两边看的人无不发笑。

且说皂役领了硃签来到李家门首，叫伙计：“你们在外面，我自进去。”到了大厅问道：“李员外可在家么？”家人说：“在家，请少坐，我去叫他出来。”不一时，员外出来，差人说明原故，太爷在堂上等着呢。员外送了银子几两，差人不要，说道：“就是千两黄金，不敢收你的。”遂扯了李奉走出门外。差人到了衙门，上前去禀说：“回太爷，李奉带到。”雷公坐在上面望下一看，那李奉儒巾华服，文彩风流，眉清目秀，相貌端庄，不像杀人凶徒，必定另有别情。问道：“可知罪么？”李奉说：“小人奉公守法，不知所犯何罪？”太爷道：“你每每黑夜仗剑强奸幼女，昨日又奸杀他大女、女婿，现有凶器，你还不知罪吗？”李奉一听此言，如半空中一个霹雳，唬得魂飞魄散，叫道：“冤枉，小人每晚身随父母，闭户攻读，又何曾有强奸妇人之事、行凶之理？此言从何说起？”雷太爷道：“你也不须强辩，我与你一个对证。”吩咐带居二姑上来对证。太爷道：“李奉一逢拿到，你去认

明，不许冤害良人。”二姑走到李奉跟前叫声：“李奉呀李奉，你这丧心的强盗，害我好苦呀。”李奉抬头喝道：“你这无耻女子，好没来由，我何曾认得你？有甚么冤仇，凭空扳害我来？”那二姑把李奉细细一看，吓得往后一退，暗想道：“好奇怪，那李奉却有须，身长胖大，声音大不相同，何曾有这般眉清目秀，便是死也甘心。我此时却又受刑不起，若说不是他，一定要受刑追究，我也顾不得良心，非是我害你，我实无法了。”便跪下道：“太老爷正是他。”一口咬定不放。那雷太爷坐在上面，看见二姑将他一看就眉头一皱，沉吟半晌，方才说是他，其中必有隐情。问道：“是他不是他，不可冒认了。”那居二姑此时不能改口，急了便道：“李奉李奉，你不要赖了。”李奉道：“我和你前世的冤，今世无仇，并不认得你姓甚名谁，住居何处，不知被哪一个天杀的贼子奸了去，却来含血喷人，陷害良民。”那二姑只作不听，低着头伏在地下。太爷道：“好个不知姓名住处！他就是居奉玉次女，住在北门后街。”李奉说：“一发不是，他住北门，小人住南门，怎能黑夜来往？况且小人家资颇可，就有意爱他，难道不会央媒说合，还怕居家不允？小人时刻相随父母，从不相离，怎言黑夜出门，持剑强奸人家女子？行凶杀人岂是这柔弱书生做得来的事？伏乞大老爷公侯万代，笔下超生。”太爷又问二姑道：“果然是他？”二姑道：“是他。”李奉道：“你连人都认不清白，何人冒名来奸骗你，难道面貌声音都不分别？你一个少年女子怎无良心天理。冤害我！”言罢泪如雨下。二姑此时明知不是他，一口咬定正是。雷太爷据李奉说来毫无干涉，到不忍加刑。无奈二姑不肯改口，太爷吩咐且把二人下监，明日再讯。再提那武志，听了拿住李奉，羊代牛灾，便满心欢喜，只恨郎七这狗头不知美到哪里去了，这样干净。且说居妈妈见把二姑拿去，被打收监，好不痛哭伤心。金老儿夫妻见儿子、媳妇被人杀死，更觉伤心，痛哭得槌胸跌脚，按下不言。

再表铁球山郝鸾等英雄，终日操兵演武，饮酒取乐。那一日，忽有喽啰来报：“有宗买卖，正要禀大王，遇着胡头目，私自要分，山下头目不肯，被胡头目杀了，小人们不敢隐瞒，特报大王。”焦豹道：“先把赃物取来，将胡头目绑去砍了。”不一时喽啰献上赃物，打开查点，忽见衣服内抖出一物，掉在地下，“”的一响，不知甚么东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三进开封索宝剑

话说那衣物之内掉一物在地下，响了一声，鲍刚取起看，原来是一付八宝金镯。孙佩看见，道：“鲍兄与我看看。”鲍刚递与孙佩。孙佩看时，不觉泪下。众人问道：“贤弟因何下泪？”孙佩回道：“此镯是风小姐之物，今日见了岂不伤心？”风公、夫人走来，看见此镯，也啼哭不止，众人嗟叹，只得苦苦劝了一番。

一日探子报到，不日有官兵来捕捉。郝鸾道：“纵有官兵我们也不怕。”他见山树交加，原有空地不过十亩，吩咐众喽兵伐树，平出空地好操演。众兵砍了半日才伐一根，郝鸾心中焦躁，便在腰间取出剑来。只见那剑光华耀目，认定向树砍去，连砍几根，尽皆倒地。众人见了，无不称好道：“真乃宝剑也。”周龙道：“借与我一看。”郝鸾便将剑递与周龙，周龙看了，又借鲍刚的剑看了一回，也还他了。众人说：“不识此剑何名，求兄指示。”郝鸾将司马傲之言说了一遍，道：“我这剑名龙泉，鲍兄这剑名为攒鹿。”回头向马俊说：“贤弟那口剑名诛虎，如何不佩在腰间？”马俊见郝鸾问他，便道：“不满仁兄说，只因到开封府杀了米斌仪、孙知县、鲍成仁，自己已首报，不便佩剑，所以寄在武志饭店，尚未取来，小弟过几日就去拿来。”郝鸾听了此言，把脸一沉，道：“好不小心。我当初赠剑之时，何等吩咐你的，就把剑失落了。你哪里认得好歹，也是有勇无谋的匹夫。”说得马俊心头火起，却不敢回言，便道：“仁兄不必性急，俺就到开封府取回来。”郝鸾也不答言。马俊自上山去取了行李，不辞众人，悄悄下山去了。郝鸾等至天晚方回寨，孙佩道：“仁兄说话太重了。但马兄不好与兄争论，其心不悦。”郝鸾道：“我是一时得罪马兄，着人来请他出来，我赔他个礼罢。”喽罗说道：“马爷已下山多时。”郝鸾大惊道：“马贤弟好生性急，我一时冲撞了他，他竟到开封府去了，恐有不测，敢烦兄弟们到开封府去走走，免其后患。”众人道：“仁兄说得有理，小弟愿往。”只留焦豹陈雷守寨，余者尽去。

且说马俊晓行夜宿，那一日到了一个镇市，叫做临轩镇。此时有一更天气，无处觅店。只见一个院落，门开着，马俊想到：“今晚就在此处歇。”便走进来，屋内还有灯光，马俊放下行李，问道：“有人么？”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者，问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马俊道：“是过路的，赶不上宿店，借尊府暂宿一宵，明日自当重谢。”老者看了马俊几眼道：“非我薄情，怎奈官府告示知照各家，凡有面生之人不许容留，倘有不测，罪罚不恕，请爷可往别处宿罢。”马俊道：“好没分晓，俺又不是贼盗，说面生可疑，俺偏要在你家宿。”老者见他发怒，连忙说道：“爷也不是那样人，只是舍下没床铺款待，恐其得罪。”马俊道：“说哪里话来，随便晚饭足矣。”老者没奈何，只得到后边，对一个少年媳妇说了，捧出一钵大米饭来，两样小菜放在桌上。马俊吃了饭，后面又送出些小菜，拿了一壶酒摆在桌上，对马俊道：“荒村地面，无物可敬，望其宽恕。”马俊道：“我心甚不过意，又费老翁之心。”老者道：“真非待客之礼。”当时二人坐下饮酒。老者道：“请问客长尊姓大名，作何贵干？哪方去的？”马俊道：“俺姓马，要到开封取一件东西，不知老翁尊姓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老汉姓莫，祖居此间。”马俊道：“原来是莫老丈，此地离开封还有多少路？”老者道：“有五十里。”马俊道：“俺明天要赶路，酒不吃了，但明日取了东西回来，还要拜谢。”莫老儿收拾了物件往后面去了。马俊就在长桌放开行李，又将双刀枕在头下，竟

自睡了。想道明日怎生向武家取剑之法，作何话说，又想在山下，被郝鸾大哥说那样言语，怎么样好。细听方有三更时分，忽听得外边有人轻敲门。原来莫老儿未曾睡着，听得外边敲门，后面走出来开了门，又唧唧的说道：“里面有人借宿。”门外人道：“晓得今日有事，也不该留他宿。”悄悄的拿了个东西往后面去了。马俊吃了一惊道：“原来这老者认得我，莫不是叫人来拿我？”便起身将行李卷好，把双刀拿在手内：“他若来我自有对敌之法。”不一时那人依然去了。马俊又想道：“此人不是害我，必是偷盗来的，寄在此处。”便知好歹，一夜未曾合眼，直到五更天明，起身整整衣服，拿了行李，带了双刀，叫道：“莫老丈，俺去了，明日再来谢你。”说毕竟自去了。莫老出来相送，关了门又去睡了。

再言马俊，走至荒村镇市上买了些馒头吃了，换了衣服才行，到午时才进城。自己悄悄走到孙佩门首，巷内有鬼作祟，人走得少。马俊要到武家去取剑，恐有口角不便就去，故此先去孙佩家坐坐。想着将身一纵进来，只见厅上摆着十数具棺材。院内草长多深。他往前面走了一回，叹道：“这样一个人家，被奸人害坏了，不知孙兄弟几时方复兴家业。”放了行李就在上睡了。日已沉西，起身来将行李卷好，就待取了剑再来睡罢。纵了出来，寻一间饭店吃了一饱，就赶武志家来。

此时约有一更时，纵上屋到里落下，里面来找他向日歇宿的所在。只见武志坐在门槛边，在那里扑手打掌的笑什么东西。马俊用手扒住武志的后领攢在地下，又举起来叫道：“武志，你可认得我么？”武志见有人抓着他，吃了一惊，睁眼一看，见是马俊，越发唬慌了，道：“小人认得马俊。”马俊道：“俺吩咐过你的，叫你莫动这间房，怎么就忘了？俺的宝剑在哪里？快快取来。”武志道：“宝剑在呢。”马俊见他说在，就放武志起来，到房坐下。马俊道：“俺当初做了事怕累你家，叫你把这间房子锁着，就是一二年，俺来取剑，自然认你的房钱，因什么竟自开了？”武志道：“不瞒马爷说，自你去后，我父亲染病身亡，又因此处巷内作怪，人都不来下宿，家计贫了，所以开了房门，借了爷的行李典当了。”马俊道：“衣服是小事了，俺的宝剑快快拿来，重重赏你。”武志道：“宝剑在呢。”马俊说：“既在，快些拿来。”武志道：“剑在呢，在呢。”连说了两三声，又说了七八个“在呢”。马俊性如烈火，怒道：“你这狗头，胡言乱语，既在，快些拿来就是，敢是你失落了么？”就把武志攢在地下，举起刀来问道：“剑在与不在，快快说出，免你一死，若还不说出，我砍你为肉酱！”

武志一时要命，况也是天理难容，该当事发，只得直说道：“不瞒马爷说，剑在开封府库内。”马俊道：“因何剑在府库内？”武志就把前后事情细说了一遍：“自被居老儿禀官，将剑作了凶器呈出，太爷验明贮库，这都是真话，饶了小人罢。”马俊道：“你这个狗头做的好事，你今杀了他，移害别人，把宝剑又贮在库内，如何拿得出来？”心内想一想道：“俺马俊乃是作汉子之人，必须把性命二字丢开，不若大起胆进府见太爷，把武志这件事情诉说一番，要救出李奉，也免得太爷审这无头的官事，只教他把剑还我便了。”主意已定，收了刀道：“既是你失了宝剑，何不早说，我也不与你耍了。”话未说完，纵上屋去了。

武志见马俊去后，痴了半会，方才开口说：“唬死我也！几乎死在刀下，我真是凶星过度，不免回头吃斋罢，免了这宗惊吓。”

且说马俊穿房过屋，来到府衙内四处听听，找寻太爷的房屋。寻到东边，

看见有灯，有一人在内叹气说道：“这件事叫本府怎样断法？”马俊听见大喜，原来太爷就在此处，我如若不见太爷就不是个大丈夫。不知马俊怎样见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两案人命审真情

话说马俊大着胆走到门口，用手把门一推，说道：“居家杀人事必须问俺玉蝴蝶马俊便知。”太爷听得“马俊”二字，唬得魂不附体。回头一看，果是马俊。他进房拿张椅子，拦门坐下。太爷指着道：“马俊，你可是行刺本府么？”马俊摇手道：“非也。”带笑说道：“请坐。俺马俊有机密事禀。”太爷问道：“你有甚事情来禀本府呢？”马俊便把武志冒名李奉，携剑欲强奸居二姑，只因妒奸杀了金家夫妻二人之事说了一遍。太爷对马俊道：“侠士如何得知。”马俊道：“非是讹言，有个缘故，那武志杀人的那口剑，原是俺的，因上日杀了米公子等，俺自来投到，不好带在身边，所以寄在他家。今日到此与武志讨剑，他无剑还我，我就要杀他，因他害怕，才将此事说明，求我饶他。俺想彼时杀了人，又恐太爷这里无对证，案件难明，特来奉禀太爷，速拿武志正法，开释李奉，把这口宝剑还我，马俊决不忘恩。”太爷道：“侠士善意，本当此刻交还，怎奈夜深，开库不便，明日奉还侠士。侠士还在明日此刻此处来取，本府备酒相谢。若是本府照丹有害侠士之心，本府不得回乡，死于非命。”马俊笑道：“太爷擒我马俊，我倒也不怕。领太爷的命，就到明日来取便了。”言罢出房一纵去了。太爷想道：“好有胆气的贼子么，他来意与本府讨剑，此人真是个侠士，真好胆量，我若不做个人情，将剑还他，枉我一片丹心。”

再言马俊顺路偷些肉馒头吃了，依然到孙府了。太爷到次日天明坐上早堂，衙役参见已毕，即差皂快人等拈了一根签子，上写：“即拿武志，立等回话。火速！火速！”仍差皂快人等去了。太爷又叫提居奉玉一案人命听审。又听得外面一个老儿，挽了两个小孩儿，拉着少年妇人，大叫道：“青天太爷，人命关天。”太爷道：“带他上来审问。”老儿哭道：“小的住居城外，姓赵名正，只生一子，名叫赵大，自从娶了这不贤的媳妇，把老汉赶出来，不肯养老汉。这也罢了，这个淫妇，结上奸夫，把我的儿子杀了，尸首都不知去向，求太老爷作主。”太爷道：“把状子接上来。”衙役们接了老儿的状子递上。太爷展开了一看，上面写道：

具状人赵正，年六十三岁，住北门外，呈为毒妇奸夫杀死亲夫事。窃身只生一子，名唤赵大，挑灰营生，因五年前娶何氏为媳，赶身在外，俱是何氏不良，百般恶毒，将身儿赵大于本月二十三日被何氏结上奸夫杀死，身子尸首无存，做此无法无天之事，伏乞

太老爷悬赏追尸，抵命正法，以正人伦，焚项上呈。

雷太爷看毕，大怒道：“你这老奴才，告这样谎状。总是代书，不知道理，必道奸夫是谁？尸首现在何处？干证某人？这写得不明不白的状子，不是念你年老，打你几个板子。”叫衙役赶他下去。那赵正跪下禀道：“何氏的奸夫都是狠毒的，求太爷抓起他来便知奸夫名姓。”太爷道：“你这老奴才，越发胡说，本府且问你，你同儿子曾拿个奸夫么？”赵正道：“实在不曾拿过。”太爷叫左右掌嘴。正欲动手，见皂役禀道：“武志带到。”太爷道：“带上来。”又叫赵正：“你且站过一边，等审过这案，再来责罚你这老奴才。”太爷道：“把居二姑带上来。”居二姑跪下，太爷笑问道：“那李奉果然强奸你的？”二姑想道：“今日问得蹊跷，难道晓得李奉是假的不成？”回答：“真正是的。”太爷笑道：“你且下去，本府还你个真的。”二姑只得下去。太爷道：“带上武志来。”众衙役喝堂。武志心惊胆战，走

到丹墀 跪下。太爷看了几眼，真与李奉不同，却是鬼头鬼脑，一脸凶气，必是此人。马俊之言不谬。便问道：“武志，你可知罪么？”武志道：“小的开张下处，从不犯法，小的不知罪。”太爷道：“本府只问你怎么样充李奉的名字，强奸居二姑，又杀了金辉夫妇，你从实招来，免受刑罚。”武志听了此言，犹天打的一般，便呆了半晌，回道：“不曾不曾。”太爷道：“不夹，哪里肯招。左右，夹棍夹起武志来。”两边执刑衙役，把武志掣在地下，脱去鞋袜，套上夹棍，收了一绳，武志喊了一声，死过去。半晌苏醒，乱喊说道：“是居姑娘看上李奉，对面笑的，小人当晚带剑强奸也是有的。”太爷道：“你为何杀那金家夫妇？”武志道：“小人那日又过去，听见房内有入行奸，小人认是他又结上新奸夫，小人故此杀了。”太爷道：“头在哪里？”武志说：“因郎七与小的同党同谋，头在他家。”太爷又差皂役急拿郎七，当堂回话。

差人去了，吩咐松了刑具，书了口供，又叫居二姑上来，李奉也上来，太爷对李奉道：“果然与你无干。”又对居二姑道：“你这小小年纪，专会强口，你且看看那个李奉。”居二姑看了武志一眼便道：“此人是真的，果然冤枉了李奉。只因他冒名强奸小女子，该死了。”太爷道：“且等郎七拿来，有了人头，本府自有话说。”只见差人把个郎七拿到，丹墀跪下。太爷问道：“你叫郎七？”郎七道：“小的叫郎七，并无罪过。太爷唤小的有何吩咐？”太爷问道：“那武志杀了金辉夫妇，移害你的，你如今将两个人头埋在哪里？本府差人挖来与你无罪，并不连累你。”郎七道：“实在小的无干。那日早上起来，开门见锅堂内两个人头，是小的埋了，待小的一人挖来献上太爷。”太爷道：“你一人去不得，恐有人讹诈。”随即差皂头协同捕快四名同郎七去挖人头。那郎七想赵大之事，不肯同人去挖，捕快人等哪得能让他一人独自挖去，暂且不提。

雷公见审出真情，心中畅快，叫把何氏与赵正带上来。先问何氏：“你公公告你杀了亲夫，可是真的？”何氏哭道：“小妇人从不与男人交言。小妇人之夫自二十二日不回家，小妇人带着孩儿在家，柴米全无，今早来问公公说：‘丈夫两日不曾回家，可在公公那里？’公公就把小妇人拉到太爷这里来，说小妇人结交奸夫，谋死丈夫，只求大老爷作主。”太爷道：“你丈夫平日可到别处去过宿么？”何氏道：“不曾。”太爷道：“你家远近可有亲眷么？”何氏回道：“没有。”太爷正在不决之时，叫衙役且押下去。又见皂役锁了郎七，跪在丹墀，差人有禀道：“小的同郎七挖取人头，只见坑内有一人尸，天灵盖都打破，不知为何，小的不敢隐瞒，禀明太爷作主。”那捕皂将金辉夫妇首级来验。太爷叫金老儿认明，领回入棺。太爷道：“叫郎七上来。”问道：“这坑中尸首从何而来？”郎七回道：“小的不知。”太爷又问差人道：“那个尸首可有什么掩埋？”差人道：“并无寸板，只有个锄头，上有血迹，还有扁担，粪箕两宗。”太爷听得正是明白，便问：“郎七，你把真情说出，免得本府动刑。”郎七道：“小的实在不知。”太爷道：“挖是你挖的，埋是你埋的，岂有不知之理？”叫左右把郎七夹起来，下面即将郎七夹起。郎七熬刑不住，只得说道：“扒灰的赵大替我挑人头，要我的银子，小的一时愚见，一锄打死了是实。”太爷道：“赵大乃是赵正之子。”且叫武志李奉站在一旁，又叫赵正公媳同到郊外，随太爷去检验死尸以便识

认。太爷上轿，一道来到郊外野地。先是何氏认丈夫面目，赵正认了儿了，二人一见大哭。太爷叫郎七买棺木，又用封条封了，太爷回衙。赵正换了人命状子，领媳妇回去。郎七画供同武志下监。居奉玉李员外同亲友写领字，当堂保领儿子女儿回去。

太爷又道：“有了凶手，是武志冒名强奸，放回此女是本府开恩。但这女子，人人知道谁肯娶他？本府知道你的儿子聘朱门之女未娶。本府作媒将二姑与他作妾，也是托名之故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李员外道：“太爷作主，小的怎敢违拗太爷？”又问李奉、居奉玉同二姑，都点头依允。太爷道：“你们回去择日过门，不可迟缓。”

太爷退堂，深感马俊之德。若不是他说明，这两案人命真是无头之案，本府今已审明此案，岂有不还他剑之理，便叫家丁取了一口剑暗暗的开了库门，换出马俊的宝剑。晚间好交还马俊，一面做审语详文报详上司。太爷是日晚上，在书房等候马俊交还原剑。不知怎样见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因贪财横死奸党

话说雷太爷审明两案人命，叫人开库换出宝剑，仍回书房。初更时分，马俊前来，太爷道：“壮士果是信人。”马俊道：“小弟怎敢失信。”两下分宾主而坐。马俊道：“太爷可曾拿着武志？”太爷道：“深感侠士指教，方能审出实情，已把武志定成死罪。”马俊道：“不知宝剑可曾换出？”太爷道：“侠士仗义，本府岂有失信之理？”便在书架上将剑取下，双手递与马俊。马俊接来掣出一看，毫无差错，就佩在腰间，说：“小人有了此剑，就要告别而回，另日再谢。”太爷道：“侠士少坐，还有小酌奉酬。”马俊恐有擒拿之意，便起道：“已承赐剑，感之不尽，岂有贪杯之理？只还有一件，小人讨得情面，那牢内罗辉庵实是无辜，求太爷释放了他，马俊日后当重报。”言毕上屋去了。太爷想了半会，他要我放了罗辉庵，我明日自有道理。

再说莫上天父子因在扬州同张三、李四、妈儿，复接风小姐来至半路，便将风小姐卖与个乡官人家去了。张、李、莫三人同商议道：“我们虽是将风小姐拐卖，价银不多，有妈儿一份，越发少了，不若将妈儿丢下河去，丧了性命，不但可少分一份，还得他些银钱衣服。”所以半途将妈儿淹死，妈儿带来的衣服物件，卖小姐的银子等全归三人所有。前日莫上天将银用了些，寻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，今招亲在此处，那张三李四都要到他家来住下，要分赃银衣服。莫上天同张三在房内，李四在天井里想主意。张三开口说道：“今日事已完全，前日曾许下愿来该还。今日我们买牲礼还愿，再请吃酒分赃，各人回去。”李四道：“这个甚是。”莫上天就扯张三到僻静处，低低说道：“我与你为这件事情费了多少心机方能到得手，那李四看着一些不管，今日要分银子。我想这宗银子若三份子分你我就少了，你买牲礼回来，叫李四先拜神圣，待我取块石头把他这狗头打死，岂不是你我两人均分了，也做得着本钱。”张三道：“好计策。”李四又想道：“这两个狗头神鬼不知是些甚么，我想身在异乡，又无人知道，待张三上街，我暗自买些砒霜放在锅内，连莫老儿一齐毒死，我只推腹内疼，不去。等他毒死，我得了银子衣服，连夜走去岂不是妙？”主意已定，张三叫莫上天拿出银子来，叫李四一同上街到镇市热闹处。正走之间，李四忽然叫“哎哟！肚内疼，你二人先去买罢，我要去出恭。”张三道：“你可就回来。”

莫上天同张三买了牲礼回来，且说李四一人腰内取出三四钱的一块银子来，走到药店门首，见柜台上没有大人，只有个十三四岁孩子，李四就把银子递与小孩子，道：“我家里有些老鼠儿，恶得狠，把我衣服都咬碎了，今到宝店买些砒霜，去毒老鼠。”孩子见了一块银子，管他甚么好歹，到后面包了一包砒霜，递与李四。

李四拿到家中，张三埋怨道：“你去出恭就不来了，此时三牲到好了，你才来家。”李四道：“肚疼得紧，所以来迟。”莫上天在堂屋内收拾，李四假意走到厨房，只见锅内骨碌的滚着。莫上天的新妇在灶下烧火。李四就掀开锅来看看，道：“敬神之物，不可过烂。”那新妇怕羞，只是低头不语。李四掀开锅盖，将砒霜倒下去，将锅依就盖好，说道：“嫂嫂不用添火。”言罢，到前面料理打点。

不一时，捧上三牲。张三假意道：“莫兄先拜。”莫上天道：“年兄先拜。”张三道：“如此说李四兄先拜。”李四果然先拜跪下，暗暗说告：“前

因拐了风小姐，害官妈，今日还愿。今又许下新愿，弟子买毒药在内，但愿毒死他们，另日备三牲还愿谢神圣。”言毕低头便拜。

张三向莫老头把嘴一歪，莫上天便捧起大石头，照定李四脑门尽力一下，打得李四遍地花红，真个不得活了。张三道：“做得好！真爽快受用。”二人也跪下叩头烧纸，便将尸首收拾，叫老婆把牲礼捧到厨下，放在锅里滚一滚。张三、莫上天父子三人，把李四尸首抬到后面，挖个坑，两人换着挖，把张三下坑里。莫上天在上面想道：“李四已死，还有张三要分这宗银子。想他也是个异乡人，若不犯狠心肠，把张三打死，埋在一处，我领父亲妻子回本庄住，岂不妙哉？这些银子总是我的了。”拿定主意。

张三正在下面低头挖坑土，那莫上天举起锄头认定张三头顶打去，一下张三倒在坑内，几滚呜乎哀哉。那莫老儿在旁唬杀了，望屋里便跑，那莫上天也不叫他回来，就把李四尸首抱下坑去，拿锄头慢慢的将土掩上。

且说莫老儿跑到厨房，把张三的话告诉媳归：“这些银子，俱是我们得了。”妇人道：“好胆气，这些钱财俱是我们的了。”那莫老儿闻得锅内肉香，忙忙去到前面拿了一把扫帚、冷水，将地下血迹洗洗干净，复奔厨下道：“娘子，我年纪大了，忙了一会，心中有些饿了，且盛碗饭我吃。”那妇人拿了一个碗，盛了一碗饭，递上老儿。这莫老儿闻见肉香，自己掀开锅盖，拿了一个木瓢盛了一瓢汤泡饭，拿块肉来动手撕撕，放些作料，好似饿鬼得食，吃了半碗。口中觉得麻口胀舌，便问娘子道：“你把作料放多了，此胡椒辣人。”妇人道：“不曾放胡椒。”老儿道：“姜汁多了，怎么麻口。”说道：“省着吃，方才吃完觉得肚内有些疼。”媳归道：“想是饭冷汤热，吃下去有些不受用。”

那莫老儿放下碗来，摸着肚子，走到自己房内，啊了声，跌倒在地滚了滚，就七孔流血，魂灵已归阴，追张、李二人去了。

那媳归见公公才吃了一点点汤，没福受用，吃了下去，肚里就疼起来了，真乃穷鬼的命，才吃得碗把汤，就到房中出恭去了，可笑可笑！就自己掀开盖，拈起些好的，足足有一碗肉，又放了些作料，又斟了一大碗酒，捧到自己房里饮酒吃肉，好不受用。一时自己舌头也有些胀，也有些麻木了，勉强又吃了些，就想上马桶，便丢了酒饭，掀起马桶盖扯下小衣，坐在上面。心中也便疼痛起来，滚在地下，一同随着公公走路去了。

那莫上天足足弄到日西，方才完了，走到厨房一人不见。寻父亲妻子，又不料李四张三魂多拦住，不肯让他进去，单将肉味之香，浇他鼻内。莫上天一是肚里饿了，力又用尽，闻得肉香，咽口唾沫，想道：“敢他二人吃了酒饭去睡了么？不成！待我也吃些快活快活。”便坐在灶边，拿冷酒热肉鸭子就在锅边狼吞虎食，吃了一饱。自己吃的快活，口里道：“好麻嘴。”骂道：“死人！手里弄的胡椒放多了，这样麻嘴。”又吃了些肉。原来，这砒霜在锅内滚了十几滚，药性慢了，故此吃下去，不能暴跳了，先媳归公公吃得少些，莫上天吃得多，便大叫道：“肚内好疼。”肉碗掷于地下，半空乱跳，跌于地下，滚了几滚，便爬起来，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站起身来，开大门跳河。只是朝下一跳，伏于地下，两手分开，也是七孔流血，这五个鬼同到阴司判断，不提。

且说马俊得了宝剑，飞奔临轩镇而来。方才午牌时候，在酒市内吃了一顿酒饭，又到林内睡去，只到更深方出林。来到莫家问信，敲门敲了数十下，无人答应，他便纵上屋去，望见神前一对烛亮的紧，猛然见前面房内正中倒

了一个人，七孔流血。马俊吃一惊，便回身抽出了宝剑，叫了两声，又无人答应，走进来，又见莫老儿亦死于地，到房内又见一妇人坐在马桶上，也是服毒而死。走到厨房，见牲礼，在锅内许多鱼肉，便把宝剑放在锅内，那宝剑见毒，登时火起腾腾，剑黑了半截。马俊想道：“他一家三口，如何俱毒死？又有牲礼，必是敬神，其中定有蹊跷，待我自回林内，明日再来看是何故。”今日马俊回林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为施恩放走家丁

话说马俊要等到天明看个明白不提。且说镇上有一光棍叫做王老虎。父子六人，行凶撒泼，在镇上的人，无不惧他。只到日色正明，这王老虎只因昨日不见了一只狗，所以今日起早到四处寻狗。走到莫家门首，见洞内伏着一只黄犬，王老虎认得是自家的狗，便唤了几声，不应，他伸手在内拖出，却是死的了。王老虎见狗死了，便骂道：“我把你莫家奶奶咬死了，因何把爷爷的狗毒死了？”即使用手打门，又不开。遂转身回家，叫儿子出来，说道：“莫上天这野种把我家黄狗毒死了，我去寻这狗头。”这五个儿子整衣携棍，各执兵器，一路骂到莫家门首。那些人劝的劝，拦的拦，这五个儿子如凶神一般，将莫上天大门打下，往里一顿乱跑。见莫上天死于地下，便往外要走，被人拦住道：“哪里走？你们打死莫上天，还想往哪里走？”王老虎是个停当光棍，便上前扯住了众人说道：“你们且到隔壁土地庙去，我有话说。你们讲我只是不赖便了。”众人说道：“料想里面还有死尸。”内中有人说道：“地下还打碎许多家伙。”到得厨房中，见莫老儿身带众伤，跌倒在那里边。内有一妇人，亦带伤而死。地方人说道：“我们且将边门带上，我们到庙内有话说。”一众人等，俱拥着王家父子齐到庙内。王老虎对众人说道：“虽是我父子快嘴，屡屡恼人，非我王老虎与人不和，只因我性直情粗，好恨个不平，所以恼人。但今日之事，这莫家真不是我父子打的，其中恐有别故，望众位想想看。”那地方说道：“今是你父子六人骂过几次，劝你不肯罢休，回家各人带了兵器，打进莫家门去，乱打一顿，可是有的？”王老虎道：“才进他的门就看见他死在地下。”坊甲道：“无论先死后死，你却是打到他家就是你打死了的，把你父子先锁起来再作道理。”众人要锁王老虎的父子不提。

且说那个风小姐，已被一个都察院的麻太爷买了去做妾。因见了老夫人，细细的说道：“小女子是太常寺风竹之女，因被奸人所害，又遇拐子莫上天将我拐卖，我是有婆家的。”老夫人听了此言，忙叫家丁：“快将此女送到莫家，身价银子也不要还了，叫他送此女回家与他父母团圆。”

家丁领命，雇轿子送到莫家去了。有一个家丁先到镇市上找问莫家住处，这些众人与王老虎理论，见来了十二个家丁，又来了乘轿子。王老虎低声说道：“列位看这轿子，跟着了许多家丁，来问莫家，其中必有原故。列位放我父子罢，把他们拿住，还有个财发，倘若不能，还是我们父子抵偿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”王老虎道：“包管有你们好处。”众人依了王老虎之言，道：“你们这些人怎把莫家人打死？”正说之间，后面又来了多少乡民人等，七嘴八舌。麻府家丁，哪里招架得来，护着轿子，内中有一个家丁说道：“列位不要认错了人，我等是都察院麻府家丁，并不曾打伤人。”王老虎道：“你们打死人就拿都察院势力压我们不成？”

那些家丁正在喧闹，只见大路上来了一个人，身長九尺，头扎花手巾，身穿玄色箭衣，足下登皮靴，腰带宝剑，乃是马俊。因在林内睡着，只因辛苦，方才睡醒。只听得喧闹之声，不知何事，便走到跟前，叫道：“何事哄闹？”人见马俊异相凶暴，便说道：“我这里有个姓莫的被这般人不知为何事，把他一家三个人都打死了。”马俊道：“只恐不是打死了的，只怕是服毒药死了的。”便走到轿边问道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因何打死莫家人呢？”众家丁道：“我们是都察院麻太爷家丁，只因老爷买妾，有张三李四拐了一

个女子卖与我老爷为妾，前日抬到府中见了夫人，就问他姓甚名谁，他说是太常寺正卿风竹之女。夫人听了此言，叫我们雇轿抬来送还莫家。今见莫家一人俱无，有个姓王的同了地保人等拦阻，说道是我们大家打死了的。”

马俊听这轿中乃是抬的风小姐，忙说道：“谢天谢地，今日才见弟妇。”忙到轿边问道：“轿内可是风栖霞弟妇么？”小姐听得有人叫他名字，便道：“小女子正是。不知外面是谁？”马俊道：“孙佩贤弟与郝大哥俺都拜过的。”又低低说道：“我是马俊，曾杀米公子，今日来取宝剑，幸喜遇着弟妇。”风小姐道：“求伯伯救我。”马俊道：“等我打发众人领你回山。”马俊与众人说道：“莫家现有许多银子，莫家他是自己吃了毒药死的，与他们无干，你等可拿他银子买几付棺材掩埋罢，把余的银子你们分用。”那个王老虎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无名无姓的野人，好大脸面。”马俊道：“问俺姓名，你且站稳脚步，听俺说来。俺是杭州钱塘县人氏，姓马名俊，号子昌，另号玉蝴蝶，又叫做个电光目是也。曾在开封府烧监牢杀了米公子、鲍成仁、孙知县，携了人头反监劫狱，救了孙佩，今日又到开封府来。这段情由，你可知道？”王老虎与众人听了马俊之言，都唬得往后退了几步，连麻府家丁听得此言也打寒噤。马俊道：“抬轿的，代俺抬了走，与你五两银子。”又对家丁说道：“列位请回，风小姐是俺的弟妇，俺要请他上山与他夫妻父母相会。日后自当重谢。”家丁道：“这风小姐倒也罢了，但是那帮人不肯放我们。”马俊在腰间抽出宝剑，“谁敢上来阻拦，着我一剑分为两段。”那几个家丁上前去了，无人敢上来阻挡。马俊护着，麻府家丁叩别而去了。

且说那坊甲与众人等，内中有的说：“如今到处捕获马俊，你我何不擒马俊到官去领赏银子？”内中人说道：“玉蝴蝶会念五道三除之法，又会杀人，又会放火，拿得住他便好，拿不住他，他到夜里来放火烧我们，如何是好？”众人七嘴八舌，主意不定。

且说风小姐在轿内，把被拐到扬州，遇见常让的话说了一遍。一头走一头想，马俊在后，仗剑相随轿子同走不提。

再言王老虎与众人说道：“有事总在我们身上，大家齐上前追拿马俊。”镇上人都向前行，一时远远又来了十数个捕人，亦是追拿马俊的。马俊见后面有些人赶来，他也不放在心上，就犹如草芥一般，只催轿子前走。

且说镇上有入进城传说，却被米府中知道，叫了十数名能干家丁，骑了快马，各执兵器追赶来了。这些乡民见大路上来了十几个大汉，说道：“快拿马俊。”你道十人是谁：

米府家丁十名

第一名叫活土地刘交，二名叫生铁头王僧。

三名叫蜈蚣须方盛，四名叫铜脊背周炎。

五名叫擒虎手伍泰，六名叫捉虎将孟先。

七名叫不怕死吴能，八名叫扒山虎施威。

九名叫入地蛇花龙，十名叫双头狼孔白。

这十个人打马如飞，直奔那一丛人赶将来。那王老虎道：“前头跟轿的是马俊，列位将军可快上前擒拿。”十人回道：“轿内是谁？”王老虎道：“甚么风小姐，名叫风栖霞。”这十个大汉内中有个人说道：“这总是风栖霞身上起的祸，我们还不快快拿他。”这些人飞马往前一拥，围住马俊。那刘交说道：“我们今奉钧旨各处缉获，谁知此处相逢！”十人各执兵器，要拿马俊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 铁球山喜燃花烛

却说马俊路逢风栖霞，好不欢喜。只见四面来了许多人，马俊想道：“必是来擒我之人。”便叫道：“弟妇不要慌乱。”又叫二名轿夫：“不要害怕，有俺在此，你且将轿抬到靠山窝之处。”又看见先来的一名马快，生得面短须长，肩宽背阔，手提双刀，站在东首。那几人身胖力强，人人手内各执器械。马俊先见一班乡民，不足为意，后见这几个人略略有些惊慌。想道：“这些人一定是来擒俺的了，怎奈弟妇在此，又怕失错。”想道：“罢！罢！罢！拼得这条性命有何他虑？”便把手帕扎了头，腰间紧带紧了一紧，手执宝剑，指东画西，说些闲话，眼睁睁守着众人，一心只防着身子遮架。

不说马俊在此受困。且说郝鸾等自马俊下山之后，便领了众英雄奔赶开封府而来，却于今日来到此地。郝鸾鲍刚人等正走在那高岗之上，远远望见一丛人站在那里，不知做什么事喧嚷，便叫能干喽啰前去打探。

不多时，喽啰急急忙忙跑来禀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前去打探信，那一众人不为别事，却是围着马爷，又靠着一乘轿子。小弟走去问那些乡邻，说那轿内坐的风小姐。又说米府家将要拿马爷呢！”郝鸾鲍刚人等听得此言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列位贤弟，事不宜迟，恐马贤弟遭其毒手。”

鲍刚陈雷生平性急，挥马前去。郝鸾道：“不要乱为，恐惹人耻笑我们不知兵法。”周龙道：“急急往救，不可迟疑。”郝鸾道：“众位兄弟打马走着，听我号令。”先叫鲍刚领五名喽啰向正南方按定，这等动手，可敌贼子。又叫陈雷领五名喽啰，正东方按定，周龙正西方按定，曹双正北方按定，又叫周顺、王龙、张发、樊冲四人，往来四面围定，各人听令打马，四散各方围住。那十个大汉见郝鸾一马当先而来。

马俊正在惊慌之际，猛然又见一伙人马，谁想那是郝鸾、鲍刚人等，手执兵器杀奔而来。马俊大喜，叫道：“好了，有了帮手了。”不觉英风陡发，气高千丈。便大叫道：“列位贤弟，俺马俊路见不平，要救受难之人，不觉竟被奸党光棍拦阻俺的去路，请列位公言一二。”正南上鲍刚便来接上说道：“扶孤救难是好事，那个敢阻去路？若是多一嘴，一剑砍下他的驴头来。”陈雷亦说道：“若是阻拦，将刀剁这狗娘养的。”郝鸾向前说道：“朋友要走就走，休来阻挡。”郝鸾又叫周龙等：“贤弟们，且护送轿子要紧，哪个敢阻挡你？”那边刘交叫道：“众位，此时还不下手拿马俊，等待何时？恐怕溜了无处找他。”

只见刘交提了朴刀大叫道：“马俊不要走，有俺活土地来拿你。”便举双刀来劈马俊，马俊提剑相迎。刘交自幼学的纵跳法，马俊因有此法方才敌住，不分胜败。那方盛王僧一齐来劈马俊。鲍刚看见骂道：“你这狗头，要打攒盘。”便叫道：“大家上来攒盘。”陈雷曹双一齐向前，大杀一场。那郝鸾手快，一剑把王僧挥为两段。马俊将剑执定，半空跳纵，刘交也纵跳起来。马俊猛然一剑，刘交招架不住，众人四方逃奔。郝鸾也跳起上前，方盛对敌不住，也就逃了。

众捕役见米府家将都被杀伤，岂敢抵敌，亦四散逃去了。郝鸾道：“贤弟等不必追赶，且保弟妇回山。”众人道：“今日幸遇马仁兄，救得孙佩贤弟并弟妇凶难，真天幸也。”马俊道：“若不是列位仁兄相助，必遭毒手。”郝鸾道：“那时愚兄冲撞贤弟，贤弟不辞而去，我深恐贤弟有失，故此同众位兄弟前来接应，不想果有今日之事。米府家丁也被俺们杀得魂飞魄散，今

又遇见孙家弟妇，真真万幸。”叫喽啰抬着轿子，马俊取出两锭银子，赏那轿夫去了。众人方起身，离了此镇，竟奔铁球山去了不提。且说刘交众人等今日被敌，各人带伤受疼，又杀了王僧，俱气怨不平。奔进城来说雷太爷卖放凶手，诈了雷太爷千金方才罢休。这也是雷太爷的盛德处不表。

再表雷太爷亲到临轩镇，去检验莫上天家人命，又被搜出多少银子，叫坊保买了棺木盛好，余下的银子派散带伤之人，太爷回衙做详，又通详上司咨部。

且说刘交方盛诈了太爷千金银子，竟作路费起身进京，走到米相公府上去了。那米相爷在京新请了一个军师，名为百胜祖师，能呼风唤雨，又会定身黑眼法，这米相爷好生欢喜。忽有刘交方盛跪禀，将路上遇着马俊郝鸾等交战之事，说了一遍。米相爷听得此言，心下踌躇，就着刘交、方盛四处访寻好汉。不论僧道响马，只要有本领有武艺的，刘交领命去了。

且说郝鸾等护着轿子，保了风小姐上山而来，焦豹风公一众人等听得各位回来，忙迎下山。见郝鸾等保着风小姐的轿子，一齐上山，都到得聚义厅上迎。风小姐出轿谢了郝鸾、马俊诸人等，然后到后面拜了父母等人，大家痛哭一场。茶罢之后，大家各诉离情之苦。

山上大摆筵宴，一来代马俊接风，二来恭喜孙佩。众人又问马俊取剑之事，说了一遍，后因借宿莫家，如此，如此之话，又说与众人听了，无不称妙。又把那麻都察院的夫人好意说了：“若非夫人，叫众家丁押着风小姐送与回家，我怎得就遇见了弟妇，此乃麻夫人莫大之恩也。”

酒至数杯，郝鸾奉了马俊等酒之后，便出席对风公打了一恭，说道：“小人有言奉禀。”风公站起身来道：“贤侄请坐，有话请说。”郝鸾道：“小侄昔在争春园一会之后，至今无限苦楚。孙佩贤弟全亏马俊救出，今日栖霞妹又幸遇马贤弟救了带上山来，父母相会，夫妻完聚，真大幸也。欲请老伯早早选择良辰，以成洞房花烛之喜。”众人一齐答：“此言极妙，极是。”风公道：“我一家深感马兄再造之恩，一言难尽，且未曾报答万一。”马俊道：“何劳报答，晚生理当奉救。”众人又问风公，可允此事？风公道：“我已有此念久矣。”众人听得允了，遂取了历书，大家选定七月初八日吉日良辰。众人无不欢喜，饮至更深方散。

风公回到后面将席间择期与女儿成婚之事说与夫人知道，夫人亦皆欢喜。次日唤了成衣匠上山料理裁做新衣。

不一日到了初八日，张灯结彩，鼓乐齐鸣。杀猪宰羊，犒赏喽兵。众人道：“请新人上堂参拜天地父母，又拜众位仁兄。”看那风小姐身穿彩服，如仙女临凡，仍将八宝紫金镯带着。

且说这金镯当日风小姐劫散，躲在庙内桌下，遇见莫上天，领他家去。小姐说明坐落住处，莫上天就起不良之心，拐他去卖。只说送他回家，没有盘缠，风小姐将此镯叫他去当，不料他卖与那富户人家。那个人家有一个雇工小厮不成人，就偷了此衣服首饰，这金镯恰就在内，他便拐而逃之。走这铁球山下过，遇见山上头目喽啰截住打死，将衣服镯子，拿上山来，报了大王。风公孙佩认得，存在风公处所。所以今日风小姐与孙佩成婚，又将此镯带在手上。当日聚义厅大开东阁，饮到更深，送孙佩与风小姐合卺交杯，一

合卺(j n, 音紧)——成婚。卺是瓢，把一个瓢瓜剖成两个瓢，新郎新娘各拿一个，用来饮酒，是旧时成婚时的一种仪式。

众人等欢欢喜喜出房去了。这孙佩与风小姐已完了周公之礼。到了次日，孙佩拜了岳父岳母与众位仁兄。

过了数日，郝鸾对众人说道：“愚兄昨夜得了一梦，不知凶吉如何。”孙佩道：“仁兄所梦何来？”郝鸾道：“正交三更时候，见柳绪身披花红，如同状元一般，望着我笑之不止。正然笑时，又见常让身穿破衣，垢面蓬头，赤足站在愚兄面前哭而求救。正要问他为着何事，只见来了一只大虎竟把常让一口衔去。我正欲救他，一时，正南上来了一只金狮大豹捕那大虫，一下救下常让。那大豹一声吼叫，就把愚兄惊醒，原来是一场大梦。不知此梦凶吉如何？”

孙佩想了一想，回道：“据小弟看来，柳绪披着花对着仁兄大笑，是个困相，所以反作花红。那常让蓬头垢面望着哭而求救，依反理说，是欢喜了。且东方甲乙木，不能克火，心哭之相。那只大虫是牲，那害柳绪之人，幸得那只大豹相救，大豹不姓花就姓马。依小弟说来，那柳绪定然受害，常让定然得其大志。”郝鸾道：“贤弟说的不差，我想着当初在杭州结义之时，愿同生死，富贵穷贫共之。今日我们共乐此山，单单只少常柳二人，这是愚兄一件心事。即不作梦，我也久有此心了，怎能有奇人连夜进京，访个消息，我方放心。”鲍刚道：“小弟愿去。”郝鸾道：“贤弟去不得。”鲍刚道：“仁兄何以就量小弟去不得？”郝鸾道：“贤弟昔日性情鲁莽，做不得细事。”鲍刚听此不悦，只听得有一人高叫道：“除了玉蝴蝶谁人敢去？”郝鸾摇手道：“更去不得，你去进京要进关，你有大罪在身，如何去得？”马俊道：“仁兄若是别的，小弟还可依你，若论米贼，小弟偏要去。况孙佩弟详梦，要一个姓马的，小弟又姓马，有何虑哉？我一定明日起身。”

却说郝鸾等苦劝不从，只得备酒饯行。次日众人送马俊下山，独自一人进京探听常柳二人信息，不知凶吉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 银安殿笑接彩球

却说那马俊在路赶行且不提。且表常、柳二生在路前后一起到了长安，不意常公升了吏部，被米相爷奏了一本，保举常洪、柳滂助吴公征寇去了，二生只得住在书院内等候班师回朝。

常、柳二生时常在外游玩，一日在街坊只听得三三两两人传说道：“这场大富贵不知哪个有福之人受用。”常、柳二生问一老者道：“这些人乱哄哄的往哪里去？”老者道：“皇上有个公主，年方十六岁，太后择定今日他抛彩球，得者便是驸马，二位何不去走走，倘有天缘亦未可知。”常让对柳绪道：“贤弟你前妻已故，何不去走走，得了彩球岂非好事？”柳绪道：“不可妄想，我二人只去看看罢。”二人带书僮到彩楼前，果然是光灿鲜明，十分齐整。只见守卫八个太监，花帽锦衣，各执黄旗，还有几十个巡视的太监，场外是御林军。那公侯伯子荫袭公子，士民人等，不计其数，谁敢喧哗。只等午时公主方才出宫抛掷彩球。

忽见一内监手执黄旗传谕道：“皇上有旨，在场文武官员后裔，士民人等，凡有家眷者，不许进场，如违族诛。”言完去了。那些有妻室无貌者，皆纷纷出场。常让道：“愚兄别你了，明日到驸马府来贺喜。”柳绪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兄何必将弟戏耍。”常让道：“说不定，兄不妨去碰碰机会。”柳绪道：“虽是正说，我一人怎好在此？”常让道：“本人不敢违旨。”柳绪道：“小弟量也无福，不若一同回去罢。”常让道：“岂有料得不中的，恐有机缘亦未可知，贤弟在此，我去了。”柳绪遂带了书僮，远远站着。直至午时，彩楼上走出八名妃子，摆了香案，卷起珠帘，只听一派音乐，公主驾临。又见太后与娘娘宫娥俱上楼来，皇太后命公主拈香礼拜天地。礼毕，旁边侍女捧上一个金盘儿，内放着五色彩球，玲珑好看，有八条绣带，那带上有金铃四个。皇太后将彩球递与公主，公主接在手内。公主移步香飘，珮声微动，走至帘边，露出娇面，犹如天仙一般。那下面看的人暗道：“好个公主，不知是谁的福。”众人思议纷纷。只见那公主把球向空中一抛，众宫女即扶公主同太后与正宫娘娘下楼升辇，仙乐悠扬，回宫去了。那球在半空中如神人捧着，飘飘扬扬或东或西，引得那些呆公子蠢士民，个个仰头伸手，东奔西跑，想接彩球。惟有柳生站住不动，看着他们抢那彩球。忽然向东飘，众人跌跌往东去，猛然往西一飘，铃铛刚刚打着柳绪的头，那三十二个金铃叮叮响了一阵才住，遂缠住柳绪身上，要解也难解下来了。

只见有几十个人飞奔来要抢彩球，幸有巡场的太监，哪里容得这般人胡闹，遂手执黄棍乱打，说道：“抢球的是谁？与我拿着！”哪知是米府家丁，被打不过，只得退下。原来米相的儿子死了，把史通承继为子。米相心想篡位，故叫众家将扮做公子，哪个得了彩球，都是让史通的，史通做了驸马，就好借公主之势，横行的了。有了史通在内，自己便好举事的了。谁知天理不容，又被太监获着这得彩球的人，史通看原来就是柳绪，心中越发起气闷。刘栋在史通耳边说道：“大爷总不要紧，都在门下身上，包管驸马还是太爷做。”史通只得领了家丁回去，那些太监早把柳绪抬了飞奔午门。这书僮不知好歹，唬得溜了去了不提。

且说太监到了午门，放下柳绪，老太监进宫启奏天子。皇上随即登殿传宣，文武公卿，侍立两旁。米中立与史明德在朝，两人已十拿九稳，彩球是史通得了。及至一看，不胜大惊。只见驸马要到金銮殿，山呼万岁。天子见

柳绪面如傅粉，唇似涂朱，俊雅风流，天子大悦。柳绪口称：“臣系浙江杭州府人氏，臣父柳滂官居礼部，随征去了。臣叫柳绪。”天子道：“原来是柳滂之子。”心中大悦。想道：“外貌虽好，不知内才如何？”天子便问：“卿年十几岁？平日作何事业？”柳绪奏道：“臣少年时父训攻书，已入黉门，年十八岁。”天子听得柳绪十八岁，比公主长两岁，心中更喜。又问道：“寡人今有一题，卿若能作，即作文章一篇，呈朕审阅。”柳绪奏道：“万岁旨意，岂敢有违，求万岁赐题。”天子赐柳绪平身，太监摆了书案在于殿前，柳绪立于案前。天子赐题是：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”一句。柳绪领题一看，举笔而书，并不思想，一刻工夫已写完，俯伏呈交皇上。皇上命太监将卷子捧到龙案上，天子看了一遍，真是字字珠玉，出言锦绣。忽见太监走来奏道：“皇太后有旨，即宣驸马爷进内宫。”太监随领柳绪进宫朝见。太后见柳绪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心中甚喜。便问道：“卿能咏诗否？”柳绪奏道：“少知一二。”命太监取过文房四宝，赐柳卿坐下。那柳绪谢坐，又赐香茶一盏，饮毕。太后道：“今当中秋佳节之时，以秋景为题，赋七言诗一首。”柳绪领旨，拂纸濡笔，一挥而就，并不思想。宫女呈上太后与正宫娘娘看。

诗曰：

紫瑞花开别样秋，疏桐依旧凤来投。
一轮冰鉴临金阙，万树天香护玉楼。
西女停车仙乐奏，飞琼漫舞彩云浮。
肖郎今识清都景，不戏蓬瀛不复游。

臣柳绪恭呈

御览

太后与娘娘看毕，称赞不已。太后命太监领驸马到宫楼听旨去。不多时，内宫传旨道：“皇上有旨，先宣驸马进府，候十五日完婚。”太监遵旨送柳绪去了。那同柳绪相好之人无不欢喜。但米中立等心中气闷，同众门生在相府坐着，埋怨史通无用。有刘栋在旁道：“相爷休怪公子，实因那内监阻拦的凶，如今有一计，难得公子面目与柳绪无二，据门下看来，要谋驸马反掌之易。”米相道：“那柳滂又与老夫作对，幸得皇上不准。如今他儿子做了驸马，柳滂回来，他父在殿上一本，子在宫内一本，老夫焉得不受他的累。不知你有何计策，可得大事？”刘栋在米相爷耳边道：“为今之计，要相爷亲去，带银百两，快马一匹，如此如此，赚了他，着人在外面僻静处放下一张梯子，将他骗出来，叫他奔南门逃去，再着家丁赶上前去杀了他，即将公子撮进府去，守门太监哪里知道？请相爷一裁。”米相他听了大喜：“妙计！妙计！”一面假做起边报凶信，一面命家丁牵马取梯子在僻处伺候。

米相爷带了银子，故作慌张之状，来到驸马府前。守门太监见是米相爷，就不拦阻。入了后堂，与柳绪见礼坐下，内监献茶。柳绪道：“晚生有何德能，敢劳老太师深夜降临？”米相爷把眉一皱说道：“老夫尚未曾来贺驸马，因有边报到了，故此来迟。且有一种机密大事来报驸马，驸马可令内监到前面去，老夫好说的。”柳绪便吩咐内监暂退。米相爷离坐，把门掩避，在袖中取出假边报递与柳绪道：“驸马看此便知。”柳绪展开一看，却是报闻常

冰鉴——指月亮。

蓬瀛(yíng, 音迎)——蓬莱和瀛洲，传说中的仙山名。后用来泛指想象中的仙境。

洪柳滂顺了海寇，唬得柳绪魂飞魄散，双膝跪下说道：“求米相爷开一线之恩，救晚生一命。”米相爷扶起说道：“你父与老夫不薄，我恐明日圣上震怒，不便相救，故此黑夜前来。为今之计，救你逃生。只是可惜彩球之名。”柳绪道：“如今父为反逆，还说甚么彩球，不知何计可逃？”米相爷道：“那前后门是走不得的，恐太监们阻拦，必须要越墙而逃。外面已安排了梯子并快马一匹候你，你可出南门，并无阻挡。这是白银一百两与你带为路费。”柳绪接过银子，感谢不尽。米相爷同到后墙下面，并无接脚之物，来到假山上面，见垂杨柳覆墙头。柳绪一看，果然有一张梯子，竟爬下去。那家丁低说道：“相公来了么？马在此。”柳绪忙跨上马，家丁又指他向南门去路，急急而逃。家丁见他去了，才把史通从梯上送进府去，自搬梯子回去了。米相爷见史通来，方开了中门，假作宾主之状，假驸马送出相爷去了。太监们一时那里辨得出真假来，刘栋又忙催家丁赶出城去杀那柳绪。未知后来吉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 常让怒怪假柳绪

且说彩楼跟前柳绪的书僮当时唬得飞奔回来，进书院见了常让叫道：“常相公，我家相公惹下祸来了！”常让听说，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有何大祸？你快说来。”书僮道：“我家相公同小人站在场内看那公主抛彩球，只见那彩球东荡西飘，猛然落下，打着我家相公，缠在身上，又有些人奔来抢球，被太监们拿黄棍打散了，便将我家相公抬起来不知往哪里去了，故此小人急急跑回来报知相公，望相公相救我家相公。”常让听得此言，便朝天作了三个揖说道：“谢天谢地，今日柳贤弟登仙了。”又对书僮道：“你家相公如今是椒房贵戚，乃皇上的女婿，你不必着惊。”又着家人再到午门访信，家人去访，将晚回说道：“果然柳相公得了彩球，进朝见驾，细考奇才，又到后宫见太后与娘娘，才送进驸马府去了。”常让听了十分欢喜，当晚畅饮一回，料理次日恭喜。

再说柳绪骑了快马，跑出南门，行有二十余里。此时约有二更天气，忽见树林内跑出一个人来，手执钢刀，直奔将来，大喝道：“留下买路钱来！”柳绪乃懦弱书生，不曾骑得惯马，听得强盗赶来，他心慌手软，跌于马下。那人走到身边，将他腰内银子搜去，又把他衣服马匹劫去，幸喜不曾伤他性命，骑了马飞奔大路去了。柳绪吓得半死，半晌爬出，四处一看，惟见满山烟月，拍面秋风，只得凄凄惨惨，信步往小路逃灾。

且说米相公家丁追来，分路找寻有二十多里，忽见那大路上一人飞马而去。刘栋叫家丁打马赶上，团团围住那人。那人唬得心惊脚软，被米府家丁提过马来，一刀砍了。却是腰间带刀，众人心疑，仔细一看，不是柳绪。刘栋上前看了一看，心中想道：“柳绪必是被这人短劫，杀了他的性命，故此马匹衣服银子，被这人所得，我们如今将马匹衣服带了回去请功，只说柳绪是我们杀了。”众人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咱们且将就在城外过一宿，明日进城回复相爷。”大家沿路寻店安歇不提。

且说常让次日起来，梳洗完毕，换了一身衣服，又带了家人，到了驸马府来，见那府旁彩篷齐整，守门太监十数个在门首伺候。常让道：“人生在世，富贵难料，前日柳贤弟同我住在书院，今日做了驸马，便如此光华。”叫家丁对管门说：“烦爷进去禀驸马爷一声，常让相公特来贺喜。”守门人问道：“可有帖子？”家丁道：“亲身而会，不曾带帖。”守门的不敢怠慢，便去禀知驸马，有一位常让相公来恭喜驸马爷。那史通知是常让，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这狗头从哪里来的，若是会他，岂不被他识破？”便道：“你对那姓常的说，驸马爷有事，不得工夫，你不过是门下走狗，不便相见，另日自有赏赐。”太监出来，照着所言说与常让。常让听了此言，就气呆了。骂他一顿，又不在理，只得忍着气在肚中，回到寓中，气冲冲的叫道：“柳家家人快去往驸马爷府中，对你相公说，我骂他负义小人，无情畜生！”家人答应，即奔往驸马府中去了。

且说史通生怕人来看出识破，即着家丁对管门的太监说：“无论驸马亲戚人等，尽不许入内。”那柳家家人来到府前道：“小人要见主人。”守门的回道：“今奉旨一切人等不许入府。待十五日完婚之后，方得进见。”家

椒房——汉代后妃所住的宫殿，用椒和泥涂壁，取其温暖有香气，兼有多子之意，也用为后妃的代称。这里是皇室之意。

人没法，只好回家去了。

这日马俊刚刚寻到书院，对门口一人说道：“你去报知常爷，说我马俊来看。”门上人进去禀知常让，常让正在恨柳绪之时，又见来了个盟兄，便心灰意懒，就象呆了。马俊走进，叫道：“贤弟，俺来了。”常让流着眼泪，慢慢答应道：“原来是马兄，小弟失迎了。”马俊见常让流眼泪，愁眉不展的模样，便问道：“贤弟有甚过不去的事情，这般模样？”常让道：“一言难尽。”才起身来见礼坐下，复拭泪说道：“小弟并无过不去之事，只因负义忘恩的柳绪。他做了驸马不认兄弟，还说是他门下走狗，叫我另日去领赏，你道气也不气？可恨不可恨？”马俊道：“贤弟且勿怪他，这也是小事，恐是他门上人传错了名姓。”常让道：“岂有传错之理？这是柳绪一时富贵，变了心肠，真乃小人之辈。”马俊道：“你今不要烦恼，待我马俊去见他，若他相会，俺替贤弟道及此情，叫他赔罪。”常让道：“兄到他处，倘若不会，反受其辱。非是小弟放肆，况小弟自幼与他相交，时刻不离，尚且如此，仁兄虽然与他结盟，不过相会几次，一别许久，只怕竟忘了仁兄。依小弟之意，不若不去。你我做丈夫的，何必趋奉他。”马俊会意，说道：“贤弟是个吏部公子，俺乃平民百姓之人，俺却不依，偏要去走走。”言毕起身，除下宝剑便走。常让相留不住，方才去了。那柳家家人就回来说道：“小人往我相公府中，却不得进去，府门前有太监阻住。”常让道：“我叫马兄莫去的好，如今看来真是无益。”

且说马俊找到驸马府前，叫道：“门上人，烦你进去通报驸马，说俺马俊要见。”那门上人看了马俊一眼，不像个有来头的人，说道：“要见我驸马作何事呢？”马俊道：“俺与你驸马同乡，又是结拜过的，特来奉贺。”那些守门的道：“早间有个常相公，他是同乡的人，我们进去禀报，被驸马爷大大喝叱了一顿，吩咐我们，以后但有往日门下走狗来见，俱回他另日来领赏。”马俊听了大怒道：“你且进去禀声，他定要会。”门上人见马俊凶恶，只得进去禀了一声，便出来回道：“驸马爷道：‘方才有旨意下来，凡一切亲交，毋许擅入，俟完婚之后，谢过了恩，方才会客。’”说完都坐在门凳上说话，不理不睬。马俊方知常让之话不差，急得凶心顿起，怪眼圆睁，说道：“俺看你驸马做得长久不长久。”那守门人大怒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野棍，敢在此无礼，快些走了便罢，若走迟了，拿棍子打你狗腿。”马俊见门上人骂他，越发动怒，却不便行凶，只得忍在心中，气忿忿回到常让的寓处。常让见他满面怒气，便说道：“仁兄如何不听小弟之言，故有此气。”马俊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今生不得与柳绪开交！”常让道：“等他完姻之后，再作道理。”便叫家丁摆上酒席，过来饮了几杯。常让问道：“山上诸位兄长长安否？”马俊将三进开封府取剑，并劫风小姐上山之事说了一遍。常让道：“小弟被张三李四两个骗进院内，遇风小姐行刺，幸我醒来问其来历，方知是孙佩弟妇，回去禀了舅父，捉拿拐子，不知又被拐子同院内妈儿一同逃走，不知去向。今得仁兄，又做一番好事，完了他二个大事，真感仁兄恩德莫大焉。”马俊无心闲话，心中只恨柳绪。便问道：“今乃中秋佳节，不知公主是甚么时候出宫？”常让道：“闻说戌时。”马俊道：“若是撞见这无义之人，让他招得成驸马，俺也算不得手段！”常让道：“凡事要忍耐。”再三相劝。

忽然一阵神风，寒雾满天，纷纷大雨，下到天晚方住，渐渐明星亮月，常让拿杯对月闷坐。马俊起身，穿了一套短衣，带了宝剑，对常让道：“俺

要去杀柳绪呢。”常让一听此言，吓得战战兢兢，即说道：“三思而行，不可后悔，还要忍此气。”拉住马俊衣角，不放他走。马俊那里肯听，说道：“这气恼难消。”把常让推了一跤，纵身上屋，要杀柳绪。不知杀得成与不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马俊义奏真史通

却说常让被马俊推倒在地，半晌起来，叹口气道：“柳贵芝怎的？今日得了富贵，就忘了朋友之情，却是你自讨其祸，可惜绝了柳门之后。”左思右想，无计可施，先虽恼他，今见马俊去杀他，其心又不忍，足足想到三更，方才睡着不提。

再说马俊离了书院，借土遁落在驸马府屋上，睁着一双怪眼在屋上，望见中堂内那柳绪独自一人，穿着驸马的华服，气昂昂的坐在桌案之上，红烛双插，又是满堂红灯高照。原来史通假冒柳绪，所以不要家丁伺候，独自一人坐着。马俊一见，犹如仇寇，骂道：“我把你这狗贼快活得几时！”他坐在屋上，又细看了一会，便吃一惊道：“这不是柳绪的模样，他如何坐在此处？”便定眼睛细看，越看越疑。原来马俊眼力最高，故称为电光目。虽离了许久，他却看得真切。何也？因同几次酒席，会过几回谈心，故此认得真实。马俊又想到：“若是认不得，我马俊恐离久了，故尔忘记亦未可知。今常让与他同寓一处，寸尺不离，难道他也忘记了不成？如今看来，真正不是柳绪。”

不说马俊在屋上犯疑。再言那刘栋奉米相之命，恐怕史通不识国礼，写了一张仪注关节，着刘栋送来与史通看了，到临期之时，照帖而行，方免失仪。刘栋进了中门，还是照平日相见的混闹作乱之故，也显他的妙计，叫道：“大爷我来了。”史通便道：“老刘你来做什么呢？”刘栋笑道：“特来送一物与你看看。”便从衣袖中取出递与史通说道：“你照此帖行事便了。”又笑道：“大爷你今日这等荣耀快活，不知那人儿怎么样呢？”史通道：“这是我大爷洪福，所以得你的妙计。”两人笑了一会，刘栋起身往外去了。史通手内捧着送来的仪注细看不提。

单讲马俊在那屋上听得几番话语，真真十二分是假的，又见行事不是柳绪平日的文雅，越看越不是。马俊心中想道：“几乎错怪了柳绪。”猛然想起，既是假的，真的往哪里去了？又想到：“莫不是被他们害了性命不成。”正思想之间，只听得打锣之声，已是一更天气，略迟了一刻公主就要出宫了。一者乱其人伦，二者不知柳绪在于何方，“我如今若杀了这贼子，不知柳绪生死何在？正欲待拿他，恐他羽党人多，反为不美。但公主出了宫，完了姻亲，那皇上也难辨真假。”左思右想，无法可施，着急想了一会道：“罢罢罢！我想做汉子的要为朋友，就把这条性命放在肚皮外，我今进了皇宫，先奏天子拿这假驸马，若是真驸马，我情愿受斩剐之罪；若是审出这个赋子是假的，不但我无罪，而且反有功。做好汉的，要撞这个金钟，舍着这条性命。”

主意已定，就离了此处，借土遁，如风响一声，且到了皇宫。想道：“腰间宝剑藏在哪里？有了，我把宝剑放在皇宫高屋天井之内。”方才立于地下，看那殿宇房屋甚多，却不知圣驾在于何处？又不知宿于何宫？到此也是枉然。不若回去，先杀了那贼，替柳绪报仇。

正欲回去，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张文正在哪里？”只见皇宫内走出二人，手提宫灯叫道：“周公公做什么？”周太监道：“皇爷有旨，说时辰将近，公主快出后宫，你们把銮驾俱要齐备，咱家去缴旨去了。”那周太监吩咐完时往前而去。马俊听得“缴旨”二字，不是皇上定是娘娘，我不如随他引了进去。那周太监进了宫门，来至永和殿缴旨。

那马俊也跟进宫内，藏在黑处，往殿内一看，只见天子端坐中间，背后两旁约有三十多名内臣保驾，灯烛辉煌。马俊却有些胆寒，想道：“怕也怕不得这许多了。”又想到：“惊了驾是个斩罪，私入皇宫也是斩罪，不过是一死而已，但我被杀，皇上也要问问驸马的真假罢。罢，罢！就被他杀了，也是瞑目的。”便往上走了几步，猛然往上一纵，俯伏在地说道：“民人见驾，报机密大事，有关国体。”那保驾的内臣拿着金瓜等物，将马俊压住，不容转身。皇上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你是何方奸细，敢黑夜来行刺寡人么？”马俊道：“民人报机密大事，有关国体，并非行刺。”天子道：“你报什么大事？”马俊道：“万岁爷放起，民人细奏。”天子叫内臣先在他身上搜检搜检。那些内臣在马俊身上搜检，并无寸铁。天子道：“放他起来。”那内臣才把金瓜收起，放他起了。马俊转身跪下说道：“民人非奏别事，今有驸马柳绪被奸人害了，不见影形，今在府内的驸马不是柳绪，是假驸马。求万岁爷龙恩，速将假驸马拿上，追问真驸马柳绪的踪迹生死何存，民人宁可碎剐，不可乱伦乱国。”天子闻奏大惊道：“你怎见得真假的驸马？”马俊道：“柳驸马民人自幼与他同乡，所以认得。”天子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马俊又道：“圣上赦了民人万剐之罪，民人才敢说名姓。”天子道：“朕赦你无罪。”马俊谢恩奏道：“民人叫做马俊。”天子道：“你可是大闹开封府，夜杀米斌仪同孙知县，在铁球山聚众的玉蝴蝶么？”马俊道：“民人正是。”天子大惊道：“你就是做恶的罪犯，来此都中所做什么事？如何又得知驸马真假？”马俊道：“民人因同柳驸马同乡相好，今到都中，听得他招了驸马，民人前去贺他，反被他大辱一场。民人气恨不过，要去杀他，方才在屋上看时，面貌仿佛，只是耳朵小些，又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假驸马叫他老刘的。那姓刘的取出一张纸来，说道：‘若是行礼，必须照此帖行事。’还说了许多不成文的话。又突出一句话，叫声‘大爷，你今晚如此荣耀快活，不知那人怎样了呢？’假驸马说：‘你的妙计不差，我一总见情罢了。’所以民人见了这些破绽，方知是假的。万岁若不信，先叫内臣把我绑起，后传旨拿假驸马，求万岁爷察其真假，将功折罪，赦我无罪。”天子闻奏方才全信。即着周太监传出一道旨意：“据民人出首，在府内的是个假驸马，将柳绪驸马所害，朕疑不决，传旨仰都察院领旨，速将驸马拿问，明早早朝见朕回奏，再辨真假定夺。”周太监领了旨出去，又叫内臣将马俊绑起不提。

再说都察院麻太爷正在驸马府内料理，猛见此旨意下来，即着家丁进了驸马府内，说道：“圣旨已下。”此时史通跪接圣旨。麻太爷上前读完，御林军向前除了驸马服色，带上了刑具。此时米相闻知这个凶信，唬得目瞪口呆，便赶来接着麻太爷说道：“此是真驸马，何故拿下？”麻太爷道：“老相台差矣。圣上旨意下来，叫拿驸马，我怎敢逆圣上旨意？且等明日见驾自有分别。”周太监回宫缴旨，麻太爷押了驸马不提。

且说天子又问马俊外乡外县风俗如何。马俊把那米丞相怎样作恶，怎样害他，多少不良之处，万民痛恨，一一奏上。万岁方知米相奸处。急叫内臣将马俊押到分宫楼上，锁在柱上，又叫几十个太监看守，天子回宫安寝不提。

只见皇城大小官员，预备贺喜，见拿了驸马是假的，无不吃惊。

且说书院内有几名乡绅官员，听得此言，却一人传十人，十人传百人，人人皆知。只有常让睡也睡不着，正在心焦之时，听得传说圣旨拿了假驸马，又有个姓马的在皇宫内出首。此时方知柳绪被害，驸马被人冒名，心内晓得错怪了柳绪，知是马俊入宫奏了皇上，又惊又喜。惊的是不知柳绪生死，喜

的是假驸马奉圣旨拿下。便与家人说道，明早到午门探情。不知假驸马明日见驾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三法司坚持异见

话说次日早朝，百官齐候驾临。不一时，金钟一响，齐来朝贺。文进东华，武进西华。静听金钟三下响，层层文武叩金阶。天子登殿，马俊押在一边。百官朝拜已毕，都察院麻青出班缴旨奏道：“昨日晚上，臣领旨将驸马拿下，已在午门，请旨定夺。”天子道：“卿且归班。”麻青谢恩归班。圣上传旨，召进皇门官，将驸马解进午门。至殿前朝拜俯伏道：“臣柳绪见驾。”天子道：“你且抬起头来。”史通道：“臣不敢仰视君面。”天子道：“赦你无罪。”史通才敢抬头。天子龙目一看，暗道：“面貌不差。马俊怎说是假的，事有蹊跷。”便向文武官员：“恐朕眼花，诸卿可看是真还是假。”班部内走出米中立、史德明奏道：“臣等看柳驸马是真的。皇上何必见疑，反被罪犯所惑。”米中立又哭奏道：“臣的儿子米斌仪被马俊杀死，又大闹开封府，杀官劫狱，种种不法，罪大恶极。昨晚马俊是受奸人贿赂，前来行刺，所喜圣上洪福齐天，反擒拿了罪犯，他无言回答，谎称驸马是假的，方好脱身。请圣上速斩马俊，一则诛此凶恶之徒，以除后患；二则速正国法，即便完婚，休错过了良辰，请旨速速施行。”

天子听米中立之奏，有了九分准意。马俊在旁见天子不言，恐其准了米相之本。便奏道：“这不是真驸马，一定是假的。虽然相貌仿佛，真驸马的耳朵多大个，假的耳朵又小，求万岁爷龙目观看。”天子细看，史通的耳朵果然较小，前日柳绪果然耳大。天子看毕问道：“你是何方混徒，胆敢到此冒名驸马？”史通道：“臣果是柳绪。马俊昔日与臣有仇，故此假言害臣。”马俊道：“柳驸马自幼与民人相好，岂有不识面貌之理？”天子正在猜疑不决之间，只见吏部大堂傅老爷，又是国舅，奏道：“据马俊说驸马是假的，据他自己说是真的，奏圣上，可着他将前日所做诗文今日细写一遍，一字不差，笔迹无二，就是真驸马，将马俊斩首示众；若字迹不对，诗句差讹，笔书两样，这定是假的无疑，圣上可即发刑部审问，审出真情，问其真驸马生死何存，然后再究羽党，伏乞圣上施行。”天子准奏，龙心大悦，说道：“卿奏之言有理。”便叫内臣拿了龙凤金笔、文房四宝摆在史通面前，阶檐之上，题目仍是前题，只唬得史通目瞪口呆，半晌无言，又不敢再奏。

且说米中立、史德明心中好胆怯，道：“如何是好？”内臣来催促快写。史通故意看了题目，拿起笔来，左思右想，无处下笔，不知写些什么才好。停了半日，写了三个字以后，再也写不出来了。约有三五个时辰，内臣又催促甚急，天子问道：“文章可曾写完？”内臣奏道：“才写了三个字。”天子大怒道：“前日柳绪见朕时节，看了题目，不上半个时辰已完篇了，今日为何连默也默不出来？”史通奏道：“臣今日着了凉，一时间忘记了来，圣上限臣三日，臣心方定好写。”天子道：“把他写的字拿来与朕看。”内臣捧上放在桌案之上，天子见他写的七歪八倒，大怒道：“好大胆的贼子，焉敢欺君，当得何罪？”又将柳绪文字与今日的三个字命诸臣比看。那些文武官员大家同看，一会奏道：“前日柳驸马写的字是银钩铁画，今日写的并无一笔看得，其中着实可疑，请圣上龙目观看察之。”天子道：“若不是马俊进宫奏闻，必遭此贼之计，即发三法司将马俊同此贼勘审问明，究真驸马下落。”都察院麻青、刑部大堂史德明、大理寺胡清澄三位大臣同领旨出了午门，百官朝散。天子进宫与太后、娘娘言明，方知是个假驸马。太后等无不动气，娘娘又奏道：“请圣上究他羽党才是，并查明真驸马下落要紧。”

却说米中立向三法司说道：“这马俊是老夫儿子的仇人，这驸马是真的，他反捏言生事，说是假的，可恶之至。年兄须要加刑审问马俊才是。”只有史德明答应，胡、麻二公不答。三人领旨去了。

且说麻老爷家人前月受过马俊的恩情，见马俊今日犯了钦案，俱来报他前恩，齐齐上前拦阻，不许那刑部衙役动手，好好送他进狱，又吩咐狱官，无不依允。

且说史通亦送下监去了，那史德明即到米相爷处商量。米相摇手道：“此事连老夫都在内了，为今之计，着人进监照应史通，叫他且受过今日这一夹棍，明日老夫自有主意。”米相爷即着家丁进监与史通说明去了。史德明就回衙门，只见麻太爷着家人来请，说：“胡老爷与小的主人已到衙门等候多时，来请老爷，同审驸马之事。”史德明就随来人回到衙内，麻老爷发牌下监，提出驸马、马俊在班房伺候。三人坐堂，审问口供，上面供着圣旨牌，叫衙役带进驸马、马俊，当堂跪下。史德明叫马俊上来审问，道：“你既是罪犯大恶，杀官劫狱，聚众谋反，你有灭族之罪。”麻公接口道：“这些罪俱是前罪，大人不必问他，只问他假驸马情由。”史德明道：“这罪恶本部院此刻且不究，但柳驸马乃皇上钦赐御题，金殿上看见过的，你怎么说是假的？”马俊回道：“小的自幼与柳绪相交，岂不认得真假，真驸马乃方面大耳，乃杭州第一才子。这假驸马面貌虽同，只是耳朵又小，才学不好，一定是假的。而且圣上亲自见过的。”史德明大怒道：“你这该死的狗头，你将这些胡乱之言，前来蒙混！”史公喝道：“左右将马俊夹起！”衙役正欲动手，被麻公止住骂道：“不可夹他。马俊是圣上有功之人，是夹不得的。先不问被告之人，倒先问出首之人，快把马俊带下去，把假驸马带上来，跪在圣旨案前，本部院问你：那柳驸马与你有何仇隙，怎么你就害他，既然设此计，必有同谋羽党之人，你可招出你的名姓是谁？羽党何人？如今柳绪在于何处？一一招来，本部院自然开活你的重罪，若是含糊抵赖，那时受了刑法，招出口供，莫想有命。”史通道：“小人是真柳绪驸马，马俊向日与我有仇，故而假言捏害，求大人上裁。”麻公道：“你既是真驸马，怎么前日做的文章都忘光了呢？况且笔迹字样大不相同，若写出一遍，忘了一半也还可恕，你全然一句也写不出来，还说是真驸马，若不严刑夹起，你焉肯招来。”叫左右：“快快将这贼子夹起，方肯招出。”众衙役往上一拥，把个史通推倒在地下。那刑部史德明对麻公说道：“此系内宫国戚，皇上的贵客，大人须要三思而行才是。”麻公道：“他就是内宫国戚，此刻要他的口供，也顾不得他了。这是本部院所为，与大人无干。”史德明讨了个没趣，也不便再多说，只得忍着心头之苦。那些衙役把个史通两腿分开，不由分说，竟是一绳收足，史通昏死，半个时辰方醒，咬定牙齿，一字不认。麻公又叫拿杠子来打，一连打了十数下，那史通是个细皮嫩肉，那里受得这样刑罚，便大喊道：“不用大人费心，如今小人招了。”史德明听见一个“招”字，便道：“你乃真驸马，不可胡言乱招。”史通即刻转口道：“冤枉！冤枉！”麻公见假驸马正待要招出真情，又被史德明止住，便大怒道：“大人，你莫非认得这人么？若是这样着，就是你与他同谋。”史德明道：“大人之言差矣，卑职焉有同谋之理么？”麻公道：“他才要招，你为何止他不可，岂不是你与他同谋？”史德明道：“马俊是大人相知，你因何为他？”麻公自想，我生平性格最高，那里听得史德胆这般污浊言语，就指着史德明道：“你这奸贼可恶，皇上钦差此案，要审问明白，以便回奏，你怎么便止住他不可乱招呢？”

其中看来，大有情弊，明日早朝，奏明圣上，看你这刑部大堂，可能长久做么？”言毕，气得满面通红，忽然就吐出两口血来，便倒在地下，不能再审。众家人扶将起来，只得打轿抬回去了。此话不言。

再说那大理寺胡公、刑部史德明仍将史通、马俊二人收监，打轿各回衙门。

且说史德明就奔米相府中来商议，对米相爷说：“如此，如此，受了麻青大辱。史通挨不住大刑，求恩相早做良谋要紧。”相爷说道：“事关重大，才边报传来，吴兰得胜，不日班师，就要回朝。若柳滂回京，倘若认出真假，你我性命休矣。”那刘栋在旁笑道：“小人倒有一计，可保无事。相爷还要早登大宝，不知相爷可能依允？”米相爷道：“你足智多谋，有何妙计？”刘栋不慌不忙，不知说出什么计来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九重主恩封功臣

话说米相爷问刘栋有何妙计，可保无事。刘栋道：“为今之计，有一计为上策，相爷久有夺位之心，外面要招募天下英雄，虽不日起手，尚有慢局。如今公子又在紧急之时，却被三拷六问，倘若招出，必遭擒拿。况吴兰不日回朝，又添这支人马，又碍着手脚，据小人愚见，莫若乘此机会，着一能干家人，进宫杀了皇上，那时相爷登了大宝，此为上策。不知相爷尊意以为如何？”米相道：“此计甚妙，只是内禁深宫，平人焉能进去？”刘栋道：“这件一发不难，那周公公与相爷相好，不若请他出来，相爷当面与他计议，此事都在周公公身上，自然得成。”米相爷听了此话，心中甚喜，即着心腹之人，到后宫门内知照内监，请周公公今晚到米相府议事。米相又留住一班门下相陪。周公公直至黄昏时候，方才来到相府，一众人等迎接了，入厅见礼，分宾主坐下。茶罢之后，周公公道：“咱家无情奉进，如何屡承老相爷见爱，何以克当？”米相道：“不过薄酌，有屈公公驾临光降。”周太监道：“说那里话来。”谈笑了一会，摆上酒席，真是山珍海味。酒过数杯，汤上两道，米相道：“公公可知今晚请公公之意否？”周太监道：“咱家不知。”米相道：“在席的都是学生的门人，总是心腹。先将杀柳绪、将史通冒名招为驸马，今日事已败露，向日曾与公公言明，厚许平分天下，如今要行刺皇上，必须公公设一妙计，带一人进宫方好成事。”太监听了此言，想了半会，方才说道：“这事怎么使得？”米相道：“这是当日公公许过学生的，今日又何必作难？公公允与不允，总放在公公身上，有福共享，有祸同当。”太监见推托不得，又想了一回道：“计有一条在此，却要一个胆量大的人，方才去得。”米相道：“这却不要吩咐，学生家内有胆大的甚多，不知公公有何计策？”太监道：“今晚乃十六日，二十一日是先皇的忌辰，前后不理朝政。明日晚上，皇上沐浴要到三更时分，到慈德楼拜先皇圣像，只有咱家相随，其余并无一人。老相台可着一能士相随咱家打扮，作内臣样儿，暗藏利刃，随咱家一同进宫。先藏匿在楼前垂训亭旁边，听咱家咳嗽为号，那时溜出亭来，杀了圣上。老相台在后门打听咱家的消息，先着家将进宫得了玉玺，然后登位，不怕那班文武官儿不顺。”米相爷闻言喜畅之极，说道：“若是学生得了帝位，情愿平分天下，决不食言。”太监道：“这是得位之说，倘若不能杀君，是咱家出宫送信，必须要想个安身去处，免诛九族之患。”米相道：“若是事不成，学生倒有个安身去处，决不负公公之意。”太监道：“若是如此，咱家要进宫去了。”众人劝酒，又饮了几杯，太监回宫不提。

再说米相与众人说道：“尔等俱要小心，就把各家眷，只说山上烧香，悄悄的都搬出城去，安放静处，只听消息。”米相叫出解凤来，吩咐了一会，解凤领命，临时干事。次日天子登殿，麻公病在床上，他有长子见驾，奏道：“臣父有病在床，不能见驾，望我主准奏。”那史德明奏道：“昨日臣奉旨审假驸马一案，因麻宏义有病，未曾申明，臣等不敢自为，候麻宏义病愈后复审再奏。”天子准奏，退回不提。

直至二十日晚上，周太监出宫，到米相府把解凤扮作内臣模样，身佩利刃，随太监越进皇宫，叫解凤躲在垂训亭。当日天子沐浴，更了素服，坐在偏殿，等至三更，方才前去。

再说马俊自在监内以来，全亏麻府家丁日夜巡查，恐被奸人所害。又供他坐卧，保他不上刑具，又轮流送酒饭他吃。今日马俊见家丁睡了，到得二更时分，马俊站在狱厅门首，想柳绪不知生死何往，见那半空中忽然飞下一张大红纸帖，马俊上前一步抬起来，细细的看。上写着道：

司马字示马俊：昔日说过圣上有难，今夜三更时分在垂训亭边，被人所害，有刺客。你可速速带宝剑进宫救驾，不可有违。速去！速去！

马俊看后，心里想道：“上年曾言此事，今日果应其言。”把帖儿收在身上，除下刑具，扎束停当，到得天井纵起，土遁如飞。一下到得宫内，先寻到高殿屋上天井内取了宝剑，带在身上，去垂训亭。原来宫殿楼阁甚多，亭子只有两座，所以好找。到得亭前，把眼一睁，放开神光，见亭子上面一个匾，却是写的“垂训亭”三个大字，他就闪在亭中。不一时，见周太监手提龙纱凤灯，后随着两个小内臣，提着香炉缓缓而行，往慈德楼来。走到亭边，周太监咳嗽一声，又把灯一提，瞧看圣上的面目。解凤听见咳嗽，便仗剑在后，跑来直奔天子。那马俊在亭中先见圣驾，后见亭后跑出一个刺客飞奔天子。马俊就掣宝剑相从，早到圣驾前边站定。解凤并不提防，只认定天子，劈面一剑砍来。天子大叫一声：“不好了！”就跌倒在地。不期马俊手快，那解凤举剑来砍之时，不妨右手有人，早被马俊“飏”的一剑，砍断右手，连剑落在地下，再复一剑，解凤早已呜呼。此时周太监骇了个昏，哪里想道有人救驾，见事不谐，也不顾圣驾，就飞奔逃出后宰门，来到米相府内，说知：“其事不成，快些出城要紧。”众人听了上马加鞭，来到城门口。守门官员乃马通、郑通、曹奎，一见了米贼，开了城门，大家逃去。

且说天子倒在地下，那小内臣唬得飞跑来见太后。那马俊扶起圣驾，皇上叹口气道：“唬杀朕了，是何卿救驾？”马俊道：“民人马俊救驾，有惊龙体之罪。”太子惊讶，立起身来道：“你在大狱之中，如何知道？”马俊即将司马先生柬帖呈上。天子龙目看毕，说道：“这司马傲真神人也。”马俊奏道：“刺客已被民人砍死，尸首现在此地下。”

且说太后与娘娘听了大惊，即领内臣传御林军，提灯前来救驾。天子道：“不必惊慌，幸未伤体。”提灯来看刺客尸首。太后道：“周明何在？”内监奏道：“周明出宫去了。”太后道：“这刺客必是周明隐匿来的。”天子就命马俊保驾回宫。即传下旨意，命九门巡城御史，不许擅开城门。此刻各官皆知，来至午门，天子登殿，百官朝拜。只见巡城御史奏道：“未领圣旨之先那米中立同史德明、周太监、曹奎人等私开城门逃走去了。”天子闻奏，便道：“众卿听朕之言。”就将遇刺，幸遇马俊救驾之事，说与众官员知之。各官俯伏奏道：“臣等不知圣驾受惊，恕臣等之罪。”又奏道：“圣上洪福齐天，故有神人护佑。”天子道：“朕封马俊为御前侍卫。”马俊谢恩。将左相葛宗显封升右相，又传旨命御林军王世元领兵拿获各家眷。王世元领旨出朝。天子又命内臣把刺客尸首拖出后宰门，晓喻众人知之。又命兵部陈方坚守城池。众臣奏道：“此假驸马定是米相同谋羽党，俟柳滂回朝认识真假治罪。”那王世元回旨道：“米相等家眷全无，只有空房。”天子闻奏大怒，传旨颁行天下，着各省文武捕获米中立、周明、史德明等解京，不可隐匿。但是米相门生俱下天牢，俟拿着米中立一起治罪。太子退朝回宫，太后与娘娘无不赞马俊救驾之功。

且说马俊出了朝门，来到书院，与常让相会。常让见马俊为侍卫之职好不欢喜，出来迎接。马俊到内厅坐下，说道：“前日不让愚兄去杀驸马，岂

有今日么？”二人叹了一口气，马俊又将怎么在狱内天井见落下司马先生柬帖，上写着叫俺救驾，砍杀刺客，天子大喜，封我御前侍卫之职，前后说了一遍。常让道：“仁兄真乃大丈夫，全仁全义又全其忠。”马俊道：“前日烦贤弟修书一封，送到铁球山与郝大哥同众位兄弟知之，叫他们在山上，不可乱为，着人各处寻访柳贤弟。”于晚常让摆酒庆贺马俊。不提。

且表柳绪，赤手空拳无处投奔，每日求乞而逃。那日柳绪宿于破庙，忽然天降大雨，又饥又饿，好不苦恼。左思右想，欲投铁球山，又路途遥遥。虽在杭州听说郝大哥叫众位兄弟，若是救了风林孙佩，可到铁球山来要紧，在此齐集，不可有误。不知郝大哥与众人如今可在铁球山？恐其不在，如何是好？正在思想，不觉苦楚，起来意欲寻个自尽。不知他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 遇金翁情结父子

且说柳绪受了许多磨难，饥饿难忍，欲寻自尽。正在庙内凄惨之间，只见庙门外来了一位老者，拿着香烛，到神前烧香叩头。听得叹气之声，那老者吃了一惊，便问道：“是谁？”柳绪道：“我是落难之人，只因饥饿难忍，欲寻个自尽。”那老者是个吃斋行善的人，听得此言，便道：“不可行此短见，俺看你相貌堂堂，后来必有好处。”便在腰间取出一锭银子，递与柳绪说道：“你自己将这银子用几天，速速投奔亲友去罢。”柳绪接了银子，致谢不尽。又问公公姓名，老者道：“你问我姓名，我姓赵。”又道：“你速速投奔亲友去罢。”柳绪告别老者。那老者带上了庙门，竟去了不提。

再说那吴兰征剿海寇，已今得胜两次，不能灭绝。吴兰命吴兴背本进京，求请虎将取战。吴兴领命，行至中途，直奔铁球山道路。只见山头来了一支人马，意欲向前对敌，又不知哪里人马？是由何处而来？只得勒转马头回避，走过一边。不期那支人马看见，赶上前来，便使挠勾了马来，捆绑到营，会见郝鸾。郝鸾正在山上闲坐，叫喽啰下山打探。

此时吴兴解在营前，看见中间那一位将军，吴兴却认得郝鸾，便道：“大爷，小的吴兴奉老爷之命进京的。”郝鸾见押来的人叫他，看时原来是吴兴，便叫喽啰解了绑放了，吴兴叩头。郝鸾道：“你真来了，我正要着人探听你家老爷的信息，征寇的事如今怎样了？一一详细说来。再者，你太太在家安否？可曾有人来往？”吴兴即将征寇的事怎样交兵，大战几回，得胜了几回，却不能全胜的话说了一遍。“所以奉老爷之命，如今送本进京见驾，奏闻圣上，求发雄将数员，征剿海寇，方能全胜。不意此地过，见大爷的兵将，把小人绑来。不知大爷因何不在家中？因何到此？领的何处兵马？要往哪里去战？”郝鸾将前事细细告诉他一遍，如今不得回乡了。吴兴听得此言，叫道：“大爷的话正合我家老爷之机，如今老爷领了十万大兵，千员战将，征剿海寇，尚未成功。幸喜我家老爷与柳老爷得胜了几处。据小人看来，这里这些爷们犹如天神天将，若依小人看来，弃了此山，小人也不进京，竟同太爷与列位爷们领兵一同助战，帮我家老爷收伏海寇，一除成功。那时班师回朝见驾，照功封官，岂不为美？”

郝鸾等闻言无不欢悦。众人都到郝鸾面前说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。”郝鸾道：“众位兄弟，其意者何？愚兄亦有此意久矣。”传令回山领了兵将并吴兴，到了山上与风公、大家商议。忽见厅前上走的喽啰跪下禀道：“京中来了一人，说的是马爷差来的，不敢擅入。”郝鸾听见是马俊有信，便道：“唤他进来。”喽啰将来人引至聚义厅前跪下，呈上两封信。郝鸾拆书一看，又惊又喜，即与大家同看。方知米中立、史德明、曹奎等逃走外邦去了。大家看完，无不欢喜。风公听得明白，感谢神灵不已。郝鸾叫能干人到各处寻访柳绪不提。

且说风公与众人一面改了旗号，喽啰改为官兵，风公领了各家的眷属，因得了马俊之信方才放心回到开封府去。郝鸾等收拾盔甲，马匹草料完备，领了陈雷、鲍刚、周龙、周顺、曹双、孙佩人等，又令焦豹烧了山寨，吴兴领路，直奔登州而来。一路并不搅扰百姓。

那一日领大小三军，安营扎寨，先叫吴兴去禀知吴公，吴公告知常、柳二公，皆着将官迎接，道：“各位将军到了。”大家上前倒身下拜，将姓名册传吴公照册点名，看见众人俱是身长魁梧，好似神将一般，喜不自胜，当

时款待众人等。郝鸾在席上将柳绪得了彩球被史通陷害，并马俊救驾，米中立、史德明等逃走二事说了一遍。柳公大大着恼，吴公解劝了一遍，又向郝鸾等道：“候收伏贼兵之后，将功奏闻圣上，免赦前罪，见功封官。”当晚席散，各归营寨，准备次日交战。

却说柳绪得了这锭银子，过了几日，一路行来，直奔铁球山而来。一日到了这个山下，朝上一望，不见一人，只得走上山来，不见房宇营寨，只有乱砖乱瓦，心内伤感不定。只见山凹处走出了四个人来，挑箢箩手拿铁把走上山来。原来郝鸾烧了此山，有些零星在内，每日淘沙的人，上山来淘沙。柳绪拱手问道：“列位兄长借问一声。”淘沙人说道：“你问什么？”柳绪道：“我是落难之人，闻得有位郝姓之人在于此山，我来投奔他，特来避难的，所以动问他们哪里去了。”淘沙的当中，有一少年人一把抓住了柳绪说道：“抓住了，抓住了，强盗聚在此山，打家劫舍，放火杀人，无所不为，如今不知去向，今奉上面行文，各处缉拿。你来问他，一定是与他有关之人，把你拿去见官。”柳绪唬得跪下哀求道：“我是落难之人，并非反人，望爷爷饶了小人罢。”幸喜内中有个年老的，便劝道：“龚大哥，谅这人也不是个反人，况此刻你我还有正经事做，与他作什么对头，看我面上，饶他去罢。”那姓龚的才开口说话：“若不是老大说情，我拿你见官处你一个死。”便挑箩下山去了。那柳绪只得移步下山。便想道：“我身长宦家，何曾受此饥寒，今又不知郝大哥去向，叫我如何是好？怎样度日？”又走了几步路，腹中饥饿，口内又渴，巴巴又望不见一个人家，又行走不动，甚实难挨。因想道：“千休万休，不如死休。前面有座树林，且到那里去歇歇。”走到林内见一坟莹，上前看时，有了一个牌坊，刻着“金氏坟莹”四字。柳绪一看，上前拜了一拜，就地坐下，前思后想，流落此处，终不免为沟渠之鬼，不如早早寻个自尽罢，免得见丑，有辱祖宗。就在腰间解下半新的丝绦，作个结儿，一头挂在树上，又哭了几声，扒上坟堆，将头往内一伸，双脚离地。

且说这时有个有半百年纪的人来，不知往哪里去的，骑了一匹驴子，走至林内，将驴子扣在树上说道：“许久未曾来看看。”进得林来。听“哈”一声喊，吃了一惊，仔细一看，见树上吊着一个人。只唬得那老儿急忙忙爬上土堆来抱住。那人往上一撮，用手替他解下了带子，放在地下，歇了半会，方才有些微气，不多时方才醒过，大叹了口气，睁开眼睛，看见一人扶住他，便道：“好苦呀！”老者道：“你这后生，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，走到俺家坟上来上吊？幸喜遇着俺来进林，若不来看见，你岂不吊死在此，又要连累我跪官跪府。我看你不是低三下四之人，面貌庄严，骨骼清秀，日后自有好处。你是哪里人氏，姓甚名谁？”柳绪只是叹气不做声。那老儿又说道：“你为何不说与俺知道？”柳绪不说真名，便随口道：“晚生是江南真隶人氏，姓金名绪，因家境寒薄便来寻访亲友，不意被强人盗去衣服，只得每日沿门求乞，只因受不得饥饿寒冷所以在此处寻短见，实在不知是尊府贵莹，今蒙老者大恩，救下晚生，始终不过多活几天，我到别处去便了。”站起身来作了一个揖，谢谢老者，伸手拿了丝带，哭着便走。那老者一把扯住了，说道：“慢走，慢走！俺有话说。”柳绪只得站住。老儿道：“你且坐下，老汉也是姓金，名惟德。离此山五十里，是我小庄，我夫妇二人一百多岁，只生一女，已出嫁了。我看你年纪不过二十余岁，流落外方，不是个长法，不若随我回家，做个买卖，以后倒有好处，且免今日之死，你意下何如？”柳绪想道：“我如今又无家业，又无投奔，不若就拜他为父，隐藏在此处，

也好访问父亲与郝大哥的信息，借此藏身。”便道：“晚生既蒙受救命大恩，岂有不从之理，晚生愿拜膝下。”金老儿见他依允，又做了他的儿子，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先在坟上拜了祖先。”柳绪就拜了四拜。金老儿见他拜了坟莹，就牵了驴子说道：“我儿肚中饥饿，骑了驴罢。”柳绪上了牲口，一路行来。柳绪道：“父亲今日哪里去的？”老儿道：“我今在女儿家去的，今早起身，所以坟上看看，不想遇见了你，这也是有缘的。”说着闲话，不觉已到了自家门首。此庄上甚是热闹，如镇市一般。二人进了圈门，第五家是金家。金老儿便挽住了牲口，说道：“这是我家门口。”金老儿敲门叫道：“妈儿开门。”妈儿开了门，金老儿领着柳绪进得门来，那妈儿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金老儿道：“是我的孩儿了。”柳绪朝上拜了四拜。金老儿便将在坟上救他情由告诉一遍，又叫妈儿炒饭与孩儿吃，他肚中饿了。金妈妈听说好不欢喜，便往厨下收拾了饭大家吃。金妈妈晚间搬出一付行李与他歇宿，此时柳绪就住在金家，且按下不提。

再说登州吴公与常柳二人，郝鸾等在营商议道：“这些贼寇狂妄之至，必须要用计擒他。”郝鸾上前禀说道：“愚甥却有一计，明日且看这一阵谁人胜败。”欲怎生交战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 征米寇天降神仙

话说次日吴公领兵出营，与贼寇大战，叫杀连天。那贼首海天王领着贼兵海寇拥出营盘交战。郝鸾据枪策马当先，贼人拍马来迎。二人交不到十个回合，郝鸾诈败，往本阵而走。贼首海天王见兵丁得胜，催动了一班贼将，拥入阵来。吴公与常柳二公，正在中军将台上看得明白，贼将拥到阵内，即将红旗一招，四面伏兵齐起。只见这边众将，纷纷调马，那边贼将，攘攘挥兵，好一场大战。不多时，只见郝鸾枪挑着一将，鲍刚刀劈了二人，投降的倒盔卸甲，拒敌的血流满场。海天王众贼将大都被擒，余者追杀奔逃。杀了一夜，方鸣金收兵回营。众将报功注册，将擒住海天王并贼将，打入囚车，班师回朝。

进了潼关，犒赏三军。行不数日，到了马头城外，安扎了营寨。吴、常、柳三位领了郝鸾等将官来至午门候宣。吴、常、柳三公见驾，山呼已毕，天子赐三位卿家平身，呈上奏章，乞皇上龙目一览，方知众将之功。天子展于龙案之上，看毕说道：“既是郝鸾等有此大功，朕自当赦免前罪，候封官职。”又将柳绪之事说与柳滂知之：“如今未明真假，专等卿回来看其真假。”皇上传旨，令狱卒牢内押出那假驸马审他，问柳绪的下落。柳滂上前一看，俯伏奏明，不是柳绪，是史德明之子史通。天子大怒：“好大胆的贼子，作此大逆之事，陷害公主，罪诛九族。”史通伏在地下磕头奏道：“臣被米相所害，并非本心。”天子怒道：“米贼，米贼！朕也不曾负你，为何乱国至此？”柳滂又哭奏道：“臣只生一子，伏乞圣恩，究臣儿子的生死下落何存？”史通奏道：“米相备了快马，与柳绪骑出南门而逃，后来又着家丁追去杀他，家丁去了回来，只将空马带回请赏，并无首级，不知生死之事。”天子闻奏，亦含悲忍泪不说。

班师文武官员奏道：“曾据史通所奏，米相家丁空马而回，想驸马吉人自有天相，必无不测之事，定是奔逃他方，埋名改姓。伏乞圣恩，下诏颁行天下，命各省大小官员，各处寻访，如送出驸马还朝，加封升赏。”天子准奏。颁行各省各州府县，四门张挂榜文，寻访驸马。又命刑部左堂伍福领旨出了朝门，传齐兵将巡逻法场，将史通碎尸斩首示众。

忽有兵部左侍郎刘锐将山海关告急表章呈上，天子看罢，大惊道：“米贼叛乱边界，若不早出兵，必有后患。哪位卿家与寡人活擒米贼？”吴兰出班奏道：“臣不才愿往，领将剿除米贼。”天子道：“爱卿受了两载辛苦，征战的艰难，方始还朝，今又远征，朕心不安。”吴兰奏道：“臣食君之禄，自当报君之恩。伏乞圣上加封诸将。”天子准奏，封吴兰为大都督元帅，常洪、柳滂为左右都督大将军，郝鸾为前部将军，风林孙佩封为参谋大将军，鲍刚、樊冲等为护军，众人谢恩。马俊出班奏道：“臣保举一人，随军征贼。”天子问道：“保举何人？”马俊将革职滕端被害之事一一奏上。天子又命赦出滕端见奏。天子封滕端为行军司马，封马俊为都督元帅，二人谢恩。又命光禄寺备办赐宴，众臣辞朝。天子起驾回宫，将降诏找寻驸马之事说与娘娘太后知道，娘娘太后大喜。众官一齐领旨谢恩。归第，各各收拾。

次日众将都随吴兰下校场练演三军，检点人马。吴兰吩咐众军士：“今本帅奉旨征讨米贼人等，诸将俱要仰体圣心，竭力报国，毋得怠慢。如敢抗违，即照军法斩首示众。”众将喏喏连声。吴公命郝鸾为先锋，风林为谋士，领三千铁甲军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。又命马俊、周龙、滕端、焦豹为前后翼，

鲍刚、陈雷、王常、曹双为左右翼，自己与柳滂、常洪为中军。又命周顺、孙佩、蒋忠、武雄为护军，领马步军兵共十万。又命樊冲、张奎、解丹催督粮草。次日五鼓辞朝，百官送至十里长亭，饯别之后，吴公催促大军前进，百官各自回衙。

常让回到书院，只虑父亲年老，出兵奔驰，此去不知好歹，亦无可奈何，道：“且自专心攻书，候来春应试。”不提。

且表米贼同周太监、史德明、曹斌、张恺人等在山海关一带自称为王，又有军师叫百胜祖师，发兵侵占城池，抢掠人民，抢夺妇女，百般侵害，百姓悲伤。闻知吴公奉旨征剿米贼，百姓准备迎接。吴公大军随路而行，秋毫无犯，百姓欢呼拜接。

那日正行前来，前报已到境界。且说吴公一到，那些州县官员迎接，一一参见已完。吴公命道：“各位回城，保守城池，我自自有道理。”那前部郝鸾与风林正在营，忽有小军报道：“有一位道人求见。”郝鸾说道：“请进来。”小军将道人请进。郝鸾正欲出营，恰见马俊来相约郝鸾去见吴公议事。马俊认得道人就是司马先生，一见欢喜非常，请入帐中叙礼坐下。司马傲笑道：“今日英雄得志，方遂我心。”马俊道：“皆赖先生所赐，今幸先生降临，诸事还求指教。”司马傲笑道：“贫道专为此事而来，烦引见大都督共议军务。”郝鸾、马俊引师父回大营，先着中军官禀上吴公，吴公命摆酒出外迎接。三人入帐，司马傲对吴公等稽首，吴、郝、常三人还礼叙坐。吴爷看司马傲仙风道骨，清秀古怪，便道：“老夫吴兰，奉旨征剿米贼，今蒙大驾光临，愿求指示。”司马傲道：“贫道乃山野之人，一无所能，数年来闲游四方，因此地杀气冲天，知道应在今日，故此预访众位英雄到来，特助大人成功立业。”吴爷道：“多承指示，但不知用何计策，望老师赐教。”

司马傲道：“贫道乃世外之人，才疏学浅，不谙军机。只因米叛营中，有一军师叫做毛头祖师，那是个妖人，多会邪术。贫道此来，降灭此怪，则米叛无能为矣！他虽有诸将兵丁，不足为虑。”吴爷听了，大家欢喜，都道：“全仗老师法力！”遂摆素席相叙，共论明日交兵之事。不知胜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稽（q，音起）首——古时一种跪拜礼，叩头到地。是九拜中最恭敬的礼节。

第四十七回 真驸马承恩招赘

且说米中立等带了兵马出城，排列阵势。吴爷点兵出营，摆成阵图，与吴、柳二公并司马先生，立于旗门之下。只听得米贼阵中，炮响旗开，冲出一将，乃活土地刘交，舞刀跃马，当先喊杀连天。马俊知道刘交的跳法非常，便上马提剑杀来。二人刀剑交加，盘旋左右。两阵之人，暗暗喝彩，战有三四十个回合，马俊卖个破绽，让过刘交，双刀砍入，便使了个小转身，看得清楚，拦腰一剑，刘交跳躲不及，早已挥为两段，米贼大惊。旁边恼了不怕死的吴能，舞刀拍马，直冲马俊。鲍刚看见，大喝一声，催马提枪迎着，未及三合，一枪刺吴能于马下。那半截蜈蚣施威、双头豹毛孔、小霸王卞元、黄旛星周运、双秀腿黄文、黑天王任威一千贼将见了，气冲冲走马，恶狠狠摇枪，个个敌住郝鸾、焦豹、曹双等。众英雄大叫道：“慢来！”驱马迎敌，只杀得天昏地暗，雾惨云愁，擂破了五花战鼓，叫喊连天，交战多时，不分胜负。郝鸾大叫一声，枪挑了孔白。众英雄就势杀来，刀劈了黄文，打下了卞元，斧破了项尚，箭伤了曹成，剑削了陈玉。那大将军金白礼、李寿等见势头不好，勒马便回，米阵大乱。毛头祖师在敌楼上望见，鸣金收军。郝鸾等也至城边，关上炮石如雨点，只得回了本阵。吴爷亦收兵入营，与各位将官记功，摆宴作贺。

且说米营见头阵损兵折将，米贼着急，与军师计议。毛头祖师道：“主公勿忧，汉营中不过是勇夫耳。如今不与他斗力，只与他斗智，今晚预备他明日之事，待臣略施小术，排一阵势，引他杀入阵来，那时管教他个个遭擒。”米贼等齐说道：“全仗军师法力。”当日毛头祖师升帐，点值年太岁樊左、小金刚袁升领兵五百，俱战装赤发，披着头，朱红涂面，身穿红甲，手执红旗；又点青夜叉王贵、潜小豹伍盛领兵五百，俱要青甲，手执青旗，青面；又点百步星邹成、入地蛇花龙俱要粉面，白甲白旗；又点黑天王吴成、铁头和尚姚奇，领兵五百，要黑面，黑甲皂旗；又点五鬼星李元、白日鼠薛求、丧门星张虚、吊客星毛进、花头冯布、金猫眼徐明、狼如虎徐亮、斗杀鸣潘锡八员将官，领兵三千，俱要金盔金甲，黄面黄旗。备办齐整，明早五更时听调。众人得令，各各准备。

只听五更炮响，毛头祖师与史、曹、周三入领兵出关，命青、黄、赤、白、皂五支鬼兵，各执方位，列成一阵图，当中设一将台，这怪物披发仗剑作法已毕，命花拳贾大下战书。吴公命将贾大乱棍打出去，传令放炮，命诸将出营，摆开阵势。吴、常、柳、司马先生上将台观看，只见一派黑气罩定，悲声惨惨，冷雾漫漫，忽现无数神头鬼脸，仗剑执旗。司马傲问道：“大人懂此阵否？”吴爷道：“老夫幼习阵图，从未见此怪阵，望先生指示。”司马傲道：“此阵名为五鬼迷魂阵，乃妖人邪术。”吴爷道：“老夫累经征战，从未见此妖邪战阵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司马傲道：“不难，自古道：‘邪不胜正’，待贫道去破他。”即便传令鲍刚、王常，带领三千人马，悄悄抄过敌营之后，抢他关寨，阻住贼人去处，如有走漏消息者处斩。又令周龙、周顺、曹双、陈雷、焦豹，共领五千人马，排列左青龙而右白虎，前朱雀后玄武，中央戊己勾陈，亦按五行生克。听号炮一声，一齐各列方位，杀人违令者即斩。自同郝鸾马俊带领五百人马上前去破阵，道：“吴大人守营，但见我阵一破，可连放号炮，不可有误。”吴公道：“谨依法令。”吩咐起鼓。

司马傲左手执旗，右手仗剑，只听得三声鼓响，步出阵前。只见来了一

个道人，面如黑铁，尖嘴獠牙，头带玄冠，身披鹤氅，手中仗剑，杀气冲天，坐花斑豹飞奔而来。司马傲一见，便说道：“道友请了，你我俱是方外之人，何必来在这战场中自讨烦恼，劝道友速回山中，修身养性，成其正果。”那道人一听，怪眼一睁，开口道：“你是那方小道，敢来说吾，吃吾一剑。”司马先生把剑架住，笑道：“非是贫道多口，只可惜你千年修炼，若不听吾言，只怕枉送性命。”那妖道听了，不觉动起气来，也不回言，连砍数剑。司马傲道：“孽畜好生无礼，我将好言相劝，你反不知回避，贫道只得开杀戒了。”执剑相还，战不数合，妖道勒着坐骑，道：“你有何本事，敢进吾阵来？”司马傲道：“今既到此，自然破阵方回。”即飞步追赶那妖道。妖道急急下骑，上了将台，令牌一拍，四下烟云密布，飞沙走石如神嚎鬼哭，内中还有火焰飞腾，豺、狼、虎、豹、蟒、蛇、怪兽，奔来捉人，此时天昏地暗，月色无光。司马傲把口一张，吐出一朵金莲，却有三丈光华，照定后面军士，遂喝道：“怪物休走。”“呱啦”一声霹雳，后来烟消火灭，雾散云收。吴爷见黑气一散，说声：“放炮！”“扑通”一声炮响，阵中司马傲把手中剑一招，那五路兵一齐进阵，真是犹如削菜切瓜果，是逢刀的头如瓜滚，着剑的血似江潮，枪挑的两脚朝天，鞭打的饿狗扑食，火烧的焦头额烂，马踢的似粉如泥。这叫做魑魅魍魉，怎见得天神天将！原来那些贼将在乌合之中，一无所纪律，各处逃生。回至关前，只见关上换了旗号，慌得走头无路，四散奔逃。又听得一声炮响，左有鲍刚，右有王常，安排三千兵马，两头围住，一个也走不掉，终被擒拿。只有那毛头祖师见破了阵，心中着慌，即便逃走。谁知司马傲赶来念起咒来，毛头祖师才要土遁逃去，却被司马傲把手一撒，一个掌心雷响，如天崩地裂，唬得千军万马，魄散魂消。只见火光万道，火中有个东西，象个黑驴子在地下乱跳，跳到司马傲面前，就如哀求一般的。司马傲道：“你这个畜生，一念之痴害了百万生灵，饶你不得。”就一剑挥了两段。大家一看，却是个九尾黑狐狸。吩咐军士拖了。吴爷、郝鸾等会兵入城，围住贼将家眷，老幼尽皆拿住。吴爷就在王府坐下，众将献上妖兵首级，报功记簿，又将生擒的贼眷查明注册。王常又押到三犯曹若建、阮氏、曹代。他三人自从劫了法场，便投表兄张澄。接着米贼反至山海关，结连贼寇，原想百年快乐，谁知今日之难。时有风林在旁边禀道：“这三犯望大人赐与卑职发落罢。”吴爷依允。风老爷将三人带出，审明是他奸计，曹若建等羞惭无辩。即命刀斧手绑出，碎剐其尸，此乃淫妇奸夫之报。吴爷查明贼犯，吩咐收禁，打造囚车起解。司马傲吩咐将妖人架火烧了，命军士将关内被杀之人埋葬，清查府库，出示安民，犒赏三军，留一将官守此关。料理数日，传令班师回朝。

诗曰：

鞭敲金蹬响，齐唱凯歌声。

且说柳绪在金家为子，倒是丰衣足食的，这叫做无巧不成书。一日在庄前闲步，忽听得三三两两的人说道：“新闻年年都有，不似今年太多。昨日进城，看见府前一张榜文，却是皇帝的公主抛打彩球招个驸马，忽然不见了。后来有一个冒名的假驸马，姓史，已经三法司审明，皇上传了旨意，寻访真驸马还朝。”又有一个人说：“米丞相弄了个刺客进宫行刺皇上，亏得有个大闹东京的强盗，叫做什么玉蝴蝶马俊，飞进宫中，救了圣驾，把刺客杀了。如今那强盗封了大大的官儿。那米丞相已经叛出边关，若杀到这里来，连我们还要跑呢。”柳绪听了，想道：“原来是米贼害的，据此说来是真事了。”

便回家，过了一宿。次日稟过金老夫妇，换了衣巾，骑了驴子进了城。来到府前，果有多多少少的人在那里念的念，看的看。柳绪挤入人丛中，即将榜文前后细细看明，心中大喜，急急回到家，就对金老夫妇说道：“我受你老父母大恩，终生感激不尽，我有一句话，实实对你说，我是当今皇上的驸马，礼部尚书的公子，姓柳名绪，因逃难流落在此，蒙二位父母收留，恩重如山。今日孩儿进城，看见皇上榜文，方知奸贼已反，寻我还朝。只是不忍舍下二位大恩人，不若收拾同我进京，共享富贵罢。”金老夫妇听得，连忙跪下。柳绪即忙扶起，三人欢喜之至。即收拾些软细物件，诸事已毕，去报知里长，同到府前稟知太爷。知府迎接柳绪上堂，太爷待柳绪换了衣服，一面准备车马，又差官员兵卒护送柳绪与金老夫妇进京。

一日到了都中，天子知道，着礼部排执事迎接入朝。面圣已毕，天子大喜道：“因朕不明，致卿受苦，着众卿家送驸马回府。”各各谢恩出朝。

天子退朝回宫，说与娘娘太后知道。太后娘娘大喜，即传工部、礼部二位官员，速速准备应用物件，不得缺少丝毫，并择日完婚。那些官员谁不到驸马府来贺喜？常让在书院闻知此信，即忙前来相见。二人携手，悲喜交集。相坐茶罢，各诉离情，二人深感不已。当晚备酒对饮，直至更深，抵足而寝。次日常让辞回。

到了吉期，太后命内臣将金玉嫁妆赐送驸马府，拥列得花团锦簇，玉映朱辉。又有老太监、小内官、宫娥彩女，也不计其数。说不尽千般富贵，万种繁华。至晚，公主打扮得金妆玉佩，驾了九凤彩舆，太后与娘娘亲自送到分宫楼前方回。只见又是满朝鸾驾，内监、宫娥、文官、礼部、武卫、锦衣，喧天鼓乐，笙箫震地送入驸马府成亲。不知怎样热闹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 众公侯奉旨团圆

话说柳驸马迎接圣旨才毕，只见那宝辇彩舆到门，接入厅，行君臣礼。二十四对宫娥高擎花烛，送入洞房，方行夫妇之礼。合卺交杯，共入销金帐内。这一夜欢娱，真是占尽天下风流，人间极乐，不能尽说。

次日礼部众大臣引柳绪入朝谢恩。天子大悦，命柳绪入宫朝见太后与娘娘。见礼赐宴，辞别出宫。又谒见诸王太子并皇亲国戚、四相、九卿、六部众朝臣，已毕，个个俱来拜贺，不必细说。

再说吴爷领师回朝，将到都城，传令放炮，大小三军，安营下寨。天子出城迎接，吴、常、柳三位将军滚鞍下马，俯伏道旁恭请圣安。君臣入城，细奏叛贼情由，托赖圣上洪福，天下太平。天子传旨，赐宴庆功，朝散。

却说常让柳绪都见父亲，会过诸将已毕，各诉离情，大家欢喜不提。

再表吴爷，次日把诸将功劳簿并叛贼花名册请旨定夺。圣上观毕，即封官加职。圣旨一下，当驾官开读诏曰：

吴兰封为晋国公，荣封三代，妻封晋国夫人，食禄万户。

常洪封为大司马，妻封一品夫人。

柳滂封为大司空，妻封一品夫人。

司马傲封为护国军师。

马俊封为安宁侯。

郝鸾封为宜卿侯。

鲍刚封为徐亭侯。

孙佩封为新亭侯。

风林封为光禄寺正卿。

曹双封为威武将军。

陈雷封为镇远将军。

王常封为破虏将军。

焦豹封为伏虎将军。

周龙封为平虏将军。

周顺封为定虏将军。

滕端封为户部左侍郎。

其余诸将俱封赏，不必细说。

吴爷等俱已谢恩。司马傲不受官职，乞归白鹤观中居住。圣上传旨，赐香火田三千亩，又命光禄排宴，尽兴方散。到次日诸臣谢恩。又奏叛贼已被生擒，实赖皇天佑护，皇祖厚福，理宜祝告天地祖宗。奉旨将各犯绑至太庙生献已毕，着刑部押赴市曹。首犯米中立寸刷烹醢，周明、曹兵、史德明、张奎、刘栋等俱皆凌迟处死，余者斩首示众，入朝缴旨。马俊跪奏道：“臣保举一人，开封府知府雷震雷照丹，才高优异，讼简讼清，乞圣上擢用此人。”天子准奏，着吏部行选引见。有行人司领命，即刻起程。马俊又吩咐行人司向对雷知府致意：“致意我向日曾拜过他，释犯罗辉庵不知可曾开活否？我今有黄金二千两，相烦带去叫雷知府转交罗先生收纳。”行人司领喏，上马如飞去了。

烹醢（p ngh i，音砰海）——古时酷刑。烹，用鼎镬煮杀人；醢，把人剁成肉酱。

向日——往日。

吴爷差家将回杭州请夫人小姐进京同享荣华。柳老爷也接夫人来到，夫妻母子相会，欢喜非常。迎进驸马府，朝见公主。公主拜见公婆，开筵庆贺合家欢乐。次早婆媳入宫朝见太后与娘娘。内宫赐宴，宴罢谢恩归府。真乃是享尽人间富贵。一日驸马梦一凤凰飞来，公主怀孕生下公子，眉清目秀，长成十二岁，连登科第，后来世代荫袭不提。

再说常洪，也差家人迎接夫人来到，夫妻公子相会。孙佩也差家丁回到开封府，收拾住宅，并请风老爷、夫人、小姐进京。那郝鸾差人回洛阳，带些银子与老苍头，修理祠堂，赎回住宅。这司马傲一日见驾辞回，归山修道。天子留他不住，司马傲谢恩驾白鹤腾去了。众臣见了，无不嗟叹。天子传旨，着工部在白鹤观装圣仙像。圣上封他为灵机妙道普济真仙。又着鲍刚、马俊、郝鸾三人致祭。三人奉旨致祭。只听得空中司马仙师身骑白鹤，说道：“三位贤契，听吾吩咐：自古道：富贵无穷，光阴有限，所以贫道逍遥物外，净观山水。

诗曰：

朝游碧海暮湘江，袖里乾坤日月长。

丹成九鼎蟠桃熟，云近蓬莱是故乡。

众皆听了道：“原来是上界神仙。”各各拜谢。仙师又道：“你三位英雄，功成名就，留此宝剑无用，且此物不能随人留凡间，速还贫道罢。”三人取了宝剑，双手捧献。仙师把手一招，三剑齐声叱喇一响，化成三条金龙，飞绕而上去了。仙师收剑已毕，拱手说道：“三位贤契安享荣华，各宜保重，后会有期。”言讫飘然而去。众人散讫。

再说雷照丹奉旨前来见驾，圣上见他为官清正，封为谏议大夫。谢恩出朝回署。次早马俊来拜雷爷，忙迎接见礼。雷爷说道：“自别尊颜不觉数载，且喜大人位登极品，尚未恭驾。那日吩咐罗辉庵之事，已领教放了，赐他千金，彼甚感谢。”

马俊道：“向蒙大人相待，故在圣前保举，特报知遇之恩。”雷爷方知马俊保举，当即叩谢。一时共饮，尽欢而散。次日回拜不提。

当今正是大比之年，天子点了主考去选奇才。三场考试已完，会元却是常让，殿试又中了状元。天子见他青年美貌，又是忠臣之子，龙心大悦，特赐锦袍玉带，金花御宴，游街三日。此时各家府眷，俱已接到京中，吴公的小姐已许配常让。常让又是吴公的外甥，又是女婿，新中状元，两家好不欢喜。常公择吉完姻，吴公备办妆奁。已到吉期，宝马香车，花灯鼓乐，天子钦赐銮驾，又差四相九卿，又有三百进士，俱是大红吉服，前来贺喜，大排筵宴，庆贺花烛，送入洞房。又有交好郝、鲍、马、雷、风、柳、曹、王、孙、周、陈各位代劳款客，欢乐通宵，客散不提。

次日新人梳妆拜见公婆，合家见礼。吴、常二公代状元谢恩，即告假还乡祭祖，天子准奏。钦赐常让为翰林院学士，奉旨还乡祭祖，钦限三个月回朝。谢恩退出，择日起马出京，一路威风不必细说。

将到他家乡时，地方官员迎接，到家择吉祭祖，又重整门庭已毕，进京复命。后来常状元做到吏部尚书，寿元八十六岁，连生四子，皆登科甲。那

贤契（qì，音气）——旧时对弟子或朋友子侄辈的敬称。

讫（qì，音气）——完结。

妆奁（lián，音连）——嫁妆。

郝鸾、鲍刚、马俊寿至九十余岁。一日三人同叙闲话，只见司马仙师手执佛尘，望他三人一招，只飞下白鹤三只，三人骑了白鹤，白日飞升，腾空而去矣。自此之后，四海清宁，天下太平。

诗曰：

纷纷离乱治平初，一旦云开色气和。

草木百年新雨露，诗书万卷旧山河。

飞龙舞凤升平世，燕语莺声锦绣多。

四海清宁无事日，普天齐唱太平歌。

世无匹

[清]古吴娥川主人 编次

第一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 操子母嗇汉劳心

词曰：

感愤须分，贤奸当辨，而今半是痴呆面。丈夫无处不周人，人心偏有多更变。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，方才是个男儿汉。虽非冀报乃施恩，人生岂可忘恩怨。

——踏莎行

恩怨不分，何以为人；恩将仇报，禽兽之道。这两句话，说尽世人病根。当今人心险仄，得恩不知。求其知轻识重，能不负心者，举世之间百不得其一二。且忘恩负义者，其罪尤小；至于转眼昧心，恩将仇报者，其情更为可恨。盖人无恒心，贤不多见，以致世风日漓，人情多伪，反复变迁，虚器险恶。为善者少，而为恶者多；偏不知自己生平寡恩，倒怨别人不施惠于我。甚至沾惠到九分九厘，那一厘不到，还要为好成隙；遂萌嫌怨，把这九分九厘的好处都没有了。这回小说，特与天下良善人鼓舞其本心，为天下昧理人设立个榜样；要使人勇于为义，速于去非；知善之可嘉，恶之当改，人人做个忠厚长者，则世道不可返古耶。

当初，江宁地方，有一秀才，姓权，忘记了他名字，单晓得个表号叫做一庵。那权一庵青年有才，人物倜傥，父母且是富家。同胞兄弟四人，他排行最幼。母氏先歿，父亲年暮，便邀三党亲族，把家私田产四股分开。后因妯娌不和，家庭雀角，遂弃了祖居，各分其价，兄弟四人逐房迁住。落后，父亲谢世，三位哥哥俱克勤克俭，家道日隆。惟权一庵诗酒怠傲，放情山水，不善作家。兼之樗蒲一掷，动费千缗；花柳三生，遂倾万贯。是时，旧院里有两个名妓，一个叫做秀玉，一个叫做非烟。那秀玉虽短于才，然貌极美艳，精伎艺而善诙谐，独擅风流之誉；那非烟虽逊于貌，然才尤敏妙，富诗词而工翰墨，颇高花案之名。平康车马，章台杨柳，一时俱出其下。二妓年俱不满二十，所居亦相去不远，而王孙公子日游其门。于是名噪一时，眼空群媚。权一庵与此两妓，所交最厚。眠花醉月，暮舞朝歌，无日不恣情欢畅。但人耽谑浪，性爱轻佻。虽秀玉与非烟，俱属心知。而于秀玉，尤为钟爱。然秀玉志尚风华，心图美丽；非烟酷好风雅，尤爱人才。故非烟所重于权一庵者，放逸之才；秀玉所密于权一庵者，奢靡之费。权一庵凡金珠贻赠，每临秀玉之家；而诗酒唱酬，则入非烟之室。不三五年，权一庵耗费殆尽，资财零替，家道式微，渐至变易田房，典鬻产业，僮仆星散，衣饰荡然。可惜个万金之家，弄得尽情破败。究其所归，耗于非烟者十之二三，耗于秀玉者十之七八。然心迷情欲，沉湎不返，直至住居并废，衣衫尽无，尚自耽恋青楼，不知醒悟。然囊橐空虚，冠裳褴褛，又恐他两人窃笑，只得求恳哥子。只说贸易营生缺少资本，不论多寡必欲移贷。哥子念手足之情，或百或十，欣然应付。权一庵刚待银子到手，不问何听从来，便往妓家一挥而尽。不消

世风日漓（lí，音离）——社会上的风气越来越不好。漓，薄。

歿（mò，音末）——死。

樗蒲（chū pú，音出仆）——古代一种游戏，像掷色子。

缗（mín，音民）——穿钱的绳子。亦指成串的钱，一千文为一缗。

平康——旧时泛称妓家为“平康”。

章台——旧时为妓院等地的代称。

囊橐（nángtuó）——口袋；袋子。

半月，依旧剩个空囊，也并不懊悔，并不可惜。思量无奈，只得又往别个哥子处，只说经纪折本，照样求借。谁知弄得到手，仍葬烟花。一连三个哥子都借遍了，只得老着脸，重复恳告。哥子道：“父母一般分授，未尝偏厚于兄。汝自不肯学好，至于荡废。因念同胞情分，勉力周恤，怎倒习以为常，频来取足。我三人劳苦撑持，虽有薄蓄，亦非容易。汝若洗心涤虑，痛改前习，我兄弟三人，当勉凑三百余，与你图个店业，可作长久衣食。若仍不检束，丧志青楼，我纵钱财粪土，也不与你填此欲海。汝便冻馁待毙，只索硬着心肠，没有照顾你了。”权一庵道：“蒙兄长如此教诲，自当一心学好，若负恩德，与日俱逝。”哥子只道他果然收心，便每人出银百两，交付与他，仍再三叮嘱。那知入手之难，反不如挥洒之易。今日秀玉，明日非烟，或驾楼船，或乖舆马，玉楼按舞，金谷开筵。未及两月，仍是一双空手。那时再向三兄求告，徒招责备，莫假分文。妻子抱恨而亡，亲族干求殆遍，食不充口，衣不遮身；求乞无门，栖身无室，只好在秀玉与非烟两家吃几碗饭儿。有诗为证：

红牙碧管玉楼春，
轻薄东风倍恼人；
台榭月移珠翠冷，
湿云细雨怨香尘。

未几，秀玉又接了个豪富少年，宴游极侈，宠赠尤多，终日檀板金樽，蓝舆画舫。权一庵日造其门，便拒而不纳，哀请再三，终不一见。因想无路可入，只得修书一封，备言昔日万金之产，为他荡费；今衣食不周，立锥无地；苦楚万状，且不必言，但终身之约，置于何地。写得恳恳切切苦央鸩儿递进。过了一日，忽然唤他进去，秀玉俨然乔坐，绝非向来妩媚之态。权一庵痛哭流涕，直溯根源。秀玉正色答道：“前日捧读尊翰，已悉来情，不必再说。但姊妹家不过行户生涯，原非钟情之辈。若但图欢合，岂遂无夫，何必穷极技能，辱身下贱。君家万金之产，虽云因妾费尽，然君自娱乐，妾亦未曾相强。今如此狼狈，欲妾相从，日费万钱，何从所出。况百凡之费，赖此微躯。若不另交贵客，卒守前盟，妾一家老幼将与君共填沟壑耶。至于死生之约，虽订终身，君不知青楼中剪发焚香，无所不至，不过取一时欢爱，诱其金帛耳。若竟以为实然，则妓女个个从良，章台可为节妇坊了。妾念君痴心未绝，特请来说明。今后永决此念，不必再来下顾吧。”权一庵听这番说话，就如冷水在头顶里一浇，恍然大悟，知不可恋，便抽身而出，想道：“青楼大抵无情，我自被迷，到此地位，悔将安及。非烟同是平康人物，谅亦无情，何苦也讨他厌贱，竟不必去了。”亏得还有些志气，也不向亲友干求，并不与三兄启齿，只得往牛首山做个香火，在僧家吃碗黄齏饭儿过日。不觉住了一年，那权一庵是富家子弟，何曾受此淡泊，弄得形容枯槁，须发苍黄，一身破衲，绝非当年气宇。偶值三月春天，游女纷纷入寺。忽一日，见个美人，淡妆雅素，下了轿，步入殿中。仔细一看，却认得是非烟。非烟也一眼瞧见。权一庵羞耻无地，掩面惊走。非烟忙唤丫头，一把拖定。权一庵急欲逃脱，怎当那丫头揪得甚紧。大叫道：“权相公你好负心，怎丢下我

经纪——经营资产。后亦指商贩。

检束——拘束，约束。

衲（nà，音纳）——僧徒的衣服常用许多碎布补缀而成，即为僧衣的代称。

家姐姐了。”权一庵着急道：“我不是什么权相公，你不要错认了人。”正好挣脱了要跑，早被非烟走上前，携住手儿流泪说道：“贱妾不知何事得罪于君，竟蒙弃置，致妾终朝悬念，一病几死。天幸今日复遇，尚欲狠心抛撇。男儿薄幸，以至于此，生死深盟，置之何地耶！”权一庵向只道他与秀玉同做了逝水桃花，谁知听他口角，婉转多情，也垂泪道：“不佞何敢负卿雅爱，因沟壑之状，无颜见江东耳。”非烟道：“郎君仪貌，胡为憔悴若此？”权一庵道：“一言难尽！”便把秀玉变弃情状，与自己依身卑苦缘由，尽情说出。非烟惊道：“不料秀妹如此无义，独不思君之破家，为我两人，忍便负恩背约。此处岂能淹留骥足，自弃上进。妾既以身许君，安有他适。可速请归，竟在家下读书便了。”权一庵羞惭无地，再三不肯。非烟便唤乘轿儿，将他抬了回去。香汤沐浴，换了遍身罗绮。收拾书房供奉，日用三餐，极其周至。权一庵好不感激，死心塌地埋头读书。一应书籍，都是非烟购买。到得录科小考，并次年乡试，诸项使费，亦皆非烟慨然厚赠。权一庵运当亨泰，忽然中了举人，反怪三兄落后不照顾他，足迹不登其门。三兄也不来媚他。是时，打发报银，并谒见座师，备办礼物，尽属非烟资帑。亏得非烟是个名妓，蓄积颇厚。因想：“权一庵既中举人，若仍住我家，可不褻了他体统。”便罄倒囊筐，尚存五六百金，替他买下一所住宅，置些田地，并竖起一根旗杆，诸色家伙，都把自己的搬与他用。过了几月，又该上京会试。此时非烟现银用尽，只得将金珠首饰、衣服玩器，尽行变卖，凑了二三百金银与他，又备下一席盛酒饯行。权一庵再三感谢道：“蒙卿如此厚情，救我于困穷之际。今日之遇，皆卿赐也。此去倘能侥幸，便娶卿为正室。须保身以待，决不相负。”非烟道：“终身之誓，君虽不贵，妾亦岂有更张。况君簪花在迩，故不惜倾家相赠。但恐联登之后，情殊贵贱，路隔云泥，必为郎君所弃。”权一庵道：“不佞若忘大恩，誓必身罹刀剑！”两下再拜而别。非烟亲手赠与盘费，送至百里之外方回。诗云：

红楼莫漫说多情，
今日多情仅见卿；
我惜风流当此遇，
香奁终不愧题名。

次年，权一庵又中了进士，殿了探花。因才品风华，另加特恩，除授翰林修撰，十分荣贵。忽然脱尽贫穷面目，渐成显官规模，耻娶青楼之妇，另聘了孙侍郎之女为婚，竟在京中作家，寄书决绝非烟。非烟哀恻痛恨，又被老鸨羞辱了一场，当夜悬梁而尽。权一庵闻知断绝，心中甚觉快畅。又亏孙侍郎照拂，一升侍读，再升祭酒，做了十五年京官，由学士升到户部侍郎。孙氏夫人，生个女儿，年已十四，正欲联姻。权一庵忽奉王命，转除山西巡抚，挈家小一同赴任。未到任所，路过峻岭，冲出一伙强人，罄其囊橐，将

薄幸——犹言薄情，负心。

佞（nìng，音泞）——才，有才能。旧时谦称不佞。

座师——明、清举人，进士，亦称其本科主考官为“座师”。

资帑（tǎng，音倘）——此指非烟的私房钱。

红楼——华美的楼房；旧常指富家女子的住处。

奁（lián，音连）——女子梳妆用的镜匣。

挈（qiè，音窃）——带，领。

权一庵并夫人仆从，尽皆绑入寨中。权一庵抬头看那寨主，年可十五六岁，面庞与非烟无二。忽然触着旧事，冷汗淋身。那寨主便叫将他妻女侍妾，押入上房淫乐；众多男子推出山前砍了。原来十五年前，非烟含怨已死，精灵不散，直诉阴君，托胎到山西地方，做个男子。少负豪气，乌合强梁，立为绿林之主。权一庵亏心负义，昧恩致命，神人厌怒。故天差地遣，恰好经此山。那寨主虽未必晓得前世的怨尤，见了他自不觉勃然怒发，将他戮于山前。恰恰应了当日刀剑身亡之誓，可见天之报施，不过因人所自蹈，绝不假丝毫作用。至于稚女诘妇，悉恣淫污，又岂非负心弃盟之报。世间忘恩负义之徒，对此而不生悔悟者，非人情矣。

待在下再说个极负义之人，并写个极不忘恩之人。其事确凿可凭，其情凛然生动；令读者可以咬牙，可以堕泪，可以寒心，可以鼓掌，可以明目张胆，可以扬眉吐气；老僧可以悟禅，烈士为之按剑。

这件事却在明朝初时，广东南雄府仁寿村地方，有一人，姓干名将，字白虹，年方二十，性极豪迈。也不读书，也不经纪，只靠着数亩田地，倩人耕种过日。他父亲是个军籍，故并无亲族，单单生他一人。父母亡后，也不想娶妇成家，性亦不贪女色。从小便有膂力，十三四岁就能力举百斤。到十五六上，真个百夫莫敌。虽然血气方刚，并不好勇斗狠。只觉义气激昂，言词伟烈。遇有不平之事，挺身教授，不避嫌忌。平日酒量甚弘，一饮能吸数斗。但家极贫贱，不能日醉垆头。然里中或有慕他高义及受其恩力者，常常招他吃个尽酣。也不耐烦去行令细酌，并不虚文推逊，只提起大碗，一连数十余斤，大块的鱼肉都连盘一光。乡人莫不笑他，他也不怪人笑，只顾盼自雄，岸岸然有旁若无人之概。

一日到村上闲走，见一老姬，同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，都在向阳去处，不知摘些甚么，旁边歇着一副篮儿，他两个摘下来就向篮里放着。干白虹走到篮边一看，见摘的却是槟榔。便问道：“你取这些槟榔去卖钱的吗？”老姬道：“那里有得卖钱，我家自种的用不够，还要问别人家买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家要这些何用？”老姬道：“将去浸酒用的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家里做许多酒，用这多少槟榔？”老姬道：“我家一年的酒，极不济也要做他几千担米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主人怎生好量，饮得那几多的酒？”老姬笑道：“呆官人，遂你好量自家那饮得许多。都是做来发店卖的。若说我家老爹，便一杯也不舍得吃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人生几何？遇饮须饮，得乐且乐，何苦如此算计。想是挣得来传与儿子了？”老姬道：“儿子吗，还不曾养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老爹多大年纪？既没有子息，可续些姬妾吗？”老姬道：“今年他已六十五岁，自从老奶奶死后，也不续弦，也不娶妾。虽有丫环婢女在房中服侍，只终日操持握算，夜里不得安睡，一条心挂紧在利息上头，那里还有工夫去干那样风月的事。”干白虹大笑道：“钱财乃命中之福，若不肯用，要他何益。纵有儿孙，穷通亦自有命，何况高年无后，把血挣来之财，倒为别人守着，岂不可惜。”老姬与童子听了，忍不住都笑起来。干白虹也不回去，转寻些闲话儿与他说说。直待他摘满了篮，那童子用扁担挑着，老姬也背了一篮，两个匆匆而去。干白虹看他去了，也不回家，竟尾之于后。走上一里多地，方才到个人家。童子与老姬，负着槟榔都进去了。干白虹从外面一望，这人家原有十来进高大房子，好个冠冕门径儿，门首却堆着许多

垆（lú，音炉）头——古时酒店里安放酒瓮的土台子。

缸鬻。干白虹见四顾无人，便挨进墙门，悄然走到屏门一张。只见厅堂高峻，阶级周回，许多榨酒家伙，七横八竖，排着满堂，俨然是个蛮富户的光景。

正是：

无子偏能挣，
多财愈觉慳；
想因前世债，
积厚待人还。

你道干白虹与姬子惓惓而谈，及至去了还跟他到家，流连观望，依依不舍，是甚么缘故？原来干白虹好饮之人，闻这老姬说他家做酒如是之多，不觉垂涎，想要扰他一醉，故预先认得了家里，好来赐顾。正瞧看时，只见个老者，穿着件旧布直身，头戴顶黄毡帽儿，手中拿着一把厘戥，一个算盘走出厅来。口里一头对小厮说道：“东田庄那张奉溪家，还少十一两五钱银子，约定今日有的，这时候不见送来，你去催他一声。说前日还我的银子，还少三分等头，钱半银水，一总也补足了。你转身再到西田庄李思萱家，说一月前发去的酒，尚有六个空坛不曾送还，前日对我说被儿子打碎了一个，也要补还我五六分银子，叫他明日就送了来。”那小厮应了就跑。老儿又唤转来说道：“后边茅坑里粪已满了，你顺便也对佃户说声，或是油，或是稻柴，把些来换去。如今春天，粪是贵的，比不得前番样子了。”小厮刚待要走，老儿又吩咐道：“这番的粪，没有浸过水的，一担要算两担的价钱，极不济也算担半。他若要贱，你再到别家去讲讲，不要一家就成。”说罢，摆下算盘，忙忙的去打帐了。干白虹知他就是主翁，忍着笑跑了回来。想道：“那老儿有这些家私不肯受用，又没有儿子，挣积在那里，终久不知甚么人承受他的。总替别人费这些心机，讨这些劳碌，象个没有死日的光景。可惜我会费用的，钱财偏没得到我手了。别的也不在我心上，只是今晚要醉他一个尽兴便可。”放下念头，等到黄昏时分，信步儿走到那老者门首，只见门已闭着。干白虹是有手段的，怕甚么铜墙铁壁，瞧瞧四下无人，双手搭上檐头，两脚一纵，早已爬到屋上，径往里头走来。一时动了贪酒之心，遂为此走险之技。只因这番偷酒，有分教：翁边醉倒刘伶，垆头惊起卓氏。未知干白虹此举，可偷得着偷不着？那老儿家中知觉与不知觉？终不知弄些甚么话摆出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鬻（bèng，音泵）——瓮，坛子。

慳（qiān，音铅）——吝啬。

刘伶——魏晋文学家，字伯伦。因嗜酒佯狂，任性放浪。后世常以刘伶为纵情饮酒的典型。

卓氏——文学故事人物。蜀郡临邛富豪卓王孙之孙女。与司马相如私奔，婚后，文君当垆，相如涤器，以卖酒为生。

第二回 多情怜白面，干白虹潦倒醉乡 贱价买黄金，金守溪浮沉利海

词曰：

潦倒瓮头春，狂里酩酊 梦里醒。醉去不知天地窄，真真，世路离披任此身。不醉也痴人，白面还牵少女情。不惜黄金赠知己，谆谆，认取同心是酒宾。

——南乡子

却说干白虹，有心要到金老儿家偷酒，乘夜步至门前，便从屋上进去。轻轻过了一进房子，跳下庭中。扑的一声，里边忽大叫道：“外头甚么响？同我点个灯去看看。”只听得里边一路开出门来。干白虹想了一想，连忙将身儿闪在榻子旁边。只见那老者提着盏灯笼，手中拿了根棍子。一个小厮也捏着个纸灯儿，走出厅来。才跨出中间榻子，被干白虹在左边闪了入去。老儿不曾提防，那知他恁般即溜，先已升堂入室，并无阻碍，直到内里，一路门都开着。只见中门供着妻子的灵位，干白虹便把他做个藏身之处，悄然钻在魂桌下面躲着。那老儿同小厮走出厅来，周围照看。见外边的门依旧关好，不见有贼，仍进去睡了。干白虹等老儿睡熟，才敢出来。黑暗里摸了半日，只不知那里是酒房。偶然寻到一处，只觉得酒香扑鼻，随手摸去，却有个小小门儿，用两把铁锁锁着。心里转道：“这所在一定是了。”便用手扭掉锁儿，走了进去。果然都是酒坛，不胜之喜。便随意开了一坛，只觉甘香可爱。但没酒具，不得口。遍处寻觅，并无碗盏，只摸着了一把铜勺。干白虹不分好歹，拿来就吃。一勺不止，两勺不休，吃得高兴，那里肯住手，把一大坛酒咕嘟咕嘟吃个干净。欲要再开一坛，不觉脚已软了，身不由主，一交跌在地下，鼾鼾的睡去。此时虽有些声息，幸喜宅子宽大，房户隔远，老儿与小厮、丫头辈都绝不听得。干白虹一觉醒来，却将夜半，月已上了，见窗上微微有些亮光。睁眼看时，方知醉倒在此。喜道：“人生之乐，莫过于此，有酒不醉，真是痴人。我也不图他下次主顾，趁着天还未明，索性吃他个像意，才不枉来这一次，就醉杀了，也说不得。”便又打开一坛，提起铜勺，缓斟慢酌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只因宿醒未解，吃到半坛，已觉醺醺大醉。正是：

人中豪杰酒中仙，
醒来天真醉近禅；
大地嗤嗤都一醉，
问谁得似此君贤。

{ewc MVIMAGE,MVIMAGE,!00200740_0255_1.bmp}

干白虹又吃了半坛酒，醉上加醉，自觉酩酊。因想道：“我若再睡一觉，倘然天明，便不好走。乘着这点酒兴，只索回家去吧。”因出了酒房，一路开门出去。到厅后一重石门，用了多少老力，再不能开。原来那石开，却不用门的，只做个鸳鸯榫儿，最是坚固；除了自家晓得，别人那知道个诀窍。干白虹弄了个把时辰，那里得开。便道：“我何必要去开他，莫若仍上了屋，走出外头，好不便捷。”肚里虽然算计，终究头昏目眩，趁了十分醉态，离离披披，不管好歹，竟望檐上乱爬。那知酒后力软，比不得方才轻便。扒了

酩酊（mǐ xiāo，音矛淘）——大醉的样子。

恁（rèn，音任）——如此，这样。

像意——满意，称心如意。多用于早期白话。

醒（chéng，音呈）——酒醒后所感觉的困惫如病状态。

上去，又跌下来。一连五六交，勉强挣得上去。只因衣服一绊，檐上的瓦卸了满地。呼喇一声，好不利害。那老儿睡在床上，听得外边响声，乱喊有贼，把一家老小都叫起身。点灯的点灯，拿棍的拿棍，飞的都赶出来。那知干白虹虽上了屋，肚里的酒涌将上来，越发沉醉。又听人声喧沸，一发慌的乱了，不知东西南北，倒望了里头乱跑。过了七八层房屋，一个头晕，脚步把捉不牢，扑的滚到地下。只听背后一个女人喊道：“贼在这里！”干白虹急道：“我不是贼！”女子道：“既不是贼，半夜里在人家屋上走来！”干白虹道：“因慕宅上酒好，特来尝一醉儿。”那女子便叫他起来。仔细一看，见是个白面少年，果然烂醉。便道：“我看你不象个歹人，如何做此勾当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又不偷盗东西，不过吃些酒，有何歹处。”那女子想道：“他若利我什物，怎肯专顾了酒，自然不是偷窃之辈。”因问道：“你实是何等人？难道不盗东西，特意到人家偷酒吃不成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就住在这个村后，叫做干白虹，谁不认得。只因生平爱酒，偶尔游戏至此。”那女子道：“我听人说干白虹是个义士，不想有此伎俩。如今还好，若外边听得就许多不便。我今做个方便，悄然送你到后门出去吧！”干白虹喜道：“如此感激你不尽。”因偷眼看那少女，一身缟素，美丽非常，年纪刚好二十内外，却顾盼多情，语言钟爱。那女子送到后门口，携定干白虹的手道：“你既好饮，可常常走来，我送你些酒吃。”干白虹谢了一声，匆忙而去。有阕《皂罗歌》曲云：

只恐遭逢天狗，又谁知织女会着牵牛。虽逢天贼为吾仇，酒坛狼藉君知否？若还破败，须伏罪由。亏他福厚，红鸾护稠，不将名列官符首。明星近，月一勾，玉堂瓦陷一声愁。天成巧，放窃偷，贪狼小耗酒垆头。（计集星名十七）

你道干白虹跌入庭中，被那女子叫喊有贼，怎么没人听见走来拿他；那女子转得从容详问，送他后门逃走，竟无一人知道？却因那老儿大惊小怪，说有贼在厅里，把合家都唤醒了，忙忙的点灯执杖，一径拥出外厢，那里防着后边有贼。赶到前面，门已层层开出，吓得魂也没了。直至厅后。见满阶瓦片，一发惊骇。连忙照看，独有石门倒不曾开，知是上了屋去。乱慌的赶出前门，叫唤四邻都来拿贼，遍地搜寻，那里有个贼影。闹上一会，不见踪迹，仍关了门，到里头查点什物。自内至外，别的都一毫不动，单单酒房里空了两个酒坛。老儿捶胸跌脚，大哭大嚷道：“我做了一生的酒，费尽心力，自家酒珠也舍不得一滴落肚，不知那个天杀的吃去了这许多酒。”这边闹得乱横，那知贼已在后门走了。故女子虽然叫唤，众人在外头忙乱，那里听得。

看官，你道那女子是何等样人？原来是老汉的女儿。那老汉姓金，名聚，号守溪，是湖广汉阳府人。从小流落在外，替人摇船。后来挣得数十金，搭了两个伙计，贩些杂货，到广东南雄府发卖。不二三年，仍折了本，弄得精光，又不能回去。亏得识几个字，会看银色，会打算盘，便想寻个行户人家，做个店官。是时，城里有个开行的张莲峰家叫他抄帐，每年除日用之外，束脩不过五六两。后来见他诚实勤俭，绝无轻佻游荡之习，渐渐托他掌柜，劳心操持，愈见驯谨。每年的束脩并不花费一文，积了几年，便想盘些利息。偶然一日，有起福建客人，到了许多南货，另有两担生铜。是时省里铸钱，布政司行文各府县，采买铜觔。一时铜价腾贵，民间器用之物，无不倾卖。金守溪着乖，思量买他。叫客人打开一看，只见都是囫囵大块，非黄非黑，

行（háng，音亢）户——商行（宋以后称加入商行的商户）。

束脩（shù xiū，音术修）——古时指学生向老师送的礼物，引申为报酬。

不象好铜。那客人巴不得出脱，便道：“铜虽不十分好，若亲翁要买时，情愿相让。”金守溪贪他的贱，便半价买了。第二日就叫人挑到收铜之处，将他转卖，指望赚得几两。谁知嫌其黑色，不堪铸钱，监收的不肯买他。金守溪好不气闷，只得仍挑了回来，倒费了一二钱脚价。忙向客人说道：“这铜没有人要的，我一时眼错，误买成了，如今只得要告退，将来别卖吧！”客人道：“从来客货出门，那有退还之理。若兴此例，我们准万两银子货物，难道都带回去不成。”金守溪道：“别人还折得起，可怜我只此几两本钱，若买了滞货，把几年的辛苦都丢在东洋了。”客人笑道：“昨日你自情愿，我已让了半价。今日告穷告苦，关我甚事！你不买时，我也强不得你。既买之后，我便顾不得你了！”金守溪见不肯退还，眼泪都急出来，只得哀求主人一齐苦劝。那客人发急道：“凡事要个顺利，我许多的货尚不曾卖，第一桩生意就费这许多周折。既主人家说时，在你面上，送还他一两银子，退是决不退的。”张莲峰又从中曲议，那客人只得挖出二两银子还他。金守溪只是要退，倒是张莲峰觉得说不通，勉强劝他干休。金守溪只得吞声忍气，袖着二两银子，把这两担铜收进房里。自己终日袖了块样铜，各处捩卖，再无买主。又恐荒废工夫，讨主人憎厌，只得认个晦气，丢在一边。过了年余，忽有十来个云南客人到广东收兑珠子，也住在行里。偶然空闲，走到金守溪房里坐坐。见了这两担铜，便大惊道：“这宝货是那位客长的？”金守溪道：“是小弟旧岁买得。”客人道：“原来是金相公的。如今可欲售吗？”金守溪道：“正要寻个买主。”客人道：“既肯兑时，只请教金相公个价钱，不知要多许换数？”金守溪听了这句，转吃一惊。他向来厌这滞货，没处脱手，但有人买，就是造化，那里还论什么价。不想那起客人问他要多少换数。金守溪是个乖人，见问得蹊跷，便不肯说价，只混答道：“任凭老客长定价，差不多就成，太少了我便不卖。”众客人道：“也说得有理，我却不少你的，竟是十二换吧。”金守溪听得一发呆了。不知这是什么东西，或是他看错，反没了主意。只摇头道：“那里有这样价钱！”客人道：“也差不远了。”又一个道：“竟再添一换吧！”金守溪已知是件宝货，越发装腔起来，只是不肯。直增到十六换，方才成了，兑下数万银子。众客人连珠宝也不及买，如飞起身而去。正是：

黄金变土岂为奇，
土变黄金亦有之；
总是时来便相值，
不须惆怅运穷时。

你道这是甚么宝物，值得重价买他？原来这两担都是倭金。此金出在南海岛中，可值二十余换。若是将来倾锭，掺入大半银子，还是上赤真金。然彼时识者甚少，故算作废铜尚没人要，不知福建客人怎生得来。也是金守溪命中造化，应该发迹，恰恰买了。彼时卖又无主，退又不肯。那知遇云南客人识得，骤致巨富。谁料客人出了十六换，尚道便宜，恐他反悔，故急急走了。张莲峰眼见其事，不胜惊骇。然各有福分，也妒他不得。此时金守溪已是富翁，就在城里买了所大宅子，开张典铺，收买奴仆。张莲峰心里欣羨，便将个十八岁的女儿与他联姻，指望有些沾染。谁想金守溪一个钱也算入骨

挖——抓。

捩（yà，音亚）卖——强人收受不愿意要的东西。

髓，那里肯在丈人面上容情。翁婿之间便觉不睦，两边都不往来。金守溪因是异乡人，出身又微贱。忽然骤富，人人觊觎，不论乡绅百姓，有势力的都来弄他。金守溪生平怕事，虽然鄙吝，遇有衅端，只得逼勒出来。数年之后才生一个女儿。此时富名愈著，外侮愈多，连官府也来拨富。遇有荒歉，要他出粟赈贫。隔几年，不觉资本索了大半。自觉富不起来了，连忙收起典铺，卖掉住房，搬在这仁寿村居住。恐怕招摇，不敢仍开当铺，只得做酒经营。后来女儿长成，姿容甚丽，就叫他小名丽容。到了十七岁，嫁了里中一个富家子弟。不上五载，女婿已死，只得接他回家。因无所出，等他服满，原欲别配。未几妻子又没，衣衾棺槨，含殓治丧，又费了好些血汗。因坟地未定，故灵柩尚停在家，是夜倒被干白虹做了藏身之处。只因落后惊觉，把小厮、丫头都叫起来，相帮赶贼，连女儿房中一个也没得陪伴。丽容闻得外面有贼，也自惊醒，连忙披起衣服。因有些害怕，不敢走出外头，只得坐在房前的天井里看月。忽然屋上跌下一个人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喊时，外边那里听见。但金守溪既在拿贼，为何自己女儿反教他逃走？只因青春寡妇，见此白面少年，转加怜惜，不忍声张。况且闻得干白虹的美名，谅来不是做贼，故悄悄在后门放了他去，还约他常来走走，甚有钟情眷恋之意。可惜干白虹是个豪侠之士，不知儿女情态，故洁身而出，行谊皎然。若是个轻狂少年，软语柔情，相怜相惜，不但宥此偷酒之愆，兼可试其偷花之技。因此时孝服未除，故干白虹所见，尚是一身缟素。自此之后，丽容常忆着干白虹之人才品质，每每寝食俱忘，只无由与他会面。那知干白虹也一心挂着金守溪家，却是想他的酒，并不想他的色。过了月余，酒兴复发，想着前日吃得燥脾，欲待再效故技，又恐弄出事来，不好看相。想了几日，忽又生个计较，反正正经走到金守溪家，要他催工做酒。金守溪道：“我家做酒的尽有，看你力气倒狠，除非在此踏麴，只是工钱不多，每月只好六钱银子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踏麴也罢，工钱也不许论，只是夜间要在此宿的。”金守溪道：“我家踏麴所在甚宽，就在麴房里睡也使得。只是你可会吃酒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一滴也不用的。”金守溪道：“这等便好。你姓什么，可有名字的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姓平，没有名字，只叫做平大郎。”金守溪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去寻个保人来，写文书便了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雇工小事，要甚么保人。”金守溪道：“没有保人，那晓得你来历？”干白虹恐怕忒腔，只得应声而去。原来金守溪因前日贼发，巴不得要人帮护。见干白虹膂力雄健，故欣然允他住在家里。只道他果然可以防贼，那知自己反做贼的招牌。干白虹见他疙瘩把细，心里好不暴躁。若别的事情，就夹嘴一拳，走他娘的路了。只因看了酒家的分上，勉强忍住性子。况且雇工贱役，正欲掩饰姓名，不与别人晓得。谁知反要熟人作保。心里没法，只得寻个知心朋友，与他说明此事，同到金家。金守溪又再三盘驳个尽情，议到十分稳当，方才叫他立契。写道：

雇工人平大郎，因口食不敷，情愿将身雇到金宅踏麴使用，每月工银六钱。自雇之后，甘任勤劳，不致偷安怠惰。倘有脱逃、偷换等情，保人理直。此照。

从此，干白虹住在金守溪家，人人称他为平大郎，他也居然自任。幸得

觊觎（jìyú，音记于）——希望得到不应得到的东西。

宥（yòu，音又）——宽容，原谅。

燥脾——痛快，快意。

盘驳——盘问辩驳。

麴房与酒房相近，干白虹原自乖巧，每到夜间，抻开锁儿，反不在坛里抽丰，只在缸中拨富，常常吃个微酣，并不知觉。他起初还饮得有些分寸，住到一月之后，渐渐胆大起来，每夜必要吃个酩酊尽醉。偶然一次，觉得有兴，把二三十缸酒逐缸尝遍。醒了又吃，吃了又睡，直到日高三丈，尚在酒房里鼾声如雷。幸喜金守溪这日清早到城中括帐，不在家里，倒被丫头听得，慌忙报与丽容。丽容着惊，如飞走出来看他。果见干白虹象个六月里的睡狗一般，尚在缸边。叫了几声，也不答应。丫头也去推他，总是不省人事。丽容没法，反叫丫头泡些浓茶，扶他起来。吃了两碗，方才有些清楚。丫头掇条板凳，抱他靠在墙上坐着。干白虹还闭着眼，说道：“好酒，好酒！吃得惬意。”嘴里还咂个不了。丽容见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恼。因故意嚷道：“你这人在我家做工，怎如此放胆，把我家酒来吃到这个田地。幸是老爹今日不在家里，若他在家时，可不气死。”丫头也说道：“你这个人真是懵懂，我家老爹的酒，可容人白白喝一杯的。你却不知死活，灌了这许多酒去。若老爹知道，定然打个半死还要送官哩！如今我家大娘在此，还不起来讨饶，尚自痴痴迷迷的不肯苏醒。你看还有许多缸酒在这里，请你再吃些吗！”丽容道：“也不要骂他，我与你且进去，只把酒房锁着，过一会儿等他醒来了，再与他说。”丫头即便把门锁好，竟同丽容入去。不多时，干白虹渐渐醒来，忽把身子欠伸，一交滚在地下。双手揉一揉眼，睁开一看，却见门已闭着，缸盖上放有茶壶碗碟，大吃一惊，知是里头晓得。正思想寻路逃走，忽见丽容同了丫头开出门来，立在面前，吓得羞惭无地。丽容与丫头两个，着实数剥一番。只因这一会，有分教：无意姻缘而得姻缘，实非负心而若负心。未知干白虹此时怎生脱身？丽容与丫头怎生把他发放？金守溪回来，毕竟知也不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花烛下气倒丈人峰 风雪途误识奸雄面

词曰：

周易误前程，非关人负心。尽逍遥柳陌花村。海誓山盟都不顾，拼一醉、弗教醒。为女续良盟，儿夫不姓平。请贤翁、识认佳甥。却笑酒佣游戏处，花烛下、转心惊。

——唐多令

干白虹被丽容与丫头一番责备，自觉惊慌无措，连忙作揖告罪道：“小子其实好饮，一时偏见，遂致相扰过多，实实有罪。但求小娘子念我初犯，望恕这一次，不要与老爹说吧。倘日后再犯出来，任凭小娘子怎样治我。”丽容见他情态迷离，十分可爱，反不忍嗔怒他，心里转有些爱怜之意，反好言相慰道：“我看你平日做人，甚是正经，怎么单单这样贪酒？既然你如此说，这一次也不与老爹讲了，下次切不可再做这事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多蒙小娘子厚情，下次我真个戒酒了。”丽容便叫他出去，把酒房仍旧锁好，吩咐丫头，切不可在老爹面前讲起。幸得这丫头是自己陪嫁的，遵他约束，果然不露一字。原来丽容起初已知他改名雇身，不道他为酒而来，认是有情于己，常常等父亲出外，见个空儿与他说说闲话，倒也亲热。过了几月，两下便如兄妹一般，朝暮相见，并无顾忌。丽容每每乘隙把些情话儿勾挑几句，怎当干白虹礼貌端庄，语言持重，略无暧昧之色。丽容虽非所愿，然见他人品端庄，愈加钦敬，知他不是雇工人物。这日偷酒败露，自替他掩饰其事。又吩咐丫头在父亲面前莫说，每事周旋，百般曲护。谁知是前世有缘，心心念念，只想嫁他。到了夜间，等丫头睡熟，悄然带了些私房，轻轻的开出重门，直至干白虹卧所。此时干白虹尚点着灯，正想又去吃酒。忽闻叩门，连忙开了。见是丽容，忙问道：“小娘子此时不睡，到此何干？”丽容道：“妾有要言相订，不惮星夜而来。因思郎君非雇工之辈，不过癖于口欲，屈身至此，可为惋惜。故妾之爱君，非一日矣。不知君亦鉴吾心迹否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屢次蒙小娘子相救，感不可言。至于爱念之恩，人非草木，焉有不知。但卑人非淫邪之辈，不敢妄及于私。况犬马贱佣，小娘子闺闱淑质，何敢非礼相犯。是以有负深情，非不抱歉。幸小娘子垂谅！”丽容道：“郎君才品端恪，妾实敬仰。如君所言，私媾则不可，明娶则无害。今妾既丧偶，君亦未娶，婚姻虽不计财，但吾父尤拘俗见。知君贫困，敬以白镪百金，与君转为聘物。若果三星相照，得遂予怀，吾家粗醅甚多，可以任君长醉，未知可否？”干白虹听到结语，触着酒兴，忙答道：“明娶既不失礼，有何不可。况蒙小娘子如此周全，恩情深厚，何敢固却。只恐小娘子虽屈尊俯从，尊公好高重利，以我为贱，焉肯允诺。”丽容道：“君原未露真名，父亲谅不知觉。若必欲稳当，东村有个王三秀才，是地方中一个光棍，父亲最惧怕他。只去央他作伐，再无不成的了。”干白虹喜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，我与王三秀才曾有一面，此事定肯出力，小娘子放心请回，自不敢负。”丽容便将银子取出，付与干白虹收好。又再三叮咛了一番，方喜孜孜回房去了。正是：

情深莫漫说投梭，

深夜怀金赠酒徒；

端恪（kè，音客）——正派，谨慎。

醅（pēi，音胚）——没有过滤的酒。

作伐——作媒。

手引红丝牵白面，
春风应自值钱多。

次日，干白虹只说身子不健，告辞回家。金守溪虽时刻少他不得，怎奈再三强留不住，只道果然有病，勉强许他回去半月，养好身子，再来做工。干白虹见老儿肯容他归去，好不欢喜，便到齋房里收拾了几件衣服，连被窝卷做个包儿。丽容知他这日要去，又悄然到齋房后头，婉转嘱咐了几句。干白虹口里应着，作了两个揖，谢别出来。又向老儿说了一声，方才取路而回。谁知到了家里，酒兴愈觉勃然，一心一念，只想酒房中的乐境，日夜摹拟，想出了神，喉馋心痒，好不难过。挨到第三日，渐渐有些熬不住了，只得倾出丽容所赠之物，拈一块儿往市里买了两坛酒，也照样放出那酒缸边的本事。醉了醒，醒了醉，不够一日，光剩两个空坛。明日起来，又觉冷清清过不去，只得再解开包儿，取块银子，又买来吃，仍醺醺的过了一天。从此，用得手滑，反不吝惜。今日也是酩酊，明日也是酩酊，竟忘怀了丽容所订之事。把这银子，没早没晚，尽着狠醉。不是跌倒田间，定是离披陌上。幸而有些酒德，还不至于使酒生事。只是开怀放胆，跌荡逍遥，将丽容一段婚姻之约，丢在脑后。不上半年，这百金之赠，早已使得精光，仍旧是个空身汉子，那时方才得醒。

那知金丽容自从与干白虹订约，叫他托病回家，只道定然就央人来求亲。谁料一去之后，日日盼望，并不见王三秀才过门作伐，心里好生着急。等到月余，并无音耗，也便料他酒性不改：“定然将这银子去尽着狠醉，竟忘了我终身之约。不料干白虹没正经到这个田地！”心中越想越觉气恼，但人已出去，没法处他，只终日暗暗的焦闷，又不敢向父亲说起。过了几个月，只是不来。丽容望眼几穿。干白虹此时正在醉乡，不知天地何物，却那里晓得这边如此牵挂。丽容不胜衔恨道：“我看他是个端方之士，谁知如此负心。银子的事虽小，但我怎生待他，反无情无义，把我置之度外。我只悔当初错认了人，今日自取惭愧。”背地里反不知怨了多少。因是儿女私情，恐怕风声漏泄，又不敢央人叫他，只得常向父亲说道：“前日这平大郎甚是得力，怎不去唤他来使用。”金守溪也放不下他，因不认得住在那里，只好去寻保人转换。谁知干白虹做了酒中李白，正好醉倒长安，便皇帝也召他不来，那里唤得他动。保人只隐然替他回复。倏忽半年，不见一些影响。丽容心里越加气闷，渐渐养成一病。茶饭不思，梦魂颠倒，终日只昏昏沉沉的痴睡。金守溪见女儿如此，好生着急。诗云：

儿女知春太有情，
郎当无那惜深盟；
东风只是牵人恨，
吹过南楼不见声。

却说白干虹，自从酒醒之后，方才想起丽容之事。忽然大悔道：“我真个疯了！小娘子何等待我，我却负他，真畜生之不若也。只如今怎么回复他才好？”肚里虽然懊悔，怎当银子却已用空，一时手足无措，心中日夜不安，常欠欠然自知抱愧。一日忽发猛省道：“我自从为人以来，未尝少有亏心之行。今日狂悖若此，致他含怨无归，陷身不义。想丈夫处事，岂可昧理负心，轻狂自弃。且堂堂六尺，忘恩负义，何以为人。”便将自己这数亩腴田并几

块园地，连忙都出了经帐，托人寻主求售，一总只卖得五十两。又拉几个村中弟兄，做下二十金的会债，并两间栖身房子也卖了十余两。把来凑在一块，用纸封好。虽然酒兴本豪，只得勉强遏捺，随他口里流涎，竟不敢分毫耗散，次日就去央王三秀才，到金家说亲。那王三秀才专靠趁闲钱，吃喜酒的，有甚不肯，便一诺无辞，连忙到金家求帖。金守溪接着道：“王三相公许久不来，今日甚风吹得到此？”王三秀才道：“此来别无他干，因有一头好亲事，特来与令爱作伐。”金守溪正因女儿的病，只是沉重，明明晓得他青年丧偶，守了三年，有些情动伤感而成，正想要寻媒人与他觅配，恰好王三秀才正来说起这事，便连忙问道：“小女欲寻个人家，只不知王三相公说与那一家的子弟？”王三秀才道：“离此不远，有个干家，这官人叫做干白虹，青年好义，在村中也算个有名的豪侠，因父亲早背，尚未有家，不知可使得吗？”金守溪听说干白虹三字，虽不识面，那义勇之风，藉藉在耳。且王三秀才又是平生惧怕的，便满口应承道：“那干白虹我也闻得，原是好好人家。既王三相公说来，再无不从之理。至于六礼丰俭，悉凭王三相公斟酌，也不敢讨论。”王三秀才道：“婚礼原不论财，只要对头好便可做得人家。总是小弟在内主持，还你停当便了。”金守溪不胜之喜，遂留王三秀才吃了便饭，写个年庚与他。王三秀才谢别出门，便到干家回复。干白虹见已说允，满心欢喜，也不卜问，就选了行聘日子，行礼过门。丽容闻知这信，想道：“他一去半年，只道做了浮萍无蒂，谁知终不忘情。但怎生到今日才来纳聘？甚觉猜详不出。及闻得作伐的果是王三秀才，看那帖子确又是干将的名字，便已放心。金守溪回聘请客，忙了两日，然后再看看女儿的病。可也效验，竟能起身吃粥了。再过两日，已是霍然。有阙《入赚曲》云：

女不中留，年长应须觅好逑。休迤逗，春心一发便情稠。任绸缪，恹恹鬼病春深后，医药如何得疗愁。要他瘳，除非早把姻盟偶。胜如针灸，胜如针灸。

自从干白虹行聘之后，丽容便已安心。金守溪也觉完成了女儿身事，免得牵牵挂挂。不隔两月，干白虹托王三秀才到金家约日完婚。金守溪因女儿已是标梅过期，难以久待，只得乘势应允。但自己身子，觉得有些老倦，正没人帮理家事，眼底又无亲戚。便与王三秀才商议，想要入赘干白虹过门。王三秀才也就与干白虹说知。干白虹正想要亲近那酒缸，还恐不能遂念。忽然说着入赘，正中机谋，连忙应诺。到得毕姻之夕，依旧纱灯鼓乐，高头骏马，迎接新郎过门。堂中灯烛辉煌，氍毹烂熳。干白虹入堂交拜，好不兴头。金守溪一见，却就是踏粗工，大吃一惊，心里陡然发怒。掙出拳头就要去打那新郎，却被王三秀才一把拉走道：“这是怎么说。儿女完婚，良时美事，就心里有些不像意，也不是此时发挥的。况花烛在前，新郎并未失礼，如何做此情状？”金守溪气得话也应不出来，只摇头道：“这是我家雇工人，什么新郎！”原来王三秀才不知道这段话柄，见金守溪说得古怪，便丢了这边，连忙去问干白虹。干白虹笑而不答。金守溪怒跳如雷，又一拳打来。幸亏王三秀才拦住。干白虹也不理他，竟喜孜孜与丽容交拜。金守溪正大嚷大骂时，两个新人已携手入房了。金守溪怒得眼里爆出火来。无奈王三秀才紧紧拖定，不得脱手。丫头奶娘也来解劝。王三秀才扯他坐下，好好问道：“此事毕竟怎样来头，亲翁这般着恼？可对我说个详细。”金守溪双手揉着心头叹了几口闷气，才一句一喘的把平大郎的雇工之事说出。又道：“明明是这狗才假

冒了干白虹诳骗我女儿身子。王相公，你也不该同他耍弄我！”王三秀才方知其事，不觉大笑道：“原来有此一番把戏，怪不得亲翁发急。但今日干白虹却是真的，前日那平大郎倒是假的。”金守溪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平大郎面貌，岂不记得，难道我认错了不成！”王三秀才道：“你也未必认错，但他当日雇工，焉知不为令爱而来，故隐讳姓名，屈身游戏。如今总是自家骨肉，也不必讲了。”金守溪听着这句，恍然大悟道：“干字加两点便是平字。据王相公说来，似有此情。但闻干白虹平日端方不苟，今作此邪行，便不是个人了。”王三秀才道：“家丑只可掩饰，不可昭彰。令爱既不能守，将机就计，也可了局。况且雇身之事，外边绝然不闻。你也不必提起这事，播扬他的短处。”金守溪听到期间，气已消了八九分，因说道：“这也不干女婿的事，总是我女儿不肖，辱没家门，是我晦气，养下这等没廉耻的东西，只得由他罢了。”王三秀才道：“你也不要说坏了令爱，我看干白虹并非好色之人。前番举动，或者别有隐情，未必为此。总是日后便可见他心迹了。”金守溪无可奈何，只得移嗔作喜，摆下酒筵，与王三秀才尽欢而别。诗云：

少妇樽前话合欢，
新郎只觉酒肠宽；
泰峰底事翻惊讶，
为尔当时不姓干。

次日，干白虹夫妇出堂见礼。金守溪并无半言。三朝满月，治酒宴客，反觉着实破慳，在女婿面上，几乎费了十来两银子。干白虹与丽容两个十分相爱。偶然一日，夜间对饮，丽容因笑问道：“前日赠君聘资，意谓即来纳采，不意一隔半年，杳无音耗，使妾不胜悬望，一病几危，直至今日方成吉礼，未知是何缘故？”干白虹笑了一笑，也不隐瞒，竟将前情直说。丽容道：“你总是为酒误事，犹幸不忘妾约，尚是君子。倘做了负心酒徒，可不将我置于死地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卑人虽处贫贱，实以豪杰自命，岂敢忘恩。故发愤悔悟，百计图维，方得成此良缘，以偿前罪。”丽容道：“我父亲尚不知郎君善饮，故不十分防范，可以任我取之。若欲尽酣，须是夜间在房中私饮，在父亲前，切不可露出本相，使他牢守酒房，便没得吃了。”干白虹恐怕送断后根，果然依他的教导，在丈人面前，只吃一小钟儿。金守溪再要斟时，就推吃不得了，立起身还作许多醉态。金守溪信为实然，甚是快活。那知到了房里，最少要吃一坛还不尽兴。金守溪见他老实勤俭，把一应帐目都托他盘算。干白虹是豪爽的人，这锱铢 繁琐的事，那里有心去操握，便丢起一边，只是饮酒。倒是丽容着忙，恐防露出马脚，悄然叫小厮到外头催讨。算结一宗，就叫他交还丈人。金守溪不晓得里头全亏个幕宾 ，只道女婿能干，做得井井有条，帮他挣家，好不欢喜。那知干白虹心里甚是厌烦。过了两年，金守溪因平日劳伤过度，忽发吐红之症，奄奄床褥，久药不效，便将帐目收起，外边所欠，俱叫小厮日夜坐索，尽行讨清，归在女儿之手。干白虹见丈人病势沉重，各处延医 问卜，设占祷神，替他祈寿。金守溪闻知，恐怕费了银子，连忙止住道：“虽承你的孝心，但我若该死，吃药献神总是无益；倘还有寿，自然痊可的，何苦用于无用之地。钱财乃难得之宝，岂可轻易耗费。今后切

锱铢（z zh ，音滋朱）——指很少的钱或很小的事。

幕宾——原指将帅幕府中的参谋，书记等。也称“幕友”。

延医——请医。

不要为我祈福，使我病中不安。”干白虹见他这等吝惜，反在背地里祈祷使用，总不与他得知。过了三四个月，终无应验。金守溪虽然钱财是命，这时候只得丢着万贯家私，一双空手去干前程了。干白虹夫妇不胜悲痛。衣衾棺槨，开丧举殡，事事从厚，不失富家之礼。虽甚非死者本怀，聊以尽后人志愿。至于启建道场，荐先设食，三年之内，殆无虚日。自此以后，只小夫妇两个当家，一切本利帐目，俱是丽容执掌。干白虹别无他事，只终日以酒娱乐。一年之内，准要醉他三百六十日方始欢畅。一日对丽容说道：“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何苦孜孜较量，劳心操握。人生在世，只图安闲快活，过了一生，就是便宜的了。那些子母，贫不能还者，须当弃之。下人劳苦，必应体恤。乡人告急于我，亦宜济其缓急，休得概为拒绝，致他无门投奔。须外存厚道，内蓄热肠，使乡党无有怨心，邻里不生嫌隙，则吾享用其财，始可安而无愧。”丽容道：“君既能作豪侠丈夫，妾敢不勉为慈顺之妇，扶危拯困，亦有同心。况妇道从夫，自当赞成斯美。”便吩咐小厮，各处债负，但取本银，利息不论久近，一概免收。若贫无所偿者，竟还其券，本银亦不必索。乡党有贫者，散之以钱；病者与之以药；死不能殓者，殓之；贫不能葬者，葬之。如是年余，丽容即生一子，干白虹甚是欢喜，便雇奶娘服侍。到四五岁上，聪明俊秀，迥异群儿。干白虹替他取个名字，叫做干旄，字曰浚郊。才交六岁，即能读书，夫妇十分钟爱。正是：

积厚宜流庆，
欣看似续贤；
鄙夫每无后，
空有臭铜钱。

一日，干白虹游南雄岭，路至半中。是时深冬天气，正值大雪。虽身被重裘，尚觉寒风凛冽。因见雪景旷阔，琼瑶万顷，殊堪纵目。因冒着风雪，一步一步的挨将上去。只见珠楼玉宇，璀璨四围；粉蝶银花，飘飘万谿，俨然置身琳琅之际。不觉尘襟顿涤，烦虑皆消。因大喜道：“真好一片雪景，就如锦装世界，粉捏乾坤；四山尽列晶屏，万树皆飞琼屑；人在冰壶，天开玉镜。真大观也。”正在那里狂呼乱叫，忽听雪深之处似有呻吟喘怯之声。乃大惊道：“山空地旷，雪深数尺，何处来这声音？”连忙寻觅，果见有个坎陷，一人僵卧于中，身上的雪也积厚尺许。干白虹叹道：“如此寒天，这人跌在雪里可不冻死！”又认不出是乞丐，还是平人。就用手替他拂去了雪。却见那人头戴儒巾，身穿一领蓝绸褶子，脚下穿双旧红鞋儿，象个斯文人物。如飞一手扶起，却有气无声，已是将死的了。干白虹忽动热肠，忙替他解下湿衣。在自己身上脱下一领羊裘，将他裹了。只因这一救，有分教：热肠适取祸危，豺虎自招入室。未知那人是何人品？干白虹救得他活救他不活？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乡党——相传周制以五百户为党，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乡，后泛指乡里。

褶（dié，音迭）子——夹衣。

第四回 患难临头，陈与权雪中遇侠 冤家狭路，刘天相杆下亡身

词曰：

穷途落魄谁依仗？风雪将身葬。一朝起死遇贤豪，金玉丛中顿改旧丰标。凄声幸入仁人耳，陡惜他人死。一般恩义两相加，他日酬恩贤否自争差。

——虞美人

却说干白虹一时动了个恻隐之念，在风雪里救起那人，连忙解衣披上。那人只是僵着，不肯活动。干白虹心下想道：“我虽与他这领羊裘御寒，但人已冻坏，不能便醒。若弃之而去，他依然是死。除非背他下去，寻个人家，借些汤水救灌活了，也是好事。”便把他双手搭上肩头，驮着下岭。那人伏在干白虹背上，因得了暖气，觉手脚微微有些渐伸。走下岭来，干白虹见有个酒肆，心里大喜。连忙驮入店中，先叫主人家烧碗姜汤与他灌下几口，已觉渐有声息。停了一会，再灌了些。那人果然便醒转来，睁开眼一看，只哀哀的哭。干白虹喜道：“如今好了！”随叫主人暖壶好酒，滚热的灌与他吃。未几，发出一身冷汗。众人都说道：“如今亏这酒力，寒气已逼了出来，不妨事了。”干白虹然后叫店主人四周生起炭火，把那人坐在中间，熨了一会，便能言语。干白虹恐怕耗他的神，不敢问其来历，只叫主人收拾肴馔酒饭，就在炉边坐了，与他两个缓斟慢酌。那人吃了些酒，觉元神稍复，便挣立起身，向干白虹双膝跪下，极口称谢道：“不佞身毙穷途，若非老丈实心相救，万无生理。从此苟生之日，皆老丈所赐也。恩情深厚，如何报答。”干白虹连忙扶起道：“同有此生，孰无爱人之念，见危思救，理所必然。足下何须称谢。”那人道：“不佞落泊异乡，亲情已为陌路，崎岖风雪，几丧残躯。何况不相关涉，索昧平生，而能仗义施仁，救我于死生之际。如老丈者，岂非体天地之心，具父母之爱。红尘中有此俊杰，不佞敢不下拜。”干白虹笑道：“扶危救溺，人情之常，乃劳足下如此称谢。足下高姓大名？何方居址？到敝地做何台干？乃奔走于风雪之中，驰驱于险仄之地，流离狼狈，以致若此。其间必有隐情，望为引教，以释吾疑。”那人听问，便扑簌簌掉下泪来。干白虹又笑道：“丈夫眉宇，固当磊落。何事戚戚于中，作此儿女之态。”便又满满斟下一大瓯酒，递与那人道：“借此满觥，少助豪兴，当发快谈，一洗胸中傀儡。”那人双手接过，一吸而尽。有阙《一江风》曲云：

论人情。炎暖徒相朦，凉冷谁相问？羨仁人。风雪丛中，生死关头，顿续须臾命。嚶鸣眼底亲。风云异日生。巧心机更向杆头进。

那人向干白虹道：“承老丈下问，不佞敢不直告。但言之可悲，听之可恼。当细陈始末，以博老丈喷饭。不佞姓陈，名可立，字与权，淮南人氏。少读诗书，长游庠序。父母家计颇饶。因中年无子，遂承立母舅之子刘天相为嗣。自幼抚养成人，读书婚冠，吾父所费不赀。后来进学进监，又费千余。天相非惟不知感戴，反日图吞占，私营巢穴，暗耗血费。父母至五十外，始生不佞。时刘天相之妻胡氏，见我父母已生嫡子，诚恐嗣续有人，则外姓承祧，难据陈氏家业，遂乘先母病故，遽操家政。一夫一妇，内外把持。凡

庠（xiáng，音详）序——古代学校名。《汉书·儒林传序》：“乡里有教，复曰校，殷曰庠，周曰序”。

不赀（zī，音资）——不可计量，表示多或贵重。

承祧（tiào，音挑）——祧，远祖的庙。指承继先代奉祀祖庙。

遽（jù，音句）——急，仓猝。

有所蓄，尽归己橐。刘天相又夤 谋乡榜，挥洒万金，居然无忌，因而恃了孝廉之势，另立家业。把我父母所存箱篋，搬抢一空。田房契券，搜索无余。先君气怒成疾，数日而死。刘天相不吊不送，也不居丧守制，竟约了三四个同年，俨然上京会试。把几十年恩养父母，一旦弃如陌路。”干白虹听到此处，就击案起舞道：“世间有如此负心之人，眼前恨不一见，当手刃之，以快公愤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蒙老丈如此不平。若说到临了，其情更有不堪哩。那时先父既歿，不佞未及数龄，鲜知人事。族之尊长，遂将所遗什物变卖，仅完丧葬，而住房已为刘氏占去矣。明年，天相不第而归，不佞孤苦伶仃，只身无策，只得走告苦情，冀其提挈。不意天相夫妇，反大言呵叱，宛然以下人看待，略无照拂的念头。后不佞依栖邻家，勉强攻苦。到十六岁才进了学。虽是忝列黉 宫，然窘迫益甚。往往想起父母家业，心里未免有些不甘，只得邀三党亲族，与之理论。岂知天相不加怜恤，反肆凶威，暗地贿嘱当道，坐不佞以逐继兄之罪，申文学院，褫革 除名。不佞前程既失，天相欺凌益甚，遂将吾父血资，买官压制。是年河工告匱，朝廷大开恩例。天相计输万金，抚臣题奏捐金有功，特恩除授广东广州府通判。此时，不佞追想：“父母万贯家财，尽为天相占去，功名富贵，田产妻孥，那一些不是陈家之物。今天相已授高官，莫说至亲骨肉，就是朋友，苟有一面的也可到任上说个情儿，抽丰他一百五十两银子。况他现受陈氏大恩，涓埃 未报，若相随到任，必然另眼相看，沾他些不费之惠。前情虽欠，不佞亦可相忘，凭他牛马看承，也便死而无怨了。谁知，天相择日赴任，不佞勉力饯行，竟狠辞不赴。至发装之日，又望门相送，亦复不容一见。号恸竟日，始得入堂一揖。及不佞告以穷迫之状，天相只唯唯而已，绝无片言。不佞见光景不谐，急趋而出。又万不得已，只得赁个小舟，尾之而行。他一路人夫接递，昼则击鼓叮咚，夜则提铃喝号，何等风光。不佞一叶孤舟，片帆风雪，不瞅不睬，好不凄凉。未到半途，盘缠已竭，正饥寒不前。天相忽发下个小封儿，上写着程仪二两，也没名帖，竟叫家人致意，令我回去。此时欲待受他，就象甘心忍辱，所望并非如是。欲待不受，则冻馁驱驰，必将死于道路。只得含着眼泪，忍着羞耻，反谢了一声，把这二两银子勉强受下。一半做了船钱，一半将来买些饭吃。半饥半饱，又挨过千余里，才到了贵地。只因渡南雄岭时，他一行人，纷纷然雇轿的雇轿，赁马的赁马，独不佞萧然一身，分文莫假。又值隆冬雨雪，壁壑凌空，腹枵 脚倦，料不能行。只得老着脸皮，趋至天相跟前，哀恳救援。不料天相抬眼一看，怒发如雷，大骂道：‘我许多时已将二两银子，叫你做盘缠回去，谁叫你跟来。幸在此地还好，若到了任上，这一副嘴脸，可不辱没杀我体面。总之穷人不可照顾，一照顾便来歪缠。我既送过程仪，情已尽了，今日断不能再有假借。’说罢，一纵车马，闹哄哄上岭去了。这时，不佞着实哭叫，他头也不回，并无恻隐之念。此际上天无路，乞授无门。因想在此也是一死，莫若拼命匍匐过岭。一路求乞，追至任所，与他做场结煞。心里虽有这志向，谁料才过半岭，筋力已竭，腹中空馁，寒气侵心。

夤 (yín, 音寅)——深。

黉 (hóng, 音红)——古代的学校。

褫 (chī, 音齿)革——褫夺衣冠，革除功名。

涓埃——比喻微小。

腹枵 (xiō, 音肖)——空腹，饥饿。

且雪深泥泞，遂至颠仆崖坳，强挣不起。雪势愈大，命尽须臾。幸蒙老丈大德，极力相救，乃得复活。”干白虹听完，不觉怒发冲冠，挥拳擦掌道：“这厮忘恩负义，昧尽良心，尚自列于荐绅，不如速死。只愁地北天南，终须湊值，吾当剖其心肺，以为足下雪仇。今足下资尽途穷，将何所适？”陈与权道：“家园已尽，亲故谊寒，桑梓风味，殆不足恋。至轻身异境，只为父母血贖尽属天相，痴心未忘，故命亦几丧。今日想来，如此负心之人，纵到任所争衡，必至中其阴害，莫若不去为是。但今住又乏食，归又无资，进退艰难，行藏未决。承老丈动问，不敢不以实情相告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今足下之意，还欲返棹故乡，或即营家别境？尚可逗遛异国，不特足下室家产业，弟能薄力周旋，即功名之事，亦可不患无成。若欲仍归梓里，弟亦少图相赠。虽不足附远游之望，亦可稍助一餐。不识尊意何居？愿熟筹以示。”陈与权穷到彻骨，死而复生。既得了命，已自欣然。忽听干白虹说肯周济他，一发喜出意外。因想：“我若回去，即有厚赠，料亦不能起家。若在此居住，他许我室家产业，并功名之事，甚为动听。倘其言不谬，便可复振家风，何须必欲还乡，自失机会。”一时着了贪心，便欣然答道：“蒙老丈格外周恤，生我成我，不过如是。况既蒙厚德，虽日夕追随，犹恐不能报效，怎敢轻易图归，远失恩人之面。丈夫四海为家，何必依依桑梓。老丈如可见容，愿罄一长，以为犬马之报。”干白虹大喜道：“足下胸次脱然，乃见丈夫作事。小弟虽力微不足以待君，然亦断不致君失所。”两下甚是讲得投机，又复畅饮一回。不觉日已抵晡。干白虹便叫店主雇下两乘小轿，算还酒钱，和陈与权一同上轿而归。诗云：

只为图贖便负心，
受恩深处已忘贫；
君今莫怨人相负，
慎勿他时负别人。

干白虹慨然同了陈与权回去，因向丽容说道：“我适往南雄岭，遇一书生，僵卧于雪深之处。遂发恻隐，扶下岭来，多方救活。问其来历，乃是富家之子，父母误以外姓为嗣，吞占了家产。今其嗣子已为吾省别驾，此子跟随到此，被他负心抛撇，以致流落无归。我观此子，气宇清明，吐纳风雅，故携之以归，意欲少加培植，不知娘子意下如何？”丽容道：“救人患难，最是好事。况君既作主，妾亦安有阻挠，听凭扶持他便了。”干白虹闻言大喜，便打扫书房，与他住下。因自己是不甚识字的人，家中并无书籍。干白虹便将数百金，贮之箱囊，抬入书房，听凭陈与权买书观看。三餐供奉，无非美味佳醪；遍体衣衫，尽是绫罗锦绣；十数个小厮，轮流服侍；出入舆马，享用奢靡。陈与权是个彻骨穷人，忽受干白虹如此培植，一朝富厚，俨若王侯，另换上一种骄矜气概，顿忘却先前曾有过这番穷苦之厄，寒酸气骨，消除殆尽了。干白虹却真心实意，要长就是长，要短就是短，凭他挥洒，并不拗他；只除了自己身上的肉不曾割与他吃，还怕不十分足意。又念他青年无偶，先将个美婢送入书房，以伴寂寞。一面叫媒人选择亲事，却寻了城里一个乔贡生家的女儿。年方十七，貌极美丽，媒人分外形容。陈与权闻知此女

行藏——《论语·述而》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，后指出处或行止。

胸次——胸中，心里。

晡（b，音不 阴平）——申时；黄昏时。

有貌，等不得卜问，立意要成。干白虹便依他成了。问名纳采，礼金钗币，皆极其华盛。到结褵之夕，诸般使费，蝟集蜂攒。干白虹毅然独任。至于迎亲宴客，绮筵绣帐，鼓乐花灯，以及彩仗蓝舆，珠冠玉佩，无不事事整齐，尽皆干白虹八面完成，略不费陈与权一毫心力。但劳他坐花烛，饮合卺，解同心，交玉颈，向珊瑚枕上翡翠衾中去云为雨便了。从此他夫妇和好，自不必说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过了年余。正值宗师科试，干白虹便打算重新替陈与权图个进学地步。恰好城里有个乡绅，与宗师同年，且系厚交。干白虹便欲起个黑早进城与他商量此事。隔夜先吩咐丫头煮熟了饭，打点早走。原来这仁寿村离城有二十多里，干白虹一觉睡醒，见窗外月明如昼，心里恐防天亮，不知迟早，便起身梳洗。吃饱了饭，急急出门，大踏步走到近城。远远听见谯楼上才是咚咚四鼓，方知为月色所误，来得忒早了。欲待仍旧回去，路又遥远，且出门走回头路又恐不利。因想道：“此时尚是四更天气，城门还好一会才开哩。莫若寻个幽僻的所在，打个盹儿再处。”反缩转身走来走去，挨到一家门首，檐下有条小廊，廊下一条石凳，且四无邻里，甚是清闲。便在石凳上坐了一回，觉得有些眼倦，便向石凳上曲肱而卧。因心上记着正事，不得熟睡。朦朦胧胧只听见屋里边有一男一女的声音，在那里呜呜的哭。那男子道：“我祖上也算个富足之家，不想如今穷到这地位。虽有几亩荒田，年年赔粮，就送与人也不要。今所遭遭折，以至数年积欠，终日受此敲扑，血肉几尽，算来不寻死路，再无别法支持。就做个自尽孤魂，也免得毙于杖下。”妇人道：“就是那些宦家逋负，也都为这几亩荒田的遗累，难道容你不还。我夫妻两人，就把身子割肉来卖，也抵不得一桩半项。你既要死，难道我妇人家倒当得这些迫害。莫若与你同死，岂不干净。”男子道：“我做的事，何忍连累及你。”说罢，又哀哀的哭。正是：

泪尽穷檐不忍闻，
凄风吹雨咽孤云；
愚夫底事轻生死，
逋累驱人胜溺焚。

干白虹听了一会，因想道：“这小小人家，却有这许多逋负。听他口气，夫妇两个都要寻死。可怜为着贫穷两字，就把性命也看得轻了。总之钱财一物，可以生人，可以杀人，有甚么好处。我今早空身出门，不曾带有银子，却怎样个方法救得这两口儿性命便好？”忽又转一念道：“此时只好才交五鼓，进城尚早，等在此又觉厌烦，莫若跑回家去，取些东西，周济了他，也是一件好事。来回不过四十多里，我的脚步便捷，到城里也不甚迟。”算计定了，立起身来，仍从大路回去，恰好穿出官塘，尚是一天明月。只听背后远远一丛车马，闹哄哄的走来。干白虹认是客商走动，便立住了脚。回头一

合卺(j n, 音仅)——成婚。

宗师——原指受人尊崇奉为师表的人。明代称提学道，清代称学政，后分别是明清两代管理一省学校和考试的官员。

谯(qiáo, 音乔)楼——鼓楼。

处——安排。

遭折——指钱和食物。

逋负——拖欠租税或债务。

看，只见前面先有三四个骡子，骑骡的人各各佩着弓箭，中间一乘骡轿，后面又跟着五六个马骡，行李箱囊，十分冠冕。干白虹见他气概象个官宦，忙将身子闪过一边，让他过去。谁知众人走到面前，瞧见干白虹遮遮掩掩，反认是歹人，便将大铁棍子望干白虹兜头一下。幸得偏了些，打在肩膀上，若是懦弱些的，就被这一下打倒，断送性命于道路了。谁知干白虹膂力勇壮，兼有些手法的，这一下但打得有些酸疼，不觉怒从心起，就大骂道：“那里来这一起狗娘养的，人也不识！我好意让你，为何反打我这一下，我是好惹的吗！”便把身子挣扎，乘势儿翻过手来，将他铁棍紧紧搭住。又尽力一纵，把棍子夺在手中，那人已跌翻在地。众人大喊有贼，一齐拥上前来，想要把干白虹获住。谁知干白虹但有寸铁，便可力敌百夫。见众人都来动手，心里大怒，便举起铁棍，把骑骡的众多汉子一个个都打倒在地下，挣也挣不起来，只哼哼的叫痛。干白虹还把铁棍一人一下，细细的轮流打去。轿内的人，急得没法，反高声哀告道：“我们这些下人，无知冒犯，望好汉饶命，情愿倾囊奉献，单留这条性命过去吧！”干白虹大笑道：“我岂是歹人，谁个要你东西。只是我方才好好让你走过，为甚么将铁棍子打我这一下。”那轿内的人，听说不要东西，方知不是窃客，便已安心。连忙走下轿来，向干白虹拱手道：“方才实实有罪，望看我薄面，饶了这几个愚人吧！”干白虹道：“只问你是何等样人？这些人敢如此撒野？”那人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便是邻郡广州府通判，奉抚院差往京师进表。这几个都是衙役，所以粗鲁。”干白虹大惊道：“这等说起来你就是刘天相了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你可认得有个陈与权吗？”那人忽听干白虹说着陈与权三字，谅必见其肺肝，自觉心虚胆战。便躬身答道：“陈与权是舍亲，你从何处认得他来？”干白虹听着，仰天大笑道：“大海浮萍，定有相逢之日。此等负心汉子，今日偏偏遇着在我手里。岂非天乎！”便指定刘天相说道：“你这人负义忘恩，伦理丧尽。亏你还说是亲戚，反不若路人多矣。容你这样昧心人活在世上，也是徒然。倒不如赏你个死，也替仕途中争些体面。”便将大铁棍望刘天相顶门里尽力一下。可怜好个广州通判，直打的脑浆迸裂，血肉淋漓，死于非命。干白虹将他箱囊打开，逐一检看。那些文札纸张，尽皆丢过。只取了盘缠银两，拴在腰中。想到：“此等无义之徒，杀之不足为过。今不免就将此不义之物，做个方便，把去周济了这穷人，有何不可。”一头算计，一头往方才那坐处走来。那些众人，被这几下铁棍打死了一半，有几个强壮的还不至死，直到天明时候，才挣得起来。见本官已死，连忙报了地方。先禀保昌县，命了二十名健壮，分头搜捕强人。一面飞回广州，通报督抚各宪，具题广缉。只因这番公愤，有分教：知恩者生死报恩，好义者始终仗义。未知干白虹杀了刘天相，可能脱祸？那穷汉终是何人？可曾受干白虹的恩惠享用刘天相囊中之物？毕竟不知做甚局面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金（qī n，音千）——通“签”。旧时官府交给差役拘捕犯人的凭证。

第五回 救饥溺暗里赠多金 为朋友热心得奇祸

词曰：

热肠招怨。积恨生奸。人心只是有间关，恩仇难混。争排挤，互摧残。何日相忘一笑看。世务休干。转眼处，有狂澜。须知防矢暗中难。求疵何处，偏报复，在儒冠。安得天家文网宽。

——声声令

话说干白虹打死了刘天相，悻悻然攥了囊中之物，拴在怀中，走到先前坐的所在，仍悄悄儿从门边窃听。那夫妇二人，还悲悲切切的哭着。那男人道：“我与你哭也没用，到得天明，这些冤家又来纠缠了。你既情愿同死，我也阻你不得，竟苦一条绳子，两头缢着，做个悬梁夫妻便了。”妇人道：“非是我情愿轻生，这些逋负实实没法支持。今晚到此地位，也不必说了，可快些上这条路吧！”两人便不言语。干白虹听得仔细，便将手在门上敲了两下。里头那人，却不知好意寻他，反认是催官粮讨私债的，不敢答应，只悄悄向妇人道：“外边催命鬼到了，快快死休！”又听淅淅簌簌，象个上吊的光景。干白虹恐救不及，慌忙把门一脚踢开，赶进里头。果见一男一妇，高挂梁间。干白虹便将桌子接了脚，轻轻的解放下来。幸喜吊不多时，才解开绳子，喉间早已气接。睁开眼看了一看，转大哭道：“我要做个清净鬼，那一位不干好事的反过来救我，正不知是害我哩！”干白虹见两人已活，忙向腰间解下银子，放在桌上道：“你们二人不消息迫，这包囊中现有白镪，可将来还清逋负，好好做个人家，切不可寻这短见，把性命来轻贱了。”那人耳朵里逼清听见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忙要挣起身来问个明白，谁知干白虹是不自见德的人，反恐他们相认，日后定然感报，未免近于沽恩，并非丈夫胸次。才放下银子，即往外飞跑。也不进城，竟望家里走了。那人没命的爬起身，忙向桌上一摸，果然有个斗大的包儿，却是硬的。便双手去拿，再也拿不动。慌忙打开一看，果然是许多白物。那人喜从天降，便向婆子道：“原来皇天照顾，赐下绝大一包银子在此。”那妇人听得，半疑半信，也爬起来，一步一跌的挣到桌边，见了许多买命东西，喜得眼睛都没了缝，便道：“钱财便十两五两也是难得到手的。方才那汉子不知何等样子，却把这许多银子留在这里，是甚缘故？”男人道：“便是。况这般世情，借贷也不肯，那人怎轻易把这几百两银子，慨然周济我们？”妇人道：“你须赶上去，寻见了，他，问一个详细。若果救我两人性命，便是天大恩人，该询知他姓名居住，也好上门叩谢，日后慢慢里报他的恩。若居然将这钱财享用，不知感谢，我与你两个便做了忘恩负义之徒，枉生于天地间了。”那男人道：“说得有理！”便叫婆子守着东西，自己跑出门去追寻。只道去尚不远，正不知干白虹早走了好些路了。那人不知东西南北，一气跑了十数里，过路的人尽多，认得那一个把银子周济他的。没头没脑，料想寻问不出，只得快快的走了回来。诗云：

小惠人人望报深，
谁能夸伐总无心；
丈夫此日施恩去，
肉眼应从何处寻。

且说干白虹救活了一男一妇，又替陈与权报了夙恨，心里十分爽快。忙忙回到家中，走进书房。见了陈与权大声称喜道：“今早我欲进城，虽不曾干得正务，却做了一件快心之事，特来报你知道。”陈与权忙问：“何事？”

干白虹道：“足下颠连困厄，九死一生，不知何人所致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此是刘天相负心，提起便恨入切骨，虽死不忘。老丈为何忽然问及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小弟正因这事，已替足下泄了旧恨，故此喜之如狂。”便将遇见刘天相，被打一下，自己夺他铁棍，将众多衙役及刘天相一并打死，倾其宦囊，把来周恤了穷人的话，细述一遍。陈与权额手叫快道：“苍天有眼，这负心人也有日在狭路相逢，受其恶报。多蒙老丈高义，为小弟泄此积愤。且以不义之物，加惠贫民，仗义施仁，一举两得，岂不快畅。但这番举动近于抢劫，官府必然搜捕，老丈人须要谨慎，不可使人生疑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从来丈夫作事，杀人救人，何计利害。且祸福自有天命，非人可强。足下请勿挂怀。”到次日，干白虹带了银子，依旧进城去谒那乡绅，为陈与权图谋进学之事。那乡绅姓段，号曰学夫，与宗师乡会都是同年，因在陕西汉中府做过太守，在任上也略略要些，家中已尽够丰足。只因宗师又是汉中府宁羌州人，曾称过公祖，写治生帖子的。故此与段家甚是相好。那宗师复姓欧阳，名健，是翰林院庶吉士出身，放为京畿道御史，特差了广东学院。为人甚是耿介，遴拔孤寒，振兴文教，绝不通一毫贿赂。只因与段学夫有两重年谊。未到任所，段学夫出境先迎，再三恳他照拂。欧阳健力辞不得，勉强许了一名，已是破例。段学夫见宗师首肯，便托亲戚在外打合。恰恰干白虹凑巧，正来寻他。段学夫连忙出来相会，分宾主坐定，献过了茶，干白虹略略叙些寒温，便谈及此事。段学夫恐风声不谨，如飞携他进书房里坐下。干白虹道：“晚生此来，特有个舍亲姓陈，名可立。虽青年绩学，诚恐不获见知于文宗。因闻老先生与文宗有同谱之谊，特托晚生拜恳，欲求老先生力为汲引，如可见收，愿报以诵诗之数，未识肯玉成否？”段学夫道：“文宗与小弟，不特年谊可嘉，且颇称莫逆，此事再无不妥。但三百之惠，似觉太轻。况文宗端介自持，非小弟为力，再无别路可托也，不要看轻易了。”干白虹见他作难，知有请益之意。因说道：“舍亲既爱功名，自不得过惜小费。晚生现带有四五百金，当尽以相奉何如？”段学夫道：“亲翁如此高雅，小弟也不敢讨论，只图个相与罢了。”当下盛席款留，写了合同议单，兑准银子。干白虹欢欢喜喜，别了段学夫便欲回家。刚待出城，只见城门口挤着一堆人，不知看些甚么，干白虹也挨进去。只见簇新挂出一张告示，硃笔淋漓。干白虹原识不多几个字儿，看来不甚明畅。只听得旁边的人念道：

南雄府正堂孙，为地方异变事，据保昌县呈称：据地方报单前事，某日五更时分，有广州府刘通判奉院进表赴京，路由南雄府，遇盗截劫，杀死命官及衙役多人。劫去盘缠银两。事干大盗劫杀，理合申报，伏候转申等情到县。该本县随经勘验明确，合先具由，呈报等因到府。据此，除一面通详各宪具题外，切照南雄禁地，岂容巨盗逞强，杀伤官役，劫赃逃遁。已经差捕严缉，仍示谕军民人等，有能察获盗赃，当官出首，定行给赏，如有容留伙盗，及知情讳匿者，获日一并治罪。事关盗案重情，勿得以身试法。特示。

干白虹听众人念完，大吃一惊，不敢站立，慌忙转身就走。只因心里有些惶惧，却忘怀了袖中的议单，垂下手来，早已失落在地，竟被个人拾着去了。干白虹那里知道，直走到半路里，陡然转个念头，连忙伸手一摸，已不在袖中。吃了一吓，如飞缩转身，一路找寻，那里见个字影，只得仍奔到段学夫家，告知其事。段学夫大惊道：“你怎如此放心，这事关系文宗名节，

额手——以手加额，表示庆幸。

请益——受教后仍不明了，再去请教。

非同小可。不知是何等样人拾去？万一其人不良，泄漏风声，连我也甚是不便。可惜今日这番，非但画虎不成，连是非还不知怎样哩！”干白虹被他一场埋怨，顿口无言，只得别了出来，路上好不气闷。因想道：“我怎一时懈怠，把这件有关系的议单，落在别人手里。这四百金事体还小，只是枉费这些心机，却不曾替陈与权干得正经。倘弄出事来，我与段学夫咎固难辞，并文宗亦有干碍，还连累陈与权讨些寡气哩。”心里愈加焦躁。直至傍晚，才到了家中。陈与权接着，问其事体若何？干白虹只不回答。陈与权着疑，再三盘问。干白虹是直性的人，那里晓得藏头露角。便将遗失议单的事，向陈与权直说。陈与权听了，跌脚叹惜道：“老丈人怎把这样大事，一点也不谨慎，竟至遗落。倘被人兴起风波，这张纸儿岂不是个凭据吗！”口里虽然不敢十分埋怨，心中已是怫然。干白虹也并无抵答，只闷闷走进里头去了。

你道这幅议单是何人拾得？原来这人姓阴，名读，乃是江北宣州卫人，曾中过乡榜。哥子叫做阴泽，也是个进士，现任浙江盐运司通判。当初欧阳健在京做御史时，那阴泽尚系京官，曾差山西主试。有个恩拨门生，姓璩名逊玉，同时做到礼部员外。是年抡才会场同考，阴泽向因兄弟春闱不售，知璩逊玉差了分房，好不得意，便将兄弟托其提拔。璩逊玉因恩师嘱咐，岂敢有违，便与他个字眼儿。三场完卷，果然中了出来。谁知中便中了，未免风声不谨，早被欧阳健察知其事，把璩逊玉一本纠参。圣旨发下三法司勘问，将璩逊玉流徙，阴泽革职，阴读也革去举人，永不许考试。阴家兄弟，好不衔恨，终日思想报复。只因欧阳健刚直峻厉，寻不出他破绽，无因下手。过了两年，那阴泽神通广大，不知怎样谋为，却又补了个通判。只因积恨未消，一闻欧阳健转了学院，阴泽便大喜道：“从来宗师一官，谤声易起。苟有沾染，便是我报仇的把柄了。”即令阴泽带了些本钱，乘便到广东做客，瞧他破绽。那阴读时刻留心，怎奈欧阳健冰清玉洁，伺察了半年，只无隙可乘。是时欧阳健将欲按临南雄府，阴读也束了行装，预先赶到南雄住下。这日才到，便闻巨盗杀死职官的事，知府已有告示，挂在城门首。耳中颇觉骇闻，便步至城下，把告示看了一遍。正想回寓，不料也是冤孽，恰恰干白虹心慌意乱，落下这张议单。阴读一眼瞧见，不知是甚纸儿。连忙拾起看时，见是买秀才的关节，不觉大骇道：“我半年来费过多少心机，瞧不出一些弊窦，今日无意间倒拾这桩奇货，岂非欧阳健合当破败，故天差地遣，把这议单轻轻落在我手里。”便象天书一般藏着，但不敢轻发，直候欧阳健考过南雄。那知陈与权果因段学夫之力，倒进了学。阴读此时，已有凭据。忙写起许多匿名谤揭，贴了满街。星夜收拾铺陈，到浙江与哥子商议去了。正是：

祸自因公结，
奸从积恨生；
如何挟乘矢，
暗里使人惊。

却说段学夫虽得了干白虹四百两银子，在年兄面前讨情，把陈与权弄入了学，却闻知外边贴了许多谤揭，十分惊骇，已知前日议单毕竟落在个奸人手中，生出这一番风波来了。慌忙叫家人四处寻看，或是涂黑，或是揭去，不上半日，已无了踪迹。虽然如此，那议纸尚被人捏着，终久恐有后患，心里怀着鬼胎。未几，这些事情渐渐传到欧阳健耳中。欧阳健大怒道：“我一

生做官，从无苟且，反被段年兄在外招摇，把我声名败坏。”因致书责备，段学夫好生没趣。阴渎赶到哥子任上，备细说知，阴泽十分得意，便写封密札，并这张议单，一总封好，叫兄弟将到京中，送与一个科里同年，嘱他劾劾。那同年得了实据，连夜就参一本。朝廷大怒，立差校尉，提取欧阳健、段学夫，并陈与权、干白虹一千官犯，解京严审。欧阳健得了这信，好不怨杀，当面把段学夫着实发作了一场。段学夫也自知做差了事，不敢辨白。抚按因钦犯重情，便先将陈与权并干白虹拿来监候。陈与权平日得恩不知，如今犯出事来，便好意翻成恶意，却疑干白虹使心害他，早已恨如切齿。干白虹也不敢教他莫恨，只仰天长叹道：“我实心为人，不意反招嫌隙。我死固不足惜，只连累官长诖误，朋友离心，都是我一念不谨，以至如此。”陈与权道：“从来事由心发，若果真心为人，如此关系事件，岂有忘怀遗失之理。既然弄出这般祸来害我，反不如莫做这样豪杰也罢。”干白虹没奈何，只得凭他数剥。过了两日，校尉已到。那校尉姓夏名礼，字杞徵，河南永康县人。乃是大理寺正堂夏时之弟，奉命来到广东，立催人犯起解。抚按也因钦案事情，不敢耽搁，忙将官犯逐一交明，送了程礼，连夜就发三十名官兵，沿途护卫。夏杞徵作别客官，立刻开船出境。有阕《黄莺儿》曲云：

烦恼已临头，热心肠招怨尤。恰青衿早已披枷杻。文宗枉收，乡绅枉求，笑财星敌不过文昌宿。好担忧，未曾科举先去上皇州。

晓行夜宿。不则一日，已到了苏州。夏杞徵便吩咐在枫关外泊了船。备起两席盛酒，到得晚间，请过欧阳健与段学夫一同坐下。又叫人把干白虹、陈与权也去了刑具，请过船来。干陈两人，见说校尉相请，不知是甚缘故，且又除下锁杻，换上衣巾，心里愈加疑惑，只得随着使者，战兢兢走过船来。夏杞徵连忙拱进舱里，逊他入座。干白虹与陈与权鞠躬至地道，“某等草莽贱夫，罪犯上案，方将待死之不暇，何敢当此荣遇。”夏杞徵道：“欧阳先生与段老先生，向有同朝之谊，干、陈二君亦既属在斯文。因彼处耳目之地，未曾尽个情儿，今晚特设一酌，为两位老先生与二兄解闷。但恐客次不恭，有慢贤者，还祈台谅。”欧阳健与段学夫恭谢道：“弟辈天末罪臣，远劳大人旌跋涉，正愧不能少申芹献，怎敢反当大人厚款。”干白虹、陈与权也再三叩谢。夏杞徵道：“今宵小酌，原不足以款待诸君。因有要言相订，故不揣简牘，特屈过来一商耳。”欧阳健忙问道：“不知大人有何台教，可即赐闻之否？”夏杞徵道：“请开怀一觞，容当奉悉。”便邀四人入席，逊欧阳健与段学夫坐了客位，自己与干白虹、陈与权三人，昭穆相陪。夏杞徵殷勤曲劝。酒过数巡，才走出位来，屏退从者，悄悄向欧阳健、段学夫与干陈两人说道：“小弟有句机密话儿，特欲为诸君保全此事。诚恐临期不便交换，故先相订一言。今大理寺堂官夏时，乃是家兄，与二位先生实系同年。家兄因知欧阳健先生素性耿介，必系仇人暗害。故令小弟预先相约，此案是属家兄审理，家兄忝在年谊，岂肯倒长奸人之智，使诸君受害不成！但庭鞫之下，此事再认不得。若一认时，便没法挽回了。”欧阳健道：“弟辈若蒙令兄救援，感不可言。但此事已有形迹，且事涉钦案，难道不认就能了结？”夏杞徵道：“纵不了结，也做个疑案，便可设法相救了。”段学夫道：“说是这

诖（guà，音挂）误——贻误，连累。

芹献——旧用“芹献”为自谦所献菲薄，不足当意之辞。

昭穆——旧亦泛称一般宗族的辈分。引申为按次序排列。

等说，只恐不认时刑部与都察院就要动起刑来，却怎生区处？”夏杞徵道：“欧阳先生与段老先生原系命官，初次取供，未曾奉旨，自不敢用刑。只干陈二兄，恐不能免。临时若能禁架，不但自己身家保全，并不坏了两位老先生的名节，未知二兄力量如何？”干白虹连忙答道：“晚生到法司案下，情愿受刑，决不敢辜负恩德。但陈舍亲书生懦弱，万一受刑不过，一时供出真情，如何是好？”夏杞徵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弟与家兄商酌，另生个法儿干全罢了。只有一件，倘若部里要磨勘起来，陈兄的文才，可也敏妙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晚生虽然寡陋，也还做得几篇。因恐未能稳进，所以更谋荐引，实非不知文也。”欧阳健也说道：“陈生文字原佳，就不借段年兄之力，亦可首拨。若言磨勘，委系真才，全仗令兄照拂。”夏杞徵道：“既如此，诸君且请放心，自然没有大害。”因让逊四人入席，列座呼卢，开怀畅饮，直到参横斗柄，月下松梢，方始酩酊而散。次日清早，便叫开船。到扬州起早，雇下骡马，竟从陆路进京。将近京师，夏杞徵便叫干白虹并陈与权依旧上了刑具。欧阳健与段学夫也换了青衣小帽，连夜解赴法司。点名过了，押入天牢，次日会同三司审讯。只因这一审，有分教：险处破财，祸中得福。未知夏杞徵言语是假是真？次日三曹讞鞫，是凶是吉？毕竟欧阳健与段学夫可能保得前程？干白虹和陈与权果否免得罪案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磨勘——考核复定。

讞鞫（yàn jū，音厌居）——讞，议罪。鞫，审问。审判定案。

第六回 三司设计救危难，豪杰遭刑万金荐友入风云，奸雄得路

词曰：

友谊重金兰，艰危处，不避摧残。千金浪掷如灰土，成君之迹，秋闱之便，毕竞相干。兴至酒杯宽，消磨尽世味炎寒。平生气谊雄谭里，十分破费，十分劳顿，他却心安。

——青杏儿

夏杞徵将四人提到京中，隔夜先与哥子说知详细。次日，夏时会同刑部、都察院提齐欧阳健一千官犯，当堂审讯。先唤欧阳健上去，问道：“你在粤东做个督学，职掌一代文衡，便该提拔孤寒，肃清士习，为何擅听夤缘，慨从请托，致被科臣参劾。尚有何说？”欧阳健道：“犯官自到岭南，实以冰蘖自矢，甄拔无非英俊，遴选悉系真儒，绝无贿赂可通，岂容滥竽而入。陈生委系真才，并非夤进。望各位大人面试优劣，真伪立辨。至于科垣纠劾，实据阴读首呈。但阴读昔为科场关节，曾被犯官参处。今怀挟私恨，捏造议单，曲意诬陷。幸各大人犀照高悬，冤情洞见，乞赐超豁。”夏时便叫他下去，再唤段学夫上来，问道：“你也做过官儿，居乡便该谨恪，却怎不守法度，兜揽说情，招摇生事，这怎么说？”段学夫道：“犯官曾读诗书，岂有不爱名节，自蹈国宪。且放处数年，兢兢自守，虽未能泽及桑梓，幸不曾足厕公门。至于文宗试士，并无子弟与考，夤缘之事，犯官实在不知。各位大人秦镜高悬，岂敢一词讳饰。只求电察，便见真情。”刑部便拍案怒道：“贿通关节，现有合同私议，怎系旁人告发！台谏纠参，证据昭然，何得尚尔巧辩！”便将那议单掷下案来，与段学夫识认。段学夫道：“此议单并非犯官所写，委系阴读与欧阳健夙恨未消，妄牵枝节，殃及池鱼。其私议一纸，实属做笔捏造，希图借此报复。犯官今日宁可死于各位大人案下，决然不甘妄供，以丧廉耻。”都察院道：“情词闪烁，虚实未知，你且写几行字来，与本院对验笔迹。”值堂书役，将楮笔递下。段学夫不敢违命，只得写几行变体字儿。书役接送到案。都察院与刑部看了道：“这笔迹在疑似之间，难分真伪。且唤阴读上来。”问道：“奴才，这事明明是你怀挟私仇，从空诬陷。若不实招，取夹棍伺候。”那阴读只一口咬定，随你严刑极讯，还铮铮硬质。刑部道：“且退下去！”唤干白虹来审。干白虹跪到案前，刑部高声问道：“你这厮何等样人，辄敢替人夤谋关节。当初怎生往段乡绅家说合，怎生立议，可从实供来！”干白虹道：“陈可立虽与小的同居，小的在外做些经济，他去考试，也不曾与小的说知，也并不知他有关节没关节。若说段乡绅家立议，实实没有此事。”刑部怒道：“还不实说，与我夹起来！”左右一声吆喝，把干白虹用起刑来。刑部又问道：“如今说也不说！”干白虹道：“其实冤枉，叫小的供些甚么出来。今日就夹死了，也不敢屈认。”夏时道：“既招不出，且松了刑具，再唤陈可立上来。”可怜陈与权，在法司威严之下，已吓得三魂失了二魂，只抖个不住，那里还讲得一句话来。早被都察院把公案一拍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侥幸功名，夤缘进学，当日段乡绅家立议，你也在那里吗？若不实说，就动刑了。”陈与权战抖抖的答道：“犯生闭户读书，守身如玉。虽然进学，实非夤缘。况段乡绅与犯生并未谋面，立议说情，从

夤(yín, 音寅)缘——比喻拉拢关系，向上巴结。

冰蘖(niè, 音聂)——比喻寒苦的生活或处境。

希图——心里打算着达到某种目的。

无此事。伏望各位老爷开恩矜豁，万代阴功。”夏时假意怒道：“不动刑罚如何肯供，手下的与我夹起来！”左右一拥上前，把陈与权拿至阶下。才把夹棍套上，便杀猪也似的哭喊起来。夏时道：“住了，我想书生谅受不得官刑，若一体滥加，必然妄扳屈认。纵至成案，未为得情。况朝廷文网之严，不过要得真才。小弟明日就出一疏，将陈可立发到礼部磨勘。若果然文理精通，此案定属冤陷；倘文辞鄙劣，便系夤进无疑。不知二位寅翁以为可否？”都察院与刑部齐说道：“既寅翁台意，听凭施行。”当下仍将四人发去收监，候旨再审。诗云：

学为身宝洵非讹，
今日文章得力多；
早信方兄能儆事，
当时休怨读书苛。

夏时一心要替同年斡旋此事，次日汇疏具题，言阴读怀挟私怨，妄陷真儒，叩请敕部磨勘。朝廷果然敕下礼部，将陈与权磨勘文义。礼部奉旨，就调陈与权入去。幸喜陈与权幼时用过功，原做过几年秀才，经过几番科岁，骨格已是磨练成的。故到了礼部堂上，还不致十分窘涩。况且出的题目可也凑巧，恰恰又是陈与权窗下曾做过的熟题，一发不假结撰，只提起笔来，一挥立就，便双手跪呈到案。礼部见他略不思索，便已称奇。及观其文，原系珠辉玉映，一发信是真才。乃极口赞道：“观子所作，深沉敏练，正如积玉夜光，自非躁进之辈，几乎为人诬陷。今暂归桎梏，本部即刻面君，自当超豁。”当下礼部退堂，仍将陈与权还狱。陈与权到监中先与欧阳健、段学夫及干白虹说知其事，三人暗暗欢喜。隔了数日，果然奉旨将四人免罪释放。原参给谏，降谪外僚。阴读发边卫充军。此时欧阳健虽然复职，怎奈粤东已选了新任文宗，反只好在京候补。段学夫谢别了欧阳健，自回广东。干白虹只因连累了宗师，心里甚是不安。段学夫虽约他两人同行，干白虹却劝陈与权盘桓一两月，候宗师补了官，才可安心回去。陈与权也说有理。两人送了段学夫出京，正想要寻个下处安身，忽然背后有人叫道：“相公们出来了么？大娘叫我赶上京来照看相公，在此候好几日了。”干白虹回头一看，却认得是家人何寿。

原来金丽容因丈夫同陈与权被逮进京，连忙叫何寿带了些银子，赶到京师，寻门路替他营救。何寿还道这事情磨延几多日子，偏不道就开豁了出来，与家主瞥然相遇。干白虹便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如今可曾下在那处？”何寿道：“在前门外寓着。相公在那里作寓？”干白虹道：“还没有定。你住的所在，可宽大吗？”何寿道：“虽不算宽大，也还容得两三人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既住得下，我们也就到你那里寓几日吧。只不知房主是何等样了？”何寿道：“主家姓侯，号叔子，是个钻天光棍，最有才干的人。”干白虹大喜，三人同到前门外。见房子也颇是幽雅，会过主翁，即同住下。干白虹问何寿道：“大娘可曾叫你带些银子来？”何寿道：“大娘正念相公必需费用，一总带有千金在此。”干白虹喜道：“也足够了。”便将二百金，叫陈与权写个名揭，送与欧阳健京中使费。自己同陈与权两个，终日呼卢浮白，坐月眠花，好不快活。

一日，对陈与权说道：“我想天下文士，游庠序者十常七、八，入成均

者不满二、三。看起来毕竟监里比外省易中。你莫若也进了监，这科就在北雍乡试，来岁春闱，也省这数千里往来的劳顿。”陈与权道：“此说岂不甚便，但恨手中乏物，力不能为，如何是好？”干白虹笑道：“足下的事，即是小弟的事，何必更分尔我。囊中所有千金，愿为足下纳例并在监读书之费便了。”陈与权听说，重新感激，顿非来时埋怨的面目了。有《梁州新郎》曲云：

（梁州序换头）怨时节忽改尊颜，感时节顿移炎面。笑人情变态，恩怨俄迁。总成均路巧，庠序群空，定属青钱选。功名方寸地，可回天。自古文章不擅权。（贺新郎）真豪杰，谁曾见，千金不惜成人善，天不负此佳念。

干白虹一心要替陈与权成其美事，就将三百两银子托个人到国子监，将陈与权名字纳了援例监生，送入雍中肄业。次日谒见司成，送礼执贽，诸般费用，都是干白虹替他料理；其余逐日供应，节礼贺寿等费，又应接不暇。一年之内，看看千金用尽，干白虹也并不吝惜。一日，房主人侯叔子忽请干白虹饮酒。干白虹道：“小弟在此打搅，未曾少有所敬，怎么反承你厚情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小弟俗冗碌碌，再不曾少致殷勤。今日偶然得暇，特屈来叙叙情儿，谈些衷曲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这等，待小弟相邀才是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另日扰你不迟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小弟作东吧！”两人呵呵大笑。不多时，捧出酒肴。虽不十分丰盛，却也精洁可餐。两人对坐谈心，一斟一酌，可谓气谊相投，酒逢知己。侯叔子向干白虹道：“弟有句闲话，一向不曾相问。那位陈兄，既系令亲，听他声口，却不是贵省人，未知何故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实不相瞒，乃是萍水相逢的朋友。”侯叔子笑道：“又来哄小弟了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怎么哄你？”侯叔子道：“既是朋友，又系萍水相逢，却替他挥金援例，椎甘任劳。尝思世上那有这等好亲戚，因而相问。今兄说是朋友，所以不信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朋友相恤，固系恒情，何足为异。”侯叔子道：“世路低昂，人情炎冷，朋友之道，相戕久矣。惟其相恤，所以为难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须不是小弟故为慷慨，因为他原系富家子弟，只为表兄负心，以致流离漂泊，将欲死于风雪。小弟适然相救。”遂将陈与权前后始末，备说一遍。侯叔子听完，直把舌头伸了出来缩不进去。大加惊叹道：“天南地北，陌路相逢，而能疏财仗义，生死同心，真千古贤豪，能不叹为莫及！”干白虹道：“扶危持颠，是本分中应行的事。至钱财乃身外之物，有聚必有散；聚而不散，是为鄙夫。今日为知己而稍有所费，岂矫名长厚，实不欲以鄙夫自待耳。若惜此阿堵，而以鄙夫面目待人，此世途陋态，小弟何敢如此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吾兄英豪旷达，盖世无双，以视薄俗纷沦，沽名计利者，相去奚啻霄壤。陈兄苟有知识，自当感恩思报，方不负兄一片仁心，始终周至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施恩求报，小弟实无是心。彼若形迹未化，必效世俗之报恩，岂不把我做个小人看待了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兄高怀大度，迥异凡情，小弟实乃见浅。”两人谈一回，饮一回，好不有兴。诗云：

对酒情何极，论交谊独深，
三生劳侠骨，一剑老雄心。
兴至谈偏壮，囊空思不禁，
千秋尊友谊，萍水报知音。

阿堵——六朝人口语，犹言这，这个。

奚啻——犹何止，岂但。

两人谈锋转剧，饮兴愈豪，不觉坛罄兰陵，盘空珍馐，直饮至西林月落，北斗参横，干白虹还不肯住手。侯叔子道：“干兄有此妙量，小弟虽无佳肴，幸多村酝，当与兄尽此一宵之乐，未知可否？”干白虹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固小弟所愿。”两人放开豪量，畅饮如狂。原来侯叔子量亦甚弘，与干白虹不相上下，故甚是投机。干白虹道：“小弟在京已有一年，千金之资殆尽，欲待回去。但陈与权在监读书，难以相别。况他困厄已极，必得他中个举人，方不为乡党窃笑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吾兄爱人之心，如此周至。但功名利钝，非人可必，为之奈何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便是小弟意中，欲替他觅个机缘，奈无熟径可托，不敢轻以告人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吾兄既有此意，何不早与小弟商酌，倒有个绝妙的门路。”干白虹喜道：“小弟那知吾兄却有机会，可惜不曾早来请教。只不知那路数可妥贴吗？”侯叔子道：“怎不妥贴。当今有个司礼太监，最是专权。文武百僚，莫不受其弹压。此人贪财好利，得他为力，人便不敢讥议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这等绝妙，但要多少东西，才肯成事？”侯叔子道：“我闻得有人出过手了，却要一万哩！”干白虹道：“怎么要这许多？”侯叔子道：“或者少些也肯，且看陈兄的缘法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但有一件，我银子尚在家里，回去取时，往返要四五个个月，如何是好？”侯叔子道：“此事非现银不成，必要取来才可做得地步，但是吾兄要费些跋涉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也说不得，总是如今场期尚远，一往一来，也可赶得及了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几时起程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有此机会，事不宜迟，自然明日就走。”当夜高高兴兴吃个酩酊。次日向陈与权说知其事，陈与权就象登时一名举人上身，几乎乐杀。便道：“若蒙如此周全，感激不尽。但大费尊蓄，小弟如何报答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我与兄怎样交情，何惜这些薄产。但替兄成得美事，我心里便觉快活。”陈与权道：“但日子局促，往返匆忙，途路未免辛苦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途路辛苦，弟所愿当，足下但须埋头课业，养精储锐，以待将来，不可负我一番属望。”陈与权满口应承，万分称谢。干白虹连忙叫何寿打叠铺陈，一面向侯叔子作别道：“小弟此去，断不失约。吾兄于内监处千乞先容。小厮何寿，留在此服侍陈兄。至监中诸费，小厮身边仅存数十金，万一尚有欠缺，仗吾兄挪移一二，等小弟来时奉还。百凡仰借照拂，感激不浅。”侯叔子道：“吾兄台教，敢不尽心。但须早去早来，幸勿失此机会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此事何消嘱咐，准期七月中到京，定然不敢迟误。”侯叔子又置酒与干白虹饯行。干白虹略饮数杯，便匆匆作别。陈与权同侯叔子都送到二十里外，方才转身。诗曰：

人生莫漫说贤豪，
交到钱财志便消；
谁似此君真侠烈，
万金挥洒等鸿毛。

侯叔子自干白虹别后，心下想道：“那干白虹与陈与权陌路相逢，救他一命，便已奇了，却又抚养读书，家私奴仆，享用奢华；兼之婚娶成家，夤缘进学；迨官司牵累，甘心受刑，以至援例肄业，悉出己资，略不骄吝；更欲扶持中举，一挥万金；且往返数千里之外，辛勤跋涉，水陆风霜，皆所不惜。总为朋友恩情，彻心尽瘁，世间有此豪杰，岂非千古奇人。但陈与权自家亲戚，得了他万分好处，尚且弃如陌路。干白虹面不相识，反从风雪中解衣相救。他日肥马轻裘，扬眉吐气，非干白虹恩深义重，安能有此。”心里展转追思，愈加敬服。后来何寿身边资斧告竭，侯叔子便应出几十金与他用

度，亦不负干白虹一番相托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干白虹，自离了京师，一路心忙似箭，晓夜遄征，不辞劳倦。未及两月，赶到家中。金丽容接着问道：“恭喜官人已回，前日这番惊吓，如今没事了吗？我家中日夜忧烦，特着何寿带些银子赶来与你使用，不知见也不曾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多承你费心，亏得那银子，够这一年使费。”便将礼部磨勘，及法司审谳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金丽容道：“谢天地，还亏学院与大理寺有旧，总承我们都没事了。只是你倒吃了些亏。如今陈官人与何寿怎么不见？”干白虹道：“陈与权我已替他纳了监，在京里候乡试，留何寿服侍他哩。”丽容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道不早些回来，却到今日。”陈与权妻子乔氏，知干白虹已归，忙来问丈夫消息。干白虹备细与他说知。乔氏知丈夫没事，便已安心。干白虹的儿子干旄，已长成八岁了。看见父亲回家，连忙作揖。干白虹搀住手道：“我儿小小年纪，便也晓得礼数。”金丽容道：“孩儿甚是聪秀，但这时候已该读书。因你不在家中，不便请师教诲，只得附在邻家书馆内，暂读些书，专等你回来，请个先生教他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既在邻舍，且等他读一两年，我还要进京，不得住在家里。”就将为陈与权营干乡榜的事，与丽容说明。因道：“你快些收拾万金与我拿去，恐迟了就不济事。”丽容道：“你虽然恩义待人，也须有个分寸。那陈官人已受你许多好处，也足够了，怎轻易还把准万银子替他谋望功名。我家虽有些薄蓄，日后儿子不要活命！若厚于外人，薄于子孙，虽然任侠，亦非正理，还请三思，不要一时高兴，日后懊悔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儿孙各有福分，何必苦挣与他。但使向上，空手亦可成家。倘若不肖，虽积玉堆金，也容易荡废。朋友有通财之义，当此流离困厄，我不提拔，更有何人。况在京业已面许，岂可吝财帛而轻信义。丈夫作事，决无懊悔之理。”丽容道：“前番为着进学的事，险些弄出祸来。如今乡场大事，万一败露，不是当耍。”干白虹道：“祸福有命，成败在天，那里虑得多少。”丽容道：“你今日扶持了人，倘日后我家落泊，却有何人搭救！”干白虹道：“穷通得丧，自有大数，须照顾不得。可快些收拾，不要耽搁我日子。”丽容知劝不转，没奈何，只得倾箱倒囊，约莫凑出万金之物。干白虹道：“这才够正数，余外难道没有些使用，须再得一二千方可。”丽容不得已，又取出千余金。干白虹大喜，当下作别妻子，并向乔氏说了一声，连夜起身而去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文因贵而得售，虎添翼以噬人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谋客货计赚井中人 露官银屈遭盆下狱

词曰：

仁者恩周，欺罔互驱于后。井有人其从之否？任君厮诱，可使往救，谓诳以埋之所有。惻隐存心，嫂溺不妨援手。好意将多金相授。反成灾咎，孽缘深厚，没福分把他消受。

——风中柳

干白虹赶到京里，才是七月中旬。侯叔子大喜道：“吾兄践言信诺，盖世所无。内监处弟已相约，专候吾兄驾到，便可成议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多蒙费心，小弟恐兄悬望，故此星夜赶来。”正说话间，陈与权也回寓来。见干白虹已到，不胜之喜。侯叔子当夜备酒，与干白虹接风，直至夜分始散。

次日，干白虹与侯叔子面谒内监，亲致殷勤，讲至楚军之数，方始成议。光阴荏苒，不觉早是八月初旬。陈与权忙忙打点入场，三闾完卷，果然中了第四十五名举人。陈与权好不得意。干白虹连忙治酒，款待报人，打发报银去讫。陈与权谒见座师房考，诸色送礼杯币，尽皆干白虹逐项备办，加意丰华。忙了数日，才拜拜同年，粗完事务。是时陈与权已是贵人，志得意满，分外骄奢，报到南雄府，却拖带妻子乔氏，竟风光杀了。连忙在门首竖起四根顶大旗杆，改造门间，焕新堂构。府县都送了旗匾，好不热闹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干白虹，当初在南雄城外，把刘天相宦帑周济了穷人。那穷人姓戚名宗孝，当初也是个乡村富户。父亲叫做戚仲礼，原有万金家产。那万金家产，也不是苦挣来的。那戚仲礼幼时，还没有发迹，常替人摇船，搭个伙计，叫做王八。那王八为人，最是奸狡，兼有机变，在河路上甚觉洒脱，故戚仲礼与他极合得来。一日，有两个湖广客人，一个姓陆，一个姓杨，来叫他的船，装载广货回去。戚仲礼见是桩好生意，欣然愿往。讲定船钱，发下货物。戚仲礼买些鱼肉，烧了顺风纸儿，连忙开船。一路里见那些广货足有数千金之外，好不眼热。与王八两个，终日垂涎。那王八利令智昏，就起了个不良之心，悄然与戚仲礼商议，要谋他的受用。

一日，陆客人要上崖出恭，使叫戚仲礼泊了船，讨张粗纸上去。王八看这所在，甚是僻静，十分得意。见陆客人上了岸，连忙也要解手，随他去寻茅坑。陆客人道：“不消要坑厕上去，竟是这空地里倒好。”王八道：“空地上有日光照着，罪过得紧，宁可走远了几步，寻个有屋的所在便好。”陆客人被这一哄，信为实然，反跟着他转弯抹角走了二里多路。却见一口枯井，约有三丈余深，下面且甚空阔。王八先望里头一张，故意大惊小怪道：“这泥坎里不知怎生跌个人在下边？我同你做好事，救了他起来。”陆客人只道果然有人跌在井里，连忙也走上前一步，鞠着身子，睁眼张望。早被王八从背后尽力一推，那陆客人一个翻身跌入井中去了。随他大呼小叫，因荒僻之地，没人往来，四下又无村庄，那里有人听见。王八向着陆客人笑道：“如今好出恭了吗？可安心等一会儿，我就叫你伙计来领你回去。”说罢，转身就走，把个陆客人气得太阳里火星都爆了出来，着实哭喊。王八竟不睬他。正是：

谁道愚夫智独超，
锱铢着眼祸心包；
驱他陷阱还相谗，

不怕杨雄会解嘲。

王八急急奔到船头，向杨客人假意慌慌张张的说道：“方才陆相公同去出恭，我在前面走，他后边踹错了脚，跌在一个枯井里去，再也爬不起来，如何是好？”杨客人大惊道：“怎么恁不小心，竟踹了下去。我同你拿根绳子去，挂他起来。”王八道：“人在下面，上边最要用力。我身子懦弱，恐怕济不得事。”杨客人道：“这也说的是，你倒在此守了船，我同你伙计去来。戚仲礼已是会意，如飞上崖。问明了去处，随他就走。那杨客人虽然船里有许多东西。因伙计在井中，不得不去救他。况且扯了一个船夫同走，谅来没事。二人走到井边，杨客人一看，果见这姓陆的伙计正在里头哀哀的哭着。杨客人道：“我来救你了，只是你好端端走路，怎生就喘了下去？”陆客人惊问道：“你怎丢了船走来！那王八是个歹人，把我推在井里，要想谋我东西哩！”杨客人听这一句，吓得呆了，连话也应不出来。戚仲礼便假意怒道：“我这伙计如此放肆，必然见二位相公有物，起了不良之心。杨相公须速速赶去，获住了他，不要反教他撑了船去。我在此救陆相公起来，随后就来相助。”此时杨客人已吓得没了主意，被这一哄，果然飞的赶到船边。只见古岸依然，碧流宛在，那里见个船的影儿。杨客人大跳大喊道：“坏了，坏了！果然遇了歹人，把这一船货物都撑去了。如今怎么好！”忽然想到：“也不妨事，这戚仲礼现在，他是伙计，虽不同谋，自然晓得去路，只消拿他到官，便有着落。”又转身赶到井边。只见陆客人依然在井中叫号，那戚仲礼已走得影也没了。杨客人呼天不应，入地无门，只得也放声大哭。陆客人慌问缘由，却知船已撑去，急得眼泪直流。杨客人慢慢的弄了陆客人出来，才去报官捕缉。可怜两人行李全光，分文莫剩，遂至流落无归。王八与戚仲礼约在一个去处，下了船，一同回家。那戚仲礼心肠极贪，念头最大，路上暗想：“这许多货物，若与我一个变卖，也尽够发迹。但是分这一半，就觉不见好了。莫若一发谋死了他，那满载的东西，便稳稳是我独享，岂不有趣。”心里算计定了。到广河里，王八偶然小解，被戚仲礼背后一脚，踢入水中，在波涛里现报了。戚仲礼反不回家，在路上做了些衣服，装做客人模样。另外雇了两个水手，叫他撑船。直到雷州府，竟投了牙行，把这些货物起在行内发卖。不多几月，尽数卖完，收清了帐，便起身回去。到了家中，买田买产，竟成富家。又趁这几年好运，盘利万金。谁知不上数年，大限已尽，天谴难逃，竟患了个扁白的症候，满身发胀，孔窍闭塞。一日，忽然大泻，却放下几担清水，身体消瘦，肢骨如柴。陡见王八走入房来，戚仲礼口中大叫道：“我当初不合，见财起意，把你推在水中。今日既来索命，谅不能逃，只得随你去吧！”恰好说完，气已断了。见者无不称异，方知他先前有此一番亏心之事。有阙《北雁儿落带得胜令》曲云：

我则道昧心人终运亨，又谁知淹死鬼来催命。也应思钱财难强求，须信是饮啄皆前定。（呀）

不管赚杀井中人，只要驱却眼前钉。尽教人意多深险，那知天心常不平。偏生恃着恁惯使强儿性，难凭谁道是强中更有人。

是时，戚仲礼儿子戚宗孝，才交十岁，人事不知。父亲死后，一应外边负欠之物，都被人赖去。不上三年，就是一场天火，把家中什物烧的丝寸无存。田地年年荒旱，赔粮亏课，无所不至。兼之戚宗孝从幼好赌，到二十岁

牙行——旧时提供场所，协助买卖双方成交而从中取得佣金的商号或个人。

就十分萧索。虽然勉强娶了老婆，那老婆周氏又不善于作家。再过几年，看看弄到立锥无地，把肥些的田亩，尽售与人，只留百多亩荒瘠的没人要他，自己年年耕种。平日借银借米，做了工本。及至秋成，竟无颗粒。一连如此数年，便觉债负山积，官粮拖欠，敲扑捶楚，身无完肤。自分立脚不牢，求生不得，千思万想，没法支撑，夫妇两人，只得俱要寻死。也是命不该绝，恰好干白虹将刘天相宦囊周济了他。戚宗孝将这银子还清官债，完纳官银，剩来做些经纪，就得安饱过日。乡里人家见戚宗孝忽然骤富，虽个个疑心，但查不出他根脚。

{ewc MVIMAGE,MVIMAGE, !00200740_0291_1.bmp}

一日，戚宗孝到城中闲走，带了银包，思量买些东西回家。却见个人，手中拿一座鼎炉，一条汗巾，插着个草标儿，沿街求售。戚宗孝看见，认是穷户人家将出来变卖的，价钱一定相巧。便叫住了，待要买他。那人见戚宗孝叫唤，连忙上前说道：“老爹要买吗？小的其实没银子用，情愿贱些儿卖与你吧。”戚宗孝道：“这两件东西，你要多少银子？”那人道：“这座鼎炉，乃宫中之物，是宋朝遗下来的，内外鎏金，四围嵌宝，实是一件重器。当初原系五十两银子买的，如今但凭老爹吩咐。”戚宗孝道：“目下生意艰难，须论不得向日的价了。”那人道：“我因欠了些官粮，故此急欲变卖。只要银子真纹，少些也说不得。”戚宗孝道：“我都是瓜纹在此，正好与你完官。”那人道：“相求一看如何？”戚宗孝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便向腰头挖出银包，在人家柜上解开，拈一锭与他看样。那人接到手，仔细一看，突然大惊道：“你这银子从那里来的？”戚宗孝道：“是生意中用下来的。好不好，何妨明说，怎么如此大惊小怪。”那人道：“谁人用与你的，这银子共有多少？”戚宗孝道：“银子朝来暮去，那里记得。你问他怎的？”那人把他衬银包的纸儿也取起来一看，更觉骇然。戚宗孝发急道：“卖与不卖也由得你，如何这等盘问。难道这银子偷你的不成？”那人道：“却有缘故。你尊府住在何处？”戚宗孝见他如此纠缠，又好笑，又好恼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撞你这个人，絮絮叨叨是甚么意思？”连忙把银包拎了，放在腰头，转身就走。那人着乖，反不跟他，故意走了那一头去。偷眼瞧戚宗孝走远了一二十家门面，才缩转身来，悄悄尾定了他。戚宗孝却不防他跟着，走了回家。那人远远看他进去，便吩咐邻里好生看守，忙去报官不题。诗云：

疑信关头勘假真，
当场相识岂无因；
早知奇奇逢人卖，
悔杀将金赚与人。

戚宗孝见这人盘问得蹊跷，到了家中，心里疑疑惑惑，不知是甚缘故。停了一会，忽见方才那人同着五六个青衣捕快凶凶狠狠走进门来。看见戚宗孝，不由分说，从怀里取出短棍，拦腰几下，打得蹲倒在地。口里骂道：“你这贼囚，做了大伙强盗，却藏匿在这里，累我们三日一比，吃过多少痛苦。今日天网恢恢，原被我们获着了。”戚宗孝不知那里帐，只大哭道：“我良善百姓，犯甚么法，却来拿我！”一句话还不曾说完，早被方才那人，举起棍儿兜肩几棍。戚宗孝昏晕于地。众人赶到里头，尽情搜卷一番，方才取大

萧索——衰败，冷落。

比——察。

葡萄链子，把戚宗孝锁着，乱拖乱打，拿进城中去了。妻子周氏，号天叫地，哭个不止，却没头没脑，又不知是甚么事情，引得过路的人都蜂拢来看，也都猜解不出。

原来，卖炉的那人，却是刘天相的家仆，叫做屈四，只因家主遭此一场劫案，缉获了年余，没些影响。众家人也分头挨捕，或扮客商，或装僧道，或做买卖，沿街穷访，遍地追求。不期冤家凑值，恰好遇见了戚宗孝，要买他手中之物。那屈四乖巧，就骗他银子出来看样，偏偏这锭银子心里有个安字。屈四却认得这锭银子，是新安县解上来的中伙银子，刘天相扣他做俸薪的。又见他衬银包的纸儿，有几行细字，也取来一看，恰又是广肇道驳下来的详文，现有刘天相的关防在上，当初偶然将他封了银子。也是合当败露，戚宗孝把来衬着银包。屈四等众人，正因寻缉了年余，没有形迹。忽地看见了戚宗孝这锭银子，陡然着惊。且又见了纸上的关防字迹，认得明确。只道那戚宗孝定是当日这伙大盗无疑。况戚宗孝又含含糊糊，不说这银子是甚么来路，一发信为真实。但系大盗，恐有防备，一个人不敢拿他，只得暗暗跟到其家，吩咐里邻看守，如飞到府里报了捕役，一同来捉。昏天黑地，锁了出门。这些远近邻里，闻知戚宗孝盗情事发，被捕快拿去，都走来看。只见家里搜得精光，婆子周氏坐在床上，眼都哭肿。众邻里问他来历，周氏总推不知。邻里笑道：“我说向来你家穷得异常，旧年忽然有这些银子撒漫，定得着异路财帛，如今果然破败了。”众人都一笑而去。

却说屈四，同捕役拿了戚宗孝，解到府前私衙内，才是二梆，便带去西廊下锁着。把他家中搜来的赃物，逐一检看。只见一个皮匣里，尚剩百余两银子，尽是宦囊中物。方才那银子包也在其内。众人见了真赃，一发没有疑惑。未几，知府升堂，捕快忙把人解进。正是：

银在人何在？
赃真盗未真；
当初蒙侠士，
今日陷平人。

太守坐了堂，众捕役同屈四上去禀道：“旧年打劫刘通判这大盗案，已获着了一名，解在台下，求老爷细鞫。”太守道：“可有赃证吗？”屈四道：“真赃现在。”便将方才遇见戚宗孝，认出安字原银及纸间印信的话，备细禀明，把银子送上案头，与太守查验。太守逐一看明，便拘齐地方邻里，然后唤戚宗孝上去，问道：“旧年行劫刘通判是你吗？”戚宗孝跪上案前，哭禀道：“青天爷爷在上，小的其实是村庄小民，现住南雄城外，种田过活，并不曾做过犯法事情。老爷高悬明镜，怎敢半句虚言，求老爷笔下超生，洪恩万代。”太守怒道：“真赃现获，何得尚尔抵赖！只问你当日劫得多少银子，同伙共有几人，执何器械杀死刘通判，是何人动手，怎样分赃，如今伙盗现在何处？可一一招来，免得受刑！”戚宗孝道：“小人实实没有为盗，招出甚么来。”太守道：“叫地邻上来。”地邻跪上丹墀。太守问道：“你既是地邻，可知戚宗孝平日做甚么勾当，与那样人往来？劫的赃物在家，你们可知情吗？须实实说上来。若替他讳饰，就动刑了！”地邻禀道：“小人

撒漫——犹挥霍。任意用钱。

地邻——耕地相邻的人家互称地邻。

丹墀——古时宫殿前的石阶以红色涂饰，故称“丹墀”。这里指台阶上的空地。

们虽是地邻，他做歹事，如何肯与小人们晓得。他向来原种些田，只因连年荒歉，官粮积债，日不离门。旧年本城失事之后，戚宗孝忽然骤富，小的们也疑心他做了歹事，只因拿不着把柄，未知真假，不敢首他。不想今日终得败露。这些都是真情，望老爷详察。”太守听得明白，又叫戚宗孝上去问道：“去岁失事之日，那些邻里见你骤富。这等看起来，明明是你打劫的。赃真证确，还敢强辩吗？”戚宗孝道：“小的若打劫了刘通判，分有赃银，便该灭起踪迹，如何肯把原银出来使用，并将纸上印信，露别人的眼目。只求老爷详情，便知真假了。”太守喝道：“你既不曾行劫，这银子那里来的？”戚宗孝道：“小的实有隐情，今老爷下问，怎敢不说。当初小的其实贫穷，求生不得，实欲寻死，方将自尽，忽有一人，打门而入，救活小的夫妇两命，丢下这包东西，与小的活命。小的不知来历，误受了他，并不是打劫来的。若有半句虚言，愿甘万死。”太守道：“这个人可认得他吗？”戚宗孝道：“当日是黑地里把与小的，不通名姓，悄悄去了，那里认得。”太守拍案骂道：“好胡说，这人既不识面，怎肯与你许多赃银。既与了你，怎又猝然遁去，显系同伙，还敢巧辩！不动刑罚，如何肯招。皂隶，与我夹起来！”皂隶吆喝一声，拿下阶前，退去鞋袜，套上夹棍，着力一收。可怜戚宗孝，从未受刑，痛昏在地，再忍不过，只得屈供道：“小的果系行劫刘通判的，总是一死，求老爷免了夹吧！”太守便叫松了，问道：“当日打死刘通判是你动手的吗？”戚宗孝道：“是小人动手的。”太守道：“你同伙有多少人，如今逃在何处？”戚宗孝道：“同伙有五个人，原是路上约会的，不知住处，也不晓得名姓。”太守道：“既与你同伙，岂不知他姓名去处？再夹起来！”戚宗孝乱哭乱喊，只得随口捏了几个姓名，并四散去向。太守当堂差了捕快，出境缉获。又问戚宗孝道：“当日既是你为首，分得多少赃物？”戚宗孝道：“小的因是为首，独分了二百两。”太守道：“打死刘通判是甚么器械。”戚宗孝本不曾做盗，不知说甚么好。只得胡乱答道：“是棍子。”太守便要再夹，戚宗孝没法，只得又说是枪。倒是捕快，把铁棍往地上一丢道：“凶械现在，还想胡赖吗！”可怜戚宗孝，只得认是铁棍子打死的。当下太守将戚宗孝拟了强盗，已行得财伤人之律，问成斩罪，画了花押，吩咐收监。只因这一案，有分教：侠士拼生，村夫奋义。不知戚宗孝后来可能昭雪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桃花马陌上聘佳人 玉洞轩垆头醉才子

词曰：

过眼骅骝 看不足，香尘起美人如玉。俨若飞仙浑如天女，但见片云垂绿。司马高堂刚一宿，回马处但存华屋。笑杀东床，空思南国，何日旧盟仍续。

——明月棹孤舟

话说南雄太守，因戚宗孝胡乱供了同盗姓名，并四散去向。随即差捕缉提。那知戚宗孝本非真盗，只因夹得慌了，招不出同伙，便随口捏造了几个名字。太守以为实，勒限要人。那些捕役，搜风捉影，那里寻处？只得回道没有。太守又调戚宗孝复审，几番夹打，终招不出。太守又疑捕役懈惰，或系买放，也拖带他吃了许多敲扑。戚宗孝妻子周氏，闻丈夫问成死罪在监，不胜号恸。家里东西，已被捕人搜尽，仍是衣食不周。思量要买些食物，到监里看看丈夫之面。争奈手无分毫，只得将些家伙变卖，弄得千文。就买了些鱼肉之物，把来煮好。又买一瓶酒，煮些饭，把筐儿盛了。剩几百钱，带在身边，做监门使费。提着筐子，走到监来。狱卒问道：“你这妇人，看那一个？”周氏道：“看我丈夫戚宗孝的。”狱卒道：“这是盗犯，岂容你进去。”周氏道：“不过送一餐饭，如飞就出来的，”便取出铜钱，递与他道：“不多几文钱，送与长官买壶茶吃，千乞做个方便，容我进去，感谢不尽。”狱卒接了道：“这几百钱，成甚么规矩。只要十两银子，就放你进去。”周氏道：“可怜家里已被捕班大叔搜尽，寸草不留。这几百钱，是卖家伙的。其实拿不出手，只是再没处生发了。求各位长官做个情吧！”狱卒笑道：“这样个老妇人，还亏你说个情字。”又有两个做事的说道：“不要打趣他，容他进去一会吧！”便把筐子内食物查看明了，恐怕有药，叫周氏逐件把来尝过，方才引他进去。众狱卒紧紧守着。戚宗孝一见妻子，放声大哭。周氏也哀号不止。戚宗孝道：“当初那义士，本是好心救我，不想今日反害我性命。总是我命里已是该死，只因偷活了一年，违拗天命，便不得善终。如今我的性命，总是在早晚了。你也不要想念我，可另寻个门路去吧！”周氏哭道：“再不想当初那人竟是个大盗。可惜不曾问他名姓，没处追寻，反替他当此杀身之祸。”戚宗孝道：“也不要怨他，那人岂是有心害我，总是我与你两人没福享受，自家败露出来，到此地位。”周氏道：“你且安心坐一两月，只等巡按到来，我便拼命进张纸儿，恳他审豁，或者天可怜我夫妇二人，还有个出头日子，也未可知。今日携得些酒饭在此，你且吃一口儿。”戚宗孝道：“我心里哀切，那里吃得下去。”周氏道：“这点东西，我费许多心机买来，如何不吃。”戚宗孝道：“也罢，我就吃这一餐，便算活祭了我。料今生不能和你生聚了。”说罢，大家哭个柔肠寸断。众狱卒等得焦躁，忙忙催他吃完酒饭，叫周氏出监。周氏还想再讲讲儿，早被众狱卒不管他哭死哭活，生生的扯了出去。周氏再三求告，那里睬他，只得含泪而归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干白虹同陈与权在京，真是富贵齐来，风光美满，逍遥跌荡，快饮豪呼，不觉过了残冬，已是新年。干白虹一发开怀乐意，不分昼夜，时时倾倒，刻刻沉醉。到了初五这一日，却是春朝，陈与权到房师处庆贺去了。干白虹独自在下处吃些酒儿。因是闷酒，觉得没兴，便欲邀侯叔子来同饮，恰恰又往亲戚人家拜年。干白虹没瞅没睬，只得叫了何寿守了下处，

骅骝（huáliú，音华留）——周穆王八骏之一。亦谓骏马。

自己往郊外玩玩景儿。却喜春气温和，风光明媚；陌上游人，穿红着绿，往来如市。但见：

东风荡漾，春色鲜妍。翠馆朱楼，处处弹筝院落；红牙碧管，家家试舞筵前。茶垆畔，锦簇银灯；酒社中，花迎珠展。少客打毬沉醉，豪儿狎妓风流。小妇钗头，遍贴宜春之燕；上林枝畔，何须剪彩为花。楼头遍倚红妆，陇上尽飞白玉。正是：翠袖红裙歌罢后，玉楼金谷宴开时。

干白虹见了这般春景，喜不自胜，乃大笑道：“我来此二十多月，只终日为这些世情俗累，纠缠不了，那知外边景致，即如此风华。若当此新春，尚在寓所闷坐，可不被春光笑杀。”正游玩时，只见远远烟尘卷地，欢呼震天。家家红袖倚楼看，阵阵香云从地起。若男若女，若老若少，准万人重重裹着，不知看些甚么。干白虹见如此热闹，连忙也赶上去。走不多数步，只听人说有两个美人，在那里走马试技，好看得紧。干白虹大以为奇，也想要上去看看。争奈人千人万，挤得异常。干白虹汗都挤了一身，那里走得一步。偶抬头见有个酒社，十分轩敞。当前五间大楼，朱栏碧楹，窗牖玲珑，异彩围环，鳌灯高耸。门首一个匾额，题曰玉洞轩。干白虹看这酒社，甚是可坐。况且走马的美人打从楼下往来，一发好看。便尽力挤上数步，竟入酒楼。店家见干白虹人物伟俊，气概轩昂，定然是位上客。连忙搬上极丰美的肴馔，摆在正中。干白虹道：“把桌子再移前些，靠近这窗口才好。”店家道：“爷们要看走马哩，待我把左右的小窗一发开了。等这走马的女人，这头来，那头去，远远都看得见。可好吗？”干白虹大喜道：“你这人果然有窍。”才坐定了，便把酒连连斟饮。不多时，那走马的两个美女，整束停当，跨上鞍鞞，如飞云掣雾，远远而来。只见：

绣带飘扬，云鬟散乱。玉容娇艳，浑如西子飞来；金蹀凌空，仿佛云娥下坠。红尘从地起，天骥群空；紫雾绕蹄生，康庄价重。梅花乱落，琼英与粉汗争飞；柳带斜飘，金螭与娥眉相映。青楼掩歌扇，玉面蒙尘；紫陌踏残花，金鞞耀彩。珊鞭到处，香生曳路春风；翠袖飘来，色减上林花露。共指巫娥云外至，鬓髻瑶钗；争看青女月中来，臂松金钏。人人喝采，何须赠锦缠头；处处欢欣，不必赐金买笑。只愁天马行空去，断送玉容人上天。

干白虹看了，好生惊羨道：“世间女子，却有恁般绝技。不但天生美貌，抑且骨格灵奇。虽沙场老将，亦不能有此轻身驰骤。技至此，可谓神矣。我今日何幸，乃得一见。”那两个美人，走了四、五回，马也倦了，便去歇息。干白虹也入坐来，仍旧饮酒。心里想道：“今日幸是出来走走，却有些奇观。若苦苦的在下处吃这些闷酒，如何得醉。”正觉快畅，偶然回头，见旁边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人，年纪只好二十来岁，青年俊雅，白面青衫。案上摆着一壶酒，两碟菜。那生手托着腮，象有心事一般，恹恹惶惶的坐着，也不饮酒。干白虹惊讶道：“外边美人走马，如此热闹，随你泥人木汉，也要动心。这样一个少年，怎不散散心儿，却这等闷坐？”心里耐不得起来，便问道：“郎君有何心事不佳，却对此好景儿纳闷？”那生听见干白虹问他，也不回答，竟扑簌簌掉下泪来。干白虹一发疑心，因立起身，走到那生身边。又婉婉问道：“郎君怎因小弟相问，反至悲伤。有事不妨明言，小弟若可替兄分解，自当为力。”那生因干白虹问得殷勤，便走出位来，深深一揖道：“承台翁下问，小弟实有说不出的苦衷，难以相告，故尔不答。非敢慢尊客也！”干

轩敞——宽敞明亮。

鞞（du，音朵）——下垂。

白虹道：“郎君愀然独坐，弟又无客相陪，请过来谈谈何如？”那生道：“再不敢当盛意，请台翁自便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朋友声气相通，何必见拒。”便携了他手，同到自己座间，对面坐下，便满满斟上一杯酒，递过来道：“郎君须开怀畅饮，以洗愁肠，慎勿戚戚。”那生忙立起身接着，也就回敬了一杯。虽美酒当前，佳肴在案，只双眉如结，并不沾唇。干白虹道：“郎君果有何事，难道终须隐忍？想小弟不足与言，因而吝教了。”那人深深一拱道：“台翁何出此言。非小弟敢于得罪，实有桩心事，难以告之亲友。就告之亲友，亦万万不能补救。故不若不言之为便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郎君所言，皆论世人之常态耳！若丈夫真心为人，天下那有不可为之事，怎说不能补救。郎君请试言之，看我干白虹还是补救得来补救得不来，便见我为朋友的肝胆了。”那生知他是个豪杰，便说道：“弟与台翁，素昧平生。既蒙垂爱，自当倾心相付。然秘而不言者，一则琐事不敢渎听，二则私情难以告人。今既谆谆辱问，自不敢不说，幸台翁听之。小弟姓曾，名鼎，字九功，北直大同人氏。先君系是孝廉，做过溧阳县令。单生小弟一人，年甫十三，先母遽尔见背。彼时便有个庠士，叫做陆卓人，他父亲是洪武年间进士。因殉建文之难，永乐定鼎燕京，即膺恤典，荫陆卓人为恩贡，选授户部仓官。他与先君交好，胜如昆弟，所生一女，才十一，便欲与小弟联姻。先君念系至交，甚为相得，便行聘定。谁知不上三年，先君又歿。伶仃孤苦，亲属凋零。又因先君素性耿介，宦囊萧然，所有薄蓄，仅完丧葬，而住房什物，日渐消沉。比时承内父美意，即欲收拾小弟到家读书。小弟因想男儿志气，必要自己挣立，若碌碌依人，虽至富贵，终必为人窃笑。因再三辞他，且到进学之后，方议完婚。内父知小弟志向如此，也便不来相强。小弟到十九岁，先父服满，才应童子试。幸属文宗见知，就拨了第一名进学。是时内父方欲议及毕姻之事，忽然竟奉上命差往陕西，护解边关军饷。不惟钱粮重务，抑且束呼紧急，儿女细务，只得暂置一边，忙将银子上上了车儿，讨二十名官兵护送。未到半途，一日忽见前面三檐黄盖，一对银瓜，两条开棍，远远喝导而来。后边一顶绿绸官轿，坐着一人，气度颀昂，丰神安雅。内父见他气概，定是一位显官，便叫歇下车子，自己与众兵道：‘是奉户部差到陕西解兵饷的。’那官府道：‘既是京里下来，解官是那一个？’内父连忙应道：‘是户部仓官陆卓人。’那官府道：‘可是陆某之子吗？’内父说声‘正是’。那官府道：‘这等说起来，是我年侄了。’内父就问轿内是那一位老爷？那官府便道：‘老夫是兵部侍郎张西庵。’内父想一想，果然有个张西庵，与父亲同年，是个忠正之士。自永乐登极，便不肯出来做官，久已在家享福的了。内父慌忙下马，口称年伯，深深行礼。那张西庵也就出轿扶住道：‘老夫久不在京，朝中这些僚友，都已疏远，正欲问问消息，请到舍下去坐。’内父因部限紧切，不敢耽擱，再三力辞。张西庵道：‘舍下去此不远，聊奉一茶，以表年谊，且陕西抚台，两次致书通候老夫。今老夫正欲修启一封，烦年侄附去。’内父因是年伯，不敢违拗，只得叫众官兵赶着车子，一同跟张侍郎走去。约有四五里地，方才到了。果见门墙高峻，宅第连云。门首的对联道：

膺——受也。

恤典——政府对已故官员一切饰终之典例。

僚友——旧指在同一官署任事的官吏。

司马名高户拥貔貅 百万，

平原客重门迎珠履三千。

到了门首，张西庵先出轿来，拱内父入去。内父连忙下马，同入厅中，重新施礼就坐。使者捧上茶来，张西庵道：‘老夫一向散处林皋，满腔事业，尽付东流。今僚属知交，或迁或罢，落落无多。每一言及，不胜可叹。年侄久在京师，诸公近况，必然熟悉，幸为老夫告之。’内父约略答了几句，便起身辞别道：‘老年伯若有台翰，幸即挥付，以便登程。’张西庵道：‘年侄姑请宽坐，老夫尚有要言相托。’才坐下，便治酒出来。珍羞罗列，樽壘交陈。张西庵逊内父入席，内父再三告辞道：‘小侄单身客路，正愧无物相敬，何敢遽当老年伯渥款。且部限甚促，万万不敢羁留。且俟回京之日，便道再来候教。’张西庵道：‘上限虽严，也不在这半日。况前途山坡险峻，此时已不可行。莫若在此过了一宵，明早老夫遣众家人护送过岭。况今晚尚欲写书与抚台致年侄途中劳苦，抚台自然先容，就迟一两日，也不妨事。’内父见如此说，只得勉强入坐。张西庵便吩咐把饷银抬进内厅，拨四个管家，陪着众官兵在东厢房用饭，直饮至深更时分，方才酒散。张西庵令内父安置，方才进去。到得五更时分，又治饭与众人吃了。张西庵写了两封书启，一封送与抚台，一封送与提督。内父满心欢喜，再三谢别。张西庵果唤十余个家人，送过了岭，方才回去。内父催众人又走了五十多里，方才歇息。内父下马闲看，只见车内的银鞘有些不同，心上疑惑。令众兵抬下车来，见封皮宛然，但觉殊批略异。忙叫打开一鞘，并非元宝饷银，却都变了石块。内父惊得魂飞魄散，慌忙都开看时，那里有一毫银子。内父哭死方苏，众兵无不骇异。”干白虹也惊问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曾九功道：“说来真个奇怪，当时内父所遇的那个官儿，却并不是兵部侍郎张西庵，竟是一伙大盗。原来这银子上鞘时节，他先在京中，看得仔细。乃至差了内父，他便查明跟脚，又知张西庵久不在京，与内父定未谋面。内父未出京之时，他预先赶到这所在，赁了房子，做成假鞘，中间藏了砖石，依旧用封皮封好。又着人在百里之外，打听内父到来。他乘车轩盖，故意遇着。一片胡谈，将内父诱归己室，连忙设席相留，把官兵哄开，悄然换入假鞘。又恐天明起身就看破了，却令伙党乘黑早护送过岭。内父不知是计，走了大半日才看出来，方知昨夜堕了贼计。星飞赶到旧处，单单只剩空房，拆看两封书札，皆是素纸。内父计无所出，几番要死，众官兵再三不容，只得报知当地官府缉拿，自回京中伏罪。朝廷以为贻误军机，敕下法司严刑勘问，连张西庵都拿了来与内父识认，却并不是这面貌。可怜内父奉旨追赔，终日严比，不堪痛苦，死于狱中，田产奴仆，尽皆籍没，不想小姐也入官为婢。”说这句，便放声大哭。干白虹说道：“原来令岳为这一场冤屈，尊阃遂致生离，怪道吾兄这般忧戚。如今尊阃现在何处？”曾九功道：“人口入官，系奉王法，弟有何怨。不想押解到京，京中有个土豪叫做暴无忌，现充刑部书办。他一见陆小姐容颜美丽，便唤个心腹，冒称陆氏宗亲，在当官纳了身价，将小姐领去为妾。那小姐虽入虎穴，宁死不从。小弟因夫妇之情，不能自重，几次在暴无忌面前，长跪哀求，愿还身价，赎归完聚。暴无忌反加呵叱，坚执不许。小弟哭拜再三，那

貔貅（píxi，音皮休）——古籍中的猛兽名。喻指勇猛的军士。

壘（léi，音雷）——古代器名。青铜制。

阃（kǔn，音捆）——妇女居住的地方。这里指妇人。

暴无忌便说‘若有一千两银子便与你赎去，若少一厘休要妄想。’他料我是个寒儒，必然没有千金之物。即小弟意中，亦自揣不能见面了。故展转思之，愈加悲惨。当初内父招我过门，自不合妄矜志向，失此良缘。今日悔之何及！”干白虹道：“郎君爱念前盟，如此真切，足见情种。今日幸遇小弟，便系有缘。郎君但请开怀一醉，尊阃之事，都在小弟身上，包管完聚便了。”曾九功听说，连忙揖谢道：“台翁果然能为我图维，苟有完成之日，当为犬马以报深恩。”干白虹道：“郎君何出此言。小弟既然相许，断不失信。”便将巨觥斟过酒来，曾九功双手接过道：“浅量本不能饮，承台翁过爱，自当勉受。”果然放下愁怀，说说笑笑，直饮至日落西山。曾九功被干白虹力劝多饮了几杯，不觉醉倒。干白虹见天色已晚，曾九功又不能醒。欲要送他回去，又未问他寓所。反只得扶了他到自己下处来睡了。只因这一遇，有分教：君子知恩报恩，小人取祸得祸。未知干白虹果否与他谋为此事，那陆小姐毕竟弄得出来不出来，可能与曾九功完聚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恶衙蠹坑人，穷秀才望门堕泪 贤闺女矢志，侠丈夫飞垣救人

词曰：

坑汝千金，偿他一剑，须知天眼当头。尽炎威如灸，此际都休。莫笑寒风灰无用，须知有烈火焚丘。空财色，未能消受，先丧吴钩。知不？邪难胜正，信强须逊弱，刚不如柔。叹红颜薄命，金屋深囚。堪羨冰心靡改，凭驱迫逝死河洲。幸喜有，昆仑飞技，拍合鸾俦。

——凤凰台上忆吹箫

干白虹见曾九功烂醉如泥，又不知他寓于何处，只得扶他到自家下处来，睡在床上，把被盖好。曾九功已人事不醒，酣酣睡去。陈与权见干白虹出去了一日，却搀了个醉汉回家。那醉汉又不识面，心里疑惑，便问他何人？干白虹实告以所言之故。便道：“我前日带来万金，尚剩有三千银子，替他成全了夫妇，也是好事。”一宵晚景休题。次日，干白虹黑早起来，就兑起一千银子，把来封好。陈与权看见干白虹又周济人，心里着实有些偏妒。因是干白虹自己的银子，又不好阻他，只闷闷的走开去了。

却说曾九功看见天明，一觉醒来，却不是自己下处，干白虹早已立在面前。如飞爬起身来，鞠躬谢道：“昨日醉饱恩德，过于狂放。又蒙提挈，感不可言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小弟昨日劝兄开杯，不想果然大醉。又不知尊寓远近，所以扶归一宿。”梳洗过了，干白虹便教他相见了陈与权。少顷，治出酒来，三人同饮。惟曾九功宿醒未解，且事在心头，再吃不下。干白虹笑道：“曾兄总是为着令阍之事，再不开怀。今早小弟已兑下千金在此，且尽欢一酌，便去干些正事。”便叫何寿捧来银子，与曾九功观看。曾九功见了，吃惊道：“只道台翁为小弟助一臂之力，借重在暴无忌面前鼎力挽回，便是万分恩德。怎敢当台翁千金之付。小弟一介寒儒，如此多金，日后怎能清楚。”干白虹大笑道：“此些些之赠，曾兄疑小弟是图利吗？小弟若欲见还，今日便不肯轻轻相托了。”曾九功感泣道：“台翁如此仁恩，真令人粉骨难报，他日苟有寸进，决不相忘。小弟虽不揣寒贱，愿与台翁结为兄弟，未知肯相容否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既蒙不弃，甚合予怀。但叨痴长，不敢僭先，如何是好？”便叫何寿铺下红毡，两人对天下拜。干白虹也欲邀陈与权一同结盟，陈与权再也不肯。干白虹便不强他。曾九功道：“今日既蒙哥哥慨授千金，全我夫妇。事不可迟，小弟只得领去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吾弟到彼处，恐尚有许多耽搁，且用了饭。”曾九功道：“贱内身陷虎口，小弟就如万箭攒心，巴不得此时便能见面。今既有银往赎，何忍再迟片刻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吾弟夫妇之情。如此真挚。”便又取出三十两银子道：“我今早所兑，俱系真纹，银色谅没有憎嫌。但暴无忌这厮，万一用大砵码兑了，还要勒措你补秤，你把这封银子带在身边，以防添用。”

曾九功接了道：“哥哥如此周全，真是天高地厚。”干白虹便把一千两头，用个大皮匣子盛了。叫何寿背着，一同跟去。曾九功忙忙出门，欢天喜地，竟往暴无忌家而去。正是：

愁中夫妇难中人，辜负情真与义真；
不使楼头遇知己，春风还笑阮生贫。

俦（chóu，音仇）——同伴，伴侣。

小弟虽不揣寒贱——我家境虽然贫寒。

勒措——强迫。

曾九功到了暴无忌家，却叫何寿远远借人家门首坐着，自己先去看个天色。恰好暴无忌正在家中，一见曾九功走来，便笑道：“你这个朋友，终日痴痴的来此纠缠，却甚么相干。直待有了一千银子，竟与你领去，若没有时，就死在这里，也不中用。”曾九功道：“男子汉还有出头日子，岂值得死在你家。况千金也是小事，倘然我在朋友处借了来，就要还我人的呢。”暴无忌大笑道：“怪道说是书呆，这样一个寒儒，却说千金事小，在朋友处可以借得。那个朋友，除非也象你这样呆人，就肯借与你了。”众家人道：“想是这官人忆着老婆，心也想痴了。”曾九功听见，气得肚子几乎胀破。便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不要我有了银子，你倒变起卦来。”暴无忌道：“你果然有一千银子，我自然不悔。若是没有这许多，不如莫说这大话吧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如今也不与你分辩，我取了银子来，少你一厘便不是人。你若多要我的，也不为好汉。”暴无忌道：“谁希罕多要你的。”众家人道：“空口说白话，有何用处。你且有了银子，再来算计。”曾九功向暴无忌道：“你在厅上等一会儿，我顷刻就来。”说罢，飞的出门去了。暴无忌道：“想这孙子说了大话，觉得没脸，借这因由逃走去了。”家人道：“想必他被人哄了，走到这里做梦。”说未了，果见曾九功掇了一个皮匣，兴兴冲冲走入门来。跨进厅中，就把那皮匣子放在中间桌子上，在腰里取钥匙打开，果然都是雪白松纹，便叫取天秤来兑去。暴无忌与众家人看见，舌头都伸了出来。起初，不过把这话来难他，料他穷儒，断然没有这些银子。不想轻轻便便，早弄了来，连暴无忌倒没了主意。只得叫家人取出天秤，弹兑银子，只因银色真纹，果然没得开口。单单天秤差了二十两，曾九功道：“有言在前，少你分毫，也不为好汉。”便在怀里取出那三十两头，又凭他秤了二十两去。暴无忌把银子一总包好，叫家人拿了进去。曾九功道：“今日件件依你，可有甚么讲。如今快些将陆小姐交还我去。”暴无忌道：“你请少坐，待我就去打发他出来。”说罢，竟往里头踱进去了。正是：

带来结同心，
空输买笑金；
只愁莺语咽，
无处听佳音。

暴无忌进去了半日，只不出来。曾九功频频催促，家人道：“小姐在那里梳妆的，尚有一会哩。”曾九功只得耐心又等。直到午后，只不见动静，心里好不焦躁。便又催家人进去。家人道：“我家相公事忙得紧，那得工夫打发，你且去去再来。”曾九功发急道：“不过送了出来就是，费他甚么工夫。烦你进去说声，不要收了银子倒来哄骗我。”家人道：“你且不要急性，少不得打发你去。”都一个一个的走开去了。曾九功急得没法，坐一回，走一回，象煎盘上蚂蚁一般，好不难过。渐渐天已傍晚，并不见一些信息。心里按捺不住，便自走到屏门后，高声叫唤。几乎喉都喊破了，那里有人应他。只得又走出来，寻着家人，叫他进去传语。那些家人，也有个应他的，也有个笑他的，总不在心上。看看天已垂暮，一发没了影响。曾九功惊慌不定，暴躁如雷，只狂呼痛哭。闹了一会，只见暴无忌挺着肚子，笑嘻嘻的踱将出来。看见曾九功跳个不停，反慢佯佯的问道：“吾兄有何尊干，却到舍下如此发狂？”曾九功听了大惊道：“我在此等了一日，怎还不交我陆小姐。倒来问我何干！”暴无忌笑道：“这陆小姐吾兄几时交与我的！”曾九功听这一句，就如把桶冷水在顶门里一浇，只大嚷道：“你收我一千银子，天秤不

足，还补上二十两，因是赎陆小姐的，你敢图赖吗？”暴无忌道：“谁人收你银子，甚么人见证？可曾有收票与你吗？”曾九功道：“银子是你亲手兑的，当面交割，有甚么收票。至于见证，自有天地神明，昭昭洞鉴。你想坑赖得去吗？”暴无忌道：“你且请了天地神明来与我对证，才交还你陆小姐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京城地面，岂容劫抢财物。你若不还我人，少不得到上司告你。”暴无忌道：“我在那里劫抢你的！既如此说，且等你告了来便还你人；只怕就到当官，那官府料你这穷汉自然没有这一千银子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我银子是借来的，其人现在，不会质证吗！”暴无忌道：“你借与不借，也不关我鸡巴的事，你老婆被官府卖了，反在此撒赖，还不走你的路！”曾九功大怒道：“你坑我妻子，哄我财物，倒还这等无状。你恃着衙门威势，就不怕王法了！”暴无忌道：“你家丈人犯了法，那陆小姐是我当官买的，那见得还是你妻子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人口没官，也不容你衙门私买，况又白骗我银子，不是个知法犯法吗！”暴无忌道：“我在部里十余年，上下衙门都是我相熟，凭你到那里申冤，少不得死在我手里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你纵钱索通神，少不得贯满天殛，不知我死在你手里还不知你死在我手里哩！”暴无忌怒道：“这厮在我眼前敢这等放刁，小厮们与我扯他出去！”众家仆听见家主吩咐，一个个磨拳擦掌，走将拢来，揪衣的揪衣，扯手的扯手。曾九功正待发恼，早被众家仆拖拖拽拽，身不由主，已扯到大门之外。曾九功欲待再走入去，又被众家仆兜颈一叉，跌了一个大跟头。才爬起来，就是夹嘴两掌。曾九功见不是势头，只仰天大哭。有阙《锦缠道》曲云：

最伤心，叹池鱼生分瑟琴。儿女枉情深。自从海棠开，想到如今。只因为被奇灾，因此把良缘陆沉。恨豺狼，赚娥眉，黑陷难禁。何处望佳音？恼杀了愁潘病沈。望苍苍空泪零，休说是同衾共枕，买相思，早已葬千金。

曾九功此时，进又不得，退又不甘。因想千金之物，白白被他赚去，买不得陆小姐见面，枉负干白虹一片恩情。展转思量，愈加恼恨。欲待寻死，又想恩仇不白，枉为男子，况陆小姐又终无出头之日。欲待再与干白虹商议，争奈银子已被骗去，干不得事来，又不好见他的面。想到此处，不觉泪如泉涌。看看天已昏黑，惭愧不前。忽又转一念道：“干哥哥好意成全我夫妇，此时自然悬望，若不去回复一声，岂不做了逝水浮萍得恩忘返之辈。只得老着脸，去赔罪的是。”因勉强步履，含着两眶眼泪，孤孤恹恹的望干白虹下处走来。干白虹正望得眼穿，几次心里想到：“交银赎人，原没甚么拖延，为何去了一日，不见回来？难道他领了妻子，竟不与我说声？又决无此理。”正欲叫何寿去问个音信，忽见曾九功垂头丧气泪汪汪走入门来。一见了面，就双膝跪下。干白虹大惊，连忙扶起。问是何故？曾九功哽咽道：“小弟深负哥哥恩德，实无颜以见江东，愿受鞭责，稍释罪戾。”干白虹笑道：“有话且说，怎这等慌张失志？莫非那暴无忌又有些变卦吗？”曾九功道：“小弟不幸遇此凶徒，人财两遭坑骗。”就将暴无忌收了银子又把陆小姐图赖的话，尽情与干白虹说了。干白虹大怒道：“清平世界，不信有如此豺狼。这银子的事虽小，只是坑人妻女，太觉情法难容。今若讦讼干连，他衙门积蠹，纵使问罪加刑，那里在心上。你这懦弱书生，谅不是他敌手，如何是好？”曾九功道：“小弟就弃这穷命，也说不得，定要告他几状，或者官府廉明，断还我妻子，亦不可知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只恐徒为无益。”想一想道：“你

殛（jí，音及）——杀死。

在暴无忌跟前，说这银子从何处来的？”曾九功道：“小弟说是朋友处借的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可曾提起我的姓名住处吗？”曾九功道：“这倒没有提起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既如此我便有个方法，包管你与陆小姐完聚。”曾九功喜道：“哥哥有何方法，真个弄得陆小姐出来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怎么弄不出来，只今晚你不可住在这里，可速速赁个健骡，连夜赶到张家湾，买个小舟候着。只说有一位公子，要进南国子监读书，我今晚将陆小姐权改男妆，明日黑早，定送到张家湾下船，竟星夜潜奔江南。他们只道你必回大同府去，定然追赶，便不相值。你切不可误事。”曾九功道：“蒙恩兄如此用心，小弟岂敢自误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此刻须速速赶去。”便取出五十两银子，付与曾九功做盘费。曾九功接了银子，泣拜而别，果然星夜赶到张家湾赁船去了。幸喜这夜陈与权因在同年人家吃戏酒，不曾回来。干白虹等到更深时分，向囊中取出千金，用布裹好，叫何寿拴在身边。并将一顶儒巾，一套衣服，并鞋袜之类，也叫何寿藏着。又往邻寓人家，借一匹好马，令何寿牵了，离暴家门首半里之地，悄然等候。自己短衣束带，身佩腰刀，轻身健体，步至暴无忌家。正是：

钿云久已锁香尘，
赚杀多娇泪满巾；
赖有押衙肝胆赤，
从空提出网中人。

干白虹见暴无忌家早是重门深闭，夜幕沉沉。便飞垣而上，直入内室。只不知那里是陆小姐的卧房，在屋上东寻西探，却并无动静。直到后边一间小阁上，见灯光影影，里头似有哭泣之声。干白虹把身子伏近檐头，细细窃听。有个女子声音说道：“我到你家里，原不欲生。只因父亲骸骨未葬，丈夫恩义未酬，故不敢轻死。若只苦苦凌逼。我好人家儿女，断不肯失节。身边现有匕首，就拼一死，做个冤鬼向你索命。”只听暴无忌答道：“我实实为你，费过多少心机。把你做个掌中之宝，在此好不受用。还只管想那前夫，有甚么好处。我每夜求你，只不肯从。今日你丈夫又在此缠帐，未知把你守得牢守不牢。今晚必要上上手儿，也不枉春风虚度。你若寻死，我宁愿在园地上挖个坑儿葬你。”那女子哀哀痛哭，矢志不从。干白虹听得分明，已知即是陆小姐。想道：“原来这小姐如此贞烈，真堪敬服。今日我不相救，可不污了他的节行。”便待跳将下去，又恐暴无忌惊走，反要叫人追赶。只得轻轻转过旁边，却喜有带小廊，直接窗口。干白虹悄然爬下屋来，从廊下走至阁前，反不跨进，只靠窗前，一手执刀，一手把窗上轻敲几下。暴无忌听见，认是丫头送茶进来，连忙开窗来接。干白虹一闪退一步，诱暴无忌走出窗来，就举刀劈头一砍，正中脑门，只“哎哟”一声，扑倒在地。干白虹跨进阁中见陆小姐，低声说道：“暴无忌已被我杀死，你快快伏在我肩背上，救你出去。”陆小姐不知来历，听说暴无忌已杀死，不管是祸是福，只得搭在肩头。干白虹走出小廊，依先升屋。叫陆小姐双手挽紧。不可失错。飞檐走脊，如履平地，到得外厢。干白虹一手挽紧陆小姐，一手搭住檐木，把身子悬空挂下。真是神不知，鬼不觉，一个陆小姐竟盗了出来。暴无忌家中婢仆，影响不闻。直到明日，送茶饭到陆小姐阁上，已不见了人。各处寻看，方才见了暴无忌尸首。连忙报官，陆小姐与曾九功不知去多少路了。

是夜，干白虹扶陆小姐飞行向前，遇见何寿。干白虹解他腰间银子，拴

在自己身边。叫陆小姐更换了衣巾鞋袜。陆小姐再三问故，干白虹只说道：“你丈夫曾九功，现在张家湾守候。今路次匆忙，不及与你细说，日后自然知道。”便把他扶上了马，双双骑着，叫何寿悄然回去，不要使人晓得。自己同陆小姐加鞭策马，如风驰电掣。尚未天明，已到张家湾。曾九功果然赁个船儿候着。见干白虹同着个少年，远远飞马而来，已知是这话头了。便连忙赶上岸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大相公来了吗？快些下船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老爷吩咐，大相公赶在半月内到监的，若迟了要打哩。”曾九功应了一声，船家就接口道：“下去顺水，自然快便，定不误爷们的事。”干白虹把腰间银子解来，藏在船内。又悄悄叫曾九功，叮咛道：“我今日虽弄了陆小姐出来，暴无忌已被我杀死。你已不能回籍，但此去江南，无所依傍，故将这千金奉赠，当节俭成家。住乡村僻镇，潜踪敛迹，慎勿往外招摇。况正在青年，当以功名为重。今北闹似觉不便，可将二三百金，就在南雍援例。倘然得中，便可无患。曾九功感泣道：“蒙哥哥为小弟如此用力，冒险不顾。又蒙多金慨赠，展转曲成，此恩此德，如何可报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此际不宜久谈，可速速解维，脱此危地。”说罢，腾身上马，连加数鞭。如飞箭一般去了。曾九功见干白虹飘然而去，心里无限感激，不敢出口，只暗暗洒了些泪，忙叫舟子开船。恰喜天从人便，这日正是大西北风，扯起布帆，一泻千里。曾九功与陆小姐两个，好不得意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免奇祸而得佳遇，寒士时来；仗公义以报私恩，英雄愿遂。未知曾九功与陆小姐，可走得脱这段祸殃？干白虹回去可免得没事吗？要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逃灾难举目无亲 救无辜挺身代辟

词曰：

狱宜平允，风马俄相证。可笑桃僵李代，任豪杰，尚驰骋。亏他肝胆赤，愿救无辜命。况有炎炎大义，真面目，请厮认。

——霜天晓角

话说陆小姐一路追想干白虹提救之恩，悄地向曾九功细问道：“前日在暴无忌家，救我出来的那位义士，不知是你甚么瓜葛，却为我两人施此冒死之计？我与你只道永无见面之日，谁知又得团圆。若非那义士厚恩，安有今日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此人叫作干白虹，是我结义的恩兄。当初在都门酒社，偶然遇合，遂成生死之交。只因暴无忌将小姐赚归，卑人屡次登门，愿偿官价，赎归完聚。这厮必要措我千金。料寒儒无力，自必干休。这干白虹见我有悲惨之状，细问来由，就慨然假我千金，求赎小姐。不想暴无忌坑匿多金，恃威不放，只得奔告恩兄。他就令我在张家湾买舟相候，因而挟刃奋臂，向重门深院，杀死奸豪，救出小姐。复以千金相赠，使我纳例南雍，以避祸患而就功名。如此恩义，如此贤豪，岂复人间所有。”陆小姐大惊道：“原来与他陌路相逢，就为你挥金不惜，冒死无辞。求之桃园三杰，亦不过是。世间有此好人，我和你怎生答报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他待我俩人恩深义重，岂是将言语形容，把东西孝顺，便可报得万一。总之，我与你铭心刻骨，苟有用力之处，便当死生报答便了。”一路夫妻恭敬，分外和好。终是读书守礼之人，舟中并不及乱。直待到了金陵，在离城数里，寻两间房子住下，方始拣选良辰，略备花烛，拜了天地，才成夫妇。过了数日，果然将些银子在国子监纳了例。曾九功潜心养锐，在雍中刻苦读书。

看官，你道干白虹既然杀了暴无忌，盗去陆小姐，飞垣入室，人命关天，也算京城一桩异事。况又是大衙门书役，自然四远搜缉。不信曾九功与陆小姐两个，躲到南京，不隔二千里外，况是南北冲衢，四方要路，难道偏偏搜不出来吗？不知有个缘故。那暴无忌是刑曹积蠹，侮文弄法，无所不为。新近把一宗钦案，得了万金，竟蒙着官府，将两个斩犯改驳轻了。被对头首告，法师转奏朝廷，把暴无忌家私籍没，人口监候追赃。倒因暴无忌被人杀死，替朝廷伸了国法，有司把捕票尽行缴销，将此案竟置不问。故曾九功与陆小姐得以安居无恐，也是他两人命中造化。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干白虹在京中，见暴家事败，已知前案消释，才得放心。不觉已是二月初旬，陈与权准备入场会试。谁知文战不利，恰好名落孙山。干白虹见陈与权不中，在京便无所事事。兼之资斧又将告竭，就劝陈与权一同回去。陈与权心里也记念妻子，欣然欲归。干白虹便雇了骡马，收拾出京。一径赶到金陵，要与曾九功相会，把行李上在铺家，叫陈与权守了寓所，自己往监里问了曾九功住处。一路找来，恰好曾九功这日正在家中，一见干白虹走到，犹如婴儿见了慈母，慌忙迎进。急唤陆小姐出来，拜见恩人。夫妇两个，叩头称谢。干白虹见他如此，反了不得起来。乃笑道：“老弟把我如此相待，教我置身何地。我今日不是图报而来的呢！”曾九功道：“恩兄虽不以功德自见，但小弟受此深恩，岂敢遽忘高厚。”陆小姐道：“我夫妇若非恩人之力，此生安能相聚，贱妾死于虎口久矣。今得保有微躯，苟全小节，皆恩人之赐也。虽欲不感，乌可得已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小姐冰心玉洁，天不忍负，故假手杀此凶贼，以免小姐芳名污辱。实由公道使然，于我何功之有。”曾

九功道：“恩兄何事出京，今将何往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因陈与权春闹不第，在京无事，一同回家，故特到金陵，看你一面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怎敢过劳玉步，屈贵蓬门。陈兄今在何处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在小寓安息，明日便欲就走，故不便来拜见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怎去得如此匆忙？恩兄须在此盘桓数日，待遇夫妇少尽恭敬，此心始安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归心如箭，再不消老弟费心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小弟前日蒙恩兄厚赐，得以附例南雍，庶不失功名之路。今抱恩戴德，皆恩兄之惠耳。”干白虹道：“些些薄赠，何劳置口。可知暴无忌这厮，生前积恶，如今累家口也坐脏抵罪了。”曾九功道：“苍天有眼，现报如此神速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起初为小姐这事，道是黑夜杀劫，官府四远缉拿。他家若不犯事，老弟与小姐虽在南中，也未必可免。今幸此案情重，则前案遂轻，始得免祸。也是你两人洪福所致。”曾九功听了，不胜庆幸。连忙宰牲沽酒，当夜盛席款留。干白虹并不推辞，便开怀沉醉，直饮到天明，竟欲相别。曾九功苦留不住，只得送至百里之外，大哭而别。干白虹囊中路费，尚有三四百金，便又取出二百两，悄悄递与曾九功，将去做读书之费。曾九功感谢不已。诗云：

钟陵烟树锁春寒，
对酒情深别去难；
今夜樽前拚一醉。
片帆明日过江天。

干白虹别了曾九功，晓行夜宿，兼程而进。一日，途间忽遇个乡里人。远远看见干白虹，便叫道：“干相公回家了吗？”干白虹抬头一看，却认得他是个府中健快，当时曾有一面的。便也说道：“我正是回家，兄如今往那里去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奉官差进京，干相公一向好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好处也没有，只落得平安的。但不知我家中近况如何？”那人道：“府上宝眷也都纳福，只叫我对干相公说，京中无事，早早回来。其余并无别话。”干白虹口虽应着，心里却想起刘天相这段事情，未知如何？他是衙门人，自然晓得详细。便乘隙问道：“当初我在家时节，闻得广州刘通判在南雄地方，被盜打死，这也算一件异闻。如今不知怎生结局了？”那人道：“说也好笑，这些捕快寻缉了一年，竟无下落。后来他的家人，无意间在市中认出原赃，获住了一名强盗，如今现在监中，不久就要处决。但是同伙的，再获不着，还各处搜寻哩。”干白虹听说，暗吃一惊。忙问道：“这强盗是那里人，叫甚么名字，可是真的吗？”那人道：“这人叫做戚宗孝，就住在南雄城外。现搜出官银印信，当堂一一招承，那有不真之理。”干白虹听他说来，明知是当初周济的那穷人受害了，心里好生不安。那人讲了些闲话，也就匆匆别去。干白虹展转思量，不胜嗟叹道：“我当日因其穷迫，将此救他。不想官府竟认为强盗，拟成大辟。若杀人害人，岂为好汉。只不知那人可叫戚宗孝？回去访问，自然晓得。为今之计，欲要救他，却如何是好？”只管沉吟不已。陈与权见他如此模样，便道：“刘天相之事，既已认错对头，顶了罪案，吾兄便可脱然无事，怎还如此忧虑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他人替我偿刑，我反逍遥于外，此心安乎？”陈与权道：“吾兄把刘天相路费，都与此人受用。他既用了脏银，原该顶罪，还哀怜他甚么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当初恻隐济人，今日陷人死地。杀人者不罪，无辜者受诛。苟有人心，岂忍如此。”

且不表干白虹并陈与权两人之事，再说戚宗孝。经官府判断之后，解院解司，三推四鞫。不是夹拶，便是敲扑，怎敢与原招不合。妻子周氏，见丈夫身在囹圄，谅无生路，剩得一身，无依无傍，便剃下头发，在近处寻所尼庵，彼缙出家，种个来生因果了。是时，臬司因戚宗孝一案，已经狱成，便缮造供册，备拟招由，呈详按院。按院因是盗情，例应早结，便据详题奏道：

题为巨盗劫杀职官事：据广东按察司按察使，呈详前事：大盗戚宗孝，于某年某日，遇广州府通判刘天相赍表进京，路经南雄府。孝等拦路截劫，以铁棍打死天相及衙役多人。劫去路贖若干两，旋经逸遁。当据事主赴报，随行该道勒限严缉，屡追不获。于某月日，孝始就擒。历经司府再四研讯，本犯自认情真，赃械并确。戚宗孝按以强盗，已行得财伤人之律。伙盗现在严追，获日另结。兹据该司招详前来，臣复核无异，除将口供清册揭送法司查核外，相应具题。伏乞敕下法司，核复施行。

法司复准，即行该案处决，发下南雄府。此时，南雄知府已换了新官，便会同厅县，遂调戚宗孝出监，当堂就绑。

你道戚宗孝奉旨行决，岂有挽回，定然不可得生了。谁知命里不该死于刀头，恰恰有个救星到来。那救星是谁？原来就是干白虹。但干白虹虽然好义，不过一闾阎匹夫。如何便可救他？不知丈夫肝胆，岂肯害人。途中一闻此信，便急急赶到家中，往戚家旧处，问明白了，便想要去当堂顶罪，代他出狱。连夜与妻子分诀道：“我有一事，要出去数年，你好生看管儿子，教他长进，也是干家一点血脉。只是累你寡守，心甚不安。”丽容惊问道：“你京中才回，却有何事，要去得这般长久？几时才得回来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也论不得日子，你每事要自家谨慎，切不要思念我。”丽容道：“今去作何勾当？我与你夫妻之间，怎不明说，却如此半吞半吐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说来定有许多牵绊，不如莫说的好。但今陈与权住在家中，出入甚觉不便。况前门已竖了旗杆，莫若把前段房子划与他住，中间砌墙隔断。你在后边，只留数间小房，将就在后门出入。僮仆且叫他散去，但留两三婢女，以供驱使。且等我有回家之日，再图恢廓。”丽容见此光景，好生疑惑。问他又不肯说，只放声大哭。干白虹拂衣而出，与陈与权相别。反恐他心里不安，也不露出真情，依旧含糊说了几句，只叮嘱他照顾妻子。陈与权唯唯应诺，送出大门，干白虹飘然而去。陈与权便知他为这一件，诚恐牵连自家，反不远送。听说把高堂广厦都划与他居住，心里好不快活。也并不与丽容说知他丈夫的去向。

干白虹离了家中，大踏步奔入城来。只听街上人说，“当初劫刘通判的那个强盗，今日调到府里去绑了，我们看杀人去。”干白虹听着，陡吃一惊。因暗想道：“我若来迟一刻，就不及救他。”便两步做了一步，飞也似赶到府中，恰好正在那里绑缚。只见一府官员，都在堂上。兵丁刽子排列两行，干白虹便欲闯入。管门人役，因是绑人，那里容他入去。干白虹暴躁起来。使用出手段，一挥而入。好笑那些把门人役，都一个一个随手而倒。只大喊道：“你敢来抢重犯吗？”干白虹也不应他，直至堂上，大声说道：“打劫刘通判的是我，不要砍错了人。”知府笑道：“想是个心疯的，皂隶打下去！”这些皂隶，都走拢来赶他，那里驱得他动。干白虹道：“我并非心疯。当初其实是我杀死刘通判，人心天理，如何害人。这戚宗孝委实是冤枉的，求老

拶(z n, 音赞 上声)——用一种夹手指的刑具(拶子)夹手指。

缙(z , 音孜)——黑色。

闾阎——古代平民居住的地区，也指平民。

爷昭雪。”知府道：“你敢是戚宗孝买出来的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杀身大罪，怎么买得出来？”知府道：“既非买托，想是你与他同伙了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当初打死多人，皆小的一人动手。这戚宗孝是小艺良民，并非同伙。”知府道：“你顶了罪，就要处决的，不信你肯替他死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自家做的事，岂敢不死。”知府吩咐：“且把戚宗孝松了绑”，叫干白虹问道：“你姓甚么，是那里人？与这戚宗孝甚么瓜葛，却肯挺身替他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小的名唤干白虹，在仁寿村居住，与戚宗孝并非瓜葛。因刘天相与小的有仇，小的原非有意打劫，只因当日有事入城，走得太早，守候开城，偶然坐在戚家门首，那戚宗孝小的也并不认得，因闻他在里头与妻子愁穷叫苦，公私逋负，不能求生，夫妇二人方将投环自尽，小的一念不忍，便欲回家取些东西救他。不料走出官塘，恰好遇见刘天相一队轿马过来。小的此时还无意杀他，反因他从人先将铁棍子打小的一下。小的仇上加怒，故拿他铁棍打死多人。小的平时轻财任侠，原非利他囊筐；也因要救戚宗孝夫妇性命，故劫此赠他。当初小的救活了二人，随即匆忙而去，原不曾说明这银子来历，故此无心败露。老爷请想，这戚宗孝若果然劫了财物，便该泯没踪迹，怎么还肯把原赃露目，印纸包银。只此一件，便知他是受刑不过，屈招的了。”太守道：“这戚宗孝与你既不相识，怎便把许多东西与他，定是胡说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小的素性慷慨，况此不义之物，小的也不屑要他，是以倾囊相付。”太守道：“你既说一身做事，不忍害他，怎么当初不出来首明，直到文案已结，才来认罪呢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小的一向作客京师，昨晚才得回家。至于情之真伪，老爷只问戚宗孝，便见明白。”正是：

昔日怜他死，
今朝俾尔生；
肯因刀斧惧，
豪杰始成名。

知府果叫戚宗孝问道：“当初你曾否与妻子投环，这干白虹曾否周济你银子，你既做了强盗，他为何替你辩雪，与他是同伙不是同伙？可从实说来！”戚宗孝道：“先年小的委因穷迫，曾与妻子悬梁。这干白虹，小的也不知他姓名，黑地里救我夫妇性命，与我这一大包银子。小的既死方生，这干白虹已去，无从问其来历，实不知是打劫来的。小的原不曾为盗，实是屈供。只是小的既受干白虹活命之恩，今日愿甘一死，以报大德。况此案已经奉旨归结，岂可更改。这干白虹实系豪侠好义，盖世所无。求老爷照案施行，也尽小的一点报恩之念。”知府听到此处，连连点头，又唤干白虹问道：“当日刘通判十余人进京，你说没有同伙，难道一个人打劫得他？明明你与戚宗孝同做的事，倒还互相辩雪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这些不难！当日刘通判家人，尚有存者。老爷只须唤他面认，可是小的一人动手？便知这戚宗孝是真是假了。”知府便差人去唤。差人禀道：“刘通判家人，闻盗犯处决，现在门首观望。”太守便吩咐唤来。那家人连忙上堂。太守问道：“当初打劫你家主这强盗，可还认得吗？”家人道：“怎不认得。”太守便叫他与干白虹对认，家人仔细一看，跪上禀道：“前年打劫家主，正是这人。”太守道：“有同伙没有？”家人道：“只是他一个，没有同伙。”太守便拍案怒道：“你这奴才，既认得他面貌，为何前官面前硬指这戚宗孝是真盗！”家人道：“青天爷爷在上，只因家主被劫，连伤数命，真盗久缉无踪，况赃物现在戚宗孝手中获着，定是知情，不得不认他为真盗。况前任老爷承缉此案，若限内不

获，便碍考成。就知不是真盗，也只得将错就错了。”知府道：“你既说没有同伙，今案上又有许多逸盗姓名，你当初不说，定欲他陷害平人了。”家人道：“小的只因拿不着真盗，这戚宗孝面貌又不相符，故此他混供的姓名；小的不说没有，要他寻缉，指望借此以得真盗，并非冤陷平人。”太守怒道：“大辟重情，岂可任意含糊。”便拔签把家人打了四十。监候定罪。就叫干白虹与戚宗孝上去，说道：“你二人心迹，本府俱已洞知。戚宗孝固系屈供，干白虹亦属义士。但前府朦胧，文案未确便尔混详取旨。今本府实备缘由，申详两宪，此案才可允结。”吩咐将二人暂且收监，听候复审。只因这一案，有分教：应生得死，应死犹生。不知戚宗孝可能逃这死罪？干白虹替得他替不得他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闹公堂村夫殉义 占田产恩妇离家

词曰：

仗义酬恩堪羨，匹夫大节，可撼丘山。非是轻生，好死欲取心安。大男儿生抛妻子，负心汉俨列衣冠。更无端，受恩深处，展转摧残。艰难，驱他出穀，诱他入穀，总上鱼杆。颠颠倒倒，心机不放一丝宽。只图予快心满志，那顾恁地覆天翻。更堪叹，肺肝如见，何用遮瞒。

——玉蝴蝶

话说干白虹虽然仗义，要替戚宗孝一死。但戚宗孝已被前官判定案卷，又经详宪奉旨。若知府不换新官，干白虹纵欲救他，这知府如何便肯担差，触上台之怒，不做个昏聩的老成。幸得知府换了新任，已是隔手文案，且系进士出身，公明廉断，不比前官莽劣，故便许他允详。况当堂询问，又见干白虹义气激昂，语言刚直，已知是个侠烈之士，心里十分钦服。次日，亲自备具情由，通详两宪，极言干白虹仗义救人，挺身代罪，并戚宗孝知恩报恩，愿死无怨，许多情节叙得委曲恳至。巡按亦觉称奇。便批道：

干白虹挺身甘罪，既经事主确认，似属非狂。但观始终好义，心切救人，据详实为可嘉。戚宗孝的系屈供，愿死报德，亦属难能。前府大狱率决，殊为不合，听参议处。二犯仰再严鞫。果系情真，候本院题明定拟可也。此缴。

知府复审明白，备细回详。巡按一面出疏题报，一面批将干白虹羁候。戚宗孝既系无辜，当堂开释。戚宗孝因感激干白虹的恩义，不愿释放，苦苦要与他替死。太守道：“此案既得真犯，干白虹之死，情真罪当，你屈受多刑，终属冤陷，自当昭雪。为何转欲代死，把性命做儿戏。”戚宗孝道：“当初干白虹因欲救小的夫妇，是以蹈险不惜。小的实受大恩，今使救人者反遭刑戮，得恩者逍遥坐视，于心何忍。小的情愿生则俱生，死则俱死，不敢自全性命。”知府道：“胡说，这事现奉上司批行，业已报部，岂可再有更改。手下的，与他去了刑具，押出去讨保。”戚宗孝那里肯去，乃大哭道：“当日蒙他活命之恩，他岂是有意害我。不意恩人反致杀身，我却偷生于世。人而无义，禽兽不如。要这残生何用。我不如先死，抵了恩人之罪，也尽我一点感戴之心！”说罢，就望丹墀下石栏之一触而死。知府大惊，忙叫皂隶看守尸骸，飞即上马，面报抚按。抚按无不称奇，连忙具本上奏。朝廷以两人皆属义举，将干白虹免死，准徒五年，发山东冲要驿递摆站。抚按行到南雄，知府奉了宪批，即唤干白虹到案，就点两名解役，当堂发与三十两路费，即日押解起身。干白虹向解役说道：“二位虽奉官差，累你远行吃苦，我心不安。可同到舍下，一则别了妻子，二则带些路费，不知可使得吗？”解役听说要带路费，与已定有沾益，欣然便同他回去。干白虹到了家中，与妻子说知缘由。金丽容才知为陈与权报仇，杀死刘天相之事，弄出这段祸来，真个哭死方苏。连十多岁的一个儿子，也牵住了父亲的衣服，哀哀痛哭，见者无不心惨。干白虹向妻子孩儿说道：“你们都不消悲切，我五年役满，就可回家。但好好为我保守家门，不消挂念。只收拾些盘缠与我带去，其余钱财田产都是你家之物，不须留以待我。”吩咐毕了，便欲出门。虽然豪杰心肠，

担差——承担差事、任务。

聩（guì，音贵）——目昏，看不清。

载——通戴。

摆站——古代犯人发往驿站充当苦差。

也免不得暗暗洒了几点眼泪。随又到陈与权处作别。不想陈与权见干白虹披枷带杻，做了囚徒，恐怕羞辱了举人体面。吩咐家人，只说进城去了，竟拒而不纳。干白虹是直率人，便信为实，只得快快出门。金丽容连忙收拾一二百金，与丈夫做路头使费。干白虹接了，吩咐他好教儿子成人，不可容他嬉荡。金丽容道：“你此去好生保重，役满即便图归，免得使人悬望。”解役连催上路，不得已，就同起程而去。金丽容与儿子干浚郊，都哭倒在地。正是：

情真休叹别离轻，
薄命难填孽海平；
漫向春风鼓琴瑟，
凄凉应作断肠声。

却说陈与权原是个狼子野心。当初虽是刘天相负他，他也未必不是负心之辈。生平为人轻薄，心腹奸险，得恩不感，知义不为，一味狼贪，千般兔狡。干白虹从风雪中救他性命，已是莫大之恩。况又供养在家，轻裘肥马，驱婢呼奴，且聘妇成家；不惜厚币，夤缘进学，几至丧身；力任艰危，身当刑险，复为他授例以就功名；更欲他发科以解耻笑，故挥金万两，直倾囊索，且往回万里，不惮星霜。若在知轻识重之人，便该终身顶祝，全家感恩，待之如天地父母，亦不为过。可怪陈与权，随他千恩万德，过眼即忘；非惟不知感载，见干白虹尚有田产囊蓄，还心心念念，欣羨不已，时时刻刻觊觎不休，只想罟吞入己，方才满欲。况兼乔氏，又是贪得无厌，助夫为虐的人。他两个人，初见干白虹去与戚宗孝顶罪，却不思这事是为他报仇而起，反幸他此番必死，儿子又小，正遂他吞占之机。及至免死配徒，全没一些不安的念头，只道此去谅无归家之日。才等他起解之后，便叫人悄然吩咐干家佃户，不许还租，其余房产债目，也吩咐不许纳利。这些小民，见庇他赖债，谁不乐从。到秋成之后，丽容遣人收租刮帐，果然响应，真个颗粒不还，厘毫无入。丽容着了急，忙向陈与权商量，要他出力告追。陈与权见正中机谋，便道：“我向蒙干兄厚惠，未曾报答，今大嫂见托，敢不尽心。但恐穷佃小民，势孤力弱，一经官府，必致脱逃，纵有不走的，那所抗之物，也向衙门费散，那里还有余财把来完纳，岂不徒招怨尤，究无裨益。”丽容道：“依陈爷说来，告既不可，今将何法处他？”陈与权道：“依我愚见，大嫂竟将用产帐目，托付与我，在各佃户面前，只说田产已属陈举人管业，这些小民，自然不敢拖欠。待我叫家人各处催讨下来，一一交还大嫂，不知可相托否？”丽容道：“既蒙垂荫，岂有不相托之理。只是动劳陈爷费力，似为不当。”陈与权道：“忝在通家，大嫂之事，即我家之事，怎说这话。”丽容只道果然好意，忙将一应租簿，各色帐目，尽归陈与权之手。陈与权既握了把柄，便谗管事家人，将田亩另立户名，房屋换写租契，为陈氏之产。

原来陈与权一向虽蒙干白虹扶持，不过为他买功名，养妻室，手中原没甚家私，故骄奢之状，形于外。今骗了干家许多田产到手，居然自谓富贵，就嫌住居窄狭，欲要扩充体面。因见金丽容所居后段房屋，尚有三四进高大厅房，便想道：“这些房屋，若并在我一家，岂不冠冕。倘中了进士，难道也与人家同住。”从此起了这条念头，终日与妻子筹思划算，想要谋占他的。一日，乔氏在枕头边教导他一个法儿，陈与权大喜。就备了些茶饭，叫丫头

去请干家奶奶过来，商量说话。金丽容见陈家来请，只道是算还他田房租利，便欣然带了两个丫头，竟到陈与权家。乔氏接着，叙了些寒温。丽容便问道：“你家请我过来，有甚么讲？”乔氏道：“正是有句话要请你商量。”便叫丫头去请了相公进来。丫头应声而去。陈与权走进房中，作了揖，就在旁边坐下。丽容道：“我家田产细事，一向费陈爷的心，甚是不安，如今不知曾催得些下来？今日请我到此，想必算些帐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承大嫂重托，我日上叫小仆在外边催索。这些奸民顽佃，一般也不肯还。及至鸡麻布匹，件件准折，只是大半货物，不好交与大嫂。且叫小童去变卖了才好凑来。”丽容道：“怎劳如此费心，不然就把货物准些与我也罢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这个不好，大嫂是内眷家，把这些东西那里出脱。就有人要，价钱上一定吃亏。况且货物，又低丑不堪，若依样把来准折，我受人之托，所干何事。自然待小童去变卖。并各处多催拢些来，一总送到宅上。”丽容被这许多鬼话，竟哄信了，反满口称谢。有阕《古轮台》曲云：

笑娘行，堕他奸计不提防。人情虚幻，只道是一般人面，一样衷怀，那知是一味荒唐。布虎弓蛇，斩金销骨，舌端何处辨雌黄。一似蜃楼海市，空闪烁，鱼鸟迷光。不管赚他狼狽、吃他膏血，拆他离散、笑骂也何妨。只凭我一双辣手恣相戕。

陈与权向金丽容道：“今日请大嫂过来，特有一言相商。我夫妇蒙干兄不弃，同居多载。但想大嫂，当日高堂广厦，宽敞惯了。如今我家住在这边，反占了大半房子，累大嫂自己倒剩这几间后屋，谅来窄狭，如何住得。虽大嫂未心憎嫌，在愚夫妇甚觉过意不去。近日我将数百金，买得一所宽大房子。我家欲待搬开去住，奈此间已竖了这几根旗杆，离他却似不便，方才愚夫妇在此商量，莫若反请大嫂搬在这宅里居住，我家竟通了后门，彼此宽展，未知可否。”丽容道：“陈爷怎说这话，向来我丈夫在家，尚且将就过了。如今单身幼子，正宜收敛，何敢反居大宅。况且此处系父遗之产，断难轻弃，再不消费你清心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还有一说，昨日有个勘舆家来，我乘便叫他看看住居风水。那勘舆先生说：‘这房子截了后路，气脉不通，不惟科名蹭蹬，抑且艰于子息。’将来正欲上京会试，功名之事到还小可，因想子息事大。岂不闻孟子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我读书人关系名教，岂可不早为图维，以慰先灵于地下。况勘舆先生，又看大嫂住的这几间后屋，也甚是不吉。说‘既系向北出入，便与这旗杆风水有碍。后为玄武，岂可高煞相冲。’连年干兄这些官非刑祸，都从此起。况今年又是玄武用事，若不早迁，定还要伤损人口。愚夫妇听说得利害，故此图这地步，与大嫂趋告避凶。那风水不是儿戏的事，毕竟不可强执。万一果应其言，悔之晚矣。”丽容道：“只是丈夫不在家中，应该谨守才是，怎好移家避地，轻弃祖居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迁徙亦人家常事，况也离此不远。干兄纵不在家，我夫妇也可时常照顾，难道怕别人欺负不成。”丽容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不得不遵从台命。但可怜孤儿少妇，举目无亲，凡事须仗陈爷照拂，我母子方有一分依赖。”陈与权道：“我两家就如骨肉一般，朝夕可以相见，何消虑得。”当下就留金丽容吃了便饭，把轿子抬送回家。陈与权见金丽容已出了口，满心快活，忙与他择了一个迁居日子。到得临期，唤了十来个粗使人，到干家扛抬家伙。丽容没奈

戕（qi ng，音腔）——杀害。

勘舆——即“风水”，旧时迷信术数的一种。指住宅基地或坟地的形势，也指相宅、相墓之法。

蹭蹬（cèngdèng，音层 去声 凳）——失意、潦倒或失势难进的样子。

何，只得凭他做主。搬运了数日，方才进房。陈与权举家相送，好不热闹。邻人都送礼称贺，陈与权替他治酒相酬。乔氏也陪在新宅内，住了数日才去。丽容看这房子果然宽大，亭台花木，件件可观，反比自家房子华藻好些。心里也还稍慰。有诗云：

居以安为胜，何须乔木迁；
犬猫还恋主，燕雀不离檐。
斗室安云陋，高堂未适恬；
如何弃恒产，空受别人赚。

{ewc MVIMAGE,MVIMAGE, !00200740_0319_1.bmp}

金丽容恰好住了两个月。一日，丫头领干浚郊在厅上闲玩。忽见有个肥头大脑、方中阔服的人，挺起肚子踱到厅上坐下，跟着三四个家人，都站在榻子旁边。那戴方巾的说道：“你住在我家房子里，已是两个月了，怎么还不出屋？”丫头听见说得诧异，也不敢回答，便领了干浚郊飞的奔了进去，报与主母得知。丽容大吃一惊，连忙抽身出来，走到屏门后边。这几个家人见有正经的出来，说道：“我们是城里孙老爹家来催房子的，老爹亲在这里。”那孙老爹也便立起身来，望里头作了个揖。丽容便问道：“孙老爹光降寒门，不在有何台命？”孙老爹道：“奶奶们是陈爷亲戚，本不该惊动。只因舍下这房子，要将来转售与人，故此敢来催促。况陈爷起初，原说暂住一月。如今已是两月多了，只得来与奶奶说声，在这几日内就出还了我才好。”丽容道：“好奇怪，那房子是陈举人买的，孙老爹怎说是你家之物？”孙老爹道：“这也奇了，奶奶住在里头，原来尚不知这所房子是谁家的吗？”丽容道：“那仁寿村陈举人的宅子，便是舍下祖居。向来划一半与陈举人住着。为那陈举人被勘舆先生说了风水不利，要通前至后，归并一家，联络气脉，故又买了这所房子。原打算自己搬来，只因旧宅里竖了旗杆，不便迁徙，故此他倒一总住了我家的屋，倒叫我搬到这里居住，是彼此递换的。若是别人的产业，不曾用价交易，如何搬得进来。孙老爹这话教我甚是不解。”孙老爹见这般说，也大骇道：“这那里说起，陈举人向来与我曾有一面之交，也不知他做人好歹。前日偶然会着，说要寻一所好些的房子，暂赁一个月，与亲戚作寓。我因在相知间，便说有一所房子，就在尊居不远，现今空着，要个主儿卖他。若有令亲要借来作寓，怎好要银子雇赁，听凭搬来便了。只是果然一个月出还便好，要久住，恐怕妨了我寻售的门路，便不敢应承。那陈举人就说，真真只借一月，一日也不多住的。为此我欣然就借与他，并不曾要他一厘银子。如今住了两月，尚不肯还，倒说是陈家的房子，难道这陈举人如此欺骗，要扎人的火囤吗？我这产业，现有原中原主，当官印契，便到皇帝面前，也拿得出来。今日到此催屋，反说这般混话，终不然倒是我假冒不成。”丽容道：“难道有这等事，那陈举人住了我房子，不信，倒来哄我。孙老爹请回，待我问明白了，自然有个料理。若是府上的房子，怎么好白白住在里头。”孙老爹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那房子弄得不尴不尬，我心里怎能放得下。况且今日许多路走出城来，难道不讨了一个的实回去。你可叫个人到家问问，还是他家的屋还是我家的屋，该还出不该还出，也须与我一个分晓。”丽容道：“也说得有理。”便叫个老苍头到陈家去问。那老苍头去不多时，就来回复道：“陈爷不在家，说是城里去了。奶奶亲自出来问我，说干奶奶自己

要住房子，自家去料理便了，关我家甚么事，倒来问我。”孙老爹听了道：“如今可信我的话了，若是他家房子，怎说这几句。”丽容大惊道：“不信有如此怪事！那陈举人现受我家大恩，难道竟把鬼话哄我。况且把我家房子兑换，又非白要他的，为甚坏心到这个田地！”孙老爹道：“这陈举人曾受你家好处吗？”丽容道：“便是他一个湖广人，与我家原非亲戚。被个表兄负心，弄到落泊，后来表兄做了广州通判，他跟到此间，隆寒雨雪，跌死在南雄岭上。我家丈夫驮来灌活，养在家中，娶妻完婚，扶持他入泮。我丈夫几乎弄到杀身，至授例北雍，夤名乡榜，计费万金，未尝少吝。我丈夫因替他报除夙怨，杀了刘天相，几成大辟，幸朝廷怜其好义，发配山东。不惟为他倾家，抑且为他拚命。今见我丈夫远配，一所房子又不容我安身，却把别家的产业哄我。你道有这事吗！”孙老爹听到此处，舌头都伸了出来。乃大骇道：“你家如此待他，他却这等相报。便是豺狼枭獍，也无此狠恶！”丽容道：“我家却不知他如此昧心，还将所存田房产业都托他收管。倘一总坑匿不吐，怎么了得！”孙老爹道：“为甚么也托与他？今如此昧心，形迹显见，大略不肯还你的了。我今不好在此唐突，只得且去。那房子或是还我，或是用价交易，但求早些发付。”丽容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少不得我还亲自要去与他理直。或者内眷们不善说话，且看陈与权当面怎样回答。若果有此事，也不劳府上催促，只在这一月内，自然出还你家房子，并奉补租价。”孙老爹道：“这倒不消。但若奶奶住，愿减些价钱。买了倒好。”说罢反欢欢喜喜同着小厮出门去了。金丽容想道：“不信陈与权负心若此！莫非乔氏不知就里，胡乱回的？或者我家老苍头耳聋昏聩，传错了话？只等我自去，当面问陈与权，自有真确了。”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孤身妇，财破家倾；负心人，惊生诈死。不知这房子终是谁家产业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入泮（pàn，音判）——周代诸侯的学校前有半圆形的池名泮水，后称入学为入泮。

枭獍（xi ojing，音器竟）——相传枭是食母的恶鸟；獍是食父的恶兽。比喻凶恶忘恩的人。

就里——内部情况。

第十二回 两头脱空，负心人忒煞欺心 一计收罗，长舌妇偏生饶舌

词曰：

自家庭院，反与伊人藏美眷。别徙华堂，又被他家赶得忙。田园一畝，还欲将他家计掇。魑地风波，不得人间巧几多？

——减字木兰花

看官，你道陈与权要独霸干家宅子，自然另买房屋，搬出丽容另居，原是正理。为何忽有个孙老爹走来，说是他家产业？依我看来，定是假冒的了。原来不然，那陈与权狼心狗肺，负义忘恩，虽然终身受干家之惠，就如享用自家孙子的，一毫也不在心上。今见干白虹配徒远境，自然不得回家，止剩茕茕母子，柔弱可欺。故任我为之，益无顾忌。贪了干家这所宅子宽大，便与乔氏私谋，要驱逐他出门，方遂并吞之念。这乔氏机谋深巧，便教唆丈夫做这鬼局，推了出门，便不管他闲事。

这孙老爹号叫做孙秀卿，是城中一个富户，与陈与权原非厚交，两家相识却有一个缘故。那孙秀卿因是小姓出身，加添有了臭铜，就有这些光棍去起意他。一日，家里围墙倒了，叫人重砌，只因房子少，人口多，觉住不下，反在这围墙之内，起了一所大楼，接连九间，费了三四百银子。才造得完，便被几个恶少，竟向保昌县进一张状子，说民间房宅，只有连三连五，惟帝王宫殿方是九间之数，道是百姓僭了皇制，目无君上，竟告了叛逆。知县也闻他是个好主顾儿，亲临踏勘，只说要解府解司。吓得这孙秀卿慌了手脚，各处央求分上，知县都不肯听。只因这知县姓陈，也是湖广人，与陈与权虽不同宗，也曾通谱，一向弟兄往来，最相亲厚。因此，那孙秀卿只得寻陈与权讨情，将一千银子馈与县公，三百两送陈与权酬谢。那知县千不依万不允，恰恰倒听了陈与权的情面，竟消释了。这孙秀卿完成讼事，就把楼子拆去了两间，众人便没处生衅，才消净了。陈与权有这一面往来，故此相熟。一日，偶然城里有个朋友人家请陈与权吃酒，这孙秀卿也在座间。因听陈与权要寻房子与亲戚暂寓，从来有钱的巴不得要奉承贵客。这孙秀卿连忙就说自己有一所空房，与仁寿村相近，愿借与他，并不要租价。陈与权不胜之喜，回家就与乔氏说了，就哄金丽容到来，假托勘舆之言，说这房子划断两家，各有许多不好之处。丽容信为实然，果搬了出来。不想才住两月，便有人来催赶出房，惹得满腔疑惑。虽显然是陈与权做的圈套，心里犹恐不真，必要自去问个明白。次日绝早起来，梳洗停当，叫了一乘轿子，带了两个丫头出门而去。正是：

蜃楼海市本无因，
错认亭台面面新；
直待随风都灭没，
乱山深处海云昏。

丽容直至内厅，一个陈与权正走出来，劈头撞见。欲待转身，脚已缩不进去。一个脸儿白了红，红了白，觉得甚没意思。丽容道：“陈爷今日在家里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正是。请到里边去坐。”丽容知他要卸身出去，便道：“不消了，我此来有句话儿。昨日叫老仆过来，问得不明，故今日自家到宅。此处房子虽然已属陈爷，然尚是我家之物。前半既已划出，只留后半自居，

亦不为过。陈爷必欲归并，故另寻这一所与我迁去。这也罢了。不想住得两月，便有个姓孙的从城中来，催我出房，这是何说？若果系陈爷所买，他人安得冒认？倘是孙姓之产，陈爷便不该把来哄我。因此特意过来相问，不知这宅子果是买的不是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我家屡次蒙受照拂，何敢相欺。但这房子，实实有个隐情。我虽然做个举人，并无一些恒产，萧条之况，大嫂固所深所。因此地风水不吉，故又寻这孙氏一所房屋。争奈手中空乏，这千金之价，一时筹措不来。因孙家与我相厚，每事可以通融。原打算我自己搬去，慢慢还他屋价。争奈此地已成了个乡绅门径，不好搬得。故此反屈大嫂迁移，实是不安得紧。那房价之事，目下虽拿不出，日后我自然还他。若大嫂凑得出来，倒先与我兑了去。我苟有所入，即当补上，断然不少。”丽容道：“说那里话，我自家有屋不住，反去买人家的。既然你未曾交价，尚是别人房子，怎好住他。只是原还我后边这几进，仍旧搬回来罢了。”那乔氏也正走出来，就接口道：“里边我已做了房户，如何好端端又去动他。你手中不比我家穷蹙，就买了孙家这所宅子，日后少不得照价补还，难道就不妥了！”丽容道：“现今受了欺骗，还来哄人！此间原是我家祖产，如何白占我的！只要还出我后段便了。”陈与权听了，反发话道：“干兄与我怎样相交，今日却说这白占两字。我偏不还出，看你怎么办！”丽容怒道：“你受我家何等大恩，反这等出言无状！当初在南雄岭上的时节，有这般享用，有这般安居，有这般荣贵吗！我家丈夫，屡次为你几死，今日如此报答，天理良心何在！”陈与权见掀出他根底，老羞成怒，暴跳如雷，说道：“我读书发达，是本分中事；穷途落泊，亦士人之常，何必耻笑！你家丈夫犯法遭刑，与我甚么相干，也把来埋怨！”丽容道：“你这举人，道是文章之力！不记得我家丈夫，风霜劳顿，回来取这万金的日子吗？我丈夫打死刘天相，实因为你报仇，你不见戚宗孝，是个匹夫，一端小惠，尚且仗义殉身。你衣冠中人，反如此恩将仇报，可不羞死！”陈与权道：“当初万金之费，你丈夫还扶持了一个姓曾的，如今也寻他讨些好处吗！就是刘天相，谁叫他打死，弄出这般祸来！”丽容道：“刘天相不是你仇家，我丈夫怎么杀他！总是忘恩负义之人，我也不与你多说。眼见房子已被你占去，谅不肯还，我也只得弃下了。如今只把前日那些田房产业交还了我，讨得下讨不下，我自去料理，今后再不上你门了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这那里说起，田地是我家田地，房产是我家房产，你那里交与我的，反来图赖！”丽容听这说话，大吃一惊。因发急道：“前日当头对面交付你的，你说讨了租利，照数还我，怎倒不认起来。”乔氏便道：“你家的田产，如何在我手里？就是寄付，难道不向我家讨个凭据？如今拿得出凭据来，就还你便了。你不要做了梦，在这里赖人。”丽容道：“当初一家住着，且是有恩于你，非比路人，如何勒你执照，也不想你今日负心！”陈与权道：“你家田产虽有，那田地现今都是陈姓完粮，房产租契亦俱写到陈处，那里有个干字在上头，却来认帐！”丽容怒道：“你家这些田产都是南雄岭上带过来的吗？若不还我，怎肯与你干休！”陈与权道：“世上空手成家的，都从那里带来！就是南雄岭遇了风雪，也不是出丑的事，还强如你家丈夫，在南雄府做强盗劫杀哩！”丽容道：“我丈夫不在雪中救你，今这性命何来？当初刘天相负心，你原恨之切骨，今日你来负我，将心比心，亏你过得去！我的田产授受有凭，待我取了文契来与你对口。”陈与权道：“干家的文契，怎么要得陈家的田产，说这般屁话！”乔氏道：“这样不明事的娘儿们，相公何苦与他斗口，逐他出去便了！”丽容大怒道：“这不贤贱妇，

你身体还是我丈夫把银子娶来的，也这等放肆！”两下大家不逊，几乎一场撕打。还亏几个丫头劝了出来。丽容含忿而归。正是：

或解还珠，
或能结草；
人而负恩，
不如禽鸟。

陈与权夫妇二人，得了干家产业，正觉支吾不去，反幸今日一场变面，弄得恩断义绝，他自然不来上门，就好安稳享用。见丽容出门，两人笑个不了。乔氏道：“倘然他回去取了文契到此，你如何抵对他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总然他请了皇帝来，我只是一个不认，那怕他跳上了天去。我只是一个不睬。”乔氏道：“万一他做出赖皮身分，日日在此吵闹，却怎么处？”陈与权想一想道：“我有个驱他的妙法，包管他抱首惊窜，走之不迭，还可连他家里所蓄的，都弄来受用哩。”乔氏听着，喜得眼睛都没了缝。这边的计策已安排停当，只等丽容到来，就要兜他一网。且按下不题。

却说金丽容到了家，思想田产都被他坑匿，反受了一肚皮恶气，忿恨不已。欲待告他，那陈与权有财有势，自己力单势孤，就象麻雀与苍鹰相斗，终久弄他不倒，反被他笑，只得隐忍住了。不隔一月，那孙秀卿果然又来催促。一见丽容便问道：“前日这番说话，可曾问明白了吗？”丽容道：“说也可恼，原来真是陈与权这忘八昧心，吞占我的产业。”便把他夫妻两人的情状，一一说与孙秀卿得知。孙秀卿也大骇道：“真个有这等事吗？原来那陈举人竟是个兽心人面，这乔氏也算得长舌后身。世间忘恩负义的也多，从不见这恩将仇报的丧心男女，岂非衣冠中之梟獍。这等说起来，我也误认得了他。如今还好，若再与他亲近，也险些做你家的样子了。亏得这所房子到了他手中，还不曾被她占去，如今幸还在我手里。若奶奶要时，也不论价钱，听凭兑些银子，买来住吧。”丽容想道：“自家宅子，这禽兽谅不肯吐还。若要寻屋，此间已费过一番收拾，再没个另买了房子，又去搬移之理。”便道：“我家人口少，本不消住这许多。无奈已搬在里头，一动不如一静，就买了也罢，只不知孙老爹当初原价多少？如今得几何才肯成就？”原来孙秀卿这所房子，也是父亲遗下来的，落在乡间，与城市甚远，自己又不便住他。若将他生利，来租赁的又嫌他忒大，故此空搁了数年。欲要卖掉他，一时又不得主雇，听见丽容问价，满心欢喜，便说道：“我家原契是千金之外，如今情愿八百两就兑与人。若你家要我的，再少些也罢了。”丽容道：“我没有许多银子，如今只有三百两，除非立一张典契，暂时典来住住，满了年月，或是赎去或是加贴，可使得吗？”孙秀卿道：“既奶奶尊意，典也使得。只是三百金太少，必是五六之数，或者勉强到年满后加用。若再少时，我怎肯将千金房产轻轻变售。”丽容道：“五百金原不为多，只是我如今手头没有，比不得夫主在家时，银子容易。”大家讲来讲去，直议到四百五十两，听了二十两作修理之费，方才成了。就择了一个吉日，约孙秀卿出来立议。孙秀卿这日别了进城，到得临期，丽容备起两席酒，请了当日与父亲相好的两位朋友居间。孙秀卿绝早出城，到丽容家来，写了文契，即交银子。原来，当初金守溪果然殷富，把家私传到女儿手中，被干白虹如此挥洒，又被陈与权如此坑赖，今日买这房子，立地取出四五百金，毫不窘涩。且兑出来的银子，真正雪白松纹。孙秀卿并无言语，吃了酒，欣然而去。丽容又把些中物，谢了居间，各各称谢而散。有诗云：

名园花柳景初和，风雨抛人此处多；
只道一枝容燕雀，偏生双沼起鼉鼉；
情当好处良非善，事到真时始是讹；
空向春风洒红泪，不堪回首问谁何。

那知金丽容买了房子，早已吹到陈与权耳中，便与乔氏说道：“这干家已为我费过几万银子，今田地房产又被我通占了来，只道他家事已差不多损了，不想又将四五百金，买这一所房屋，却还如此容易，不知手中当有多少积蓄哩。”乔氏道：“他三四个人口栖身，还买这许多房子，家中所蓄，毕竟还多，况旧时这样一个富家，不要说父母家财，就是他私房，也少不得还有一万五千银子，那得一时就穷。”陈与权道：“便是，如今世界，寡妇孤儿，还是诈穷。若非实实有物，怎肯买这些住宅，招摇人的耳目。”乔氏道：“再不道干家这样资财广厚，好不有趣。你怎么能够想个策儿，一发谋了他的并与我家，岂不豪富。”陈与权道：“我也久已起了这个念了。只没处下手他，却怎么好。除非叫些家人，黑夜里赶到他家，昏天黑地，一阵搬了回来，可使得吗？”乔氏笑道：“若这般做法，你也学干白虹的强盗样子了。干白虹还亏有个戚宗孝与他替死，你的替死鬼在那里？也要去抢劫！”陈与权道：“若不去取他的，再有甚么方法？难道倒教他送上门来不成？不然，叫个精细小厮，悄悄在他屋旁边狗洞里钻将近去，轻脚轻手，偷了出来。再叫两个人，在外头接递，可不好吗？”乔氏一发大笑道：“贼盗畜生都是你做尽了，万一被人捉住，跟到家来，你认是窝主还认是贼头？”陈与权道：“要了钱财，也顾不得许多品行。除了这两策，也没法了。你倒有甚妙着儿寻一个来，大家商议去做。”那乔氏想了想，忽大喜道：“一些不难，我如今就把你向日说的，使他抱头惊窜，走之不迭，把家里所蓄的东西，尽情与我搬来，叫他没处申冤，无门控诉。若吞声忍气便罢，但硬一硬，连性命都结果他哩。”陈与权拍手狂笑道：“果然你的智谋胜我数倍，又干净，又停当，岂不快哉！”

这边夫妇两个暗里阴谋，要倾他家产。丽容那里知道。他买这一所房屋，思量等丈夫回来好看，并望儿子成人，争些体面。不想倒为他动了陈与权的恶欲，惹下一段祸根，连家私囊蓄，都送在别人口里，岂不可怜。诗云：

春风拮据燕巢新，
掠水衔泥倍苦辛；
正欲抱雏还息影，
忽摧风雨堕香尘。

丽容一日正在房中，查检孩儿书课。却见个大丫头捧着个盒子，笑嘻嘻走进房来。丽容认得是陈家婢女，当初乔氏随嫁的。便问道：“你来何干？”那丫头道：“奶奶差我来送些小物件与干奶奶哩。”一头说一头把那盒子放在台上。掀开了盖，却是两匹莲色温绸，一个玳瑁梳匣，两瓶苏州露油，一匣搽面珠粉。丽容道：“你家主人、主母前日把我这等怠慢，已是断绝往来，如何忽地把这东西送我？”丫头道：“因是前日冲撞了，今日过来请罪。我家奶奶就到哩。”说未了，两个丫头慌奔进来，报说陈奶奶已在厅上。丽容只做不听见，也不接他。隔了一会，乔氏自走近来。未到房门，首先陪着笑脸叫道：“干奶奶，我夫妻二人，一时气激，多多得罪了，你千万休怪！”

鼉鼉 (yuántuó, 音元驼) ——动物名。鼉，亦称绿团鱼，生活在河中。鼉，亦称“扬子鳄”。

就深深四福。丽容只得也还了礼。乔氏又道：“我家丈夫，虽读这几句书，一些事礼也不知。向来受你家怎样大恩，不曾补报，岂可反成嫌隙。干奶奶回来之后，我便十分责备他，一连数剥了几场，也觉有些懊悔，故着我来赔个薄面，万万不可见怪。”丽容道：“他前日何等气壮，叫我怎么耐得！”乔氏道：“相骂无好言，况且我这丈夫性又粗卤，更兼干奶奶又说了几句彻底话儿，故一时直跳起来。落后想一想，也甚是过意不去。”丽容道：“过意不过意，我也不图他见好，只是这些田产断断要还我的。”乔氏道：“我正为此而来。因想恩人之物，何敢图赖。自与干奶奶淘气之后，觉得自家不是，便把这些帐目，在两月内都括了拢来，今夜特备一杯水酒，请干奶奶到家，一则谢前番之罪，二则当面算明了帐。”丽容道：“我在你家受了这场大辱，如何再上你门。今既良心发现，还我东西，只要开明了帐，我叫家人取来便了。”乔氏道：“帐目索前搭后，银色高低不一，货物贵贱不齐，如何写得明白。况且前日得罪，若不请去消释，我夫妇面目藏在何地。倘被人说是忘恩负义，可不坏了我丈夫的声名，必要屈过去的。”丽容道：“宁可帐目少些了也罢；只是不到你家里来。”乔氏堆着笑脸，双手抱住他道：“我的好奶奶，你真个见怪我了？我如此赔礼，也不看我薄面，不信这条路两家竟绝足了不成！干奶奶若不过去，我只得要跪在这里了。”丽容恐怕毕竟与他执拗，反要弄得不见好，这帐目便有变故。况意思又如此殷勤，不好固却。只得转口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先去，我随后就来。”乔氏道：“不好，我去了，你定然不来。我现带两乘轿子在此，定要与你同去。”竟搀了手要走。丽容没奈何，连衣裳都换不及，只得带着儿子干浚郊，唤两个丫头跟了，一同上轿而去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易受明欺，难防暗算；去时有路，来却无家。不知乔氏之言是好意是恶意，果否还他田产，丽容此去毕竟做些甚么局面出来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认假成真，舅舅甥甥弄成活鬼 道真还假，擒擒纵纵算就深机

词曰：

可怪狂且，诱他母子，赚入私居。恨奸恶贪婪，利伊货囊；阴柔秘妙，计在锱铢。甥舅俄称，恩仇已昧，那怕他人不畏予。料应这，疑团未破，杀痴愚。何须撒网惊鱼，不使机关一着虚。笑活鬼迷人，私相惊溃；巧妻佯纵，自号贤妹。有路逃生、无家托足，痛杀家园不我余。还应有，受恩深处，反免沟渠。

丽容来到陈家，乔氏携手而入。走进后厅，陈与权正在那里坐等。一见丽容走近，慌忙立起身，鞠躬施礼，口里喃喃的告罪。乔氏携丽容坐下，陈与权也就坐在旁边，着实赔礼道：“前日我心上有件不得意的事，适值大嫂与我吵闹，一时出语唐突，心里至今不安。尝清夜扪心，深负干兄这些恩惠，枉做个须眉男子，甚是汗颜。故特屈大嫂过舍，一樽相敬，少谢前愆。大嫂须念往日情谊，不要记在心头吧。”丽容道：“你纵有别事在心，论理也不该把我尽情辱骂，置人于无地。”陈与权道：“天在顶上，那个说是该的呢。只因愚性粗直，不知不觉在口里落了出来。过后想一想，好不懊悔。”丽容道：“既是说话因性子直，说了出来，你坑赖我没有田产寄你，难道也是性子直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前日因心上着恼，我故意说的话，怎便认起真来。我若敢于坑赖，今日便不请来算明还了。”丽容道：“既如此可就算一算，天已将晚，家内无人，要早些回去。”陈与权道：“帐还没有写清，且慢慢用了便酒，我去誊来。”丽容道：“酒倒不消吃，只求快些算了。”乔氏道：“你又来做客，写帐还有好一会，难道空坐着等吗？”丽容道：“你这两天不写停当了？”陈与权道：“东西日日有得讨来，如何结得定数目。”乔氏道：“好暴躁奶奶，我家丈夫明日要上京，也不如此性急。你回去有多少路，却这等着忙。”便挽住手，要他进去。丽容被强不过，便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只领你个情吧。”就同乔氏起身，陈与权自往外头去了。乔氏同丽容入内，大排华宴，珍羞罗列，果盒纷陈，十分丰盛。丽容问道：“今日你家的酒，为何如此齐整？”乔氏道：“一则为干奶奶在此，二则我家丈夫上京，算是饯行的酒。”丽容也不在话下，就同儿子坐着，乔氏殷斟斟劝。吃了几杯，干浚郊便要回去。丽容道：“儿子，你耐心吃些东西，停会儿就领你家去。”便叫丫头去看陈爷，可曾写完帐了。乔氏道：“丫头不知事，我自去看来。”便抽身而出。干浚郊见乔氏去了，便说道：“我酒也不饮，东西也不吃，前日他家把我母子们怎生怠慢，今日岂是真心为好？我只要回去。”丽容骂道：“小孩子家不知世事，我在此岂是贪他的饮食。这许多田产，难道不料理了回去。”干浚郊便不敢开口。乔氏也走来了，对丽容道：“还有一会哩，你且再用些酒着。”丽容又坐了一会，看看天晚，干浚郊又只管催母亲回家，丽容只得又叫乔氏去看。乔氏方欲起身，陈与权手拿一本帐簿，一个算盘正走进来，说道：“干奶奶可曾用饭了？”乔氏道：“酒还未吃完，怎就用饭。”丽容道：“天晚了，情已领过，酒饭都不消用。”便立起身，要候他结帐。陈与权道：“大嫂来得久了，不曾用些点心，若算起帐来，还有一会，可不饥吗？”便叫了丫头，快取饭来。丫头连忙送上汤饭，丽容勉强吃半碗儿，干浚郊只一粒也不肯沾口。丽容刚吃完饭，只见一个小厮，走到门口说道：“广州胡爷在厅上，要请老爷相会哩！”陈与权道：“干奶奶在此，我要算帐，不得工夫，回了他吧！”小厮道：“他晓得爷明日起身，

要来约同舟，大家省些路费，定要会的。”陈与权道：“这怎么处？你叫他坐着，我就出来。”小厮唯诺而走，陈与权向丽容说道：“这胡爷与我是同年举人，也上京去会试，约我同走，只得要出去见他。大嫂宽坐一会，我顷刻就进来的。”说毕竟走去了。正是：

百丈鱼杆百尺矶，
碧萝磐石坐垂丝；
须知香饵投来久，
正是金鳞欲上时。

丽容见天已黑夜，好不焦躁，加添干浚郊又连连催去，丽容叫他先回，又决不肯。仍坐了好一会，只不进来，又促乔氏出去看他。乔氏去了半晌，走来说道：“这胡爷几年不会了，今晚要留他便酌哩。”丽容道：“这怎么好？如今我只得回去，到明日再来吧。”乔氏道：“你今晚只好住在这里，这胡爷与我丈夫明日黑早就要起身，你那里再来得及。”丽容道：“怎么去得恁快？”乔氏道：“因他在此相约，附他的舟，怎好迟慢。”丽容道：“我家里无人，怎么住得在外。”乔氏道：“难道你再不出门！只须叫丫头回去，吩咐一声罢了。若必要回去，我也强不得你，不要我丈夫去后，倒来懊悔。”丽容见如此说，恐怕错过了，只得叫个丫头回去，叮嘱他同众丫头都睡在房中。再吩咐苍头，好生看管门户。那丫头应着去了。干浚郊只埋怨道：“自己有家里不住，却住在这里。那钱财甚么宝贝，怕明日就没有了吗。”丽容心里气闷，反把他打了一下道：“畜生，你晓得甚事，好端端田产不要，日后将甚过活，娘做的事也要你埋怨起来！”干浚郊哭了几声，便不插嘴。直等到二更天气，陈与权方才进来，口里说道：“为这些俗事，倒牵缠了这半夜，累大嫂在此等候，着实有罪了。便摊开帐簿，排下算盘，请丽容当面看了，逐宗逐项，结算明白。好个陈与权，一毫不苟且。丽容满心欢喜，算定了帐，便将花布货物，凭丽容估了价钱，陈与权并不争论。然后，又将银子来兑。成色高低，也凭他折算。刚才兑完，已是四鼓。乔氏忙催丽容去睡，丽容把银子包好，叫丫头拿着，乔氏引他到了卧房。说一声快安置吧，便自去了。丽容见这房内有一副床帐，旁边一张小榻，榻上也有铺盖。丽容与干浚郊上了床，叫丫头就在榻上睡。睡不多时，已是天明。丽容一觉醒来，见窗上微微有光，里头人声嘈杂象个出门的光景。丽容便欲起身，好早些回去。才坐起来，隐隐见地下睡着一个人，因隔着帐子，看不清楚，只认是丫头在榻上跌了下来。及看看榻上，那丫头还鼾鼾的睡着。丽容着疑，一头叫醒儿子，一头穿衣。才提起衣服，早是一阵血臭。连忙看时，可煞作怪，那上原来都有血迹，尚是湿的。丽容大惊，忙唤丫头起来，自把血污衣服脱下了一层披在身上，走下床来近前一看。不看犹可，看了大吃一惊。原来那人满身满面都是鲜血，僵僵的躺着在地，身边一把尖刀，刀上血迹淋漓。丽容吓得三魂已失，七魄难收。乃大哭道：“罢了，我中他的计也！”丫头与干浚郊起身看见，都吓得面如土色。干浚郊只抱定了母亲哭道：“昨夜我叫娘回去，娘偏生不肯，如今怎么好？”丽容无言回答。只见有个小丫头走进房来，满房一看，就大喊道：“坏了坏了，干奶奶杀个人在这里。”飞的跑了进去。不多时，陈与权并乔氏，吃惊的都赶出来，把死人一认，乔氏也不说话，先哭个乱横。陈与权乱跳道：“这是我外甥，家中叫他来看我，才到这里两日，

鼾(hu,音喉 阴平)——熟睡时的鼻息声。

为什么好端端把他杀死。”因指定丽容骂道：“你这贱妇，我家怎生待你，你却记念前恨，把我外甥杀死。如今怎么干休！”叫小厮：“把大门锁了，不可放他逃走，跟我进城去报官。”说完，怒狠狠走去了。丽容哭道：“我待你家恩也不薄，就不还我田产罢了，怎反杀了人诈我！我就死了也罢，这小官人是干家骨肉，你只放了他回去，我在此但凭你家发落。”干浚郊扯定母亲哭道：“娘怎说这话，孩儿年纪虽小，怎肯贪命，情愿死也死在一处。”乔氏道：“这小官人，少不得要他做凶身抵罪的，轻轻说个放去！”丽容道：“一个只抵得一命，我三个人在此，难道一个也放不得！”乔氏道：“人命重情，不是我做得主。总都是在官人犯，只凭官断罢了。”三人听说，都哭在一堆。有阙《醉归花月渡》曲云：

{ewc MVIMAGE, MVIMAGE, !00200740_0331_1.bmp}

（醉扶归）这的甥甥舅舅都胡帐，是夫夫妇妇自商量。（怕）假假真真费推详。（可知道）擒擒纵纵原虚谎。（四时花）堪伤，恩星为难那可防，娘儿满门胥受殃。（月儿高）祸起在萧墙，变生于帟帐。搁起恩情面，现出冤家相。（渡江云）那知，不是元良敌斧枪，倒是活鬼催人特地忙。

丽容惊慌不定，只得向乔氏哀告道：“我家丈夫在陈爷面上，可谓有恩。奶奶须念他配驿远方，今日生死未卜，我娘儿两人，奄奄弱息，乞放条生路，也是阴德。”乔氏道：“昔日恩情，我非不垂念。只是今日此事，又系人命关天，如何通得情面。”丽容道：“难道这个人真是我杀的！我如今田产花利都将来送与你家，只求救了我娘儿性命，便感戴不浅。”乔氏沉吟道：“论来你家恩德，应该救你才是。只是我丈夫已经入城报官，顷刻便有公差来捉。倘然放了你去，官府要人，如何是好？”丽容道：“报官不报官，总是陈爷自能调护，只求奶奶于陈爷面前说些好话，怎生消释了。我儿子苟有好日，自然答报你的大恩。”乔氏想了一会，忽说道：“罢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。以德报德，原该相救。我今日拼这性命与你抵罪，只索放你去吧！”丽容母子与丫头三人听见，都喜出望外。丽容道：“若蒙奶奶见救，感不可言。但恐陈爷回来，见我不在，累奶奶淘气怎么好！”乔氏道：“我既一心救你，何暇自虑祸患。只是前门有许多小厮把守，我竟送你后门出去。”四个人一同往后门而来。才开后门，众丫头一齐拦住道：“奶奶不可轻放，爷回来把甚么人还他，这个断使不得！”乔氏喝道：“有我在此，不关你事！”竟送丽容出了门。看他去远，方才转身进内。

看官，你道那杀死的真是何人？陈与权既有心要害他，乔氏却又何故放了他去？还果是乔氏的好意，还是别有深机吗？原来陈与权恶到十分，乔氏也狠到绝顶，怎肯轻轻放他。只因见丽容买了房子，谅来手中定富，要一罟吞他的下肚。故骗他来家，原不是当真与他算帐，故帐目反不苟且，花布银色并不讨论。因料定原是瓮中之物，落得使他安心。也不是广州有甚胡举人来拜他，不过磨延到夜深，要留他过宿的意思。就是房中僵卧的那人，并不是外甥，也不是杀死的，竟是家中小厮，叫他躺在地下咬定牙关，动也不许动。把些鸡血，溅了一身一面。又把丽容衣服也洒污了，还将把刀儿涂上些血丢在身边。许那小厮做成圈套，讨一个老婆与他。故此，这小厮听着教训，直僵僵躺着，就象死的一般。丽容妇人家，那里晓得这个缘故。只道果然是

胥——全，都。

浮图——佛教名词。这里指塔。

杀的，非常惊骇，要求乔氏发放。那知陈与权也不曾进城去报官，却躲在外头吃酒。况且乔氏与陈与权，意中不过图他房屋赏蓄，原不必要他性命，故令乔氏假做好人，放他走脱。那小厮只等丽容去后，就爬了起来。那丽容家中什物，已命众奴仆搬得精光。可怜丽容赏财私帑，并首饰细软，不下万金，尽填了陈与权的欲壑。只一所房屋，还叫家人守着，没得剩还他哩。丽容只道为这番惊吓，所托的田产虽然已失，家中什物也还可保。正同着孩儿与丫头三个人，急忙忙望着家里走去。才到半路，只见远远两个丫头哭将来。丽容一看，恰是家中使女。慌问何故？丫头便说：“奶奶回来了吗？家中已去不得了。”丽容惊问道：“怎去不得？”丫头道：“今早，陈爷家二三十人赶来，说是奶奶杀死了人，把赏财家伙，都抢空了，只剩一所房子，还有许多人把守，停会就要封锁哩。”丽容听了，捶胸跌脚，大哭倒地。幸亏丫头再三唤醒。丽容道：“罢了，我家万贯家财，竟弄得立身无地，如今往那里投奔好。”丫头都没主意。倒是干浚郊说道：“我家并无亲族，除非城里张家，是我舅祖，或可依栖几日，其余再无别处了。”丽容也道：“他说得有理。”同着三个丫头，忙忙的走。走了一会，丽容忽想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若从这条大路进城，万一撞见了陈与权，不是当耍！我们只该向小路行走，打从别门进去，方可无事。就远了些也说不得。”干浚郊与丫头齐声道好，忙转了小路。五个人踉踉跄跄，望城而走，好不悲伤。有首古诗为证：

黑风魑地吹琼枝，名花乱落销残泥。枝头有鸟栖不得，绕树徬徨缀羽垂。疑团莫破空惊绝，生怕阴柔弄唇舌。活鬼狰狞乘夜来，衣裳忽溅刀头血。斯时真假不可知，但见阴风刮地吹。不是冤家故戕害，只缘资产堪图之。或擒或纵岂情好，欲使当场自颠倒。稳料他人见识愚，尽施自己机关巧。君不见祁黄羊，以德报怨无所伤。又不见韩淮阴，一饭之惠酬千金。古人器量类如此，恩上成仇愧禽豕。只知富贵快吾情，那怕千秋污青史。

可怜金丽容，闺门弱质，那惯驱驰。走到午后，尚不满数里之路，已觉精神倦怠，筋力难支。因是荒僻野路，又没个人家歇息，只是叫苦。干浚郊道：“此间尚地异地，须赶紧些进了城便好。娘若走不动时，可叫两个丫头扶着，勉强挣扎几步。”丽容没奈何，只得靠在丫头肩上，又走了三四里。却见个小庵里头有木鱼声，在那里诵经。丽容道：“此间有个庵院，可坐坐再走。大家进了庵门，都向蒲团上借座。丽容也不歇息，只向韦驮面前，哀哀哭拜道：“我金丽容，父遗万贯家财，只因丈夫误救了负心贼子，累丈夫远配他乡，死生难保。那贼子功名婚配，每费万金，尤嫌未足，逞其狼心狗肺，把田房产业一罢谋吞。终不遂欲，将我诱归虎穴，自己杀死一人，狼心图赖，假称甥舅，便欲鸣官黑陷。幸乔氏知恩，将我母子使婢三人，私为纵脱。虽身离虎口，而家居资囊悉被鲸吞。今一身狼狈，回首无家，颠连孤苦，惨目伤心。今日投奔至此，意欲觅一依栖之地，伏祈佛力护持，使我一家人口，不致流落道途，得免丧身沟壑。更愿我丈夫无灾无难，早回故乡。倘有见面之日，定当重塑全身，创新殿宇，以报神明之德。”正祷告未毕，忽有一个老道姑走将出来。见他哭得哀切，便问道：“奶奶们为着何事，却这等悲苦？”丽容不知好歹，不敢应他。丫头道：“我们走远了路，借这里坐坐，不敢惊动师父。”老道姑道：“从何处走来，如今还到那里去？”丫头道：“我们仁寿村来的，要往城里探亲哩。”老道姑道：“这等怎不叫两乘轿儿，或弄个小船进去。这样一位奶奶，那里走得许多路。”丽容道：“我穷户人

韦驮——佛教天神名，佛教列之为护法神，其塑像一般身着古代武将服。

家，没有钱钞，故此只得走了。”老道姑道：“奶奶又来哄我，老身虽不识人，看来定是位大家内眷，怎说是穷户，难道我就要抄化奶奶的东西吗？”丽容道：“不瞒你说，只因为件官司，逃奔来的。”老道姑道：“可怜女眷们，怎受得这般辛苦。今早走了许多路，想必饥渴了，请进去吃些便茶再走。”丽容道：“借这里打搅，已是不当，再不消赐茶，师父请自便吧。”老道姑道：“小庵只有两三位女师父们，茶水尽便，为何这等见外。”此时丽容果然饥渴，见这老道姑款留，便道：“既师父们见爱，且进去领一杯茶再走。”老道姑便在前引导，丽容母子与丫头一同随了进去。只因这一遇，有分教：祇树园中堪避难，受恩深处可为家。未知这老道姑乃是何人，丽容母子遇他究竟是祸是福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授居停一女报德 投山左万里寻亲

词曰：

空惊遽，一枝聊借祇林住。祇林住，相逢恰在，受恩深处。膝前孝子年还稚，寻亲欲向天涯去。天涯去，千辛万苦，更慳一遇。

——秦楼月

却说这老尼姑，引着丽容母子，走到佛殿旁边一间客堂内坐着。果然还有两个尼姑，也过来见了礼。那老尼姑便去泡着三四壶好茶，每人斟了一盏，又跑进去取出两盘面饼，两盘炒米，与他垫饥。丽容虽吃不惯这样东西，因腹中已枵，又不好却他意思，便吃了些。老尼姑问道：“这几位都是奶奶一家来的吗？”丽容道：“正是，这就是我儿子，那三个是婢女。”老尼姑道：“奶奶说为官司逃避，不知是甚么事情，乃挈家而走？”丽容道：“是被奸人诈陷的。”老尼姑道：“既奸人诈陷，岂无相公们支撑，却累奶奶惊走？”丽容道：“我家丈夫远出，所以势不能支，要躲到亲戚家去。”老尼姑道：“令亲是城内那一家？”丽容道：“是张莲峰的儿子张敬峰家。”老尼姑道：“可就是开行的吗？”丽容道：“正是！”老尼姑道：“这张家我最相熟，时常在他行内，向这些客商化灯油、化斋米的。但是那张敬峰，做人甚觉刻吝，他奶奶又是个凶悍性儿。前日有个姑娘来家，饭也不留他吃顿。那姑娘要借住一两天，他夫妇毕竟不肯，生生的辞了出去。只不知奶奶与他是怎样亲戚？若是骨肉还好，略疏远的，恐未必肯留。且用饱了点心，我送了奶奶进出如何？”丽容听了，半晌不言。乃道：“多谢，师父美情极好的了。那张敬峰是舅舅，虽然至戚，但从没有与他往来，倘面不相识，辞拒出门，却怎么处？”老尼姑道：“可还有别家吧？”丽容道：“我父亲原是从外省搬来的，并没有第二家亲戚。”老尼姑道：“论起来，这张家虽然疏阔，舅舅还是至亲，或者不拒亦未可知。”丽容道：“但姑娘尚且不留，甥女一发可以见外了。”老尼姑道：“若奶奶迟疑，可说个姓名与我，待我先进去报声，若肯留，才请奶奶进去；万一见拒，免得被他回头出门，反不雅相。”丽容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感谢不尽，只恐劳你不当。”老尼姑道：“出家人日日奔驰，何惜这几步。”丽容道：“他家若不见容，又向何方投奔？好苦！”说罢，竟流下泪来。老尼姑道：“奶奶不必心伤，他家不留，庵中也可暂住，快说个名姓，待我且进去走遭，再作道理。”丽容道：“你只说我是仁寿村金守溪的女儿，丈夫姓干，他自然认得。”老尼姑道：“原来奶奶家姓干，住在仁寿村。可知这村中还有个姓干的，叫做干白虹吗？”丽容听说，忽吃一惊道：“你那里认得他？这就是我的丈夫了。”那老尼姑听说，也大惊道：“这等说起来竟是恩人之妇了！”连忙要跪下去拜。丽容再三扶定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曾受我家甚么好处，却如此感激？”老尼姑道：“我姓周，是戚宗孝的妻子。当初我夫妇俱蒙活命之恩，今日得遇奶奶，方是我报恩之日了。”因把前情，重复说了一遍。丽容道：“如此说，是我家害你丈夫身死，怎反说是恩人？”周氏道：“说那里话，我丈夫触死，是他一时义气。如今累干爷远配在外，心正不安。”丽容道：“你几时出家的？”周氏道：“自从丈夫在狱，我衣食无资，便在这里披剃。喜得与这些施主有缘，倒也丰衣足食。今干奶奶为着何事，却如此彷徨？何不说与我知道。”丽容道：“说起来就伤心切齿，总之，我丈夫无处不施恩惠，偏是你家夫妇，没有得甚好处，反这等知恩报恩。”便将陈与权的始末根由，细细述与周氏知道。周氏

听得分明，乃知是陈与权负心，致干家母子家破人离。乃咬牙痛恨道：“干爷待他如此深恩，他不思报答，也就奇了，却还下此毒谋，千般阴害。世间有此禽兽，便该天雷打死。莫说读书中举，还是衣冠人物，他的心肺真比猪狗不如，奶奶怎不告他？”丽容道：“我孤身女流，他财势通神，料不能相抗，故此含忍。况又把人命装头，只好一发任其压制了。”有诗云：

疑团未释枉惊翔，空向招提谒梵王；

赖得受恩深处好，居停聊许借云房。

当夜天晚，丽容就在庵中宿了。次日叫周氏进城，往张敬锋家通信。张敬锋因金守溪平日做人慳吝，虽然至戚，并无丝毫往来。今日落泊了，才来借他依傍，便发话道：“我当日请也请他不来，今日怎劳光降。烦师父对他说，索性往热闹处栖身，不要来认我穷母舅吧。”周氏见说不入，只得回身就走，报与丽容。丽容十分悲叹。周氏劝道：“奶奶不用焦心，小庵虽荒陋，还可容身。至于三餐食用，都在我身上措来，不费你丝毫挂念。但恐奶奶与小官人受不得清素，却是不安。”丽容道：“我如此薄命，正欲持斋，况患难之中，敢图饱饫。只是与师父们并无瓜葛，怎好在此栖身。”两个尼姑都说道：“出家人以济人为念，奶奶既无所托，不嫌淡泊，何妨在此久居，再不必谦逊。”丽容见他如此好情，只得住下。果然，那周氏竭力支持，小心供奉，并无少怠。丽容因人口众多，扰他不便，因将两个娇丽丫头寻人家变卖，只留个粗蠢些的，在身边服侍。这两个丫头竟卖了八十两瓜纹。丽容就将六十两交与周氏，暂作薪水之费：“倘依栖日久，扰用过多，总俟丈夫回家，一总补报。”周氏欲待不受，恐他不安，只得接了，把这银子重重封固，藏在自己箱中，一毫也不妄动。丽容剩这二十两，却叫儿子买书观看。

原来这干浚郊天性聪明，非常颖慧。年才十三，五经诸史，无不淹贯，兼之苦心绩学，晓夜不辍，寒暑靡间。便将母亲所授之贲，自往坊中，买了许多文章书籍，叫人挑到庵中，无明无夜，只是埋头苦读。丽容还常训诫他道：“你父亲披罪在外，未卜存亡，我与你寄食招提，何时是了。今田园家产一无所存，只望你有个显达，还可重整家风。非苟且偷生，实望个出头日子。你须依我教诲，早图上进，与父母争口气儿；不要被陈与权这禽兽欺凌到此地位，便丧志与他。”干浚郊把母亲之言，谨佩在心。果然无一刻少懈。未隔半载，那陈与权依旧不第回家。丽容额手道：“神明有眼，若这禽兽中了进士，还不知怎样横行。仁寿村里这几家善良，可不被他膏血也剥尽了。”

真是光阴捻指，日月如梭。干浚郊与母亲在庵，倏忽已是二年。干浚郊早长成一十五岁，已是文章满腹，智识过人，便想要去寻亲。一日对母亲说道：“爹爹一去多年，并无音耗。今已限满，尚不回家，安否未知，吉凶莫保。为子者痛心饮泣，寝食靡安。儿闻古人有弃职寻亲，远涉万里之险，终得相遇。况孩儿尚在贫贱，又非万里之遥。向时幼稚，力不能行。今已成人，岂忍使父亲流落于外，我却安坐于家。意欲奔往山东，寻取父亲回籍，不知母亲意下如何？”丽容道：“远道寻亲，虽是你的孝念。但你从未出门，那知路径？孩儿去后，教我举目无亲，如何割舍得下。”干浚郊道：“路虽遥远，见父即归，自不敢淹留于外，使母亲悬望。孩儿虽未出门，男子汉志在四方，何愁迢递。”丽容道：“关山阻隔，跋涉维艰，孩儿年轻懦弱，几曾

饱饫(yù, 音玉)——饱足。

迢递——遥远的样子。

惯此风霜。况此时正该锐志功名，以图远望，岂可驱驰道路，有荒学业。”干浚郊道：“功名富贵虽极殊荣，但天伦聚会尤为至乐。若父子不相谋面，虽腰金衣紫，要他何用。”丽容见他坚心如此，再劝不转，也没奈何，只得说道：“你既立意要去，我须强不得你。但手无分文，衣装路费，将何措办？且单身客路，又无僮仆跟随，如何是好？”干浚郊道：“孩儿遭家式微，也顾不得单独。至于路费，只得沿路写几幅字儿卖卖，聊资食用便了。”有首卖字诗云：

乱峰深径草堂虚，漫拟临池兴自余，
数载神劳乞米帖，九秋心困换鹅书。
愧无白雪逢人卖，只有黄庭待价沽，
只恐风流输逸少，当年笔阵更何如？

两个尼姑，见干浚郊小小年纪，要去寻取父亲回家，都极口称赞道：“小官人如此孝心，真个世间罕有。虽艰难歧路，天也决不负他，与干爷自然会面。只是没有路费，却怎么处？”干浚郊道：“若待有了路费方始出门，便非真心寻父。只家母在此，求师父们早晚照看，我此去便可安心。”尼姑道：“这个何劳小官人吩咐，只是早去早回，免得奶奶记挂。”干浚郊道：“此去寻得着父亲，不消说就回来的。若寻不见时，那里论得日子。”周氏听说干浚郊要往山东寻父，忙来问丽容道：“小官人真个要去吗？”丽容道：“他一片孝心，执意要去，我再三留他不住。”周氏道：“难得难得！在几时起身？”丽容道：“目下就要出门，只是盘费分文没有。”周氏道：“没有盘费如何去得？”干浚郊道：“我颇谙字法，此去只以卖字为生，少资行役。”周氏道：“世途荒歉，人面生疏，以笔墨之长，便欲藉为路费，那里这等稳当。倘没人要，还是宿在露天好还是饿着肚子好？”丽容道：“便是，自古道‘家贫不是贫，路贫愁杀人’，这文墨道路，万一叫不应时，路前路后，将何下落！”周氏道：“不妨，前年蒙奶奶与我那六十两头，我原封留着，一厘也不曾费用。如今将来与小官人做盘费何如？”丽容吃惊道：“这是我与作日用的，如何不使？终不然我母子三口，白白扰你不成！”周氏道：“奶奶讲笑话，你是我家恩人，难道这粗茶淡饭，就值不得供养，却要你自备不成。”说罢，便到自己房里，从箱中取出银子，双手送还丽容。丽容抵死推逊，周氏那里肯收。倒是干浚郊说道：“既蒙一片好情，难以固却，便暂且借用，总俟我寻了父亲回来，加意图报便了。”丽容只得接着，付与孩儿收好。向周氏谢道：“你待我如此恩深，他日自然相报不浅。孩儿此番果寻得父亲回来，与我有重见之日，便在此地起造大殿，装塑如来，供养你终身，决不敢负。”当下，干浚郊拜别母亲，并谢了周氏与两位尼姑，即收拾铺陈出门。丽容执手嘱咐道：“你年轻不谙世故，每事务要小心。与人相处，好歹未知，必须仔细。若路头不熟，只问老成人，自然指点。晓行晚宿，定要随众，不可赶程太急，以致离群。路上风霜最烈，身子善自调护。见了父亲，速速就归，切不可淹留别境，使我悬念。”干浚郊泣拜道：“途中事情，孩儿自能谨慎，无烦母亲谆嘱。倘蒙天佑，早见父亲，自然即返，何敢淹滞。母亲但请宽心保重，勿为孩儿挂忆。”丽容道：“只愿你此去路上平安，我心才可稍慰。”母子两人，大哭而别。周氏与尼姑，亦俱堕泪。有阕《沽美酒带太平令》的北曲云：

羨英年孝义高，拼生死报劬劳，万里寻亲不惮遥。风霜里伴鱼樵，崎岖处对山魈。虽然是冤深未报，只因那恩厚难消。况当这五年颠倒，敢忘却三年怀抱。（俺呵！）为思亲魂劳梦劳，顾不得山遥水遥。（呀！）侍归来与椿萱傍老。

且不题丽容与周氏苦苦记挂。却说干浚郊，别了母亲，匆匆上路。晓行夜宿，渴饮饥餐。虽雨雪载途，虎狼当道，也毫不畏惮。两三个月，才赶到了山东地面。无论府州县境，凡是有驿的所在，俱细细挨问，却并无音耗。今日东往，明日西来，寻了数日，竟不见有父亲的名字。众人都怜他孝心，便问是那里人？几年上发配来的？干浚郊一一说了。众人道：“既是南雄府配来，一定在济守驿里，或在临清也不可不知，你须到这两处去问，自然有个下落。”干浚郊道：“为何晓得毕竟在这两处？”众人道：“从来广州、南雄这几府的犯人，都发到这两个驿里安置，并没有发在别处去的。”干浚郊听了，不胜之喜，连忙赶到临清。细细问了一遍，又无影响。只得再往济宁驿里，逐名挨查，那里见个父亲的影儿。干浚郊好不着急，想道：“我父亲明明配到山东，为何偏寻不着？除非发在别处，也不可不知？总是拼得辛苦，各府各县，遍地挨寻，少不得自然见面。”便又离了济宁不管东西南北，凡是山东境内，大小州县逐驿细访。看看寻了一年，把通省驿递尽皆走遍；将百万驿夫，尽皆识认，单单认不着父亲的面。此时盘缠已竭，衣履都穿。寻既无路，归又乏资，进退不能，心如刀割，只得放声大哭。

看官，你道当初干白虹既然配到山东，少不得只在这几个驿里，如何再寻不着？或徒限满了，发放回籍，已不在山东？然驿里这些驿夫，与干白虹同事五载，提起姓名，谁不晓得，为甚偏没下落？原来有个缘故。昔年干白虹配到山东，原在临清驿里摆站。只因生平肝胆豪侠，虽身为罪徒，那刚果之气依然不减。是时临清驿丞姓毕，身患瘋病，绰号叫做毕癩头，从衙门人出身，是个贫鄙小人。在这些驿夫面上克扣些口粮，积了两年，叫儿子在外放放私债，盘些利息。又在驿边左近，买了五十亩地，却不肯租与佃户，又不舍得雇人，只叫那些驿夫耕种。可怜这几个徒犯，遇了官府往来，扛箱摆站，不胜劳苦。略一空闲，又要到田里做工，不许他一刻安息。到秋成之后，这毕癩头把田中籽粒尽收入己，那里有一升半合分与众人。连日常的粮米，还只给与驿夫十分之七，那三分也把来自己养妻子了。随你寒冬烈暑，也不一毫体恤，驿夫无不怨恨。是年天时亢旱，田中苗稼，渐欲枯槁。因又不通水路，干涸异常。毕癩头恐怕秋成无望，终日叫这些徒夫挑水灌溉。又恐他虚应故事，叫家人毕胜执棍督催。略一躲懒，便随后乱打。正当酷暑烈日之中，一日挑水到夜，好不苦楚。干白虹配到山东，恰亢旱之日。才进驿里，便派了一副水桶，也要他挑水。干白虹便问众驿夫道：“你们每日挑这些水，与你多少钱一担，还是计日算的？”众人道：“挑便挑了，那里有甚东西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既没有工价，想是等收成后，一总派些米了？”众人道：“怕你要吃吗？连我们的口粮，也前年的欠到今年，今年的又拖到明年，都不肯清哩！”干白虹道：“驿递乃朝廷的钱粮，如何容他克扣？”众人道：“粮米在他手里发放，纵知亏减，也没奈何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口粮既不全给，做工又无工价，若叫你挑水，不要给他挑便了。”众人道：“他是个官儿，我们徒犯，如何拗得他过？”干白虹道：“屁的官儿，不过是个老蠢罢了。我

劬劳（qú，音渠）——劳苦，劳累。专指父母养育子女的劳苦。

亢旱——大旱。

们虽然犯罪，也还胜他三分。难道任凭驱遣，不容我做一分主吗？”众人道：“你尽说混话，不见他差个管家押着，稍稍违拗，便要打哩。”正说不完，那毕胜走到跟前，便向干白虹喝道：“你不去挑水，却在此讲闲话，想要讨打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你们要田地熟，收米受用，不雇些人手种作，却要我们劳力。从来驿递徒役，只是承应官府往来，怎么与你担水。”毕胜怒道：“这些众人，常年在此服役，并无一言。你这囚徒才到驿里，偏有这许多话说。”干白虹道：“肯做的就做，不肯做的，也只索由我。难道奉旨派定要做工的吗？”毕胜道：“犯了罪，配到这里，自然要驱使的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犯了罪，配来摆站，不配来挑水。”毕胜道：“老爹要挑，怕你不去。”干白虹道：“我没有误甚公事，你老爹鸡巴也管我不着，偏不去挑，看你奈何了我！”毕胜骂道：“好泼野囚徒，敢这等无状！”便举起木棍兜头打来。干白虹不慌不忙，用手轻轻接住，反把毕胜拦背几棍，打得扑倒在地，哼也哼不出来。众人都上前求劝，方才住手。那毕胜就如打不死的恶狗一般，叫疼叫苦的爬了回去。干白虹怒还未息，暴躁如雷，把众人的水桶、扁担，逐一踹得稀烂，还赶到田里，将这五十亩的苗稼，不够两个时辰，捋得寸草不留，光光剩一片空地，方才叫声躁脾。气昂昂的跑到酒肆里，吃酒散闷去了。倒惊得那些众驿夫，魂也不在身上，一个个争先救护，那里阻挡得住。都吓得面如土色，捏着两把冷汗，抖个不停。惟干白虹豪呼快饮，怠傲自如，略无畏惧之色。只因这番使气，有分教：积害一时除，多情千里遇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干白虹既打伤了毕胜，又拔死了这五十亩官田稻子，那毕癞头晓得，自然气恼，毕竟不肯干休。未知把他怎生处置，干白虹可脱得这祸端吗？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临清驿气杀癞头官 大同府喜遇知心友

词曰：

塌头纱帽染黄尘，乔坐且妆身分。呼地叫天不应，倒了瘟官运。

恩仇到处还相认，父子尽逢佳境。谁道水清玉润，竟是师生命。

——桃源忆故人

干白虹一时之忿，拔倒了驿里五十亩稻子，怒悻悻的向酒店中去消傀儡了。众人恐怕贻害，慌忙报与驿丞。毕癞头方见家人打伤，正勃然大怒。忽又报说捋倒了稻子，直惊得魂飞魄落。急急跑到田中一看，果见枯苗委地，赤土生烟。气得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双脚乱跳。众驿夫要脱自己火星，便又引他去看那毁烂的水桶扁担。毕癞头见了，一发恼得太阳里火星直爆。慌忙进去，换了公服，皂靴角带，俨然一官。那没顶毛的葫芦头上，又带上一顶圆翅纱帽，竟向临清驿里坐起堂来。便唤驿卒，去拿干白虹来审问。因没有签票，只在驿卒臂上，标个硃臂。驿卒领命，赶到酒楼，把干白虹不由分说，劈胸一把。干白虹大怒，迭连几掌，把这些驿卒打得水流花谢，叫苦连天。干白虹骂道：“你这些狗才，奉着何人差遣，敢来拿我？却又这等咆哮无状，不认得我干爷的性子吗！”众驿卒道：“可怜，不干我们之事。只因驿里老爷，坐在堂上，差我来拿你。现标着硃臂在此。”干白虹笑道：“这该死的野牛，敢这等待我。”便向酒家讨笔砚，在他臂上画一只狗，中间写了毕癞头的绰号，叫他先去回复：“我随后就来！”众驿卒不敢违拗，果然跑到毕癞头面前，一五一十，尽情报诉。又将臂上的狗子，也与他看了。那毕癞头见写着他浑名，又比做狗，直气得四肢冰冷，只靠在椅上，把胸头抚摩。正气不了，只见干白虹踱到面前。毕癞头拍案大骂道：“你这死囚，敢如此放泼！还不跪着受打，尚这等大模大样！”干白虹笑道：“你这癞头驿丞，多大的人品，敢做这身分。还不站下来讲！？”毕癞头怒道：“贼囚死在头上，还敢无状！只问你为何打伤我家人，又毁烂我水桶，并拔倒这五十亩稻苗？那田亩关系钱粮，岂是儿戏的事吗？”干白虹道：“你家这奴才放肆，我便教训几棍。那水桶劳扰众人，谁不怨恨，我毁碎了也替你省些罪案。田稻虽系钱粮，你向来克扣这些粮米，就赔了一年也不为过。”毕癞头骂道：“狗囚，好胡说！手下的，与我捆起来打！”十来个驿卒，刚欲动手，早又被干白虹一总揪翻，每人几拳，打得一个也挣不起来。毕癞头见势头不好，才欲逃遁，已被干白虹兜胸扭定。先将圆领撕得粉碎，然后把纱帽一把揪来，也踏个稀烂，便又奉了三四个巴掌。可怜那癞头上，连疮带肉去了一层，红的黄的流了满面。只是喊痛，那里挣得脱手。干白虹偏在他头上着拳，毕癞头被打得慌了，只得哀求饶命。干白虹道：“你认得我手段了吗？”毕癞头道：“认得了！”干白虹道：“你还敢作恶吗？”毕癞头道：“今后再不敢了！”干白虹道：“既这等说，你学了三声狗吠，才放你去。”可怜那毕癞头，只要性命，那里顾得体面，只得汪汪的吠了三声。此时众徒夫闻得干白虹与驿丞厮闹，都挤来看。及至听见他做狗叫，大家嘴都笑歪。干白虹道：“这些众夫，你一向叫他做工，没有工价，可向他们磕几个头，准折了吧。”毕癞头还欲倔强，干白虹又是兜顶两拳。那毕癞头忍痛不过，只得跪下去，望众徒夫连连磕头。众徒夫都上来讨情，干白虹只得放手。那毕癞头如离笼鸟雀，脱网鱼鳅，把双袖掩着头颅，没命的跑去了。干白虹还把案桌交椅，也打个粉破，方才住手。正是：

微权自恃敢行苛，
不管愚夫积恨多；
翻幸头颅皮血尽，
从今打落疥虫窝。

却说毕癞头逃回，又羞又恼。头上的疮打得泥酱也似，脓血流了一身，好不疼痛。便把扇门板抬了，到州里告状。知州出堂验明，也大惊道：“徒夫敢如此猖獗！驿丞虽小，也系命官，田亩伤残，更关国课。难道没有王法！”是时有个兵道驻扎临清，知州连忙申报兵宪差人拿审。喜得这兵宪是个廉明甲科，讯知毕癞头劳民役众，以致怨报生变，事出有因，便将毕癞头革职，罚赔本年钱粮。干白虹不应凌辱长官，改调大同馆驿为徒。判案既成，尽皆允服。干白虹因此就起解到大同府去，久已不在山东，所以儿子干浚郊把一省驿递尽皆寻遍，那里有个影响。况此事已隔五年之外，临清驿里徒夫，不是年老死亡，定是役满回去，都换了一班新配来的徒犯。所以干浚郊虽曾在临清驿里相问，却那个认得。是时盘费已空，因痛哭道：“我来此特来寻亲，今既不遇，怎好回去见母亲之面。况且在外年余，衣装敝坏，回去又无路费。”想到其间，愈加心痛。正抚膺长恸，忽见前面，黄盖银瓜，绣旗朱棍，一匹高头骏马坐着位官长，冉冉而来。走到跟前，见干浚郊哭得哀切，便问道：“你是何等人，因何在此痛哭？”干浚郊道：“我是广东人，到此寻父不遇，所以悲伤。”那官长道：“你父亲在外做甚？看你小小年纪，这般远来寻访。”干浚郊道：“父亲发配此地，五年不归，所以跟寻到此。不想奔走年余，遍寻山左，竟无下落。”说罢，又哀哀的哭。那官府见他是个孝子，便跨下马来，替他拭泪道：“贵庚多少？却负此大志。敢问尊姓台表，在粤东那一府居住？”干浚郊见那官长折节下问，便鞠躬答道：“晚生姓干，名旄，字浚郊，年方十六，是南雄府人。”那官长道：“尊公叫甚名字？”干浚郊道：“家君讳将，字白虹。”那官长惊讶道：“原来叫干白虹，莫非尊公与陈与权相好，六七年前曾因官司在京的吗？”干浚郊道：“正为陈与权这厮负心，以致人亡家破，先生何以知之？”那官长道：“如此说竟是恩兄之子，几乎错过。”便双手抱住，大哭一场。干浚郊不知头脑，忙问道：“先生贵姓大表，何处认得家君？”那官长道：“我姓曾，名鼎，字九功，曾在都门相遇，结为昆弟。我若非你父亲海样恩德，早已丧于沟渠，焉有今日。”便将当日千金赎妇，并飞垣相救，又赠资援例南雄的话，述了一遍。干浚郊方才明白，因拜道：“既与家君结盟，便系叔父。不知叔父今居何职，此行安往？”曾九功道：“我感你父亲提拔，前科忝中进士，除授翰林检讨。两奉圣恩，历升修撰，因奉差湖广颁诏，今特进京复命。贤侄既在穷途，难以割舍，意欲同你北上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干浚郊道：“既蒙叔父提挈，实为至幸。但家君未有音耗，何忍置怀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不妨，我留个家人在此，再与老侄逐处访问何如？”干浚郊十分称谢。当下另雇马匹，与干浚郊乘着进京。不消半月。已到都中。

一日，寓所闲暇，因问干浚郊道：“前日贤侄说陈与权负心，以致人离家破。前在途次匆忙，未曾详问，不知他如何负心，怎生情状？望老侄说个详细。”干浚郊见曾九功问及，便流泪道：“说起这厮，就该万剐。”因把

折节——屈己下人。

提挈——照顾，提拔。

陈与权前后负心之事，一一说出。曾九功咬牙发指道：“这禽兽负恩若此，尚自列于衣冠，不知愧耻。吾若见之，自当寝皮食肉。明年又值会试，少不得等他上京，我与你报仇便了。今年乡科已近，贤侄不能回家考试。我与你纳了北监，就在此乡试如何？”干浚郊道：“若蒙叔父培成，感谢不尽。”曾九功果然替他援了例，送干浚郊进监读书。不期曾九功因钦差耽搁，进京逾限。忽奉严旨，调补外任，敕下部议，应改何职？曾九功闻之，不胜大骇。然已降旨，无可挽回，好生气闷。未几，干浚郊入场乡试，却中了解元。曾九功喜出意外，忙忙打发报人去后，为他备办礼物，谒见座师。这座师一见干浚郊，便挽住手道：“贤契青年美才，自是玉堂人物。老夫为朝廷得此佳士，可谓识人，尊公也在这里，请进内堂相见。”干浚郊听说，愕然不解。不知是老师认错了人，还是当真父亲在他衙里？心上好生不解，只得随之而进。正是：

空投山左认囚徒，
走遍天涯泪欲枯；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
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你道这座师是谁？原来却是当初广东学院，曾为陈与权夤缘事败，同段学夫被逮进京的欧阳健。这欧阳健，亏得与大理寺夏时同年，申雪了罪，补任御史道，历升太常寺卿。但欧阳健自在京里做官，那干白虹当初与他虽有一面之交，今已配为罪徒，情隔云泥，路分南北，奚啻风马无关，却怎生得住在欧阳健衙里？原来欧阳健因上年告假葬亲，假满回朝，路经大同府，驰驿起夫。那知干白虹因与毕癞头生衅之后，正调在大同驿里为徒。这日，欧阳健扛箱抬轿，要二十名夫手，恰恰干白虹也在其内。因隔了六七年，干白虹竟不认得欧阳健。那欧阳健却见了干白虹，倒还有些面善。想了半日，方才知是当年与他同事在京，那热心为人疏财仗义的干白虹。只不知他因犯了法，配来摆站，心里着实惋惜。到了交递所在，更换夫马，便叫众夫俱回，只唤那姓干的来见。干白虹听见官府唤他，不知是祸是福，战兢兢走到面前，双膝下跪。欧阳健便扶起道：“你可认得我？我曾在贵省做过学院，六七年前与你同事进京，你因何转徒至此？”干白虹才想起道：“原来是欧阳老爷。”便把自己始末根由，说了一遍。欧阳健道：“总是你热心好义，以致遭此缺陷。我既与你相识一番，意欲带你进京，俟我补选衙门，少图薄赠，不知兄意如何？”干白虹道：“若蒙老爷教授，愿随驱使。”欧阳健便致书大同府，除了名字。叫他改换衣巾，同至京中，就在衙里住下。欧阳健因前俸未满，仍补太常寺卿。是年北闱主试，礼部议差翰林，朝庭以欧阳健文望清重，偏点了他。不期干浚郊竟在他手里拔中第一。欧阳健初还不晓得就是干白虹之子，及至见了履历上三代脚色，方才与干白虹观看，已知真确。故一见干浚郊，便许他入堂相见。干白虹见了儿子，就如明珠归掌，抱头大哭道：“不想孩儿如此长成，兼能上进，足见老成好学。”因问家中近况，安否如何？干浚郊哭诉道：“爹爹别后之事，一言难尽。”便将陈与权始终负心的许多情状，备细说知。欧阳健听了，早已怒得眦裂发指，那知干白虹从来不屑于家人产业，只一味豪迈超脱，不望报施。听说陈与权负心，正如浮云流水，无足介怀，略不发恼。只叹息道：“不想你母子两人，却受这些苦楚，亏你孝顺，远来寻我。但你何由进京，却在此闹乡试？”干浚郊道：“爹爹不知，曾九功已中进士，做到翰林。孩儿亏他在山东相遇，同至都门，替我援例雁

中，乃有今日。”干白虹大喜道：“原来曾九功显达至此，也不枉他数年沦落之苦。”干浚郊道：“爹爹向在何处安身？孩儿遍访山左，却不相遇。如今何故又得在老师府中？”干白虹也就把毕癞头讪讼之事，因而改配大同驿里，后来遇见欧阳健。蒙他提拔进京的话与儿子说知。干浚郊因向欧阳健拜谢道：“老师不但培植门生，抑且加恩吾父。感恩知遇，莫过今日，门生不才，如何可报。”欧阳健笑道：“当日与尊公相遇，一同进京。今日贤契文章入彀，两事俱出无心。如今看来，却婉转相成，便似预先排定的一般，岂非天意所使。”当夜便命治酒，与他父子庆会。有阕《驻云飞》曲云：

数载漂流，父子俱从上国游。亲在名先酬，两事都成就。（喙！）此际见恩仇，天涯聚首。

朋友师生，尽属交情旧，一见能消万斛愁。

曾九功在下处，因干浚郊谒见座师，许久不回，便叫家人到太常衙门询问。家人回来说：“是干家父子会合，欧阳老爷留在衙中吃贺喜酒，故此不归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不信有此事。”连忙叫家人备马，去拜欧阳老爷。欧阳健正与干家父子饮酒快活，忽报曾九功来拜，即便出堂相迎，携手而入。干白虹一见曾九功，欢喜不胜。曾九功也就如见了亲人之面，相向而拜。欧阳健便邀他一同坐饮。曾九功向干白虹再三称谢道：“愚弟蒙恩兄覆载，功名夫妇，俱赖周全。今日之遇，皆恩兄所赐也。虽感被已久，尚未图报万一。”干白虹道：“小儿多蒙提挈，感不可言，贤弟何反出此语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令郎青年大孝，盖世难能。但未知恩兄这几年在于何处，竟不与令郎相值？”干白虹便以实告。曾九功道：“总是恩兄豪气所发，遂致受此冤抑。这也罢了，但陈与权向受吾兄深恩厚德，生死提携，乃不知感报，却将尊嫂与令郎如此逼逐，家园产业抄占无存，以致尊嫂漂零寄食，令郎匍匐四方，恩兄九死一生，千辛万苦，人离家破，惨目寒心。衣冠中有此泉獍，吾兄何以报之。”干白虹怫然道：“我向来以贤弟超脱丈夫，不想却把恩怨两字，固结于心，未能融化。我想男子汉立身天地，不过行我素志，畅我幽情，豪放决裂，一瓢长醉，便足尽我平生。何必孜孜计利，蓄怨怀恩，自寻烦恼之障。况赏财乃身外之物，流行于世，我用亦可，彼用亦可，那见得毕竟是谁的。假如万贯家财，费尽辛勤，空招怨隙，临死时只是一双空手，还分得尔我吗？贤弟再不消费心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吾兄乃世外豪杰，故放而不拘。小弟身为朝臣，所重者名教，所行者国法，自当各行其志。吾兄也不必来阻我。”欧阳健听了，不觉大笑道：“两君各执一理，所见皆是。但今日一番聚会，且开怀吃酒，闲话另日再说。”干白虹与曾九功，大家笑了一笑，便不开口。正是：

豪杰高怀自出人，
达人恩怨要分明，
世间若果空恩怨，
天下人心那得平。

是夜，四人直饮到天明，各各酩酊而散。曾九功便请干白虹到自己寓所，与儿子同住。干白虹甚喜，便辞了欧阳健，把行李搬到曾家作寓。其时，欧阳健有一位女儿，年才十五，欲与干浚郊联姻，就托曾九功作伐。曾九功见甚是得宜，忙与干家父子商议。干白虹道：“只怨我微贱，不敢仰攀。既蒙他屈尊下配，我家那有不从之理。”曾九功就将这话述与欧阳健。欧阳健不胜欢喜，干白虹就择吉日，竟行六礼。欧阳健回聘过门，更加华盛，两下遂

成姻戚。同僚缙绅，无不称贺。过不多时，曾九功竟被部议，改授知府。曾九功闻知，虽然气恼，然事已至此，无可奈何。心上倒因恩怨两字不能释然，反幸今日降补外职，正好借公行私，完此夙念。便暗暗在吏部里弄些手脚，竟谋选了广东南雄太守。报到下处，干白虹大喜。因向曾九功笑说道：“恭喜老弟，已为吾郡公祖，我如今该称小民了。”曾九功也笑道：“这个不敢当，还写治生帖子吧。”两人都笑做一堆。自此曾九功反不嗟叹，只守候文凭，便去赴任。终日在寓所，与干家父子饮酒谈心，尽情欢畅。隔了月余，曾九功文凭到手，作别干家父子，便欲起程。干白虹道：“贤弟荣任吾乡，我该同你回去便好。只是小儿在此，没人照管，难以先回。只得等会试过了。中与不中，即图归计。但今贱内寄食空门，困陷已极，我欲修书一封，烦贤弟带去，教他安心等候。愚父子大约只在五六月里，一定到家，再不必记挂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小弟此去，自然致意尊嫂。至于令郎，必然高发，弟当佇候捷音。但须速图锦旋，得以时常把臂，便属至幸。”干白虹忙去料理家书，干浚郊又向曾九功再叮咛道：“家母久事空主，历尽苦楚。小侄远游万里，不能奉侍甘脂趋承左右，不孝之罪诚莫可逭，求叔父婉达家母，曲全鄙私，感载不浅。庵中两位尼姑，待家母十分情厚，其老尼周氏，恩德尤多。家母与小侄主婢三人，坐食数年，尽皆周氏辛勤拮据，侍养无缺。家母与小侄，患难颠连，并没有厘毫津贴，他略无厌倦之心，百事扶持，劳而不倦。妇人中有此高义，远胜于须眉丈夫。叔父此去，必求照拂。家母尚有欠缺，并望缓急一二，总俟愚父子南旋，定图补报。”曾九功道：“贤侄说那里话，这是我心上第一件正务，何消嘱托。至于陈与权这厮，尊公虽不计较，在我断不能相容。毕竟要与尊堂复还旧产，才毕我愿。”少顷，干白虹书已写完，付与曾九功收好。三人牵衣再拜，送出都门，挥泪而别。干白虹看曾九功去远，才同儿子入城。只因这一别，有分教：烈士情严，恩仇俱畅，负心贯满，没兴齐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缙绅(jìnshēn, 音晋申)——官宦的代称。

逭(huàn, 音换)——避；逃。

第十六回 恩怨分明，贤太守挂冠归去 贤奸报复，小翰林衣锦还乡

词曰：

只道昧心天不报，谁知迟速难逃。从前作事太矜骄。而今没兴处，便是可怜宵。夫妇十年重会面，麟儿已奋云霄。一朝燕返旧时巢。天恩随日至，仙乐逐云飘。

——临江山

话说曾九功别了干家父子，在路不分昼夜，兼程而进。不及两月，已到南雄。未曾上任，先欲将干白虹书信，亲致丽容。便自换了微服，跟着一个小厮，信步寻至庵中。才走入门，早见贴着干浚郊的喜单，便知不错。恰好周氏也正走出来，曾九功因问道：“这庵里有个干家的女眷住着吗？”周氏见他是个外乡人，不敢便说是有。只应道：“相公何处来的，却问人家女眷？”曾九功道：“他家丈夫寄的家信在此，所以相问。”周氏喜道：“相公在何处遇见干相公来？既有家信，快些与我。”曾九功便在袖里摸出，递与周氏道：“我与干相公是结盟兄弟，他今现在京中，特托我来报喜，必求干奶奶面见，尚有许多话说。”周氏道：“相公请佛殿上坐，我进去传说便了。”连忙转身入内，将这封书送与丽容。丽容见说丈夫有信，犹如获了明珠，连忙拆开，看了大喜道：“原来我丈夫已同儿子在京，那送书的就是本府太爷。”周氏听说，惊得魂不附体，忙同丽容趋出，向曾九功连连磕头道：“老尼不知太爷到来，失于小心，还求见宥。”曾九功慌忙止住。见丽容已在面前，折身便拜。丽容回拜不迭。曾九功谢道：“不佞忝与干兄拜为手足，向沐垂青，令郎早领首荐，联蝉在即。今不佞叨役此土，幸与恩嫂咫尺相依，得以少抒恭敬。”便将干白虹父子向来之事，细述一遍。丽容道：“小儿荷蒙提挈，乃得寸进，感佩不浅。贱妾女流，又辱屈尊垂盼，沾荣多矣。”曾九功道：“那一位师父姓周？”丽容道：“就是这位。”曾九功深深一揖道：“干奶奶向来蒙你恩待，我所深知。先有白镪百金，聊偿薪水，你日后终养之事，都在我身上。”周氏跪谢道：“怎当老爷抬举。干奶奶在此，正愧服侍不周，敢受老爷恩赏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将来尚欲补报，此些些之物，何消固辞。”周氏只得叩头而受。丽容道：“妾有一事，向来含忍至今，无门可诉。老爷今为此地公祖，正可仰藉持平，少申冤抑。贱妾孤苦无依，人离家破，实因陈与权蒙面丧心，奸谋抄占，以至于此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此事令郎言之最详，恩嫂不必再说。不佞这番，实实为此而来。尊嫂俟我下马之日，速投一纸呈状，用令郎出名，我自手段断还恩嫂故业便了。今日微行至此，衙役已四散迎接，不好耽延，只得告别。直等事终之后，再尽衷曲。”说罢，别了两人，出门而去。正是：

十载云泥青眼留，
揭来五马事微游；
未凭熊轼临南面，
先向云林谒女流。

曾九功择吉日上任，父老遮道相迎。朱幡彩仗，极其严肃，因是翰林改调之官，声望愈加清贵。行过了香，升堂治事。真个履行冰上，人在镜中。陈与权也来超贺，曾九功不容相见。看官，你道陈与权此际该赴春闱，如何尚在家里？原来他连年在外兜揽事情，于乡里又过于横虐，竟被冤民告发，布政司查有讼事干连，不肯起文赴北，故此未得会试。后来，闻知新任府官乃是曾九功，因想：“当年曾有一面，这几案讼事，必然垂情保护。只可惜，

他在京中要与我结盟，我却不曾看他在眼里。”那知曾九功放告之日，讼者愈多。金丽容也具词赴控。曾九功尽批亲鞫，逐案签牌，差提纷出。一日，唤齐原告，会同厅县各司，在城隍庙公审。陈与权因见曾九功风威严厉，仍换了青衣小帽，跪于案前。曾九功略不睬他，只逐一叫原告质对，陈与权见事皆真实，赃证凿然，难以遁饰，尽皆顿口无言。及审到金丽容之事，曾九功拍案道：“此事本府在京时，已知原委。今日对簿，正魑魅现形之时。况干浚郊所告甚明，金氏现在质审，事果真确，你不许抵赖。倘有可辩，亦须面对明白。”陈与权俯首唯诺。曾九功便令他两人质证。丽容积恨有年，一见仇人，不觉怒从心起，便指定了面骂道：“你这蒙面昧心的禽兽，可记得冻死在南雄岭上的时节，我家丈夫扶下来灌活，奉养在家的好处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是有的。”丽容道：“可记得轻裘肥马，僮仆跟随，书馆岑寂，赠以美婢，聘娶乔氏，慨费千金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也是有的。”丽容又道：“为你进学，所费不必言。只事败之后，拖累进京，几毙刑狱，幸邀宽宥，又替你挥财援例，复费万金，谋登乡榜。可记得了？”陈与权道：“记得。”丽容道：“因你被刘天相负心，我家丈夫不平，仗义报仇，几乎陷身大辟。亏得义夫戚宗孝，挺身代死，得以减等配徒。一去数年，死生未保，这都为着谁来？”丽容说到此际，潸然下泪。陈与权道：“这不关我事，他自杀人，应该受罪。难道我替得他？”曾九功怒道：“为你复仇，怎说不关你事？戚宗孝并未杀人，为何反拼生相救？”陈与权听说，便不敢开口。丽容道：“丈夫起解之时，邻里俱送，你独漠不相关，反矚孤寡可欺，把我田产住居，尽行吞占，诡言另买新宅，逼逐我母子出门，不隔两月，屋主催房，使我栖身无地。”陈与权道：“住居系干兄相送，田产是我买的祖业，并非干氏之产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干白虹住居，只借与你一半，今明明全占，还要强饰。”丽容道：“就是田地租房，现在原主原契，如何赖得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我家田有佃票，屋有租单，请老公祖电阅。”曾九功看了道：“你租佃之产，即系干家原契之产，既无交易缘由，便属吞占。”即差健快，飞提佃户租户，到案对审。不一时，尽皆拘齐。曾九功喝道：“你们租佃陈举人田产，可知先前是那一家？陈举人得业曾否有人会租？你们一定知情，今日在公所会审，不许半语支吾，若有不实说的，夹棍伺候。”这些乡村小民，见太守威严，且陈家被害众多，谅难遮瞒。便实禀道：“当初这田产，其实是干白虹的丈人金守溪的。后来金守溪去世，传与女儿女婿，合里共知。因先年干白虹犯事远出，陈举人便差管家吩咐小的们，不许还租。未几，忽逼勒小的们换写租佃文契，并没有人同来会租。以后年年俱是陈氏收息。这些都是真情，其余事体，小的们一概不知。若有半字虚言，愿受刑罚。”曾九功道：“陈举人吞占之谋，今已显见，还有辩吗？”陈与权低头服罪，不敢开口。丽容道：“彼时住居产业，一无所存，我又重买了住居。你妻子乔氏，忽然诱我到家，只道好意吐还田产，那知阴谋莫测，你竟杀死一人，将我母子图赖，把宅舍家伙，并衣裳内帑，尽行抄洗，使我母子踉跄道路，庙宇栖身，情惨至此，能不酸鼻。”曾九功拍案道：“杀人陷人，法不可恕。今所害之人，尸骸在于何处？”陈与权道：“当日金氏恨我，故此把我外甥杀死。若说图赖，难道做舅舅的反忍害死他不成。因干兄向有小惠相加，未曾告他人命，已将尸骸火化，太公祖也不必穷究他吧。”曾九功怒道：“好胡说，若非你自家杀

死的，岂肯火化灭迹。今且请回，候本府详察发落。”说罢，便欲退堂。丽容又上去禀道：“父亲万贯家财，都被陈举人所吞，还求断还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暂且请回，我自有的。”丽容只得乘轿回庵。众被害，见太守断明，也各散去。陈与权垂头丧气，上轿而回。有《凌霄竹》曲云：

风波旧日情，逞吾能。看他倾陷何须问？家先罄。业可吞，货堪并。深恩谁复重思省？从前作事今析证，没兴齐来总成空。请君归去南雄岭。

次日，曾九功备录供招，并将各被害原词，及陈与权杀死外甥吞占有据的事，一并汇册申详。抚按即行该司核审明白，题参到部。奉旨将陈与权削去举人，追赃问罪。该部咨送抚按，行到南雄府。曾九功便着人告知金丽容，叫他速速到仁寿村来。自己会同刑厅及保昌知县，竟诣陈与权家，直至中堂坐下。陈与权闻知，慌忙出来叩见。曾九功道：“前日本府审时，尚以礼貌待汝。今已奉旨黜革，可去了冠服相见。”陈与权因太守到他家中，初还认是好意。不想忽听说奉旨削籍，要去他衣冠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只见两边皂隶，竟走拢来，宽他的尊服。陈与权慌了，大喊道：“我犯甚么大法，敢弄坏我前程。就是干家的产业，我情愿还他罢了。”曾九功道：“吞占之物，今日自当断给原主，固不消说。只杀死外甥一案，罪干人命重情，恐还不止黜革，尚须问罪哩。”陈与权听说，心里着了急，只得自问自招，忽吐出真情来道：“太公祖老爷神明在上，我其实没有杀人的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不是你杀的，如何把尸骸擅自焚化？显系情虚灭迹，还要强辩！”陈与权道：“其实有个缘故。当初干家田产，我占之犹为未足。因又图他家财殷厚，故令妻子哄说还他产业，诱得金氏母子到家，圈留过宿，将小厮面涂鸡血，刺刀、衣服，悉染腥红，叫他僵卧于地，图赖金氏杀死，假称外甥。抄没了他资产是有的，并没有真正杀人。这小厮现在，太老爷唤他来问便知。”曾九功听说，便唤那小厮来审。这小厮听得官府叫他，吓得三魂失了两魂，跪在案前抖个不住。曾九功问道：“你家主六七年前，曾否叫你假扮死人，吓诈金氏，有这事吗？”小厮道：“有的，当初相公叫我把鸡血涂了面孔，躺在地上，就将杀鸡的刀子，也撩在身边，叫我咬定牙关，动也不动，装做死人，吓这干奶奶是实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不信有此事，想是家主教导你说的？夹起来！”两边皂隶，一声吆喝，把小厮扯下去，褪了袜子，用夹棍收起来。可怜这小厮不多年纪，那里吃着官刑，不觉死而复苏，乱哭乱喊。曾九功三推四问，总与前供无异，知是真情。便问道：“你好端端假做死人，帮家主诈人的东西，可曾分与你多少？”小厮道：“没有，起初相公原许我，做成了圈套，赏我一个老婆。如今连这老婆也赖了。”刑厅与县官都笑道：“施此诡计，抄占多少家私？还赖这小厮的妻子。可知陈与权随处负心，吃人不足。数年不平之案，今日可谓水落石出矣。”曾九功便请丽容上去道：“陈举人田产住房，委系你家故业。今日我与刑厅及县主，三面审明，理应断还与你，你可从内至外，一一验明。趁本府在此，不致更有争竞。若有吞占别主赃物，非系你家者，须交与本府发还众被害领去。你家什物，倘有缺少，亦须报明本府，着他赔偿。”陈与权道：“家中所有，大半是我自己产业，求太老爷鉴还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你当日一身狼狈，死于风雪之中。干白虹在南雄岭上救你，此时田产何在？敢是你怀里边揣过来的吗？”陈与权便没得说，只得同丽容入内，一应田房文簿，尽行交还。丽容检看箱索，现银珍饰，尚有数千。新置田地，又有千亩。

但恐太守等久不便，因出来禀道：“寒家什物，一时查点不尽，但有新买田地千余亩，听太爷发还众人，其赏饰银两，情愿只取一半，其余听凭太爷分派。”曾九功道：“你既如此好义，本府当有处分。可将此一半家财为二股。一股给与众被害领归，一股发与尼姑周氏，起造大殿，供佛焚修。今已交割明白，本府即当详察。陈生命案既虚，姑免拟罪。此处仍是干家住宅，不许在此安身，可与妻子奴仆立迁别境，勿得留恋。”陈与权跪下哀哭道：“当初干兄曾与我一半房屋，还求太老爷开恩，少赐栖身之处。”曾九功道：“既干家如此待你，谁叫你负心。快些出去，不许多说！”陈与权道：“可怜我中过举人，稍有薄面，一时叫我领着妻子投奔在那处去。”曾九功道：“譬如禽兽，随地而宿。你负义忘恩，原与禽兽无异，有谁怜你！”叫皂隶逐他出去。许多衙役，生生把陈与权打出外厢。又一起公差，赶入内室，将乔氏一把揪来，双双的推在门外。曾九功与厅县两官，一齐起身而去。正是：

当年漂泊苦无栖，今日依然复旧时；

可惜半生空富贵，单单赢得一妖妻。

陈与权欲待再挨入去，争奈门已紧闭，只得与妻子大哭一场，含泪而去。陈与权道：“我如今寻个人家安了身，慢慢再图地步便好。”乔氏道：“除非借亲戚人家，方有些体面。只是你外乡人，并无瓜葛。我家父母早已去世，又无兄弟姊妹可以相依，如何是好？”陈与权道：“我陈氏既无亲族，凡是姓乔的，不论远近，且去投他再处。”乔氏无奈，只得一随一唱，同走入城。那知乔氏虽系亲情，只因陈与权平日自恃举人，不看人在眼里，并不曾往来。况已被官府斥逐，不齿人类，俱闭门不纳。两人无奈，只得哭道：“亲戚眼见如此，反不如借朋友人家住吧。虽然没有体面，也顾不得了。”谁料这些大家小户，一发坚拒不容。夫妇两人，南北奔驰，不论城里城外，凡有一面的，尽皆走到，那里有个人怜他一怜，应他一应。陈与权忽又想道：“除非这个人，当初极奉我的，不怕他不肯。”乔氏问是何人？陈与权道：“就是先年借他房子与金氏住的那孙秀卿，是小家财主，或者还可相容。”乔氏喜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快些去嘛。”两人又望孙家走来。那知如今的人，大凡有了钱财，成个富翁，便极势利。荣贵的，就出格奉承；落泊的，随你至亲骨戚，便冷眼相加。这日见陈与权夫妇挨身上门，明知他举人已忒了腔，且被官府审逐，谅已无势可藉，就严声峻拒。陈与权又因其白丁可欺，死死坐在家中，推也推不出。孙秀卿着了忙，如飞到府里禀官，说陈与权既被斥逐，尚在扰害愚民。曾九功大怒，立差快手，押逐出境。陈与权正在孙家吵闹，只见两个青衣人持着牌票进来道：“我奉太爷差来，说陈爷既无住处，着我唤两肩小轿，送陈爷与奶奶到南雄岭上草庵里去住吧！”陈与权已知此处安身不牢，只得听凭驱遣。那知到得岭上，虽有个草庵，却在荆棘丛中，不通往来的去处。快手把两人送入庵中，匆匆而去。陈与权看那草庵，四壁欹斜，风雨不蔽；板床折足，土灶无烟。清早饿到临晚，腹中甚馁。空山野径。鬼哭猿啼，并无寸草可食。次日，等客商过往，老着脸哀求救济。自言中过举人，因昧心吞占，遭些恶报。众客商怜他，往往赠些干粮，苟延了月余。一日，忽见刘天相蓬首垢面，忽然入室，厉声泣道：“我当日负心，死固无怨，今日你也负人恩德，须偿还我命来。”说罢，倏然不见。陈与权骤发大病，是夜暴亡。乔氏亦享用半生，吃不得恁般狼狈。不隔数日，相继饿死。

可惜，好个陈与权，枉费了数载机谋，依然死于南雄岭上。可知天道可还，报施最巧。只因他两人昧了一点本心，忘恩负义，遂有如此之报。诗云：

十年前在南雄岭，十年后向南雄住；
中间数载享膏腴，不记前番风雪处。
负他青眼十分恩，镗囊田园悉我踞；
苍苍报施转眼间，来往来处去去去。

却说曾九功处置了陈与权，恢复了干家产业，并为周氏尼姑装佛造殿，恩怨已明，夙志既遂，便有个急流勇退之意。未几，忽报干浚郊已中了第五名会魁，到得殿试后，又报了二甲第一，选授翰林院编修。曾九功喜跃如狂，登门庆贺。既而想道：“干兄儿子既贵，家园重整，锦旋在即，次聚不遥，可谓志矣。但我原系词林，今改调外职，非我素愿，不过欲明恩怨耳。今志已遂，何必碌碌仕途，沉沦宦海，莫若退归林下，优游自得，岂不贤于金紫。况干兄本无报怨之心，我此番举动，大非干兄之意。不即退而避去，更待何时。”志念既决，即往省城，面谒抚按，交还印绶，恳其题疏另补。抚按劝说：“贵府才品端凝，青年敏练，正宜共辅太平，何以乞休恁早？”曾九功道：“卑职性好山林，志安淡泊，专城之寄，实不胜任。敢求老大人俯赐题黜，不胜铭感。”抚按只是不许，曾九功便将文凭印绶，送置案头，飘然而去。归到南雄府署，收拾行装，同陆小姐径回山东不题。

再说干白虹父子，在京甚是荣耀。一日天子见干浚郊，冲年英俊，龙颜大悦，命入内宫赋诗。各院嫔妃，见干浚郊风流年少，尽皆倾爱。罗巾命咏，纨扇求诗，赐花赐酒，宠赠尤多。三十六宫，尽皆游遍。天子问道：“卿年几何，可曾娶否？”干浚郊回奏道：“臣年才一十七岁，已聘太常欧阳健之女，尚未成婚。”天子道：“既有所聘，自当即赋宜家，赐尔明日完婚，朕当助彩。”干浚郊叩头谢恩而出。随即报与欧阳健，次日准备成亲。奉旨颁赐金花彩缎，各官庆贺。到得吉时，花灯鼓乐，到院相迎。干浚郊坐下高头骏马，绣旗黄盖，银瓜朱棍。穿着大红吉服，乌纱帽上两朵银花，映着莲花白面，犹如玉洞仙郎。迎至欧阳府中，引出一位小姐，袅袅婷婷，珠辉玉映。立于氍毹之上，双双交拜。行礼已毕，共绾红丝，罗扇轻携，纱灯簇拥，送入洞房深处。是夜带解同心，枝交连理，锦被忽翻春浪，高堂乍敛残云。明日具疏告假，回乡省母。圣旨嘉其孝义，准假一年。干浚郊大喜，辞别岳丈，即同父亲，收拾出京。各官饯送，自不必说。一到山东，曾九功设饯相迎。干白虹惊讶道：“老弟在粤中做官，如何又在家里？”曾九功告以乞休之故，将干白虹父子款留两日，后日匆匆起程。曾九功远道相送，挥泪而别。干白虹父子不分昼夜赶到家乡，夫妻子母相逢，一番悲喜，不言可知。干白虹问及陈与权何往？丽容详述曾九功报怨之事。干白虹愀然不乐，寻至南雄岭上，将陈与权尸骸，具棺盛殓，买地安葬，广植松楸，另建一所观音庵，托个僧人，照管坟墓，侍奉香火。此皆干白虹不忘故交，不念旧恶的厚处。过了数日，干浚郊亲往尼庵拜谢周氏与尼姑豢养之恩，将三千银子建殿塑佛，并给良田千亩，与他食以娱老。又访戚宗孝尸棺，也为他造坟安葬，建立牌坊，题曰“义士戚宗孝之墓”。又向戚氏近宗，与他嗣立一子为后，给与田产资生。闾里亲邻，尽皆存恤，无不称为厚德君子。过了一年，假满进京，补升

金紫——金印紫绶的简称。

冲——幼小。

修撰，后来直做到文渊阁学士。干白虹亦赠礼部尚书。丽容与欧阳小姐，俱受一品封诰。曾九功过了几年，天子慕其高节，仍召回内院，后来也做到都察院大堂。干白虹寿至九十，忽然悟道成仙，就有紫阳真人，白日飞来，与之乘鹤而去。自后干氏科第不绝，子孙繁衍，以享厚德之报云。

